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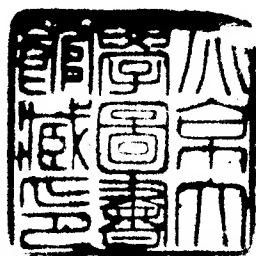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二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6/3/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二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二一冊目次

史部·地理類

澳門記畧二卷

〔清〕印光任 張汝霖撰
安徽省圖書館藏清乾隆西阪艸堂刻本

一

水利集十卷

〔元〕任仁發撰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六八

海道經一卷附錄一卷

〔明〕□□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一八七

治河總考四卷(存卷三卷四)

〔明〕車璽撰 陳銘續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一年刻本

二〇二

問水集六卷

〔明〕劉天和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二四五

通惠河志二卷

〔明〕吳仲撰
民國三十年輯玄覽堂叢書影印明隆慶刻本

三二九

三吳水利論一卷

〔明〕伍餘福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三八四

吳中水利通志十七卷 不著撰者 三九〇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年錫山安國銅活字本

治河通考十卷 〔明〕吳山撰 五一三

〔明〕吳山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吳江水考五卷 〔明〕沈啓撰 六一〇

〔明〕沈啓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沈守義刻本

澳門記畧二卷

〔清〕印光任 張汝霖撰

安徽省圖書館藏清乾隆西阪艸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澳門記畧

二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第二葉前半葉

編此非張子不能成更非同官鳳城亦不能成無多卷帙幾經聚散不致終廢其成也殆亦有數存其間耶因書以識之

乾隆十六年辛未秋孟寶山印光任書於鳳城官舍

序

澳門記略一書印子儻之而屬張子誠（印子儻）者也其
云畧何也牘削西手而需成者七八年今書凡三篇
舉其一以厭其餘以言乎體例則不備以言乎羣類
則弗該故曰略也分守之職率為冗閒而澳儼專閫
隸四望縣事云牘已今涉於澳者歷著之否悉舍之
上不偪郡乘下不陵一邑之書然則畧者昭其共也
且西蕃過矣九州之大駟衍有言而亥步或未之歷
其職方外紀諸書復囿於聽睹而力不能致君子曰

澳門記略

卷首序

一

惟其甚也以略之者外之於其所不知以略之者闕
之也間嘗取大一統輿圖而覽之意大里亞在北海
之極與陸處之俄羅斯直澳門南交一黑子耳一被
遠寄等於蒙鳩顧自濠鏡開市以還二百餘歲間大
事脩戎小事脩刑而余與印子值紅毛弗即西呂宋
之軫輶兵頭若此之懷盤念予手之拮据尋已事之
龜鑑篇中尤三致意焉抑亦將藉為吾補過之書而
已客有難之者曰古人書以畧名惟漢劉子駿總群
籍為書謂之七畧今子之意將毋同張子曰歟書曰

略遜其名也余書曰畧章其實也何必同雖然有說
焉子與氏曰嘗聞其略又曰此其大略政莫大乎官
制田制而數數云爾者一以答諸侯一以望滕子是
書成前乎吾之君子書缺有間所不敢尤若踵事而
潤色之則惡能亡愾然長望於後之君子也印子聞
之曰是吾志也請并書之以為序

乾隆十六年歲在重光協洽之七夕宣城張汝霖書

澳門記略

卷首序

二

澳門記畧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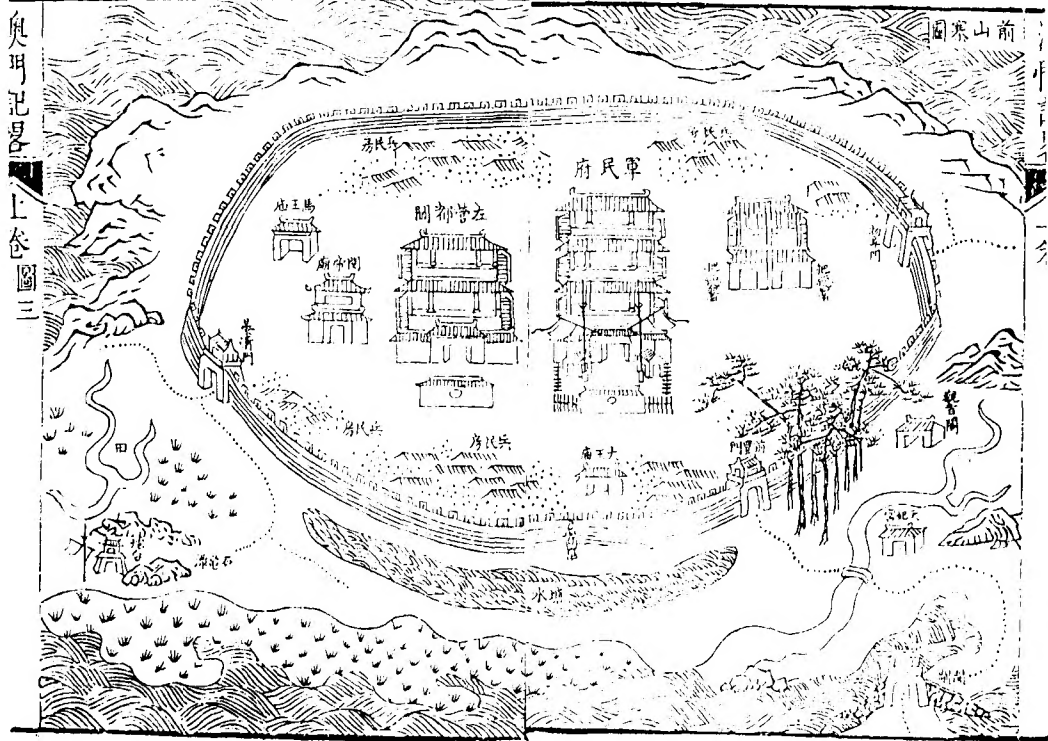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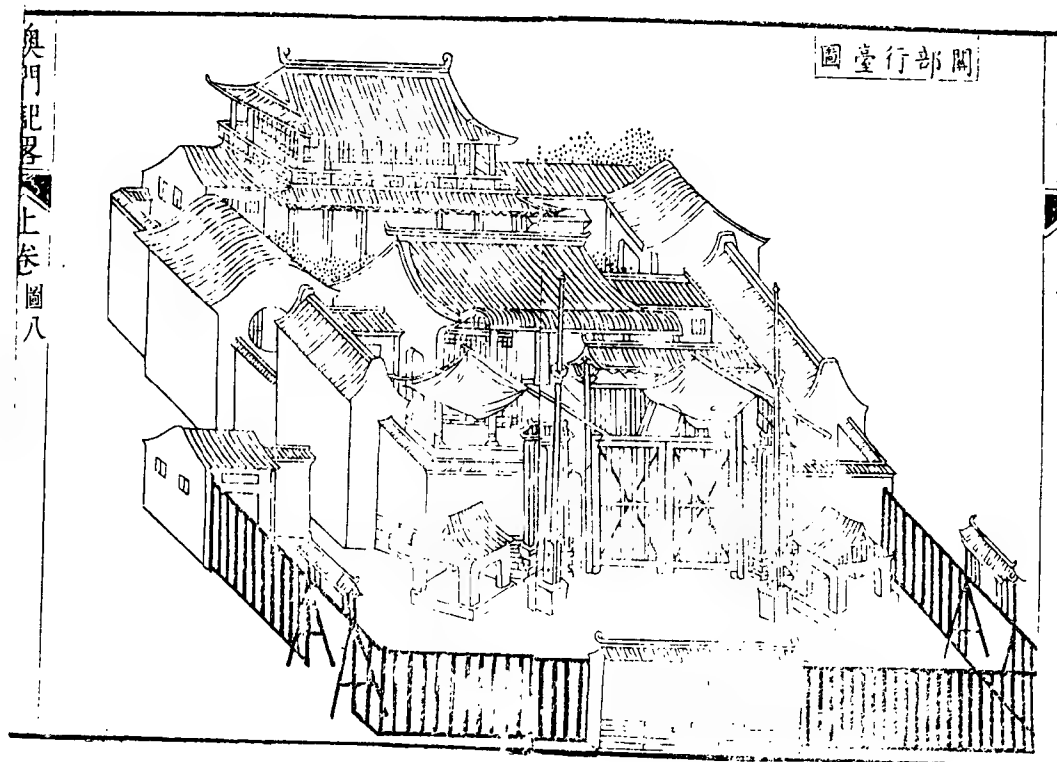
形勢篇 風候潮汐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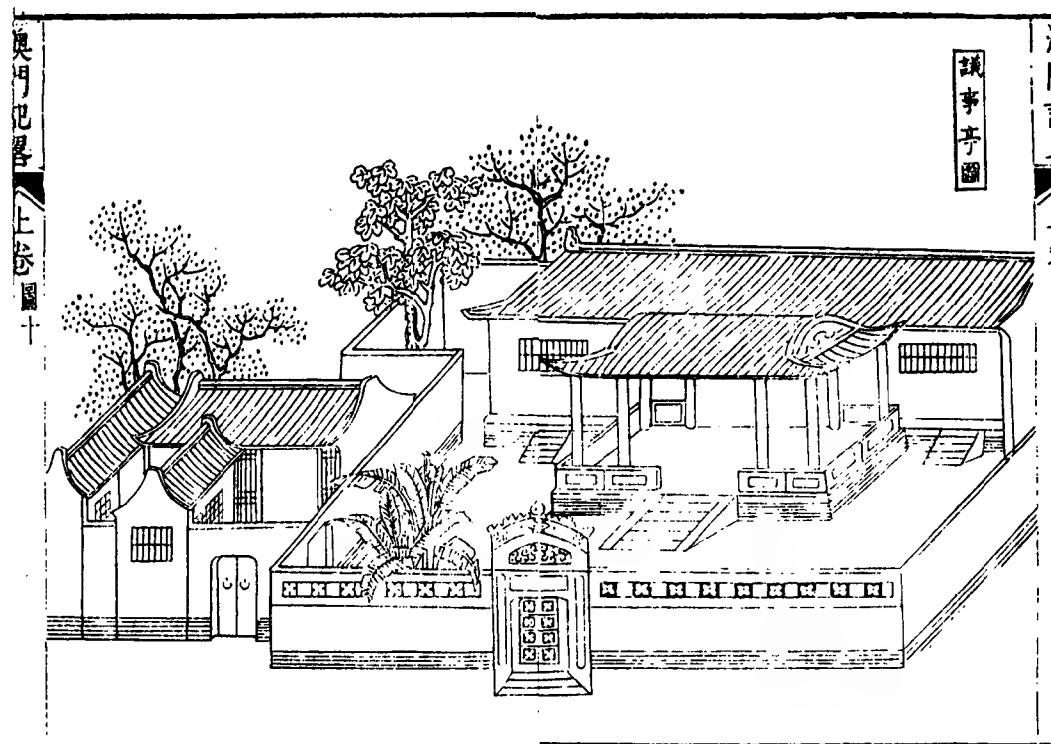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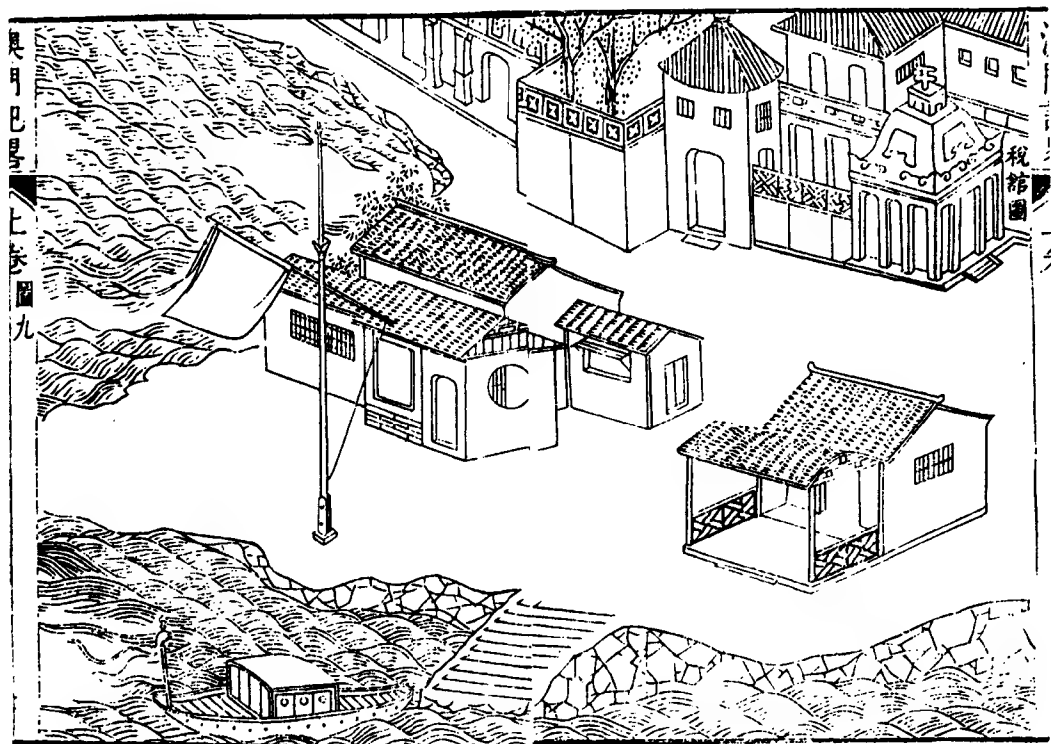
官守篇 政令附
凡爲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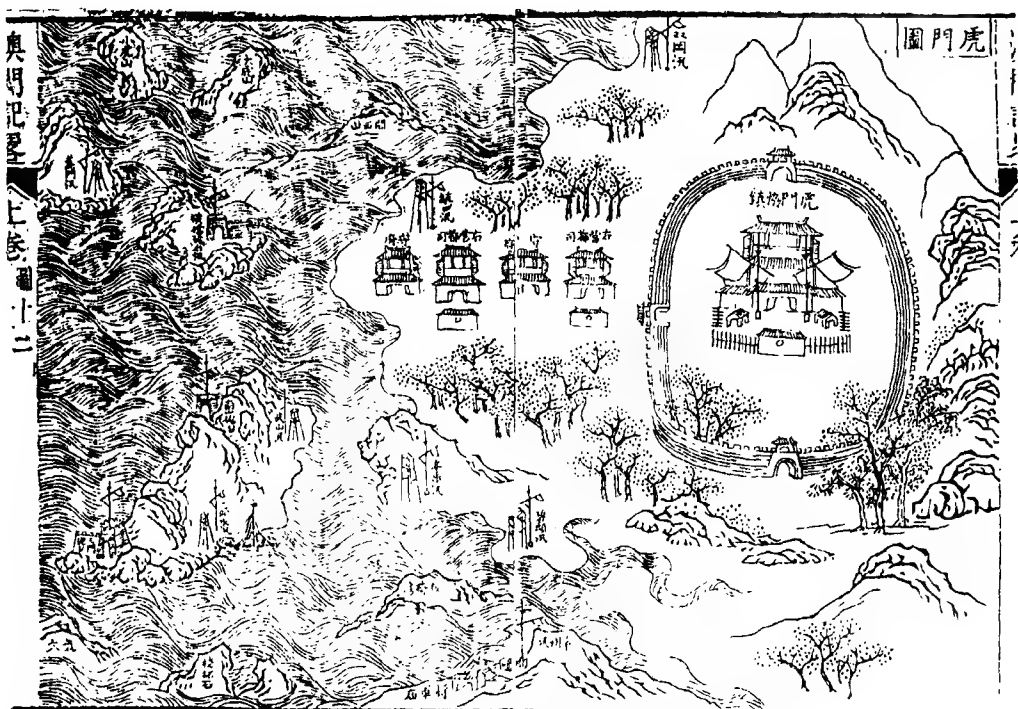
奧明記畧上卷 目錄











澳門記畧上卷

寶山 印光任

宣城 張汝霖 纂

形勢篇 潮汐風候附

濠鏡澳之名著於明史其曰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或曰澳有南臺北臺兩山相對如門云澳今西洋意大里亞夷人僦居環以海惟一逕達前山故前山爲拊背扼吭地北距香山縣一百二十里而遙南至澳門記畧 上卷 形勢篇 一

澳門十有五里而近其有寨自明天啟元年始立泰將府前爲轅門置鼓吹亭二中爲正衙後衙左鐘樓右書齋後爲燕室爲庖湍井厠規制宏備 國初因之康熙三年改爲副將府未幾以左營都司代 何準 康熙七年秋海賊從寨右登岸攻劫果福園村 道日 副鎮遂請移駐縣城坐令扼寨之地武備損成 相仍至今五十六年建土城周圍四百七十五丈崇九尺厚三之一每城二十丈增築子城一丈凡二十四丈爲門三北偏於山故不門起礮臺兵房於西南二門之上臺各置礮四分置城上者六二門外復建臺列

儼各十皆知縣陳應吉經理之雍正八年設縣丞署
乾隆九年建廣州府海防同知署於副將府地悉如
舊制有增兵舍百間以縣丞署爲海防營把總署而
前山之勢益重東門外有八株松是爲教場出南門
不數里爲蓮花莖卽所謂一徑可達者前山澳山對
峙於海南北莖以一沙隄亘其間徑十里廣五六丈
莖盡處有山拔起跼連蜷曰蓮花山莖從山而名
也萬歷二年莖半設關官司啟閉上爲樓三間歲久
圯康熙十二年知縣申良翰修增建官廳於旁以資
澳門記畧 上卷 形勢篇 二

戍守出閘經蓮花山下有天妃廟印光任蓮峯夕照詩蓮峯來夕照光
散落霞紅樓閣歸金界烟林入錦麓文章天北麓有
自富烘染晚尤工只恐將軍畫難分造化工北麓有
馬蛟石橢而硤無趾三小石承之相傳浮浪至稍南
爲望厦村有縣丞新署村前二石每於烟月迷離之
際望若男女比肩立即之仍石也夷人反目於室出
則詣石禳解之名公婆石過村折而西南一山青巉
巉中嵌白屋數十百間形繚而曲東西五六里南北
半之有南北二灣可以泊船或曰南環印光任南環浴日詩海岸
如環抱新潮浴溺烏銻金看躍冶丹藥走洪爐舟二
泛桃花浪龍盤赤水珠蠻烟頻清廓萬象盡昭蘇

灣規圓如鏡故曰濠鏡印光任濠鏡夜月詩月出濠
積珠湧咤龍旋傑閣都凌漢低星是稱澳焉前明故
欲溫船鐵座飛不到誰是廣寒仙是稱澳焉前明故
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今惟議事堂不廢國朝
設有海關監督行臺及稅館其商俗傳譯買辦諸雜
色人多閩產若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粵人賃夷屋
以居烟火簇簇成聚落其舟楫有高尾艇有西瓜扁
又有省渡石岐渡新會江門渡有奇石三一洋船石
相傳明萬歷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見神女立於
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祠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娘媽
澳門記畧 上卷 形勢篇 三

者閩語天妃也於廟前石上鐫舟形及利涉大川四
字以昭神異一海覺石在娘媽角左壁立數十尋有
墨書海覺二字字徑逾丈一蝦蟇石其形圓其色青
潤每風雨當夕海潮初上則閣閣有聲雍正七年觀
風整俗使焦祈年乾隆十年分巡廣南韶連道薛繼
先後巡視有記焦記見諸志不載薛繼澳門記自
至前山又二十里爲濠鏡澳不至澳六七里山嶺然
斷亘沙隄如長橋曰蓮花莖莖末山又特起名蓮花
山又伏又起中曲切長五六里廣半之直坤艮是稱
澳焉澳惟一莖繫于陸饒糧食餘盡海也以故內洋
舟達澳尤便捷遵澳而南放洋十里許右舵尾左鷄
鷄又十里許右橫琴左九澳灣峯表裏四立象箕宿

縱橫成十字曰十字門又稱澳門云其東南百里間
為老萬山孤島且營壘山東北注虎門屬華船入中
國道此山外則天水混同無復山矣而澳與出入洋
則不於虎門於十字門二門俱斜直老萬山十字門
特近澳也澳西洋族自嘉靖三十年來此歲輪屋
絡五百一十有五其丁口三千四百有奇白主黑奴
內刺兵一百五十名其渠口兵頭一掌兵理事官一
司庫判事官一司獄而總領於番僧一人其教號天
主其業惟市舶慧者拜天官衙為廟者八口三巴日
咖斯廟置獄獄三重薄罪囚拘聽禮拜廟即擇重則
王附廟置獄獄三重薄罪囚拘聽禮拜廟即擇重則
日三巴口南灣日西望洋日東望洋日喇斯廟
鐵具三十大者六十一小者十有五凡廟若礮臺獨
三巴為崇閣焉乾隆十年乙丑二月十四日予以巡
海至止借海防印同知光任香山江令日暄登乃臺
譯人次理事官前導而兵目領番卒手布繡旗肩島

澳門記畧

上卷 形勢篇

四

統一二十人排右堂方廣可百畝中有堂西南指十
字門東望則九洲洋如列星羅几研問下即宋文天
祥勤王經由之伶仃洋也西望則三龜黃楊諸山而
北折而上為崖山也轉而內囑洲與參互水有綠離
峭築之次比陸有亭障壁壘之相望前山寨掛其背
虎門扼其吭國家御內控外大一統豈不偉哉易
坎傳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坎水也水之大者惟海
鳴乎聖人慮變之情茲深切矣是故中外之坊春秋
所謹況於重瀛連天港渚紛岐其為鎮鎭也亦偉耳
蠻人越洋市利頑黠馴而寇掠好允之戶牖閱竊
者亦且出沒如魚鳥則其所以修政教而隄防之具
可一日而弛與釋今種澳門詩廣州諸船口寢是
澳門雄外國類挑弊西洋久伏戎兵愁蠻器巧食望
鬼方空肝腹教無事前山一將功南北歸環主錢刀
盡住樓臺蔽蠻婦手萊莉漢人頭香火燭環主錢刀
在女流築城形勢固全粵有餘憂路白香山下蓮莖
一道長水高將出船風順欲開洋魚眼雙輪日躡身
十里墻壁王孤島裏交易首諸香禮拜三巴寺蕃官

是法王花補紅鬼子寶雙白蠻娘鸚鵡合春思鯨
吐夜光銀錢么鳳買十字備圖方山頭銀鏡大海
鐵牆高一丈蕃商換千年漢將勞人惟與白龍同
大紅毛來往風帆便如千里蹄海濤五月飄洋候
肉米沉夜來賊火滿梁路一盤針鬼哭沙條魚飛
十里陰夜來賊火滿梁路一盤針鬼哭沙條魚飛
事詩大磨刀接小磨刀岸岸赤烏已映三巴白露猶
飛鳥降竹棚人立浪心牢岸赤烏已映三巴白露猶
漁老萬山七日一回看禮拜蕃婢盈路錦欄金距
雄雞居左祖心分隊立森森輪贏亦是尋常事老
大難居左祖心分隊立森森輪贏亦是尋常事老
此車書細趙浮青至微茫極太虛孤城天設險遠近
勢今吞寶聚三巴寺泉通十字門持家蠻婦貴主教
法王尊聖世多良策前山鎮鑰存印光任濠鏡新
秋晚眺詩玲瓏孤島棹青蓮掌金莖玉露天傑閣
凌波人在鏡高帆落樞星疑船飛殘柳誰家燕
冷斜陽幾樹蟬好景關情動秋思故山如畫白雲邊

澳門記畧

上卷 形勢篇

五

張汝霖澳門喜晴詩海腹餘秋鬱天心放午晴澳
雲開鏡匣沙圖出基杆水聲深聽響林花遠見明蕉
應新展綠搖曳向人清偶成詩一舉海外作寰中
暗聽柳絲與世通簫鼓帆檣開獵穴樓臺煙火落
官山經秋扶朝橫几月共潮生夜掛弓閑處祇看
處笑榮西方了又桑東花鬢簾幙碧慘慘遠望知
濠氣涵涵濕林梢樓得爽泉鹹石鎮井分甘菓生南
徙風搏萬餘福東遊島宅三不寓言兼幻境履呼
赤鯨駕舊有晉濟禪院釋跡刪丁丑夏客澳門普濟
天驕轡領將生計在林泉弟兄聚會惟今日松竹陰
森異昔年坐老青山添白髮吸乾滄海種紅蓮洛伽
此去無多路門外何須問釣船寓普濟禪院寄東
林諸子詩得安居便死心寫將人物光臨海鏡六
時鐘韻雜風琴秋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身縱步吟
其澳夷顛末詳著別篇茲不具

澳東爲東澳山又東爲九星洲山九峯分峙多巖穴
奇葩異草泉尤甘商舶往來必汲之曰天塘水其下
爲九洲洋旁連雞拍山多暗礁又東爲零丁山東莞
香山新安三邑畫界處下爲零丁洋又曰零丁洋
起一經干戈落洛四周星山河破傾水漲絮身世浮
沉風打洋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
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東至於旗幟澳或曰澳形如鰲
故名鰲澳又東北不二百里有二門曰虎門蕉門蕉
門南瞰大洋有暗礁不能寄棹與東洲門金星門可
泊艚船艚船洋船不由之金星門之旁有雞籠洲小

澳門記畧

上卷 形勢篇

六

茅山虎門即虎頭門大虎山峙其東小虎峙其西雙
扉蒼然海水出入其中橫檔山限之所謂粵東山有
三路分三門而以大庾爲大門海有三路亦分三門
而以虎頭爲大門東西二洋之所往來以此爲咽喉
者也橫檔山有東西礮臺與南山三門礮臺聲勢相
應虎門協副將領之上有虎門寨明萬歷十六年建
武山前旋徙山後國初毀于寇康熙二十六年建
今寨于石旗嶺築土爲之周圍一百八十六丈久之
圯五十七年改建磚城官兵自邑還駐之詳虎頭門記

以虎山得名山有二西曰小虎山東曰大虎山如連
珠巨浸中稍折而東南有橫當山左南山相距五六
里巋然雙關而海出入其間界中外故口門橫當山
首尾樹礮臺二高水面約三十餘里二門礮臺一
係及水俱宿日兵馬備南山下十餘里二門礮臺
三門者山前突二石掉波劃水爲三也日兵如各礮
臺數礮當南三十里許爲礮穴山先置礮今廢
山東南三四十里爲校場灣礮臺如郊關形而已礮
外絕無險矣虎山內外重洋而門當其廣濶海峽
船及內郡巨艦必由以入絕無子洋遠廣海峽
開也而門左右牽淺洋惟不任船行他舟縱所如
穿手閉外襲之門一而開內接之門且千矣夫陸有
國海有港此勝敗得失之地也虎頭門旣城石旗
聚兵一千八百八十八人領於副總兵官而偏師亦
往守守港口但使聲援固有不逮還調則有不謹重
門擊柝以禦暴客庶其德而必後忠哉雖然海門以
開內外也外因於內變生於常道必又有制治於兵
防之先者釋今種望虎門諸山詩海門山滅沒蒼

澳門記畧

上卷 形勢篇

七

翠似空天暮去惟餘影秋來不是煙瀑高難作響
小易成妍恨望蘿本客攀松何處邊方殿元燈虎
頭山詩朝發扶胥口暮宿虎頭山不見落霞明安知
水與天須更明月吐雲浪何處瀾萬里盪明鏡縹緲
來神仙夜渡長鯨伏天木靜無瀾紅日中夜生星宿
不足觀顧視人世間萬象猶漫漫欲乘大鵬翼高舉
攀誰爲送我者回首失崖間又名秀山宋張世傑
奉帝昴退保秀山卽此今日僧候汝詩乘流趨海門
兼端漸惡濤汎汎無垠瀾漫亘廖廓海湧扶崖巖要
渺疑天落蛟沫滾餘腥鵬雲澗空澤星漢夾人語夜
氣如礮礮失所耐風波抱病思棲託猶與大洋東零
丁感今昨撫述愧由是踰獅子洋并序乾隆癸亥六
月朔颶作越三日有巨船二飄至獅子洋船各數百
人罷械悉具遠近驚愕汎舟馳報制府策公遂劾制

將王璋以蒙應瑞代之謂王弛虎門防也適余在會
城奉檄往查乃映咭喇戈船頻年與呂宋構兵外洋
被風颶入者船損糧匱乞憐而拯之然伯其艦底拘
匿呂宋多人將歸獻俘時
上方宏遠之化一視同仁而粵省垣東南市舶利
舉事當否諸夷輒視爲向背遂家告制府令李嗣將
調升師衛余出余亟止之扁舟獨往詰其指趨關津
千國憲須盡釋縛者會以主命謝不敢意頗狡黠余
反覆責以大義始頗首肯省悟愛留以俾縛載以數小
船委巡檢周英同武弁護至澳門飭澳夷食之候便
還呂宋凡二百九十有九人仍令映咭喇兩艘移泊
海汊庇材鳩工給以日廩皆委員監視而省船防範
尤嚴至九月乘風出海回國制府具狀以聞
深當

上意
溫旨褒嘉映咭喇紅毛之別名外夷中最稱悍悍自
此頗敏戰諸部得安歌以紀之聖王宏化敷天工八
荒同軌無西東梯航重譯合中外日月雨露廓然公
澳門記畧 上卷 形勢篇 八

歲當癸亥夏六月颶風翻海舟桅雙桅忽驚海口
濤拖帆曳尾飄入粵虎頭門鎮獅子洋瀾迴風轉斥
埃旁艦中人似醉初醒乍驚身在中華鄉樓櫓層疊
宛第宅伏以礮弩衝劍戟報制府知使我泛海往誌之
埔人詫聲噴噴嗚爲問呂宋背盟義壘的諸官與也
云是外夷噴噴嗚爲問呂宋背盟義壘的諸官與也
登船試請看爭牽絲綳梯閣千大禽脫帽訴乏食一
人命盡黃沙灘我意惻惻不能忍念且爲之請賑賑
映咭喇實惟紅毛性又桀驁難金刀雖在波濤溺死
日兇心殺氣猶堅平錮之船底者字誰口惟呂宋府
其舊其窮可憫憐可憐憐可憐憐可憐憐可憐憐可憐
勃然怒調集舟師惟汝措斃我金鼓挾風雷驟驟千
旄已羅布其止師船莫漫驚中流一葉我獨赴彼離
化外豈非人亦有血氣可覺悟責以大義發天良炳
如皎日揭王章亟弛縛者完其族我全爾航繼爾粟
如特悍性猶執迷兩航一炬行遭戮諸夷聞之意錯
濶私向譯者婉推托獲俘歸請夷主裁中土不容應
遠作呼厥夷貪痛責訶關津重地嚴鎖鑰來是天風

去有經跳梁此海即溝壑數酋俯首口噤咽相率蒲
伏敢不共須臾縛縛三百虜酌酒飛觥割厥髮海面
漁舳排數十紛紛扶起蒼蒼濕鳥離網繳魚脫鉤昨
朝向隅今向日飛檣澳門西洋西寄食占風附歸舟
舟師不動陳鸞鶴旌旗旋轉海氣收紅毛稟令旋移
泊我材我工新爾舳肉糜爾給衣爾充飽仁風歸
海曲歸時咽思重畏威告厥酋長順德綏率化消戩
呂夷睦天朝懷柔心銘碑制府奏曰惟帝德帝嘉制
府時乃績中國聖人海外知越突應貢修臣職泰皇
漢武務遠圖長城銅柱空勞力我皇神武不籌坤四
浮沈黑浪中火蟬含一夜日金屋噴天風洗甲心徒切
乘將道欲窮朝宗餘一島尚見百川東望海詩虎
門東浩淼水與白雲平海屋春多氣天雞夜有聲燒
藍農力暇種草子田成十入黃埔是爲今諸蕃舳口
啟焚塘曲吾躬欲往耕

澳門記畧 上卷 形勢篇 九
虎門天啟海濶而多礁舟觸之立碎蕃船至必官給

引水人導之入固天設之險也又虎門下有合蘭海
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現城關樓臺車騎人物倏忽
萬狀康熙丙辰見戈甲之形粵有兵變蓋海市也
北則青洲山前山澳山盈盈隔一海茲山浸其中厥
壤祖厥木樛嶢屹蒼蔚石氣凝青與波光相上下境
殊幽勝明嘉靖中佛郎機既入澳三十四年復建寺
於茲山高六七丈閣敞奇闊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
墉不果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爲患遣監司馮從龍
毀其所築城蕃不敢拒今西洋蕃僧構樓榭雜植卉

渠爲澳夷遊眺地釋洲青洲島詩笑兀中流亂石
還雨屋角驚濤盡起香樹大吹花人跡斷饒占古樹
鳥聲更惡誰爲向西夷道還與華亭作釣臺
任青洲烟雨詩海天多氣象烟雨得青洲翁贊冬凝
憂蒼涼春亦秋鐘聲沈斷岸帆影亂浮鷗景比蕭湘
勝何人遠倚樓張汝霖奇枝青洲微懼低澳詩樓
船鼓角曉風催載到厨烟翠一堆山勢不復浮樹出
鐘聲微瀾帶潮來已同納稻竿西至猶見傾葵戶北
開一段海霞紅熱處粉牆高下簇蓮臺有田如船以
風嘶路間烟波什伯更望斷海山人不返重來樓閣
草無情耶蘇不怪生衰漢爲齊何心納故明聖代
即今殷未雨百年滄海一時清時奉又北爲秋風角
勅查禁天主邪教故落句云爾
爲娘媽角一山崑然斜掉於海磨刀特其西北接蛇
埗南直澳門險要稱最上有天妃宮其前山迤北由
澳門記畧上卷 形勢篇
陸道雍陌明萬歷中設雍陌營踰逕頂達鳳樓嶺以至於縣諸
山之見於志者甚夥特不繫于澳取其一二要者若
於篇
澳西不十里有北山下爲北山村沙尾村西爲燈籠
洲其與秋風角對峙者曰南荳角旁爲掛梳山船可
寄梳他如鷄籠鷄洲橫洲白藤大淋小淋三板洲皆
孤絕無寄泊處又西爲大托山小托山天磨刀小磨
刀山有砲臺上下二門曰馬驕曰黃廉過此爲虎跳
門崇禎十年紅毛駕西船由此門入廣州求市外有

島廣百餘里是爲浪白濤明初諸藩互市於此嘉靖
中始移濠鏡萬歷三十五年番禺舉人盧廷龍計偕
入都請盡逐澳中諸蕃出居浪白外海當事不能用
又有泥灣門雞啼門兩門之間有掩夾石番鬼岩然
惟大小托大小磨刀有港可泊船云又西爲黃楊山
上有張世傑墓張汝霖修宋太傅相容則與趙國張
公決計純南文公旋贈王坡陸以節臣流離進獨
公艱難播壯卒之君死國臣死君孤忠大節扶宇宙
而植綱常今其遺聞往蹟若滅若沒於浪山香藹間
令人憑吊低回不能去其祠在屏山者曰大忠並祀
文陸廣州小南門外亦然陽江則寺祀太傅其墓一
在平章山一在香港邑之黃楊山即今所傳者考宋史
澳門記畧上卷 形勢篇
載公溺死平章山下元史謂死海陵港口平章即海
陵東峯隸陽江境公之綽香祝天覆舟於此無矣而
故一統志即據是以定公墓何也黃清志載公死諸
將得其屍焚之函骨葬潮居里亦按村柯令封平章
山墓陳公甫以詩吊之曰大封赤埃墓昭昭眾所聞
至黃才伯則曰陽江不見潮居里此地真存太傅墳
若是若果就信前說疑耶余謂陸公於門員帝赴
海今其墓乃在海內與中蓋太傅兵敗張弘範棄勝
追蹙二公驕已校命歿於故部勢不獲所死於後
客封空須攜之稍遠而後克葬亦固其所死於坎時
近此其尤較著者史書其所死而不詳其所葬後人
遂以死所當之要不越才伯所葬地而陽江墓在潮
居者近是公甫之詩亦偶未深考耳邑南里許曰天
王橋沙涌有宋行宮宋太傅相容則與趙國張
宋事已無可爲太傅也并澳駐厓門衆二十萬經七
閱月瀕海之邦其君子贊策而宣猷其小人執爰而

上卷

形勢篇

十

上卷

形勢篇

十

上卷

刑部

十

上卷

刑部

十

廢隆起大書特書神道有豐碑曩屢凌穹蒼堂綠吳
代感興廢直爲千古扶綱常我來展讀別幽巖行間
字裏雷霆雲旗風馬倏往事爲鬼雄分魂曉曉行間
年行殿表慈元東山芳躅白沙記鴻筆翻錦映後先
一徑氣盈園正氣蕭山陵寢恨羊年玉匣珠橋下爲
散似烟憑君更請冬青引吟向風前拜杜鵑
黃梁都有巡檢司城方一里都司戎之稍南爲鹹湯
門外爲三竈山產鹽有大使領之高瀾山多鹿元海
寇劉進據之明初平有腴田三百頃居民烟火與三
竈相望又有牛角山雞心洲馬鬃洲

其南有四山曰壕田曰馬驢曰上瀝曰芒洲爲丙十

字門又二十里有四山曰舵尾曰雞頸印光任雞頸

澳門記畧上卷 形勢篇 五

帆船出銀滿擁一浪排雲鵬鼓翅掛日海分門四
宇空無着千山勢欲奔飛騰何迅疾疑是發崑崙曰

橫琴曰九澳爲外十字門澳夷商船出入必由之橫

琴山下有仙女澳相傳有樵者見二姝殊麗就視之

化雙鯉今有雙鯉石宋益王昱南遷泊此丞相陳宜

中欲奉昱犇占城屢作是筮宜中遁殿帥蘇劉義追

之不及夜有火燒舟艦幾盡一名淡井山澳曰井澳

黃輪悲井澳詩自鴈過江南破更無一寸土丁未月

闖入廣隨波流氣虛暗天亦愁黃蘆窺岸風吹御所

上有深井下有仙女澳漁舟不往御舟到風吹御所

力排弄嗟嗟悲哉誰與告誰與告今悲復悲逢此則
止會有時星之火奚滅爲君不見青苗行時不敢
語大事已逐黃龍去又不見金牌出時不可回殺氣

先傳白鴈來舒王生鄂王死宋家 橫琴二山相連爲

刑賞乃如此嗟嗟井澳徒悲爾 大小橫琴元末海寇王一據之印光任橫琴秋露詩

某橫有曲仙應諸無經籍自鳴烟開萬頃旁一山曰

碧木落九霄清冷冷滿湖意平沙鴈數聲

銀坑水最甘冽又南五十里曰蒲臺石又東南爲老

萬山自澳門望之隱隱一髮至則有東西二山相距

三四十里東澳可泊西南風船西澳則東北風船泊

之山外天水混茫雖有章亥不能步鰲足鵬翼之所

訖已歲五六月西南風至洋船爭望之而趨至則相

慶山有人懸結見人輒入水蓋盧亭也晉賊盧循兵

澳門記畧上卷 形勢篇 五

敗入廣其黨泛舟以迓居海島久之無所得衣食生

子孫皆裸體謂之盧亭嘗下海捕魚充食能於水中

伏三四日不死事見月山叢談多伏莽釋今種盧亭

多盧亭蚩雄一一皆人形綠毛偏身祇留面半遮下

體松皮青翠船三兩不肯去投以酒食聲啾啾紛紛

將魚來獻客穿肥紫藤花無名生食諸魚不相火一

大鱸魚持向我殷勤更欲求香醪雖若腰身時嫌嫌

在山知不人我魚乃是魚人山上居結茅作屋數千

百海上漁村多不如盧亭苗裔母乃是化爲異類開

天理或有衣裳即古人遺秦晉得多孫子我亦秦時

古丈夫手携綠毛三兩妹祇因誤餐穀與肉遂令肥

重非仙癰盧亭羨爾無拘束裸國之人如可畜猩猩

能言雖不如彼却未離禽獸族魚人自是洪荒人茹

腥飲血何狂獠我欲衣裳易鱗介盡教龍龜皆吾民
自古越人象龍子入江繡面兼文身覲然人面能雪

耻差勝中州冠帶偷鴈酒豆山故名大奚山有三十
肉且分與期爾血氣知尊親六嶷周三百餘里居民不隸征徭以魚鹽爲生宋紹
興間招降之刺其少壯者充水軍老弱者放歸立寨
有水軍使臣及彈壓官慶元三年鹽禁方厲復嘯聚
爲亂遣兵討捕墟其地以兵戍之未幾罷後有萬姓
者爲酋長因呼今名山產雀狀如鴿鶴而大戴青被
翠自呼其名曰兜兜其出則風雍正七年兩山各設
砲臺分兵戍之及瓜而代與大嶷山屯哨爲犄角則
澳門虎門之外蔽也

澳門記畧上卷形勢篇

十六

粵之風以言乎方位朱鳥所直是故南風爲正而北
爲逆也以言乎時令春夏多南風而秋冬多北也是
蕃舶之所視爲去來者也山曰息風曰風穴從乎地
也寒而爲颶爲颶暑而爲青東爲赤游爲狂龍從乎
時也失其位與時則風之變也厥名颶起自東北者
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而皆至南乃息
謂之迴南故曰颶者具也具四方之風也又懼也始
懼其來終懼其復作也或曰陸盾傳云南海歲有舊
風颶者舊之訛也故說文無颶或曰楊慎曰颶當作

颶音貝故俗曰風報報者貝之轉也颶必有兆蘇子
所云非祿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以南翔
者或曰半虹亦曰破蓬則颶母也瀕海之民設爲占
候之法以定趨避長年三老尤所諳悉雖蕃人亦按
節序辨雲日察草木鳥獸而驗之今詳其已驗者於
篇

正月初四日接神颶初九日玉皇颶此日有颶則一
年之颶皆驗否
則各颶有十五日三官颶二十九日龍神會颶又初
不驗者

一初八初十三二十二二十一二十六日午時有風

澳門記畧上卷形勢篇

十七

無風則雨二月初二日白鬚颶初七日春期颶二

十一日觀音颶二十九日龍神颶又初二初九十二

十七二十四三十日酉時有風三月初三日真武

颶初七日閻王颶十五日真君颶二十三日天后颶

又清明日忌北風又初二初三初十七二十七

午時有陰雨四月初一日白龍颶初八日佛子颶

二十三日太保颶二十五日太白颶又初八初九十

九二十三二十七午時有陰雨五月初五日屈

原颶十三日關帝颶二十一日龍母颶又忌雪至風

距正月雪日一百二十日則其候也又初五初十
三十九二十九日酉時有惡風 六月十二日彭祖
颶十八日彭婆颶二十日洗吹籠颶又初九二十
八十九二十七卯時有大風 七月十五日鬼颶
十八日神煞颶又初七初九十五二十五二十七
卯時有大風 八月初一日竈君颶初五日大颶旬
十四日柳藍颶十五日魁星颶二十一日龍神颶又
初二初三初八十五十七二十七主大風 九月
初九日重陽颶十六日張良颶十九日觀音颶二十

澳門記畧 上卷 形勢篇 十九

七月初五日風信颶十一日水仙颶二十日東岳颶二
十六日翁參颶又初十五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
七日卯時有大風雨 十一月十四日水仙颶二十
七日晉巷颶二十九日西岳颶又初一初三十三
九二十六日主大風雨又有冬至風 十二月二十
四日掃塵颶二十九日火盆颶又初一初二初五初
六初八十一十八二十二二十六二十八日有大風
雨右各風信較嶺南雜記香祖筆記所載尤詳或欲
存日而去名然為稍師船夷示趨避雖但庸何傷

潮之為說糾矣葛洪謂天河激湧洞真正一經云地
機翕張虛聲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
應惟姚寬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
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屬故潮依之於月也是
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臘魄隨
於上下弦息於輝朏故潮有大小焉徐叔明日天包
水水承天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承水力
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方其氣
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
海水縮而為汐是二說者君子有取焉粵諺曰初一
十五水上日午初九二十三水大牛歸欄蓋候潮之
驗也而瓊海潮晝夜惟一汛半月潮長西流半月消
則東流則又何說耶澳門春潮大於寅卯辰夏潮太
於巳午未秋大於申酉戌冬則大於亥子丑是亦四
氣五行之可據者澳以外多礁下枕者必逐潮而徙
方無撞閣患則潮汐日時之不可以弗審也

澳門記畧 上卷 形勢篇 十九

余靖海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
或云海嶺出入皆無經據唐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曰
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
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

澳門記畧上卷

寶山 印光任

宣城 張汝霖

官守篇 政令附

唐宋以來諸蕃貢市領之市舶提舉司澳門無專官也正德末懲佛郎機頻歲侵擾絕不與通嘉靖初有

言粵文武官俸多以蕃債代請復通市給事中王希

文力爭之

王希文重邊方以難民命疏臣竊惟天下之務莫急於邊防邊防之害莫甚於海徼

天下之民莫困於力役而力役之竭莫甚於東南臣謹以耳目所見聞者披瀝言之且如蕃船一節東南

澳門記畧上卷 官守篇

廿一

地控炎邦而遐羅占城琉球瓜哇浮泥五國貢獻道

康之而已非利其有也故來有定期舟有定數比對

符驗相同乃為伴送附搭貨物官給鈔買其載在祖

訓謂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多帶行商隨行詭

詐故阻之自洪武八年阻至洪武十二年方且得止

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男婦設機自

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莫當虎狼之心回測賴有前

海道副使汪鉉併力驅逐肆我皇上臨御威振絕域

邊境輯寧凡俘獲敵酋悉正極典民間稽顙稱慶以

為蕃舶之害可永絕而疆圉之防可永固也何不痛

十年而折俸有缺負之數矣撫按上開復之章矣時

幸爾播除守臣百戰克成之功一朝盡棄不無可惜

若使果肯傾誠奉貢則誰不開心使柔以布朝廷威

德設有如佛郎機者冒進為患則將何以處之乎具

間守巡按視類煩官軍搜索居民騷擾耕樵俱廢來

手無為魚鹽不通生理日困皆不足論以堂堂天朝

而納此輕賁之貢治之不武不治損威誠無一可省

臣竊仰陛下控馭西北諸侯恩威並用誠若知其致

慮之狀必不輕從此議也幸今蕃船雖未報至然守

備已先戒嚴則擄民船海島生變邊警重大誠為可

憂如蒙皇上重威守信杜漸防微乞敕部院轉行

按除約束備倭不致侵擾外仍乞明祖宗傳諭凡進

貢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煩民不許私相接濟如有

人貨私獲者全家發遣則棄貨無售其私不待沮之

而自止矣蕃船一絕則備倭可以不設而蕃船禁絕

民以聊生鹽課可通而瓊儋之利皆集矣

已而巡撫林富言互市有四利祖宗朝諸蕃朝貢外

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御用利一兩粵比年

用兵庫藏耗竭籍以充兵餉備不虞利二粵西素仰

給粵東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若蕃舶流通則上下

交濟利三小民以懋遷為生持一錢之債即得展轉

貿易衣食其中利四詔從之諸蕃之復通市自林富

始十四年都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船口于濠

鏡歲輸課二萬金澳之有蕃市自黃慶始三十二年

蕃舶託言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暴諸水漬貢物海

道副使汪柏許之初僅菱舍商人年奸利者漸運甌

甓棧棟為屋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櫺比相望

久之遂專為所據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佛郎機

澳門記畧上卷 官守篇

廿一

既據澳至萬歷二年建開於蓮花莖設官守之而蕃
夷之來日益衆龍尚鵬區畫濠鏡保安海關疏竊惟
在焉鑒夷難禁網疎漏後山越出沒擾攘見有
經畧臣不致煩資外謹揭其香山縣地當嶺海由列
惟陸下試垂聽焉廣州南有番山縣地當嶺海由列
陌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外環大海乃番夷市舶交
易之所往來夷人入貢附近貨物照例抽盤其餘蕃
商私賣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中道聞於撫按衙
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其
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推警環耳效
蕃衣服聲言每年夏秋間夷船乘風而至止二三艘
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又倍焉往年俱泊浪白等
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
棲息迨船出洋即撤去之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
室居住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
人相接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携幼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廿四

更相接踵今夷衆殆萬人矣詭形異服劍芒火炮漏
滿山海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茲人且導之
凌轢居民蔑視澳官若一日豺狼改慮擁衆入據香
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趨會城俄頃而至其
禍誠有不忍言者可不逆為之慮耶議者或欲縱火
焚其居室散其徒黨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
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疑忌之隙
已開其端議者又欲將濠鏡澳以上雍陌村以下山
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臣一員駐劄其間委
以重權時加議察使華人不得擅出夷人不得擅入
惟抽盤之後驗執官票者聽其交易而取不測適足
一逆也然開城之設勢孤而接察或變起不測適足
以爲警焉之資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
彈壓近地明諭以朝廷德威使之撤屋而隨船往來
其灣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舊例如或徘徊顧望即
呈督撫軍門陳兵境上慰諭而警曉之必欲早爲萬
全之處而後已若以啟釁爲憂則禍孽之萌亦當早
見而預待之故蕃船抽盤雖一時近利而竊據內地

實將來隱憂黨類既繁根株難拔或謂彼利中國通
關市豈忍爲變哉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明者觀木
萌况已若乎惟督撫軍門加意調停以逆其情慕中
國之心而亦有以陰折其驕悍之氣自後使番舶人
境仍泊往年舊澳照常交易無失其關市歲利復嚴
布通蕃之令凡番人之私買蕃貨呼民之投入番船
及畧賣人口擅賣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習知有
法之可畏而不敢爲射利之圖區畫既定威信潛孚
則諸夷自將馴服而默吏茲土者皆畏懼莫敢詰甚
有利其貨貨伴禁而陰許之有總督戴耀在事十三
年養成其患香山知縣蔡善繼甫履任即條議制澳
十則上之未幾澳弁以法絕夷目夷譯將爲變善繼
單車馳往片言解縛悍夷至堂皇下痛笞之故事夷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廿五

人無受笞者善繼素廉介夷人憎之故帖息然蕃又
潛匿倭賊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檄令駢倭出海因
上言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
之傳翼也今一旦駢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
致惟是倭去而蕃尚存有謂宜勦除者有謂宜移之
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輕動而濠鏡在香山
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
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
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闖出外

不許一倭闖入無敵峙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爲愈部
議從之因設叅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又奏
請就其聚廬中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柵櫺以畏威
懷德分左右定其門籍以放焚明王慎德四譯咸賓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東西各十
號使互相維繫議察毋得容奸一聽約束皆用海道
俞安性之議也海道副使其屬有海防同知安性復
條具五事勒石永禁與澳夷約惟海防同知命一禁
倭奴凡新舊藥商敢有仍前蓄養倭奴順搭洋船貿
易者許當年歷事之人前報嚴拿處以軍法若不舉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一併重治一禁買人口凡新舊藥商不許收買唐
人子女倘有故違舉覺而占愆不法者按名究追仍
治以罪一禁兵船編餉凡蕃船到澳許即進港聽
候丈抽如有拋泊大調環馬驢洲等處外洋即係奸
刁定將本船人貨焚戮一禁接買私貨凡與赴貿
貨物俱赴偵坡公賣輪餉如有奸徒潛運到澳與與
稅送提調司報進將所獲之貨盡行給賞首報者船
器沒官敢有違禁接買一併究治一禁擅自興作
凡澳中義祭除前已落成遇有壞爛准照舊式修葺
此後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興一土一木定行
拆毀焚燒天啓元年改設叅將於前山寨陸兵七百
仍加重罪名把總二員哨官四員水兵一千二百餘名把總三
員哨官四員哨船大小五十號分戍石龜潭秋風角
茅灣口掛梳角橫洲滾井九洲洋老萬山狐狸洲金

星門防制漸密終明之世無他虞先是有利瑪竇者
自稱大西洋人居澳門二十年其徒來者日衆至
國初已盡易西洋人無復所爲佛郎機者順治四年
設前山寨官兵五百名叅將領之如故兩王入粵增
設至一千名轄左右營千總二把總四康熙元年以
撫標汰兵五百名增入寨額分戍縣城三年改設副
將增置左右營都司僉書守備其千總把總如故共
官兵二千名時嚴洋禁寨宿重兵而蓮花莖一閘歲
放米若干石每月六啓文武官會同驗放畢由廣肇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廿七

南部道馳符封閉之七年副將以海氛故請移保香
山留左營都司及千總守寨分把總一哨戍聞二十
三年海宇大寧弛洋禁五十六年禁商船出貿南洋
明年復以澳夷及紅毛諸國非華商可比聽其自往
呂宋噶囉吧但不得夾帶華人違者治罪碣石總兵
陳鼎言夷船入廣貿易宜起其碣火另設關束以嚴
防範凡夷船入口起碣封柁局之一舍故閘例也鼎
故以爲言不果用方是時國家威德無遠弗屆臺
灣既入版圖南澳復建重鎮申巡海之令總督楊琳

因上防海六議分全省為三路以大鵬而西廣海案而東為中路虎門香山二水師裨將為統巡餘為分

巡占青雲之干呂測海水以不波重九譯者磨至走

百偵於龍庭伊古未有若斯之隆者雍正三年定澳

門夷船額數從總督孔毓珣之請也孔毓珣酌陳澳門等事疏略查

西洋人附居廣東之澳門歷有年所聖朝嘉其饗

風慕義之誠所以包容覆育俾得安居樂業但種類

日繁惟資出洋貿易若無以防範恐逐利無厭必致

內誘奸滑外引蕃夷混淆錯雜漸滋多事查澳門夷

船舊有一十八隻又從外國買回七隻大小共二十

五隻請將現在船隻令地方官編列字號刊刻印烙

各給驗票一張將船戶舵工水手及商販夷人該管

頭目姓名俱逐一填註票內出口之時於沿海該管

澳門記畧上卷官守篇

營汛驗明掛號申報督撫存案如有夾帶違禁貨物

併將中國人偷載出洋者一經查出將該管頭目商

販夷人并船戶舵水人等俱照通賊之例治罪若地

方官不實力盤查徇情疎縱事發之日俱照違例

題參革職此夷船二十五隻題定之後如有實在朽

壞不堪修補者報明該地方官查驗明白出具印甘

各結申報督撫准其補造仍用原編字號倘有敢偷

造船隻者將頭目工匠亦俱照通賊例治罪地方官

失於覺察者亦俱照違例革職其西洋人頭目遇

有事故由該國發來更換者應聽其更換其無故前

來之西洋人一槩不許容留居住每年於夷船出口

入口之時守口各官俱照票將各船人數姓名逐一

驗明通報倘有將無故前來之人夾帶入口及客留

居住者將守口各官并該管之地方文武各官照失

察例議處船工水手及頭八年禁西洋海船毋得販

目人等俱照窩盜例治罪

黃金出洋九年移香山縣丞於前山寨議者以澳門

民蕃日眾而距縣遠遙爰改為分防澳門縣丞察理

民夷以專責成今

上御寓之九年始以肇慶府同知改設前山寨海防軍

民同知廣東按察使司潘思樂為敬陳撫輯澳夷之

山縣有澳門一區袤延以重海疆事竊查廣州府屬香

洋惟前山寨一綫陸路通達縣治實海疆之要地洋

船之襟喉也前明有西洋蕃船來廣貿易暫聽就外

島搭寮棲息回帆撤去迨後准令歲納地租始於澳

門建造屋宇樓房携眷居住并招民人賃居樓下歲

收租息又製造洋船往來貿易沿以為常我朝懷

柔遠人仍准依樓澳地現在澳夷計男婦三千五百

有奇內地傭工藝業之民雜居澳土者二千餘人均

得樂業安居誠聖天子覆幬無外之盛治也伏思

外夷托處內地祇顧市易通商規取歲利原可毋庸

澳門記畧上卷官守篇

禁絕若如前明御史臣龐尚鵬疑其竊據窺伺疏請

仍令拆房居船澳泊舊澳使海墻樓附之夷紛然失

所殊屬過當第夷性類多貪黷其役使之黑鬼奴尤

為兇悍又有內地奸民窺匿其中為之教誘唆使往

往冒禁觸法桀驁不馴凌轢居民玩視官法更或招

誘愚民入教販買子女為奴僕及夾帶違禁貨物出

洋種種違犯雖經督撫臣嚴行示禁臣亦力為整飭

究以越在海隅未得妥員專理勢難周察臣愚以為

外夷內附雖不必與編氓一例約束失之繁苛亦宜

明示繩尺使之遵守前明曾設有澳官後改歸縣

屬至雍正八年以前督臣王麟因縣務紛繁離澳為

遠不能兼顧奏請添設香山縣丞一員駐劄前山

案就近稽查宜仿照理稅撫黎同知之例移駐府佐

澳地無益似宜仍照理稅撫黎同知之例移駐府佐

一員專理澳夷事務兼管督捕海防宣布朝廷之

德意申明國家之典章凡駐澳民夷編查有法洋

船出入盤驗以時遇有奸匪竄匿唆誘民夷聞爭盜

竊及販買人口私運禁物等事悉歸查察辦理通報

查核庶防微杜漸住澳夷人不致蹈於匪莖長亨
天朝樂利之休而海疆亦永荷牧寧之福矣臣思昧
之見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 睿鑒施行謹奏奉
硃批告之督撫聽其議奏 兩廣總督劉坤一等奏為
廣州海口緊要等事竊廣州一府省會要區東南緊
接大洋遠國商賈絡繹所屬香山之澳門尤夷人聚
居之地海洋出入防範不可不周現駐縣丞一員實
不足以資彈壓查澳門之前山案現有城池衙署但
添設官吏未免又增經費似應於通省同知通判內
酌為裁并查肇慶府同知移駐前山案令其專司海
防查驗出口進口海船兼管在澳民蕃其所遺捕務
歸并肇慶府通判兼理惟是該同知職司海防管理
番民較諸理緝聽員其責尤重若不優其體統無以
彈壓夷人查粵省理緝同知例設弁兵應請照例給
與把總二員兵丁一百名統於虎門香山兩協內各
半抽撥哨船一隻以資巡緝之用至前山案既設同
知所有香山縣縣丞應移駐澳門專司稽查民蕃一
切詞訟仍詳報該同知辦理再肇慶府同知原係部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三

選之缺今移駐前山有海防撫夷之責其缺甚為緊
要必得熟悉風土之員方克勝任并請改為題缺又
分防同知例給關防以昭信守擬為廣州府海防同
知關防字樣至應行添修衙署營房另行分別辦理
倘蒙 俞允所有經管事宜及應撥兵船等項仍容
分別報部查核等因乾隆八年九月十三日奉 硃
批該部議奏欽此經吏部等衙門會議應如該署督
等所請肇慶府同知准其移駐廣州府屬前山案稽
查彈壓等因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
以縣丞屬之移駐望厦
村用理瑤南澳同知故事增設左右哨把總馬步兵
凡一百名槳櫓哨船四舵馬十騎於香虎二協改撥
別為海防營直隸督標轄首邑一曰番禺支邑三曰
東莞曰順德曰香山一切香虎各營春秋巡洋及輪

防老萬山官兵沿海汛守機宜皆得關白辦理其體
貌崇而厥任綦鉅焉虎門前明設叅將順治十四年
設遊擊至康熙初與香山同改為副將統於左翼鎮
總兵官營制與香山協畧同大小哨船四十六水汛
四十有一曰虎門曰南山曰橫檔曰三門曰黃茅洲
曰碧頭曰大涌口曰軍鋪曰楊公洲曰梁鵝橋曰大
汾曰白市曰到塹曰望牛墩曰到濬曰黃角左口曰
右口曰武山曰泗會涌曰雙岡曰亭步曰鎮口曰鳳
涌頭曰槎濬曰牌樓角曰蕉門曰白藤濬曰市橋曰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三

蝦窩曰深涌曰大龍口曰石子頭曰蚊洲曰獅子塔
曰四沙曰新造口曰地亭曰黃埔曰濫尾曰藤涌曰
稍潭老萬山自雍正七年輪遣香山虎門大鵬三協
營官兵屯戍至是皆以同知叅會其間制最善先是
紅夷映咭喇者頻年與呂宋構衅外洋八年六月呂
宋兵敗紅夷將歸獻俘被颶飄二戈船入獅子洋紅
夷素剽賊明時屢入粵求市恃其巨礮發之可洞裂
石城震數十里卽世所傳紅夷礮者時遠邇驚詫大
府疏劾虎門守將王璋光任以東莞令奉檄往勘至

則諸夷以饑乏乞濟其會安心意殊狡黠 光任反覆
開陳大義安心悟釋呂宋俘由澳門伺便還國凡二
百九十有九人然後為之給廩餼葦帆櫓嚴周防至
九月風便乃去策公榜既以

上

聞復念惟懲可以弋後患也因上改設海防同知議
請卽以授 光任 ○廣東巡撫王公奏為恭懇 聖
恩事竊照慶安府同知李懷智員

缺於乾隆六年九月內在外開缺前准內部將陝西
甘肅縣知縣吳敦倫推陞又准部覆以吳敦倫尚在
哈密辦差現准甘肅撫臣給咨赴部引見在案臣
等伏查慶安府同知缺官已經二載部推之吳敦倫
到任尚無定期且該同知員缺臣等已經擬請廣州
海防移駐澳門彈壓現在另摺奏請稽查海口撫戡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三

蕃民尤須熟悉海疆夷情之員方可勝任茲查有東
莞縣知縣印光任為人幹練辦事有才自雍正八年
到粵屢任要缺頗著能聲本年六月內差委該員查
辦英吉利夷船一事更為得體洵屬出色之員任
內雖有降倭住俸二案俱係因公議處可否仰邀
聖恩逾格將印光任補授慶安府同知其部推之吳
敦倫俟到粵之日另行題補不特員缺不致久懸卽
將來移駐海疆更可收得人之效矣臣等意見相同
謹合詞繕摺奏請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為此謹奏
乾隆八年九月十三日奉 硃批著照所請行該部
知道 九年三月呂宋忽駕三船薄十字門外 光任適
奉牒相度建署形勢至澳訊卽去年所釋紅夷俘其
會西士古以賫書謝恩為言而意實伺紅夷圖雪
耻光任因留澳密白大府許達其書旋命 光任持諭

往以諭詞嚴正呂會聞之心折四月八日揚帆歸諸
蕃恃巨舶大礮然以舟大難轉遇淺沙即膠或觸礁
且立破每歲內地熟識海道之人貪利出口接引以
致蕃舶出入漫無譏察頗乖控制之宜 光任具議上

請一洋船到日海防衙門撥給引水之人引入虎門
回船時亦令將某日開行預報聽候盤驗出口如有
違禁夾帶查明詳究 一洋船進口必得內地民人
帶引水道索為緊要請責縣丞將能充引水之人詳
加甄別如果殷實良民取具保甲親備結狀縣丞加
結申送查驗無異給發腰牌執照准充仍列冊通報
查考至期出口等候限每船給引水二名一上船引
行虎門協及南海番禺一體稽查防範其有私出接
引者照私渡開津律從重治罪 一澳內民夷雜處
致有奸民潛入其教并違犯禁令之人竄匿潛藏宜
設法查禁聽海防衙門出示曉諭凡貿易民人悉在
澳夷牆外空地搭篷市賣毋許私入澳內並不許携
帶妻室入澳責令縣丞編立保甲細加查察其從前
潛入夷教民人并竄匿在澳者勒限一年准其自報
同籍一澳門夷目遇有恩惠上憲之事每自備稟
跪熟識商民赴轅投遞殊為褻越請飭該夷目凡有
呈稟應由澳門縣丞申報海防衙門據詞通京如有
應具詳者具詳請示用昭體統 一夷人採買釘鉄
木石各料在澳修船令該夷目將船身丈尺數目船
匠姓名開列呈報海防衙門印傳喚該匠估計實需
鉄斤數目取具甘結然後給與印照并報關部衙門
放行仍知照在澳縣丞查明如有餘剩銀官存貯倘
該船所用無幾故為多報買運希圖夾帶等弊卽嚴
提夷目船匠人等研究 一夷人寄寓澳門凡成造
船隻房屋必資內地匠作恐有不肖奸匠貪利教誘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三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毒

爲非請令在澳各色匠作交縣丞親查造冊編甲約
束取具連環保結倘案如有違犯甲鄰連坐連年
一前山案設立海防衙門派撥弁兵彈壓商船查
奸匪所有海防機宜均應與各協營一體聯絡相度
緩急會同辦理老萬山澳門虎門黃埔一帶警汛遇
有開波海疆民夷事宜商漁船隻出口入口一面申
報本營上司一面并報海防衙門其香山虎門各協
營統巡會哨月日 明年六月偵報雞頸有紅夷三船
詭言將往日本貿易不數日又有三船至 光任聞於
憲調集巡海舟師分布防範越八月初九日皆升帆
若遠揚狀俄而弗郎西來告亟 光任偕統巡香山協
副將林嵩令各營哨船一字橫截海面且遣澳門夷

目宣諭威德會薄暮西南風作弗郎西三船疾駛入
口紅夷計沮乃遂巡罷去弗郎西卽佛郎機呂宋其
屬夷也世與紅毛讐稱戈海上者三年而卒以無虞
者策公之略爲多十一年

上以福建有西洋夷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婦開堂誦
經大爲人心風俗之害降勅查禁時 汝霖權同知事
念澳門諸夷寺外別立天主堂名曰唐人廟端引內
地民人入教法在當禁遂密揭臺院請封之張汝霖
人廟奏記遵查香邑逼近澳夷誠恐境內有稱係天
主教誘人誦習者細加密訪通邑城鄉實無此等不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世五

法之徒惟澳門一處唐夷雜處除夷人自行建寺奉
教不議外其唐人進教者約有二種一係在澳進教
一係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其在澳進教者久居
澳地漸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爲夷其間亦有數
等或變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變服或娶鬼女而
長子孫或藉資木而營貿易或爲工匠或爲役又
有來往夷人之家但打鬼誦經亦欲自附於進教之列
以便與夷人交往者此種倏往倏來不能查其姓名
今查得林先生周世廉等一十九人而林先生著名
吟吹曉曉住持進教寺內率其子與其徒專以傳教
爲事周世廉著者咬咬喃喃又呼賣雞周儼然
爲夷船之主出洋貿易娶妻生子此二人尤爲在澳
進教之魁也其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者緣澳門
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爲進教寺蓋爲唐人進教
之所建於康熙十八年五十八年重修闢大爲進教
倡首而唐人釀金以建者向係林先生往若其中以
行醫爲名實爲傳教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齋四十
九日名曰封齋至冬至日爲禮拜之期附近南番東
順新香各縣起拜者接踵而至間有外省之人惟順
德縣紫泥人爲最多禮拜之後有卽行返棹者有留
連一三日者既經進教其平時因事至澳亦必入寺
禮拜一切進教之人俱向林先生取經誦習此種姓
名今已無可查開前經印同知示禁查今來者漸少
職任任後經示禁林姓族即潛逃該寺現係蓋兵映
知古看守蓋澳門唐人進教之情形如此至於漸理
之法久矣然非聖人之書卽爲名教所必斥非其教
由來已久然非聖人之書卽爲名教所必斥非其教
之道卽爲 廢世所不容況以 天朝之人而奉外
夷之教則體統不尊且恐夷性之狡將滋唐虞之
則防微宜急夫除弊之道絕流不如塞源應請將進
教一寺或行拆毀或行封鎖其寺中神像經卷或行
焚燒或飭交夷人收領各縣民人樂不許赴澳禮拜
違者拿究并令附近各縣多張曉示凡從前已赴
澳進教者或於鄉村城市自行禮拜誦經及聚徒傳
習者察出以左道問擬則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

之契似可漸除矣惟是在澳進教一種有稍宜熟籌者伊等挾有資本久與夷人交關一經迫逐梓難清理其妻室子女若令離異似覺非情若許携歸則以鬼女而入內地轉恐其教易於傳染應否分別辦理其未經娶有鬼女又無資本與夷人合夥但經在澳進教自行生理者不論所穿唐衣鬼女衣俱勒令出教回籍安插其但有資本合夥未娶鬼女者勒限一年清算出教還籍其娶有鬼女挾資貿易及工匠兵役人等穿唐衣者勒令出教穿番衣若其未回籍之日均俟鬼女身死之日携帶子女回籍其未回籍之日不許仍前出洋貿易及作水手出洋充當番兵等項應先勒令改業至買辦通事澳夷所必需但勒令易服出教不必改業仍各取其地保夷日收管備查其往來夷人之家但打鬼辦者一併嚴行禁止至現在十九人之外或有未經查出者除再密查外應令自行首明并飭夷目查明呈報隱匿者察出治罪似亦逐漸清除在澳進教之一法也抑更有請者夷人在澳有必需用唐人之處勢難禁絕然服其役即易從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廿六

其教苟非立法稽查必致陰違陽奉應請飭行夷目及地保人等將夷人應用唐人之處逐一查明造冊具報歲終出具並無藏留進教唐人之結繳查其冊一年一造有事故更換者據實聲明如此則稽查較密而唐夷不致混雜矣澳門進教原與夷人在內地開堂設教者不同且積重之勢返之當有其方故特開情法期於妥便愚昧之見未知當否亦不敢冒昧舉行相應密稟鈞裁衡奪

（兩院嚴禁愚民私習天主教以安民夷以肅法紀示照得我聖朝懷柔遠人垂念西洋蕃船來廣交易委身風濤無地棲止准照舊例將香山縣屬之澳門許令輪船暫在該國夷目蕃商亦皆恭慎謹恪歷年以來夷民頗覺相安至天朝原不禁止但不許引誘內地民人習其教以干罪愆近聞在澳番人尚俱遵守法紀轉有一等內地奸民竄入澳內改效番名私習其教如林姓自改其名曰咭吹噉吵並以番名其子曰啞嘴噪其徒李姓名曰燕哪嘶者盤踞澳門之進教寺內引誘內

地愚民如南海番禺順德東莞新會香山等附近之人多有被其煽惑詣寺入教向其取經并於每歲清明冬至之期聚集持齋習其禮拜不特為害人心抑且大干禁令甚屬不法除林姓等已逃現飭地方文武各官嚴拿務獲重治示儆并將進教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該澳夷目嚴加封鎖看守不准擅開倘有奸民仍敢勾引內地民人復踵前轍者立即嚴拿治罪其寺內原貯西洋經卷器物仍舊存留自前收同外姑從寬典合亟曉諭嚴禁嗣後務須革心無知被誘法紀在往澳番人寄居原為市舶其內地商行人等與之交易往來以及僱傭匠工代為買辦通事皆例所不禁仍應聽從其便但不許民人私習天主教及改易番名潛投澳內禮拜煽惑其有從前進教已改番名及既服番衣者許令自首改業出教免其治罪至附近各縣民人敢有私再赴澳禮拜或於私家仍習天主教誘惑民人感眾者立將本人按律重治保衛不舉一併坐罪該地方文武各官稽查訪拿倘有失察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廿七

故緣定行分別嚴禁至該澳夷目恪體天朝深厚之恩約束蕃夷循分生理自保安全不得引誘內地民人在澳習教及將封禁之進教寺擅行私開致自干天朝法度以失該國恭順之誠有干未便

明季利瑪竇以天主教入中國留都學士大夫至尊為極西聖人聞於朝召之入監公卿以下咸重之然一二有識之士如郎中徐如珂侍郎沈淮給事中晏文輝等則淺惡之合疏斥其邪說惑眾會給事中余懋華疏亦入乃下放屏之令

（落德環被邪集序向與天地卷日圭星圭諸器以為工不知其有天主之教也此讀其書第知其竊吾儒事天之旨以為天主即吾中國所奉上帝不知其以漢皇帝時耶穌為天主也其書可百餘種顯與佛抗而述其人不婚不宦頗

勝於火居諸衲子以是不與之絕此吾築家廟奉先而西士見過謂予此若家主當更有大主公知之乎予笑謂大主則上帝也吾中國惟天子得祀上帝餘無敢干者若吾儒性命之學則畏天敬天無之非天安有偶像即有之恐不是深目高鼻一濃鬚子耳西士亦語塞或曰佛自西來作佛像利氏自西來亦作耶穌像以大西抑西之徒願或從之者何也未幾然佛之徒非之而孔子之徒願或從之者何也未幾當道檄所司送之燬其像拆其居而株擒其黨事急乃控於予予適陪觀察會公曰其教可斥遠人則可矜也會公以爲然稍寬其禁而吾漳黃君天香以破邪集見示則若以其教爲必亂世而亟爲建鼓之攻又若以予之斥其教而緩其人爲異於孟子距楊墨之爲者予謂孟子距楊墨爲過今亦西士迷而歸之侯矣愚自以爲善學孟子特不敢似退之所稱功不在禹下耳且以中國之尊賢聖之衆聖天子一統之盛何所不容四夷八館現有譯字之官西僧七王亦賜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廿八

開教之號卽近議脩歷亦令西士與欽天分曹測定聊以之備重譯一種示無外而已原不足驅也驅則何難之有李文節曰退之原道其功其傳第未開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而輒廢其若亦不必以因此意廣黃君而復數邪說之行能使愚民爲所惑皆吾未能明先王之道之咎而非邪說與愚民之咎也白蓮聞香諸教入其黨者驕首就戮意竊哀之然則黃君破邪之書其亦哀西士而思以全之歟卽謂有功於西士可矣 國朝康熙八年禁各省開天主堂入教五十

六年以總兵陳鼎言申其禁雍正元年浙閩總督滿保復與閩撫黃國材疏陳其害 上納之敕令直省所建天主堂悉改爲公所凡誤入其教者許以惟新違者治罪自是其教不敢顯行而餘蔓潛滋晉省吳

中子矜奉爲神師婦女受其秘戒香願諸大邑如紫泥諸村至門縣十字今得奉 明詔而斥之微臣何幸躬其盛也十三年春三月海防同知張輩耀守潮州

上從兩府請以 汝霖

承其乏四月有民人李廷富簡亞

二夜入亞嗎噠安啖呢實夷兵兵頭若些庇之匿不出

名而亞嗎噠安啖呢實夷兵兵頭若些庇之匿不出

大府檄停交易出居民若些且增兵繕械爲負嵎狀

而澳夷人無固志蕃尼蕃僧復助之因鳴鼓集訊夷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廿九

法凡事確有見聞者卽天主所不宥是日稱目睹者三人耳聞者三十三人若些無如何乃縛送二犯當以棄屍而失重罪準諸夷法永戍地滿日聲若些罪於小西洋初華人嗜利見役於澳夷久之被其凌虐有至死者有司率匿不以聞乾隆八年秋晏些噠及陳輝千致斃策制軍下其事香山令王之正屢諭屢抗晏些噠卒伏法因上言化外人有犯原與內地不同請訊明確切詳候核定地方官同夷目將犯人依法辦理免其交禁解勘一面據實奏明庶上申 國

法下順夷情 詔可其奏著為令

刑部一件奏明事

兩廣總督策楞等奏前事本部議得該督等奏稱澳門地方係民蕃雜處之地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在澳貿易民人陳輝千酒醉之後途遇夷人晏些噠口角打架以致陳輝千被晏些噠用小刀砍傷身死據縣驗傷取供填格通款并寄稟西洋夷人犯罪向不出澳赴審是以竟犯於訊供之後夷人自行收管至今抗不交出臣同前撫臣王安國誠恐該地方官失之寬縱當即嚴批照例審擬招解嗣據該縣奏稱在澳地處治百年以來從不交犯收禁今晏些噠傷斃陳輝千自應仰遵天朝法度擬罪抵償但一經交出收監違犯本國禁令閭閻洩夷日均可重傷懇請仍照何例按法處治候示發落等詞具京臣等伏查澳門一區夷人寄居市易起自前明中葉迄今垂二百年中間聚集蕃男婦女不下三四千人均係該夷王分派夷目督束蕃人有罪夷目俱照夷法處治重則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甲

懸於高竿之上用大礮打入海中輕則提入三巴寺內罰跪神前懺悔完結惟民夷交涉事件罪在蕃人者地方官每因其係屬教門不肯交人出澳事涉題達類皆不稟不詳即或通報上司亦必移易情詞改重作輕如聞殺作爲過失莫竹外結省中以爲門案卷從無澳夷殺死民人抵償之案今若行刑處論院司不能親審確難定案承招并應瞻日遊久潛匿逃匿致夷人益生玩視法紀之心天朝政體依繁臣等公同酌核此等事件似應俯順夷情速結爲便惟照夷法礮火轟死未免失之過慘隨飭司照委該府督同該縣前往妥辦去後茲據按察使陳高翔詳據廣州府知府金允炎詳稱遵即宣知各夷目速自行限日限同親將犯晏些噠於本月初二日用繩勒斃聞澳蕃人靡不畏而生感等情前來臣等查核原供疊起於撞跌角毆殺非有心晏些噠律應擬絞既據該夷目已將犯處治一命一抵情罪相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甲

符除批飭立案外所有臣等辦理緣由理合奏明抑臣更有請者化外之人有犯原與內地不同澳門均屬教門一切起居服食更與各種夷人有關照例解勘成招夷情實有不應且竟犯不肯交出地方官應有處分若不明定條例誠恐顧惜考成易滋息養奸之弊可否仰遵聖恩特降諭旨嗣後澳夷人罪應斬絞而夷人情懇即爲抵償者該縣於相驗之時訊明確切由司核明詳報督撫再加覆核一面批飭地方官同夷目將犯人依法辦理一面據實奏明并抄供報部查核庶上申國法下順夷情重案不致稽延而澳夷鴛鴦不馴之性亦可漸次改等因具奏前來查律稱化外人有犯並依律問斷但期於律無枉無縱情實罪當其他收禁成招等項節目原不必悉依內地規模轉致碍難問擬今據該督等奏稱澳夷均屬教門一切起居服食更與各種夷人有間照例解勘成招夷情實有不應請嗣後澳夷殺斃人罪應斬絞若該縣相驗時訊明確切詳報督撫覆核飭地方官同夷目將犯人依法辦理一面據實奏

聖天子俯念西洋夷人素稱恭順施法外之深仁依擬定獄而小西洋果遣使至勘問兵頭若些罪汝霖雖去位兩府留竟其事若些稔惡夷人赴愬者多至八十餘人蕃使庇利那明達吏事聽斷稱平汝霖復與

香山令暴煜詳籌善後事宜條議以上庇利那以為

便臺府救泐諸石漢蕃文各一具一驅逐匪類凡有

概解回原籍安插取具親屬保釋收管不許出境並

取澳甲嗣後不敢容留結狀存案將逐過姓名列榜

通衢該保長不時稽查如再入澳事即時解究原

籍保該澳甲人等一體坐罪一務事關匪類一切在

澳快艇果艇及各項蛋戶署無一行確查造册發縣

經派取各連環保結交保長管束倘有稅銀前大馬

頭灣泊不許私泊他處致有偷運違禁貨物藏匿匪

竊往來誘賣人口及載送華人進款拜廟夷人往省

買賣等弊每日派撥兵役四名分路巡查遇有潛泊

他處船艙即時稟報查拿按律究治失察之地保一

井連坐兵役受賄故縱與犯同罪一賄物收貨凡

黑奴出市買物俱令現銀交易不得賒給亦不得收

買黑奴物件如敢故違究逐出澳一犯夜解究嗣

後在澳華人遇夜提燈行走夷兵不得故意扯滅燈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四十二

籠誣指犯夜其或事急倉猝不及提籠與初到不知

夷禁目昧候犯及原係奸民出外姦盜致被夷兵捉

獲者立即交送地保轉解地方官訊明犯夜情由分

別究懲不得羈留片刻並擅自拷打違者照會該國

王嚴處一夷犯分別解訊嗣後澳夷除犯命盜罪

應斬絞者照乾隆九年定例於相驗時訊供確切將

夷犯就近飭交縣丞協同夷目於該地嚴密處所加

詳看守取縣丞鈐記收管備案免其交禁解勘一面

申詳大憲詳加覆核情罪允當即飭地方官照同夷

目依法辦理其犯該軍流徒罪人犯止將夷犯解交

承審衙門在澳就近訊供夷目分別羈禁收保聽

候律議詳奉批回督同夷目發落如止獄管人犯撤

行該夷目訊供呈覆該管衙門核明罪名飭令夷日

照擬發落一禁私擅凌虐嗣後遇有華人拖欠夷

添建一棟一石違者以違制律論罪房屋廟宇仍
行毀拆變價入官一禁販賣子女凡在澳華夷販
賣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詳定之例分別究擬一禁
黑奴行竊嗣後遇有黑奴勾引華人行竊夷物即將
華人指名呈京地方官查究驅逐黑奴偷竊華人器
物該夷目嚴加查究其有應行賞罰者仍將黑奴送
出訊明定擬發回該夷目發落不得庇匿不解如違
即將該夷目懲究一禁夷匪夷娼窩藏匪類該夷
日嚴禁夷匪藏匿內地一禁罪匪類並查出賣夷娼
勒令改業毋許窩留內地惡少賭博偷竊如敢抗違
除內地犯罪匪類按律究擬外將藏匿之夷匪照知
情藏匿罪人律科斷窩留惡少之夷娼男婦各照犯
姦例治罪如別犯賭博竊盜其罪重於宿娼者仍從
重擬斷並將失於查察之夷目一並處分知情故縱
者同坐一禁夷人出澳夷人向例不許出澳奉行
已久今多有匪夷混打雀為名或驚擾鄉民或調戲
婦女每滋事端殊屬違例該夷目嚴行禁止如敢抗
違許該保甲拿送將本犯照違制律治罪夷目分
別失察故縱定議一禁設教從教澳夷原屬教門
多習天主教但不許招接華人勾引入教致為人心
風俗之害該夷保甲務須逐戶查禁毋許華人擅入
天主教堂取結繳送倘敢故違設教從教從
教與保甲夷目一並究處分別驅逐出澳庇利那始
以檻車逮若些反國時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也白
呂夷戈船迄小西洋蕃使比歲有事於澳巡檢顧麟
宣力尤多云
自漢開五嶺通外蕃武帝時遣應募人賣黃金雜綰
所至之國皆為耦買船轉致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
越裳白雉以後此其權輿也光武中興口南徼外蠻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聖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聖

來貢至桓帝時扶南之西天竺大秦諸國皆重譯貢
 獻唐宋尤夥歷元至明洪武初定制諸蕃三年一貢
 世見來王先給予符簿凡使至三司與合符驗視表
 文方物無偽乃津送至京惟倭不與期當是時使履
 其境者三十六聲同於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
 千有八小國百四十有九永樂初命鄭和通使西洋
 復破滅交趾郡縣其地諸蕃益震懾貢獻畢至奇貨
 重寶前世所未有蘇祿國貢大珠一其重七兩有奇
 蕃王至率其妻屬以朝遣子入監者不可勝數蘇祿國王

以明永樂十五年來朝賜印誥歸次德州卒墓以王
 禮諡恭定墓在德州王士正過墓詩當年重譯入長
 安屬國威儀盡漢官萬里滄波歸路遠九河春雨墓
 門寒空聞鷓鴣首生金粟無復魚膏照王棺飲薦溪毛
 重迴尚憶先朝龍日夕漫漫顧炎武詩豐碑遙見烟
 李通尚憶先朝龍日夕漫漫顧炎武詩豐碑遙見烟
 駐輪蹄九河冰壯龍孤出十二城荒白鶴樓下馬一
 爲鄰子問中原雲鳥正淒迷自註今其子孫有依墓
 而居

因置懷遠驛於覲子步命朝貢諸國山川得附
 祭於貢道所由郡國山川之次後雖以海禁故稍稍
 趨漳泉然終明之世朝貢不絕琉球脩職尤謹間攷
 有唐林邑真臘雖入貢願嘗更號犯邊明正德中佛
 郎機突入通貢守臣以非例不許尋退泊南頭樹柵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聖

自固至掠嬰兒爲食御史邱道隆何熬疏其罪海道
 副使汪鉉帥兵往逐猶以火器抗鉉募善泅者鑿而
 沉其舟逸出者悉擒斬之遺其銳械後鉉請如夷制
 爲銳頒諸邊鎮遂名爲佛郎機善乎唐節度使王處
 休之言曰海門之外隱若敵國資忠履信貽厥將來
 則馭夷綏邦之懿軌也 國家一統之盛超邁前古
 其屬於主客司會同館者朝鮮效順最先琉球安南
 相繼納款高詠送汪悔齋年兄奉使琉球和蓋都相
 遜身向中山攜雨露帆凌滄海扶風潮旅葵白雉來
 殊俗王册金函出聖朝久識君才過陸賈况今無復

尉佗騎南北東西盡王恩乘風破浪意偏存趨裝唯
 看雙龍劍杖節先過五虎門颶母潛形波更靜神魚
 吹雨氣常溫炎州異物殊堪紀奇險開情安足論
 王士正送汪舟次檢討林石來舍人奉使琉球詩屬
 國滄波外微茫萬里流雙持龍虎節遙拂鳳麟洲守
 禮節殊俗秉檣候壯使星霄漢上先入大琉球即
 席指歸墟遙言象象齊遊風占海鳥跋浪魚舟
 服看天使金函復重去雄才健作賦休讓木元虛
 氣浩茫吐蛟龍或出大荒嘯歌開海若擊汰薄扶桑日
 月相合吐蛟龍或出大荒嘯歌開海若擊汰薄扶桑日
 說彭湖與元戎竹提勳習流多戰士橫海拜將軍出
 險雲騰壯飛書露布開平戍風土記歸報聖明君
 送孫子立編修周星公禮部奉使安南詩憶昔高千
 役於今歲屢遷遂休轡觸開共識漢唐年文荷來何
 數包茅貢亦虔越裳駟白雉征戎罷朱鳥鳴明軍
 擾西南校氣饒妖氛快象郡問道絕龍編正朔依然
 奉詔言幾處傳乾坤重溫滌遐邇盡陶甄使者南開
 入長安北斗邊職方陳貢贊觀戰刻宮懸忠孝開天

語奎章照海填飾終王禮備繼世主恩備用土諸侯
貴行人二妙賢重書領冊府英鴻破壁烟街世間雲
霧湘流任沂沿庵前驅症癘境外指星躔伺柱伏祈
息丹砂訪神川採香三丈木標兩八盤綿飛鼠紅蕉
裏於羊碧樹巔嶺那供醺酒紙子上盤遊風土由來
興聲靈此日宜望塵紛紛釋駭象流驕閩國體千秋
重輶車萬里旋交州定其期驗其表船不踰三人不
踰百入京儼從不得踰二十人至則布政司設燕官
兵護之入京造序班給勘合送之歸國其道廣東者
曰暹羅順治十年請貢後率期以三年康熙十二年
賜國王森列拍誥命及鍍金駝紐銀印雍正二年運
米至粵朝廷嘉其意敕勿稅賞資有加曰荷蘭亦
澳門記畧上卷官守篇

聖六

於順治十年遣使航海脩朝貢初定八年一貢嗣改
為五年康熙二年其國遣出海王帥領戈船至閩安
鎮助勦海逆明年出海王助大兵克取廈門金門降
敕褒之其在西貢者自鄭和所歷有古里項里西洋
項里忽魯謨斯諸國見之記傳萬歷二十九年利瑪
竇始以方物由中涓馬堂進國朝康熙六年通朝
貢以道遠無貢期貢物亦無定額嗣是比年一至十
年貢使馬諾勿回至山陽病卒祭葬如禮十七年西
洋國王阿豐肅遣貢獅子馬諾勿阿豐肅其屬西洋

何國不可攷至雍正三年西洋意大里亞國教化王
伯納第多遣使奉表貢方物則今澳夷之大西洋也

世宗

降敕嘉賚五年西洋博爾都噶爾國王若望復遣
使奉表入賀豐其廩給又遣郎中一員同在京西洋

人往迎及送亦如之蓋異數也（僧跡刪送高二尹伴貢入京十貢代撰未

易得逢年宜况詩情總冷然問封簿書問重譯風光

何處不周還江上大郎連二郎江干番舶並官航遠

人不用誇奇貨館件明珠在錦囊登舟風便抱琴眠

夢逐飛鳧上九天此去莫愁天路遠清風先到聖人

前雕題黑齒共朝天濁水汚泥種白蓮擎出一枝承

雨露東林須記再來緣九重瑞日射彤雲萬里天鵝

到處開開與休離說聲教好教遣子受三墳相隨斷

髮及交身異俗休音強自親除却聲華與文物不知

澳門記畧上卷官守篇

聖七

誰假復誰真真中有假假中真行役行吟總一身直
造鷗行陪貢使也知差勝折腰人粵水燕山路未歸
親風問俗典無差異言異服休相訝同軌同文本一
家買鴉修琴聲伴錢朝來捧檄心茫然罷琴惆悵鷗
起無飛上川霄寧受憐憐表麻馬人即當祖道乘
風掛席忙如殺隔江老漁父船頭初月白如霜

貢與市相因而市之利撫初雖刻期限嚴勸合卒之

率假貢為市而貢徹征因市而起初以示裁抑佐經

費其或暴征擾市而市亦敝後漢書云諸蕃貢獻賈

蕃充斥揚粵閩唐因置市舶使以帥臣兼領之其舟

最大者為獨檣船能載一千婆蘭一婆蘭華言三百

斤也次為牛頭船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為三木船

爲料河船通得三之一貞觀中詔抽解一分宋開寶四年置市舶司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至元豐中始罷師臣兼領淳化二年抽解二分大抵徵其什一而給其餘值歲入以數十鉅萬計南渡後縣官一切經費皆倚辦之隆興初詔十分抽一罷博買初蕃物分麤細二色細色十分抽一又博買四分麤色十分抽二博買四分抽買既多商人皆匿其細者雖細弗實至是用臣工言罷之乾道初置提舉元世旋置旋罷明初許諸蕃互市立市舶提舉司一人秩從五品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哭

副提舉二人從六品其屬吏目一人從九品掌海外諸蕃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僞禁通蕃征私債平交易閑其出入而慎館穀之制凡國王王妃陪臣附至貨物抽其十之五官給其餘值惟暹羅瓜哇免抽若蕃商私齎入市者悉封籍之抽其十二成祖命璫監稅提舉官吏惟領簿而已嘉靖元年罷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蓋自諸蕃飛艚走浪望鼠島而三休大舶參雲指麟洲而一息所謂金山珠海天子之南庫也然武后時都督路

元獻冒取蕃債船主不勝忿殺之明時稅璫縱恣爲害章卷至拊克粵中富戶以供而課且日絀唐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船歲至纔四五桅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桅公私以濟國朝康熙二十四年設粵海關監督以內務府員外郎中出領其事其後或以侵畧敗敕巡撫監之邇年改歸總督所至有賀蘭英吉利瑞國璉國皆紅毛也若弗郎西若呂宋皆佛郎機也歲以二十餘桅爲率至則勞以牛酒牙行主之曰十三行皆爲重樓崇臺船長曰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哭

大班次日二班得居停十三行餘悉守船即明於驛有建屋一百二十間以居蕃人之遺制也羅天尺冬中觀火燒洋債十三行因成長歌廣州城郭天下雄島存鱗次居其中香珠銀錢堆滿市火布雨綴嗒嚨絨碧眼蕃官占樓住紅毛鬼子經年寓濠畔街連西角樓洋債如山紛雜處我來珠海駕孤舟看月夜出琵琶洲素馨船散花香散下弦海月纖如鉤探幽覓句一竿冷萬丈虹光忽橫亘赤鳥飛集雁翔城屋樓遙從電光隱高如炎官出巡火傘張早懸餘威不克當雄如鳥林赤壁夜盛戰萬道金光射波面上疑充天卿雲五色擁三台離火朱鳥相喧壓下疑仲父富國新煮海千年伯氣今猶在笑我窮酸一腐儒百寶灰燼懷區區東方三刻曾知否楚人一炬胡爲乎舊觀劉向陳封事火災紀之凡十四又觀漢史藪熱巢黑祥亦列五行志只今太和致祥戾氣消反風滅火多太億况云火災之禦惟珠玉江名珠江寶光燭撲

之不滅豈無因同祿爾是趨炎人太其來以嗶吱哆
 息江皋理舟楫破突炊烟冷如雪
 囉噠玻璃諸異香珍寶或竟以銀錢其去以茶以湖
 絲以陶器以糖霜以鉛錫黃金惟禁市史書硝磺米
 鐵及制錢明季遣中官李鳳增粵稅二十萬卒不能
 充今課羨盈溢柔遠之仁有加無已貢船壓艙物一
 切免其抽分而加恩澳夷尤渥凡船回澳止征船稅
 丈其貨物而籍記之俟入於夷室俟華商懋遷出澳
 始納稅又頒有則例刊章揭之高榜吏無所作奸故
 四遠輻輳於南濱也其澳地歲租銀五百兩則自香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山縣徵之考明史載濠鏡歲輸課二萬其輪租五百
 不知所緣起 國朝載入賦役全書全書故以萬歷
 刊書爲準然則澳有地租大約不離乎萬歷中者近
 是

澳門記畧官守篇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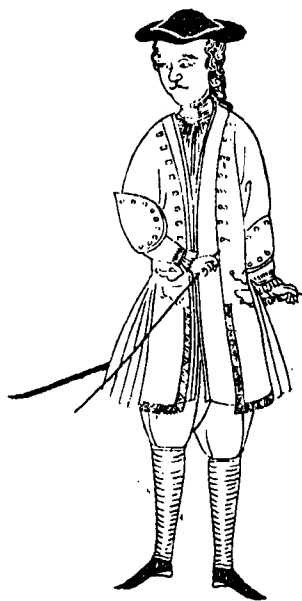
澳門記畧下卷

目錄

澳蕃篇 諸蕃附
 凡爲圖十

澳門記畧 下卷目錄

男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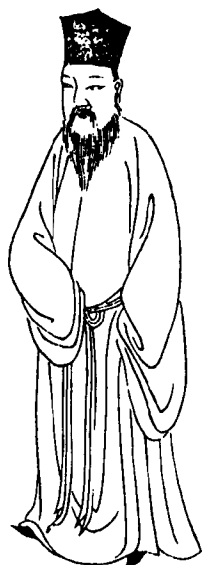
女蕃圖



澳門記畧

卷二

三巴寺僧圖



板樟廟僧圖



澳門記畧

卷三

嗎斯廟僧圖



龍鬆廟僧圖



澳門記畧

下卷 圖四

硬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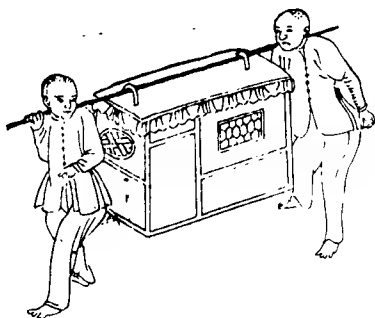
軟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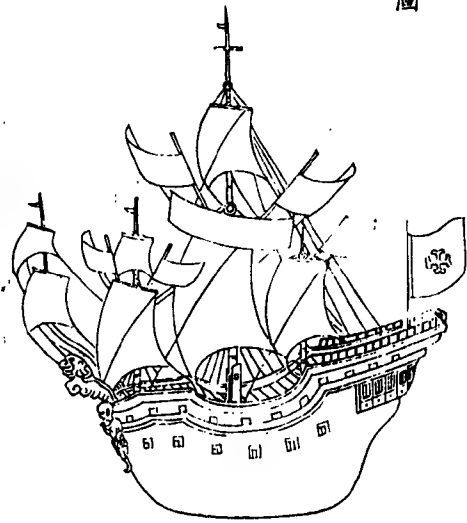
澳門記畧

下卷 圖五

女轎圖



洋船圖



澳門記畧

下卷 圖六

澳門記畧下卷 圖終

澳門記畧下卷

寶山 印光任 纂

宣城 張汝霖

澳蕃篇 諸蕃附

記蕃於澳略有數端明初互市廣州正德時移於電
 白縣嘉靖中又移濠鏡者則有若暹羅占城瓜哇琉
球浣泥諸國其後築室而居者為佛郎機始與佛夷
 爭市繼而通好求市者和蘭也以澳為通數者倭也
 西洋亦有數端若古里瑣里西洋瑣里柯枝錫蘭山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一

於西洋為近若忽魯謨斯處西海之極為絕遠皆明
 初王會所列者今西洋夷則所云意大里亞者也入
 自明季茲別其本末都為一篇云

占城居南海中自瓊州順風一晝夜可至周越裳地
 秦為林邑漢為象林縣其王所居曰占城自唐迄宋
 遂以占城為號明初封為占城國王奉正朔後為安
 南破滅命右都御史屠濬至廣東封古來為王傳嚴
 安南募兵護之還國戶皆北向王瑣里人崇釋教國
 不甚富惟犀象最多為木降香樵以為薪伽楠樹產

一山爲長守之民不得采尤何占城竹枝詞金花冠
任爾通身都是膽那堪黑夜遇尸蠻十更晝夜破
冬令起子眠風俗通三尺竹竿輪漣酒滿成歌舞
月明中寅使初發占城詩行盡河橋柳色邊片帆
高軒別朝天未行先識歸心早應是燕山有杜鵑
紅雲西風揚子江邊柳落葉不如離思多此

暹羅在占城西南順風十晝夜可至卽隋唐赤土國
嗣分爲羅斛暹二國其後羅斛強併有暹地稱暹羅
斛國明初敕封賜印曰暹羅國王之印始稱暹羅嘉
靖中爲隣國東蠻牛所制其嗣王勵志復仇大破東
蠻牛移兵攻降真臘遂霸諸國及日本破朝鮮暹羅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二

請潛師直擣日本牽其後中樞石星議從之兩廣總
督蕭彥持不可乃已崇禎十六年猶入貢入 國朝
尤爲恭順康熙十二年封爲暹羅國王貢多馴象金
絲猴其國周千里風俗勁悍習於水戰大將用聖鐵
裹身刀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王亦瑣里人官
分十等自王至庶民事皆決於其婦婦私華人則夫
置酒同飲崇釋教氣候不正或寒或熱地卑濕人皆
樓居男女椎結以白布裹首衣服頗類中國明時汀
州人謝文彬以販鹽下海飄入其國仕至坤岳猶天

朝學士也今其國中多閩人計贊授官尤多仕者往
往充使來貢云尤何暹羅竹枝詞白布蠻頭南屏腰
偏愛華人夜夜嬌赤簪遺種香魂女兒斷事男兒聽
紅生日裏身皆聖錢死時烏非海壽中 梁佩蘭觀
暹羅使者入貢詩能於化外識尊親不憚波濤渡
身腰水魚龍忘戀毋指天南北託對神中朝禮自通
甥舅外國稱原列于臣方物只將金葉表聖王從不
賈奇珍陳王微觀貢難歌并序雍正己酉秋暹羅
國所貢也鷄高可三尺許大可八十觔冠一片若液
角成之者喙如犀無舌頭及頸不毛著肉鮮紅似新
花初放紅盡嫩綠光艷身無翼頸以下毛類黑似長
角有尺若絲絛絛風吹之見肉微紫三爪無趾其行類
人勢尺強類而倏喙馴以良不復怒瘦爭喉茹詎
有聲日呈精光異冠點點液特角半見卓礪高中央
微鉤短喙失舌本絕少兩翼爲身勝三尺著地距何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三

有何能鳴關還飛揚通體垂絲黑獨色風吹散漫見
頑蒼頸下入膚刺霞錦間以媚綠饒文章毛去有文
只附鄰於理則那費周詳強名爲雞聊雞之山經遺
佚須補古者珍禽不畜國先王慎德後遐方航海
輸誠出異域陪臣職貢來蠻疆重譯更翻化莫外分
當今有道陛下聖定知却此還越棠粵城好事走且
儘日從觀者如堵墻或疑爲鷄母乃是或謂頭彩貌
鸞皇又若胎仙步千于化鶴未成歸迷鄉我攜筇杖
出西郭館人反扉深閉藏偶逢啓鑰得一觀目所未
見非荒唐海內吞人何
披猖虎門東去天茫茫
瓜哇在占城西南元世祖舉兵破其國自泉州一月
至明賜以大統歷又賜其西王印東王亦朝貢請印
自後二王並貢正統中廣東參政張瑄言瓜哇朝貢

頻數供億賈煩帝納之敕令三年一貢弘治以後鮮有至者其國一名莆家龍又曰下港曰順塔有新村號饒富華蕃商船輻輳其村主即廣東人尤側瓜哇傳因象變獼猴生小啣刀不刺頭並駕塔車坐妻小竹簾會上關風流新村市船聖泉清喜聽蕃歌步月行更愛彩禽能倒掛開香時向夜深鳴

琉球居東南大海中明時始通中國其國有三王曰

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為姓三王並入貢而中

山尤數屢遣其從子寨官子及女官生姑魯妹來肄

業後山北為二王所併而中山益強富一歲常再貢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四

三貢雖厭其繁不能却也宣德中山南亦見併於中

山自是琉球惟中山一國萬歷時為日本所破而脩

貢如故後兩京繼沒唐王立於福建猶遣使奉貢入

本朝尤虔脩外藩禮順治十一年冊封尚質為中

山王康熙二十一年世子尚貞請襲遣官冊封并御

書中山世土四字賜之雍正二年賜以輯端球陽額

屢遣陪臣子弟官生入監讀書今貢道由福建亦無

來粵市者

尤側琉球竹枝詞歡會門中蘆扇開美姬含米上行盆金簪長史雍容甚鼓篋新從太學來布帽毛衣曳環瑤雙纖手續鴛鴦女君曉入奉神殿舞也婆娑歌滿堂

林麟煥使琉球竹枝

詞手持龍節渡滄溟瓊瑤宸章數百靈清比胡威臣所切觀風先到却金亭徐福當年採藥傳問島上子孫居每逢丹服蘭閣問欲乞鹿泰未火書日斜沙市趁虛多村婦青簪綠紗莫惜為花無酒盡人歸買得小紅螺正綠明河牛斗橫紫雲街鼓欲三更思鄉生擁黃紬被靜聽盤盤漸響三十六峰瀛海環怒潮日夜響潯潯樓西一抹青林裏露出煙蘿馬齒山射獵山頭望海雲割鮮斟酒醉斜陽誰錢挂道松根老書讀罷憑欄笑幽獨藤牆西角對棕櫚廟門斜

映虹橋路海鳥高巢古柏枝自是島夷知何學三間

少從官思授簡不知若箇是鄒枚奉神門內列鶴行

乞把天書讀大荒喚取金藤開舊詔殊尚感泣說

先皇閣官費極原山原將亭今看幾葉孫二十七王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五

花研帽舞山香望仙樓閣倚崔嵬日看銀山十二回

笙鶴絲雲飛咫尺不教弱水隔蓬萊纖腰馬上側乘

騎草園銀釵折柳枝連臂哀歌上靈曲月明齊賽女

君祠久稽異域歲將徂自笑流連似賈胡三老亦知

歸意速時時風色相銅鳥

浮泥在西南大海中宋太宗時始通中國明初遣使

詔諭其王馬合謨沙入貢永樂三年封為國王賜詰

印王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以六年八月

入都十月卒於館帝哀悼輟朝三日祭賻甚厚葬之

安德門外石子岡諡曰恭順又建祠墓側有司春秋

祀以少牢封其國之後山為長寧鎮國之山十年嗣

王遐旺偕其母來朝萬曆中其王卒無嗣立其女爲
王國統十四洲王坐繩牀出擁大布被衆昇之謂之
阮妻以竹編貝葉貯食瀝椰子爲酒崇佛教初屬瓜
哇後屬暹羅改名大泥華人多流寓其地漳州人張
姓者爲其國那督華言尊官也尤侗浮泥竹枝詞坐
繩牀出阮妻作編
貝葉瀝椰漿家齋沐飯
依佛却喜扶人入醉鄉

弗郎西明曰佛郎機在占城西南自古不通中國明
正德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入粵貢方物請封
始知其名詔給方物之直遣還其人久留不去剽掠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六

無虛日已而黃緣中貴許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
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爲戲其留懷
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爲久居計十五年御
史何鰲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蕃獨精前歲駕
大船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留驛者達制交通入
都者桀驁爭長見部臣不拜又
欲求長諸蕃今聽其往來貿易勢
必爭鬪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祖宗朝貢有定期
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供
香物不問何年來卽取貨致蕃船不絕於海濱人

雜還於州城禁防既疎水道益熟此佛郎機所以乘
機突至也乞悉驅在澳蕃船及蕃人潛居者禁私通
嚴守備庶一方獲安會御史邱道隆亦以爲言禮部
言道隆先宰順德鰲卽順德人故深晰利害請如御
史言報可亞三本華人爲蕃人所使侍帝驕甚武宗
崩下吏訊實乃伏法絕其朝貢嘉靖二年遂寇新會
之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禦之轉戰至稍州
向化人潘丁苟先登衆齊進生禽其將別都盧疎世
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餘賊復率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七

三舟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遁而舶市禁絕黃佐曰
往者蕃船通時公私僥倖識者或病外蕃闖境之爲
虞夫暹羅真臘瓜哇三佛齊等國洪武初入貢方物
臣服至今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年間
未有敢爲寇盜者邇者佛郎機來自西海其小爲肆
侮夫有所召之也當事上其言海禁遂開自是佛郎
機得入香山澳爲市築室建城雄據海畔若一國然
多至萬餘人暹羅占城瓜哇諸國畏而避之萬歷中
破滅呂宋呂宋在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明初朝貢佛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八

郎機初與互市久之見其弱可取乃奉厚賄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十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如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稅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已竟棄其無備襲殺其王而據其國名仍呂宋實佛郎機也〔尤〕伺呂宋竹枝詞當年失國一牛皮何處天生金豆枝可恨大崙連殺後淵頭不刺歷冬兒先是遣將以巨礮利兵破滅滿刺加又擊破巴西國又與紅毛中分美洛居至是益以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愈強橫築城於隔水青州山海外諸蕃無敢與抗者滿刺加在占城南明永樂中封為滿刺加國王賜誥印〔明〕成祖御製封西貢巨海中國通輪天濶地億載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濃金花寶鈿生青紅有國於此民俗雍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重儀文務襲禮度恭大書寶石表爾忠爾爾西山永鎮封山居海伯翁冠從皇考陟降在彼穹后天監視久彌隆爾衆子孫萬福崇〔尤〕伺滿刺加竹枝詞溪上環橋橋上亭蕉心草細打唐簪奉天門外會陪謠攜取龍文勒御名自為佛郎機破後其貿易香山澳者猶接跡不絕巴西國無可考美洛居事具紅毛記佛郎機後又稱干系臘國今稱佛郎西或曰法郎西歲與呂宋入粵互市有呂武勝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九

者尤黠慧往來澳門十三行先後二十餘年土語華言及漢文字皆諳曉人呼為呂大班營責取息獲利累鉅萬中國貨物利鈍時價昂下於洋船未至前密輸之故行商近歲貿易無多贏其人皆長身高鼻貓睛鷹嘴拳髮赤鬚好經商市易但伸指示數雖累千金不立約契有事指天為誓不相負衣服華潔貴者冠賤者笠見尊長輒去之所產多犀象珠貝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明季大西洋人故得入居澳中後竟為所有云〔尤〕伺佛郎機竹枝詞蜈蚣船檣海中馳入寺還將紅杖持何事佛前交印去定婚來乞比邱尼賀蘭明曰和蘭又名紅毛蕃地近佛郎機初就大泥呂宋咬啣吧諸國轉販未嘗敢窺中國自佛郎機據呂宋市香山和蘭聞而暮之萬歷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礮直薄呂宋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澳中人數詰問言欲通貢市不敢為寇當事難之稅使李道節召其酋入城遊處一月不敢聞於朝乃遣還澳中人慮其登陸謹防禦始引去已而入閩據彭湖時佛郎機橫海上紅毛與爭雄復汎舟東來攻破美

洛居國美洛居在東海中頗饒富華人多市易萬歷時佛郎機來攻其酋戰敗請降紅毛謂佛郎機兵已退乘虛直抵城下執其酋語之曰若善事我殊勝佛郎機也會不得已亦聽命紅毛率一二歲率衆返國佛郎機大舉兵來襲值紅毛已去遂破殺其酋紅毛誓至又破其城自是歲搆兵人不堪命華人流寓者說令各罷兵分國中萬老高山爲界山以北屬紅毛蕃南屬佛郎機美洛居竟爲兩國所分復與佛郎機入瓜哇爲市築土庫於大洞東佛郎機築於大洞西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十

又於淖泥築土庫以居遂侵奪臺灣地築室耕田久畱不去崇禎中爲鄭芝龍所破乃與香山澳佛郎機通好私貿外洋十年駕四船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其酋招搖市上好民視之若金穴蓋大姓有爲之主者當道鑒濠鏡事議駁斥或從中撓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終明之不通市國朝順治十年稱荷蘭一曰賀蘭始通朝貢十八年鄭成功自江南敗還適日本甲螺華言頭目何斌言臺灣可取狀成功喜東甲遂行至鹿耳門水驟漲丈餘大小

戰艦銜尾而進紅毛大驚遂克赤嵌城進攻王城環七崑身以逼之縱火焚其夾板船復使人告之紅毛乃降康熙初大兵征臺荷蘭助勦有功及臺灣平其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巴芝奉金葉表進貢表詞有云外邦之九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勾水蹄淖原屬天家滴露其貢品亦備物致敬迄今歲市不絕其船有商舶有戈船底皆二重商舶樓櫓數十重環以飛廬內舍大鏡百梯以藤結而上窓牖以玻璃嵌之艙以辟支綴鋪之船腹沉數重縋而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十一

下有甜水井菜畦懸釜而炊張錦綳白氍毹而臥名曰奕牀食皆以蘇合油煎烙曼頭牛膈皆度色如金黃乃食酒以葡萄以香春時鼓弄銅琴拍手彈肩對舞以娛客帆以布凡七張之其舵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刀可屈信類古之魚腸劍戈船有五桅九桅首尾皆有舵舵工分班駛風惟視羅經所向登桅視千里鏡見遠舟如豆大則不可及若大如拇指許卽續長其桅而追之桅有雌雄二竅縮而楔之益左右帆數百里之遙逾時可及時時爲盜外洋又與弗郎西呂

宋讎殺呂宋避其鋒不入市者三年其人深目長鼻
髮眉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頗偉非常然不善戰所恃
惟巨舟大礮故往往多挫衄所產有金銀琥珀瑪瑙
玻璃天鵝絨瑣服哆囉哩其自鳴鐘鳥銃馬銃雙利
劍單利劍照星月水鏡江河照水鏡制作精好甲於
西洋嘗貢馬銃中藏小馬銃二十事又常貢刀劍八
枚其柔繞指王士正荷蘭刀劍詩憶戰金門島王駿
師大合圍寒芒生海外真見著曾飛駿
馬四二青二赤鳳齊鶴頸日可千里王士正荷蘭四
馬詩龍種來西
極蘭筋怒不羣鼓車
應待汝不用箭浮雲 西洋白小牛四白質斑文長二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主

尺高一尺七寸項有肉峰王士正白小牛詩豈是流
沙種還疑果下駒寄言熊
虎質不敵 今又析其名曰英吉利僧助剛英鷄黎畫
詩尺幅雲林幻也
真無端聞見一番新丹青不是支那筆花木還同震
旦春弱水東流終到海越棠南去即通津年來頗有
居夷願莫怪 披圖數問人曰瑞曰璉其地有噶囉吧為南洋之會
華人多流聚於此乾隆六年其酋與隣國角華人為
前駭死者數千人已欲駭華人復戰華人恐謀為變
事洩其酋乘夜屠華人略盡惟逃於山者得免商舶
中絕已而華人復稍往蕃人亦利之復成聚尤何
荷蘭
竹枝詞和蘭一望紅如火五市香山鳥鬼
羣十尺銅盤照海鏡新封砲號大將軍

日本古倭奴國有五畿七道三島其王世以王為姓
終明之世為患東南事具明史萬歷中香山澳佛郎
機潛匿倭賊敵殺官軍四十二年海道徐安性奉檄
駭倭出海凡九十八人嚴其禁患稍息陳恭尹日本
刀歌白日所
出金鐵流鐵之性剛金性柔鑄為寶刀能屈伸屈以
防身伸殺入星流電激光離令日華四射噹噹淫陰
風夜半刮面來百萬啼魂鞘中泣中原歲歲飛白羽
世人見刀皆不顧為思為怨知是誰寶刀何罪逢君
怒為君畫威與儀為君夜伏魍與魍水中有蛟貫
其願山中有虎扶其皮以殺止殺天下仁寶刀所願
從聖人

東洋盡處西洋之所自起有國曰婆羅又西曰蘇門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主

答刺西洋要會也自蘇門答刺順風十二晝夜達一
國曰錫蘭山其國東南海中有山三四座總名曰翠
藍嶼大小七門門皆可通舟中一山尤高大著名梭
篤蠻山相傳釋迦佛昔經此山浴於水自此山行七
日見鸚歌嘴山又二三日抵佛堂山即入錫蘭國境
尤何錫蘭國竹枝詞山上珠簾海上沙沙中磐
石象黃鵠中朝曾設幡幢供古寺猶看臥釋迦
古里西洋大國自錫蘭山十日可至明永樂中諸蕃
使臣克斤於廷以古里大國序其使者於首正統後
不復至尤何古里竹枝詞山城海市擁名王好馬西
來勒紫韁環珞步搖金跳脫美人不讓漢宮

粧五等暖依乃納兒胡藍彈唱間銅絲其王敬浮屠西風萬里餘人至上岸先看永樂碑

國中半崇回教建禮拜寺數十處王老不傳子而傳甥無甥傳弟無弟則傳於國之有德者國事皆決於

二將以回回人爲之人分五等如柯枝云尤桐柯枝竹枝詞柯枝不見一枝榮止有胡椒萬斛盈却

怪天公沒分曉半年雨落半年晴西洋瑣里明初詔諭其國其王別里遣使獻方物永

樂時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國來貢尤桐西洋瑣里竹枝詞西洋十六國誰何瑣里偏攜方物多又有興

國小瑣里欲將紅撒闊兜羅

瑣里近西洋瑣里而差小明洪武初遣使朝貢并獻

澳門記畧下卷 澳蕃篇

古

其國土地山川圖厚賚之并賜大統歷

忽魯謨斯西洋大國也有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

至永樂中朝廷以西洋近國已航海貢琛而遠者猶

未賓服乃命鄭和往其王遣陪臣已卽丁入貢正統

後不復至其國居西海之極自東南諸蠻邦及大西

洋商船西域賈人皆來貿易故寶物填溢氣候有寒

暑有霜無雪多露少雨土瘠少穀麥人多白皙豐偉

婦女出則以紗蔽面市列厘肆百物具備惟禁酒犯

者至死醫卜技藝皆類中華交易用銀錢書用回回

字王及臣下皆遵回教壘石爲屋有三四層者寢處

庖廩及待客之所皆在其上饒蔬果有核桃把聃松

子石榴葡萄紅花萬年棗之屬尤桐忽魯謨斯竹枝詞紅土銀碌白石灰

鴉姑青綠寶成堆爭把底那游戲去蹴牌絡索鬪羊

來玳瑁斑斑草上飛花紋福祿逐青獅君王偏愛駝

意大里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明萬歷時其

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

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

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第

澳門記畧下卷 澳蕃篇

主五

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

大以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

洲爲第五洲而域中大地盡矣明鄭和七下西洋近

自古里瑣里遠至於忽魯謨斯凡數十餘國無所爲

意大里亞亦無所爲歐羅巴者其說荒渺無考萬歷

九年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漸入

南京倡行天主教至二十九年入京師獻方物自稱

大西洋人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無大西洋其

真偽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

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八月又言乞速賜遣亦不報已而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祭給賜優厚利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於京賜葬西郭外今阜城門外有利泰西墓云自瑪竇入中國其徒來益衆有王豐肅者於南京專以天主教惑衆士大夫暨里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去

巷小民間爲所誘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禮部郎中徐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劄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駁斥疏入命豐肅及龐迪我陽瑪諾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久之王豐肅復變姓名入南京行教如故崇禎時歷法益疏舛禮部尚書徐光啓請令其徒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脩報可以崇禎元年戊辰爲歷元其法視大統歷爲密識者有取焉此書成名之曰崇禎歷未及頒行而明亡我朝順治元年命用西洋歷法

澳中精于推算者時時檄取入監康熙中西洋始通貢其王以邊遠不獲詣闕下圖其像以朝王鴻緒西子恭紀述奉贊梯航落日通貢來神獸海雲東日懸上苑千歲電聲吼天門萬里風破敵當年驚伏象入林今日見坤熊侍臣喜談毛羣長始信金猊骨相同李添中獅子來歌獅子來自西洋唇舌爪鉤頭毛黃列未亞洲在何方躡流光起浮雲上林苑固氣氤氳熊經虎伏非爾羣嗜獅耶日啖半者斯耶豈肯齒不遑而縑版涉滯海忽以南忽以北十年貢珍來何廷朝明堂祠后土赤蛟歌朱鷺鼓奇毛獅子蹲躡新字異贊臣遠人三光所照靡不賓山鳳凰教麒麟君王樂晉壽萬春毛奇齡詔觀西洋國所進獅子因復遍閱虎圖諸獸敬製長句紀事和高陽相公古皇慎德開國譯內彼綏侯外蠻貊貢物區爲王會文共球載在賓庭冊河錫賦翟獻上方旆離儒休陳明堂三靈既應百神洽般般之獸皆翔翔康熙戊午十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去

七載神武聲名播遙海五時從教白澤來千門真見黃龍采羽翎習負矢飛鷄斯之乘歸林支諸方執替儼相列東漸瀾流沙西於中有國名古里曾渡瀾滄作海市魚眼看波射水紅鯨絲繚浪翻雲紫地當未產麒麟金精傑出毛羣中脚絳綸組獻天子裁貝作章辭禮恭從容擢致射熊館不爲珍禽爲懷遠貽落時有接上林鴈房秋到移南苑延臣侍從微賦詩思有詔徐觀之圖日昂鼻有筋力懸星犁電無雄雌獨憐駝髮未卷曲曳尾繼細若散絲衣被微成鞠色見牙齦不使鉤形施爾時羣獵押諸獸木壘槍焚列前圓熊獵避路不用當虎豹羣獵有時吼青驚赤雀相對極豪豬野馬爭游嬉張昭見此不動色朱亥在傍何所思聞之有熊狩鳴谷獲得後貌比牛畜漢時安息亦獻斯形似麒麟但無角從茲郊祀播樂羊射鳥格鹿非尋常錢吹已陳朱鷺曲微歌還及白狼王何如儒僑未完緝詔遣求賢共來集東堂市布網羅成西域剛逢旅葵人招搖乍啓禁繁開白麟有對皆奇才請看太保卷阿賦恍見文王靈囿來

雍正初大西洋亦入朝貢而其居香山澳者自明萬
歷迄今幾二百年悉長子孫其國上世有歷山王又
號古總王今有二王曰教化王曰治世王治世者奉
教化之命惟謹澳寺蕃僧皆教化類夷人貿易者則
治世類西洋國歲遣官更治之澳素饒富 國初洋
禁嚴諸蕃率借其名號以入市酬之多金財貨盈溢
今諸蕃俱得自市又澳船日少富庶非昔比大西洋
去中國遠三年始至稍西曰小西洋去中土萬里大
西洋遣酋守之澳門頭目悉稟小西洋令歲輸一船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六

往有大事則附小西洋以聞不能自達也有地滿在
南海中水土惡毒人黝黑無所主大西洋與紅毛分
據其地有兵頭鎮戌三年一更遣自小西洋由澳而
後達於地滿亦歲輸一船往澳夷罪不至死者遣戌
之終其身無一生還者其行賈之地曰馬西與之約
不得以所產市他國康熙中馬西背約私與他國市
澳夷怒駕船往所市之國責之馬西患之遂相仇殺
死者三百餘人市道中絕今所與市易者曰哥斯達
曰噶羅吧曰呂宋凡所往之國海道不可以里計但

分一晝夜爲十更計由某達某路若干更云尤同意
竹枝詞三學相傳有四科歷家今號小義和音聲萬
變都成字試作耶蘇十字歌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
翠聲自高低阜城門外玖 其人白皙鼻昂而目深
塊發杯酒還流利泰西 碧不啁不畜鬚髮別編黑白髮蒙首及頸蹉然蒙茸
賜自法王得者以爲榮其通體黝黑如漆特唇紅齒
白略似人者是曰鬼奴明洪武十四年瓜哇國貢黑
奴三百人明年又貢黑奴男女百人唐時謂之崑崙
奴入水不眯目貴家大族多畜之明史亦載和蘭所
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學中富人亦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七

間有畜者絕有力可負數百觔生海外諸島初至時
與之火食果日洞泄謂之換腸或病死若不死即可
久畜漸爲華語鬚髮皆髥而黃其在澳者則不畜鬚
髮女子亦具白黑二種別主奴凡爲戶四百三十有
奇丁口十倍之 飲食喜甘辛多糖霜以丁香爲珍
每晨食必擊鐘盛以玻璃薦以白毯布人各數器灑
薔薇露梅花片腦其上無凡案匕箸男女雜坐以黑
奴行食品進以銀叉嘗食炙 其上坐者悉置右手褥
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食必以左手攫取先擊

生鷄子數枚啜之乃割炙以白縷巾拭手一拭輒棄
更易新者亦為餽餽餽餽凡七日屠牛一次五
日葷食二日素食但不食牛豕肉鰕菜不之禁食餘
傾之一器如馬槽黑奴男女以手搏食酒以葡萄酒
以玻璃高枕檣櫛裹以扶留葉纏以紅綠絨服鼻烟
亦食烟草紙卷如筆管狀然火吸而食之服飾男
以黑氈為帽檐折為三角飾以鑿花金片間用藤形
如笠而小蒙以青絹衣之制止不過腹下不過膝多
以羽毛哆囉辟支金銀絲綴及佛山所織洋綵為之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三

邊緣以錦金銀鈕綴腋間裏以白氈衫袖屬於
腕摺疊如朵蓮袴襪用織文束迫如行膝躡黑革履
約以金銀屈戌衣袴皆有表裏雖盛暑襲之數重裏
有小囊貯鼻烟壺自鳴鐘諸物女則隆冬惟一衫僅
及腰下裳三重一至膝一掩脛一覆其足以五色洋
絹為之髻盤于額希用簪無珥為華鬘貼穿孔前後
手金釧初皆跣足不襪近有丹其革以為履者然短
不納趾出則以錦帕蒙諸首謂之巾縵黑奴男女皆
衣布無冠履色尚白朱紫次之青又次之用諸凶服

人咸佩刀刀尾曳地貴者握藤或以柔韋毀手女握
數珠更有揮扇者屋多樓居樓三層依山高下方

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有諸花果狀者其覆俱
為螺旋形以巧麗相尚垣以甃或築土為之其厚四
五尺多鑿牖於周垣飾以甃牖大如戶內闔雙扉外
結瑣隱障以雲母樓門皆旁啓歷階數十級而後入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廿

錯處應視一家猶獨據繩床臥山川落枕邊曉風明
檻雨暝樹納牕烟屨隨廊響蝸能狀覆回居夷真
不陋翻愛日如年居仙好家徒烏鬼多移風傷
佩慎校業喜書冊富已輸真臘思還戴不波須知天
澤渥推第止空舸極目秋山求舊水四圍千家浮
宅穩一徑鎖烟飯食仰波能及擎留土重歸野心回
橋處化日不私輝居然百大長位極以權專列聯遙
據指為近及肩舞戈富自弩釋甲學行縉縉爾一
隅守蒙鳩繫可堅豈有噬牛晚而能至化工狂花爭
日異因果果界雷風金布三千界鐘鳴十二時至今猶
計得長喘喘落秋風金布三千界鐘鳴十二時至今猶
有臭來此邈邈思野祭初披髮壓樓但乞皮西風霜
殺草春到恐還滋廟位霧臺上義和跡可尋猶如求
野意飲此授時心玉帶隨功出珠船自酌斟唐堯辭
采斲安敢育奇潘組縈名玉玉經陪肖子勤有珠如
月滿若翠可烟熱市國甘豐饒奸民構巧文氣虹霞
盡謗一代沈將軍亦知持至計美利甲東南念彼危
成漏毋吾惜可甘寬難拘眇見禪龜謝名譚那待九

封一才空策獻三自用夷家臘三元近一陽其女伴
昨夜女貨不歸郎藉爾為鰥目海渠有鰥陽試看同
日月風物若殊鄉烟蒿施松栢風苗宅神黃情非忘
華毒利在聚蚊醺為畔知難越因沙勢必眩誤如吾
侶處立艱甘酌喻御惟捺譽善治或霖衣官古聖因
其俗今吾不放說忘管投鼠驗機以好時知二百年
間事從違微問誰好峯螺作營積水玉為環掩映一
樓上蒼茫夕照間林疎將寺獻潮落吐沙還收拾秋
風裏長天淨萬山寓樓舒望迥寒雲葉不成陰
爽檻疎樨臨碧岑蒼脊水分諸島去虎頭山鎖百蠻
深沙含光怪猶沉鐵地訖聲靈舉燄珠若問漢家橫
海列樓船踪跡尚堪尋大有神州九鼎運長風動遠
未須誇紅鯁東靖雞籠島白井南分象郡沙潮滿山
臥爭踏浪日沉海口欲餐霞天然設有山川險四裔
應能守門外為院觀覓微茫樓郁攢金粟晶瑩錢玉
肪凭欄低作供入夜仰為霜院盡為外垣門正落又
儻託蒼岩老高風散遠香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三

為土庫樓下以植百貨其貧者無樓居為庫屋圭寶
其賃於唐人者皆臨街列肆間為小樓率入租寺僧
每肆一區歲租蕃錢十餘圓蕃寺通歲所入幾萬圓
澳城明季創自佛郎機萬歷中蔡善繼由香山令
仕至嶺西道總督何士晉采其言下令廢澳城臺天
啓時徐如珂署海道副使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
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墉垣如珂昌言於兩府曰此
狡夷嘗我也已而夷警寂然而澳垣日築百丈如珂
遣中軍領兵戍澳諭之曰墉垣不毀澳人力少也吾

助若毀不兩日糞除殆盡夷相視暗曰是故為南祠
部郎逐我王豐肅者自是稍戒心今城固而庫大門
一曰三巴門小門三曰小三巴門曰沙梨頭門曰花
王廟門礮臺六最大者為三巴礮臺臺冠山椒列礮
二十八上宿蕃兵臺垣四周為甌窰以置守夜者臺
下為窟室貯炳硝次則東望洋西望洋釋今種望洋
水力一氣日含空船口三巴外潮門十字中魚飛陰
火亂虹斷聲雲通洋貨東西至帆乘萬里風印元
任望洋燈火詩望洋臨絕頂千村燭綵紛照海光搖
電烘天焰結雲鵲橋疑入曉銀漢通斜曛萬里歸帆
近燈花兩臺對峙東置礮七西五餘制與三巴略同
麗紫氛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三

娘媽角礮臺在西望洋下礮二十有六兩環礮臺置
礮三噶斯蘭礮臺置礮七設火藥局於左側通計礮
七十有六大者六十一餘差小銅具四十六餘鐵其
大銅具者重三千觔大十餘圓長二丈許受藥數石
明時紅毛擅此大器嘗欲窺香山澳脅奪市利澳人
乃傲為之其製視紅毛尤精發時以鏡尺量之測遠
鏡度之靡不奇中紅毛乃不敢犯今海宇承平諸蕃
何化以此為天朝守海門而固外圍洵有道之隆
也幸首三巴在澳東北依山為之高數尋屋側落

門制狹長石作雕鏤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綺疏瑰麗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貌如少女抱一嬰兒曰天主耶穌衣非縫製自頂被體皆采飾平畫障以琉璃望之如塑旁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又指若方論說狀鬚眉暨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重輪鼻隆準日若瞞口若聲上有樓藏諸樂器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為擊撞形以機轉之按時發響印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廿

色新短衣長袖稱文身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裏人若葉編成詩皂蓋輿乘出比朱輪年來吾道荒涼甚翻羨澳西有小三巴寺規制差約而軒豁休離禮井頻過之三巴之外庫也有板樟廟相傳廟故辟隘貧蕃拚樟板為之今壯麗特甚龍鬆廟者在澳西北初廟就圯或覆之以蓑崩鬆如髯龍後廟鐘不擊自鳴衆神之恢崇其制仍呼為龍鬆廟王軫澳門竹枝詞心又是獨名姑修齋禱龍鬆廟大施大廟者夷人始哥斯得逐無獨名姑華言禮拜日也至澳所建也在澳東南此外西南則有風信廟蕃既出室人日跛其歸祈風信於此稍東又有望人廟

云東隅曉斯蘭廟印光任蘭寺濤光詩僧樓臨海岸月光晴空知屋伏浩蕩覺天長風外鐘聲齊冷冷萬頃霜北隅一廟凡蕃人男女相悅詣神盟誓畢僧為卜吉完聚名曰花王廟南隅有廟曰支糧如內地育嬰堂制門側穴轉斗懸鐸有棄其子者掣繩響鐸置轉斗中僧聞鐸聲至收而育之別為醫人廟於澳之東醫者數人凡夷人鰥寡焚燭有疾不能自療者許就廟醫其費給自支糧廟尼寺在澳東北局鑰嚴誌女十歲以下許入寺即入終其身不復出雖至親不能入視東南城外有發瘋寺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廿

內居瘋蕃外衛以兵月有廩凡廟所奉天主有誕生圖被難圖飛昇圖其說以耶穌行教至一國國人裸而縛之十字木架釘其首及四肢三日甦飛還本國更越四十日而上昇年三十有三故奉教者必奉十字架每七日一禮拜至期男女分投諸寺長跪聽僧演說歲中天主出遊三巴則以十月板樟以三月九月支糧三月大廟則二月五月六月凡三出遊率先夕詣龍鬆廟迎像至本寺然燈達旦澳衆畢集黑奴昇被難像前行蕃童誦咒隨之又以蕃童象天神被

髮而翼來往騰躍諸僧手香燭步其後又長老僧抱一耶穌像上張錦棚隨從如前儀歲三月十五日爲天主難日寺鐘齊殄越十七日復鳴諸蕃徹酒肉三日雖果餌噉不至飽蕃僧不一類三巴寺僧削髮披青冠斗帽司教者曰法王由大西洋來澳酋無與敵體者有大事疑獄兵頭蕃目不能決則請命命出奉之惟謹其出入張蓋樹旛幢僧擁衛之男女見者輒前跪捧足俟過然後起法王或摩其頂以爲大幸婦女尤信嚮之柯枝國分上三等入曰南昆王族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某

類曰回回曰哲地下二等曰革全皆牙僧曰木瓜最貧賤遇南昆哲地人輒伏地西洋諸蕃風尚大率相類如此龍鬆廟僧亦削髮蒙毡內衣白而長外覆以青板樟廟僧不冠曳長衣外元內白復以白布覆其兩肩噶斯蘭僧服氈布衣帶索草屨不冠不襪出入持蓋是二廟僧有盡削其髮者有但去其頂髮者他如大廟風信花王支根諸廟則係本澳自行林脩禿頂而圓帽被長青衣無妻室而左右列侍蕃女於廟於家惟所便蓋火居衲子之流其通曉天官法會遊

京師者皆留髭鬚解華語分住各廟中諸僧往來蕃人家其人他出徑入室見其婦以所攜藤或雨緞置諸戶外其人歸見而避之惟三巴戒律恭嚴蕃婦入寺者爲之持咒禳解寺僧不苟出入卽出必以人伴之書其名於版以爲志尼曰聖母其敬奉尤甚於法王一女爲尼一家爲佛眷家人羅重辟得女尼片紙立宥之然必捐千金致諸公故入寺者鮮寺中尼凡四十有奇夷目右兵頭遣自小西洋率三歲一代轄蕃兵一百五十名分戍諸礮臺及三巴門蕃人犯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某

法兵頭集夷目於議事亭或請法王至會鞠定讞籍其家財而散其眷屬上其獄於小西洋其人屬獄候報而行法其刑或戮或焚或縛置礮口而燼之夷目不職者兵頭亦得効治其小事則由判事官量予鞭責判事官掌刑名有批驗所掛號所朔望禮拜日放告地告者先於掛號所登記然後向批驗所投入既受詞集兩造聽之曲者予鞭鞭不過五十亦自小西洋遣來理事官一曰庫官掌本澳蕃船稅課兵餉財貨出入之數脩理城臺街道每年通澳會舉誠樸殷

雷一人爲之蕃畫二名皆唐人凡郡邑下牒於理事官理事官用呈稟上之郡邑字違漢文有蕃字小印融火漆烙於日字下緘口亦如之凡法王兵頭判事官歲給俸一二千金有差理事官食其所贏不給俸外紅棍官二等曰大紅棍曰三紅棍大紅棍於夷人就輿時察其貲財而籍記之詢其人以若干送寺廟若干遺子女若干分給戚屬詳書於冊俾無後爭二紅棍於夷人既歿有子女俱幼不能成立者卽依大紅棍所開應給之數撫育其子女而經理其餘財待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某

也其俗以行賈爲業富者男女坐食貧者爲兵爲梢工爲人掌船舶婦女繡巾帶炊餅餌糖果粥之以餬口凡一船貨直鉅萬家饒於財輒自置船問其富數船以對貲徵者附之或數十主同一船每歲一出則數十百家之命繫焉出以冬月冬月多北風其來以四五月四五月多南風計當返則婦孺遠舍呼號以祈南風脫卒不返相率行乞於市乞者常千人然性侈稍贏於貲居室服食輒以華靡相勝出必張蓋乘輿相見脫帽以爲禮以冬至後七日爲歲首插柳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某

燕飲不脩賓主揖讓之節飲酣則擲玻璃盞以為樂
日晨興食已皆臥聞兩點鐘而起暮張燈作人事夜
分乃息兩點鐘者日為午夜為子也重女而輕男家
政皆女子操之及死女承其業男子則出嫁女家不
得有二色犯者女愬之法王立誅死或許悔過則以
鐵鈎鈎其手足血流被體而後免女則不禁得一唐
人為輩皆相賀婚姻不由媒妁男女相悅則相耦婚
期父母攜之詣廟跪僧誦經畢訊其兩諧即以兩手
攜男女手送之廟門外謂之交印廟惟花王大廟風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手

信三分蕃戶而司其婚餘皆否尤薄於送死家有喪
號哭不過七日不炊親友饋之食無棺槨昇支椁廟
公匣至殮以布帛覆以單僧鳴鐃前導赴素所禮拜
之廟而葬之既至出諸匣富者入貲多訖於天主前
穴地藁葬鐃志姓名於石貧者葬廟外其富者又分
貲獻諸廟葬之日爭為鳴鐃其妻子迄無一送者故
僧以日饒葬踰年出骨瘞之他所如肉謂獲罪不
上昇僧鞭其屍而掩之需其化而改葬喪期或一年
或數月有吉事卽不至期亦釋服產子未滿月而夭

徧告戚友聚而焚香置諸盤插花纏綵送廟中葬之
僧勞其父母以鐵謂之仙童遇黑奴無道不匹配銅
之終其身示不蕃其類也無族姓親屬白多瑪著聖
教切要竊中土五服圖為同姓外親四代之圖叩之
澳夷實嘗如門度十字架謂之聖架諸廟每日卯扣
鐘以迎神酉扣以送神是日三點鐘聞者必蒲伏持
咒雖道路不廢歲十月省楮為紅毛夷縛而走於市
諸蕃手椎追擊之詈而出歌而入晚則焚于野明季
紅毛奪澳市澳夷怨之切歲有舉所以志之也 蕃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世

船視外洋夷船差小以鐵力本厚二三尺者為之銅
以瀝青石腦油研以獨鹿木束以藤縫以椰索其碇
以鐵力木杪底二重或二檣三檣度可容數百人行
必以羅經掌之者為一船司命每船用羅經三一置
神樓一船後一桅間必三針相對而後行向編香字
號由海關監督給照凡二十五號 光任 分守時有一
十六號比 汝霖 任內止一十三號二十餘年間飄沒
殆半澳蕃生計日絀其夷目舶稅上貨抽加二次加
一五又次加一小艇旦三板長丈餘張紅油革幔以

二黑奴駕出不越澳夷目亦乘轎其轎方長如概人從頂蓋上出入則仍以頂板覆之昇者四人止則揭板以出編竹葉爲繖白竹爲柄一人執繖前導一人負板箱二人執長鎗以從近改用黃油大轆其柄朱其旒采又有軟轎有硬轎軟轎結繩爲之形如大箕硬者以木皆無帷蓋仰臥而昇之承肩之木曲如弓以采以斷女則用前所爲如櫃者然亦旁啓門出入法王轎制如內地障以玻璃飾以珍貝華美無敢與儷者 草之屬有菖蒲康熙六十一年暹羅貢大西洋菖蒲十本葦菱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世

蘆薈葡萄白豆蔻肉豆蔻茶藤天寒始花芬郁異常傳今種茶藤花詩南海茶藤露千瓶出此花配顏因白口噴面即紅霞色著露衣客香歸釀酒家摘防纖手損朵采刺交加玫瑰同名族南人取曬糖全添紅餅色半入絲尊香露使化頭重霞爭酒暈光女兒兼粉果相儷蓮蔓生籬落間花初開如黃白蓮十餘出及春陽陳恭尹西蕃蓮花歌西方佛有青蓮眼西蕃花有青蓮產朱絲作蔓碧玉英綠繞疎籬意何限世間只向紫與黃此花無色能久長百花香者爭高價此花久不售自開謝唯有幽人最悵懷竟日盤桓倚僧舍久之十餘出者皆落其蕊復變而爲菊故又名西洋菊釋令種西洋菊詩枝枝花上花蓮菊牡丹以葉爲花互相變惟有西洋人朝朝海頭見牡丹以葉爲花羅天尺醉花歌走筆和李崇球答劉使君贈西洋牡丹原韻嶺南十月梅如雪梅開萬木俱少苗我來赤

花洲上遊醉花醒見下弦月至人有歌花下老因花作歌寫懷抱自言嶺外南枝花何似牡丹西洋西洋牡丹藥作花贈自使君情尤好金帶芍藥不足言玉堂蓮花誰更道有葉苦心堪笑荷無藥生棘却憐葉花開飲酒人盡歡花落殘紅人盡憐何如此花葉即花五色天成非浣皂以香尋香何處求味外得味必論中外超羣未許誇文藻因花漆酒飲復醉自恨從人討我讀君歌憶使君儼然身在蓬萊島生材何見花苦不早姚黃魏紫富貴家醉後直供一筆掃十年重憶在官衙祇尋月貴誇續葩焉知再上長安道江上朝雲變暮霞何貴非賤何葉非花但醒即客但醉即家我欲將花問天帝百花皆作此花例更開酒量如長鯨一日葉利一名耶悉若花開千葉香最烈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世

如膏陸賈曰南越之境百草不香此花移自別國不冰何隨水土而變不知蕃人一種尤勝也慈如獨蒜而無肉縷切爲絲玲瓏滿盤以之餉客味極甘辛諸蔓生如瓜蔓根如山藥其皮薄而朱去皮可生食熟食色如蜜亦可釀酒閩人截其蔓以來今徧於八閩五嶺間曰蕃諸從其本也木之屬有紫檀木烏木一曰茶烏堅而不脆入水則沉紫檀木黃花木影木泡木質似腐而韌輕如楮貯物玻璃器中以之塞口則氣不外洩波羅樹今南海神廟前一株最古蕭梁時西

域達奚司空攜種入中國者一名優鉢曇無花而果

大楓子木鼈子梔子花胡椒產粵者為土椒洋椒色

深黑多皺味辣中土貴之故舶貨惟椒多羊桃如田

家礪碌狀又曰五稜子學產味酸澳門數株高六七

丈種自西洋來花紅一帶數子大而甘橄欖甜荔枝

酸荔枝康熙六十年退羅貢大西洋青果十又有

蕃荔枝大如桃色青似殼非殼擊之中有小白瓢黑

子味如波羅蜜康熙三十八年駕幸杭州總兵藍理進之貝多羅葉大而

厚梵僧嘗以寫經唐詩貝葉經文手自書是也花大

澳門記畧下卷澳蕃篇

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紐白色近蕊則黃有香甚穉

落地數日朶朶鮮芬不敗丁香樹高丈餘葉似櫟花

圓細而黃子色紫有雌有雄雄顯小稱公丁香雌顯

大其力亦大稱母丁香蕃人常口含嚼以代檳榔亦

嘗釘之牛羊肉中蒸煮而食山茶有紅白二種皆重

莖千層性畏寒而花色絕勝宋學洋山茶詩淺紅朶

寶珠欲把鵝溪圖異種徐熙手筆此時無海船春風

初到時空簾微雨挹芳姿從來那尹多相如吩咐牡

丹開禽之屬為鸚鵡有大紅者毛內黃大綠者毛

內赤每抖撒其羽則陸離炫目有純白者五色者翅

作翠縹青黃裏白腹者其五色鸚鵡常棲丁香樹上

以丁香未熟者為餌子既收則啄其皮能兼吞漢語

性畏寒然撫摩其背則瘖倒掛鳥身嫩綠色額青習

前一朱砂點頂有黃茸舞則茸開每收香翅中時一

放之氣氤滿室又轍自旋轉首足如環以自娛釋今

已食沉水烟復藏翅翅內鵲類不一有頭高尾趨備

時放烟氣氤氳中香久在

黑白雜色者有短足昂首毛片如鱗與孔雀彷彿者

有駝雞高三尺許花冠翠羽背有雙峯似駝肉鞍可

乘能食鐵石大名詩廣南異物進駝雞錦背雙峯一

澳門記畧下卷澳蕃篇

西又有火雞毛純黑毳毳下垂高二三尺能食火吐

氣成烟又雞大如鵝羽毛華采吻上有鼻如象上屈

於冠可伸可縮縮止寸餘伸可五寸許喙間無毛有

物如瘦平時味與冠色微藍怒則癢起而冠赤血痕

於鼻垂垂有下尾張如孔雀屏雌者如常雞差大謂

之異雞非綬雞也綬雞曰旨鷄其綬藏於咽下小囊

每吐之爛然文錦謂之錦功曹西洋亦時有之鴨如

小鷺有冠綬毛羽斑斑然有鳥無足腹下生長皮如

筋纏於樹枝以立毛五采名無對鳥一鳥名厄馬最

大長頸高足翼翎美麗不能飛足若牛蹄善奔走馬不能及卵可作杯器卽今番船所市龍卵也又有巨鳥其吻能解百毒一吻直金錢五十駱駝鳥首高於乘馬之人行時張翼大如棚腹熱能化鐵獸之屬爲象爲犀爲獅象有識人言者命負物至某處往輒不爽又象極大一牙重至二百觔犀角照之有血暈四周圓整淫沸酒有香蕃人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有黑熊黑猿白虎白獺有小白牛大如犬斑衣有肉峯如橐駝有小鹿長僅二十許雙角嶄然狗以小者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其

爲貴有黑者有黃色者蕃人與之同寢食其稍大而長毛禿從深目短喙如獅子者尤獐醜又有般第狗晝潛於水夜臥地以黑者爲貴能嚙樹木其利如刀獐獐似貓而大高足而結尾有黃白黑三種善捕鼠海鼠大至百觔者嚙其目而斃之蕃人子女臥起抱持又貓有肉翅如蝙蝠能飛宋太宗有桃花大明時太內貓大皆有官名食俸此類是己有獸如貓名亞爾加里亞尾有汗得之爲奇香有乳羊頂生兩乳下垂又山產異羊一尾重十觔獨角獸大如馬毛色黃

頭有角長四五尺其銳能觸大獅若誤觸樹則角不能出反爲獅斃角色明作飲器能解百毒有獸似羊腹內生一石可療百病名曰把雜爾有海馬其牙堅白瑩淨文理細如絲髮可爲念珠等物蟲之屬有蜘蛛名曰大懶毒辣凡螫人受其毒卽如風狂中人氣血比年必發瘡其疾以其人本性所喜音樂解之有蛇大而無目盤旋樹間凡獸經其旁聞氣卽縛之樹間而食海蝦蟆與石同色饑則潛身石內鼻吐紅綫如小蚯蚓以餌小魚鱗介之屬曰仁魚皆負一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其

兒登岸嘗偶傷兒兒死魚亦觸石死取海豚者嘗取仁魚爲招每呼仁魚入網卽入海豚亦與之俱俟豚入盡復呼仁魚出而網海豚曰刺瓦而多魚鱗堅尾脩利爪鋸牙其行甚遲小魚百種隨之以避他魚吞啖生子初如鵝卵漸長至二丈許每吐涎於地人畜踐之卽仆因就食之凡物啓口動下頰此魚獨動上齧人遠則笑近則噪故西國稱爲假慈悲鱗類也然其腹下有軟處仁魚審利能刺殺之又有乙荷滿大如貓善以泥塗身令滑俟此魚張口輒入腹嚙其五

騰而出又能破壞其卵曰把勒亞魚長數十丈首有
二大孔噴水上出見海船則昂首注水船中頃刻水
滿船沉遇之者以盛酒巨木罌投之連吞數罌俛首
而逝淺處得之熬油可數千觔曰飛魚僅尺許能貼
水而飛有狗魚善窺飛魚之影伺而啖之飛魚急輒
上舂爲人所得舟人以雞羽或白練繫利鈎飄揚水
面爲飛魚狀狗魚躍而吞之亦被獲曰風魚可以占
風暴爲脂掛於房以其身首所向卽爲風起之方一
魚長丈許有殼六足是有皮如欲他徙則豎半殼當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廿

舟張足皮當帆乘風而行名曰船魚有蟹徑踰丈其
螯以箝人首立斷其殼覆地如矮屋然可容人臥
食貨則有厚福水藥水花露水卽薑薇水以琉璃瓶
試之翻搖數四池周上下者爲真茶藤露以注飲饌
蕃女或以露灑人衣高唐薑薇露鹽手詩鬱估海帆
廻銀兒王承開血餘香蒲手拾
花來藥露有蘇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
計永片油以瓢計有蕃鹽有辣茶茶以枚計酒以白
葡萄爲上紅葡萄次之所謂色如琥珀氣類貂鼠者
又有葡萄紅露酒葡萄黃露酒皆以瓶計外貯以道

有西國米色紫柔滑益胃和脾僞者以葛粉爲之煮
之輒化有燕窩鳥白二色紅者尤佳吳偉業燕窩詩
海燕無家苦爭
衙白小魚却供人采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
壘美巢營玉壘虛大官求遠物早獻上林書有海參
無刺有糖醃百果康熙五十九年西洋
貢糖豆一櫃計六罐有蕃餹餹上
貼金勝下烙乳酥如紙薦之有鼻烟上品曰飛烟稍
次則鴨頭綠色厥味微酸謂之豆烟紅者爲下又有
鴉片烟初如泥炮製之爲烟有禁勿市珠以意蘭者
爲上土人取蚌置日中晒之俟其口自開然後取珠
鮮白光瑩有大如雞卵者光照數里其大如豆似夜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廿

光中空易碎者謂之玻璃珠洋珠之下乘也有珊瑚
島下多珊瑚初在海中色綠而質軟出水則堅有紅
黑白三種紅者堅而密白黑者鬆脆波羅尼亞多琥
珀曰金珀曰水珀寶石大如巨栗者曰紅韃韃金剛
石出鷲鳥糞中以之鑄鑲無堅不破五色鴉鵂石玻
璃古稱瑠璃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
種瑠璃是也或曰千年積水或曰以自然灰治石爲
之大抵以藥燒成潘尼所謂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
不能喻其清者也瑪瑙以中有柏枝及五色纏絲者

爲上白者爲殷水晶色白古稱大食國以爲屋柱是洋品也咖石喻褐色金星的燦初相誇尚邇鮮有購者吸毒石出西洋島中毒蛇腦中石也大知扁豆能治毒火石紅毛者尤佳若蜜蠟玳瑁法瑯若龜筒貓睛鶴頂麒麟竭并服爲布鳥服爲絨爲緞爲紗布有紅有白有藍有花有織金頭有基子紋有柳條紋細者謂之幼濶者廣四尺爲被爲褥爲帳爲大小漫天漫天者仰塵也大者縱數丈衡丈餘亦獨幅絨以紅爲上有黃有藍有黑有藍質紫花爲天鷲絨爲大呢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卑

爲小呢緞有金絲有銀絲有金銀絲皆以金銀抽綫和絲織之有金花緞有羽緞冬服之羽紗春秋服之備諸色可以却雨唐安樂公主使尙方合百鳥毛織爲帟正視傍視各爲一色日中影中各爲一色而百鳥之形狀皆見齊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爲裘華貴無比滿刺加所云瑣襖鳥毳爲之紋如紈綺者也有哩吱緞亦備諸色新語謂西北多獸服東南多鳥服然異物志言大秦國以野蘭絲雜羣獸五色毛織爲毼能狀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奇萬變明一統志言瑣

里國產撒哈刺布以毛織之蒙戎如毡毼有紅綠二色則是西南亦尚獸服且可爲布今賀蘭有大毡西洋有大花絨毡今之毡古之所謂罽也又有火浣布今罕有市者及後宋火浣布詩楚人一炬失秦宮不入頁開華蟲將同試玉殘灰冷何憚章身外斯蒙却火浣沙消息渺祝融方代庭奇功香之品莫貴於龍涎每兩不下百千次亦五六千以大食國出者爲上西洋產於伯西兒海林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烟縷有龍腦梅花片腦皆樹液所結有巴爾酥麻香卽安息香伽楠香剖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卑

之香甚輕微然久而不滅他如檀香降香速香乳香衣香品類尤夥有錫堅而白製器如銀久不渝色鉗市自內地至彼每鉛百觔煉取銀十餘兩仍載入內地而售之金亦自內地出然爲鍍爲鑲爲法鄉爲金銀巢絲靡不精者銀皆范錢錢有數等大者曰馬錢有海馬象次曰花邊錢又次曰十字錢花邊錢亦有大小中三等大者七錢有奇中者三錢有奇小者錢餘或言呂宋行銀如中國行錢故轉輸及於諸國然明史載西洋忽魯謨斯交易用銀錢而貝喃國用小

金錢名曰巴南則行使早偏於二洋然易滋偽十字
錢尤甚有銅不時至硫磺買船多以之壓舟然有厲
禁有洋紅有洋青洋紅特貴白銀一金易一兩四兩
金色殊鮮麗可以歲以之供內庫有漆可飾器有火
漆圓長如指經正三年大西以印以紙器用有天
文器兵器樂器三巴寺有十二辰槃揭之定時臺前
俟其時鐘動則蟾蜍移指某位自鳴鐘有數種曰桌
鐘曰挂鐘小者圓如銀鍍皆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
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于初十二聲鳴時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望

八音並奏者謂之樂鐘欲知其辰而非其應鳴之時
則掣繩轉機而報響謂之問鐘小者亦可問自行表
大小銅日規月影以及璇璣諸器又一物如鷺卵實
沙其中而顛倒滲泄之以候更數名曰鷺卵沙漏天
鏡語具礪臺記焉鏡有長鏡有手鏡有百來火鏡其
小者可藏于衣袂之中而笑發于咫尺之際皆精鐵
分合而成分之二十餘事合之牝牡索綯相茹納紐
篆而入外以鐵束之五六重圍四寸脩六七寸小石
如豆諸度函外鐵牙摩戛則火激而鏡發有鏡必有

帶采革爲之或有繡者凡帶一佩可插小鏡二十謂
之機鏡一名覲面笑區懷瑞機鏡銘有械咫尺出自
珠陳煉鋼而作輻輳委蛇洞空索綯節短勢長旋螺
屈蛟魚乙吟分大牙鑄錯關鍵相須石金噴薄渾合
自然不焚而灼激射措度等於戲虐迅擊萃丈不爽
鑄鉄蛇胎重器弓提于茲觸光毫末鋒鏑爲成變生
在席狃而不知明信在躬聖又有絨銀花火器刀狹
鐵是衣君子警斯毋中于微而長制如魚腸劍有可盤曲如帶者劍俠傳載神謬
畜一劍可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
若其帶寶則舒屈無方所謂繞指彎刀也刀頭二層
一置羅經一置遠視鏡有長劍短劍又有銀柄武器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望

其割食小刀輕薄如紙以金珠珊瑚琥珀飾靶三巴
寺樓有風琴藏葦積中排牙管百餘聯以絲繩外按
以囊噓吸微風入之有聲鳴嗚自橫出八音並宣以
和經唄甚可聽梁迪西洋風琴詩西洋風琴似扇笙
短長大小遞相承以木代匏囊用革一提一壓風旋
生風生簧動衆竅發牙籤受擊音碎句索之三巴層
樓上十里內外咸聞聲聲非絲桐乃金石入徵出壯
盈太清傳聞島粵多工巧風琴之作亦其徵我友今
世之儒將巡邊昨向澳門行會長歡迎奏此樂師旋
傲作神事精器成更出澳盤上能令焦殺歸和平發
嶺泰樓櫺細碎驚風偏喜交洪鳴雄中黃鐘雖仲呂
洋洋直欲齊成簇他日朝天進樂府定有神鳥來儀
庭有銅絃琴削竹扣之錚錚琮琤然是則鞞鞞所未

隸而梵離之別部也銀壘絲為瓶及瓶中花樹為船
船有四輪者為花盤至以鑲珊瑚水晶為箱為素珠
有鐵花盆香枕囊烏木鑲青石黃石花石几案諸色
素珠諸色鼻烟壺玻璃為屏為燈為鏡釋今種玻璃寶月擊碎作玻璃絕勝菱花鏡來從洋以西鑄石那能似玻璃出自然光合秋水影尺寸亦空天
照身大鏡有千人鏡懸之物在鏡中有多寶鏡合
衆小鏡為之遠照一人作千百人有千里鏡可見數
十里外有顯微鏡見花鬚之蛆背負其子子有三四
見蠅蝨毛黑色長至寸許若可數有火字鏡有照字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罽

鏡以架皮而照之有眼鏡西洋國兒生十歲者即戴
一鏡以養目明季傳入中國李敏眼鏡詩西域傳奇有耀相隱以為明暇日吟詩與交年又以為壺為杯
為楸枰君繼吾照未敢負餘生為之有大至十餘觔者又一種
細如箸棉絨為心盤折如膏環鐵子欲然則引長其
燭息則仍盤之可入巾箱明而耐久有阿喇達燭臺
名聚耀臺有藤簾有菱文席或單或複單者佳有紙
被長丈餘如蘭而空其首可以禦寒其紙上者以樹
皮治薄如美婦之肌拊不停手次亦搗楮為之質厚

而白有柳條文中有蕃像面滿以礬大者計番小者
計葉筆以木為之如冠替又有蕃銀筆筆架以諸珍
寶為之釋今種謝西洋郭史惠珊筆架詞何年沉親勞如意擊重向玉臺臨才像徐陵甚難為筆時分來烽火相持作筆牀先小架宜斑管長書得錦箋歸憑纖手潤金使大紅鮮未有瓊瑤報殷勤奏短篇有器曰規矩中藏筆牘雖
削啖以小革囊可以佩其裝書如朱板法以漆革護
之用金銀屈戌鉤絡若坤輿外紀載熱爾馬尼國人
能於戒指內納一自鳴鐘有一大鏡能於二刻間連
發四十次贖園雜誌載西洋人至以皮帛製嬴婦秘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罽

之匣中抽匣納氣則忽然通體肥澤如祕辛所云抱
臑頸擁之衾中謂之出路美人銀一流購一軀八面為一
流則淫巧之尤者已其技藝莫先於歷學今之所
謂西法也自利瑪竇由澳門轉入八閩至金陵出其
渾天儀量天尺勾股舉重算法留都臺省并其徒龐
迪我等咨送入京不果用而利瑪竇卒瑪竇居粵二
十餘年盡通中華言語文字其人紫髯碧眼顏如桃
花年五十餘如二三十歲人見人膜拜如禮人故樂
與之交李日華贈利瑪竇詩雲海盡朝日乘流信采霞西來九萬里東流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

樓卽是家郵堪作
歸夢春色任天運

其言天有三十二重地四面懸空
日大於地地大於月地之最高處有開口月行度適
當闕處則光爲映蔽而食五星高低不一火最上水
最下金木土參差居中故行度周天有遲速皆著圖
而立說焉萬歷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朔日食監官
推算多謬朝議將脩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
洋人龐迪我能三拔等深明歷法其所攜書有中國
載籍所未及者當令譯出以資採擇翰林院檢討徐
光啓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歷理可與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聖

勉我等同譯疏入留中四十一年之藻又以爲言崇
禎二年五月己酉朔日食禮部侍郎徐光啓依西法
預推分數與大統回回所推互異已而光啓法驗餘
皆疎禮部侍郎翁正春因請倣洪武初設回回歷科
之例令勉我等同測驗從之開局於首善書院以光
啓督之光啓因舉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玉
函卒又徵西洋人湯若望羅雅谷譯書演算六年十
月光啓病以山東參政李天經代之光啓尋卒明年
命滿城魏文魁入京測驗立西洋爲西局文魁爲東

局合大統回回凡四家天經進光啓督脩歷書二十
九卷并日晷星晷星屏星球圖諸器且預推五星
凌犯會合行度其度分暑刻畢驗而文魁說緒八年
天經又上歷法條議二十六則是時西法書器俱全
屢測交食凌犯俱密合但魏文魁等多方阻撓內官
實左右之以故帝意不能決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
曉望月食天經及大統回回東局各預推虧圓食甚
分秒時刻天經恐至期雲掩乃按里差推河南山西
所見時刻奏遣官分行測驗其日天經與羅雅谷湯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聖

若望大理評事王應遴禮臣李焯及監局守登文魁
等赴臺測驗惟天經所推獨合已而河南所報盡合
惟山西以雲掩無從考驗十年正月辛丑朔日食各
局預推如前食時亦惟天經爲密明年詔仍行大統
歷劾求參考西法與回回科並存迨十六年三月乙
丑朔日食測又獨驗八月詔西法果密卽改爲大統
歷法通行天下未幾國變崇禎十四年總歸義去
矣其最精者漢維下問太初歷以鍾律曆一行大行
歷以著策元郭守敬授時歷以神機皆稱推驗之精
而晷景爲近然用之既久皆不能無差蓋天與日月
星辰其體皆動而其最不可測者常在於秒忽之間

推移盈縮聖智有不能盡窮故雖以時分刻刻分秒
非不至細而差之半秒積之歲月則踈離脫臆皆不
合原算此治歷之所以難也我皇上因監法少差特
置西法一局令禮臣徐光啟領其事而寺臣李天經
陪臣湯若望等與欽天監張守登諸臣觀面講求逐
年推較十餘年來如日月交食五星伏見之類臣等
歷經會同赴觀星臺占測而御前亦用赤儀器親自
臨驗西法北監法實為密近固昭然不待辯者守教
成歷時嘗言天體難測須每歲創驗修校庶幾可使
如三代日官世其職未嘗自以為足也高皇帝精
於觀天雖用守教歷而特令劉基召集天下律歷名
家者赴京詳議復自製觀星盤天文分野諸書且別
立回回一科亦未嘗以守教之歷為足也蓋其慎也
當時博士元統成化中郎藻正德中鄭善夫嘉靖中
華湘萬歷中邢雲路諸臣皆以差訛疏請更正今得
西歷與之較驗而舊歷之不能不差則守教固已自
言之矣臣等尚書林欽仲向與臣等詳察經緯新歷
誠如所言交食節氣用新神終月令諸款用舊未為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吳

不可而再四商確有不得不鄭重者舊法用日度計
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用黃道短度西
法用黃道緯度雖微有不同然其黃赤儀器與守教
簡儀仰儀候極景符玲瓏立運等儀亦皆相似特守
教之徒沿習不察耳自古歷法輟數十年一改而守
敬之歷行之已三四百年矣小差者惟日月交食時
同刻異無大懸絕至置閏之差起於春秋分所差二
日而西歷定分之日即舊歷所註晝夜各五十刻之
日也在今日西法較密在異時亦未能保其不差則
一番更改良不易言據天經原疏會請將在局生儒
盡收之欽天監以便隨時測驗將新法暫附大統以
便公同考証而前奉明旨亦令監官張守登等於交
食經緯測驗弦望年注有差者亦未參攷又以新法
推測屢近著照回同科例收監學習實為得之似宜
較下另立新法一科遇交食節氣同異據法直陳以
俟測驗而後徐商更改庶有當乎其李天經及
陪臣湯若望中書王應遴新局官生黃宏憲等累年
新歷書一百四十餘本日曆星曆星屏闕簡諸

器多歷家所未發專門勞勩積有歲年似宜量加叙
錄而該監官生學習則有會典按月按季課試殿行
賞罰之例所當重加申飭者也乃臣等區區之愚猶
有進焉歷為敬天授民設也敬天在順時布令觀變
警心其所重莫如刑賞授民在東作西成南詠朝易
其所重莫若農桑故堯舜之歷以釐工熙績為欽天
而所重莫若農桑故堯舜之歷以釐工熙績為欽天
之流斤斤於時刻分秒之末而已凡歷數始於河圖
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為五百五十五以五乘之為二
千七百五十五自洪武元年戊申距今壬午蓋二百七
十有五年矣實為河圖中候宜修明禮樂先德後刑勸
民農桑敦崇仁厚以昌扶國脉基萬年有道之長其
斯為治歷之本務乎漢儒言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
人故立羲和之官以節授民事奉順陰陽則日月光
明風雨時節災害不生我皇上敬天勤民同符二祖
故知有敬授精意非臣等迂陋所能測識萬一也
國朝順治元年以西洋新法推算精密詔用之二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吳

年書成以
太宗文皇帝天聰二年戊辰為天正冬至子正起算周
天用三百六十度度法六十分每日九十六刻刻法
十五分其朔望節氣時刻太陽出入晝夜長短京師
與各省皆依北極高度東西偏度推算康熙三年復
用舊法已因舊法不密用回回法七年 命大臣傳
集西洋人與監官質辨測驗正午日影明年遣大臣
赴觀象臺測驗遂令西洋人治歷初書面載欽天監
依西洋新法字及是去之十三年新儀成凡六座曰

黃道經緯儀曰赤道經緯儀曰地平經儀曰地平緯儀曰紀限儀曰天體儀雍正三年律歷淵源書成以欽天監無可治理之處其治理歷法之銜改爲監正有滿漢監正滿者掌印漢者用西洋人有賜爵至侍郎者南懷仁兼工部侍郎戴進賢兼禮部侍郎其餘爲監正監屬者不可勝數今監正劉松齡右監副郎顏監副鮑友曾皆西洋人三巴寺僧世習其業待其學成部牒行取香山縣護之如省督撫資遣入監自義和失其世守古籍之可見者僅有周髀而西人渾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辛

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說地圓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範圍史稱旁搜博採以續千年之墜緒亦禮失求野之意信矣其國有小學中學大學分四科曰醫曰治曰教曰道道卽歷法字以二十三母互配而成凡萬國語言風雨鳥獸之聲皆可隨音成字其書右行與梵書同鄭樵所謂梵以口傳故梵有無窮之音筆以目傳故華有無窮之字者在澳蕃醫有安多呢以外科擅名久其餘技則有西洋畫三巴寺有海洋全圖有紙畫有皮畫皮扇面畫玻璃諸器

畫其樓臺宮室人物從十步外視之重門洞開層級可數渾渾如第宅人更眉目宛然又有法瑯人物山水畫織成各種故事畫繡花畫天主教者西士曰

天主耶穌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生於如德亞國爲天主肇生人類之邦西行教至其國奉之至今甚且沾染中土誘惑華人在明則上自公卿下逮士庶遍奉詔禁而博士弟子尚有信而從之者其徒著書闡述多至百餘種士大夫又爲潤色其文詞以致談天言命幾於亂聰今就澳門取其書觀之所云五經十誡大都不離天堂地獄之說而詞特陋劣較之佛書尤甚間嘗尋求其故西洋諸國由來皆崇奉佛教回回教觀其字用梵書歷法亦與回回同源則意大利亞之教當與諸國奉佛奉回回若無異特其俗好奇喜新而競勝聰明之士遂攘回回事天之名而據如來天堂地獄之實以兼行其說又慮不足加其上也以爲尊莫天若天有主則尊愈莫若益其好勝之俗爲之不獨史稱歷法云爾也西士之言曰佛云世尊道云元始天尊孰知佛若小西天竺人產於周季

澳門記畧

下卷

蕃篇

壬

未有釋氏之前已有天地既有天地之後方有釋氏
安得爲天地神人之主而爲上下所獨尊乎若老氏
總爲人類中之人何得稱爲元始天尊又曰盤古不
過爲天地中之一人安可謂天地萬物之造其言可
謂辨已盤古生上古老氏生商佛生周皆人也皆不
能生天生地生萬物也然則耶蘊生於衰漢又獨非
既有天地之後人類中之一人耶攻佛攻老攻古帝
乃所以自攻嗚呼妄矣而矧其誣天而蔑倫者不可
訓豐餌而致衆者尤不可問耶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聖

教堂以正人心以維風俗事竊惟我 皇上天縱聖
神宗儒重道數十年來海內嚮風唐虞三代之隆不
見是也切見西洋之人歷法固屬精妙 朝廷資以
治歷故館 京師待以優禮於理允宜不謂各省建
立天主教堂甚盛邊海地方如浙江廣東福建尤多
臣蒞任以來細查確訪見其徒衆日廣意誠有未安
者敢竭其愚焉凡人之生由乎父母本乎祖宗而
原皆出於天本開舍父母祖宗而別求所爲天者亦
未聞天之外別有所謂主者今一入其教則一切父
母祖宗復置不祀且駕其說於天之上曰天主是
天而滅倫也凡舜禹湯文武列聖相承至孔子而其
道大著自 京師以至於郡縣立廟奉祀數千年來
備極尊榮之與今一入其教則派視孔子而不拜是
悖天而慢聖也且 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天主教不
祀父母祖宗 皇上行釋奠之禮而天主教不敬先
聖先師持其金錢之多煽惑招誘每入其教者紳士
平民分銀若干各以次降臣愚以爲漸不可長且入
教之人男女無別混雜處有傷風化閭閻地方如

福州泉州興化漳州福寧州等沿海各郡縣布置尤
多每教堂俱係西洋人分主焚香開講收徒聚衆日
增月益不可禁止誠恐其意有不可測臣以非才謬
膺特達之知授以嚴疆重任夙夜祗慎惟恐無以上
報 主知此事尤臣在閩所目覩而不得不言者故
敢竭愚誠伏望特降明詔凡各省西洋人氏俱令
同歸本籍其餘教徒盡行逐散將天主堂改作義學
爲諸生肄業之所以厚風俗以防意外倘其不時朝
貢往來則令沿途地方官設館供 昔西人有行教於
億足矣臣不勝惶悚隕越之至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聖

安南者舉國惑之王患之逐其人立二幟於郊下令
曰從吾者着之立赤幟下否則立白幟下立殺之竟
無一立赤幟下者王怒然礮殺之盡至今不與西洋
通市至則舉大礮擊之西人亦卒不敢往倭亦然噫
羅巴馬頭石鑿十字架架於路口武士露刃夾路立商
其國者必踐十字架路入否則加刃雖西人亦不敢違
又埋耶蘇石像於城闕以蹈踐之蓋諸蕃嚴惡之如
此中土人士乃信而奉之如恐弗及明臣蔣德璟序
破邪集且爲調停其間夫巡揚歸儒歸斯受之猶可
說也援儒入墨援而附之不可說也必如
聖朝用其歷法而放斥其邪教夏乎尚哉度越千古有
由也 西洋語雖侏儻然居中國久華人與之習多
有能言其言者故可以華語釋之不必懷鉛握槊如

井汲酥	石畢打喇	山打度	一時候可	今月依時	十一月補	七月欲爐	三月并爐	三月并爐	澳門記畧	發風颶	東參時離	夜亞內	雨租華	月龍呀	譯殿於篇	亦稱譯從古邦畿在西北不言寄尊王畿也名曰澳	北曰譯東南曰寄然傳云重九譯統九爲言雖東南	揚子遠訪計吏之勤也定州薛俊著日本寄語謂西
屋家自	水了古	海打喇	一月候尾	今日依時	十二月補	八月亞歌按	四月亞比列	四月亞比列	下卷 澳落篇	無風	南燕	半夜貓亞內	晴幫顯布	星意事參	天地類	天消弄		
舖架	路監尾	澳可古完	天陰以土果	今時依時	去年沙圖	九月雪添補	五月并爐	五月并爐	番	有風可挽度	西賀核時	冷非了	早賒圖	風挽度	日校爐			
街蘆呀	牆霸利地	島以里了	地爭	一年候受	今年依時晏	十月愛都補	六月欲飲	六月欲飲		風大挽度架	北諾伯	熱堅的	午妙的呀	雲奴皮				

貧波比梨	引水央地	唐人那	和尚梨	女人務惹	舅冠也度	妻盧	姊萬那	女非喇	澳門記畧	亞婆自茶	相公雍	啱喇巴	議事亭	水長占地	海邊罷惹	青洲列地	城門波打氏	樓所已拉
木匠盧	蕃人記利生	挑夫姑利	尼姑非利也	兵頭個愚多	表兄倫僉無人因的	媳婦儒喇	妹意利孟	孫列度	下卷 澳落篇	父擺	兵疏打古	人物類	呂宋萬尼	水退贊地	上山數畢并	村鄉亞喇的	開開波打除	庫房哥肥
坭水匠必的	賊喇打令	火頭故知也	通事做路巴	四頭人丁	人因的	外父疎古	叔伯即是撓嫂冠也打	兄意利猛	番	書辦意士記	皇帝燕罷喇	多盧	大西洋雙奴	波浪嗎利	落水歪哪了	遠喻子	稅館芋浦	開門亞悲哩
銀匠半哩比	富貴利古	水手罵利也	保長架比沙	管庫倫喇故	男人可微	外母疎架喇	弟說呢奴	弟說呢奴		亞公擺亞波	老爺蠻的哩	小西洋我呀	澳門馬交	行路晏打	近必度	前山寨	門門非濟波	

鐵匠 <small>非列盧</small>	裁縫 <small>亞利非</small>	銅匠 <small>個卑哩</small>	錫匠 <small>開卑哩</small>	老人 <small>因的威</small>	後生人 <small>補萬</small>	孩子 <small>拉巴氏</small>	奴 <small>麼</small>	婢 <small>麼沙</small>	惡人 <small>補</small>	好人 <small>棒因的</small>	頭架 <small>比沙</small>	髮架 <small>威盧</small>	眼 <small>呵盧</small>	肩 <small>甚未</small>	鼻 <small>那哩</small>	時	口波家	牙顛的	舌連古	鬚巴 <small>喇罷</small>	耳芋非 <small>暖</small>	唇卑 <small>唸</small>	乳升 <small>麻</small>	手孟	心個 <small>生</small>	肚馬 <small>哩家</small>	腸地利 <small>把</small>	肝非 <small>古暖</small>	肺波肥	脚比	指爹 <small>度</small>	指甲 <small>官呀</small>	氣巴行	脉甫 <small>盧唸</small>	筋爹 <small>刺把</small>	骨可 <small>唸</small>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美
皮鼻梨	頸 <small>未氏哥</small>	龍窩 <small>利邊</small>	虎的 <small>忌利</small>	獅 <small>霧</small>	象 <small>晏離蕃</small>	鹿偉也 <small>度</small>	牛瓦 <small>假</small>	羊甲必 <small>列</small>	兔灰 <small>蘆</small>	狗草 <small>佐路</small>	貓迄 <small>度</small>	猪波 <small>盧古</small>	小猪 <small>離當</small>	鸚哥 <small>架架都</small>	斑鳩 <small>羅立</small>	鷺八打	白鴿 <small>付罷</small>	雀鳥 <small>巴蘇</small>	雞架 <small>連呀</small>	魚鼻時	蝦監 <small>巴朗</small>	蛤蠻 <small>都古</small>	螺時 <small>疎</small>	木色	竹麻 <small>無</small>	橙喇 <small>蘭茶</small>	蘇木 <small>沙朋</small>	栗架 <small>沙呀</small>	胡椒 <small>倫免打</small>	柿非 <small>古加</small>	棗馬 <small>生</small>	桃鼻時 <small>古</small>	波羅密 <small>呀架</small>	抽任 <small>無也</small>	石榴 <small>路盲</small>					

丁香 <small>諫拿立</small>	木香 <small>教打</small>	萬壽果 <small>霸拜也</small>	葡萄 <small>任無明</small>	檸檬 <small>利育</small>	慈 <small>沙波喇</small>	蒜 <small>了盧</small>	黃瓜 <small>倫遜度</small>	茄呀喇	芝麻 <small>戰之哩</small>	蕃瓜 <small>度把喇</small>	西瓜 <small>罷爹架</small>	苦瓜 <small>麻立哥</small>	藍 <small>燕知波</small>	白菜 <small>無刷打</small>	莧菜 <small>運公</small>	莧麻 <small>養</small>	芥 <small>無刷打</small>	芹 <small>拉巴沙</small>	芥蘭 <small>哥皮</small>	蕉子 <small>非古</small>	蔗 <small>好那</small>	蕃薯 <small>茂打打</small>	芋頭 <small>巖眉</small>	藤事	琥珀 <small>藍比利</small>	珊瑚 <small>過喇盧</small>	珍珠 <small>亞佐肥</small>	金阿 <small>盧</small>	象牙 <small>麻立分</small>	牛角 <small>般打地</small>	鉛針 <small>步</small>	錫架 <small>領</small>	硫磺 <small>燕仙</small>	硝 <small>要列地</small>	紅花 <small>富利布</small>	澳門記畧	下卷	澳蕃篇	垂
沉香也打	檀香 <small>山度</small>	乳香 <small>燕先</small>	松香 <small>鼻了</small>	藥材 <small>未知呀</small>	桐油 <small>亞一地</small>	白攀 <small>必都路</small>	水食 <small>類</small>	帽劉包	才裳 <small>架歪着</small>	靴碌 <small>的</small>	鞋八 <small>度</small>	襪麻牙	屐知 <small>獵步</small>	袴架 <small>喇生</small>	帶非	裙班奴	破哥 <small>而</small>	帳架 <small>了</small>	褥哥 <small>而爭</small>	席 <small>以士爹</small>	枕租馬沙	袴帶 <small>弗打</small>	綢西也	緞悲沙	布耕架	線里惹	絨些打	絲些大機	棉花 <small>亞里古</small>	哩咬 <small>了拿</small>	大呢巴奴	小呢 <small>西而非</small>	羽緞 <small>家羊羅</small>	羽紗 <small>家羊</small>	食故未				

可崩杜	通用類	爾窩些	去至
買公巴喇	賣灣爹	來要永	坐散打
企宴悲	有丁	無嚙丁	哭做刺
笑哩	走開西的亞	書信吉打	看見也可刺
無看見嚙可	回家至加	請亞了蘇	多謝了蘇吧
告狀化知別	貿易幹打刺	良善馬素	黑必列度
白霸下	共仙	辛苦運沙	有力丁火沙
病奴瞋	痛堆	錢臟故當	要霸些也
外科立	內連度爐	講法刺	討賬立架打
澳門記畧	下卷	奧蕃篇	手
燕窩	京利	亞利錢千欲	生偉步
死磨利	醜猫	如今亞哥立	肥嘴度
瘦仔古路			
澳門記畧	奧蕃篇	終	

澳門記畧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印光任張汝霖同撰光任字敞昌賣山人官至
太平府知府汝霖字芸墅宣城人由拔貢生官至
澳門同知考濠鏡澳之名見於明史其南有四山
離立海水交貫成十字曰十字門今稱澳門屬香
山縣乾隆九年始置澳門同知光任汝霖相繼爲
此職光任初作是書未竟至汝霖乃踵成之凡爲
三篇首形勢次官守次澳番形勢篇爲圖十二澳
番篇爲圖六考明史地理志祇載南頭屯門雞栖
佛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老萬山零丁洋澳諸名與
虎頭山關之類其他皆未記其詳此書於山海之
險要防禦之得失言之最悉蓋史舉大綱志詳細
目載筆者各有體裁耳

水利集十卷

〔元〕任仁發撰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浙西水利

議答十卷》提要

浙西水利序

嘗攷之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澤者太湖也太湖納江東浙西兩川之水而注于江

湖之水而入于海水有所納遂有所決則震蕩者平定矣古謂

太湖形勢如盤孟四維高中低自大禹乎成之後世代相仍

經營修濬乎臣萬謂基布縱橫注江達海即非天造地設皆由

人力所成奈稽載籍或周則有小司徒掌溝洫行水止水蓄水取

之匠人稍人俾專任浚導蓄之弗致無旱潦之患也漢有火

帝水衡水司空都水使者京師則有池監三輔太常官九江則

有波湖官南海則有淮濱官江夏則有雲夢官內外分職故無

壅塞之憂也傳至隋唐則有都水臺諸司詳明水利尤極詳備

自宋則設三司及司農寺撥清指揮使水監提舉司州有守倅

邑有令佐皆得以行其後導蓄之利又有范文正公王荊公

蘇文忠公朱文公胡安定分諸賢輩出有志事功悉以治水為

有志事功悉以治水為有國者之急務故得水利壯宋為多

凡倉廩之儲無非仰給蘇湖水田之利唐宋每歲浙西轉運糧

米數百萬碩給

餉諸處軍民

國家混一江南創開海道亦歲運糧米二三百萬碩萬師內仰

賴以足食所謂蘇湖熟天下足者此也若水利無益於

國無濟於民則前聖後賢胡為而為哉前聖作之後賢述之全則不以為結以致三江連海之道梗塞不通浙西數郡之內每連而溢則江湖數百里膏腴之水田皆為魚蟹之鄉或值早乾則枕江千萬頃沃湖之陸地不復為桑土境無河港團岸神實為之阻防蓄洩之備也此故連年水旱五穀不登餓殍盈野弱肉強食妻子不保有仁心者所不忍聞大德八年設五行都水監

朝廷以為利辟議以為害工役未興謗議先起形聲附和沮攬百端不容人力而為之未及三年卒廢弗置奸吏於是乎肆貪豪民於是乎恣橫胡徒成田江海成蕩水脉煙塵尤甚

於前深慮夫因循苟且坐糜歲月人事不修天災倏至侮樂失度生民塗炭雖有智者不可救藥有失

朝廷受民恤災之初意得曰

因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又曰使道使民雖勞不怨又曰使民以時又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則甚古者之於民也非重養之而已役之所以養之也為役之作無益之勞聖人所誡至於農桑衣食之本未嘗不勸之諄諄而使之役役也若不耕桑衣食從何所出飽食煖衣未有不勤勞而得者也亦豈思其甚矣舍本不為愚甚愚焉故據議者王論而為王筭以從明識之士徇推由己之必援極溺王乎覽其辭而惟其意取

至有利於民者舉而行之非惟浙右之事亦國家天下之大幸也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肯至天改元春二月初三日雲間仁義序

都水以暨任公出示水利議卷錄似讀數過蓋接議者王言
 荅議者之問謀究精詳議論超卓治水之方略井井有條凡
 地形之高下水勢之逆順河道之廣狹潮汐之往來與夫天
 時人事農務民情有關於官守者纖悉同知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使議者王憲迎刃而解可謂深曉水利者矣錄中所載
 治水之法其要有三一曰濬江河以洩水二曰築阻岸以障水
 三曰置腫實以限水特其疏浚不至於湮塞固其阻防不至

松枏讀其啓閉不互於夫時三者不可偏廢三者俱備治
水之能事畢矣捨此三者而言治水吾未之信也
任公佩詩衣服禮義世居江鄉素諳農務水利之數環四方
送士大夫游覽名山大川聞其廣而涉歷多學識而講究熟
習中有洵貢書筆下有太史記真當世之通儒有用之宏材
也慨念水為吳淞患其來久矣皆河道不通之故推視淞由
己之心不避怨謗極力陳言以開江為第一義有司聞于
朝將頒

詔旨一力講行命率臣董其役萬夫雷動衆婦雲合走江鄉
民寒者忘饑食靡憚勞瘁兼年而事竟成繼而久雨水不為害

連年豐稔皆開江之力也當特富家五家雅各起夫王蒙遂萌沮壞之心異議竊起同聲附和或謂勞民勸農徒費錢糧無益於事殊不思民以農事為生養之本水王利害實有關於農事之成壞倘不思預防未免同循歲月或遇需勞水災塞而水暴漲天地其淫乎吳民其無乎豈不大可憂哉所以往民控治有備無患後王力所以利之也勞王所以佚之也陳言獻茶切中特病豈無益於事哉

聖上知其敢言嘉其成績授以水衡之官詔焉控治浙西繼而分盤東平汴梁等處備碑七八年之勤勞不憚數千里之跋涉按行所部隨處控治固有失水順其性民蒙其福利澤

在人心中。名聲滿天下。豈尸伍苟祿可同日而語哉。
 公前以東州古汴治水之法。施於青徐。充豫為冀。之間則天
 下之江河川澤。何患不能遂。禹舊迹耶。惜乎美賢未歸。玄袖
 澤川立乎行。瘠瘠。
 召命鼓施濟川之材。亦未晚也。僕嘗評閩水利。議卷王錄。推原
 當時開江之策。事未成而謗興。事已遂而利博。昔以為非。今
 以為是。昔日王怒。謗轉為今日之歌。移心者則公道明。事
 體久則議論定。此水利之事。不容於不歸也。顧此事固難於
 成。尤難於久成之者。有入繼三者。得人則洲遂固。終不至於
 廢弛。今日佩都水師經者。弋以

任公憂民之心為心以
任公治水之法為法微而行之而勿失千載指一日也何
志不勝久乎故併及之以俟來者吳興趙孟頫謹題

聖天子惻然憫下民昏墊

上聞

跋水利書後
昔歲在甲辰今都水少監任公以吳松江故道墮塞使震澤
之勢失其軌下之性注溢四出為浙西居民憂焉三十年分
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以其議

命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星從後詔度惟公之言是
聽相其山川形勢之宜為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穀之費
畚鍤之用飲食之需止以誠燕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四
集而樂於趨事赴功物無疵疢民無天閼而事竟集由是震

澤無憂每三江之勢接遶潮于海水勢既縮頽江上下田為
水隄者垠塢既見遂為上腴至今無水潦患誰之力歟因歎
自神禹治三江以泄震澤之勢至錢氏吳江塞導之而迷
者遂全再塞公又導之而墜者通使天地山川之氣呼吸吐
吞若潮汐上下者絕而遂續鬱而遂伸由是觀之早乾水溢
豈緣機體匪降自天亦人之力也公王為謀也深其用心也
專故其利人也厚公其仁美入乎是書為導江澤為世法水
利邊防胡學政科休以誨人良有以也延祐乙卯六月廿有
五日河內許約跋

水利集卷第一

大德二年立都水庸田司

江浙行省

中書省咨大德二年二月初八日

奏過事內一件去年也速答兒明里不花等江浙行省官人每教
案典赤粒粒就將來有收附江南王後亡來時田地有氣力
的當戶每影占者有廢遺奏了舉出四萬頃田地來那地內
每年出產四十萬石糧絲綿布鈔等物這田地并種田水利
勾當再一管辦合五司農司衙門廢遺說將來可去年夏來
按商量了奏來在先王行司農司衙門管者四省地而來不



得濟廢遺聞苦罷了也如今復立呵不足也者又則這四
地內有太湖亡來時修理河道救水往海東流入去河田未
根底多係濟來收附江南王後富家戶每將那湖泊水築
堤堰當往做了旱地種田的上頭那水漲漫為來係官并有
姓的田未幾損壞廢遺
世祖皇帝根底奏了教二十餘萬人將那堤堰挑開修理來自修
理之後錢糧辦集因那河道的上頭掩有一箇商量如今教
使臣四去到大都將來入商量了奏呵怎生奏呵那姓者廢
道
聖旨有來依和理會的人每一處商量來若五衙門呵多得濟有

不教立行司農司立一箇都水庸田使司三品衙門委付六
箇人教也速答兒省官的地面裏再一提調田土河道呵怎
生這官路裏面掩的一半律當說為衙門官吏多麼道欽依
得濟呵衙門官吏裁減有這衙門若立呵說得多得濟有雖那
姓呵明每奏者教五的不教立的
皇帝識者商量來奏呵奉
聖旨如今教立者行一年不得濟呵那裏說將來那其間理會也
者欽依施行往此省府除外仰欽依施行
大德二年都水庸田司條劃

江浙行省
中書省咨欽奉
聖旨設五浙西湖都水庸田使司合行事理中書省定五條劃所任
官吏或各違奉江浙行省添力提調諸人不得抗違違者究
治等事欽此今茲擬到項事理都省除外咨請施行合備
欽依施行往此省府除外今將
聖旨全文抄錄在前仰欽依施行
一江西湖南湖北等湖已有定立官湖界畔諸人不得似前
侵佔侵為民害違者都水庸田使司就便巡斷
一浙西海水直夜兩湖隨帶淤泥入港漸成壅遏亡來時另

設撥清軍人專一撥洗今仰都水庸田使司於二八月內依
暗督責如法疏浚毋致壅塞與民為害據浚治河道修理堤
岸開填合用人工如何措置更為從長議擬咨省

一浙西開農種園叢成田若雨水傷田則車水出園或值天
旱則車水入園其園岸損壞并車水救田之特本處官吏頭
目人等驗園內不以是何戶計種田佃戶務要人力均齊日
夜併工不致為害如有田不即救禦之人所在官司就便勾
斷各管官吏頭目若有怠慢若處以致傷害田禾都水庸田
使司依例究治

一浙西官田數多俱係是貧難佃戶種納春首閏食無田主

借貸園岸缺壞又自行修理官司不為存恤以致通臨在逃
荒廢官田深為未便今後官田佃戶若委無已業亦無請耕
田主貧難下戶止種官田自赴官倉送納租者管民官司並
不得將此等佃戶差充里王王苗雜當一切催甲等役坊
農事失誤官租如違仰都水庸田使司取招究治
一浙西諸湖河道塘岸并所在開填房舍各處管民官常加
修理完備委官看守依時啓閉以節水勢仰都水庸田使司
往來巡視但有麻墮作弊就便究治
一浙山練湖諸人占湖為田項畝所納租已收入官仰所在
官司另行收貯若有合用修浚人工物料從都水庸田使司

募工支用年終行省通行考較

一都水庸田使司平江路設五司官分輪巡視其官具月俸

職田及姓按行移等事並與兩淮鹽政司一體定給

一都水庸田使司官真專一疏浚河道督責修園不許利得

差云

一都水庸田使司凡行分事若各路府州司縣不為奉行仰

都水庸田使司明取招狀自肯領官吏以下就便與此正官

開市行省究治各拉下另委管戶人真若有阻當亦行

治罪其路府州縣官吏勤墮亦仰都水庸田使司具各各能

否實跡通申行考較年終擬咨中書省定奪

一若有該載不盡便更事理從行省與都水庸田使司一同

擬定咨省

江蘇行省添力提調

皇帝聖旨諭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院通政院南

政廉訪司轉運使司財賦總管府海道運糧萬戶府路府

州縣達魯花赤管民官鎮守軍官各拉下另委管戶人真及

應管公事不除是何官吏僧道軍民諸色人等中書省奏浙

西水仰田糧浩大亡宋後水漲田另有舊設官府近年責付

有司此法靡墮有力之家占湖為民田被水害

世祖皇帝特命與修俾水通流官民有益然河道田園雖常修理

沿河二下使疆此界州縣不相統屬園內田土別管佃戶民
官不能勾攝人力不齊功難就擬設浙西都水庸田使司
總行督責乞降

聖旨奉往奏據本司合行事理中書省定立條畫所在官吏咸各
遵奉江浙行省添力提調諸人不得抗壞違者究治都水庸
田使司却不得生事擾民此

大德二年三月

日

庸田司通管江東兩浙

皇帝聖旨諭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院通政院致
用院宣慰司南政處訪司轉運使司財賦總管府海運運

當府州司縣廢墜弊仰都水庸田使司就便究問年終提
本司通行考較開坐各處勸墾實跡申呈上司如有合行事
理依照中書省已定條畫施行凡在所屬咸各遵奉江浙行省添
力提調務要成就諸人不得抗壞違者治罪都水庸田使司
不得生事擾民欽此

大德四年二月

日

大德八年五月中書省照會設五行

都水監

都省往來咨平江等處河道五月二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江浙省官人每說將來江南浙西地面東諸處

糧萬戶府路府州司縣建魯花赤管民官鎮守軍官各投下
另委管戶人負但管分事不以是何官吏僧道諸色人等中
書省奏江浙行省言浙西都水庸田使司設立以來修築園
岸疏浚河道田農保濟其浙東江東等處多有與修水利合
今都水庸田使司通行整治乞降

聖旨奉往奏據江東兩浙地面應有諸河道使塘堰岸閘堤過有
與工去處所在有司於不以是何戶內隨即併工修理若因
園損壞并車水故田時令各處管民官驗因內諸色有田主
佃戶計值力修治都水庸田使司通行督責俾水道通流園
岸堅固毋致為害如不即赴報應往之人其各處官司官場阻

雨水山水聚於太湖澱山湖經由吳松江通流入海吳松江
海口的故道被海潮往來日漸淺塞了一百有餘里田地不
曾開挑可限損着田禾廢道說將來可合生開挑廢道差
人去江浙省東講究去來他每和省得的人一同商量了說
將來有吳松江流水去處若不開挑可限損着田禾浙西諸
色苗糧戶內起夫開挑管水利的勾當立一箇行都水監說
將來有極高量來每年海運的糧斛多在浙西有吳松江淤
塞地面若是有人種田或別占着的不得揀甚麼人休教阻當
合開挑廢道浙西諸色苗糧戶內起一萬五千名夫自備什物工
役一年呵每一名夫免糧一十五石軍站除錢往地外休上科

若僧道也里可溫答夫當不分常住并權豪官真不以是何
柱下不納苗糧之家利害都一姓有五項為率者夫一名這
般開挑河為衆人得濟官糧也不誤了應有合行水利的勾
當立一箇行都水監專管者更委徽里提調行御史臺廉訪
司也教添氣力成就呵怎生奏呵那姓者欽此

立行都水監整治水

皇帝聖旨諭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院宣慰司廉訪司轉運
司管軍官管民官庶管大小公事官員各投下人負諸色軍
民僧道人等浙西近年以來要遭水患百姓飢餓流移不勝
艱苦批原其由蓋因吳松江等處改道淤塞每遇霖雨潦水

漲溢不能通泄以致淹沒田禾民被其殃今立行都水監專
以整治水利相其地形從宜疏導庶幾水不為災民得安業
所有合行事理條列于左
一應係溝渠河道舊有官湖因其淤塞人民侵占為田今次
興工但有妨碍即便開濬諸人不得阻滯違者從行都水監
究治應有團岸督責修理務要不致為害
一開挑修浚河道委行省平章政事關且提調供給仍斟酌
差軍鎮過行臺廉訪司協力成就
一開挑修浚河道開挑等合用一切物料行省即於官錢內
收買應付毋致闕誤

宣官議擬呈省受
勅以下就便治罪

一行都水監直隸中書省於平江路置司行移與廉訪司一
體凡有開挑行省公事轉全各路行移回報其開挑水利各
路府州司縣不為奉行及執戶合着夫住擾而不辦官吏因
緣作弊行都水監明白取招受

一浙西苗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本自備什物每本工役一
年免糧一十五石其軍站除雜役地外依上科著僧道也里
可溫答夫當不分常住并權豪官真不以是何投下不納官
糧之家以地五項者夫一不從行都水監選委廉幹官員部

大督佐其有素立事功廉能稱職者聽行都水監具實跡舉
明其著夫八戶執法差役權行獨見
一吳松江淤塞去處仰行都水監與元陳言人仕仁毅一同
監視開挑務要成就其餘河道開挑可以疏浚與修者
本監從便施行
一該款不盡凡可以興除利害者行都水監就便從長整治
事重者關部呈省

大德八年七月

日

皇帝聖旨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院官人每根底宣慰司廉
訪司

訪司轉運司海道運糧萬戶府官人根底軍民管根底各投
下頭目無根底和尚也且可溫先生答失對每根底查驗的
聖旨中書省官人每奏行都水監官人每檢根底題就近年以來
江浙省所轄地面吳松江等處舊有河道淤塞的處了那
水浸沉這幾年淤沒田未有姓開食生受的上頭立了行都
水監衙門行了

聖旨交開挑舊河道的特分干碍着官豪勢要富戶每的田地上
頭便見識得的勾當其間入來吐壤有可恨見呵添氣力的
聖旨廢道奏來衆百姓每根底得濟的大勾當有江浙省官人內
提調者開挑者行省行御史臺肅訪司等軍民官每不揀誰

添氣力交成就者不揀是誰他每勾當其間休入去者道來
這姓宜謝了呵剝了的人每有罪過者其餘不揀甚麼合行
的勾當依着在先
聖旨體例行着這行都水監官人每因着這姓宜謝了也廢道做
無體例勾當交百姓每生受呵他每不怕那甚處
聖旨大德十年三月十六日先八先委有特分

泰定元年十月十中書省判付
奏往開挑吳松江

皇帝聖旨中書省工部呈奉省判江浙省咨近為平江等處河

道比年以來通海諸港淤塞軍民官豪勢戶侵占水面揮蔣
等輩擾為蕩田逐年水旱相切官民虧失大利為此就委
與路沿中萬朝到等本處正官提究踏視講議到合開挑河
道廢所工物若便開挑緣發歲禁止動土如候下午咨稟
憲恐臨將失於措置今差本省掾史鄧川貴咨計稟咨請照
詳可查

開奏施行往此送批本部呈得至治三年
九月十四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節該但凡係官工役造作停罷者欽此除欽遵外
本部議得上項吳松江河道江浙行省已帶選官相視講議

得修則官無虧損民可足食若與其餘勦與土木之一休
停罷切恐滿港地漸淤塞官民失利以此參詳合依已擬
從都省明白
開奏開挑相直其呈照詳得此施行開又往本省咨亦為此事
就元差開挑運河練湖前都水少監任奉收本省所委李都
事等官前去平江路松江府同本處正官再行相視講議到
合開挑河道四處計料所用人工物浩大止令平江路松
江府人戶開挑不能獨辦擬依二年兩次與二照依運河練
湖例與隣近州縣軍民班寵備道諸色田多上戶納粮收成
納粮田數每田三項科夫一名為刺每名官為日給粮三升

監茶錢中統銀一兩田多者不過二百名今各路正官部領
自今歲十二月與工次年二月農忙罷散下年一休與修工
畢置開該官差人看管依時啓閉與工時行省行臺官親臨
其事本道肅訪司往來董督休舊往五行都水監或依東平
汴梁等處例全都水以監專以整修水利責任知州任奉政
道選壕寨人等指分開挑庶幾官無虧損民可足食誠為便
益本省執差宣使孟君仁貴等前去計稟外咨請照詳可也
聞奏施行惟此奉定元年十月十九日也可

性薛第一

先天駐東有持心火先赤答先靈速古先赤阿散火者阿思蘭

出月魯帖木兒伯要兀歹寶先赤兀奴忽等有來

旭邁傑右丞相例判以左丞相充滿迭先平章善權右丞相

桑參政塔剌海參政事吉帖木兒的書買郎中稅稅員外
郎客省使欽察歹直省舍人捏迭千蒙古必闌赤稅稅木兒

等

奏過事內一件脫歡各判罕等江浙省官人每依振虎與將各

文來屬德所轄的平江松江等路分東吳松江等處河道壅
塞不能通流而水頻停持松江嘉定等處有姓每因苗匪沒
了旱河乾涸了交省得的人每相視可惡委委滋了約河道
台挑洗立開的地面東五開似這般修理呵教四萬有餘人

與工呵今年十二月為頭至正月終六十日了畢交二萬有
餘人與工呵二年可畢道說將來有又說與工時必於附近
路分東不以其是何有姓內不教偏負均平起差人夫依修練
湖的例與他每工錢口糧交行省行臺肅訪司并有司官一
同提調着各修理就有按商量來是於官便民的勾當有依
着也無說將來的與將文書去交修理若這辦呵交一年修
理了者交稅歡答判罕等行省官人每一同提調者再安乘
先只班左丞又知水利前都水使必監一履執計各處交挑
洗呵忽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着欽此都省除外今差本職將引都水監壕寨二社也

驛前若女下仰照驗欽依與江浙行省提調官一同督責挑
洗法法開防毋致因而擾民生事路州縣拘該亦要若有
怠慢就便究治仍詳究已後大違不敷淤塞及治呈省酒散
剗什者

皇帝聖旨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謹

中書省咨奉定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旭邁傑情薛第一日

嘉德殿後寢殿東有將分速古先赤情狀該領充阿先思蘭出

哈只火者寶先赤阿散充急魯等有來

旭邁傑右丞相例判以左丞相充滿迭先平章兀伯都判罕

事張平事乃馬平事甚僧在永徽皮丘永桑桑政楊參
此事言惟先尚書稅亦納參議塔刺海參議李家奴即中世
元戶部事直省舍人撰述十家言必閣亦稅水兇等

奏通事內一件江浙省所轄練湖等河道挑洗時分
程完備了時分商堂與賞賜名分廢道奏了來他亦將那勾

當好生完備了來了有江浙省官人每如今又交挑洗吳松
江等河道的就將來呵俺依着他每說將來的奏了也這河
道挑洗時分又教舊知水利的仕少監提調去省名分合商
量的走來這河道的勾當完備了呵常川不致似這般滯

合忘生立法計較的行與本省官人每文書去了也若合五
衙門呵他的名分至日與也省月今且賞與他一錠銀子呵

聖旨
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姓者欽此照得泰定元年正月十四日
旭通事在丞相倒刺沙左丞相等

奏通事內一件江浙省所轄鎮江路練湖并運河教挑洗的上
頭前去俺奏了行將文書去來如今江浙省官人每俺根底
與將文書來根元講議挑洗練湖的仕知州深知利有他挑
大都方了有教他指分挑洗疾忙教過來的說將來有俺商
量來與他兩家裏改正要記鋪馬東差將者教那勾當業增

分做伴着他分證完備了呵其間與名分賞賜呵怎生奏呵
奉

聖旨那姓者欽此已經移咨本省欽依施行去訖咨請欽依施行
准此照得先往

中書省咨

奏往開挑吳松江已經咨請本省左丞相政與都省差來官一
同欽依督責挑洗行下各處依上施行仍詳究已後又速不
致於塞良法開申去後今往開省府除合下仰照駁欽
依施行須議割付者
泰定二年八月五都水庸田使司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泰定二年八月二十日往
中書省咨泰定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奏通事內一件大都省官人每各衙門裏合委付的總定擬了
六十二員人奏將來了有於內受
宣的三十五員受

勅的二十七員合題各奏的為挑洗吳松江上深知水利仕
仁發名字人根底前者俺奏着賜與了一定銀兩領換子差
使交挑洗去來他年及七十歲令致仕有是深知水利傳用
的人有從新整治設立衙門的時分不為別休教致仕做庸
田副使香付其餘的依着他每定擬將來的委付呵怎生奏

聖旨 呵奉 那姓者欽此除庸田使密爾張文諒學士鄧文原修撰周仁

崇差人馳驛欽差各官起馬

仰寶

聖旨 前去各處禮請外開坐啓請照驗禮請各官疾早之仕施行

往此又據據史李類呈近因迂調福建官負資赴都奏定

二年七月十二日起程開奉

都堂鈎旨

中書禮部省會仰字類收領都水廣田使司印信一顆前來

投呈蒙此今將領到前項銅印隨呈先乞施行得此照得

日

近往中書省奏奉定二年閏正月二十一日也可情薛第一

奏

過事內一件節該江浙省所轄吳松江河道於官民勾當

限有益濟的上頭前者俺奏了教挑洗來如今工程完備也

這河道

世祖皇帝時分行司農司衙門管着有來在後輩罷了那裏有一

箇松江府止管着兩縣別無親管事務章罷松江府將兩縣

撤屬嘉興路設立廣田使司衙門專掌在先所管勾當直

隸省部行者為頭官提調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 那姓者欽此除外各請欽依施行此照得副使任仁發食

事李若仁即日嘉興修置開墾除已差委提控宣使傅世古

差人分頭禮請王仕外省府合下仰照驗就便施行

聖旨

聖旨 中書省前來呈為吳松江置立開墾等事得此施行開

往江浙行省咨亦為此事都省議得吳松江既已開通置五

開墾所據本取除充江陰州戶年將致仕開期相近例合五

仕錄上項開墾印係欽奉

聖旨

事業已經差委本取馳驛前來與江浙行省左丞朵兒只班

資政一同親詣各處督責拘該有司依上修置外挑撥五廣

田使司遴選諸知水利肅能官員除已另行早為鈐注仍咨

江浙行省照驗去訖合行仰照驗依已行事理施行有安開

座人夫與行省官一同議擬呈來須議割付者

中書省到付開江立開

聖旨

聖旨 中書省工部呈奉省判江浙省近往中書省咨平

江松江等處河道比年以來通海溝港漕運軍民樁囊勢戶

侵佔水面柳蒿葦蒿為蕩田近年水旱相仍官民虧失大

利奏定元年十月十九日

奏 過事內節該平江松江等路分東到松江等處河道應塞不

能通流而水頻併將嘉定等處有故每田苗泔洗了早呵乾

聖旨

潤了交省的人每相視可應處淺滋了的河道合挑洗五開的地面裏五開以這就修理可教四為有餘人與工呵今年十二月為頭五正月終六十日可早起差人夫休修理練湖的例與他無工錢交收款各利早等行實官人每一同提調者專委梁光只班左丞又知水利前都水使少監一露執諸各處挑洗河怎生委可奉

路蓋樞人夫計東差來官指分地界以土挑洗仍詳究已後大速不致淤塞凡法開中田往左丞實政於赤泥元年十月二月初四日破土與工開到平江等處人夫著從日期工程次第已經二次開中書省照驗去訖今挑平江路申往本路監工官治中教化的奉到牒奏定元年十二月據目吏曹文柄狀呈批直省府官家檢下松江府印榜文該蒙府官五案擬到各項開防事理云云本省今將料列大匠工食錢糧木石等物抄查圖本就近宣使因滋費咨前各計東外合行開坐移咨請照詳早為希咨回示謹此批奉都堂鈞旨送工部照擬連呈奉此本部議得江浙省皆案開

聖旨

挑吳松等江為不安置石開通泄江水湖注漲海潮帶沙入港勢於泄塞盡費工物擬合五開六座節泄水勢料到夫匠工食錢糧木石等物以此奏詳上項河道既已開通今次安置石開即係都省先已

奏往事理合被省委官并行省所擬安置宜從都省移咨江浙行省更為照勘如委便益就令元委官真一同監督拘該有司照依已料工物夫匠口糧除就元委官真一同監督拘該有不敷於本省不以是項何項項像官錢糧內依數應付越將修置工早開具備細實銷仍依已行詳究已後火速不致淤塞良法皆肯割付御史臺行下本道肅訪目休察相察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外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須議到付者

世祖

皇帝特分一切水利特命與陸有來在後專設衙門管領民
賴其利也因其有司委任不專地遂驛河道衙門國修理
之時州縣不相統屬人力不齊功難就擬合後衙門廢
道往奏今命密蘭張文諒為頭設置都水庸田使司衙門專
治水利總行督責官民田園堤岸修理事如過運游街決
拘設有司不即疏洗救築怠慢可或應役工人占協阻當因
而收公墮事者仰都水庸田使司請中書以聞年終比較勤
經日行省者行省究治事重者中書以聞年終比較勤
情中書考績其餘合行事理從中書省定五條施行江浙

行省用心添力成就諸人不得阻壞違者治罪都水庸田使
司却不得因而擾民

水利集卷第二

水利問答
議者曰古者吳松江披露尚二里餘猶不能承受太湖之水
於是添浚三十六浦以佐王且復時有浙江田疇之患今所
開汎止濶二十五丈置閘十座其能去水幾何其利則未知
也
答曰所開江真濶二十五丈置閘十座每開濶二丈五尺可
以泄水二十五丈吳松江係潮水往來之地古人論開泄水
之法極詳范文正公曰三分其時損其二焉謂如一日十二
時晝夜兩潮四箇時辰潮漲八箇時辰潮落以一箇時辰計

之於內四箇時辰自可落潮入主水以此未除却止有四箇
時辰水換之數所設之閘晝夜皆去水之時也所以江南雖
二里之寬不如十開之功也況今東南有上海浦新海世故
渺江湖三浦之水東北有劉家港耿延通元承等湖主水
吳松江置閘十座以居其中潮來則開閘而拒之潮退則開
閘而放之滔滔不息勢若建瓴真趨于海實疏導蓄王上
策也與古之三江其勢相埒若天時少雨雖太湖汪洋瀟漫
其涸亦可待矣早則開閘蓄水以供灌溉乃一舉兩得其利
也
議者又曰吳松江自古無閘今置之非涉也何不開通使江

徑沙道一仕潮水往來豈不便焉
答曰沿水王法先產地形之高低次審水勢之逆順尋源溯
流各順其性古人謂是水歸深源又曰必泥隨潮而來清水
蕩除而去今新設上海劉家港等處水深數丈今所開之河
止一丈五尺若不置障以限潮水則澤潮捲沙而來清水自
歸深源而去新開江道水性來順兼以河淺約往沙泥不敷
月間必致淤塞前功俱廢故開不可不置也范文正公因新
導之河必設諸閘正此謂也若欲再徑吳淞江道須俟諸閘
啓開流順可深衆水歸源其洶湧之勢可制禦當於此將
諸閘堵閉開挑一處堰堤仕潮往來借情水力束衝西決自

徑或江吳考工記曰善溝者水蓄之謂也
議者又曰吳淞江前將通流今月何為而塞豈非如海更桑
曰王說黃河日走十里非人力之所可為者歟
答曰東坡有言若要吳淞江一縣之民可盡從於
他處處使上源寬闊清水力盛必泥自不能積何至有湮塞
之患哉歸附之接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木樁為柵或
壅土草為堰或築挑河身為橋置為驛道及有潮湖港江又
慮私盜船隻往來多行柵斷所以水陸不通清水月轉渾潮
日盛必泥日積而吳淞江就淤塞也今日江勢正合東坡所
見若曰如海更桑更如黃河奔突一付之天則聖人之手是

肝腹致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為
可也議者又曰錢氏有國一百有餘年止長興年一次水災
亡宋南渡一百五十餘年止景定年間一二次水災今則或
一二年或四三年水災頻仍其故何也
答曰錢氏有國亡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所產之米以
為軍國之計當時盡心經理使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
閘水利當與水害當除合往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
浩大必然為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富上戶簞言不
能亂其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凡利害之可以興除者莫不備
舉又徑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田連阡陌位位相乘

悉為膏腴之產誰有水患人力未嘗不盡遂使二百年間
水災罕見欽惟
朝四海一統人才畢集握吾重任或者未知風土所宜以為
浙西地土水利與諸處同一例仕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
以一二年間或四三年間水災頻仍皆不諳風土之同異故
也
議者又曰蘇州地勢低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古稱澤國其
地不可作田此必然之理也今欲圍築硬岸亦違土之性耳
答曰晉宋以降倉庫所積悉仰給於浙西水田之利故曰蘇
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低下不可作田以為必然之理此誠

無當之論何以言也浙西之地低於天下而蘇州又低於浙
而澱山湖尤低於蘇州此低之最甚者也彼中富戶數十家
於中無歲種植菱芡埋釘格筴填委新土園築硬岸豈非逆
土之性何為今日盡成青秧之田此明効大驗不可掩也既
是澱山最低之湖經營尚可以為田却說已成之田不可作
曰天下寧有是理也真如癡人說夢雖屢千言豈足取信於
有識之人哉

議者又曰浙西水旱再係天情非人力之所可勝自來討究
治水之法終無甘戚

答曰浙西之水利明白易曉特行之不得其要耳何謂無成

大抵治水之法其事有三浚河港必深濶築國岸必高厚置
神寶必多廣設過水早有河港國岸神寶隄防而棄除之自
然不能為害倘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於天下寧有豐年
耶東坡有言浙西水旱此係人事不修之積非天時之所致
即此謂也昔范文正公親開海浦時議沮之公銳意定見力
排浮議疏渥積潦數年大槩民受其賜載之方冊昭然可攷
乃謂終無甘戚為是說者皆是苟圖富戶財物聽受富戶驅
使而妄為無稽之言也
議者又曰吳松江既開之後自合浙西永無水害何為大德
十年十一年連值水災其故何也

答曰吳松江開濬所以修人事當為天災水滂豈人意之所
能逆料大德十年自濟州以南直至浙右水害采甚且以此
半浙西所收子粒分數比之淮北幾數十倍皆吳松江三牌
并諸填口子公放滂水之力以未開吳松江之前比之大德
七年亦遭水害所收子粒分數比大德十年不及三分之一
以此論之則水盛豈為無功天灾流行水潦為害人力之所
至不過盡修禦隄防之方若除一分之害即享一分之利謂
當求無水害乃不近人情之論為執政者不當便聽其言不
察是否乃真謂無功而輟罷之正如目墮而廢食也况自歸
附以來二三十年所積之病豈半半工役之所能盡去哉

諫者又曰行都水監既是有益衙門何為采口一辭皆謂無
益而明議罷之
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之利害以而後明非高見
遠識熟於世故通於水利者安知有以遠無窮之利彼愚民
無知但見一時工役之繁害民肆奸又各供輸募夫之費所
以百端沮撓但謂無益以敗乃事殊不知浙西有數等之水
極治方略皆不相同非立專司何能盡力責成辦事使水監
衙門真無益於事古有國者亦廢而不置以矣何為周漢唐
宋之世未嘗一日不用心盡力經營水利之事列之史傳代
不乏人古語有曰水利通民力鬆斯言信矣若浙西低下之

地不須水監整治即今中原高阜之鄉安用水監河道司為哉然則高阜之虞水監既不可闕而低下之地乃謂不必置立何不智之甚也數年之後河港侵塞水害滋甚有憂民忠國者出必復興修水利之事焉橫議者豈能終沮之哉

議者又曰水利故不可不脩今隴西唐漢二渠止是責辦有司修浚田禾有收民更不擾浙西水利與隴西一體責之有司兼管豈不便利

答曰隴西唐漢二渠長流水也沒成溝渠水自下流何難整治浙西地面有江海河浦湖泖蕩漾溪澗溝渠塘港汊汭淤漕淤等名水有長流活水潴定死水往來潮水泉石涇水

露露雨水風決漲水潮泥渾水西來交水風潮賊水海嘯淫水等性河名水性既異則整治方法亦殊豈可以唐漢二渠長流水例治之哉略率浙西治水之具有水牯水竇斗門壩門堰門水碓水碓堰壩水函石倉石囤邊蔭土埽刺子水管銅論鐵範鐵鍬木杓木井竹筴木匣水車風車手戽栝槲等器隴西未必有也今說為此策乃不知地理之人如醯醢井蛙豈足與議遠大之事哉宋賢如范文正公蘇文公王荊公朱文公皆命世大儒眉經論天下之大材尚各一建策設官置兵專力經營水利之事不含有司兼管必有所見而為之當時所司專職乃任水利尚有未盡工役尚有未足若今有

司兼管何往而不敢事焉是說者未必長於蘇范諸公之議也況浙西地形高下水旱不均古人有言東州之官莫問西州之利或利於此必害於彼便有彼疆我界之分若無行監通行管領一體整治何能同心叶力均於水利也哉

議者又曰富戶田產所仰以為歲計者也雖無行監促之使耕督之使種孰肯舍己之田為無用之物哉不立行監可也

答曰浙西之田半非土著之戶往往寄產者多皆是本處無賴之人營求管領間有近理上戶每春修園浚河自能給借佃戶口糧秋成尚且一本一利拘收其或為富不仁之家唯事侵漁靠損貧佃而已至於修浚痛惜小利如按春勸官司若不嚴加

督勸誰肯發意出糧接濟何以言之富戶有田百頃歲以收米萬石為率縱使一半無收此年必荒歉彼乃潑藏閉糴米價必增一倍增虧相補何損於他及有管莊猾幹若主家田土淹沒未至一分彼則花破太平又益於己所以不肯盡心於田噉水利之事憂民猾幹宜其幸災樂禍貧民秋收無望老小何以卒歲田噉日漸荒蕪職此之由也行監官吏知此之弊親臨點視追問倚勢不伏出糧之人彼則賈囑官吏知鄉胥人等或任逃亡或申事故根勾到官厘勒督責終肯給借錢糧農民方耘耕作最是官田佃戶無人給付糧本則束手無措例成荒白行監拘勒不分官民田土須要一槩均熟有

行監如此督促尚猶慢若無行監所管其事蓋可知矣今行監既罷富豪故無均糧之費然貧民靠損受無窮抑鬱之苦亦何時而可伸乎且富戶有田既有收糧之利修園沒河理合田主出糧佃戶庸力自古之通例也今則不然故行監不可不立也

議者又曰江南水利歸附以來如忙古臺丞相燕右丞為頭整理至不憐古平章董右丞趙左丞張可與參政張文質即中嘗以二十萬家開大盈浦次則柳大使行庸田司專任其責今則答剌罕丞相徹里平章李正卿宣慰力而行之以興大利紀夫一萬五千人工役半半其所成就不過如此人

力何能勝天徒病民而已矣

答曰聖人有言禹卑宮室而致力乎溝洫是專志盡力於水利者也承錄九載之後又八半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勞可知矣其久可知矣豈一朝一夕所可一蹴而就哉今之治水則不然也或始行而終輟或先勤而後惰或各於浩費而不行或惑於浮議而弗講如前諸公數幸始焉未嘗不銳意以爲大利奈何一傳衆咻沮壞百端皆不能以終其事古人有不急近功以遺遠害之戒其此之謂乎譬猶人患寒疾服藥發汗之後所當時其湯劑節其飲食則氣體可以後完若恣其所欲不加調攝之功鮮有不勞復者又如有人築室棟

宇一新蓋瓦墻垣莫不極致數年之間鼠雀棲息風雨震凌漸致損漏若不時加修葺遂至東摧西倒化為瓦礫之場矣况水性不常必失備禦橫流暴漲奔迸四出若不說立專司假以歲月時常檢治未有不戒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者矣兼各官在任速者僅一二載遲者止十數月遷轉更易靡有定止及馬革罷衙門悉皆中道而廢固宜若人之妄議竊毀也蓋水利之事須是八年九載工力滋久方可成功今則責速効於目前求水利於數月豈遽逼倉忙為且舍其重而就其輕成於前而廢於後一曝十寒爭政百出又况豪富上戶司縣官吏生事撓擾鉅款成耗其可得乎然天道好還民

豈久溺後之興水利者必有其人索之誌書與諸前賢之所請明民病庶有瘳乎

議者又曰開挑河道既已深濶圍岸不須修築修築圍岸既已高厚河道不須開挑挑河道圍岸既深既厚庸嘗不須置立三者兼行徒勞民力而已

答曰開挑河道所以泄水修築圍岸所以障水置立障實所以限水自古三者兼行而不相悖也謂如不浚河道略值以雨若無河道以泄之則濤滄皆盈東風則滄湖西之田西風則破湖東之岸驟漲驟落常有數尺滯水之痕圍岸高則無力難以隄防故河港不可不浚及不築圍岸或遇暴雨無圍

岸以障之水漲入園車庫出田稻苗淹沒已經數日根株朽腐盡成弃物緩不及事故園岸不可不築腴實乃防拓水旱之具過滯則啟而泄之遇旱則閉以蓄之又且遏住渾潮免致捲沙入河壅塞水道攷之誌籍停海枕江一頃一堰皆有腴實蓋欲蓄水於未旱之先泄水於既滯之後乃腴實限水之功也故不可不立只此三說或者已不周知敢乃輒生妄議以毀其事可謂不知量也

議者又曰河港園岸腴實三者俱備自可永無水旱之憂既無水旱憂既無水旱之憂則民食可足誠為以遠之利朝廷何為而廢之

答曰范文正公宋之名臣極盡心於水利嘗謂修園浚河置腴者相為表裏如鼎以足立闕一則不可三者備矣水旱豈足憂哉

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園岸腴實無官整治遂致水利大壞若水旱小則害小水旱大則害大是以年一有水淹旱荒之田不可作又深可痛惜今謂浚河修園置腴有久遠之利

朝廷廢而不治者蓋寡夫供役取辦於豪富上戶部夫督役責辦於有司官吏豪民猾吏二者皆非其所樂為所以搆扇旁午必欲沮壞而後已

朝廷未見日後之利而但聞目前之擾奈何園湖占汭豪富之徒挾厚賄以賂貪官成事則難壞事則易安能迄底于成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結營富戶惡其出力所以累行而中輟不能成久遠之利也

議者又曰浙西累年水患百姓艱食何不盡復浙西之民依古法時江河舊跡盡數開挑為利豈不博哉

答曰古者開河之法濶不過二十丈今所開之江已濶二十五丈富戶人等只此等工役尚不能供給若盡復浙西之民將諸處江浦依舊跡開挑必動數十萬之衆百姓何能啗此重役此成虛誕謬允之論今次止動一萬五千人夫豪民猾

吏已皆不愛尚且工役半年而沮况敢如此大率乎試舉一事言之亡宋有司農寺丞鄭瑄陳言水利六州三十四縣之民大興工役其為利豈不博哉官更富豪聚集人衆於張燈午夜蹂破驛門挈去小兒重則幃頭墮地彼乃鳴鑼散衆罷役置追司農寺丞流內銓厥鑒不遠豈可復蹈已覆之轍哉議者又曰行都水監官吏泛濫擾及富戶又興行省及路府州縣官吏不和以此諸事爭差有司因而放富差貧欺詐不便行監有失糾治之過也

答曰行都水監設官六員下至首領官令史奏差壕寨總三十餘人所辟官員皆歷風憲有政聲者必不容在下人吏乘

時擾民路府州縣官吏既不相和或其所行不常有司焉肯容隱無臺憲分官監治添力成執緣何竟無一謂正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也若果詐擾百姓則被糾彈者被斷罷者必有其人苟無其人則斯言豈足深信所謂擾及上戶無非督要人夫監給口糧脩園浚河而已此亦行監所合為者初非與人隙隙亦非為己營利無此等為富不仁之人若昨從公督促必至頑慢悞事所謂順情官不辦官辦失人情者是也若有司曰而放富差貧詐擾百姓自有風憲糾察按治於水監何前焉虎兇出於柙是誰之過歟

民猾吏也

答曰如是說者不愛之人有六等焉路府州縣官吏部夫董役於荒野之中一兩月間親任其勞倘工程遲慢人夫在逃或簽夫放富差貧或檢田以熟為荒行監欽依已降

條劃板招斷罪彼謂又添一監臨糾治上司此一不愛也都省元行每地五頃發夫一名殷裏官員撥賜田地俱是江南苟園之人幹置管顧凡膏夫耆用銀一兩級則虛服十兩不說行監詐擾則難花破帳目殷裏官司聞其蠹幹之言亦難休問虛實不知治水乃是田地之利但見顧夫先有銀米之費從而毀說於省臺以為不便此二不愛也行監直隸都省昨

行省所屬情分已不相接又路府州縣慮恐連及又被路府州縣官吏日與豪強設計構詞誣毀沮壞此三不愛也富戶文結官府不吝賄財此等之人言不可信人亦信之其或工役之間倚恃勢力不伏號令及違期失悞必加譴責於是買使斷罷永不敘用并撥皮多人誣告禁忌不利駕飾大要凡可以加害者靡所不至此四不愛也僧道有田不納稅當差今寺觀僧道五頃膏夫一名寺觀初生顧夫供役痛入骨髓僧道之徒布滿朝野陳之當途所說可知此五不愛也江湖技術之士挾書游於豪富反郡守之門受其餽贐之私不知水利乃農桑之所先四民衣食之根本經由四方聽其所

囑不閱古書不問損益從而播說行監擾民害事此六不愛也嗚呼民不可與慮始者此也

議者又曰是役也此六等人如此不愛既聞其詳抑亦有愛之者乎人愛之言如可無所聞也

答曰行監之所愛者小百姓也貧民佃種富戶之田春夏之間青黃不接多無糧本廩相盤工食用且如沿江沿海高阜之鄉河道壅塞每歲必須開挑又有湖汭低窪之園岸被水衝洗坍塌春間必須修築奈何佃戶貧富不均心力不齊以致不能開挑修築完備行監官吏到彼喚集上戶即驗各佃地畝依例給付口糧併工成就既是高鄉開成河道遇旱

可以車水低脚菜成園岸過澇可以障水不致旱乾水溢而窮民秋收有望脫妻子於飢餓可以保全生息無溝壑之憂而又河港通流舟楫便於往來米麥豎粟商賈便於糴糴實百姓大有益之事也奈何窮百姓之言誰人肯聽北望省臺杳如天遠雖欲赴愬下情曷能上達唯有呻吟愁歎抱命聽終而已吁可勝痛哉可勝言哉

議者又曰蘇湖熟天下足者不足信也

國朝未破江南軍民未嘗闕食今天下如此其大田疇如此其廣蘇湖熟爾之即何足賴耶
答曰浙西產米之地甲於天下收之近古唐自張丞相以後

每歲運糧四百萬石給餉長安宋南渡每日運糧一萬石歲計三百六十萬石給餉兩淮今

朝廷每歲運三百萬石又有裏河客旅與販船隻尾尾相接不絕糧道京師郡縣官吏軍民家食食用江南老米則蘇湖熟天下足之言信不誣矣范文正公曰蘇之一郡自可歲收數百萬石足為國家糧儲况浙西七郡之廣其為利又不可勝言矣愚故知浙西之地沃壤千里實天下土民足食之本其於水利豈可不盡心致力於斯乎

國朝官吏俸米怯薛口糧軍馬糧料二匠役糧比之宋破江南之時豈止增加百倍若非浙西之米何以支持不關今議者

之言特未之計耳

議者又曰每歲所漕田土官糧特多民糧極少行監官吏亦曾問及否乎

答曰官田有公營屯園諸色名項之夥亡宋各有承佃管領縣有籍冊及魚鱗圖本給付承佃又有田畝字號租額石斗印信簿書種田戶每歲又有田帖批銷如遇承佃告替官拘一應文籍交付新佃執照所以田地不致那換新種之田不敢荒蕪今者膏腴之產官司盡行撥賜

各投下官員及寺觀僧道人等供報數目圖籍既無稽攷奸人從而作弊移東換西以熟作荒有司官吏略不加省遇有官

糧多而民糧少也行監官吏知此之弊不容捏合從實檢察追糧問罪此行都水監之所以罷也

議者又曰行監官吏知有如此之弊何不設法預防如何聽其獎成而後問也

答曰孟子有言今有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那得行監立於大德八年之冬九年之秋止辦修治吳江之役大德十年春始行移路府州縣措報田土數目每春修築園岸分豁官民田土須要一體成熟練一二年漸次成緒俸民始以畏忌而行監已罷若假以歲月吾知經界必正而田萊闢矣又安有如此之弊哉今略奉一端以明前事大德

十年有司以熟作荒，除官糧四十餘萬石，官吏賑贖以千
萬計，都省委官與行省追究未盡，欽遇
詔赦釋免，雖不至痛革其弊，然亦可以矜其口而奪其氣，謂行
監無功可乎？

水利集卷之終

水利集卷之三

堯典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割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
咨，有能俾乂？兪曰：於桀哉！帝曰：吁，咎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
試可乃已。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澤，
水澤水者，汙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流，故以溫而逆流也。極言
其入勢若浸天也。言不能任也。責者使之治水也。錄崇伯名
益，錄之焉。人辟庚自用，不從上命，是以方命圯族。九載三考
功用不成，故黜之。後奉大禹以平水土，故八年于外，克成厥
功。

大禹謨

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
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
穀也。文者，財用之所由。禹曰：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
美之也。

又帝曰：來禹，洪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蓋澤乃山崩水
渾下流，淤塞顛覆，及疏而泛，溫澤既竭，仙宮猶未息，故舜以
禹天警懼於己，禹能成功，故賢於人矣。

益稷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

木暨蓋奏庶鮮食予決九江距四海濬畝滄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熙茂乃粒萬邦作乂○夫四載者水乘舟陸乘車況禾輻山禾標是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踐履山川跋涉險阻也皆是之時播種之初民尚艱虞蓋益稷奏庶鮮食播奏庶艱居臣上下相與勉力以保其心於無窮也

禹貢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唐仲初吳郡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姜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

周禮治溝洫之事

秋所謂凡蘇東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震澤太湖也周禮賤方揚州數曰其縣地志在吳越之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魯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縣是也其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定者言底祇定而不震蕩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稼女相生○以渚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澮揚其受作田○鄭司農云溝防以春秋傳曰可原所見僅溝以列舍水利者非一途以去水也以澮揚其受以其水為改得行其田中奉其受納也杜子春讀為瀉和

溝謂以溝行水也去謂僅猪畜流水之脈也防猪房隈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畔也澮田九去水大溝作猶治也渠遂舍水於列田中引澮之揚去前年所受之草而治田以種稻也○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受喪之○鄭司農說受喪以春秋傳曰受喪盡崇今時謂禾下麥苗與下麥言夏刈其木於下種麥也去謂將以澤地與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乾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麥之明年乃稼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一、稻麥也○早暵共其害歛○稻人共其害歛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害事所發也○喪紀共其害事○常以閏墾

樂溫之物○匠人為溝洫○主通利田間之水道○郭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一井之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一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一間廣二里深二里為之澮奪遂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遂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豫謂之不行填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莫水壑折以參伍欲為澮則引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溢之○澮猶咀也鄭司農云澮讀為廢謂水淤泥土留蓄助也與學去謂澮讀為澮液之澮也

至元二十八年任武略言八項事內一項開後吳松江事

某伏請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乃委江東江吳松江也震澤乃太湖也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洩太湖之水而入于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則震蕩者平定尚何震蕩之可憂哉二江已塞僅有吳松一江今來下源有河決滙沙高水淺不甚湍急若及早開浚工費省而易為力數年之後愈久愈堙工費倍而難為功所當預為之圖也以節用愛人之道論之然錢糧固當各民力固當惜於利民之事而用之何吝惜之有或以勞民之說藉口為難行我以佚道使

之勞而無怨若早不開浚則日塞月堙或遇霖霖之雨水潑之灾禍天難冒不特田為江湖而民亦為魚鱉矣實為急務不可緩也今之言水利者謂水性就下導而使之通流而已河港陂塘狹者廣之高者下之塞者浚之淋漫者隄防之人皆能言之也殊不知治水之法須識潮水之背順地形之高低淤泥之聚散隘口之緩急尋源溯流各得其當合開者開之合閉者閉之合隄所者隄防之庶不徒勞民力虛費錢糧水不傷禾民享無窮之利豈非

國家之利乎昔自唐至宋陳公沆相裴度范文正公葉內翰朱晦庵蘇東坡歐陽文正忠公等皆陳言修浚或各於浩費

而不行或惑於浮議而弗講或始行而終輟或營修不得治水之法曰續歲月少見實効歸附以來江河淮海閘官管治愈見堙塞二十餘年之間水利大壞以致蘇湖常秀之良田多弃為荒蕪之地深可痛惜區區一管見惟以開河圍岸置閘為第一義也謹錄連范蘇二公力排浮議天時人事不可開江之說于後

一范文正公親至海沒是時論者沮之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或曰日有潮至水安得流下或曰沙曰潮至數年復塞或曰開浚之役重勞民力公以謂江海善下故得為百谷王豈能不下於此謂江水已高不納此流者非也彼

日之潮有損有益三分其時損居二焉乘其損而趨之勢孰可禦謂日有潮至水安得下者非也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局之決不能塞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亦復何患謂沙曰潮至數年復塞者非也江南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得之導達溝洫既百姓於饑殍伏道使之鉅勞不怨謂開浚之役重勞民力者非也於是力破浮議疏濬積淤民受其賜又有對東坡蘇公言吳水中患者乃謂天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修治東坡曰不然父老嘗言此患所從來者四五十年耳蓋人事不修之積非天時之所致也蘇范二說愚雖不敏深以為然

至元二十八年潘應武決放湖水

切見

朝廷數百萬米糧浙西數百萬生靈口食皆取給於浙西數郡而浙西地勢極低出產米糧豐厚自團山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餘里沙岡身以限滄海岡身之間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潮汛往來至震澤而定故名曰平江有太湖又名洞庭湖周圍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六縣三吳五湖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周圍二百五十里由港浦而入海浙人常苦水灾古人開浦港漚瀝涇澮之類者無非所以為去水計使

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種居民常修築團塍官司常修浚水路潦則車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公私之利可謂博哉公私氣力少有不及則民蕩析公私坐失厚利錢王時置撩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專河築堤亡宋初年廢弛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濱開浚五河東南入吳江東北入于海用費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八貫石自後置農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任內用錢米四十三萬八千有奇至理宗朝創立魏江、澇福山水軍三部三十四人專一修江湖河塘工役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營廢米糧歸之

朝廷有莊田荒蕪無人經理河港煙塞水脉不通無官修浚其

澱山湖中有山有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澆口曰泖港口曰小曹港口曰大澆口曰小澆口曰各澆十余丈深六七尺通潮水往來潮退時引湖水下大曹港大盈浦入青龍蟠龍亭江出海而去古人謂水之尾閭門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泄水路故也歸附後權豪勢要之家占據為田今山寺在田中心雖有港澆澆不及二丈潮泥淤塞深不及二三尺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攔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水漲泛溢西北風水下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水漲泛溢皆因流下不決積

水往來不去或遇淫雨淹沒田土室廬丁亥年水灾復獨有姜門外至刘家港一帶朱宣慰勸諭上戶開浚庶寅年此處使免淹沒去冬有游宣慰建言雖已蒙省府委官相視又為勢力所阻且曰待今秋開浚權奸但知幸灾樂禍以馮己計何嘗攷古問今為

國家經理根本之地昔蘇公軾有曰夫三吳之水諸為太湖之水溢為吳松江以入海、水日兩潮、濁而江水清潮水濁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淤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又范文正公有曰天造澤國衆流所聚或淫雨不能無灾而海江之涯地勢頗高溝瀆雖多不決不下如無所壅良

可減害若其漫漶江湖及來愆亢之時萬戶歌嘯此所謂旱
潦皆為利矣又范文正公開浚時招募游手日給糧七升以
三之二贖其家宋時趙運使任內科數本縣食利人開浚或
人夫數少即於見賑濟人內選強者充應去夏一水澱山湖
太湖四畔良田至今不可耕種家無存立各家老小並是船
居有力者全家往淮上或山鄉趨作求食無力者乘船在本
路難趨仰望賑濟今年可耕種者皆是以人力與天時爭勝
肩農家日夜踏車以水出田子女脚皮生蠟田外河港水高
於田內水三五尺近有稻禾特熟為暴風驟雨激破圍塍全
園淹沒子女號天慟哭老農血淚交頤今秋雖曰大熟即日

菜要無土可種或遇風雨來歲又是荒歉建言屢矣官司未
見施行一月過一月一半復一半積久不決圍塍坍塌再遇
淫雨悉為魚池民居蕩析公私坐失厚利彼時修治用費既
廣民力困乏悔亦無及愚昨隨先來營田司官劉副使親曾
相視水勢與高年老農知識地畝人講究得澱山湖東大小
曹港斜漚口汶港口回是水之尾閘門今為樵豪勢要占據
為田此處水路卒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楊浦俗曰稻楊浦
石浦十墩港小漚口四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宋時有常地
上戶衛家等一修浚近年衛家蕩廢此港浦亦堙塞淺狹今
來若先於此四處開浚決放水路以救百姓生受以保公私

財賦實為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惟湖水裁退然後次第
開浚諸處河港修理開堰濟運河北即古人所謂不決不下
亦謂下流既通上游可道也自非

省府選委廉幹官一員同平江嘉興西路正官親往勸諭占
湖為田權勢食利上戶趁此秋成之際招集流離船居百姓
併力開浚無由阻救累

朝皆走官司安官提調用費錢糧雇工開浚決放水路載在典
籍歷可攷今來官府如曰勞民有司無可雇工愚記得至
元十五年免吳江縣尉待上司委選取勘陳乙娘告閹貴妃
家閹珪占田事曾擬定閹珪家作稱亡宋有旨強占百姓良

田五千三十二畝一角四十七步照依亡宋斷籍為公田租
追徵租米修造公塘兩岸橋梁水路月度續被隱瞞埋沒
朱昱祖等姪浙西道勸農官田使司告首有今柳理問等官
公議斷過備呈行大司農司有參政燕相公奇官公議新過
照依潘縣尉所擬籍沒歸官又蒙理莫錢糧官追徵租米了
當近年又被強幹黃守謙與袁士秀作營田互爭抱佃占收
租米賄賂官吏今已三年徑不入籍拘租歸官今來告蒙
省府託委官下平江路趁此秋成省諭種戶依公租例各自
運米赴官倉交納年可得米四千來石儘可為雇工修浚水
路用度此係官司與年失收公田官吏隱瞞米糧今日收此

米極救百姓焉

國家經理根本實

省府不費之惠全在

省府力排浮議坐圖利之應武卡宋改官歸附有功兩任縣

尉四受

省創辦課勾當中間魯奉省制以應武在卡宋情魯提領運河深知水脉今與都水監官一同勾當亦曾建言開浚取注河青楊河至今漕運通利又魯著述江南百姓衣食根本圖書勸人農桑多有成效年踰七十功名絕念待盡山林今幸欽遇

天日開明察知江南百姓生受選命大臣奉宣德澤故敢出位

一言少裨仁政之萬一

至元二十八年庸田司大德八年行都水監集吳中之

利

太湖按吳郡志即古者震澤區區五湖之慶越絕書云周回三萬六千頃吳錄云周回五百里吳志又云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下太湖蓋諸山峙於太湖之西地形高阜兼南北東三慶江海之岸亦高而太湖之四外皆高水積其中常若盤盂之盈滿非藉江河深利何以通泄謹有雨潦則泛溢四溢環湖低田其能免淹沒乎

范文正公謂太湖乃天開澤國衆流所聚而江海之涯地勢皆高若欲導泄積水在乎時一照檢太湖東岸北岸通江諸河道水洞不致諸物閉塞可也蓋環湖皆蘇湖常秀之田病于低窪利在泄潦兼松江傍海諸高田亦仗潮流奔注衝散潮沙使江河深利乃可引潮澆灌由是言之凡太湖出水口子宜常通不宜畧塞也諸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有昆山湖承湖陽城湖尚湖沙湖陳湖三山湖蠡湖薛澱湖又名澱山湖并諸水湖濱淹蕩皆能接泄太湖水注江達海數內澱山湖開係吳松江注泄至禹切要論其古跡周回二百里此湖之水自大盈趙宅二浦以瀉吳松江既近且便較之諸湖

惟澱山湖之東岸凡岸與渾潮相接最近若上濤所注不急則潮沙由此以注湖內漸成淤澱按韻略注挽路如石塘皆同此處正是太湖東岸泄水下吳松江入海第一要處古賢交口立論以曉人者乃至於三必是此處不當閉塞凡先來於堤間多置木橋多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泄水者蓋欲仗其急流奔注河衝淤泥洩免致水患然尤慮橋柱之阻水今人多不知此意或便於行路則俱塞河口或墮於巡防則密置橋樑此又不止於橋柱之阻水也別以菱荷魚蘆等物障遏妨害農耕必得官司於此處榜示告戒使之咸知利害可也吳江西橋長洲室帶橋至元二十九年據本路詢究得西

長橋古跡元長一百八丈今兩堽築塞四十八丈所謂東長橋者古來無之乃是歸附後添置元長一百一十七丈今兩堽築塞六十丈又據詢究得宜帶橋比古跡今於南築塞六十丈以上三橋曾議鑿堽添橋寬展水道於三十里雖曾添橋展基未能遂利如宜帶橋南堽全未通流皆合浚治崑山常熟兩塘背丘与樁記云至和塘自吳城東圍距崑山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比納陽城南毗吳松江吳郡志謂常熟塘自齊門北至常熟一百余里可接泄太湖水勢入昆承葦湖注江達海今其兩塘諸河道姑以知名者言之各有七十餘條多有壅塞之虞今合去其壅塞使之有通無塞可也各

河之名載於別卷大盈趙屯接嘉禾志云大盈浦南接澱山湖自白鶴匯以達吳松江浦濶三十余丈趙屯浦南接澱山湖北達吳松江浦濶五十餘丈然此二浦注泄湖水最為切要常宜濶濶通利忽近年以來漸至淤塞有若平地愚生嘗究其淤塞之因蓋為閉塞住吳江平望公太湖河道口子無太湖急流下澱山湖而澱山湖東向與潮相接先自東向積淤潮泥漸高富家園占變其湖為田地由是二浦与湖相去漸遠而注泄亦遲不能衝海渾潮此即淤塞之因也今至元甲午年增工開修其趙屯浦至今通泄其大盈浦為目支流溝洫如李墟注孔宅注顧坊注蘇溝沈麻漚井亭漚等處尤

久浚沿兼浦口不曾整置壩閘提防潮沙所以復致漲塞今宜修浚通泄吳松江開匯接吳郡續圖經云自太湖東至松江岸有環曲而為匯者甚多類疏濬而後免水患若以今者環曲論之如崑山嘉定地面本在江北松江府地而本在江南今江南有嘉定之白鶴壩龍崑山之石浦江北有松江楊林寺壩未必不由開鑿諸匯捨直就曲而然也及觀嘉禾吳郡二志有白鶴匯者乃昔嘉祐年間李兵部棲至崇寧年間鄭漕使宣和年間趙提舉霖三次開浚又有顧浦匯者乃沈諫議主之開浚又有千墩金城諸匯者乃儒者傳胥乞行疏決又有盤龍匯者按續圖經云此匯其經緯十里而洄沉

迂遠逾四十里江流為之阻遏值大雨則泛溢旁畝淹穰播壞屋宇范文正公嘗經度之至宜元年中葉內翰清臣接漕本路釀為新渠道直流速水患遂泮惟原此匯皆由工源開塞潮流遲緩潮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匯者漲塞江心阻水太甚民尤病之不比昔年諸匯近在岸傍可以浚治却有新華備分莊胥嚴家胥聚漲為害俱在江邊可以擇其要害者鑿開蓋胥即匯之異名也鑿而通之可免水旱二者之患常州五卸堰決水入楊子江其勢甚盛吳郡志謂往年決水未多而民田已沒蓋五卸堰地形稍低雨下未久即溢岸而過當於此堰迎卸高築堤岸以防水勢又嘗見其堰門通水處

甚是狹小注泄難阻遂致江陰州黃田港利港中港等處流勢不快潮沙易塞今宜相視埭閘其泄水之門高築其管水之岸又據輦謬云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水入江次開夾葦于白鶴溪白魚灣塘口潰大吳諸今長塘湖隔湖相連走泄西水入江及參攷運河走水之說乃知古者常州與吳江俱曾置經幽於運河底走水入江乃用長棒木為之中用銅輪刀水衝則草可刈也昔治平年中提刑元積中間運河但見幽管內皆泥沙遂不復置若石礮若經與制度不同宜擇其善者用之宜與百潰按前輦輦謂云荆溪受宣氣薰湖江東數郡之水震澤太湖乃於其口

開潰百条又開橫塘一條綿亘四十里以貫百潰而通瀕湖阡陌之水入太湖抵松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又云若歲太旱則可引百潰及橫塘之水灌溉民田今其潰有知名者云十餘條其列集中至元壬辰官司亦曾修浚其餘不知名者皆合尋訪古跡浚治湖州淞港按吳興誌載云十三處自大錢港以東二十六處向半於淞港橋門置立閘版如遇東北風起開閘以防潮浪之暴漲若值雨漲開閘泄水入湖若值亢旱開閘積水灌田於至元中平年差官相視據相視得自紀家橋港大錢港以西三十七處不魯置鋪除大錢港浦等五處水勢深濶難以宜立外有三十處今擬一体添置

雖據自松所港南至新塘港置閘二十八處及修魏清諸港西金淞三橋常熟州許浦以泄水下楊子江至要之處雖有十里亭開綠月久歲深看管者不常其戕啟閉失時遂致每有渾潮洶湧衝擊浦內灣曲頗多水道迂回流勢不快見今淺濫至元二十九年有蒞處耆老對相視官講究得此浦有三十六灣約該四十米里今十里亭西南李宅前有舊河又於舊河迤南有荒田約六里若將此處開挑通於嚴塘至梅里塘徑直止該二十五里可泄上水入江仍將其開修完隨里啟閉免致潮泥復淤可以悠久通流又免徒勞開此灣曲之虞是亦一說也陽練湖接吳郡誌云如練湖當大作隄防

以置其水復於四旁設為斗門水瀨至大水之年足以蓄蓄其水使不與水水相連而水田之圩岸無衝其水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漸以流灌民田至元甲午年差官相視整治相視得用四八十里分上下兩湖上湖至斗門一石壩五出口五下湖置斗門二石壩一出口八處高驪山長山八十四口水自飛溪入上湖自橫堤石壩城流下湖水滿啟斗門入運河自藏水壩入江旱則啟斗門濟運河啟出口既民田如此則團岸斗門石壩出口皆當時、修完海鹽古涇按吳郡嘉禾二志謂唐海鹽令李謩開通古涇三百有一蓋開之可以儲水備旱泄水備條誠為耕種之利又按嘉禾志云

海鹽乃海真其東水無源流獨藉官塘一帶以灌十鄉之田十日不雨車戽之聲一動其涸可立而待况又下通太湖松江傾注而去猶建瓴也是以堰閘又設焉急自宋嘉祐元年縣令李惟幾植木為閘又置鄉底堰三十余所後何執中為令步木為石續增堰共八十一所又有安湖在澈浦鎮周圍十二里潴水以灌三村十六保之田遂為民利以上古涇堰閘湖水三項並宜講究力為整治杭州長安迤西諸堰沿運河塘者則有凌宋堰莫家堰胡家堰梅潭堰破塔堰楊堰善堰寺庵若塘中水溢以至堰破則所灌之水未免奔下平江嘉興等處勢若建瓴湮沒田禾頃嘗每歲務令修築堅厚及

閘防偷開諸堰之人杭州二路奉口化安烏渚等處斗門并舊斗門若雨漲之時其斗門開則水盛入湖州之東與南凡蘇湖秀交接地面易致淹沒斗門開則水自北向諸溪入太湖而廣闊河道眾多末後遽有淤溢湮田之患今當令各處民戶專一看管隨宜啟閉旱則閉斗門蓄水澆田亦可余杭甬道按吳郡志謂唐使所載餘杭縣令葉甬道高廣徑直百餘以里渠水悉蓋甬道即堤岸也昔韓信築甬道以築河其為河堤也明以及余杭圖經載縣令歸眺於唐室曆年間經意於南上南下兩湖塘承漢舊制而重修之遂為民利又曰父老相傳昔慶曆紹聖宣和年間能率民修築九塔壩塘

堤一皆完治如曹塘石瀨塘堤皆在數內然今之青山曹橋長樂三港西受天目大山諸溪之水下太湖最為奔急才遇大水則三港堤岸易致衝破淹損田地間禾麻菽麥之類姑以長樂一港言之自黃公堰至大溪口約四十餘里中間一壩名曰破塘正謂塘堤之易破也今欲禦其水患所當由南湖塘與長樂寺塘時時修築堅厚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諸應武餘陳水利事宜

伏詳東坡蘇先生曰夫三江之水潴為太湖之水溢流吳松江以入海日兩潮一濁而江清潮水濁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散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水患此數句

包盡浙西水路下一箇駛字斷盡浙西水性此駛字韻略注曰疾也公又選治疾流駛言其水要活要疾要流要駛者如萬馬之奔驟不絕也即孟子曰水哉何取於水也源泉混混不合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之謂歟今日浙西水自兩子年婦附時招民官慮恐哨船入境擄掠鄉村各自釘塞地分河港吳江長橋係三州六縣太湖泉水之咽喉長橋南境古來水到龍王廟側又被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實鄉村河港裂流之脈終多被釘斷日久歲深浮穢壅塞亦有橋道被築實壅水不通流所以不流不活不疾不駛不能隨即滌去淤塞以致激山湖東小曹港口大壩

口改港口等處湖淤日壅積成數十里之廣三五尺之厚被權豪勢要占據為湖水潮水不相往來積水不去往來泛濫如人之便溺不通水滿四肢胃腹間溢兩耳作舊病復至四

半兩潦
朝廷虧失米糧數百萬石浙西百姓離散太半今日得蒙參政相公憫念生靈為百姓敷

奏欽遵好人去浙西決放湖水入海百姓父老聞風鼓舞已有更生之望應武愚老不識進退去年九月初四日詣省府陳言乞委官取勘閭閻沒官田米雇工修沒道合浦等四處通放湖水入江下海已蒙行下平江嘉興路計料有案可攷續

見諸人陳言之文俱非救災良策切恐有誤

國聽徒費錢糧民力再於十月初四日詣省陳言外今抄具浙西治水源流須知并形勢大略圖中呈伏乞鈞覽為今之計以決放湖水入海為急務潞山湖北道合浦石浦千墩浦小瀝口四處實係今日決放湖水入江下海繫切去處元係來水路今日於塞淺狹此四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今春先修沒道合浦石浦兩處深濶便湖水通流出江入海立見潮水往來田夫可以做岸今春可以耕種然後次第開浚公塘橋道鄉村河港整理堰閘以防運河走泄今逐一條具事目于後

一道合浦石浦千墩浦正屬崑山縣界小瀝口屬華亭縣界潞山湖北一帶自廟見頭港至趙屯浦一百餘里共有港浦一十三條迄皆淤塞淺狹不通應武非來與劉副使即今廉訪司劉僉事登潞山寺鍾樓上遠望相視惟有道合浦石浦最低下此二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此即隨其所趨也叩問當此耆老俱曰十年前潮水往來近年湮塞淺狹不通此四處若不及早修浚淫雨再作舊病復至今來如合鈞意乞賜委官一同相視打量丈尺分作數段併力開挑

一公塘三十六座橋道俱屬吳江縣又葑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屬長洲縣多有上下塘橋道坦塞不通欲乞委官同長洲吳江縣官抄見數目就喚集當地人戶修浚通放水路中間亦有緊切去處官司閑防盜賊私鹽往來又難去除釘橋愚欲移橋下木椿於橋內河道上釘撒星橋底幾橋口西不相妨

一吳江縣公塘第四橋此處一條水路來自湖州大錢汊又名南江衙出下塘湖泊間下笠澤湖汾湖白蚬江下急水港直至潞山湖自來此水甚險埽附後因被占湖泊為荷蕩造橋築堤水路狹淺不甚通徹今來欲乞委官相視仍復開放實為便益一舊時長橋南境水口至龍王廟側

歸附後假填塞五十余丈見蓋房屋與軍戶居住以致太湖口水狹小淫雨一至水不通微多致泛濫衝損塘岸行路不時差夫修治深為不便近日開浚復乃係歸附後添創長橋三高亭前即非舊來泚水古路徒費工程今來乞委官往地所喚集耆老指定龍王廟基者會軍戶移入營內計定工程候七八月日長水涸農隙之時雇僱上戶船隻佃戶搬取泥土就便填豐沿塘道路高牢此亦兩便中間留一實境仍舊造橋相接此項合用一併計料木植并磚灰數目

一鄉村釘塞築垣河港皆在田園中間古來各園田甲頭

每畝率米二升謂之做岸米七八月間水涸之時擊鼓集眾煮粥接力各家出力沒河取泥做岸上種桑柳多得西濟近同水湧園岸四五平不修治狀若綴旒桑柳枯朽一遭淫雨全園淹沒深有可慮宜下州縣委官者諭河港口兩岸田園中頭候河水減是不拘時候隨即告眾戶沒河做岸務要團團相接除去釘塞垣斬去凌使水脉流通岸上仍種桑柳如有故違罪及由主

一湖州既放通流宜急防護河走泄洄是修整嘉興路杉青閘堰宜下嘉興路計料修整

一長洲常熟縣水路近年有耿汪崑山塘西路水通江北

一方頗少水患惟有東一路楊城湖昆城湖及夷亭西畔多有古來橋道坍塌水路被築塞不通致被泛濫淹沒乞委官相視就便修浚用工不多

一崑山縣近日得太倉水路通徹僅免泛濫中間亦有未通徹處宜委官相視詢訪高年父老有合開浚去處就便差工了辦

一嘉定縣水路亦曾開浚中間亦有未辦去處宜委張提奉開浚亦一良便

一吳江縣長橋守三州六縣太湖災水之咽喉沿塘三十六座橋道貫鄉村河港災流之脉給昔錢王時置都水營

田使有棧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載在范文正公文集可攷亡宋得國亦魯廢弛至仁宗朝水災疊至范文正公開浚五河令轉運司兼提舉湖塘河渠續後又置都水使者又置開江軍載在沿水論可攷至理廟平江發運司節制司立魏江、灣福山水軍三部三四千人專一修湖塘河渠工役應武在亡宋時曾准淮東總領所差撥魏江游擊軍令應武修江浚呂城河有案卷可驗舊來亡宋吳江知縣賤街帶提督湖塘河渠縣尉賤帶巡視湖塘河渠為渠塘路被風水損壞一日不修坍塌愈廣之故縣道回申請差軍請料稽違失時本縣自行收拾設

官田米三千餘石名曰修橋米歸附時又曰修浚縣河米應有橋道坍塌水路湮塞本縣自行支用隨即修治自此浙西三十來年並無水害男種田園女事桑麻家給人足卞宋足食足兵多有便益今來若蒙官司以闡珪沒官田五千餘畝撥付吳江縣管隸同共收支准備在工買料不時修造橋道塘路七八月農隙之時修浚道合浦石浦等四處水路應有潮淤淤泥煙塞河港常一修浚通徹自然永無水害實為公私無窮之利修浚縣河米一項平江路官租房見有窠名可以參攷

一浙西在水中做世界官司常一浚浚水路居民常一修

築園塋自丙子年水政廢弛積水不去一遇淫雨泛濫桑柳枯朽田土荒蕪百姓離散亡宋時范文正公治水議乞勅下諸路行勸課之法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令等以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今日參政為浙西生靈敷陳決放湖水入海此三百年一遇深恐去後仍復廢弛如蒙銓曹選委經任好人充吳江縣尹職銜兼提領湖塘河岸勸農事縣尉職兼巡視湖塘河岸崑山縣尉職兼巡視江湖河岸常切巡視道合浦石浦等四處出水港卽令占據為田有妨放水入海違者論罪浙西水政廢弛已十七八年今日雖已修浚了

畢若不常一巡視督勵深恐前功俱廢倘蒙如此奉行立見生意復回家給以足資為經理根本之計

張桂崇言水利事

三江既入處澤底定震澤即太湖也吳地記謂既入者理三江以入海非入震澤也水不逆行禹實作則逮漢唐而歷錢王皆由堤岸堰閘以致水利所以年穀屢豐也至宋端拱年閘堤堰既廢於漕舟故水患頻仍有志於修浚者無如吳中范文正公秉內翰卿漕使於五湖盤龍滬清而浚白岳奇陵咸著厥功遂為民利思生吳中一貧士也寓居則濱吳松祖壑則隸餘杭乃知有天目寺山諸源自餘杭發源競注太

命

潮又知自太湖東注吳松江達海是為浙西水利第一要處項自至元丁亥歲以來凡吳松江浦皆為潮沙漲淤致見連遭水災者蓋以堤閘既斷加之閉塞太湖水勢不有活病流駛衝滌潮沙一至于此也愚生日擊斯患心慕前功遂注意於浙西之利之學設為堤防早濬之策陳言浚治雖蒙被委用俾之叶力規畫修浚自壬辰之春泊于甲午公勤周替江河漸深規畫既効遷官無求自謂未復有修浚之勞逮丁酉歲又為阻壞水利人閉塞太湖流勢而此江復致湮塞寧無復慮文止范公有云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愚嘗矜憂於前叶力浚治幸躋吳民於樂歲者迄今六

稔豈料江河復淤憂復甚焉其欲再伸一咏期底吳民於無窮之樂奈何家貧力微年老耳聾行則尼之徒懷中憂而已於是援古訂今與利除害編成一集盡成一圖名浙西水利要錄以詒後人儻能錄此以少效一得之愚可過將來之補幸莫大焉大德二年歲在戊戌仲春既望張桂潛致太史公之自序

至元三十年四月平江路淮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牒為修築田園

往本道牒該為浙西河道閉塞水害傷田委官相視開挑河道高築圍岸隄防水患當司已經行移催督所屬依上開挑

修築去訖恐有不克親詣屬縣鄉村催督點視已見次第分訪問得田里諸曉農事耆老說稱浙間每歲種之復比至六月耘耔已畢直候秋成季夏一月農家頗有閒暇所修圍岸經值梅雨淋洗恐有缺損去歲若於此時稍加修補度幾也後設有水漲不致衝溢冊例但農氏所懼官吏下鄉因緣擾擾若則之園長從便勸率農民自行修補官司不責工程不差吏卒樂然出力焉成就參詳此論似為有益切照圍岸一事為坊不細今歲修築雖已成就緣一時旋取濕土堆築經值春夏雨水不無少有淋損去歲若季夏一月畧加修補又於秋收之後十二月及來歲正月為始載行增修添用

橋範低者高之狹者濶之缺者補之損者修之更令田主從便栽種榆柳桑柘所宜樹木三五年後盤結根葉岸塍賴以堅固此誠良久之計請更為講究申覆

省府照詳

至元三十年四月十四書吏王京承

至元三十年八月初十日行省准都省咨文該先於至元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江淮行省燕省改呈

奏過事內一件浙西地面東太湖江東浙西來的水都那泊裏入去有在先那湖泊有幾處海裏入去的河道來收附江南之後那裏軍官每有氣力富戶每將那河道閉塞住種田有

馬那工頭這幾年百姓每田禾被水淹了來如今那裏知水利人委付着將那閉塞住的水開了交海裏入去呵百姓每田禾得濟有俺商量的秋收了呵這裏差的好人去与考官人每一處開了呵便當的一般商量來聽了道是來省官人每根底說着麼道飲此都省於八月三十日差委前江淮行省左右司郎中都尔弥失前去江淮行省照依已

奏事理開挑施行至元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八日准江浙省咨浙西水淹田禾人民困食准此為開挑一半不見次第又今湖水滄害民田以此專委前浙西鹽使改的前去与都尔弥失勢并本省已委燕參政本道廉訪司官元言水利人等欽依

燕參政已

奏事意須要將太湖等處開塞河道疾早開挑了畢毋致似前傷田為害仍先取都尔弥勢并燕參政各看循速慢招伏并本省官不為催問緣由去後八月十三准本省咨移准本省參知政事通奉咨照得虧職元

奏開挑河道今已開挑訖三百一十九處未開挑止有二十三處是農忙權行住後候秋收了畢毋工已經摘委本路正官開挑去訖然此終是遲慢咨請照驗得此有燕參政到未於十月初二日

奏過事內一件為馬兒的伴當南人燕參政題說勾當未有杭

州這壁浙西多出產錢糧有太湖等處有兩箇大湖有水大可損着百姓每為那上頭年時我奏了出水的河道交修理來今年雨水雖大司那修理來的上頭田禾也收了此箇這合修理的緣故一日西通海潮水來河道泥淤的滿了呵多損着田禾有常川着百姓每的氣力裏修理呵勾當大有百姓每氣力送當不得在先卡末時心用着的物官司添与交本士軍每修理着來更近水有的管民官每裏頭交一箇專提調着水的勾當裏委付來說有俺商量來管民官裏專交一員提調的依着他言語行挑渠的軍掘審院裏与文書交他每奏呵怎生商量來

奏呵那般者欽此都省劉甘樞密院差軍移咨江浙等處行省

欽依施行去訖却擬所委官沙的回呈浙西蘇湖常秀等處五六月間驟雨大作田野之水一漫淹沒若非新開河口數年不能退落浙西數郡不見申到聞食流移人戶今歲為灾非曰河道所致及元言水利人滿應戰狀呈該去冬今春開浚港浦三百餘處並無一處通徹今來都省差來官与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一同相視得確有曹家門首百來丈挑開深濶余外並不開挑水路淺流仍復如故得此除已督勒合属依上開挑候見次第別行具呈都省除外檢照得南人縣尉潘應武於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內元言切見太湖周圍三萬

六十頃受納諸水溢流而下一路往下吳松下二百八十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八十里下澱山湖周圍三百三十里通江入海其澱山湖中有山有寺亡宋時在水中東有水港四五處各濶十餘丈深六七尺以通潮水往來潮退引湖水下青龍寺江入海古人謂澱山湖乃浙西諸水之尾閘宋法禁人占湖為田婦附以來權豪勢要之家占掘為田今山寺在陸地中心舊來港汊淤塞潮水湖水不相往來積而不流遇東南風起水回太湖則湖州宜興等處地面水漲泛溢西北風起水下澱山湖則平江松江等處地面水漲泛溢皆因下流不決往來為害近平雖蒙首府差官相視每為

勢力所阻權奸但知幸災樂禍決不肯為

國家經理根本半復一半積久不決必致圍岸坍塌悉為魚池
彼時雖欲修治悔亦無及且浙西地勢如人之有口腹四肢
若口腹受水尾閘閉塞水滿胃腹四肢俱腫今醫者但於手
足頭目上去水可謂惡惡瀝山湖來小曹苕港口即尾閘門
出水去處今既為權勢要占把為曰不可得而通泄昨親
相視與故老講究得潑山湖北有港口四處取江頗近十年
前潮水往來近半湮塞若修浚深湖使通湖水乃是於尾閘
門側通放水脉也及有吳江縣沿塘第四橋名曰白龍橋此
處一條水路來至湖州入錢港衝出下塘湖泊間下笠澤湖

汾湖白鰓江下急水港直至潑山湖自來此水甚險埽附後
因古湖泊為荷萬道橋築使水不通徹合委官相視通放照
到如此施行閘六月十四日又往本省咨文二道俱為擬開
太湖河道添差軍人苛事注此都省議得埽附以來只因數
十家土豪勢要不畏公法將自來官禁諸水湖泊強行占為
己田淤塞出海河道漂沒官民田土不唯使數百萬租糧不
能到官遂致浙西數百萬生靈永被無窮之害至元二十八
年內熟參政

奏准開挑河道都省兩次委官督責行省併工開挑經今三年
雖稱通小港並不及出水故道徒費民財徒勞民力官民

之害依舊不除富豪之利安然坐享虧官害民莫此為甚及
鎮江練湖即孫一休事理只至元二十九年鎮江賁料糧一
十萬石水災訖九萬四千餘石余外止有合徵糧六千余石
如此若不整治浚為未便為此於至元三十年六月二十五

奏過事內一件江南杭州這壁蘇州湖州常州秀州松江府鎮

江府這幾處城子裏百姓每多有出辦的錢糧在先也多有
來亡宋時分襄陽府西淮上應有的甚多軍每的氣力糧食
不揀甚麼用着的這幾路哀辦有來亡宋之後這幾路的百
姓每的田禾每年被水淹了納官的稅糧數目漸少的多咸

了也降了田禾的緣故這幾路的地方中心裏有一箇太湖
有那周圍有的山水盡都流入那湖裏去有潑山湖東將流
入海裏去有來在先亡宋時分沿着潑山湖流水的河漕專
委着人交軍每看守着那裏有的田地不揀誰不交占了更
修理着河道不交水停住又流入海裏去了來那的上頭圍
圍有的百姓每的田禾不曾被水降了來亡宋之後安置軍
的修理河道的都不曾整理則那般罷了來更有口這裏去
的軍官每并子有氣力的富戶每將潑山湖吳松江流水
的口子築起堤堰擋住水將湖并河漕的地面悶做旱地種
田他每要了有為那般上太湖的水每早有雨的時候即溢出

來那幾路的百姓每的田禾被水淹了的緣故因這般有在先忙古堽等行省官每做修理開挑的一般却於曾總管小名的人根底要了金子不曾行來則忙古堽一遍要了的該十九定金有去年塞因囊家可題說呵則委付交他去來百姓每氣力小不着軍每相參着呵成就了的麼道也不曾行來俺根底行的張參政小名的首領官又一箇潘應武小名的南人文書裏題說來軍官哈刺歹也題說表埋會得的漢兒南人多人每也說道是有益的勾當有俺商量來這勾當如今無疑惑

上位委了交行呵怎生修理呵很多用着氣力有則交百姓每

氣力辦呵了不得軍民相參着交做呵怎生商量來題說着交做的人每委不當呵也不中這裏差的好人去那裏行省官裏交山位的孩兒行院官裏交童八都兒大孩兒行臺裏也着一員官哈刺歹也是省得的人有也交它做伴當交這的每親自踏觀了詳量着勾當裏合用多少人百姓裏交多人軍人裏交多少它門擬定說將來時節奏呵主麼道商量來交看圖子奏呵是好勾當有在先早合行來的勾當休疑慮便那般着麼道欽此又張參議題說有殿山湖吳松江那地面裏有氣力的富戶占了的田地元是亡宋僚官地來亡宋之後他每自由自在占了田地交損着眾百姓每種了田

這幾年田禾它每要了來今年的田禾不合与他每種養了的各家佃戶每合得的分例与他每着餘上的數目根脚占田地來的人每根底不與官司收拾了挑河的軍人百姓每根底做糧米呵怎生這般題說有俺也都道它的言語是來擬定那般行呵怎生商量來奏呵也有條例擬定那般者欽此又靠着鎮江府一箇練湖有也依那條例裏亡宋之後官裏勢要之家湖中間築記堤堰把那湖的田地悶做旱地種田有那湖裏的水高無流出去慶湖裏也着不了溢出來即周迴有的種田戶百姓每多指有着有也依那條例裏專委人依亡宋的條例裏挑開河道交流水呵怎生今年種了

的田禾也依慶山湖的條例咱每收拾呵怎生商量來奏呵擬定那般者欽此都着除外咨請照驗欽依事急行移本省趙左丞与差官一同依上施行准此省府官與朝廷差來斷事官元利思行院堂院浙道宣慰使哈刺歹金吾行司農司張經歷行臺張監察等官一同議擬選委到所委相視河道官慶元路鄧經歷浙東宣慰司賈都事省掾崔瑞王昨并知水利人吳俊張桂榮潘應武壞寨許崇奇於八月二十九日咨請本省趙資善与差去官一同前去各路從實相視合開河道及行下嘉興等路委正官与差去官一同用心從實相視應合疏通修置湖泖河港橋梁閘堤計料工

物開中及委執千戶無錫石縣戶取勘潑山湖占湖為田頃畝數目并委歸千戶德清都縣戶取勘練湖占湖為田見數造冊中肯去後准本省左丞咨該係上與中書省亮刺思斷事官張經歷監察行院董金院行臺傅侍御浙東宣慰哈刺牙左丞并官將引元言水利人潘應武吳俊壕寨人等分委廉幹官員一同親詣浙西地面議擬應合開潑湖泖河港添置開堤廢所計料合用工役鐵炭木石并物畫圖貼說差委前松江知府僕散翰文與中書省亮刺思斷事官賞擊赴都外咨請備咨都省早乞明降事准比開坐移咨中書省定奪及咨本省左丞催督已委官千戶執用韓伍并疾早取勘

占湖為田完備造冊咨來至元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准中書省咨近為開挑太湖公事未咨左丞趙資德等官親詣浙西地面相視到合修湖泖河港合置橋梁開堤九十六處總用夫匠一十二萬可修一百日了畢合該工役錢糧都省於至元三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奏通事內一件江南杭州蘇州秀州常州松江府等處田地中心有一箇太湖名字的太湖有兩水大呵但是那周圍山裏的水流入那湖裏去那裏着不得呵却流入潑山湖裏去從那裏轉流入海裏去有來亡宋時分流水的港口交軍每看守着時常修理呵那周圍的田禾不曾被災來收附了江南

的後頭不曾似那般整治未有氣力的富戶每把流水的港口塞開了把潑山湖悶做旱地種田有則是於那少的人每得濟有兩水大呵太湖的水為塞開了流水的港口漫出來指着周圍有的多百姓每的田禾的上頭和理會得的人每說了話舊港口交軍民挑開潑山湖依舊交做了湖泊不揀誰休那裏頭種田皆這般

上奏了差的人交斟酌上役去來省官裏頭支山位的孩兒行院官人每裏頭交董大哥孩兒董校都見行臺官人每和哈刺牙一處斟酌將來肯麼道說將去來如今他每親身踏觀了斟酌了說將來揔用着一十萬人可做一百日工役有

說將來有俺商董來先交軍民一處做麼道奏來如今做工役用着的人數多有不須動軍周圍路分裏百姓每多有則交百姓每做著起來呵各枝兒裏的百姓和尚先生每的種田戶每休教備有一槩的差撥呵怎生奏呵有損有益呵衆家交均勻有休疑或一槩的差撥者麼道又

奏一件海運糧的朱張等南官每的水手每在那裏住有交這的每這句當裏也添氣力做伴當呵怎生說將來有依着他每的言語交添氣力做伴當呵怎生商量來奏呵交那般者又

奏一件這句當裏做工役的人數多有合做工役的地面在這

壁那壁分着做有若不交軍每鎮是看呵不中這句當裏交
阿木的孫兒不恰吉可眾人之上點頭也提調着託將軍去
鎮鈴來着這的每呵怎生與塩密院官人每也商量來麼道
奏呵恨是有那般者欽此

至元三十年八月初十日
水利集卷之三

水利集卷第四

武畧將軍前管領海船上千戶任仁發宿謂澱山等湖百川之
水總歸注於吳松江導流入海紐敦郡地勢不齊亦無水滯之
患皆吳松江之功也自歸附以來因吳江縣一帶傍太湖長
橋下棋等七十餘處出水口子或釘木柱為柵或以石築使河
身為橋或壅以土葦為堰官司置為驛道又有澱山湖三御通
將河港為塩軍多人販私鹽為強盜出沒北庫官司為款禁止
將諸港汊亦皆閉塞以此清水日弱渾濁日盛吳松江日就淤
塞也但遇天雨霖霪田疇多被水傷即仁大德六年大德七年
分浙西數郡官民田土淹沒不知其數北江廢弛乃農民第一
害也且江南之利莫大於蘇湖常秀四郡之良田自古設官要
兵未嘗一日介急修治水利之法為北界職日擊江河之弊在
先累言必合陳汝訓語雖切不蒙准行至元三十一年大興工
役衆所用不得其法不知地畝里水勢當割者不割合割者不割
是猶問盲者索途指令北疎通楚所以愈求愈遠虛勞民力徒
費錢糧屢次赴官力行辨明多被毀辱所開之河欲導東流於
海者又而流深漸滯沙而來不一半間復行壅塞與某所言之
利病前後相同見有呈者文卷可照大德二年創立都水庸田
使司有木司大便等官行馬到來再詢問為某先言已有所驗
今說必然可行休舉數項事且已蒙備呈者府了當未見准行

今蒙都省差來官行省郎中等官到未相視吳松江今恭請寬
便並理拋基淺見吳松江係太湖衆水之匯即日沙泥壅塞
雖是南有新設上海浦北有別家港分流入海止如霖雨三日
其河港百漸通水勢經月不能通洩設有梅雨連綿以致田
疇多被淹浸若吳松江開浚其道徑直順便勢若通航水有所
泄尚何壅滯之可憂哉合用工役必須於有蓄之家上至百石
下至十石戶內為率會撥夫匠一萬名每夫除免稅銀一十石
并租錢並後批照亡宋撥清軍例設官管領開防專工條浚三
年之中於吳松江內兩壙挑生開挑及條浚諸河或開或填或
引太湖百川之水拘入太湖江內內流轉潄滌沙則江河自然

深浚如三十年或江即將元金夫匠酌量除減存留准備行使若
吳松江不行開挑從今廢弛亦合疏浚而北兩傍諸河異接創
家港新設上海浦諸港注江連海止可金樞人夫五千名專工
肇置管治條浚河港置立開挑等用七為從省之尤便且如所
食人夫一萬名除米一十萬石蓋因為數浩大難動
朝省樞信某亦嘗以意約度止舉一團官民田土計之大固不
下三四十畝約收米二三十石又以一鄉人戶計之大鄉不下一
二萬家每家人口三四人今止用十團田米可以較浙兩數郡
幾千萬石之艱止用半鄉民戶足為數百萬生靈裕腹之苦何
為吝者：小利以遺乎！大害也良可痛惜為下情不能上達

七恐

朝廷未知此項濶

國澤民之良策用是再行具陳方今

明良在上相與察其可否而講行之實生民之幸也今將合既
浚人夫里路工程輕重其什物數目開具于後合行具呈伏

乞 鈞詳施行

一開挑吳松江自趙屯浦至黃家嘴約一百二十餘里於江
內兩塗挑立開挑西濶五十丈岸至底深三丈又於新華下
源南北岸開掘二河約一十餘里而濶一十丈底濶四丈深一
丈五尺各處置開二座隨正放開吐水出新徑大傷入江衝沙

共用夫匠一萬名每月開挑約二十一里每十日一次分上約
制七里每里該三百六十步計一千五百二十步每步五尺計
一千二百六十丈展計一萬二千六百丈每夫十日開一丈二
寸六分每工一十二分六厘可半年開成江道以便合置開挑
看水勢去順如何官吏物料隨宜設立畝水入江衝沙其有吳
江長橋下挑各處口于河港濬濶以帶水勢漸行仍復舊址疏
浚長橋通江連海
一前件必須於有田畝之家上至一百石下至十石戶內為率
金樞夫匠一萬名每夫除免稅銀一十石并雜差使專一開
浚江河所食夫匠照依亡宋撥清軍例設法管領開防任周日

就月將慣習工役一可當十又且四時不妨農務則曠事而事
易成慮及潮水往來去處不免有東柵西漲之患不可指定何
處好濬用工既擬定撥清夫一萬名一月三十萬上每日專一
林浚不須計料工役如有某處好濬隨即修築作岸不令潰漫
如有某處漲塞隨即開浚成河三年之中將吳松江內西塗抄
赤開浚及疏浚諸河或挑或引太湖百川之水拘入本江身內
疏轉除去渾沙凡水利之要須合源流尋源疏通貫接度機而
作以此則江河自然深浚矣無運塞之患如三年成江已後將
元倉夫匠酌量除減存留以備使用
一吳松江從今廢弛合將太湖百川之水疏浚而出松江府有

新設上海浦導流達海中有五里塘廣浦林一帶港汊及東西
橫塘等處沙淺窄狹阻遏水勢東去平江路有別家港導流
達海中有新洋江下界浦大虞小虞等處接入至和塘其諸處
河港窄狹遠塞阻遏水勢擬合疏浚注江達海有件止可倉極
人夫五千名一休用工疏浚如此三年之中可復成河
合用

夫匠一萬名如不閑吳松江每事減半

夫九千七百名

匠三百名

石匠

鎮匠

木匠

泥水匠

警人

船五五百隻每隻一百料可安差人夫二十名宿食及於江

河內供搭泥川度

船上浮動什物

蓬橋

樁舵

竹篙

繩索

開河器具

鐵鍬一千把

木杵二千把

鐵塔二千柄

土箕一萬隻

匾榜七千條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參都省副吳松江

本省與

都省差來官并前廣田司副便今任兩浙都轉運使李太中
議得除嘉定州管下河運百姓自願分工已行開挑丁畢松江
府東江橫浦已行開挑通流外批平江常熟崑山嘉定三州管
許浦、福山、七海、浪港、練祁塘等處河道既是本省左右日即中
高中議都省差來官羅憲慰等親詣河道去處相視與平江路
官各州正官一同議得即日晨往差康訪日中奉
御史董制付若候秋成開挑公私便益為此擬候大德八年十
月內興工開挑合依所擬批任仁發等例吳松江一節各官謹

蘇軾平江管下福山許浦等五處港浦、開挑之後止可通漕、
承等處湖水、不能泄太湖汪洋之巨、浸為久遠之利、其吳松
江自古以來泄水之虞、亡宋之時不曾泄塞、然而尚有言其勢
有所不能勝、受歙州諸水之巨、浸於常熟等處、開泉浦以疏之、
況今漕塞、豈無滄後之慮、若依任仁發所言於近上西米戶內
築堰、人夫一萬、名專一閘、浚吳松大江諸處泄水、港汊又自來
鍾水、湖海并太湖入吳松江出水、古跡吳江長橋塘岸驛道阻
礙、開塞去處、疏復舊址、庶可舒浙西滄後之患、為久遠之便、若
欲築夫合該司存管、顧美若過選、請知水利官員、分置鄰水監、
專治開浚河道水利之事、候成功之後、橋樑、條請人夫三千名、

常川操洗、似為相應、今差千戶也、連牙兒、魏朝貴、皆并移、直到
國本、將引陳言人任仁發一同前去、合行開坐、移咨伏請、照詳
希咨、回示、大德八年、前都水庸司司官、吳執中言、順導水勢、
嘗聞利為物者、其大乎水、然而水能為利、亦能為害、孟子曰、擇
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以勢言也、又曰、漂泉泥、
、不令重夜、盈利而後進、故乎四海以性言也、善治水者、每察
其勢、而逆其性、故有利而無害、古之人有能之者、而是也、當先
之時、洪水橫流、下民昏墊、巢穴處、故宮九年、其為患亦酷矣、
禹則導河、自積石導、自桐柏導、自鳥鼠導、導自然耳、又自
岷、不以導流、由岷山以導江、無不以導言之、導之為言、疏而順、

之謂也、以至於繫龍門、排伊闕、疏九河、滄濟、漂決、汴、漢、排淮、泗、
莫非因其性之就下、而順其勢之必趨、故能使溝壑之地、既而
為桑麻、塗泥之鄉、化為沃壤、地平天成、華倫攸叙、太平之治、
於斯為盛焉、三代迭興、聖王繼作、地不改闢、民不改聚、水由地
中行、而其為利、固自若也、逮至戰國、土地分裂、高岸為谷、深谷
為陵、而古先王之美意、良法、廢矣、然獨有魏襄王者、用史起為
鄴令、引彰水灌鄴、田以致河南之富、鄴國亦鑿涇水為渠、注洛、
三百餘里、而秦之固之以富強、水之能為利害也、豈不信然、由
漢以唐、以迄於宋、隄防之共、代不廢弛、如曰、閘曰、堤曰、塘
曰、壩、閘曰、浚河、皆其大端也、以故千有餘年之間、獲水之利多、

而被水之害、少、故今浙西之地、即古揚州之域、厥土惟塗泥、厥
田惟下下、得水之利、雖博、而被水之害、亦大、宋有郭備者、曾論
天下之水、以十分為率、自淮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嘗所謂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江東、宣
徽而東、加以天日大山、崧澤并西南諸山、東注之水、鍾於震澤、
即今太湖也、其開綿亘三州六縣、周迴五百餘里、而湖三萬六
千餘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三江已不得見、汪洋浩漫之
勢、止於吳松之一江、當時已有泥淤不能通泄之論、大抵浙
西水澤之藪、外高內低、勢若盤玉、但遇霖霖水、驟從遙、欲使淺
於江海、其江海日有二潮、抑遏湖水、渾流倒注、來速去遲、日積

月增漸生淤澱致使上源太湖之水急不得洩遇滯則低田有
淹沒之患遇旱則高田有乾涸之危是豈水之性哉勢則然耳
所以導之有方則官可轉而為利治之無術則利必轉而為害
古之智者蓋未嘗不深察於此而盡力乎溝洫之政也
國家收附江南之初年穀屨登不聞水患所司固猶失於經理
其弊積而至於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六年之間三
遭大水所在膏腴悉成巨浸百姓鬻子鬻妻者不可勝計
官艱更有何望至元三十一年中書省
奏准大興工役開挑太湖練湖澱山等湖并通江連海河港又
加以脩築甬岸自此之後歲隄里收官糧民食咸得其濟所在

官司理宜將已開河道時常極治庶得不廢前功無棄收民之
官畧不顧問復被海水日夜二潮將已開大壩等浦漲塞殆盡
吳松江而淤澱愈增幸而數年之間雨水調勻不觀其患倘值
佳年霖潦為害非輕近蒙
朝廷設立都水庸田使司專一總督共事敦本防突可為良策
蓋自本司設立以來每年勸率百姓脩築田圃極治河道粗有
成效然而數年之間事功難結倘未全成識者固已憂之通值
上年春夏之交霖雨頻作平江松江痛被水災溝壑滿盈積而
不洩所在田圃多致損壞雖曰天災之流行亦人力未盡之驗
也今都水庸田司已行革去備浚之責歸於有司訪聞即日吳

松江舊云可敵千浦今則東自河沙匯西至道福浦六十里
之間兩岬漲沙將與岬平其中僅存江洪潮不過三二十步深
亦不過三二尺湖水所至此之舊時萬不及言雖江洋之勢見
於上海新涇太倉劉家港通達入海豈能宣洩浙西諸郡之水
畧舉其田今吳江塘岸乃太湖喉咽之地昔人曾以稅路不便
有宜建千橋之說今積石壅土數十餘里雖下有水洞百餘能
泄幾何况又有東長橋西長橋寶帶等橋植數千柱於水中反
岬之東向於江口則有富家之侵占於江尾則有茭蘆之開塞
其患又豈止堤岬之為梗也又松江有潮名曰澱山周迴幾二
百里其深亦自吳江分派由急水港鍾為北湖復自大漕江出

大盈趙屯等浦入吳松江連海去港中有塔寺昔居湖心北湖
淤澱其寺已在湖岬之上今則湖岬又復開拓於六七里之外
矣蓋由北湖東向與海潮相接積淤成塗漸為富家園占致使
二百餘里湖面大半為田大盈等浦接洩江海最為快便去歲
皆以壅為旱陸至元三十一年欽奉開挑之時其上頂湖田常
官為收係安立界畔明白富家嗜利巧計騙官仍復回付今則
澱山之田田愈廣太湖之流勢愈遲每五六月之間水漲之時
吳江石塘東向之水每低於塘西之水數寸可以為驗無怪乎
東向之湖沙日盛於一日乎江松江之田常困於淹沒其患
蓋由乎此以今浙西八郡之地錢糧如此其大生靈如此其衆

誠不可不為之慮也。又鎮江丹陽縣有練湖，其周圍八十里，中有土堤界而為湖，名上下湖。上湖有斗門一石，建五出口，五下湖有斗門二石，建一出口，八受高隴長山八十四畝之水，自衣溪入上湖，自橫堤石建或流入下湖。大水之年，足以蓄蓄，使不與外水相連，而水田之圩岸無衝激之患。大旱之歲，可以決斗門，放出口而瀨湖一帶之田常沾灌溉之益。曩被權豪家於湖而高阜，去處固聚成田，使奪衆利，至元三十一年，欽奉開挑之時，盡復為湖。官民得激，然而所司失於開防，能令各戶復占為田，都水庸田司設立衙門之初，討論舊制，再復為湖，極治堤岸，斗門出口石建節宣水勢，恐有條理，深為一方可久之利。

今聞審利之使復於有司，滕觀告佃，若因而廢弛，成規是徇，數家之情而奪萬民之利，也。以此參詳浙西水鄉農事，為重河道，田園必常修理，二事可以兼而不可以偏廢。今除備團一節，有司已有定式，灝山疎湖亦有元定畧，呼擬合嚴切申明，常加按治。外太湖一水，乃浙西諸水之上源，萬頃汪洋，必須疏濬，上干霖雨，平江松江已受其弊，可為龜鑑。若更因循不治，使遇霖潦，則泛溢之患益又甚焉。為今之計，若欲浙西水勢流通，決少遇水，思必開吳松之故道，復灝山之舊規，庶乎可以有濟。然而吳松古江已淤，湖沙壅漲，徒重工多，似非人力可及其。雖山舊湖多為棄，戶園聚成田，恐亦未易除。豈即日太湖之水，迂迴宛轉，多

由上海新涇太倉劉家港等處流注於海，合無因其就下之性，順其必趨之勢，於上海太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挑浚通流，仍瞻視吳松江古應有舊來出水支港，可以容易出海，去處盡行疏浚，務使支脈貫通，出沒順便，開挑之際，就令所司於已開河港之上，訪求古迹，安置閘座，依特設閘以抑潮，或乞照依農會通河并新開通惠河撥戶差軍，休例設五撩清人，天專一看守，修理以防向後復淤之患。官民幸甚。

灝山湖

大德九年三月，程調官江浙，首平章政事徹里察祿開復行都水監丞奉劉付該，擬已委松江府判官南承務收申准曹。

宣慰牒該并批，曹宣慰男曹日起等狀，告將本戶元占灝山湖田，合開挑為湖，頃畝情願自備口糧，願募佃夫管得。日近開挑，完備不致阻礙水利，申乞照詳得此。除外相度灝山湖北吞受太湖東南吐納於吳松江故道，即係吞吐諸水達海之大關，權豪便占去，覆却係此湖出水之要道。至元三十年，雖蒙都者奏准開浚，終被奸計，黃銀不能成就，止開新港三條，約闊三十餘丈，比之所占頃畝，十中不及其一，豈能淺洋之清水，焉可敵溝瀆之渾潮。過傍則泛漲，泛漲恒旱，則縱橫焉注。日就月將，致吳松江改道，壅塞下則無水灌田，為害定上海諸處之旱災。上則無地蓄水，為平江嘉興等路之傷，遂使浙西百姓急被

其缺元占糧豪生專其利自至元三十年至今水災開除官糧一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七石民租不可勝數為害如此今坎相視得水高數尺即可成湖者三分有二其侵占之家情知理難自顧開挑擬倚低下者欽依仍舊為湖嚴加禁之謂人今後毋得似前侵占高阜者官為收係令種戶承佃自行上倉輸納官糧及將已開為湖田內佃戶從置標撥係官田蕩女置租種母致失所外據財賦僧寺所占數目除已移咨本省照驗備咨都省照詳施行外仰依上施行

當年六月吐咨文一休開挑

大德十年二月行都水監呈中書省為

開挑吳松江乞添力成就

切念本監於大德九年十一月與上開挑吳松江故道今年二月終農忙輟後上自大盈浦口下至石橋浜迄東總役人夫一萬六千九百餘名凡四箇月餘計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四工長濶不尋闊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上引湖水下通東海及福山許浦等河俱已開通亦導湖水入江連海各置開座依將款開阻還渾湖其餘吳松江故道尚未全通并諸處通江連海河港亦未全開今歲浙西裕歲正是興工時分今未看詳前後諸人所言浙西水利大抵無出於都省前議歸附以來只因數十家土豪勢要不畏公法恃自奉官

禁湖水湖泊強行占為己田淤塞出水河道深淺官田土不姓使數百萬租糧不能到官遂致浙西數百萬生民永被無窮之害使費民財徒勞民力官民之害依舊不除富豪之利安然生享利官害民莫此為甚詳此確論累累欽奉

奏在開挑明文乃諸人陳言利病其間行止非筆舌可罄又當時天松江浩浩東注廣約十里深不可測尚論如此况吳松江已塞斷流諸處湖泊日狹侵占通江連海河港十湮八九正如患人病在膏肓雖起人未易為也且本監人員今之人天比之向日爭惡太甚雖竭犬馬之力奈事功浩大未易速成兼江湖故區久為強豪所占著人戶類皆權豪勢要之家僧道人等浙西

豪民平昔恃其富強恣意行事傲慢官府靡所不為稍拂其意唆使無籍之徒毀造虛詞揭據官吏阻壞公法必欲得志而後已畧舉前庸田司亦嘗相親到浙西煙塞河道計料工程呈奉

中書省

奏准開挑數內早江路福山許浦河道始於大德二年相視開挑有司委構飾說云農作待興夏云農事正殷秋云收成在迤冬云天寒地凍農民納租百端調發至衙門例草遼寢其事前後七年竟未興工去歲九月該五本監十月監官親詣督併開挑河道安置開挑今年九月果工不且開挑吳松江故道之初為大府集議沸騰或以為江中淤砌不可施工或以為流

沙溪海陷溺人禽或以為江河变迁或以為地形難通扇惑之言止一端幸蒙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提調官親臨江表相其地形乃謂本江自大高疏鑿以來底吐湖海之水百姓得濟三千四百餘年因其淤塞浙西連年為害見欽奉明白必開浚斷以無礙若功成在衆如或不然我當其責衆心方定仰賴

福自興工破土日為始以至開渠放水悉無妨碍今本監魁日興

工伏慮諸人阻撓合無照依前唐田司休例

閩奏領降

旨明白宣諭禁止諸人毋得非理阻撓望事切易為辦集

大德十年三月行都水監添氣力

欽奉

節該行都水監官人每條根底題說近年以來江浙省所轄地面兼吳松江等處舊河道淤塞的淺了即水漫流幾年淹沒田禾百姓聞食

旨交開挑舊河道的時分千礙着官豪勢要富戶每的田地上頭便見識優的勾當其間八來阻撓者可伶見呵添氣力的

旨麼道奉來衆百姓每根底得濟的大勾當有江浙省官人內提調者交開挑者行省行御史臺廉訪司等軍民官每不揀是誰添氣力交成就者不揀是誰他每勾當其間休入去者道來這

般

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有罪過者其餘不揀甚麼合行的勾當依着在先

聖旨休例裏行者更這行都水監官人每這般宣諭了也麼道做無休例的勾當交百姓每生受行呵他不怕那

甚麼

大德十年六月行都水監照到大德九年十月二次開挑吳

松江故道工程

照得先次開挑吳松江故道細長七十六里一百四十三步三尺一寸總該四百一十萬八千九百三十二五分節次八役夫數

興工月日各不等實役一百三十四日

大德九年已開西自白鶴江東至新華三汊口石橋溪計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底面深闊不等該計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四工役夫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九名自大德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興工至大德九年二月三十日工畢陰雨妨工三十日外實役七十五日

第一料

自新華三汊口至黃渡界樊浦開挑長一十四里四十八步二尺河面闊狹不等計工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六十六工人夫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名不值風雨妨工二十九日收零了畢自大

德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為始八後至十二月二十二日畢工計四十日除風雨妨工一十五日外實用工二十六日

一處長一十里六步二尺面濶一丈底濶四丈折停濶七十尺深一丈五尺每步積五千二百五十尺計積一千八百九十三萬三千六百尺離河岸於二十五步之外送土作堤每六十尺為工計三十一萬五千五百六十二用夫一萬一千二百六名自大德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為始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工畢一處長四里四十二步面濶五丈底濶一丈五尺折停濶三十二尺五寸深一丈五尺每步積二千四百三十七尺五寸計積三百六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尺離河於一十步之外送土

作堤撤水挑搬泥土每天十尺為工總計六萬二百六十二用夫一千七百七十四名自大德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後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工畢

第二科

自樊浦至三江口長九里九十二步式尺面濶二十五尺底濶八丈折停濶一百六十五尺深一丈五尺每步積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五尺計積四千一百二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尺離河於二十五步之外送土作堤每六十尺為工計六十八萬七千三百七十五用夫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二名不值風雨妨工合該四十一日工畢自大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八後間陰雨妨

工二十五日八後為頭至大德九年二月初三日工畢除風雨妨工一十二日外實用工二十八日

第三科

自三江口至大盈浦及自新華三汊口至石橋溪濶長七里一百八十二步深濶不等該三十九萬八千七百五十二用夫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九名不值風雨妨工合該二十四日一分有零了畢自大德九年二月初四日八後為始至二十日工畢計一十七日除風雨妨工四日外實用工一十三日

一處三江口至大盈浦長五里六十步面濶二十五丈底濶八丈折停濶一百六十五尺深一丈五尺每步積一萬二千三百

七十五尺計積二千三百一萬七千五百尺離河於二十五步之外送土作堤每六十尺為工總計三十八萬三千六百二十五用夫一萬六千二十八名二月初四日八後至二十日工畢

三處自新華三汊口東至石橋溪總長二里一百二十二步停濶不等計該一萬五千八十二用夫八百六十一名二月初四日八後二十日工畢

一長一里三百三十步面濶六丈底濶一丈五尺深一丈五尺除舊有河面濶三丈底濶五尺深五尺外實各挑面濶三丈底濶一丈折停濶二十尺深一丈該每步積一千尺計積六十九

萬尺撒水挑掘泥土離河岸一十步之外送土作堤每六十尺
為工計工一萬一千五百工用夫六百九十名自二月初四日
八後至二十日工畢一長六十四步面濶六丈底濶一丈五尺
深一丈五尺除舊有河面濶二丈底濶五尺深三尺外實合挑
面濶四丈底濶一丈折停二十五尺深二丈二尺每步積一千
五百尺計積九萬六千尺撒水挑掘泥土離河岸一十步之外
送土作堤每六十尺為工總計一千六百工八後夫一百七名
自大德九年二月初四日八後為始至二十日工畢
一長八十八步面濶四丈底濶五尺折停濶二十二尺五寸深
一丈二尺每步積一千三百五十尺計積一十一萬八千八百

尺撒水挑掘泥土離河岸一十步之外送土作堤每六十尺為
工計該一千九百八十二工用夫六十四名自大德九年二月初
四八後為始至二十日工畢

第四料

總長七里二百一十八步四尺該工一十八萬九千八百九十
五工半用夫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三名不值風雨妨工一十一
日九分畢自大德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八後至三十日工畢除
風雨妨工外後過八日一處 東自大盈浦西至吳松舊江
長一里二百五十八步面濶二十五丈底濶八丈折停濶一百
六十五尺深八尺五寸每步積七千一百一十二尺五寸計積四百

三十三萬三千七百二十五尺離河岸二十五步之外送土作
堤每六十尺為工計七萬二千二百二十八工去零用夫六千
一百八十七名自二月二十一日八後至三十日工畢
一處西自封家浜東至吳松江接連八海老處總長五里三百
二十步零四尺該一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七工半用夫九千
八百六十一名一處開河長二里一百二十八步三尺面底折停濶
六丈深五尺每步積四千五百計積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七百尺
撒水挑掘泥土離岸一十步之外送土作堤每六十尺為工總
計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五工人夫二千一百五十八名自二月
二十一日八後至三十日工畢

一長三里九十一步二尺面濶七丈底濶一丈五尺折停濶四
十二尺五寸深一丈五尺每步積三千一百八十七尺五寸計
積三百七十三萬三千八百三十七尺五寸撒水挑掘泥土離
岸之外送土作堤六十尺為工總計六萬二千二百三十二工
零人夫四千六百八十八名自二月二十一日八後至三十日工畢
一長二里零四尺面濶七丈底濶一丈五尺折停濶四十二尺
五寸深一丈五尺每步積三千一百八十七尺五寸計積二百
二十九萬七千五百五十一尺撒水挑掘泥土離岸一十步之外作
堤每六十尺為工總計三萬八千二百九十二工半人夫三千
四十名自大德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八後至三十日工畢

大德十年閏挑訖東西河道計長三十七里三百二十二步一寸底面濶狹不等俱深一丈五尺摠該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一十九工五分後夫四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名自大德十年閏正月初三日興工至三月二十九日畢工除陰雨妨工二十七日外實役五十九日

一西自松江府上海縣界趙屯浦東至大盈浦計長一十五里三百一十步底面濶狹不等摠積土六千九百九十六萬四千一百二十五尺以六十尺為工計該一百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八工五分去零就用工平江等處節續發到上年元後免糧等夫內除元撥看開人夫五十名外實役人夫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九

名自閏正月初三日節續興工至三月二十四日工畢除陰雨妨工二十七日外於五十四日併訖七十三日工程為值農忙已將上項人夫於三月二十四日責付各處部夫官收管權行回運聽以後工程

元料 西自趙屯浦東至白鶴江計長一十四里四十三步二尺面濶二十五丈底濶一丈深一丈五尺計六千六百七十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五尺離河岸二十五步之外送土以六十尺為工計一百一十萬一千九百九十三工五分去零以人夫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名緣各料分五夫數節次到役不等自閏正月初三日興工至三月二十四日工畢

第一料

東自白鶴江西至分莊嘴開長八里三十二步計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三尺面濶二十五丈底濶一丈深一丈五尺積土三千八百二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尺以六十尺為工計六十三萬七千一百三十一工去零用夫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五名閏正月初三日為始至二月十二日工畢計三十九日除陰雨妨工一十六日外實役二十三日

第二料東自分莊嘴西至趙屯浦開到大里一十步四尺計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四尺面濶二十五丈底濶一丈深一丈五尺積土二千八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五十尺以六十尺為工計四

十七萬四千八百六十二工五分後夫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名大德十年二月十七日為始興工至三月二十四日工畢計三十八日除陰雨妨工七日外實役三十一日

續料 白鶴江至大盈浦口淺處河道計長一里二百五十八步計三千九百九十尺面濶一丈底濶四丈深一丈五尺積土

三百二十四萬四千五百尺以六十尺為工計五萬四千七百五十五工以夫一千三百五十六名大德十年閏正月初七日入役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工畢

一西自松江府上海縣界樊浦以東至西浜計長二十二里二十步三尺一寸面濶二十丈底濶六丈深一丈五尺計一百二

十九萬二百五十一工收粟以添差官給鹽糧人夫二萬四千八百七十八名開挑自二月初一日為始興工節次至三月二十九日工畢除陰雨妨工一十二日外於四十七日併訖五十日工程已將上項人夫隨時放令還家了當

第一料

西自樊浦東至盤龍舊江計長一十三里二百九十五步三尺計二萬四千八百七十八尺面濶二十丈底濶六丈深一丈五尺積土四千八百五十一萬二千一百尺以六十尺為工計八十萬八千五百三十五工以夫二萬四千八百七十八名自大德十年二月初一日興工入後至三月十四日工畢

第二料

自盤龍舊江迤東至地名西浜并樊浦河口阻水堤基計長八里八十五步一寸計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尺一寸面濶二十丈底濶六丈深一丈五尺積土二千八百九十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尺以六十尺為工計四十八萬一千八百一十五工七分五厘以夫二萬二千三百四十三名自大德十年三月初八日至十五日節續興工至三月二十九日工畢

一續次開挑分水河存留置開地面三里三百八十六步一尺九寸牒請監丞任昭信分監拯治除置造木閘二座於平江松江差撥夫匠安置外掘分水河首存留官給鹽糧人夫三千三

百八十三名行下松江起遣承奉

參知政事提調官劉付備本省密據張珪代瞿震發狀告見辦鹽課等事擬依元姓中書省咨文於苗糧夫內斟酌差撥奉此移准分監牒斟酌量用人夫一千五百名於松江府苗糧夫內摘撥

一路至江二里三百三十九步一尺九寸安置木閘一座
一路至江一里四十七步

安置木閘一座

水利集卷第五

大德十一年任監丞言吳松江等處合脩河置閘前後文移牒呈切照浙西太湖係儲蓄百川之水而入于江吳松江太湖之水而歸於海水有所儲復有所洩所以不至泛濫為民之害也自古以來有志之士未嘗一日忘脩治水利之事自歸附至今吳松江日漸淤塞河港塘浦閘岸閘官整治遂致大壞如遇水潦則一二百低下之膏腴皆為魚鱉之鄉或值旱乾則數百里阜高之沃壤盡成不毛之地水旱小則害小水旱大則害大蓋無以為蓄洩隄防水旱之備故也為此自至元二十八年至大德八年累次陳言蒙

江浙行省保容
都省計稟欽奉

奏准開挑吳松江淤塞去處仰行都水監與元陳言人任仁幹一同監視開挑務要成就於大德八年十一月初八日興工至大德九年三月初八日將吳松江故道開通置閘放水注江達海外不謂大德十年自春以來雨水頻併數月不止河港盈溢又值數次颶風夾破閘岸上源水勢湍急遂於廟壑等處開挑減水河五道及有吳松江已置石木二閘泄放上水方得退落挑當年淤浚田園比之大德七年水災數目上及三分之一切緣減水河道堵閉生受擬多廣添置閘座未曾准行及有通江達

海河道又行停後不曾開通大德十一年夏兩霖霪水泛溢於五月初九日依准來牒行下松江府差撥人夫三百名於華漕閘挑減水河道泄放上源水勢挑節次倩到人夫多係老幼并婦女貧難不堪勢後之人至五月二十四日繞得開通放水切詳古者治水之法片時不可少緩若使動工如此稽遲設有不測風水束手無措豈不悞事特將該歸況元言水利須是用工三年方可成就今來工役未及半年止開得吳松一江置閘三座其餘通江達海河港並不開浚合置泄水閘座尚未添設滂水蕩蝕閘岸亦未脩完今擬於元科苗糧着夫一萬五千名內將一萬名先行放免止存留人夫五千名專充本監撥清工作

每名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與免里正主首雜差役添設喙寨分頭管領從本監察其勢之高下度用工力官司供給物料多廣置閘深濶浚河仍督責有司高築閘岸三年之中人事盡則水旱無虞矣有此關係利害緊切事理合無委自當取赴中書省計稟伏慮日復一日遲緩其事不測雨水浩大不惟重為民害抑且虛費前功今當就擬到華漕等處堪以添置石木閘座并展開淺水港浦處所若不會議呈省明降行移有司就於元科苗糧夫內存留人夫五千名及准格物料聽候興工必致臨期遲悞不便又准分監牒據閘官張玉呈切見已開吳松江通面濶二十五丈上源通徹江浙諸山

衆水注於太湖入吳松江以達於海今止造開三座每開且以二丈言之三開止該六丈豈能盡洩水勢照得台州路管下黃岩小州止舊洩溪山些小之水尚然建開一十有四今吳松江擬合造開一十有三每開面闊二丈方可通徹二十五丈之江水一則開座水綫可禦免致衝突之患二則宣泄多門可減太湖汪洋之巨浸免傷田禾望乞多差人員相視下源必須置開去處更造一十座洩去上水誠為便益即今成造開座恐緩不及事乞從提先於新開江道之傍華漕等處開挑減水河數處浚泄上源滯水農民幸甚准此照得本監先於大德八年十月內與元言人任監丞一同踏視吳松江淤塞去處相視過開挑訖吳松江河道里路并起置石木閘二座見行依時啟閉江水通流舟楫往來大德十年正月內又行新開元擬吳松江故道自樊浦為頭一河闊二十丈深一丈五尺長二十五里下接新設舊江入海元科石閘二座挑壞案許崇呈合從元言人任武畧指示安置得此為任武畧赴都省稟事未回差人取錄蒙都省就除本官受賄信校尉本監丞承前來之任以此移准監丞任賄信據呈開挑吳松江故道元擬新設置五石閘二座依時啟閉阻遏渾潮卒難成就先置木閘二座已行完備內北木閘一座為上源太湖水勢衝坍今再相視到小許浦條造木閘

一座及於華漕置石閘一座就用官有在物料堆此備呈中書省照詳及就委監丞任賄信賈呈前赴平章政事提調官阿老瓦丁崇祿計稟明降大德十一年正月初三日承奉平章政事提調官劉付該前項合脩開渠即係干碍已開河道急務欲便准擬却緣當職不曾親臨相視已擬安開地形是否堅牢便益若使前去即日本省開官別難區處除委火監程奉政及咨本省委官一同相視安開地形是否堅牢便益擬定連呈承此本監欽詳元奉開挑吳松江事意止從本監與元言人一同監視若便行移火監程奉政與省委松江賈知府石萬戶相視議從伏慮差池為此再呈奉劉付委自監丞任賄信與已委火監程奉政本省所委官依已行一同相視擬呈奉此移准分監官火監程奉政監丞任賄信親言元擬置開小許浦華漕二處相視所擬置開地形委是堅牢便益呈奉平章政事提調官劉付仰依已行事理與松江賈知府石萬戶一同相視擬定連呈奉此為元擬小許浦華漕二處合置開座已經依奉劉付事理行移少監程奉政監丞任賄信相視得前項置開地形委是堅牢便益擬合用成造石閘物料已奉前平章政事提調官徹里崇祿欽依收買足備見今上海縣嘉定州收貯聽候言不早為差撥夫匠安置開座依時啟閉泄放上源水勢誠恐霖雨不止湖水泛漲不能通流伏慮為害又恐元收木植等物年深損壞枉費

官錢深為未便又照得大德九年七月初一日承奉

中書省劄付吳松江既已開挑毋致虛費前工因而為惠本監
看詳開挑吳松江故道欽奉事意暨承任昭信宜任其事今樊
浦至新涇既已通流一年有餘止是一開出水况復今春水灾
尤甚合從本官所擬添置開座泄水似望下致虛費前工為此
呈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提調官照詳不奉明降擬添置石木開計
一十二座先後作三次安置後看水勢緩急再行擬添置
石開五座見在物料三座未辦物料二座 木開七座見在
起除衝損木開木植二座合添置釘油等物未辦物料五座

第一次安置華漕東西河石開一座用見在物料小許濟東河木
開一座用見在木植添釘油等物封家浜東河石開一座用見
在物料新華南木開東北木開一座用見在木植添釘油等物

第二次安置華漕西河石開一座用見在物料小許濟南河石
開一座封家浜而河木開一座東西橫渚蘇山前東河石開一
座蕩蕩港東河木開一座

第三次安置東西橫渚南河木開一座蕩蕩港南河木開一座
張王廟東木開一座

又擬展開河道一十二處

第一次開浚華漕封家浜大盈浦白茅浦

第二次開浚大盈港七丫浪港東西橫渚

第三次開浚狀涇蔡盛涇諸港月河張王廟東河 擬用
存留撥清人夫五千名充造開河工役三年以後議擬裁減

大德十一年六月初三日為開河置開

等事牒行監呈者

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是也古人謂太湖形勢如
盤盂回維高而中低自大高平成之後世代相仍經營脩浚千
涇萬渭縱橫蕃布脉絡貫通注江達海初非天造地設皆人力
之所成者蘇湖常秀之民一歲之計所望者稼穡古者高田則

浚河塘引水以灌之低田則築圍岸妨水以障之一浦一堰皆
有關閘載之方冊特然可攷亡宋時吳松一江水勢浩渺綿綿
不息傳送入海狹處尚二里餘之寬猶不能吞受太湖之巨浸
朝廷又浚三十六浦以佐之大水一至猶有淪沒之患然則所

指田畝分數有多寡耳况固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諺云蘇湖
熟天下足國家之利莫大於蘇湖數郡之良田所以有志之士
未嘗一日忘備治水利之事自端附至今三四十十年之間江河

塘浦圍岸開閘實缺官整治遂至大壞如過大水則一二百里膏
腴之低田皆為魚鱉之鄉或值旱乾則數百里沃潮之高田盡
為不毛之地是以為蓄洩隄防水旱之備故也若水旱小則

害小大則害大是以年有水占旱荒不可畛之田矣愚謂引水之法莫先於開河防水之法莫急於築岸限水之法莫切於置閘三者相為表裏如臂以足閘一不可縱使止築圍岸不浚河港水無洩處則溝澮皆盈東風則浚湖西之田西風則破湖東之岸故河港不可不浚也若止開河港而不築圍岸或值狂風驟雨無岸可禦一時暴漲水總入圍農民便有數日車馬之勞指苗淹沒數日根株必腐故圍岸不可不築也閘實乃防拓水早之具過水湧則啟閘實以泄之過旱涸則閉閘實以蓄之又且過往渾潮免致捲沙入江壅塞水道故閘實不可不設也三者備矣水旱豈足憂哉近年以來議者心々相競咏々爭鳴舍

常而求異弄近而求遠不知三者之備止舉一端所以累行而不效豈乎人之不信也或者便得妄議開河圍岸置閘為淺近為迂濶枝蔓其說延緩其事日復日歲復歲不肯盡人力而為之此其所以不能成功也迨至連年浚浚百姓流移之甚良可歎惜或謂水旱專係天時又以蘇州他勢與江水乎故曰平江素號澤國不可成田殊不知古人謂天下倉廩之所積悉仰給於蘇湖水田之利且江南水利最為易晚雖三尺之童皆知其然但浚河港必深濶築圍岸必高厚置閘實必多虞過水旱則有河港圍岸開閘隄防而乘除之縱有水旱不能為害倘人力不盡而一切歸咎於天時天下寧有豐年耶正東坡所謂此係

人事不脩之積非天時之所致也當我華亭人也正居水田旱田交接之際幼而從父兄學稼知見農務水旱之事河港深淺之係語歷非一日長而從士大夫遊凡治水之良策行水之要法無不參請而講明之仍攷覽水書經營造方各郡誌書亡宋會要并范文正公蘇文忠公歐陽文忠公胡安定公單諤即重父子諸賢水利之遺文遂乘舟經由太湖百瀆及湖柳蕩漾又出吳松江楊子江錢塘江沿海三沙諸浦河港等處相視地形以望平地平測其勢之高下詢訪故老搜求古跡募工脩浚順潮性辨三色首尾十七八年講定備極詳盡知無不為之無不力總得一二試驗可行自至元二十八年至大德八年屢次陳

言得蒙

江浙行省告保赴

都省計稟欽奉

聖旨

詔諭江浙近年以來屢遭水患百姓飢餓流移不勝艱苦推原其由蓋因吳松江等處故道淤塞每遇霖雨漲水漲溢不能通洩以致淹沒田禾民被其殃今立行都水監專以整治水利相共地形從宜疏導又一款開挑脩浚河道委行省平章政事徹里提調供給又一款吳松江淤塞去處仰行都水監與元陳言人任仁發一同監視商議開挑務要成就其餘河道閘堰可以既浚興脩者本監從便施行欽此于大德八年十一月內根隨

提調官微里平章與行都水監官軍民官到吳松江淤塞去處
此時皆曰潮沙潰陷不可施工或曰江水已高不能流淺如此
百端阻惑幸遇微里平章力排浮議聽從當與行都水監官
商議指分於當月初八日興工至大德九年三月初三日將吳
松江故道開通置閘放水注江達海外大德九年暑得豐稔不
謂大德十年雨水頻併河港盈溢值數次颶風夾破閘岸幸
有吳松江西閘并減水河泄於水勢所以淹沒田園比之大德
七年水災數目上及三分之一以此論之則吳松江之功亦不
小矣照得當元官水利須是用工三年方可成就今來工役
未及半停止聞得吳松一江置閘三座其餘必合整治水利去

處多未興工而二三十年所積之痛豈半午工役所能盡去正
謂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也又况今春官司為數十家上戶
當夫生受推古息之小恩遽停工後將通江達海河港並不開
浚合置淺水閘座並不添後治水蕩蝕閘岸又不脩完當此積
水未除加以霍亂之兩焉得不重為民害也豈不痛哉或者反
以開吳松江為無効而痛議之且聞吳松一江置閘三座洶湧
水勢晝夜不絕流注八海衆所目擊而心知見存而不可隱者
以有限之開泄無窮之水何為而無益也議者若以泄水處少
未見全功則可若曰無益於事人可欺天可欺乎譬如人患傷
寒証眼服藥發汗之後所當時其藥石節其飲食養其氣休則

病可愈若任其河為不加調攝之功鮮有不勞獲者為今之計
擬從本監察其地勢之高下度用工力官司供給物料多廣置
閘深潤浚河仍督責有司高築閘岸如此經理三年人事盡而
功效見則蘇湖常秀之田永享豐登之利農民幸甚有此閘繫
利害事理若不早賜定奪伏慮慮費前功拋此今行牒呈上伏
請照驗備呈

都省鈞詳明降施行

大德十一年六月十九日牒行都水監照得浙西太湖係諸
葛百川之水而入于江吳松江淺太湖之水歸于海水有所滯
復有所洩所以不致泛濫為民之害也自古以來有志之士未

嘗一日敢忘脩治水利之事自歸附至今吳松江日漸淤塞其
餘河港塘浦閘岸開闢官整治遂致大壞如過水諸則一二
百里膏腴之低田皆為魚鰓之鄉或值早乾則數百里沃潮之
高田盡為不毛之地水旱小則害小大則害大五無以為蓄洩
隄防之備也為此自至元二十八年至大德八年屢次陳言蒙
江浙行省保審
都省計稟欽奉

聖旨節該吳松江淤塞去處仰行都水監與元陳言人任仁發一同
監視商議開挑務要成就欽此於大德八年十一月初八日興
工至大德九年三月初八日將吳松江故道開通置開放水注

江運海外不謂大德十年自春以來雨水頻併數月不止河港
盈溢入恆數次颶風決破圍岸上源水勢端急遂於廟涇等處
開挑減水河五道及有吳松江已置石木閘二座泄放上水方
得退落挑當年淹沒田園比之大德七年水灾數目止及三分
之一緣減水河道堵閉生受擬乞多廣添置閘座當戰於十一
月內依准貴監牒文前往

提調官平章政事計稟去後于今未蒙准行及有通江連海河
道又行停使不曾開通大德十一年夏兩霖霖水泛溢於五
月初九日依准朱牒行下松江府差撥人夫三百名於華漕開
挑減水河道泄放上源水勢挑節次情到人夫多係老幼并婦

女貧難不堪執役之人至五月二十四日總得開通放水切詳
右者治之法片時不可少緩若便動工如此稽遲設有不測風
雨急於整治使人束手無措豈不悞事特將謹照得當戰元
言水利須是用工三年方可成就今來工役未及半年止開得
吳松一江置開三座其餘通江連海河遠並不開浚合置泄水
閘座尚未添設漂水蕩蝕圍岸亦未脩完為此擬於元科苗糧
着夫一萬五千名內將一萬名先行放免止存留人夫五千名
專充本監撥清工作每名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與免里正
呈首雜泛差役添設壕寨分頭管領從本監察其地勢之高下
度用工力官司供給物料多廣置閘深濶浚河仍皆責有司高

集圍岸三年之中人事盡則水旱無虞矣有此關係利害緊切
事理擬乞會議合無委自當戰前赴

中書省計稟前項各公事伏慮日一伏日遲緩其事不測兩
水浩大不惟重為民害抑且虛費前工已經牒呈貴監備呈
中書省鈞詳去訖當戰今擬到華漕等處堪以添置石木閘座
并展開泄水港浦處所若不早賜會議呈乞

都省明降行移有司就於元科苗糧天內存留人夫五千名及
壯備物料聽候興工似望不致贖期遲悞不便挑此今將擬到
添置石木閘座見在未辦物料及展開河浦處所分定先後起
數合行開生牒呈上伏請照驗早為會議可否施行

一擬添置石木閘一十二座先後作

三次安置後看水勢緩急再行擬

議添置

石閘五座

見在物料三座

未辦物料二座

木閘七座

見在起除衝損木閘木恒二座

合添丁油等物

未辦物料五座

第一次安置

華漕東河石閘一座用見在物料

小許浦東河木閘一座用見在木植

添丁油等物

封家浜東河石閘一座用見在物料

新華南木閘東比木閘一座用見在

木植添丁油等物

第二次安置

華漕西河石閘一座用見在物料

小許浦南河石閘一座

封家浜南河木閘一座

東西橫御嶺山前東河石閘一座

潘蕩港東河木閘一座

第三次安置

東西橫御南河木閘一座

潘蕩港南河木閘一座

張王廟東木閘一座

擬展開河道一十一處

第一次開浚

華漕 封家浜

大盈浦

白茅浦

第二次開浚

大曹港

七丫浪港

東西橫御

第三次開浚

耿涇

蔡盛涇

潘蕩港月河

張王廟東河

一擬用存留操清人夫五千名充造開

開河工役三年以後議擬裁減

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行部水監照到元料先合極治江湖

河開等工程未了緣故乞添力

切照本監始於大德八年十一月內與監丞任昭信一同踏視
吳淞江淤塞去處打量計料合該工程起集人夫先行開挑一
河總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上接吳淞舊江導引太
湖百川之流於新華安置木石二牌放水以達於海外有上源
趙屯樊浦以至新涇一帶合開故道欲分工間時值農興權行
較後後至秋收農隙擬於十月再行集夫入後間行省改擬大
德十年正月興工於是虛度一冬晴暖及至交春之後兩堂併
作人夫凍縮如蠅束手不能興役前後八十餘日未嘗一日晴
霽勉諭各處部夫官吏著天之家照管夫無供給以時各得其
所僅於晴日再行開浚故道三十七里三百二十二步一寸興

宣

舊江水勢相接通流當其二次興工之際西自越北浦東抵新
渚首尾七十餘里悉皆松江府境內蒙行御史臺侍御史監察
御史廉訪司謝副使阿昔金事解會事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石
丞俱各親臨催併人夫添力或就其松江知府周惟憲所授
命兼管勸農興儲水利正當其任又係行省委定供給提調開
江人員前後興工跨越三年累經勾喚怕然不顧竟不前來供
給所起人夫或遠限七十餘日或遠限三箇月餘閑下工程其
餘路分性之與之均分開挑如此咸裂又各處部夫官吏令從
本監送奉教內吳江州知州高慶仁輒敢違例擅自差委老病
不堪之人州判時亨部夫入役本監恐其耽誤改委知州高慶

仁前來部督本官百般推調却指以行省左右司勾喚委令前
去嘉定州取問別事為由不肯前來如此不遵章類

皇帝

洪福在後部夫官吏董智一方人夫悅以忘勞二次開通故道
總長七十六里一百四十三步一寸用工四百一十萬八千有
奇俱於限內告成導引太湖百川之水仍循故道迄今海艦通
行田禾得濟急皆

朝

廷成昇委任前平章政事關里榮祿提調得人之功止有新渚
下口元擬置開地面必合聽從元言人任監坐指分安置緣本
官蒙前平章政事提調官徹里榮祿差赴中書省稟說開河公
事未回除已開江道下口存留置開地面分水河二道內一路

至江長二里三百三十九步一尺九寸一路長一里四十七步
聽候本官到來踏視興工大德十年四月初十日取祭到監丞
任昭信牒詣就行分監前去吳松江相視指分安置開座出水
河道去後五月初三日以來適值霖雨大作江湖泛漲正賴溝
河出洩水勢之時委官巡視得吳松江已開故道水勢浩大深
淵與元挑河身相若浩然東注勢甚端急下田新華石木二障
於洩出水小汛時分晝夜常啟不曾開障致內南木闌出水充
為缺候舟楫不能訴流外據新開吳浦至新浜南浜一河比及
下口元置木闌二座完備放水以來任監丞於廟注以西蟠龍
以東開挑出水口于五處晝夜洩放直至河沙匯一帶通潮港

以東流於海其勢湍注與新華二闌之水不殊亦已具呈照詳
繼准監丞任昭信牒該開挑吳松江故道元擬於新渚置五石
闌二座依時啟閉阻遏渾潮為恐卒難成就先置木闌二座已
行完備內北木障一座為上源太湖水勢湍急衝倒今再相視
到小許浦修造木闌一座及於華漕置石闌一座就用作官有見
在物料或運相應就請監丞任昭信赴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提
調官計稟到付却該不曾親臨相視委少監程奉政松江府知
府萬戶相視為北本監缺詳元奉開挑吳松江事意止從本監
與元言人任仁榮一同監視商議若便行移少監程奉政與松
江知府石萬戶相視議擬伏慮差池為此呈奉劉付總委監丞

任昭信與已委少監程奉政監丞任昭信牒視詣元擬置開許浦華漕
此移准少監程奉政監丞任昭信牒視詣元擬置開許浦華漕
二處相視得所擬置開地形委是聖宰便益呈奉提調官酌付
又仰與松江費知府石萬戶一同相視連呈奉此為上項合置
開座已經行移少監程奉政監丞任昭信相視得地形委是聖
宰便益呈具呈中書省并提調官奉明降旨詳吳松江故
道兩次興役用工四百一十餘萬公私所費不貲既已開挑通
流必須多置牒座依時啟閉以節水勢庶幾不廢前工可為永
利今吳松江已開故道止有新華二開池水過滂池放不送元
擬要置上項開座前後逗遛年華有餘不能興工有此艱悞再

呈開九月十五日准少監程奉政監丞任昭信牒視詣元擬置開許浦華漕
江浙行省提調官處計稟公事就同所委本省令史阿合馬前
去松江府與本處軍民官親詣小許浦及華漕合置開座議擬
得合依監丞任昭信所擬安置為便雖到松江府申備元委官
知府賈中憲萬戶石昭信等官牒擬相同亦已具程照詳近承
奉中書省劄付該除咨江浙行省如委必合條理合用夫在依
例差撥外仰依上施行奉此却緣先於七月初五日准元人監
丞任昭信牒該所言水利須是用功三年方可成就今工役未
及半年止開得吳松江置開三座其餘通江達海河港並不開
浚合置池水開座尚未添後潞水蕩飲固岸亦未脩完擦清人

夫又未撥到事關緊切以此就委本官馳驛呈前赴
都省計稟至今奉旨選監批上項先合安置開座必須本官到
采巡時指分或造除牒杭州路備申行中書省行下合屬差撥
夫既總候并奏差董珪馳驛呈照詳乞令官早為還監至今
不見到來又松江府有湖名曰澱山上源吞受太湖百川之水
下吳松江東入于海明有

奉准擬定開挑依舊舊做湖泊不操誰休那裏頭種田實為整治
浙西水患去處及家都省議擬謂歸附以來只因數十家工豪
勢要不畏公法將自來禁潞水湖泊強行占為己田開塞出水
河道淪沒官民田土不堪便數百萬租糧不能到官遂便數百

萬生吳永被無窮之害

都省兩次委官督責行省併工開挑雖稱勇進小港並不及出
水故道徒費民財徒勞民力官民之害依舊不除富貴之利安
然生享誠為確論祇緣當時大典工役之際所委官員止議和
開新河仍脩舊港將諸人占湖田蕩盡數均收入官不曾放水
為湖是致元貞二年曹夢英王暉實錄不啻明白題託朦朧回
付為主况諸人占湖為田不下百有餘戶官租主戶該納米穀
至今徵納唯獨曹夢英王暉回付上項湖田免納官糧為數不
少前庸田司曹曹夢英一戶每年免糧一萬一千三百八十
五石四斗五升以此較之自大德元年回付于今前後九年計

其不納官糧入己之數不下十萬餘石其田自東而西侵占水面往歲潞山寺居湖中央今寺西墻陸者約七八里湖西一帶膏腴地：悉為淪沒坐享一湖之利貽害萬民豈曰小損大德九年章家前平章政事提調官徹里榮祿灼見其弊謂此湖乃吞諸水連海之大洲據豪侵占去處正係此湖出水之要道本官親臨相視督責開浚其占田之家情知請托不行總方輸情入狀自願募工開浚於是用天數百不敷日間復運水面六百七十餘頃住年所司議謂湖田高水大餘須用千百萬工人力難為之說虛誣十有餘年至此方見明白餘上未聞財賦僧寺畧田園為數尚多已奏

中書省劄付準擬欽依開浚本監^能加督責乘所司循情願望終是虛調不肯興工無奉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提調官阿老九丁原祿移咨

都省定奪未蒙明降近本監照到累次欽奉擬定為湖事理具呈照詳今亦未蒙行下入常州鎮江江陰等三處合開河道元蒙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移咨

中書省於大德十年正月朔五日

奏准勅率百姓自行疏浚欲興工後開都准杭州路牒備奉江浙行省劄付開生到元科常州路合開河道七處該夫一萬八千十名止生到夫六千一百一十二名比之元科少夫一萬一千四百

三十八名鎮江路江陰州河道一十三處該夫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九名俱各不曾生到合着花名却該常州鎮江江陰俱各不係水鄉如工程浩大卒難完備下年農隙再行脩治及准分監牒相視到松江府平江路嘉定州河道六十六處俱係引水灌田河道為此通行移准分監牒開生到已開河道外據常州鎮江江陰未開河道十四處適遇霖雨相妨又值農忙兼有江陰州妄言開河作與淪死萊麥致蒙行省委官相視虛妄將本州官吏取招斷罪攪壞顯然是故工程不能舉行維持五月以後霖雨大作加以疾風晝夜不止諸處山源灌注水勢暴漲比與大德七年之水不殊平江路地勢最低被淪尤甚常州鎮江

江陰三處行中書省元稱不係水鄉住：亦多淪沒委請少監哈散奉議親詣平江巡視極泊其餘去處一體督放水監哈散奉議回牒并浙西各路府州節轉報到已被淪數內已車散并不能車散各園田畝數目畧比大德七年受傷田畝十萬僅及三分其餘已收回園畝比去雨水不致愆常倍有秋成之望不意七月初八初九日西北風大作湖水泛濫吳江州申當日水勢暴漲三尺八寸本州南北道路一築淪沒州市街道亦漂一尺五寸畜畜戴室等稱比之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大德七年水勢今歲最大各人年及七十歲不曾見此大水得此隨隄本州申七月初十日寅時以來水勢退減至十一日卯時二日

之間共減二尺九寸通即行移各處委官巡視救護亦已具呈
照詳伏憲各州縣篆官吏鄉里正人等阻習舊弊幸災樂
禍乘其風水並緣為奸置申回國指壞妄報災傷為此行移各
處令有司正官一圖之躬親踏視開坐實被水淹園岸田畝數
日回報未到間莊吳松江分監縣松江府元報今歲六月終被
淹不堪事數三百二十六圖該官民曰一千六百二十頃一十
八畝二分三釐三萬三千三百二十六斗六合六勺續據申人戶
陳告水災係朱張財賦田共六千九百二十八頃八十五畝一
分一厘七毫該報二十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六斗六升前報
不旬日間陡增一十六萬有奇別無民產俱係官田甚有可擬

委奏差劉崇等前去各處與本處正官一同相視去來回吳松
江府所報水淹田圖或係熟田或係住屋基地或係風秕或係
往年積荒皆作水災或臨圖方見種戶施用泥土堆作二畝或
有放水入園田上深水一二尺不見形跡或以稀薄可微報內
增批損數如此奸弊非止一端又分監縣到本府營下上海縣
人戶凌瑞告四十九保主首符十五提領等將熟田五頃三十一
畝該報二百九十八石捏合災傷將別項田移易指引冒破官
糧及鳳萬四等告七十保主首滿萬十二等指要佃戶告災除
錢糧中統鈔三百四十五定八錢伊另儲富一用蘇蘭偽刊檢
田官花押捏批分數及領阿九告上海縣吏康子華與各保主

首章新一官等商議許下康令史每石三兩五錢三兩主案二
兩通同捏合風災有康令史節次要該鈔二百七十五定俱係
顧阿九賡付伊妻康小娘子等交收本府受理俱各不行追問
其他如平江路吳縣謝復新告本縣徐瑞官林主簿等下鄉檢
災每畝或二兩五錢或四兩五錢取交鈔二百餘定盡將得熟
晚禾俱作災傷及崑山州貼書施思吉檢踏司吏人等通同里
正曾批風水災傷冒破官糧一萬三千餘石常州路錄事司徐
居仁告武進縣樓高鄉里正王首通同本縣官典司吏於各保
虛檢踏出移易却保以熟為荒冒除官糧九百餘石其餘似此
之類不可枚數節次移牒本道康訪司并牒杭州路備申

行中書省照詳區區不見施行及累：行移各處取會的實被
淹園數迨過半年並無回報以致本監具呈

中書省照詳差官前來檢踏追問其各處却稱元報災傷田內
有復熟并違例不往爭差等因該報田十一萬餘石已行具呈
照詳外批各處未開河道于大德十年九月秋成農隙照依元
擬合行興工開坐至奉中書省平章政事提調官劉付浙西今
歲田畝災傷米糧踊貴人民生受仰惟且德候奉此照得常州
鎮江、陰、一十四處該天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七名即係
秦莊勸率百姓合開河道先為行省差天不周又值霖雨農忙
擬秋收農隙開浚必合巡時與脩況看夫之家俱係附河食利

上戶雖今未報踊貴彼既食棄利勸之出備口限願夫開挑回
獲已業因以就賑飢會惠而不費一舉兩得所利莫大于此昔
人嘗論開畝之役是歎之歲添給口糧召民為役蓋浚治河渠
正欲消弭水患若謂田畝受傷米糧踊貴遂致較後以得豐收
伏慮未宜況今水患如斯若不極治來春如河種蔣呈奉

中書省劉付節該常州等一十四處未開河道合用人夫若擬
全差緣彼中田畝受傷人民生受除咨

江浙行省委請本省提調官與本監官一同相視今拘該官司
斟酌挑浚外仰依上施行其糾奉提調官劉付亦為此事除
差省都鎮撫胡武畧與本監官一同相視外仰與所委官一同

仔細相視若有必合挑浚之處盡因貼說擬定連呈奏此緣此
將已足三月農興依上移委少監散奉該與差來官一同相
視得各處未開河道一十四處內除江陰已開二處外有未開
一十二處俱係

奏准必然合開河道即今雨澤均勻未見其害擬到各處興工日
期行移拘該官司比及開挑以來常切巡視若有壅塞泛濫去
處即更疏通引水灌田除依上施行外後至四月中旬復值霖
雨大作江湖泛漲委官分頭極力平放數雨平江松江湖州地
勢低窪衆水輻湊湖河道縱橫如織其松江被淹不及二分
湖州平江地面較獲復元者為數亦多惟常州鎮江江陰先蒙

江浙行省以為不係水鄉今其被淹沒田苗不能車戽去處十
居七八以此參詳水患如斯上項河道日從一日迂延不能興
工豈不重為民害合於今秋農隙興工開浚具呈

中書省并提調官照詳去後即日上項河道自大德九年九月
內相視計料以此呈蒙

奏准開挑以來于今已過二年之上不能興工是故復值連年水
災難為拯救近為已及元撥興二日期伏慮過時及行待候本
監專一極治水利管領兩浙江東三道洛府州縣百有餘處畧
舉數內折西上項江湖河道開闢功垂或即係元料必然先合
極治處而其餘路府州縣應有諸湖河道陂塘堤岸開填田園

次第合脩去處為數極多其間興除利害關碍生民休戚事理
非輕全藉臺省添力各路府州縣官更并不以是何戶計有田
之家違守奉行銀一等不畏公法之人暗與豪強為地務欲阻
壞不顧害及衆民是故工作未興橫議先起本監官吏雖竭犬
馬之力若非

朝廷主之有費而無書如蒙鈞詳添力或就免為浮言扇惑虛費
前功實江浙生民無窮之大幸

行都水監必為準行監伸冤
竊以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古語云蘇湖熟天下足江南浙西蘇湖

帝考之民所望者稼穡而已且以錢氏有國言之一百有餘年止一遭水患所以含有餘糧民有餘食亡家而渡一百五十餘年兩淮所用軍報每日過江一萬石其餘路分支給尤多歸附之後所在倉敷又且多有儲積止遭水旱一二年耳其時費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者即皆是盡其人而為之歸附三十餘年累遭水患此皆水利不治之故也自大高三江既入之後世代相仍經營脩浚千溪萬溝注江達海隋唐則有都水臺宋有司農寺都水監撫漕指揮便興脩水利提舉司設養軍卒數千人朝廷未嘗一日敢忘脩治水利之事如范文正公蘇東坡朱晦庵王荆公趙霖輩謂知重諸公留心脩治各有水利文籍存焉

若浙西水利無益於

國家前聖後賢獎不為矣緣工本之工勞民動衆起謗惹怨之端只可與樂成而已古者後民三日壹得已而用哉若是不耕不蠶衣食從何所出飽食煖衣未有不勤勞而得者也豈亦思其本矣今州縣官吏懼其部夫督役之勞人有遲悞不戢之罪豪富上戶各於供給當天之費又有科差不均之冤所以誑言扇惑

朝廷委訴大逆不道者有之或言開江禁忌不利者有之賣錄諧毀靡所不至且行監官吏既不非要民財以為私又不差占民力以作私第又與富戶有微又不與將官爭利賊分所守合為

也者有不公之心行無益之事則行臺廉訪司合糾治之緣何覺無一語古人謂仁者見之以為仁也或者妄以都水監害民為辭人可欺天可欺乎即今詣臺求償騰踊皆因蘇湖數年不熟倉無積糧故也古之國家有九年之糧為富足斯言不誣矣倘更水利不治江河復塞秋無他望民不聊生計將安出痛至膏肓難藥之何益也浙西數百萬生靈之命實係於此可不慎歟照得今春但夏兩水頗併自齊州以西至西浙之地四望白水衆所見聞唯浙西地形最為低窪今歲約計所收田禾已及三分之二若非吳松江洩致滯水秋成百無一二況西淮以北至麻州地面並皆渾漫若以彼處所收田禾分數比之虧數何

止百倍則行監治水之功亦不小矣切謂

國家以百姓為根本百姓以糧食為根本食本逐末非良策也况每年海運糧米一二百萬石給餉郡城官民之家多食之又有一畝河畝商紅隻搬運不絕糧道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豈曰小補之北當今

明良在上察其理而行之實生民之大幸也

至大二年十一月浙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李中泰言吳松江利病

奏奉 照得當職前任行都水監大德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中書省

聖旨

一欽此該吳松江淤塞去處仰行都水監與元言人任仁整一同監視商議開挑務要成就欽此除外本監始於大德八年十一月內與元言人任仁發一同監視吳松江淤塞去處擬定合開處所最平章政事徹里亦孫躬臨江表提調供給督責各處起集人夫與工開挑間一時浮議沸騰或以為陵谷變遷改故難通或以為江中淤陷不可施工或以為流沙莫測漂溺人命阻挽多端衆心疑惑蒙徹里平章親率本監官并各路府州縣都天官相其地形謂吳松江正係接泄太湖水要道欲極漸回漸浸之患必須開浚斷無疑省論各路府州縣官若功成在後不然我當其責由是衆心始定乃以是月之吉破土興工萬

夫雲集春鍾具舉先從衆云淤陷去處為始開挑一月遂成長三十八里八十一步三尺民不告勞不期而就上接吳松舊江等引太湖百川淨流之流直抵吳下於新華安置石木二間欲放水間橫議猶且紛紛謂江身已高水安得下雖然得下不能過開及至開渠啟開流東下勢若建瓴故平章政事徹里亦孫親詣開上與各路府州縣都天官萬戶千戶軍民役夫入等目擊其事萬口一解方信人言之誤外有上源趙宅樊浦以至新濠一帶合開改道將值農興橫行輟役大德十年正月再行集夫入役開挑故道三十七里三百二十二步一寸與舊江水勢相接通流二次興工西自趙宅東至新濠三河口又東至西

海首尾總長七十六里一百四十三步一寸用工四百一十萬八千有奇凡濶二十五丈至十丈俱深一丈五尺當年五月以來雲雨大作江湖泛漲正賴海河出沒水勢之時本江已開故道水勢浩大深濶與元挑河身相若浩然湍急之勢東注新華石木二間故泄出海舟楫不能游流外據凡浦至西浜一河於下口安置木閘二座未完未能放水遂怠於疏濬以西蟠龍以東開挑出水口于五處置夜池教直至河沙匯一帶通潮港汊東流於海其勢滿注與新年二閘等比時平江松江湖州等路皆極汪洋大水惟大德七年為最今歲比大德七年之水不殊各處海河通流易為車致比之大德七年所損田禾十分僅及

刊

三分可見本江出水之勁雄而七月初八日初九日西北風大作湖水泛溢其平江路管下吳江州正係吳松江上源此日本州龍申水勢暴漲三尺八寸本州南北道路一縣淪沒州市街道亦深一尺五寸耆老戴雲等稱比之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大德七年水勢今歲最大各人年及七十餘歲不曾見此大水隨拋本州申七月初十日寅時以來水勢退減至十一日卯時二日之間減二尺九寸亦本江出水駛疾之明驗也迄今海船通行田禾得濟皆

廷成昇委任得人之功備有行中書省據松江府等處軍民等官耆老人等聲明開里平章開江功績書之可致但上項河道

上接太湖百川之水下通海潮必須多置閘座依時啟閉及依舊例設置橋清人天時常操流便上源之水日夜東注於海，水二湖不能入江為患庶幾不致虛費前功可為永久無窮之利前行都水監元擬於小許浦華涇等處先行添置木石二閘已蒙

行中書省依准

部省咨文各官與本監官相視擬定必合妥置據合用物料先蒙故平章政事關里索祿欽依收買到了除銷用外有司見於吳松江上收貯聽候人擬設立橋清人夫三千名呈蒙都省依例准設本監官與行中書省詳定合撥戶計止緣所

司故延其事不為着緊供給及元言人監丞任昭信赴

都省稟事經年不回直至元六年五月與衛門一側華嚴當我切詳浙西地勢極居東南之下諸湖河渠縱橫如織於內太湖吳縣區官為諸處雨水山水聚落之洲葭萬頃汪洋必須疏泄書曰三江既入震澤低處所謂震澤即太湖也自神禹以來迄今三千四百餘年三江既沒已不可究僅有吳松一江舊云其潤可敵千浦歷代極治有方禁防周密雖海水日二湖帶沙入江不能為患

聖旨收附以來所司失於經理害甚利便：於緊切要害所在侵占為田率致湖沙壅遏運塞斷流泛水逆行莫可制禦加以霖

兩膏腴之鄉屢遭淹流行中書省慮及錢糧根本咨准都省

奏奉

聖旨設立行都水監衛門專一極治其事首命開挑吳松江故道更安故平章關里祿崇提調供給本官不憚泥塗親臨董督二次築夫用工四百一十餘萬除免有夫入戶苗糧二十二萬五千餘石又官給添差人夫口糧三萬一千餘石公私所費為數不貲關通累年已斷之流仍循舊迹誠非易事即日止有新華新涇木石閘二座放水出海前行都水監管領之時不時委官往來巡視倘恐啟閉非時走透海潮為患及恐淋霖各閘出泄不

送虛費前功本監衛門例年以來各處提調官少肯用心所委守關人員不為依時啟閉遇有損壞不即脩理及合添置諸閘不見施工并

都省往設橋清人夫三千名不聞催辦日復一日漸致廢弛深為可惜兼詳方今隴右成都等處尚設河渠之司况浙西為水輻輳之地

家倉廩所在水利水害關係非輕別無專任之官得無偏負當朕恭居見我事屬借言但比以疎庸叨領斯役目擊利病不容緘默

水利集卷之六



附錄
蘇軾傳

宋范文正公慶曆上疏言江南圩田并疏導太湖吳松江
公於慶曆間上疏曰德惟善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
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在農務江南舊有圩田
每一圩田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
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
地早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將開導則潮泥不得以
理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將傾圮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
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產者三萬四千頃中檢之利每畝得米
二石或三石計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

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
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葺河築堤浚水患于時民
間錢五十文索白米一石自宋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
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放農政不復脩葺江南圩田浙右河塘
大半廢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
貫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固不得不虛矣臣請每
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可興之利
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虛係本州軍選官
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與後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
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寒止無貴粟則東南歲餘

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諸取其簡約易
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而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
民之政富國之本也又蘇公較嘗言三吳之水滯於太湖之水
溢為松江以入海、日兩潮、濁而江清湖水常欲淤塞江路
而江水清駛隨輒淤去海口常通則吳中無水患昔蘇州以東
公私舡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
橋以扼塞江路故合三吳多水欲鑿於路為千橋以起江勢竟
不可用人至今恨之又按崇寧蘇州常州縣進士胡恪上書論
三江包於太湖五匯三十六浦四十二灣當曲為之制則水有
所歸永不為患乃詔給簿尉俸隨司門員外郎李公傳相度開

脩三江積水後轉運提刑提舉司言開淘吳松江埭塞去慶自
大通浦泄水入海凡用二百二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五工錢
糧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貫石紹興間大理寺丞周公瑛言昭
安平湖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多為積水浸灌蓋綠溪山諸處併
居太湖水分為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於海東北一派由諸
浦注於江其江泄水諸浦中惟白茅浦最大今為沙泥淤塞每
歲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致浸傷農田欲望全有
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為四州
無窮之利近年以來浙西常有水患公私交病崇寧紹興間疏
導故迹尚可尋訪乃未有建明者四十二灣古云九里為一灣

一灣低一尺二百四十里到三江口三百六十里到大海三江口江面闊九里地勢低於震澤三大到震澤底定震澤即太湖也所以謂之平江三江口吳江水與湖水相會合之地謂之匯也

宋范文正公守平江上臺省官誥自言吳中水利水害

崇賜鈞翰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岩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耻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其連塞之人常歛省費及觀民患不悉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其為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群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願隨釣

造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姑蘇四郊略平窳而為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潯之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江壅橫投諸邑雖北壓楊子江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末年暑雨復為沴焉人必薄飢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楊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為物蓄而停之何為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其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耶江流或高則必涸、旁求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畝之虞下流不息

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未之時刻少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入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高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歲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扁之駐水溉田可救燠涸之災潦歲則啟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畝之後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歲十不收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特導連海漬保其稼穡但百姓不飢而死曷為其勞哉民勤其生不亦愈于隋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納苗米

三千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秋蠲放者三十萬官私之余無復有焉如農穰之歲春後萬人、食三升一月而能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為後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為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淤淤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賦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為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猶有二三未能播植復謂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得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未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相傳云出水无利如摠數道而開之灾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米期已大矣

賦會之事賦於郡縣不時開導利史縣令之罪也然今世有所與作構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亦無建事之意笑蘇常湖有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之功利不至重為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某已具此聞于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亦留意於此焉

宋兩浙運使趙公子蒲平江知府翁公瓌相視崑山常熟

合分導水利方畧

趙子蒲為兩浙運使與知平江府翁公瓌言近被旨相度水利客適廬吳江吳長三縣民田淹沒去歲相視以至常熟又自常

熟北至揚子江又自崑山東至海口推究源流講求利病今詢訪得浙西諸州平江最為低下而常熟等州之水皆歸之太湖自太湖以導於松江自松江以注于海是太湖歟州之水所潴而松江者又太湖之所洩也然以數州潴水之巨浸而獨泄于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勝受而洩放有所不逮是以昔人北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而導之揚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而邑大浦凡三十有六而民間私小涇溝又不勝數皆所以決壅滯而防泛溢也後因潮汐往來泥沙積淤舊置開江之卒尋亦廢去此大浦所以梗塞而民田所以淹沒也天禧天聖間運使張鏞於常熟崑山縣各開數浦以導

積水累年間郡守范仲淹親至海浦開後五河使東南入于松江東北入于揚子江與海攸和間提舉趙鼎將命興脩水利開後三十六浦及後工僅開常熟兩浦崑山一浦而罷迄今四十年諸浦堙塞又非前日比遂致民田告涸十歲八九今相視合行開掘分導緊切去處如后

一常熟開浦五處梅里塘泄崑湖并常熟塘一帶積水自本州東柵由梅里鎮至白茆橋又白茆浦元係泄放崑承湖之水自浦口至錫浦一帶又福山浦係泄放崑承湖之水及府塘一帶積水自尚壘橋及九折塘至顯里橋又黃泗浦係泄

尚湖及崑湖水自三里江直至十字港

一崑山縣開浦四處新洋江北接百景漢南出吳松江自百漢口太倉塘又小虞浦北接璆璆漢南至吳松江自璆璆口下南至黃墓村橋又顧浦北接斜塘漢南至松江自郭澤塘口下北及郡運又郭澤塘南夏駕湖東流顧浦路徹吳松江已上二縣總計工三百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四工錢三十萬七千四百六十六貫三百文米一十萬一千五百三十九石八斗九升契勘崑山縣四浦工力不多乞止用本縣食利人戶支給錢米查本縣監舒開後常熟五浦工力浩瀚係與吳長等縣利害相及欲除崑山縣外有本縣食利人戶以五千人

為率、人夫數少即北三縣見賑濟人內募壯壯人充應、所有差官起工等事續次降具申請、緣平江府積水經今兩月餘日未退已妨種麥若不於農隙之際支給錢米催夫開治深恐未歲春雨積水愈甚虧失常賦不便、望賜旨揮施行詔從之

鄭正夫言治水利害上兩府并司農書月日具銜獻書某官閣下某謂宋有天下封域輪廣之數雖不及漢唐而唐封割裂之餘天子所使吏治者無幾而本朝尚極端表北抵燕薊東跨海岱西極川蜀天子一切使吏治其稅賦安於全郡無子守漕臺制置以督之司農計尚以撫之以至窮陬竭澤肩負手稂之物魚鰕菰蒲之微凡民之取用飲食之資官未嘗不收其征

逮今愈百年宜其財貨豐衍禮樂興行而用迫於上民力匱于下顧不及漢唐之盛者其東安在宜乎朝廷憂勤念慮徧詔天下而講求之也然自詔書之下議者終然謂國用不節者有之吏員太冗者利歸民下者而北太原者夫謂國用不節者何事能節者幾何謂吏太冗則可減者何官而減之得無廢于事乎謂利歸于民則可歸公上者何術而歸者得無傷於民乎謂與西北太原則所與者損吾之所與者損乎之所入者幾何而能不與者何道而無患乎是皆知其細而不知其大究其末而不究其本也孰謂大與本曰兵不耕而仰食於民田不闢而遺利于地也且國朝之兵無慮百餘萬高下相通賜予相兼大予

率五十緡而給一卒則歲費約五千餘萬緡天下二稅總五百億而絲綿芻藁之數過其半以計當令養兵之費僅若未足撻鹽酒山澤之利以助其用矣此所謂大也漢唐墾田餘八百萬頃國朝乃二百萬頃又自宣祐以來比景德中田增三十六萬頃而所入之租乃減七十二萬斛則遺利不謂不多也此所謂本也嗚呼兵戎之防固之大事聖君賢相方且謀謨廟堂非遠方疎外之人所宜擬議雖無能省之方可更之樹不敢妄進若夫田畝之事則某固蘇民也世為農人幼而見父兄從事於田畝之間長而聞播紳議論水旱之事又嘗訪之故老求其遺跡輒得一二計若可行然夕自贊語而不欲輕言者蓋功大者衆

必懼利博者動心遲夫以大功博利言於衆人以求速効其不見諒也必矣今者伏遇某宮抱玉質之器結真主之知乘時適用方欲舒伊尹澤民之術立周公太平之基士之有知當世之利害者莫不採收而施行之况京師倉廩之所積悉仰于東南而水田之利莫大于蘇州一歲之輸不啻三四十萬石而尚未能盡其地利之半則其安得嘿、不獻說于門下耶伏惟閣下以微賤而辱其言不以迂濶而忽其說察其為利之大主張而力行之不惟蘇州被其賜而天下亦被其賜笑何也蓋蘇州之水利天下所共知而曩者崇公鉅賢又嘗相繼而營之其遺利尚如此則天下之遺利固可知矣為蘇州之利興則天下之

利必興則墾田之盛可侔于漢唐而吳矣向之所謂細與末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其弊畫條件已申左右于冒台慈不任云云
某再拜

一中書劄子

司農寺狀近准中書批送制置三司條例司連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狀據府應天府戶曹參軍管勾本司文字翔實申言蘇州水利制置司已制付兩轉運司詳實所陳與本路提舉倉司共相度如合要置亦具狀申今據兩浙運司倉司狀本司牒蘇州勘會置所言水利經久利害本司遂躬親往彼相度得置所陳其間亦有合行開脩去處緣多休浩大合要置同商量相度

欽乞推發遣置前來中書批指揮事進呈奉聖旨令司農依所乞右劄付知置准此熙寧四年正月十九日

一第二次論列利害狀此係奏狀

准正月十九日中劄子云云者臣已于五月二十日能廣南東路安撫司執宜文字職任六月十九日起離廣州今于已韶州出陸前去兩浙次切緣臣所陳水利委實浩大蓋蘇州之水田東南美利而隄防不立溝洫不通二三百年間風波蕩錫僅若平湖議者見其如此乃謂舊本澤固不可使之為田上偷下安恬不為恤至如埋身之田皆肥衍農享每遇大水一熟其收倍獲於水田只因隄堰壞壞不能儲水而歲為旱地深可痛惜夫

天生時而地生財人者承天之時順地之宜作為衣食以自資也今乃不能承時順宜而止於隨天之水旱任地之高任幸其自成為民者既不知所以承順方為吏者又不施所以教導之力而欲吾民富庶不可得也臣籍係崑山家居太倉正在水田之間備知利害伏見自來治水者不過取其舊所開所治者隨曲直濶狹浚淤之而已臣之疎陳跌異於此方歆順地形高下之宜求古人蓄洩之迹高其隄防大其溝澮曲者便直狹者使廣通民之往來而害田者塞之雖民田而可為溝澮者決之如此僅可治水若夫依隨故道而苟免一時之費切恐空費公私終非經久之利臣今欽乞先請司農司陳白利害然後往兩浙

運司倉司提刑司同商量謹具狀奏開伏候勅旨

一上將相主判司農寺

月日具位謹啟書再拜獻于某官某姑蘇一賤儒也世本農人晚竊科級方其少時聞父兄之言及長又聞士大夫之論議皆謂蘇州之水數百年而不能去其患者莫窮其原某居自憤懣曰豈由生畝畝之中而不能知水旱之利故常訪之故老求其遺迹區、二十餘年果得其利害大抵其說近于迂濶而可見非於衆人其利似於淺近而可見笑于童子惟其可非於衆人可笑于童子此所以數百年而不能去其患也何則夫田有積水而旁有江海衆皆知其決之於江海今某乃欲堰其決之道

而潯水以養田豈非所謂迂濶者乎夫依岸以圍田童子所共知也今某乃欲高其隄岸濶其塘浦使水行於外而田成於內豈非所謂淺近者乎然攷之于古則存其跡行之于今則得其宜為工雖大而為利甚博故謀于心也詳而施于外也果今者幸蒙朝旨令往相度是某之言粗可施行然有可慮者某職在州縣身為部民而與本路取司本州守令較量是非辦論可否則勢既不作議必難合不唯使某後有建言之名而無立効之實深惧上負聖君求治之心次負閣下愛民之意下恐蘇州水田之利畢世不能興也伏望閣下哀憐其志特賜奏陳俾某賤之吏得趨堂廡之下按節指陳別白利害果有兩米願賜主張

而力行之則某二十年區、之心獲遂於一日而蘇民數百年未除之患有賴於一言也干冒台慈卑情無任戰汗之至不宣
某再拜

一中劄

司農寺狀准中書批送下廣南東道提刑司狀據前守應天府戶曹管勾廣州執宜文字稱某狀准中劄司農寺狀據兩浙運倉司狀合要宜同共相度奉聖旨依奏宜已前去此欵先詣司農陳白利害見往洪州已奉聽候朝旨所據狀後據送司農所准中書批送下前項伏乞指揮施行右進呈奉旨宜令鄭重候到兩浙路相度到利害即令赴司農商量對付鄭重准此照寧

四年十月十七日

一鄭重奏治利害狀

臣准中劄節文奉旨令臣候到兩浙相度利害即詣司農寺商量臣今已到池州切緣臣所言蘇州水利與自來建議之人不同蓋表建議不知古人治田之法但徇目今決水之末舍小務大略近治遠求効歛速而久愈無功糜費雖多而水灾仍舊臣雖盡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由小以成大自近以及遠要利雖久而收功甚速用工雖大而為後不勞所以與自來建議者不同也臣今欲再乞先詣司農將臣元所上文字地圖與今再陳利害及時未合行事件由祈辨排子細陳白則利可盡於一食

之頃工可定於數月之內小効可見於一年大効可成于五歲臣今往真州聽候朝旨先具到治田利害大槩畫一奏聞所有將來合行壁畫事件容臣前路謄成文字至司農日供上謹具
所陳利害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

昔禹時震澤為患東有埋阜以隔散其流禹乃鑿埋阜疏為三江東入海而震澤始定然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闌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淤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

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較不能取水以灌漑而地勢之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他更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每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勢耶古人遂因其地之高下井之而為田其環湖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接其勢而泰布之有圩田之象為其塘浦濶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濶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其端悍之流故塘浦因而濶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為濶其塘浦以使快積水也故古者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不下一丈且如塘面濶三十丈

低濶二十五丈深一丈積土二萬七千五百尺分為兩岸則每岸積土一萬三千七百五十尺故岸基可濶五丈而可濶一丈而高二丈已上然其間塘浦亦有淺狹處并所取之土未必盡能為岸故曰高者二丈低者不下一丈也今蘇州水田之岸高者不過四五尺低者三二尺而已塘浦濶者六七丈狹者止三五丈而款禦端悍之水其可得乎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高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尺故雖大水不能入于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水亦高于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漫而水田常熱其埋阜之地也因江水稍高得以畝引灌漑此古人沒三江治

低田之法也所由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畝引近于海者又有早晚二潮可以灌漑故亦於沿江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橫浦其塘港之濶狹與低田同而其深淺、過之、且埋阜之地高于積水之處四五尺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濶深若此者蓋欲畝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埋阜之地雖大旱歲亦可車畝以溉田而大水之年積水或從此而泄之耳非專為濶深塘浦以決低田之水也至于地勢面流之處又設埋門堰門斗門以蓄高之事雖大旱埋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畜雨澤之法也故低

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地常獲農熟也

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

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必有長、每一年率逐圩之人脩築隄防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園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鶴段大泗段港段及和尚園盛徽園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常撥清指揮之名此其遺法也開河之卒而名之為撥清者防隄常存而逐年撥治之謂若今之河清然泊乎年祀綿遠古法廢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昔人戶各有田舍在

田行中因以為家款其行舟及安舟之便乃鑿為小涇小溪即自非未所陳某家涇某家涇之類是也說者謂涇安泊船也涇洪既小堤岨不高遂致壞却田行為白水也今崑山栢家壩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階甃之遺址其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迹也今崑山富戶如陳新顧晏陶湛等田舍皆在田園之中每至大水年亦足外水高于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行中作田舍之驗也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堤塘浦久不浚治故肥泥增漲人戶不顧久遠之利請射為田官中利於租稅或因請託遂圩給付始作小堤於外終無大堤于內一遇小漲遂蕩然聚壤或因官中開濶而減少丈尺每州縣學畫乞開浚塘浦不知古

人開其塘浦高其堤岸之意今謂只欲行舟決水不須如此深濶兼恐上司及朝廷不從多是小破工料少計日月比至異後則時一條塘變為三条塘也自小虞浦至和塘並濶三二十丈累經開濶今小虞浦只濶十餘丈至和塘止濶六七丈此目前所睹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脩堤岸蘇州租束上田每畝一百下田只五六斗又論納苗稅借使年一過熟每畝不過割得三五斗若一次做岸每畝約用錢三二百文故田主寧肯後田不肯做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浚浚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于常稅之田而所納租亦依常數而租戶樂於間年浚浚也或因失破古堤張捕魚蝦而漸破損或

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眾做岸一圩之內既是眾人之田邊圩之人徂之侵削邊圩之田以為己田及其圩岸既壞邊圩之人豈肯更出己田與眾人做岸所以無由完復舊堤矣或一行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墮壞或因貧富同行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各而因循不治百姓既無力浚塘脩岸官司又謂本民田不肯調發夫役與之脩治上下因循遂成白水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堤岸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故田唯大旱常閤湖秀之田及蘇州埋阜之地並皆枯旱其隄岸亦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

蓋由無隄防禦水之其也民田既不能容水故水與江平而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各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臣伏覩昨議狹汴河者謂汴濶處水面散漫不至深決湖汴河淤澱今蘇州水而動連一二百里而太湖水不可及黃河湍迅而散三江不淤不可得也今二江已塞一江又淺倘不完復堤岸驅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則震澤之患不止蘇已矣此低田不始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墮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禦壞水得湍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

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埋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埋阜之田已乾枯矣。唯大水年湖旁二州與蘇州低田淪沒淨盡，則埋阜之田幸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淪，以畝引江海之水，不復埋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由也。蘇州有不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近城郭為士人所見而稅復重，旱田遠城郭士人所不見而稅輕，故議者止論治旱也。

吳郡誌所載後項併錄于后

賈既累上其說，五年九月許詣司農寺陳白，奇以其說上聞詔。

以賈為司農寺丞，提領兩浙路興脩水利。六年，賈以其說鏤板，遍下州縣，評諸色人詳議，為初賈言蘇州水利其書與圖大抵以為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海之池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田之迹，縱則見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漚而菰布之。賈所能記者，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數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堤岸，用度十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三年而數之。田治笑朝廷始得賈書以為可行，遂直除司農寺丞，令提率興脩。賈至蘇，與後元六郡三十四縣北戶調夫同日舉，後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為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忤，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旨，郊賈條行未

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聞奏。人皆譏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突入驛，喧闐，斥罵燈，悉踐驛門，亦破重幃，頭墮地一小兒在旁，亦為人所挾，前去。此方盡遣諸監令出郊，標還圩地，至是諸令鳴銃散衆，遂罷役。賈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銓。

賈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亦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畧。

僑書大畧云：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將其來源去委患有限，防堰閘之制，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畝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之

出後，至於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岳不究堤岸根閘之制，與夫溝洫畝漥之利，始務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尤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閘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流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脩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表裏，歷及前人營田之制，皆失舊聞。受命而未趾於空，還不過據按愚農道路之言，以為得計。但目以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縣崑山枕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苗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堰，所以防太湖泛濫，漥沒腹內良田。若徒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

湖水徑由腹內之田淤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治渺之勢常逆行而溯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汊又以水勢分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抑回所以皆聚于太湖四郡之境當淤歲積水而上源不絕淤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渚為認論矣又况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嶺殷重復間當其霖潦積貯溪碕奔湍逆運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水自抗睦宣歙山源與天目丹山衆流而下抗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即古所謂震澤也奇

尚治水元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淞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溢于昔又為橫浩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罾簰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溢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陂洧浦港悉皆淤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為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倒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於畏雨也吳淞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謾者但以開數十浦為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

日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休勢致連決於西湖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天崗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陽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亦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幹麻之患如決則西江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諸閘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貢龍華亭而入於海仍開浚吳淞江官司以隣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穀於農事之隙和僱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為害之處並築為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濠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涇北漸築為堤岸而在陂淹築為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休究拓湖澱山湖丹慶向因民戶有田高

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諸港浦杭州連長河堰以宣歙抗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決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吳淞前所謂旁分其支脉之疏不為腹內淤澱之患者此也水為東南患其來久矣歟其端者大低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植利戶後涇浚作圩岸為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劫若止於浚涇作捍則難以禦暴派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歟二者兼行以規近効亦有其說若欲安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

于松江開常熟縣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尋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使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之五却堰使水趨於揚子江則常州尋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開以防江湖而不知後流以泄沙漲故有湮塞之患雖知決五却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埤浚淫洪以治田是以不開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涇十常五六遇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

則可盡其善其所乞開崑山常熟縣之萬涇等浦必置堰開者是以前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天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文其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以地面為大尺而不知以水面為大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故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又浦口不置堰開入湖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萬涇等浦須置堰開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聞范梈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萬涇等浦亦皆有開但與官司管轄而豪強者保利於所得不將啓閉遂致廢壞鄉人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

某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開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道所障其水潴畜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開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先乞開萬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乞望亭開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西自有五却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長潤之水決下此堰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可以就近順流而入于揚子江若此堰決水其勢甚徑昔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不知預築堰下民田堤岸以防水勢也五却地形與民

田相去幾及大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者浸溺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決而出又不曾高其民田圩岸以為預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其掌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南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遼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宣歙至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耳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淤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傍多開溝港故上流散出之水不能徑入于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即先戶部水利

秦中所謂向歆導諸江者，獲南而北矣。紐於崑山，常熟而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埭，然上流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清間作，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心皆壅滯，所築圩埭，必有衝蕩。蓋松江北岸三丈餘，浦唯鹽鉄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揚子江，外其餘皆連接平江湖濠，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鉄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埭亦免風波，所破某閘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而東至于海，又汾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汾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

水不入，久無患害。考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至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皇中始移于橋山下，塘正觀中後徙於閭閻舊城，而又湖州乃隋將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右，皆吳之屬縣，以地勢卑下，汾江近海，有為隄岸以防過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之海鹽令李謬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舟閘，疑即僞今所謂開鹽鉄塘以泄吳松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某築通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堤二百十四里，即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於開河而

築堤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為今之策，莫若先窺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岸塘堤，不惟水不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乃可望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上源始謂歆去水患，浦開吳汾江，殊不知開吳汾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未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倘効漢唐以來堰塘之法，脩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練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潏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

可治之田，潏瀉之餘，其浚於者皆可脩治，永為良田。况五縣積水中所謂五濠，陂海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已湖，崑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澱湖，則有大泗，澱湖，斜塘，澱江，家澱，百家澱，經湖，澱湖，則有龜墩，蕩，任周，蕩，倪，偶，蕩，白坊，蕩，苗，天蕩，雁長，蕩，淹，則有光福，淹，戶山，淹，施，堰，淹，諸墩，淹，今涇淹，明社淹，僅三十餘里，水勢相接，略無阻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墮其水，復於隄防四旁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潏富湖，澱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埭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灌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畝之利，其餘若斜塘，澱天

泗漢百家濃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分勒人戶借貸錢糧條築圩埤開導涇洪即前所謂湖漢三十餘廢者往、可治者過半矣其間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邇民再世有水利之幸雖不能為必可什然用心甚專為說甚詳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稽焉

水利集卷之六

水利集卷第七

蘇文忠公錄進單鏐吳中水利書

初觀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賊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之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謀閘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均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植索途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陂故

有曰三州之水咸注於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滯三州之田此之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賣牌木東入兩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因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流蘇常湖也此又知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泄荆漢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已湮塞所存者四十九條疏

此百瀆則興宜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既之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錐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脉絡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欽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交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握其手縛其足塞其坎窮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衆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怡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

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以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十有五堰猶未為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熱無一二歛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錐竊視熙寧八百時雖不早然連百瀆之田皆魚游鰲廣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過旱皆為泥沙湮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迹民力雖有私拿將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歲、訴瘵民

益憔悴者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家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蕪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港瀆東南接蠡盡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蕪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過大旱則淺澁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隔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港瀆澁塞其名不可縷奉夫吳江岸界於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數便糧運遂築北堤橫截江流五六

十里遂至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澁交蘆叢生泥沙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東場圍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指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交蘆壅障流水金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致增積而交蘆生則道狹水道狹則流澁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交蘆之地遷沙村

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
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
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闊外可得二丈餘銼道每一
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闊外可開水面二十
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
里四十步也隨橋銼開交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蚬安亭
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
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自
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
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邨堰港曰黎溶港曰蔣瀆曰

歐瀆曰魏瀆曰支之港曰蠡瀆曰牌一作碑注皆以古人名
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
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
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
立為石礮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堤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
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居民田吳昔熙寧中有
提舉沈拔者輒去五邨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
民田為百姓所訟即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為利而適足以
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
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鑽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

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水北入江陰大
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可以為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
謬鄙策余何無法度以制水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為一沈
拔耶又觀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陸函不通其
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術蓋古之所創徑函
在運河之下用長棒木為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
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
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見函管之內
皆沙泥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
埋塞之虞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

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
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為斗門河下築提防以管水
入江百姓由是足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園此泄水利田之兩端
也宜與縣西有夾苧千瀆在全壇宜與武進三縣之界東至陽
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全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
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千古之人亦所以泄
長塘湖入東陽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
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
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
朝廷欲依古開河道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陽湖長塘湖兩首

各開三分之一為陂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唯恐開鑿已田陰
構胥吏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
旨擇委江東及兩浙西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負相視及為放
豪民計構不行倘開夾苧千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
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陂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
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括
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太湖也太湖即震澤
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蔡吳
江岸及諸港潰地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陂又
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

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飢餓弓殍鬻妻子以償主租
或置其田拾其廬而通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
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陂又嘗遊下鄉切見
陂海之間亦多丘墓皆為魚蟹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
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竟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
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為高原今為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
昨熙寧間檢正張鏐命屬吏殷丞劉懋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
浦浦為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懋相視回申以謂若開
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陂謂懋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
古人開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又灌民田古人何為置諸浦

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
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然雖信其
如此然倘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
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緩慢則其勢難
自然滌陽隨流而下今吳江岸阻截百川湍流緩慢則其勢難
以滌陽泥沙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
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
意以謂江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
風駕起海潮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
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
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海諸港浦勢皆如坎所謂
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
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二州之
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交蘆還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為十橋
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堰隄防管水入江次導臨
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苗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
園昔新豐嘗欲便民就深水之中疊成園岸夫水行於地中未
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園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其水
當湧行於田園之上非止壞田園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
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辦官負分布諸縣

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矩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現其大畧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甘欲見其詳纂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一本各言其河其瀆通其縣其處俟其悉上合而為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鐸又視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龍青泄水入海昔因監司視恐走透商民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龍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瀆流其害實大又况措置商稅不為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忱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陽湖其二瀆一名白

魚灣一名大吳瀆江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慶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陽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親奏請開海口諸浦鑄切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月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蠶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工則自然上流東下嚙去諸浦泥沙允欽疏道必自上而下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工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

置常州一十四慶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此與吳江兩慶分泄猶水泉為先格也然鐸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然憐之文人、樂開故半可以質食利戶之力也今略率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為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慶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限制水入江開夾葦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浦港海漕盡可質食利戶之力也莫非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

自故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月日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指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洄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成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東下之水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網運者河即鐸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太窄堰塞故運河之水常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堰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

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後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縣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為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及耶鐸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所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且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

衆水則運河之水載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為一圩蓋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漑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滴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馬畜施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鐸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為堰也昔日置塘灌水以防旱歲今日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瀉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耶蓋古人賢士大智經營築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利後人之殘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顧倒穿鑿

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過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過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鐸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之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為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將鐸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足瀆昔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觀時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

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鐸言為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高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始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今高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湮塞鐸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鐸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

有望於今日也

貼簿其圖盡得草略未敢進上見下

有司計會筆鐫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蚬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安

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斗門用石礮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先開夾葦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隔

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茆七丫福山梅里塘諸浦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窰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

瀆並皆疏鑿

五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為守金陵常究五堰之利雖知五堰

以東三州之害饒知三州水利而未究五堰以西之利害一日

錢公輔以世所為五堰之利害與饒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

完也公輔以為五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五子胥之謀伐

楚始創此河以為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長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淤塞堰壞低狹虛務添置十有一堰往來舟楫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為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古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來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頃至東頃十六里有餘開濶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

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達平廣德北則通漂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楫往來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太湖者雖不可結舉而繁可以述究也難者曰雖復五堰奈何五堰之側山水東下平復堰魚盆也饒答曰由五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漂水之水苟復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瀆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安撫趙霖奏石倉土堤告成

臣昨已奏聞於水陸寺前安立石倉千外築土堤繼後凡兩小汛併工築橋率為長水衝斷臣同漕臣曾頤秀殷帥田慶宗時帶修江一行官吏再自今月初一日大汛日分即便併工下手躬親監督日役殿步司官兵五百餘人併募夫工及修江司軍兵三千餘人貼已立石倉夾拉掩芭版木晝夜運土填築土堤自南北岸相去計長四十九丈五尺於初十日早遂行填合仍用石版泥竹芭土牛等築疊却用沙泥填平已不通潮水往來見此不難工役幫築高闊務令堅固若此月十五日以後大汛或免衝擊則迤邐增幫土塘直至長生橋作堤却於

太平橋無星橋堤子橋等處並開掘河港底使各安故道運民按堵謹具奏如伏乞睿矧

安撫趙霖奏進石倉大勢圖本

臣照對江湖為沅石牌頭最為要衝晝夜長水由江家橋而入城東軍營民居俱有浸淫之患不能安堵臣相度地宜遂於江家橋裏水陸寺前安立石倉築橋土堤幸即就緒及行增闢又於堤外兩壁做軍堤用掩芭版泥防欄潮水又於長生港口添築一條亦已完備其石牌頭與江家橋俱與大江相接約闊二百餘丈雖有積沙受敵未已且急為托裏之計增築土堤所是新廟後浦口綠常潮處尤不可捨却先於潮入處小蒲場港已

行作堤候十二月初大汛後徐而用工於已築土塘之尾接連龍音塘并亭築堤一條以防後害團圍頭軍堤外石塘已砌五十六丈以續舊石塘亦有積沙可保無虞所慮舊石塘仍為潮水衝擊日事修治不敢苟於其事此皆天意助順人力可施凡有第一險無不究心一行官吏軍民殊覺勞苦今載打盡圖本逐一貼說謹用繕進伏乞睿照

趙霖言水利

政和六年四月日御筆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自古置閘隨潮啓閉歲久湮塞遂致積年為患仰郡守蒞視差戶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驛奏進為赴尚書省指說

霖相度之說曰平江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為低下六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按青龍江東入于海而平地勢自南直北至常熟縣之半自東止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水而相半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泛濫其中平江之地雖下於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堰身堰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而入注乎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此疏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港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今瀕之田懼鹹潮之害皆作堰堤以隔海潮裏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浦堙

塞之由也。埋身之民，每雨則恐。裏水之域，不給灌溉。志為堰，填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浦身鑿開小溝，以供已用。亦為堰，斷以留餘。潮比常熱，諸浦埋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之內外，可以隨潮而啓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派，沉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泄愈衆，縱使諸浦泄之，涓涓之涓，未之浩，當斯之時，障之不可疏，之不可為之計者，莫若慎其性而狹其流，乃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圍民田而已。如此，則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笑大抵三說：一曰開置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裏田。三者閘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

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然。按圖於舊得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經浜，或謂之塘，或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等工大而利博，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投別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頓議開通，地里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分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得古置閘者，繞四浦，唯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廢棄，故卷尚存古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近裏，未免易湮。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外。若置

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為江海之潮，日雨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滯滙，遠處積水早潮退定，方得隨流。幾入浦口，則晚潮復上，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閘閉，退則啓，外水無自而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為埋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泄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浦日有際沙淤積，假令歲事浚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

闊，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械，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歇，住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閘為限，拘收稅課，以助歲計，五利也。復也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壤而潮鹹，常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之地膏腴莫美於水田，利倍蓰盛於平江，綠平江水田以低為賤，昔之賦入多出於低鄉，今低鄉之田為積水浸沒，十已八九。當將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浪，今田圩殆盡，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鹿山積水盡奔常熟，遇西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正如盛盂中水，隨風注去，未嘗停息，嘗涉崑山與常熟之巔，四顧水與

天接父老皆曰水低十五年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裏民田車飲以水水低之地是亦良田以為水也况平江之地低於諸州唯高天圩岸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裏田非謂得以播種也將恃此以伏水之所居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通住未若至和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里通住未若常熟塘也二塘為風浪衝擊塘岸漫滅性未若動輒守風徑往有覆舟之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裏低田使水位相接以禦風濤以伏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朕聞熙寧四年大水衆田

皆沒獨長州尤甚崑山陳新簡晏陶港數家之圩高入于無水患猶支兩熟此亦築岸之驗目今積水中之有力人戶間能作小塔岸圍裏已田木樞與虛蓋積水本不能而竹岸皆可築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為之必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之數併工數力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五為岸所取之田衆戶均償償之其條借錢穀官為置籍書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泊積水成始成終之策若其常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二浦見今深濶水勢通快不須開治餘開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二浦浦下張浦七浦崑山浦楊林浦六浦浦通浦川砂浦五浦蘇州浦浪港

浦常熟二十有一謂黃泗浦、案浦、西陳浦、東陳浦、水門浦、雀浦、耿涇浦、蕪潭浦、鄆海浦、尾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棹浦、六河浦、北浦、廿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黃灣涇、皆積久不發當分為三等開修

案此陳其說是歲九月奉御筆差趙觀光兩浙提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毋修積水其開浦置閘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次開治更不候保明先次施行去歲臘月分不逐趙霖更不引見上殿疾速發赴新任水惠日久愈壓良田甚多一方受弊應節有後速礙並依今來指揮合用錢米并辟官置司等令趙霖速具畫一聞奏報到入急遞於入內、所省投進仍差趙觀光承

奏奏報文字看就受任優條具事目以聞、依御筆差趙霖以還御筆論諸路監司州縣如有怠慢開濬以違制論其合用錢米越州越湖封檢米支撥十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本錢十萬貫缺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檢錢貼支并降空名度牒二千道出承當信承郎將任郎官告各五十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為名別立價直時合用工料召有力戶備錢米官為募天監部開修候畢工計實用錢米紐耳給告或給空名許今變賣並與免勘會有無違礙書填仍不作進納出員就平江置局所奏辟官不拘常例直牒指差理為在任月日不許辭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得赴部磨勘依方田官法就任改

官幹當公事文武官各四員准備差遣檢踏官共四員所用材料木植專辟使臣三員分往旌南江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併辟置監轄造堰開官俵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覆工料官點檢匠藥飯食官等員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理須旌別以示勸獎特於提舉常平司奉官數外改官從事即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二員積水之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暫添差縣丞一員今未開修平江諸浦緣常熟秀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據所役人夫先於平江府諸縣顧募如閔即分那下常熟秀州顧募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前後修過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續修築常熟熱塘岸一條隨岸開堰至宣和二年

八月初十日罷役華亭青龍江自白鶴匯開修至艾祁塘口長一十三里面闊一十五丈底闊九丈深一丈二尺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江陰縣黃田港自捺住橋開修至港口開長二十里有奇面闊六丈五尺底闊三丈深七尺通役六萬四千八百工崑山縣黃涇浦自太倉塘口開修至青壇坊北長三十四里有奇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三十一萬工堀浦自上游開修接至練祁塘長十二里有奇面闊三丈底闊二丈四尺深三尺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常熟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崔浦塘口出梅里塘長二十三里有奇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二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黃

泗浦連小山浦開修至湖口長七十里有奇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續五十八條長六十二里一十七丈面闊二丈五尺上一丈底闊一丈七尺止九尺各深五尺通役十萬一千一百餘工築常熟塘岸一條長六十二里有奇其已築岸一萬三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岸長四千七百三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岸長六千八百三十三丈已築了通役一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五丈紐五十里有奇面闊八丈底闊五

丈深八尺通役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為田仰趙霖相度措置召租限一季了當其便民利害圖籍歲入以聞霖又應詔為之修圖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工修築錢涇口止續開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丈脚闊一丈五尺面闊一丈二尺高六尺開修張墓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尺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口止本縣市河長二千八十一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尺開修顧家涇徹八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闊三丈底闊一丈五尺深七尺取造小山浦口啓開泄放水勢糾門二所又園裏華亭泖通役

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柳中心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開一十丈水深三尺隨河兩岸築岸高闊六尺顧亭卿心開十字河共長一千五百二十九丈五尺闊七尺水深四尺隨河兩岸築岸高闊各六尺止七尺及開六家塔小河長二百丈闊四丈水深三尺築岸高闊六尺宣和二年八月十一日詔旨罷役勾收人吏送平江府右徽根磨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詔坊場市易抵當等名色十九種焉、

續類亡宋國朝會要水利

淳熙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浙西提舉韓元鼎言太湖之水獨泄

吳松江之一川其勢有所不勝受並湖州皆受其害景祐間范仲淹嘗就常熟崑山之閒漆五大浦當涇下張心子白節許浦以殺其勢為致州之利比年並皆堙塞前任提舉陳舉善勸諭人戶以漸開濬續許浦正是泄水去處並未施工收水軍統制謝湛乞用軍兵開掘因與守臣不協遂已臣切見許浦自梅里約三十餘里堙塞不通其水軍般運錢糧亦自艱阻乞詔馮湛候農隙日從所請開濬從之、

淳熙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詔兩浙漕臣及提舉常平官并逐州守臣常切覺察自今如有官民戶反奇觀園築田畝堙塞水道即行禁止如違具名以聞從中書門下省請也

七月二十三日詔浙西諸州縣輒敢給據與官民戶反奇觀園築田畝畝者許諸人越訴仍重賞與憲監司常切覺察從監察御史傅洪請也

十年二月二十四日知秀州趙善惠言本州海鹽縣境近已修築堰開共八十八處開濬運河一百四十九里一百步踏積水源以資灌溉之用詔可令縣尉兼管縣丞提督

四月九日大理寺丞張抑言浙西諸州豪宗大姓於湖陂陂多占為田名曰塘田於是舊為田者始開絕水出入之地淳熙八年雖因臣僚劄子有旨令兩浙運司根括而八年之後園裏益甚乞自今責之知縣不得給據責之縣尉常切巡捕責之監

司常切覺察仍許人告令下之後尚復園畝斷然開掘犯者論如法從之

紹熙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詔守令凡到任半年之後其所部有無水源湮塞合行開浚去歲次第申聞任滿之日亦具已興修過水利盡圖繳進擇其勞効著明功垂久利者特與推賞以激勸之職臣僚請也

嘉泰三年二月十一日臣僚言丹陽練湖回環四十里湖南闊遠蓄水之多固足為旱乾之備然其湖有二斗門之不固而管之不通是也為今之計莫若修築斗門開掘涵管工用省而惠溥傳乞下鎮江府差官相度疾速條具施行從之

嘉定二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臣聞浙右號為澤國松江太湖
控引隨既且無旱乾之憂而比年以來未嘗患水而多苦旱昔
水利不修而陂塘溝瀆之事不講也浙西之俗唯恃江湖溪河
非天造地設自然之水已於陂塘之儲蓄潰澮之開浚一切廢
而不講故禹委監司下之郡縣相視水勢之高下推尋陂塘之
堙塞陂小小之溝渠凡利之可以及民田者悉循行而周視赴
此農隙責立近限申聞監司以達于朝省然後於合用服業錢
米之內分委才敏清強之官責以開浚疏導之事黎民之無食
者役而食之分團結甲如庸顧夫役休例則役若干人用錢米
若干皆可稽攷民既執役朝夕待哺雖歛不為不可得也若胥

吏或有減耗坐以重罪從之

浙西切要河港
吳松江北岸

江灣浦	坊浜	唐莊浦	東彭越浦
西彭越浦	趙浦	大場浦	桃樹港
下槎浦	中槎浦	上槎浦	石橋港
新華浦	封家浜	李墅浦	上棧浦
何浦	陸皎浦	東黃渡浦	袁涇
西黃渡浦	桑浦	顧浦	安亭涇
徐公浦	北泖浦	大瓦浦	小瓦浦
蕩浦	三林浦	金咸浦	顧幕浦
木瓜浦	下駕浦	天明浦	新洋江
為仁浦	小虞浦	大虞浦	良里浦
新瀆浦	下里浦	黃瀆浦	及墅浦
界浦	曹涇	六市涇	管簾浦
張浦	戴墟浦	陳涇	廟涇
箭浦	青丘浦	索路港	安樂港
吳松江南岸			
張家浜	戴家浜	青浦	古江
南潞浦	上海浦	大虞浦	西盧浦
新涇	魚浦	小許浦	盤龍江

揚子江南岸

五斗港	黃田港	蔡港	黃泗浦	虞浦	黃鶯潭	千步涇	瓦浦	高浦	白茆港	石幢港	唐浦	張涇	苗張涇	崔浦	西洋涇	顧舍涇	石牌港	夏港	魏村港
寬子港	申港	白沙港	范涇	東陳浦	水門涇	野見漕	鄒涇	司馬涇	封窠港	界浦	少里浦	諸天浦	千墩浦	道謁浦	金龜浦	趙屯浦	大盈浦	浦家江	淮浦
烈塘港	利港	趙婆港	鄭全港	奚浦	福山港	耿涇	許浦	徐六涇	金涇	赤眼浦	艾祁浦	梁紀浦	內勛浦	蕭市浦	漳潭浦	帆歸浦	剡力浦	六直浦	東齊浦

東海岸

忠政橋	定海橋	小濠	大濠	翁涇	水濠	安德橋	沙榮浦	此正太湖泄水東流入江要處	沙榮浦	沈浦	渭浦	爛路港	川沙港	新塘	七丫港	成家港	榮浦	九曲河
觀瀾橋	三山橋	弓家溝	蕭家濠	廟涇港	泉腰橋	長老橋	長老橋	荷花濠	白米浦	白條浦	顧涇港	張浦港	大舍塘	雙名溝	唐笛涇	儲脚浦		
三江橋	萬頃橋	通津橋	秦家濠	大浦港	八里洋	荷花濠	荷花濠		沙頭浦	掘浦	五岳港	劉家港	陶家浜	浪港	陳涇	六河浦		
驛橋	德棧橋	甘泉橋	白龍橋	小水濠	盛墩橋	北六里橋			吳家浜	下泖港	黃姚港	界涇	楊林港	周張港	洪泗浦	黃浜		

太湖東岸下塘自吳江南昇平橋北至平江
正是太湖泄水東流入江要處

西長橋	楊林橋	張墓橋	木新橋	白蓮橋	昇平橋	周家港	泉腰橋
同橋	新港	吳浜涇	胡家橋	袁家橋	陳家港	南陸家港	盛墩港
虹橋	七里橋	唐光涇	寶帶橋	普濟橋	王家港	中陸家港	朱家港
唐缺口	氏涇橋	蓮社橋	朱涇橋		北六里橋	北陸家港	南翁涇

翁涇橋	和尚浜	弓家港	定海橋	仙槎橋	東長橋	七里橋	唐墩橋	長山橋	朱涇橋
北翁涇	千步浜	新開港	三山橋	惠政橋	看婆橋	黃水涇	上下渭浜	馮墓浜	吳涇
王家浜	白龍橋	通津橋	萬頃橋	觀瀾橋	利民橋	柳琴橋	唐尖浜	邵搭浜	白蓮橋
何家浜	上烏港	甘泉橋	廟港	三江橋	三里橋	夾浦橋	官浦橋	呼鯉橋	張家浜

太湖北岸下塘自閘門至常州

徐公橋	施家浜	大姊涇	奇橋	普竹涇	模魚浜	南義口	夾瀆	白土港
胡家浜	留家浜	包涇	引家涇	河瀆港	新河	竹村涇	周涇	廟涇
戈家浜	吳家溝	新涇	陳市涇	何家浜	馬黃涇	黃千涇	張娘港	百千瀆
黃花涇	普度橋	白石港	沈浜	羊牛浜	沈瀆	張娘港	百千瀆	

橋門河	三里港	吳臺瀆	郭瀆	俞瀆	觀堰港	普安橋	鳳凰橋	杜莊橋
渡增河	凌涇	上茅瀆	石瀆	張瀆	雙排港	郁家橋	楓橋	楊莊橋
鳳光橋	排涇	義口	楊堰	蔣瀆	東門港	洞涇橋	蕭蕩橋	長腰橋
北門橋	五卸河	黃水瀆	柳堰	界涇		白蓮橋	射瀆	黃花涇

余橋	錦帆涇	下墩橋	趙黃涇
竹青涇	性通橋	檀道橋	朱涇橋
華表橋	永勝橋	金涇橋	張公橋
瓜涇青	青石橋	得勝橋	薛市橋
雙排橋	市木橋	通吳橋	馬鼓橋
柴溪	西千涇	徐陶涇	新安溪
辛瀆	義瀆	周涇	余瀆
東封瀆	梁墓瀆	曹黃涇	盧村涇
團涇	孤竹港	降橋	水埭橋
梁溪	錢橋港	秋千港	下毛瀆

東張涇 西張涇 泰瀆 志公瀆
 余家浜 咸市港 焦家港 採菱瀆
 皂角門河 白鶴溪

崑山塘南岸自葦門至崑山

板木橋 陳師涇 上陽涇 王涇
 黃浜 司馬涇 江家涇 鳳凰涇
 嘉塘 雞卑涇 顧涇 蕭涇
 楊成涇 毛涇

南江上界浦至小虞浦八條舊時並通至和塘
 崑山塘北岸自葦門至崑山

江家橋	利民橋	錢家橋	官瀆橋
普利橋	楊涇橋	孝廉橋	木板橋
褚家橋	徐家浜	陸涇	西張涇
東張涇	王朱橋	嘉涇	埭瀆
洪涇	和尚浜	錢涇	朱涇橋
賈家橋	白塔涇	盧福涇	朱莊涇
方涇橋	龍江橋	界涇	下陸涇
西蕭涇	張門涇	方港涇	褚家涇
李浜	奇浜	司馬涇	官橋
委林涇	戴塘浦	新開涇	徑山溪

吳涇 界涇 直義浦 莊涇
 黃瀆 朱昌涇 尤涇 白塔涇
 龐里涇 大虞浦

常熟塘西岸自蘇門至常熟

石獅涇 石巷涇 西洋涇 南市橋
 黃婆涇 曹家港 張巷港 黃隸港
 蓮池港 廟塘涇 永昌涇 常涇
 治長涇 楊涇 汝涇 界涇
 項涇 安涇 呂涇 錢涇
 馬涇 孫涇 平市涇 練塘河

				常熟塘東岸自齊門至常熟					
				朱涇	六里壩	謝橋			
				惠同涇			大岸浜	界涇	
				三步橋	大通橋	廣惠橋			
				古涇橋	楊涇	皮條港	蒼後港		
				戴浜	錢浜	徐浜	李通橋		
				高姚涇	薛橋	廟橋	嘉塘橋		
				高家橋	胡巷橋	南湖涇	北湖涇		
				二娘涇	水呂涇	北洋涇	鳳凰涇		
				盧長涇	顧涇	張岡涇	中譚涇		
				黃土涇	廟涇	稱亭涇	卞莊涇		
				和豐涇	奇涇	斜涇	高涇		
				蔣涇	徐涇	三里橋	顯星橋		
宜興百瀆 今擇其知名者載于此餘不錄									
黃塘瀆	辛瀆	皇川瀆	橫瀆						
烏瀆	定跡港	吳四瀆	新瀆						
廟瀆	北黃瀆	土瀆	河瀆						
蓮心瀆	朱瀆	張瀆	湯瀆						
史瀆	北河瀆	後河瀆	浦港						
王堰瀆	辛瀆	北瀆	馮瀆						

水利集卷第七

墓瀆	吳瀆	官瀆	許瀆
南莊瀆	中莊瀆	黃千瀆	後師瀆
徐瀆	朱瀆	趙瀆	馬瀆
毛瀆	彭瀆	歐瀆	夾瀆
砂塘瀆	長令瀆	大塘瀆	吳店瀆
丁瀆	丁瀆	山瀆	激瀆

水利集卷之八

至元三十一年江浙行省為已開河道合議到除河道人夫事

中書省於八月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拜哈納為頭江浙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太湖澱山湖這兩箇湖裏元有河道流入海裏去來後頭被沙淤塞了水往海裏去不得溢漫出來滄了田禾合納官的粮拖欠下依數送納不到更為百姓每飢餓生受的上頭人每題說在先亡宋時將這海裏入去河道不交沙淤塞了修理着來取了亡宋後頭不曾拯治被沙淤塞了

上頭這的是滄了田禾的緣故如今澱山湖閃做旱地有氣力的人每種田有太湖裏出來的河道溝港澱山湖裏出來的溝港交挑的通著海水流入海去無阻滯河滄不得田禾官民有益這般省官人每報前提說呵官人每

先皇帝報前奏了百姓裏起了二十萬夫挑透通著海成就了也如今海裏的水從那溝港裏一日兩潮出來呵掘出沙來有在先亡宋時交八千撥清各項的軍屯守着收捕那溝港裏出來入太湖討唐百姓的海賊更交除刮那河道的淤沙有來如今依着那般收捕海賊除刮淤沙若不交軍每屯守呵大工役成就了勾當壞了呵百姓每都

生受去也為這般與將文書來呵俺商量來當時樞密院官人每報底工役裏動用的軍索呵軍每多處差使不數麼道說有這八千軍都交用呵豈不樞密院官人每說不數麼澱山湖閃下的淤地內五萬石粮納官有交那粮做雇賃并粮食百姓裏台募四千這般相合此住著交立都水防田使衙門收捕海賊修理河道圍田那般呵怎生交道與伯顏察見兩箇樞密院官人每報底商量了呵

奏着這般使將樞密院官人每說在先亡宋時那裏軍每有來不得知有大都裏范殿帥陳右丞朱張那的每理會的也者省官院官與那的每處說了話擬定奏將來呵怎生奏呵那般善道與伯顏察見兩箇傳奏來俺省官與樞密院官每那懷范殿帥陳右丞朱張等商量來范殿帥說我管着杭州裏頭亡宋近行的軍有來那裏有軍來的我不知朱張那兩箇說這溝港裏大處小處二三百守號軍有來它每的官人每是巡檢司名字來這般說呵范殿帥說若百姓裏起四千呵動搖四十萬百姓受則交五千軍屯守設立一箇萬戶不離元管本萬戶交提調這的每呵算不中麼這般說來俺衆人道他說的是百萬戶報底與都水巡防萬戶府名分交行院管着樞密院官人每報底商量了奏着這般使將俺來如今樞密院官人每說再和

知源流的人每好生的報問了時合結絕的勾當有到大都呵商量這般說來奏呵那般旨再奏完澤至相交淹奏除到太湖澱山等湖裏出來的河道溝港并收捕賊盜合屯守的軍每樞密院官人每根底商量下從呵多人每生受這成就了勾當有來咱每在前也待百姓裏起四千來再添一千交做五千修理屯駐呵後頭多人每生受這那甚麼

聖旨有呵百姓裏起呵是生受也者成就了勾當若不修理呵從頭農百姓生受去裏這般奏呵如今一遍除剗的軍每與者到大都時分交了也者

聖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准此照得除剗太湖澱山等湖係隸前首提調事理咨請欽依施行

元貞二年六月滿應武於行省諸究撥清軍事

切照昨者累言浙西百姓在水中做世界官司常常深淹水陷居民常常修築圍堰湖水日相往來旱則車水入田澇則車水出田公私氣力少有不及則居民舊析公私出失厚利此乃必然之理古今不易之論也昔錢王時置都水營田使有撥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為農田導河等堤亡宋初年廢弛至理宗朝歸之浙西發運司有發運使趙興慈招募流移農民五魏江江灣福山水軍三部三

四千人專一修復江湖河塘後因改隸以此軍籍歸樞密院又為水災復至又發運使吳淵拘收沒官田米責之州縣自行支用雇募百姓修復歸附後軍散營廢田米歸朝廷被豪強占湖為田開塞河港水脈因此積水下農民失修圍堰所以連年水災實由於此伏乞鈞詳

大德二年十二月庸田司請究設置撥清軍夫事

准都水營田使麻合馬嘉議詳浙西八郡地方千里上受江東諸山天目來源外瀕江海內有太湖巨侵按之諸吉湖西三萬六千頃周回五百里練湖周回八十里澱山湖周回二百里其餘湖泖港浦河渠縱橫其中不啻數千里

因通江海港浦海水晝夜兩潮帶沙入港遂致壅塞諸湖之水不能流下時為水患為以七宋時另設撥清軍人專一疏浚常使通流歸附之後此法既廢諸河港浦壅塞不通至元廿四年廿七年二十九年三被水災淹沒田禾百姓流離賣妻鬻子人不聊生失陷係官錢糧至元三十年欽奉開掘諸河之後近年以來獲豐收官民得濟今蒙設置本司衙門專一疏浚河道督責修圍二事必要成效切照腹裏會通河自安山至臨清三百餘里開掘之後尚蒙就撥車站戶三千名另設衙門管領又大都開掘通惠河六十餘里亦撥車站戶一千五百名及正軍一千名專一

常川修理其二慶河道止通舟揖往來今浙西非獨有七百餘里運河其諸慶河港之水環遶數千里皆欲通江連海况無一道戶口繁多錢糧浩大甲於天下歲徵官糧數百萬石夏玩綠綿租紗茶鹽酒醋諸色課程為數不少又民間所收田米每歲何啻百千萬石全籍田禾豐收官民仰給若是河道常通不致壅塞雖值霖雨不無為災民食固計皆可充足倘不預為修復設值霖雨臨期卒難拯救即日雖督責各路府州縣取勘必合修復河道計料工物並糧開申省給降止可應一時之役雖作久長之計以此參詳若於苗田戶內摘撥人夫一萬名每戶除苗一十石

就充夫工鹽糧開堤物料用度更於本慶鎮守軍內量撥數千名叶濟擬合本司專管領專一撥清洗河道修理開堤庶幾可為久遠之計官民兩便准此照得吳郡志書該載城下開江指揮宋紹興二十八年知平江府蔣潔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独泄於松江之一川昔人於常熟崑山為開港而納之海後為潮漲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民田有滄沒之憂既而委監察御史田古覆視依浙漕趙子淵所以請以五千人為率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鎮百人送之按府籍元額城下五伯人崑山常熟吳江各五百人興

中興小曆今存者百不一二及平江路牒常熟州問得塘寨隋田狀稱已宋年間置五都統司管領軍人一萬三千名守把江西為綠許浦等處湖沙壅塞每年於十一月為頭摘撥三千名松梅李開掘疏通大勢軍馬列額上項軍人起遠於別慶鎮守又琴川志該已宋年間錢氏有國時及趙觀文知平江日有撥清旨揮之名在常熟崑山兩處專職修復因朱勔進花石綱盡起營卒以往於是開河之營遂寢而修復之事廢矣詳此可見撥清軍人廢置無定年遠難以稽考以此議得將西北勢極居東南之下西受江東宜徵高源及天目大山嶺潭并諸山來源之水中

太湖綿亘三州六縣周圍四五伯餘里湖面三萬六千餘頃禹貢所謂震澤也沿湖上下如殿山湖沙湖隔湖揚湖尚湖崑城湖汾湖練湖當湖巴城等湖其餘湖泖極其數多有諸處蕩漾周圍遠其間又有苕溪雪溪之類并運河七百餘里諸河港浦脉絡貫通其勢如織北枕揚子大江東連大海東南鄰接錢塘大江自古為澤國其與諸處水利不同又與腹裏大不相伴前代極治有方變斥鹵為桑麻澀泥塗為沃壤是以水田之利甲於天下因此百姓富庶歸附之後歲得豐收海運百餘萬石上供京師次及軍伍口糧官府所需四方輟敗終澤不絕至元二十四年

廿七年廿九年經值大雨滄漫田禾遂致荒歉百姓缺食
費妻鬻子流離他所更何望於官糧至元三十一年中書
省奏准大興土役開掘極治又加以修築圍岸自此之後
歲獲豐稔官糧民食咸得其濟此開河築圍極治之實効
所在官司宜將已開河道時常浚治庶得不廢前功不謂
畧不顧問復被海水二潮將已開大盈等浦漲塞水勢不
通及將吳松大江亦行壅塞不能通泄太湖水勢此則失
於修浚之明驗今蒙設五本司專掌其任俾要成就若下
亟為極治倘遇大水何能救禦切照腹裏會通河自安山
至臨清僅三百撥戶三千大都新開惠通河止六十里撥

戶一千五百及諸開撥軍一千專管看守修理況浙西水
利水害與此二處不同今次必合將浙西諸處應有淤塞
河道通行開浚疏掘及於邊靠江海置立閘壩阻遏渾潮
蓄泄清水差撥人夫專一看守開壩時、疏浚河道如此
區畫人事既盡設遇天災猶望不為大害今平江諸等七
路合抵河道一百四十一處已擬照依至元卅一年例於
浙西不以是有因戶內差夫開掘若蒙上司准許開掘
之後不立久長法度又恐數年之後仍復廢弛其浙西邊
靠江海并運河上下合置閘壩五十餘處擬於浙西平江
等路親管戶內差取與免稅石一切科役自備口糧照依

部水監例差設頭目發付本司管領量各處閘壩緊慢操
撥專一看守啟閉於閘壩邊起蓋房舍屋止及用常川接
洗晝夜二潮沙泥并其餘河內若有淺淤亦行摘撥疏浚
所撥撥河合用舡隻什物此依水站戶例始初官為應副
若有損壞各戶自行置備修理如此似望可以久長通行
准復依數摘撥軍人就今千戶百戶管領專隸本司提調
誠為便益若不准許撥戶差軍專一撥浚河道看守閘壩
本司徒有專司之名而無調用之實伏慮水利不能成就
非惟本司虛負下職之罪亦且上失
朝廷恤民務本之旨急然此乞移咨都省照詳

一合差撥人夫五十名於閘西平江等路苗糧四石以
上五石以下戶內差撥自備口糧應役
一合用舡隻什物始初官為應副已後損壞各戶自行
置備修理用度、

舡二百五十隻
五十料五十隻
四十料一伯隻
三十料一伯隻
什物
鐵板二千把
木拔二千把
鐵瓊五伯柄
鐵搭伍伯柄

大德三年三月都水庸田使麻合馬加議議吳松江堰塞
合極治方畧

依准宋文興本司經歷高徵仕平江路提管李通議加定
州邊魯花赤燕帖木兒崑山州判官常送住長州縣戶部
承務松江府所委上海縣戶石承務將引本司懷寨許營
元言水利人張世榮何祿朱文祥鑄一同前到吳松江地
面請集到瀕江土居諸識水利任千戶等親詣相視得吳
松江邊沙漲去廣西自迤合浦東至河沙匯東西長六十
餘里兩岸俱各積漲沙壅將吳岸平其中雖有江洪水流
止闊三二十步水深不過三二尺訪問邊江久居任千戶
并耆老周才陳國瑞陳富等稱吳淞江西接太湖南引微
山湖東出大海正係通流緊要去處古來江面迤東河沙
匯至封家浜上下元闊六七里或三五里黃澆迤西至道
合浦元闊三二里水標攷丈已宋年間雖有海潮帶沙入
江為有上源太湖之水流注湍急隨時衝散不致停積東
向古來雖有河沙匯不聞壅塞為患自歸附後因上源吳
江州一帶橋浜塘岸椿垣釘塞流水艱澁又因邊近江湖
向港隘口沙灘滋生荻蘆及有擁塞設立魚斷并於沿江
湖洲圍畧成田及種植蘆葦阻節上流太湖水勢其海水
晝夜而潮湧帶沙泥入江湖水緩弱不能衝散連年於漲

堰塞江邊東至河沙匯西至道浦清澁六十餘里凡此數
端皆是廢壞吳淞江之由及本江南北兩岸應有港浦俱
各沙漲淺澁使上源太湖澁山湖之水不能入江注海稍
過大而低田便有淹沒之患倘值雨澤愆期高田又被旱
涸之危如此旱澇相仍連年官府甚費極其患終莫消除
以此與平江路提管李道議松江府上海縣石縣尹等官
及知水利人張桂榮等同邊江久居任千戶耆老陳國瑞
等請議得若議修浚吳淞古江西至迤合浦東至河沙匯
打量沙漲江邊六十里一百七十步且以江邊最狹處
浦為則江面元闊六百五十步量擬底闊五百步擬深二
丈作六十日為期日用人夫二百一十二萬七百七十五
名月支鹽半斤日支米三升該鹽二百一十二萬七百七
十五斤銀三百八十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五石所用人夫
鹽糧為數浩大切詳水性至險而不可測水力至大而不
可禦維古之智者孰不能逆遏其勢吳松江天設其險至
於通塞上聞天時人實因測議皆專務人力為之況所漲
之沙其勢廣遠日有海湧二潮往來委是難為用功若依
朱天祥等所言於近傍此江南岸東自漁浦口西至道合
浦口紉開水路一條且以東西約長七十里量擬面闊一
百步底闊八十八步擬深三大以六十日為期日用人夫

五十九萬八千五百名日支鹽半斤日支米三升該支鹽五十九萬八千五百斤糧一百七萬七千三百石必須於江岸之傍開挑地形高阜水勢未必能行且如至元三十一年開挑河道內如趙屯大盈二浦通引澱山湖水注連海下料三二年間又復淺塞兼之古江面廣千有餘丈至甚深浚尚被潮沙漲塞今若開水路深闊既不如旧尤恐復如前項已開大盈浦等處又被潮沙淤塞虛費鹽糧徒勞力誠非細事未敢輕舉又兼澱山湖係傳送太湖水勢去處此湖自後東北經由十墩道舍石浦趙屯大盈等港瀾於吳松江東入於海今吳松江自河沙匯迤潮沙淤塞漲滿江邊所以湖水不能北流入江未免順其地形却往東南諸河港支流注入新注上海二浦泛河沙匯之東連江入海吳松江之南約二十餘里古有東南橫泖河道一處東西長二十四伍里上源西接大漕港數里之西便澱山湖水下流東注新注泄于江海甚為快便官司計料屢開湖泖以泄湖水其朱文祥等所議於江岸之南另開河道所用工物浩大又係邊江墾阜沙漲之地誠恐徒勞人力功役難成莫如循襲古跡將東西橫泖展開深闊如古有大盈浦深廣之勢使湖水注泄快便比之新開河道所用工役百分之一二實為便益若依徐壽所言致得

江道通流先將江南蘇山前通波塘大盈趙屯石浦道合陸虞千墩西宿浦八處用工開挑又將江南通波塘大盈浦直南黑擒邊江北瓦浦下駕浦新洋小虞浦界浦箭浦八處各置一堰使諸處之水併歸江中衝渲沙泥土畢日用艘船一百隻每隻指水手一十人拋泊江中候潮落具船自靠閘落水湧猛衝擊船下泄去沙泥甚有深瀉之意所言開挑港浦即日俱各通流不須疏浚據通波塘等處作填挽回水勢却緣大盈浦通波塘元通太湖水勢以泄於吳松江轉流入海近年以來為吳松江潮沙漲塞反高於外因此大盈浦等處湖水不能入江亦被潮沙淤塞其太湖水勢即日順其地形俱由東南新注入江連海豈能逆其水性於順流處強以人力築堤攔遏非但不能導其湖水通流入江尤恐泛濫及為民害擬於浦口通江口于置五土垣阻遏渾潮踏蓄清水灌漑誠為便益其備辦艘船指水手拋泊江中靠閘衝泄沙泥一節今詢眾講究得吳松江西自道合浦東至河沙匯約長六十餘里之間元閘六七里或三二里目今兩岸漲沙將與岸平其中雖有江洪水流止闊三二十步水深不過二三尺至甚淺窄湖水通流比元舊日十分不及一分海水晝夜兩潮渾沙日日增多湖水力弱潮落之時船底固是靠閘水勢淺緩無

力豈能衝世泥沙若諸卷之水果能併歸江中其勢深廣船隻自然漂浮亦難衝擊况水性就下人力何能使之逆行聚歸於江誠為非便以此參詳浙西田土多藉太湖之水灌溉而利甚大若河港閉塞不能通流湖水稍遇大雨便致泛溢滄後田禾為害不輕其吳松江元受太湖澱山湖諸廢湖即上源急流衝散開沙自古可敵千浦浙西之水來既有源去亦有委是以不成水患近年以來因上源吳江州一帶橋洪塘岸橋釘坝塞流水銀溢又因沿江水面并左右澱山湖湖汊等處攔壅種植蘆葦圍累為田并邊近江湖河港隘口沙灘滋生莠蘆阻節上源太湖水勢以致湖水無力不能渲降潮沙遂將東江沙泥塞滿江連維有江洪水勢不能全復古道其水性潤下是故湖水就其地形順下而行於天地自然之理今大湖之水不流於江而北流入於至和等塘經由太倉出刘家寺港注入大海并澱山湖之水東南流於大曹港柘澤塘東西橫湖泄于新涇并上海浦注江連海今張榮何珍未文祥所言吳松江漸成痼疾頗難救療即今江內却有洪通流尤當極治置積江過之水并每日二潮不致散漫止於江道通流欲得日漸通利與平江諸總管李通議并崑山州官常從仕嘉定州連魯花赤燕帖木兒松江府上海縣石縣尹知水

利人張桂榮朱文祥何珍徐鑄邊江父君任千戶等一同講議理合相其地宜順其水性分流派泄出江連海底消湖水泛溢之患擬將上源吳江州一帶石塘橋洪水洞一百三十餘處每處展闊作一丈使太湖水勢泄流快便將太湖東南澱山湖迤東埋塞河道東西橫湖等處深闊以泄澱山湖長湖等水及將平江諸崑山州嘉定州應有埋塞河道亦行開挑久泄太湖水勢添注劉家港泄於大海又將各處江湖河港應有橋坝并圍累成田魚蘆莠葦荳荳埭阻水去處盡行起除禁約諸人不得以前違犯阻遏水利仍令拘該吳松江地面平江諸嘉定州并松江上海縣等處將沿江通徹海潮河港勸諭近民於港口築壘土坝安置逆水木槽名曰水甯潮來開甯阻遏渾沙漸退暫寬泄放湖水欲得江道漸有通利望准此及准平江諸縣呈松江府狀申與本官所牒相同申奏行省劉付除石塘水洞已經另行外今據見申除下平江諸松江府依上勸諭修置及咨都省照驗去訖仰更為催促施行奉此

大德九年五月行都水監呈中書省乞陞正三品照得江南水鄉厥田田下下園裏而耕非水下種本監專治諸湖河道陂塘堤堰開岸田園之事所管江東浙東西三道隣接江西福建拘該諸府州縣一百五十餘處要

江浙行省所管地面不殊於內浙西九郡地勢最卑中有大湖周四五百餘里面闊三萬六千餘頃旁接平江湖常三豬支派分流大而為江河湖渺小而為海澆淫浦東連大海日有二潮帶沙逆流排敵為患自古以來專託官府治之有方則可播種治之無術則荒歉立至厥今每歲本道海運官糧百有餘萬石上供支持之外民間所收又何嘗百十餘石皆藉水利然後成功大德二年欽蒙聖朝灼知江南利病敦本防突於浙西平江踞萬水所會之地置五都水庸田使司正三品衙門設官三員僉事二員欽受

宣命五年之間修園後何非無成功祇緣於公缺怨以致騰謗大德七年遂承例革大德八年又欽奉

聖旨以浙西連年水災百姓飢饉流移不勝艱苦推原其由蓋因吳松江等處故道淤塞每遇霖雨潦水泛溢不能通泄以致滄浸田禾民被其殃立行都水監仍於平江置司專以拯治水利所設衙門雖曰隨

朝從三又欽依

聖旨事意行移與廉訪司一體終是以從三品今故牒各踞正三品衙門於禮體以為未順凡有與到除官去處不能取重有司難以號召臨過大事豈下擔誤本監官僚欽承

德意期於辦事為敢較官品之崇卑以實本監所治蘇湖常秀水澤之數膏腴千里

國家倉廩所在責任非輕督責三道與除利害拘該諸府州縣一百五十餘處成就錢糧事功浩大況今隨朝諸監俱係正三品級如蒙特賜

聞奏將本監依例陞加品級似為增重體統成就事功

大德十年三月中書省咨行都水監陞隨

朝正三品衙門

准都省咨該大德十年二月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節文江南為提調水利河道堤堰的上頭立

著從三品行都水監衙門來這裏的都水監前者奏過陞做正三品來江南行都水監所管的勾當多有依着這裏都水監的體例陞做正三品在先委付著四員官來如今添設兩員委付六員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合換授正三品額印另行外欽依施行

大德十一年七月行中書省會議撥清人夫

本省會到行都水監李太中就省一同公議得浙西水鄉為害至深河道既已開通必須以撥洗若依元擬摘撥新附軍人緣行都水監職非軍官似難管領又兼事干樞密院調度卒急不能成就今擬於平江嘉興常州鎮江湖州

松江府江陰州拘該河道去歲依驗見納苗稅七石以下
六石之上戶內差撥三十名先儘近河食利之家次及其
餘戶計撥付行都水監管領除免合納苗糧常川修理河
道合用修河器具初年官為應副已後自行置備相度本
省看詳若蒙早為准撥撥清人夫其上年元起苗糧人夫
一萬五千名今行放免然此宜從都省區處

嘉興府處分監講議於青閘如何啓開

照得嘉興縣見設於青閘本以蓄泄上源之水不見緣何
不行依時啓開況即今崇德一帶運河經從本閘日夕下
注其水漸致乾涸舟楫難行比及兩岸農家用水既田時
可否權行開閘覆蓄河水以濟舟行據請行移本縣提調
正官與委去壕寨官徐雄親行相視從長講究就便極治
依已行回報乃致河水乾涸阻礙經行承此自嘉興縣丞
李敷武與分監差朱官親詣於青閘相視講究如何便益
因據狀中准縣丞李敷武與行都水分監所委壕寨官
陳集者宿朱謙、成張清盛文宥盛德與本都里正戴十
十主首陳仁社長姚萬一講議得本都古置於青閘隄備
水旱之患遇滯則下閘板驗水深淺從上減放容水自上
細流於下竟有滄後下鄉田禾遇旱則開閘踏水灌漑上
鄉苗稻廩凡上下鄉民皆得其便今來切照今歲天時久

晴上鄉河道淺隘勢退減幸得下鄉河水通流於運河接
濟舟楫通行若將於青閘下板閘閉則下水不能上流亦
且阻礙舟楫經行不便據請照驗得此除外申乞照驗得
此牒呈分監照驗外喚到於青閘堰夫張百八等據稱留
閘報由開坐于后

遇滯閘開杭州縣一帶山鄉高源之水其水紆回於
城西崇德州界羔羊橋至六里橋至三里橋包角堰
汪數里于鴉河溪爛溪流入吳松江太湖之內城東
上塘通轉海鹽州北一踏水勢於本州尚喬橋港十
八里堰流泄于當湖回環於長泖通徹松江入海古
置此閘由水勢洶湧奔江注下塘埭後田禾
水向北流開閘踏水上塘車庫灌田
水向南流開閘流水入上塘運河接濟舟楫通行如
是開閘下水不能上流阻礙舟楫經行不便

水利集卷之九

稽古論

古今水利之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漢夫水利之在天下統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下通則四體非後吾有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賦澮其小大雖不同而其疏通導運不可使一日之壅閼則可也成周之盡力於溝洫西漢之用功於河渠不貪小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畝有灌漑之益川澤無壅塞之憂此周禮述溝洫迂史言河渠之利狀且成周匠人之職方井之地廣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一同之

間其指膏腴之地以為溝洫之制者凡幾畝也禮冬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或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小司徒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論田稅之所出則百井之地出田稅者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洫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十九十有六井而五十有奇則治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於一同萬夫之衆其捐賦稅之入以治溝洫之利者凡幾人也地官小司徒註成周之君豈不愛腴之地賦歛之入而棄以為無用之溝洫哉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所捐於公上者不能毫髮而所以福斯民而澤天下無窮已也

自經界不明而堯王溝洫之制泐無可攷以九河之地狃失其八支而莫得其近東坡辨九河云以漢許高之言攷之徒駭其北隅津最南蓋使弱是河之本道東出外為八齊小白塞之為一今河間高以東至平原隔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其八併歸徒駭也則細而溝洫之屬可知矣天下所謂有才之士始出而以私智經營雖則其利澤不博未及古人徧利天下之意不狃愈於後世與水多地貪尺寸之利而道無窮之害哉自春秋戰國浚其源西漢道其流而何渠之水利祥矣孫叔敖起芍陂楚受其惠又前寧便口蜀以富史記鑿漳水於魏者鄴旁有滹梁之詠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日魏六行田以百畝鄴地二百畝是

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馮孟兮生滹梁導注水於秦者谷口有禾黍之謡班固西都賦又前漢溝洫志自秦用鄴因鑿注水為渠號鄴國渠至武帝中大夫白公後秦穿引注水一起谷口以灌池陽名曰白渠民歌之曰鄴國在前白公在後云且隆且既長我禾黍此見於春秋戰國之時也白漢以來講明尤脩內而京師外而列郡又遠而邊地源流派分原隰棊布歷歷可見矣嚴熈寧詭首渠於馮翊之地漢武帝時嚴熈言臨晉民欲穿洛以溉重泉於是發萬人穿渠穿得龍骨故曰龍首泉渠兒寬穿六輔渠於左內史之治

武帝元鼎間見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白公引涇水於他陽之見決渠降兩荷鍾成雲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豈非京師之利乎西都其他郡縣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定海南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諸郡則皆引及川谷以溉田溝洫志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西酒泉皆引河又山谷以溉田而關中虛故成國漳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汴水皆引渠溉田各為除頤他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陂山通道在在相望豈諸郡之利乎輪臺以東有渠溉田五千頃乘弘羊奏故輪以東極渠黎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十頃以上溫和田美可益通溝種五穀而鮮水左

右亦有橋七十所荀元固也田奏云領留萬二千人也要官處緒鄉亭後渠治墮以兩道橋七十所鮮水左右是雖極遠之地水道源流無不加意又豈非遠地之利乎西漢之君不計地利之廣狹不論費後之多寡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享此漢人之得享既灌之利也然固漢之所以得水利者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得以盡心於溝洫河渠之間是故官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俾任後導之功也匠人為溝洫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稱人俾專蓄蓄之利也凡官稱人以儲蓄水以防止水以溝洫水以遂均水以利舍水以溝洫水夫惟後之於其始積之於其終又安有旱

澇之患哉漢之京師則少府認池之事其屬則有汎鹽百官表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其屬有上林下池鹽有都水丞丞有都水見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司空百官表水衡行都尉水司空丞丞屬焉有都水前百官表奉常註如淳曰都水治渠隄水門又按太常少府水衡皆有都水丞丞三輔以行京都之職太常以領巴陵之渠並百官表郡國則九江有陂湖官南海則有淮南南郡江夏則有雲臺官夫惟既任於其內又分於其外又安有壅閼之憂哉北里志九江郡有陂官湖官南海郡中有淮清官南郡江夏郡有雲臺官下逮有宋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宋制官制都水監屬三司負無常職安使則差諸路

則有提舉淳熙七年臣僚乞委提舉平築陂塘修堰門諸水為雋州有倅貳邑有丞淳熙七年又臣僚劄子乞要諸路常平司籍案可錄郡縣公私陂塘川澤之數專責縣丞因民暇日勸平既華聖台候令專一督責縣丞於農隙日浚治既導廣行儲蓄而又郡有守邑有令皆得以行其浚導儲蓄之利故修蕭何之故堰則若許景山而廢壞之地後漢大司空京朝知吳元府許景山嘗修漢第何所為故堰顧其屬曰鄴侯方佐天下乃暇為此以遺農田今豈彈一時之勞而費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而大修之正鄴公在前白公在後之意也現修召信臣之旧渠則若趙尚寬而荒瘠之場變為沃壤仁宗朝有唐州太守趙尚

寬者復修召信臣渠與境內陂堰向為荒瘠之地變為沃壤三
司使包拯上其事上嘉其能命留再任且有旌擢之諭正前有
召父后有杜母之意也後漢杜詩復修召信臣南陽渠人歌之
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築海堤以衛田而民享其利則如范文
正范仲淹盤西渠倉達白於朝請築海堤於通秦海州之境長
數百里以徹民田以文正為吳化令專掌役事發通秦楚海四
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利吳化以范為姓與水利有功而治
累得替則如劉公晏安定胡生有治事聲如治兵水利之類嘗
言利要善治水後累為改皆吳水利得人如是則其利可勝既
邪自時厥後有論水利之事笑而不蒙其利有任水利之官矣
而不行其勞夫湖陂陂澤水之所儲而向渠畎遂水之所泄豪
民慙之以獲豐殖之資官司仰之以享租輸之入及其日增歲
衍而水利之故地皆為創置之良田曩之仰其水利以耕者乃
至不幸而罹旱溢之害是固不可以悉舉也姑以越之鹽湖言
之自漢永和初始闢其廣二百餘里而灌漑之利及於民者為
田八千餘頃及宋熙寧中盜耕其中者九百頃至取其田以歸
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利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入復未
必盡歸之官所害者凡數十頃而駸駸不已則越三郡愈要其
弊矣倘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
之議毋付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興害不除而使周漢專

其利也哉雖然水利固當舉亦未易舉也才不幹者不足任心
不盡者不足任苟且順從者不足任上虞留庾下奪農時堤防
一開水失故道則有指鄰國以為壑說禹貢而行河者益以滋
其謬耳不然閩送蒼溪入太湖東坡何托以諷當時與水利者
哉東坡詩託王安石吳水利

進士胡格上言三江五匯開修積水

三江包於太湖五匯三十六浦四十二灣常曲為之制則水有
所歸永不為患乃詔給簿尉俸隨司門員外郎李公傳相度開
修三江積水後轉運提刑提舉司言開淘吳松江煙塞去歲自
大盈諸浦泄水入海凡用二百二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五工

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八貫石

四十二灣

古云九里為一灣一灣低一尺二百四十里到三江口三伯云
十里到大海

三江口

吳松江口白鶴江口青龍江口江面闊九里地勢低於震澤三
丈潮水未時水高三丈到震澤底定

震澤即太湖也所以謂之

五匯

安亭匯白鶴匯盤龍匯河沙匯顧浦匯匯者江闊與水相會合之
地之謂匯也

石司郎中折乞申勅守令以時修隄防疏畝

臣聞隄防所以儲水也畝澮所以瀉水也二者用以待水旱而資灌溉之利也切置而弗問則農夫之本竭矣臣願申嚴水利之禁數戒守令之官應民間隄防之廢壞者必以時修治之畝澮之壅塞者必以時疏導之監司按部時行阡陌考其興廢而賞罰苟遇凶荒之變故民得以施手足之功廢凡有秋收之望此當今之先務也詔與三年

侍御史蕭振乞台觀民之官措置興修水利

臣讀周官職方氏之言見三江淮泗之異類其五湖之異浸其既以謂可引以溉田者謂之川不可引以溉田者謂之浸如涇

漳之屬職方氏所謂川在成周時可以引溉田者也至魏襄王時用史起為鄴令始引漳水溉鄴旁之田以富親之河南鄴固亦鑿水為渠注洛三百餘里秦人因之以富強是涇漳之屬後世先引以浸焉則水利之在天下能利導以灌既首無窮之利臣生長隴畝見舊堤故堰廢壞而不修長河大潰壅塞而不理愚民規目前之利縣令貪新入之徂往往指財為田而棄公共之利遂廢一遇亢陽民始嗷嗷然仰首望而於天而不知蓄水之無素今日農田多旱職此之由也古之人就鑿川為渠以資灌既若涇漳之屬是先今民間旧有水利緣官吏失職遂廢而不舉誠可惜也臣愚伏望明詔親民之官各訪境內之地某鄉

某里凡係陂塘堰埭民田其取水利去處咸籍而記之若從官中追集修治則慮致撓擾不若隨其土著分委土豪使均敷民田近水之家出財穀工料於農隙之際修為縣官董其大槩而已仍於縣官罷任之日書所具脩水利若於印紙州為保明中節量加酬賞以勸來者亦今日之急務也

翰林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蕭輔奏吳中水利事

臣切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三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常湖三州皆大水官豫至十七八年雖為淫雨過常三州之水合為一太

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持天時之咎也三吳之水潄焉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焉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西漸潮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淤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舶皆以萬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挽踞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梗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踞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碍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踞乎自長橋挽踞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算不已而松江始艱難不快江水不駛軟

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梗塞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銀壑雖暫通快不過止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日橋外別為千橋橋各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日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錫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曰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輿知水利者考驗其書疑可施用謹繕為一本繳進上伏望聖慈深念浙右之富國用恃歲漕卽下米五十萬石

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漲公私凋弊深可憐惜臣下臣言與錫書要本路監司躬親檢行或差強幹如水利官吏考實具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諫議大夫兼侍講史才奏乞復太湖舊跡以溉民田

臣聞農事所重莫先於水利陰陽之數有兩陽水旱之異固非人力所能為而儲蓄灌溉以為之備則在乎人事而已成周之隆建官分職所以儲蓄防止以時蕩洩無所不至故有年屢豐見於詩書雖有旱暵水溢人不告病蓋以此也臣伏見浙西諸郡水陸平夷民田最廣農事倍於他州歲豐粒米狼戾旁及遠方而平時無甚旱之憂者太湖之利有以為之備也太湖舊壅

衆水旱則取給焉用力少而見功多誠豐稔之根本農夫之寶藏崇本厚民萬世無窮之利也今年以來頻湖之地多為軍下兵卒侵據為田擅利妨農其害甚大蓋隊伍既衆易為施工號召之行舊築並興積土增高長堤弥望名曰垸田水源既壅太湖之積漸與民田隔絕不通旱則據之以溉垸田不治其利水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於湖又且決垸田之餘於民田而民田盡沒矣為害如此臣恐不為之禁則水利寔廢浙西民田下復有水旱之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專委本路監司躬親究治盡復太湖旧迹使軍民各安其職垸田盡蒙其利農事有賴富庶可保萬世無窮之利哉廣而後存實天

下幸甚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日

知杭州蘇軾奏乞開西湖

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利廢興成毀皆皆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陂陳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叔我豆羹芋魁又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所歆而託之天以為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即上言臨平湖白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地平治以為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民運維天道唯知而民心

所歎天必從之抗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時是湖既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續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嘗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抗州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祈活羽毛麟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視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

魚鰲為涸轍之鮒臣子坐視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抗之為水作云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倚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云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賦若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圖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瀆湖千頃可無凶歲今歲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莠蕒米所獲不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連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通泥河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闕兵夫十餘萬工開浚而河行井市中蓋十餘里吏卒接擾泥水狼

藉為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抗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涸狹水不應滿則當勞人遠取山泉不過二十萬工西湖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庸寵寄目親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二十餘萬工近者伏蒙以本路飢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若較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抗狹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

石臣輒以此錢募民間湖度可得十萬工自今二月二十八日興工農父老繼觀太息以謂朝廷既損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畜與父老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益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未者不嗣則工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卓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續募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尽力畢志半年之間自見西湖復唐之旧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

農民父老與羽毛麟介同詠聖澤無有窮也臣不勝大願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知臨安張儋乞禁約豪勢之家侵占陂塘

臣仰惟陛下崇本務農屢降明詔凡事有不便於民者悉許上達臣伏見江浙之間耕植既廣畝畝相連高下不一踏積陂塘以備潦溉疏導溝洫以防壅浸此眾共之利其來久矣然豪勢之家侵奪占據奄為已有貧民細戶雖有詞訴終不能其欲望申飭州縣凡有似此之類官為檢察有妨灌溉疏導之虞悉行禁約庶幾水旱有備無傷農功

紹興二十八年十月 日

朝奉郎直學士文閣晦菴先生朱熹奏救荒事宜七條內

一件乞禁飢民修治農田水利

一檢準常年先後令諸路與修農田水利而募被災民充役者其合用糧食必常平錢穀給臣契勘本路水利極有廢壞去歲亦有全未興修者去歲欲俟將來給到錢物即令逐州計度合與修處雇募作役既濟飢民又為永久之利誠為兩便

又奏乞募飢民興修水利

臣昨所奏各項事理並蒙開允独有依准旧制募飢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切見連年灾旱國家不忍坐視天民之死大數倉庫以賑救之其費以巨萬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

賑難者雖曰得錢而折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然飢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常仰於私計以為若徵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為募民與役之資則救安與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糴給之法利害之策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已奏聞而輒下諸州委自通判詢究水利合與役處以俟報可至於近日巡歷又得親見所云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切歎始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今速討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無蠲減濟之費矣不謂言語疎略未蒙鑒照敢

竭其愚重以為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情許臣前所請七十萬貫者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各州通判申到合與修水利去歲既與春首應副其合糴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糴給由層就雇入役候畢立日糴給如旧則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下為失業

又貼黃

臣又切恐興修水利所費太多難以支給即乞且令備糴食利人戶雇工與役候將來豐收紐計米數量分科次赴官送納搭管在內充為利便

浙漕試進士軍功策問水利水害

功名萬里途男兒四方志而鄉閭解額苦一錢字於是乎計贊為釋之以即於是乎授竿為班超之戎噫果溢而他出者執哀甲蘭漕之場與貴介公子顧歷其厓几拾青紫易之耳何斯若兩田其陵谷擔簦投牒案常需足曾布衣幸弗舒徐奈梓者不若也諸君子得無觸意與感因思以斯之被水之利害裨吾計使者乎析今歲旬地而使水利計使職也傍傷朝聞符移夕遣冠蓋相望髮得實往者檢視失時之患一洗之計使水利於水也亦良苦然此一時事方圖久之計夫水雖天災治之在人世固因水而講荒政以救之者此特憫百姓之苦於水非治水也困水之溢而導之歸使後雖霖潦不為災此聖人作事為萬世

功而禹治水法也若今浙右之水獨非禹所嘗親治者歟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說甚明可舉而行之乃寥寥數千載莫之續豈去古逾遠三江溥不可攷耶世之說三江者甚衆率於地里不合至禹貢圖說一出指豫章九水出彭蠡者為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其論始定然審如其說於震澤何閔邪說亦有關於震澤者曰歷舟陽毗陵入今大江者為北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為中江分於石城通宛陵入其區者為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似矣然舟陽毗陵之入江者特港脉一二詎應影附大江而謂之江而首蕪湖分石城之二水皆在震澤上流又可以江之入海言耶以今所見受震澤水東入

于海者惟吳松一江不見其三也旧有安亭一江由青龍鎮入海固利者慮其走高稅塞之又有白蠟一江以通青龍今亦塞而耕稼之豈禹三江之旧迹在是有可訪而復之者耶抑水之為水有源有委旧說具區三萬六千頃積之既多泄之已難矣熙寧八年旱太湖淺露見丘墓街市是昔為高原今為汗澤也湖之浸溢又不知其比旧增多幾千頃非源委之不完而致然耶深陽之上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宜與之下有百瀆以甄荆溪而受諸水皆源也而久不治江陰而東置漣河一十四瀆泄水以入宜與而西置夾亭于吳塘口大吳等瀆泄西水以入運河皆委也久亦不治震澤固吐納眾水者也源之

不治既無以殺其未之勢委之不治又無以導其去之方是納而不吐也水如之何而不為患而可以委之天災耶昔蘇公軾進士卑謬之說于朝謂慶曆間欲便糧運築吳江岸介於吳松江震澤之間水去始泄而歲為安請置千輪以易之可謂得其襟要也然嘗攷之海濱高仰江尾芟淤使震澤水驟入江而松江之水未能驟入海正恐併吳江岸以東陸然皆一震澤也而何以制之耶謬則謂芟淤之漸生皆原於江流之不迅苟東下之勢迅急則淤塞之患立矣此說可保其不害民田否且地勢中低而外何以遽得其迅急耶禹之治水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其法於其下導之也吳江岸而末焉輕議盡自其當先

者耶王公觀之在浙也秦開海口諸浦范公仲淹之在浙也獨開萬法善浦而列懸之按行海口也又謂開之則有風濤驚入之憂其說果熟緩而孰是而孰非又元中見經函於運河底是亦古人泄之一法不知視浦口之孰為要耶夫三江入則震澤定震澤定則浙方無水災浙古無水災則行都之根本固民生不匱而軍餉足事孰大於此者夫何一兩為虐辭古於度是束手無策而坐視公私之交病也不亟是圖患將安極耶伊欽禹通之三江皆入奧今吳松一江之七十二浦皆泄水快駛運河所置泄水之一十四瀆皆復于江而五堰以西諸水下復入震澤以重其泛濫之勢源委悉治圩塘復旧天而雖甚水不為

災是神禹之功復續我朝萬世永賴也幸泰以安安水利之學指次第的實可行之說以告宜惟計使之所欲亟聞亦聖君賢相之所樂聞也 黃氏曰抄

揚誠齋圩丁詞

江東水鄉隄防兩涯而田其中謂之圩農家云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河高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門每門疏港以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患余自漂水縣南一舍所登陂塘河小舟至孔簾水行十二里備見水之曲折上自池陽下至當塗圩河皆通大江而陂塘河之下十里所有湖曰石臼廣八十里河入湖湖入江鄉有圩長歲晏水落則集圩丁日具土石槌塹以

修圩余因作詞以擬刈亭得竹枝柳枝之聲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勞云

圩田元是一平湖憑仗兒郎築作圩萬雉長城倩誰守兩堤楊柳當防夫

何代何人作此圩石頑土膩帖誰如年年三月桃花水如律流歸石臼湖

上通建德下通塗千里江湖縈一圩本是陽侯水精國天公勅賜上農夫

兩望雙峰抹綠明一峯起立一峯橫不知圩裏田多少直到峯根不見塍

兩岸沿堤有水門萬陂隨吐復隨吞君看紅蓼花邊脚補去修來無水痕

年年圩長集圩丁不要招呼自要行萬許一鳴千畝土大呼高唱總齊聲

見郎辛苦莫呼天一日修圩一歲眠六七月頭無點雨試登高處望圩田

岸頭石板紫縱橫不是修圩是築城傳語赫連莫煮土霸圖未必審春耕

河水還高港水低千支萬派曲穿畦斗門一閉君休笑要費水從人指揮

圩上人牽水上航從君點檢萬農景即非使者執行部乃是圩
翁曉按莊

圩田

周連圩岸綠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行到秋苗初熟處翠茸錦
上織黃雲
古未圩岸護隄防岸岸行行種綠揚歲久樹根無寸土綠揚走
入水中央

永豐行

韓無咎

冊陽湖中好風色晴日波光漾南北湖岸人家榆柳行風颭低
昂似迎客繫舡並岸聊一呼老農指似官田圩長衫紫領數百

輦見我羅襪嗟吁政和頭五十載官築長圩宛然在東西
相望五百圩有利由未得無官官圩民圩要而拘此地無田但
有湖圍湖作田事應爾底用徹地還龜魚民圩不堅自招水水
防何嘗鎮如此官圩六十里如城制平為湖定何理請看今年
未上場七百頃地堆雲黃縣官糴米三萬斛度僧給牒能商量
我聞此語汗生面千聞豈如日一見吾君神聖坐九重輕易獻
言誰復辨却憶吳中初夏時畚鍤去決湖田圍鷄鶩上雞犬上
屋水至不得携妻兒無由赴水均一死善政養民卿得爾寄言
父老且深耕為汝駢書報天子

水利集卷之九

水利集卷之十
營造法式

方圓平直

周官考工記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垂衡者中水鄭司農
註云治村居村如此乃善也

墨子子墨子言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雖至百工從事
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衡以水正以垂
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
中依放以從事統愈於已

周髀算經昔者周公問於高髀曰數安從出高髀曰數法出於

方圓之出於方之出於矩之出於九之八十一萬物周事而圓
方用為大匠造制而規矩設焉或毀方而為圓或破圓而為方
方中為圓者謂之圓方圓中為方者謂之方圓也韓子曰無規
矩之法繩墨之端難班去不能成方圓

晉祥諸作制度皆以方圓平直為準至如八稜之類及欹斜

美札篇云美為不員之貌璧美以為量物之度也即司農云

陽史此索隱云陽謂扶桑而去亦用規矩取法今謹按周官

考工記等修之下條諸取圓者以規方者以矩直者以繩

取則立者垂繩取正橫者定水取平

取徑圓

九章算經李淳風註云旧術求圓皆以周三徑一為率若用之求圓周之數則周少而徑多徑一周三理非精密蓋術後簡要略舉大綱而圓田法密率云以乘周二十二而一即徑以二十二乘徑七而一

看詳今來諸工作已造之物及制度以周徑為則者如燕量大小須於周內求徑或於徑內求周若用旧例以圓三徑一方五科七為據則疎略頗多今謹按九章算經及約科長昔密率修五下條

諸徑圓科長條下頃

圓徑七其圓二十有二

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

八接徑六十每面二十有五其斜六十有五

六接徑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

圓徑內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

方內取圓徑一得一八接六接取圓準此

定功

唐六典凡役有輕重功短長註云以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為長工以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中功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為短功

看詳夏至日長有至六十刻者冬至日短有止於四十刻者

若一寺定功則在景日刻甚多今謹按唐六典修五下條諸稱功者謂中功以十分為率長功加一分短功減一分諸稱長功者謂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月中功謂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短功謂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

右三頃並入總例

取正

詩定之方中又揆之以日註云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也揆度也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準極以正南北周禮天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工記置樂以甚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景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司農註

云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則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禁則南北正中

之景取短者也極星謂北辰

管子夫繩扶撥以為正

字林揠時剡切畫景望也

列誤正俗音字今山東匠人猶言

畫繩視正為揠

看詳今來凡有興造既以水平定地平面然後立表測景望星以正四方與經傳相合今謹按詩及周官考工記等修五

下條

取正之制先於基址中央日內置圓板徑一尺三寸六分當

心立表高四寸徑一分畫表影之端記日晷短之景次施望筒於其上望日星以正四方望筒長一尺八寸方三寸用板合造兩邊頸開圓眼徑五分筒身當中兩壁用軸安於兩立頸之內其立頸自軸至地高三尺廣三寸厚二寸畫望筒筒指南今日景遠北夜望筒指北於筒南望筒前後兩竅內正見北辰極星然後各垂繩繫望筒兩竅心於地以爲南則四方正若地勢偏東既以景表望筒取正四方有可疑處則更以水池景表較之其立表高八尺廣八寸厚四寸上齊後斜向下三寸安於池板上其池板長一丈三尺中廣一尺於一尺之內隨表之廣刻線兩道一尺之外開水道環四

周廣深各八分用水定平今日景西邊不出刻線以池板所指及立表心爲南則四方正安置今立表在南池板在北其景夏至順線長三尺冬至長一丈三尺其立表內向池板處用曲尺較令方正

定平

周官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審辨司農註云於四角五極而垂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
莊子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
管子夫準壞險以爲平釋名水準也平準物也
尚書大傳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

何晏景福殿賦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雖天地以開基並列宿以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遵於水臬五臣註云水臬水平也

者祥今表凡有與造須先以水平望基四角所立之柱定地平而然後可以安置柱石正與經傳相合今謹按周禮考工記修立下條

四平

天平亦名用線一條懸於梁上垂墜于下謹避風動然後用曲尺貼線安定却用長線十丈許牽于兩頭隨曲尺之上取平則知地之高下

地平 用水板長五尺闊四寸高五寸合成槽子却於槽兩頭板上畫分寸爲則相同然後用水注於槽內令兩頭分寸一般高低定了却用長線十丈許牽於兩頭貼槽上板取半則知地之高下

望平

望平 定平之制既正四方據其位置於四角各立一表當心安水平其水平長二尺四寸廣二寸五分高二寸下施立椿長四尺安椿在內上面橫坐水平兩頭各開池方一寸七分深一寸三分或中心更開池者方深同身內開槽子廣深各五分令水通過於兩頭池子內各用水浮子一枚用板三池者水浮子或亦用三枚方一寸五分高一寸六分刻上頸令

側薄其厚一分浮於池內望兩頭水浮子之首通封立表處於表身內畫記即知地之高下若槽內如有不可水處即於槽子中心施墨線一道上垂繩墜下令絕對墨線心則上槽自平與用水同其槽底與墨線兩邊用曲尺較令方正夫望平之設定高也比謂山高若干人皆不能知之以此物從低處逐旋望平至頂計算則知山之高若干神妙之術也

風水五兩

風水五兩海上用以定帆輕重也
水五兩搖櫓用以定掃大小斤重也

用木合成圈子高二尺闊一尺內用門一扇十分枝薄或沙水取輕為上門上預用兩轉軸却於圈柱上畫每兩分寸至五兩止然後擺開河十里為率後上放水至下以十里遠水高一尺為則却將五兩於此河內較定則知水之緊慢若干西如遇捲掃缺口即將五兩試之則知水緊慢凡兩該用掃長若干丈闊若干丈高下斤重可以計較則掃無底透之患若有河港處亦可以試里路之遠近

造石歸

立基 先掘井辨土性虛實看其土無沙泥方方打定界址譬欲造歸長九丈闊二丈深二丈頭是開掘河身長十四丈闊

八丈深三丈如歸造以上以下者從數增減不要陟峻以難為上如掘河深至二丈便於河兩邊打歸土搭二行然後展深則土不坍或有泉眼以木桶蓋罩不致水泉溢出多則浸去仍於兩開河身兩頭用水車時常踏出水令水浸滿

下搭 用松椿上等長者一丈八尺徑一尺二千條中等者一丈四尺徑九寸四千條下等者九尺徑七尺八寸者三千條用上等者作頂石椿中等者作撒星椿下等者作挨椿頭是先打上等椿次打中等椿後打挨椿於挨椿側用毛竹青泥泥和填後一尺起漸漸築打積高須要十分築實為上

斷水板 板長三丈二尺厚一尺二寸高二尺如此板五片拼

縫或名走馬粘四縫拼高一丈用老核丁五寸長者拼縫又西頭按板長二丈高厚同各五片拼置如前於歸正中禁口橫掘下安釘先於斷水板下打九尺椿一行密下了然後安斷水板在上板兩畔却用一丈八尺椿靠板幫打牢密用水平取足高低即用二尺丁每一邊連搭間針筍在板上相協出力按縫並用油灰麻筋抹抹不令透水西頭接板同前龍骨木 如歸身內都打搭齊密了又用磚瓦屑及生炭鋪五寸厚填築牢實子然後用龍骨木長二丈徑一尺者每一條懸二尺順歸安置須鑿駁插擅牢却用丁斜釘又用瓦屑按築十分牢固

萬年枋 用板方厚五寸五分長二丈闊一尺二寸拼縫了於龍骨木上鋪釘丁用一尺二寸者須要縫密每條龍骨木參差著丁二箇然後油灰麻筋如造船法長粘龍骨上一緊濃鋪水調石灰三寸厚

疊石 萬年枋已鋪完備即用墨線彈定牌樣長闊了先擺砌伏駝石并盤石次用禁口石又用撲駝石陸續疊砌砌石後鋪底板石兩畔伏駝石後面用拜磚砌七重闊並用糯米粥絕筋石灰灌砌及用拜石接磚後至一丈高不用撲石拽後搭 如牌兩邊立禁口脚石子即用拽後搭排之八帶如此三重共二伯四十條皆杉木 三件木名

椿木

拽後木

卧中木

禁口石脚石後面用磚砌高七八尺即用拐子鉤每箇拽後木上接釘如此四層共用六十四箇

水碓闊一丈二尺深八尺於堰壩掘開口子闊二丈深一丈五尺用松椿長一丈三尺者二百條中長九尺者二百條下長七尺者三百條密釘在土即用磚充層青麻泥填築十分牢實然後從低處用石疊砌及用龍骨萬年枋斷水板如造肺法修置

水竇 高三尺闊五尺長隨堰闊狹長短用松木板厚七寸拼縫用老板丁指了又用線縫丁密密料釘然後如造缸法油

灰麻筋振抹十分牢固兩頭門上用轉軸囊入外放斜五寸安釘則容容閉堰底仍用五尺松椿密釘磚充層青麻泥填築牢實又用斷水板一重在內如造開法安置則底無水透之患

開江挑沙法 中有沙泥淤陷不可施工俗謂之漿粉沙言其如漿粉之聚而不堅也又謂之老晏沙言其如老姬之無力也隨挑隨漲勢若脂窪東坡開湖亦云狀若鬼神時大德八年微里平章問吳松江河沙滙有此沙土不可要工乃使監吏相視沙脂去處有上戶買使御馬者給引監吏馬過沙脂之處後吏不知土性几致人馬不救衆謗沸騰急欲散其事

也予曰此與古者不知獻玉相類今軍民已聚一兩日間用工自有良法治之何必生疑乎章然之不閱半月工畢軍吏歎聲如雷謂如沙脂去處先於河中西邊開一小渠深二三尺取水常乾隔一宵沙土堅却用柴草一兩束放在沙土上次用木跳板布在草上以枕之不要人腳踏踐沙泥即用鉄鐵開挑沙土令人於跳板上擔土上岸並無沙脂之患亦不隨挑隨滿如復有沙壩一同前法乃工畢平章問其沙性緣故予曰即與漿粉相似若去盡水其粉即堅平章曰格物致知之說也

開河室泉眼法 至大年間予與答失海牙平章開浚河會通

河至南陽東有諸山其河中多有泉眼奔迸四至不可施工
于用水桶數十隻但是泉眼水迸之處即將水桶蓋之並無
水泛之患工過畢

築堤導河去沙礪石法 至大年間分監汴渠與行省官築黃
河堤及疏導舊驛口諸處泄水河道至蘭山縣向有沙礪石
用鉄鑊果鋤不動但見火屋迸出不可與工予即用水洗見
紋跡痕跡即用大鋼鑿子看其紋跡又分之處鑿開一竅如
斗大遂用硬木一條插入竅內將繩索二條縛在硬木
上頭令數十人拽之沙石即迸就令取去乃工畢又於會通河
施家莊開河及沽亭等處依上進取後皆成功作則

開浚止泉眼湧出沙土法 至大年間與行省行臺官開濬鎮
江練湖運河開浚至夾欄等處有泉眼湧出沙土隨挑隨漲
不可與工予即用蘆席於泉眼上覆蓋數重水壓之但有水
出並無沙土湧漲之患乃工畢

搜洗渾泥法 浙西水利自海京變更之後與古治法全不相
同古有三江今僅有吳松一江亦已堙塞一百餘里斷流雖
是大德八年泰定二年二次開江置閘終不能泄太湖汪洋
之巨浸況無嘉定崑山常熟上海華亭諸處通江達海河港
多被淤塞所以浙西數郡累年累遭水害為今之計須是高
鄉深浚何港廢、貫通江海低鄉聖築圍岸位、接連阡陌

更有潮水往來浦堰纂節去處廣立閘竇湧則放水遑海旱
則儲水灌田凡及潮水之處可有兩來之水有上潮之水有
落潮之水上潮之水常濁不免帶沙入港落潮之水常清不
能引渾泥出海以致及潮之處漸、於塞為今之法合於梅天
水漲之時勸率有田得水利之家用工搜洗渾泥隨順落水
之勢挾引渾水出閘則沙泥不致停滯而淤塞也

水利集十卷終

水利集十卷前七卷是元刻後三卷即割中亦是抄本笑江南頻年數水旱今上七年至今其有年不過三四年耳豈盡天災耶亦人事不修之故也錢氏趙氏立國江南其勤于水利無怪笑至跌木氏起于荆野胡漢一家無有遺費則甬道也雖不講治水亦無不可乃張官置吏專董其後至興千萬之工費百萬之錢以役事于溝洫使民得粒食

國家以事自為根本輒數十年不理江南水道致令歲苦于乾潦匪徒病民抑亦厲國矣錄一冊歸以示先憂如文正者皆

浙西水利議答十卷

永樂大典本

一名水利文集元任仁發撰仁發松江人仕至都水少監明梁惟樞內閣書目云大德間都水少監任仁發以吳松江故道墮塞震澤汎濫為浙西害乃上疏條利病疏導之法凡十卷前有仁發自序又有許約趙某二跋末附宋郊亶及其子喬水利議約跋稱歲甲辰中書以其議上聞命中書省平章政事董是役由是震澤無壅與三江之勢接復朝於海趙某跋稱是錄所載其要有三一曰濬江河以洩水二曰築堤岸以障水三曰置牐竇以限水云

海道經一卷附錄一卷

〔明〕□□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
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道經一

卷》提要

海道經

（金聲玉振集）

（水衡）

前元至元二十年克取江南至元二十一年起
運海糧擢用朱清張瑄萬戶之職押運糧船三
萬五千石賜立海道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領
虎符金牌素銀牌面各領品職成造船隻大者
不過一千糧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開船出揚
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望西北鉛沙行使潮長行
船潮落拋泊約半月或一月餘始至淮口經過
膠州海門浮山牢山福島等處沿山一路東至
延真島望北行使韓通成山望西行使到九臯
島劉公島諸高山劉家窪登州沙門島開放萊
州大洋收進界河兩箇月餘纔抵直沽委實水
路艱難深為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益糧米八
十萬石是歲正月裝糧在船二月開洋四月到
於直沽交卸五月回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又回
本港一歲兩運是時船隻鮮小人民恐懼至元
二十七年朱萬戶躬請長興李福四朝奉押運
指引自揚子江開洋落潮往東北行使出離長
灘至白水綠水經至黑水大洋望北尋望延真
島使轉成山正西行使收入沙門島開放萊州

入海軍經

大洋收進界河遠不過一月之程順不過半月之限俱至直沽致以漕運利便是歲加封朱萬戶爲浙江省叅政張萬戶爲浙江鹽運司都運之職每歲專從此道駕使船糧赴北京將及二十餘年至大德七年當蒙官司招顧兩浙上戶造船運糧腳價一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糧小者二千餘石是以海道富盛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供給京師甚爲易便迤南番海船皆從此道貢獻倣效其路矣自南至天津衛各有天妃廟萬戶馬

海道經

二

合法忽魯循萬戶八十嘉議奏封福惠天妃聖號勅賜太牢今我 皇明匡服四夷藩鎮奉朔大遼歲給餽餉迢遼海之平欽封昭孝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聖號留芳于萬萬年矣
竊聞楊子江者實海運之患也必當擇取小訊大訊鯨開洋鮮有危險如大訊行船倘值東風勢急惡水急緊船艖稠密一船退下紐二連三繳碇交纏頭稍相繫風雨相攻人無措手直至沙灘必有損壞宜深慎之海道水程至元一十七年始

准備緩急

如遇順風使帆之時勢顛猛便減帆慢投奔港以稍泊不得貪程恐風勢不止天色昏暮迤運前行不知宿泊多有疎失不可不知遇順風正使帆其間忽轉打頭風便當使回風尋港以爲穩勿得當江抵睡指望風息恐致兩細如緩急猝暴風奔港灘不及之時急搶上風多拋鐵锚牢繫繩纜如重載船則頻頻點看水倉泊有客水侵入隨處割艙如小船則看風色如何別尋泊處如春夏間於港汊內泊船須要多用壯繩

海道經

三

海道

一自南京開洋出龍江關靠東邊行使到觀音山中洪一路好行至礮山北有淺灘中洪可行望方山東邊中洪一路淺灘直過斬龍廟止至鱗魚廠東路至龍潭驛一路水緊北邊中洪可過徑到儀真中洪北到金山寺西首十餘里水緊不可拋猫寺北中洪都好行到礮山門仔細截水行西南嘴有淺灘喚做姜婆沙西北下截水中洪好行南有淺灘過山中洪一路好行轉

往南有水是洪至丹徒縣南有隔壁沙灘中洪行使到五聖廟中洪好行圍山西南嘴一路淺灘中洪到孟子河西南好行東北中間淺灘沙嘴占多是洪有蘆青嘴東南衝出有三四里轉過南中洪戳水行使便是黃山東北淺灘衝出大江中洪行使望西邊緊水洪過東有馬馱沙西南嘴衝出沙帶一條東南也有沙帶一路中洪可行南有江陰縣地方拋船江陰縣西邊是夏港過江陰縣中洪到巫子門淺塞打外洪過喚做寶船洪望見西北蝦蟇山可轉中洪到蝦蟇山西有淺北好行南是谷瀆港中洪有淺占南有洪照黃思鋪占南岸行使到夷鋪港南有淺灘北邊是洪到福山港中洪到白茆港北有狼山望東北截水中有淺北有洪徑到瞭角嘴南路於劉家港拋泊

一劉家港開船出楊子江靠南岸徑使候潮長浩西岸行使好風半日到白茆港在江待之潮平帶蓬檣搖過撐腳沙尖轉過崇明沙嘴挑不了水望正東行使無礙南有未入沙婆婆沙三脚沙可須避之楊子江內北有雙塔開南有范

家港沙灘東南有張家沙灘江口有陸家沙脚可避口外有暗沙一帶連至崇明洲沙亦可避之江北有瞭角嘴瞭角嘴開洋或正西西南西北風往潮落往正東或帶北一字行使戳水約半日可過長灘便是白水洋望東北行使見官綠水一日便見黑綠水循黑綠水望正北行使好風兩日一夜到黑水洋好風一日一夜或兩日夜便見北洋綠水好風一日一夜依針正北望便是顯神山好風半日便見成山自轉瞭角嘴未過長灘依針正北行使早靠桃花班水邊

北有長灘沙礫沙半洋沙陰沙冥沙切不可避之如在黑水洋內正北帶東一字行使料量風沉日期不見成山見黑水多必是低了可見升羅嶼海中島西邊有不等磯如筆架山樣即便復回望北帶西一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便見成山若過黑水洋見北洋官綠水色或隴必見延真島望西北見箇山尖便是九峯山向北一帶連去有赤山牢山二處皆有島嶼可以拋泊若牢山北望有北茶山白蓬頭石礁一路橫開百餘里激浪如雪即便開使或復回望東北行使

北有馬安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是旱門亦有漫灘也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拋繫北向便是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一日一夜正北望見山便是顯神山若挑西一字多必是高丁但見赤山九峰山西南洋有北茶山白蓬頭即便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成山一轉過成山望正西行使前有難鳴嶼中有浮礁一片可以避之往西有夫人嶼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島西小門也可進廟前拋泊劉島開洋正西行使好風一日到芝界島東北有門可

入海道經

本

入西北離有一百餘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八角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界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抹直日有金嘴石衝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到沙門島東南有淺可挨深行使南門可入東邊有門有暗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拋泊沙門島開洋望北徑過砣磯山欽島沒島南半洋北半洋到鐵山洋往東收旅順口東收黃洋川西南嘴有礁石一路山東進口過黃洋川東收平島口外有五箇鰓頭山進口內拋泊南邊一路老岸

外洋有一孤望成兒嶺盡頭東望有三山正中進入內有南北沙帶一條相連陡岸深水可以拋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進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孤山東北望看鳳凰山便是和尚島礮墩下占西有礁石西北有倉廟外有淺灘亂礁避之三山北看青島一路山望海駝收黃島使島若鐵山往西收羊頭窪雙島有半邊山艾子口望塔山看連雲島東北看蓋州一路山看鹽場西看寶塔臺便是梁房口進入三义河收牛壯馬頭拋泊直沽開洋望東挑南一字行使一日

入海道經

七

一夜見半邊山便有沙門島若挑南字多了必見萊州三山便挑東北行使半日便見沙門島若挑北字多必見砣磯山往南收登州衛北沙門島開船東南山嘴有淺可挨中望東行使好風一日一夜到劉島收入官前劉島開洋望東挑北一字轉成山嘴望正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見綠水好風一日一夜見黑水好風一日一夜便見南洋綠水好風兩日一夜見白水望南挑西一字行使好風一日點竿累截二丈漸漸減作一丈五尺水下有亂泥約一二尺深便是

長灘漸漸挑西收洪如水竿截着硬沙不是長沙地面即便復回望大東行使見綠水望東行使到白水尋長沙收三沙洪如收不着洪即望東南行使日間看水黃綠色浪花如茶未水夜間看浪潑如大星多即是茶山若船稍坐茶山往西南一字好風半湖北見崇明沙南見清浦墩沿岸劉家港如在黑水洋正南挑西字多必是高了前有陰沙半洋沙嚮沙攔頭沙即是瞭角嘴北便復回往正東行使看水色風訊收三沙洪如風不便收不得洪即挑東南行使看水

入海導經

八

色收寶山如在黑水大洋挑東多必是低了可見隔界大山一座便望正西挑南一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便見茶山如不見隔界山又不見茶山見黑綠水多便望正西行使必見石龍山孤礁山復回望西南行使見茶山收洪後住盡回帆程限一遼河口開洋順風一日一夜經至鐵山南面山前帶東鐵二字望南行使經至成山收入南洋望正南行使三日三夜經至桃花班水邊望東行使見白水帶西二字勤戰點竿尋投長灘一丈八尺漸漸減至一丈五尺望西

行截楊子江洪如尋不見洪內望下使必見茶山至茶山後水弱船稍南面坐茶山望西行使半潮便見崇明洲如若順風一朝送至劉家港口內拋泊若船去回須記桃花班水北有半洋沙嚮沙陰沙在洋內須要提防凡空回還不可料程早早可使船小料亦如此即防無碍一福建布政司水波門長樂港船廠門船水程地頭預要水手船隻護送沿港海島其神仙壁碧水屋山島去處古有賊船以備良便船開洋送至三岔河口如過一日二日至古山寺登山送香

入海導經

九

燭防東南颶作潮大過日平息送至望琪港娘娘廟前拋泊過日至長樂港口過一日至民遠鎮巡檢司過一日至總埠頭港過一日至福州左等衛告要水手船送過一日至五虎廟燒餽福過一日至五虎門開洋望東北行使正東便是裏衣山正北便是定海千戶所東南便是福清縣鹽場過一日至王家峪海島拋泊過一日至北高山巡檢司西洋山口好拋泊過一日至福寧縣晚收風火幫娘娘廟前拋泊過一日至滿門千戶所防有天霧晚收艤艚巡檢司海口

過一日至金鄉衛告要水手船隻引送過一日
至松門衛過一日至温州平陽縣平陽巡檢司
海口至鳳凰山銅盆山防東南颶作晚收中界
山拋泊過一日至盤石衛但見天霧在中界山
正北島拋泊過日南風行使至晚收北門千戶
所要尋捕魚小列船送過日南風往北行使過
利洋雞龍山等潮可行至松門港松門衛東港
拋泊見捕魚船十五六隻便是港口過一日等
潮開船至台州海門衛東洋山晚收拋泊過日
離温州望北行使晚到桃青千戶所聖門口拋

海道軍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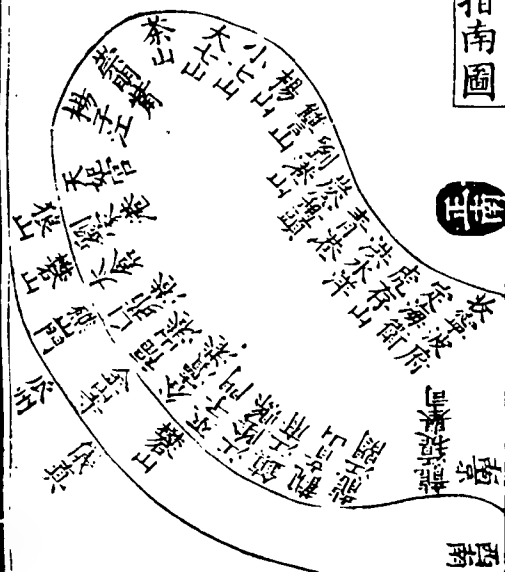
泊過日開洋至大佛頭山屏風山至建跳千戶
所長亭巡檢司要水手魚船過日至羅漢堂山
到石浦千戶所東門拋泊要水手送過日至定
海衛放回金鄉衛盤石衛要稍水手離石浦港
後門出過銅瓦山後沙洋半邊山党公爵溪千
戶所望北行使至青門山亂石礁洋至前倉千
戶所雙膺港騎頭巡檢司前拋過至大嵩千戶
所過家門山招寶山進定海港定海衛南門拋
要稍水船送燒總福娘娘廟祭英開洋望北行
使至遮口山黃公洋至烈港千戶所海寧衛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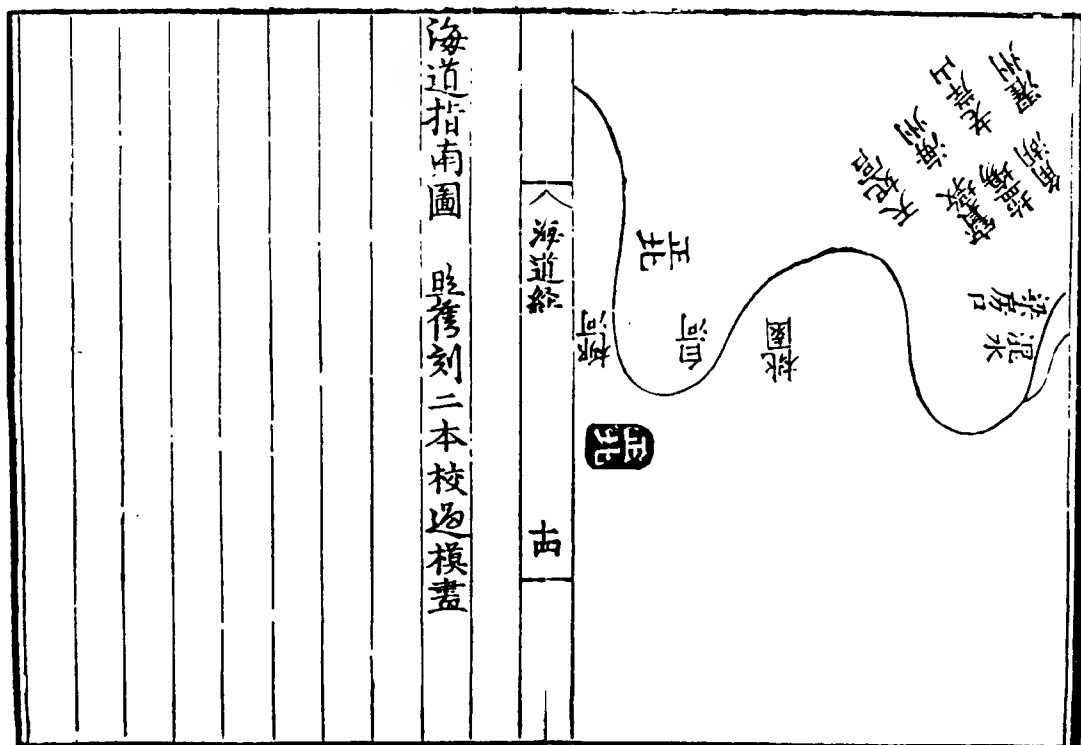
三姑山望北行使若至茶山低了至金山衛東
海灘松江府上海縣海套水淺望東南行使過
晚拋船等潮過羊山大七山小七山過太倉寶
塔望東北行使兩日兩夜見黑水洋南風使船
一日見綠水瞭見海內懸山一座便是延真島
至靖海衛口淺灘可預避之

海道指南圖

海道經

土





我朝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四方運舟率由大江至
洪武三十年造船海運遼東以供軍餉

太祖文皇帝肇建北京江南糧船一由江入海
出直沽口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入淮入黃河
至楊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永
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
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
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曹
舟始達於京通及洪武年間海船有一千科有

四百料鑽風海船運糧自開裏河改四百料淺船一隻故淺船因海船得名也

占天門

朝看東南有黑雲推起東風勢急午前必有
雨暮看西北有黑雲半夜看必有風雨

占雲門

早起天頂無雲 日出漸明 暮看西邊無
窮明日晴明 遊絲天外飛 久晴便可期
清朝起海雲 風雨霎時辰 風靜鬱蒸熱
雲雷必振烈 東風雲過西 雨下不移時

東南卯沒雲	雨下巳時辰	雲起南山暗
風雨辰時見	日出卯遇雲	無雨天必陰
雲隨風雨疾	風雨霎時息	迎雲對風行
風雨轉時辰	日沒黑雲接	風雨不可說
雲布滿山低	連霄雨亂飛	雲從龍門起
颶風連急雨	西北黑雲生	雷雨必聲旬
雲勢若魚鮮	來朝風不輕	雲鈎午後排
風色屬人情	夏雲鈎內出	秋風鈎背來
曉雲東不慮	夜雨愁過西	雨陣兩雙煎
大颶連天惡	惡雲半開閉	大颶隨風至

不海道經 六

風息始靜然	亂雲天頂絞	風雨來不少
風送雨傾盆	雲過都暗了	紅雲日出生
勸君莫出行	紅雲日沒起	晴明便可許

占風門

秋冬東南風	雨下不相逢	春夏西北風
下來雨不從	訊頭風不長	訊後風雨毒
春夏東南風	不必問天公	秋冬西北風
天光晴可喜	長憂風勢輕	舟船最可行
深秋風勢動	風勢浪未靜	夏風連夜傾
不晝便晴明	雨過東風至	晚來越添巨

風雨潮相攻	颶長難將避	初三須有颶
初四還可懼	望日二十三	颶風吾可畏
七八必有風	訊頭有風至	春雪百二旬
有風君須記	二月風雨多	出門還可記
初八及十三	十九二十一	三月十八雨
四月十八至	風雨帶來潮	傍船人難避
端午訊頭風	二九君還記	西北風大狂
回南必亂地		
六月十二日	彭祖忌連天	大忌須忌七月上
旬爭秋風穩	泊河南莫開船	八月半旬潮候

不海道經 七

時風雨隨潮	不可移
-------	-----

占日門

烏雲接日	雨即傾滴	雲下日光
晴朗無妨	早間日珥	狂風即起
申後日珥	明日有雨	一珥單日
兩珥雙起	午前日暈	風起北方
午後日暈	風勢須防	暈開門處
風色不狂	早白暮赤	飛沙走石
日沒暗紅	無雨必風	朝日烘天
晴風必揚	朝日燭地	細雨必至

暮光燭天	日光晴彩	久晴可待
日光早出	晴明必久	返照黃光
明日風狂	午後雲遮	夜雨霧靄
占缸門		
缸下雨垂	晴明可期	斷缸晚見
不明天變	斷缸早掛	有風不怕
占霧門		
曉霧即收	晴天可求	霧收不起
細雨不止	三日霧濛	必起狂風
白缸下降	惡霧必散	
占電門		
電光西南	明日炎炎	電光西北
雨下連宿	辰闕電飛	大颶可期
遠來無慮	遲則有危	電光亂明
無風雨晴	夏風電下來	秋風對電起
閃爍星光	星下風狂	
占海門		
螻蛄放洋	大颶難當	兩日不至
三日無妨	滿海荒浪	雨驟風狂
大海無慮	至近無妨	金銀偏海

風雨立待	海泛沙塵	大颶難禁
若近山岸	仔細思尋	鳥鯨弄波
風雨必起	二日不來	三日難抵
水上鵝毛	風大難拋	東風可守
回南暫傲	白蝦弄波	風起便和
占潮門		
月上潮長	月沒潮漲	大訊潮光
小訊月上	水漲東北	東南旋浸
西南水回	便是水落	北海之潮
終日滔滔	高麗漲來	一日一遭
占海道經		
萊州洋水	南北長落	北來是長
南退方覺	楊子江內	糧舟之患
最怕船密	大風緊急	繫定且守
船走難纜	紐定必凶	直至沙岸
走花落叮	神鬼驚散	要知叮地
大洪泥硬	灘山一舫	鐵叮可障
海中泥潭	須拋木叮	黑水洋深
接繳數尋	成山開處	名羅鼓地
磨斷棕毛	蔑微可拋	成山鐵山
萬丈深泉		

北海地方

乾皮嶺 楊林子 長灘 澆溝

苦房溝 通江溝 沙灘溝 打鐵溝

擺渡口 南寨溝 朝花鳥 快活口

紅草窠 苦林木 剪子河 青建嘴

郝步 南北河 柳河 白河

紅草溝 桃園 薤菜駝 官溝

梁房口

海道經

平

右海道經兩見刻本俱止此因以
則例供祀二碑有開運事附刻亦
簡庶有所考焉 袁生陽玉日記

海道經終

嘉靖庚戌仲冬歲序校刊

海運以遠就近則例之圖

永衡

皇帝聖旨畏海道都漕運達魯花赤萬戶府准
本府達魯花赤嘉議關該照得海道之設職專
漕運歲輸官糧三百餘萬石上供京師支持責
任至重當職以疎陋之材承重難之責深懼不
能稱効故自延祐四年十二月到任以來孜孜
詢訪將革弊以興利稍圖報於萬一緣每歲海
船支裝官糧干涉浙東浙西泊上江湖廣江西
河南四省地面槩管船戶依傍江海散居閩浙
綿亘數千餘里其間利病非一論戶計則有大

海運則例

廿一

小貧富之不同寃地里則有遠近險夷之不等
船戶自閩海及浙東溫台慶紹南駕海洋前來
浙西已自不易況有上江真州太平池州寧國
建康裝糧路分又涉楊子大江沂流西上經過
沙淺山磯尤為艱險惟浙西平江嘉興常州等
處糧斛崔覓小船由裏河被剥比之上江似為
便易以此每歲比至船戶支請腳價給散勘合
標撥倉分支糧吏胥並緣為奸或將貧遠小戶
撥於上江重難遠處路分船多附近上戶部於
浙西便易去處支裝情弊多端倫序顛錯致使

貧乏 小戶計多受其害當職已嘗會集僚屬

講議推究地里遠近將船戶灣船處所及裝糧路分通圖本明白標寫去處里路以遠就近從公派撥數內春運糧米止於平江常州嘉興松江四路支裝先儘浙西船戶上年夏運回船標撥以平江路爲則定擬其常熟江陰崑山崇明在於平江路東北松江嘉定杭州嘉興在於平江路南擬將常熟江陰崑山崇明兩所船隻於平江常州無錫各倉依驗人戶灣船遠近船料多寡近遠倉分標撥支裝據崇明州通州

海運則例

廿二

海門縣船隻沙涉海洋前來劉家港灣泊合於平江路倉支裝若有裝發不盡糧數將兩所小戶并常熟江陰近千戶計貼裝州嘉興兩所船隻內杭州浙江富陽及崇明州船隻於平江倉上海張家浜嘉定沿江一帶船於松江烏泥涇各倉支裝不敷數目與各所坐落太倉劉家港船隻於嘉興海鹽各倉標撥或有支裝不盡數目從優將近下小戶於平江倉貼裝庶得均平所據夏運糧斛跨涉淮東浦真州泊水灣江東池州寧國太平建康浙東

慶紹台州浙西平江常州江陰嘉興松江湖州

鎮江等路凡是二十餘處既有遠近難易之殊又有帶裝白粳香糯之任爲此通行議擬慶元倉步邊江快便儘用福建船舶台州有長田港沙淺之險就用本路小船紹興路三江陡門沙味艱阻悉以本處諸知水路船隻支裝慶元若有料船隻盡數起發前來浙西劉家港先儘平江常州嘉興江陰次及湖州松江等處糧米浙西船戶合於上江各處支裝雖是上江地里俱遠中間又有難易之分謂如淮東浦浦自劉家

海運則例

廿三

港撥船前去經過淺沙止用一千料之下船隻就彼便可開洋又免附載白粳真州泊水灣對裝江西湖廣河南三省糧米及建康路素號重難合於船多近上江內摘撥裝發又如池州路雖遠海船可以徑抵倉步太平寧國亦皆順便合用酌中戶船其浙西平江無錫如有支裝不盡糧數并烏泥涇糧宜將近下小戶從優標撥其餘松江嘉興常州等路若有餘糧却令支裝上江重難去處船戶貼裝與附載白粳香糯不過通行派撥三二處如此定擬標撥上下僉曰

公便亦會申奉省府劄付如委便益就便施行所以富職在任起發延祐五年六年春夏二運并延祐七年春運糧斛皆執前議迄今將及任滿深恐前項便利之事漸爲吏胥埋沒失於遵行復生奸弊爲害甚重如沐參考元議以遠就近路分畫圖鐫刻碑石樹於治所使之昭然在目不爲奸吏所欺誠非小補然此關請照驗施行准此欽惟聖朝統一疆宇薄海際夫罔不臣伏嚴禁密重藩屏上地人民之廣官僚師旅之衆億萬供餽漕海轉輸登之天庾始則開府命入海運則例廿

官崇秩正三品列戟萬戶侯朝廷又以兵食所繫益重其事又分行省重臣以督之于今四十餘年立法既久不能無獎獎深則救救則更更必須其人而後可行迺延祐丁巳冬達魯元赤怯來公嘉議下車之初首察弊端孜孜求訪思欲更而張之由是討論議建新規以便漕戶備詞申准省劄行之三載民皆稱便故欲著爲定式刻之於石使久而不得堙沒亦不能恣其高下奸民亦無以施其詭詐守而不廢豈曰補云爾

福建船舶前來慶元裝糧溫台慶元發來浙西并杭州富陽松江船隻前來劉家港俱各經涉海洋難以計筭里路

淮東道揚州路崇明州灣船

本州涉海至嘉定州劉家港約一百五十里

西沙涉海至劉家港約九十里

沙涉海至劉家港約一百七十里

浙西各路灣船處所

嘉定州

劉家港六十三里至崑山州太倉一百八里

入海運則例廿五

里至平江路九十里至無錫州北行

九十里至江陰州西行九十里至常州路一百八十里至鎮江路一百八十里至建康路一百八十里至太平路一百八十里至寧國路三十六里至水陽倉寧國路一百八十里至池州

張家浜至平江路二百三十四里松江府一百五十里烏泥涇一百一十四里嘉興路三百四十里

沙頭浦至平江路二百一十四里松江府

二百一十里烏泥涇一百七十四里

嘉興路三百四十里

上海縣至平江路二百六十四里松江府一

百里烏泥涇四十四里嘉興路三百

里

常熟州

白茅港至平江路二百二里

福山港至平江路一百四十一里

平江路西南一百八十里至湖州路東南一

海運刻例

廿六

百四十四里至嘉興路九十里至海

鹽州三十六里至澈浦

嘉興路一百八里至松江府

延祐七年九月 日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立石

郡人鄔興祖刊

石在北察院行臺缺字

石損佚補刻上下接刻

洪武中刻道里圖

供祀記

（金聲玉振集）

（水滸）

至正十三年歲在癸巳夏五月皇帝幸上都六月巳酉中書相臣奏今年海漕糧船已達直沽宜遣使祀所在海神天妃廟以報其佑助之靈今議遣崇文太監臣周伯琦乘傳往謹以上聞制可七月丁丑上御水晶殿以白金廢封蘇手額致敬以授臣伯琦即日陛辭而南始直沽道淮安歷鎮江九月壬午至姑蘇漕府厥明具祝版奉齋以少牢祀省牲之夕密雲脉沐薦保之晨天宇澄朗微風泠然淵淵沕沕若垂休光咸

八供祀記

廿一

曰明神享哉時與祭官浙西肅政使者臣李帖木而不華都水庸田使臣文書訥海道漕府都萬戶臣脫因副萬戶臣賽甫丁平江郡監臣六十郡守臣高履等率漕府經歷臣劉拜任知事臣卡思義照磨臣廉塔不台暨庶司賓佐僚屬陪位齊朗序列罔有弗虔越三日丙戌東至屬境崑山州廟又二日戊子南至海口路漕廟禮皆如之惟三代以上俗淳事簡國之經用賦於侯甸而已逮漢至唐官冗政嚴徧征四方日猶不給於是乎輸漕之制出焉然踰盟津入渭者

路涉迂險繇河達洛者迴流悍湍力勞費繇繁可知已皇元奄有萬方當春夏之交漕東南之米自姑蘇航海乘風徑捷不旬日而至直沽距京師僅五百里視吳楚如三輔地用是國賦日贏食貨日充內自王宮戚里之衛士百執事外至都邑之兵戍編戶上自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歲以海漕之遲疾豐儉順阻爲憂喜休戚之分校之前代轉輸其艱易蓋萬萬不侔矣

八 供祀記

上八

非天相一統無外之大基萬世無疆之休邪神明惟人是依陟配顯助旋幹杳冥宜矣茲芬報享聖心益嚴奔走承事下臣時恪刻石廟庭昭示永世職在紀述所不敢讓祀之明日己丑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新授崇文太監嘉議大夫兼檢校書籍事臣周伯琦謹記并書

至正十三年十二月

日立

郡人張克明刻

石在婁門待寺伯琦楷書

海道經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紀海運道里之數自南京歷劉家港開洋抵直沽及閩浙來往海道凡航泊遠近險惡宜避之地皆詳誌之又有占天占雲占風占月占虹占霧占電占海占潮各門蓋航海以風色爲主故備列其占候之術疑舟師習海事者所錄詞雖不文而語頗可據考海運惟元代有之則亦元人書也後有海道指南圖乃龍江至直沽針路嘉靖中袁褱以二本參校刻入所編金聲玉振集復錄元延祐間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海運則例圖至正間周伯琦供祀記二碑附於其末

治河總考四卷（存卷三卷

四）

〔明〕車璽撰 陳銘續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治河總考

四卷》提要

治河總考卷之三

元

史河渠志曰：水為中國患尚矣，知其所以為患，則知其所以為利。因興急之不可測，而能先事而為之備，或後事而有其功，斯可謂善治水而能通其利者也。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澤，以開萬世之利。而周禮地官之屬，所載陂防溝遂之法，甚詳。當是之時，天下蓋無適而不若水利也。自先王僅理井田之制，壞而後，水利之說興。魏史起鑿漳河，秦鄭國引涇水，漢鄭公鑿王延世輩，咸獻議穿漕渠，或建東防水，決是數君子者，皆嘗試其術而卒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書，猶可考自時厥後，凡好事喜功之徒，率多為興利之言，而其患顧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天下水之性也，而欲為之防以殺其過，其衝不亦甚難矣哉！惟能因其勢而導之，可也。則儲水以備旱暵之災，可也。洩水以防水潦之溢，則水之患息而於是有無窮之利焉。元有元

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築水司
理河堰為務決變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
運而京師無轉餉之勞燕潭河既濬水而武清平
濬無墊溺之虞浚治汀漳浮汴而真定免決潰之
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
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橫塘
而浙右之民得免於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
史郭守敬等蓋亦未嘗無其入焉一代之事功所
以為不可泯也今故著

開脩之歲月工役之次第歷叙其事而分紀之作

河渠志

世祖

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
五十餘步八月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其孰未已去
倉止三十步於是委都水監丞馬良弼與本路官
同詣相視差水夫併力脩完之十七年遣使窮河
源

備見河源附錄

十九年始海運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
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烘門入御

以至京師入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
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傭殺其主
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
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民義伯顏平宋時遣清等
載宋庫藏諸物後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
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紅六十
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
迹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
兀解言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四府總其事又併四
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今清瑄二人掌之

十餘萬塞之

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漂
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脩治
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後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
起項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
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
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會通

成宗

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

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河北河南
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長河萬里
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
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
虞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
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論留抵惟東西百有
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
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
水北由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
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
餘步迂遶東行得水舊漬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
之下復合正派或強湮遏上決下漬功不可成揆
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
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彼患之家宜於河
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水業異時河決他
者亦如此亦一時救策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使
迂遶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
桑田盡為魚鱉之區塞之便復徙之明年蒲口復
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奇
如文言

丘公大學衍義補曰何為中原大害自古治之
者未有能得上策者也蓋以河自星宿海發源
東入中國踰萬里凡九折焉合華夷之水十派
萬派以通於海其源之末也遠矣其水之積也
眾矣夫以萬川而歸於一壑所來之路孔多所
收之門衆隘而欲其不泛溢難矣况孟津以下
地平土疏易為衝決而移徙不常也我漢唐以
來賈誼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致宜之策在當
時雖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
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雖非百世
經久之長計然亦一時救弊之良方宜今河南
藩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文所言者相地所
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東隘從
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
失如此雖不能使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
居民亦可暫時蘇息矣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水稼詔
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
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兗等處浸踰德府
教郡百姓被災差官備築計料合備七隄二十五

慶共長三萬九千九十二步總用葦四十萬四千束徑尺椿二萬四千七百二十株役夫七千九百二十八

武宗

至大二年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決溢千里蒙害浸城郭連室廬壞禾稼百姓已罹其毒然後訪求脩治之方而衆議紛紜互陳利害當事者疑惑不決必須上請朝省北至議定其害滋大所謂不預已然之弊大抵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緩

觀之不足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無帶沙涵又失蘊洩之方崩潰決溢可翹足而待近歲臺額之民幸河北役有司不能遠慮失於規劃使陂澤悉為陸地東至杞縣三叉口播河為三分殺其勢蓋亦有年往歲歸德大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又遂使三河之水合而為一下派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災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利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度今水勢超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為遠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失今之所

謂治水者徒爾議論紛紛成無良策水監之官非精選知河之利害者百無一二雖每年累驛而至乃為巡河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則懵不知所水勢之利病則非所習既無實才又不經練乃或妄興事端勞民動衆阻逆水性翻為後患為今之計莫若於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量存員數頻為巡視謹其防護可謂者訊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自莽脩治以勞民者烏可同日而語哉於是省令都水

監議檢照大德十年正月省臣奏準許都水監陞正三品添官二員鑄分監中巡視御河備缺潰疏浚淤塞以杜越次亂行者今擬就令分巡提照備治本監議黃河泛漲止堤一事難與會通河有壩牌渚運分監守治為此先為御河添官降中兼提點黃河若使專一分監在彼則有妨御河分事况黃河已有拘該有司正官提調自今莫若公監官吏以十月往與各處官司巡視缺破會計工物督治比年終完來春分監新官至則一一交割然後代還庶不相誤工部照大德九年黃河決徙逼近

汴梁幾至浸沒本處官司權宜開闢董盆口分入
巴河以殺其勢遂使正河水綫併趨支派緣巴河
舊隘不足吞伏明年急遣蕭都水等閉塞而其勢
愈大卒無成功致連年為害南至歸德諸處北至
濟寧地分至今不息本部議黃河為害難同餘水
欲為經遠之計非用通知古今水利之人專任其
事終無補益河南憲司所言詳悉今都水監別無
他見止依舊例議擬未宜如量設官精選廉幹奉
公深知地形水勢者專任河防之職往來巡視以
時疏塞庶可除害省準令都水分監官專治河患
任滿交代

仁宗

延祐元年八月河南等處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舊
水迫汙池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
致為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自犯之擬差知水
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司同相視可以疏開隄
障比至泛溢先加備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
路隄門諸處火破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村計
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備築障水隄隄所擬不一
宜委請行省官與本道憲司汴梁路都水監官

及州縣正官親歷按驗從長講議由是委欽常
郭奉政前都水監丞遼承務都水監卿朵兒只河
南行省石右丞本道廉訪副使站木赤汴梁判官
張承直上自河陰下至陳州與拘該州縣官一同
沿河相視開封縣小黃村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
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後因閉塞西河
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蔣故地處連年潰決各官公
議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嘗聞大河自陽
武昨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不
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為閉塞正及農忙
科指稍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紀其弊多
端郡縣散收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
疏泄今相視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於
常年以小黃口分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
詳視陳州最為低窪潁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
饑特甚欲為拯救奈下流無可疏之虞若將小黃
村河口閉塞必移患鄰郡決上流南岸則汴梁波
官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事難兩全當以小統
大如免陳村差稅賑其飢民陳留通許太康縣被
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共小黃村河口仍舊通水

外據脩築月隄并障水隄聞河口別難擬議於是凡汴梁所轄州縣河隄或已脩治及當跡通與補築者條列具備

五年正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與屯言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口滔鴻南流莫能禦道陳穎潁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儻值霖雨水溢倉卒何以防禦方今農隙宜為講究使水歸故道達於江淮不惟陳穎之民得遂其生竊恐將來浸灌汴城其害匪輕於是大司農司下都水監移文汴梁分監脩治自六年二月十一

日興工至三月九日工畢總計北至杞苑廂兩舊

堤南至空務汴堤通長二十里二百四十三步初修護城隄一道長七千四百四十三步下地修隄下廣十六步上廣四步高一丈六十尺為一工隄東二十步外取上內河溝七處深淺高下闊狹不一計工二十五萬三千六百八十用夫八千四百五十三除風雨妨工三十日旱內漲水河溝南北闊二十步水深五尺河內脩隄底闊二十四步上廣八步高一丈五尺預十二萬尺取出稍遠四十天為一工計三萬七用夫八百人每步用大椿二計

四十各長一丈二尺徑四寸每步雜草千束計二萬每步簰橋四計八十各長八尺徑三寸水手二十木匠二大舡二艘梯鑊一副繩索畢備

七年七月汴梁路言梁澤縣六月十一日河決塔海至東堤十步餘橫隄兩重又跌數處二十三日夜間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本省平章站馬赤親率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備築於至治元年正月興工脩隄岸四十六處該役一百二十五年六千四百九十四工凡用夫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三人

泰定帝

泰定二年五月河決汴梁

三年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八人築之

文宗

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河坊官本縣尹郝承務言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隄將決不可脩築以此差募民夫和修護水月隄東西長三百九步闊六步高一丈又緣水勢漸漫復於近北築月隄東西長一千餘步下廣九步其功未竟至二十

一日水忽泛溢新舊三堤一時咸決明日外隄復壞急率民閉塞而湍流迅猛有蛇時出沒於中而下楮上一埽無遺又舊隄歲久多有缺壞差夫研工築成二十餘步其魏家道口缺隄東西五百餘步深二丈餘外隄缺口東西長四百餘步又磨子口護水隄低薄不足禦水東西長一千五百步魏家道口卒未易脩先差夫補築磨子口七月十六日興工二十八日工畢二十二日接視至未幾馬頭西舊隄缺壞東西長一百七十餘步計料隄外貼築五步增高一丈二尺與舊隄等上廣二步於磨子口脩隄夫內摘差三百二十八人於是月二十三日入役至閏七月四日工畢郝承務又言魏家道口埽壩等村缺破隄隄累下楮土衝洗不存若復開築緣缺隄周四皆泥淖人不可居兼無取土之處又沛郡安樂等保去歲旱災今復水湧漂禾稼壞室廬民皆缺食難於差倩其不經水害村保民人先已遍差補築黃家橋磨子口諸處隄隄雖重役如候秋涼水退倩夫脩理庶蘇民力今衝破新舊隄七處六長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八步下廣十二步上廣四步高一丈二尺計用夫六千三

四百八拾九百九十葦箔一千三百二十葦一萬六千五束六十尺為一工無風雨妨工度五十日可畢本縣準言至八月三十日差夫二千四百二十閱請郝承務督役郝承務又言九月三日興工脩築至十八日大風十九日雨二十四日復雨緣此辛馬頭孫家道口障水隄隄又壞計工役倍於元數移文本縣添差二千人同築二十六日元興武城宛陶二縣分築魏家道口八百二十步脩完十月二日至辛馬頭孫家道口從實丈量元缺隄南北濶一百四十步內水地五十步深者至二丈淺者不下八九尺依元料用楮箔補築至七日完又於本處勅築月隄一道西北東南斜長一千六百二十七步內武成定陶分築一百五十步實築一千四百七十七步外有元料壩頭魏家道口外隄未築即欲興工緣冬寒土凍擬候來春併工脩理官民兩便

順帝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並河郡邑濟寧軍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

武成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皆墊忙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益場妨國計甚重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

五年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六年是歲河決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

邪侯以崇陽抑陰不聽

九年冬脫脫既復為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

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

當治先是魯嘗為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

被水郡邑具得修擇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

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疎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及是復以一策對脫脫

雖其發策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典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開導等自濟濮汴梁大

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

東遼數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開導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導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入仕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導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導河間益運使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

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有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萬軍二

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使益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

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埽諸堤成河乃復改道而匯于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

河伯名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太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谷刺

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云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

固記河渠海涘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

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具焉
鹽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滯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開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築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沙制其狂水
隄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砌築脩築補築之名有治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紅隄治婦一也有岸婦水婦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婦其為婦臺及推卷牽制蘊樹之法有用土用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衆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

自白茅長百八十里繼自黃陵岡至南北茅岡止地十里口初濬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葬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北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壑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岡壑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又有五尺黃岡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壑十步深五尺乃瀆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
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壑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壑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壑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壑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脩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兩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砌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

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樑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盡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埽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埽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葦草稍土相兼備築底廣三十步脩高二丈其岸上土工脩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

《治河總考卷三》

二十六

接脩舊埽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四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隄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脩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八步其脩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初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頗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頗殺其六之一接脩入水兩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

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下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後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銜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簾大綳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勾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索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腰索轉致

《治河總考卷三》

二十七

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樁大樑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脩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鎮密堅壯互為掎角埽不動控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七或三文圍四丈凡及實以小石土千既滿繫之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竹絡

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
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
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
管心索如前繩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
之外或鐵錐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
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脩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
掛於護埽大椿分析水勢其埽長二百七十步北
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
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
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
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
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
高丈有五尺接脩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
寡厚薄隨宜脩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
前兩隄法唯脩疊埽臺增用白圍小石并埽上及
前游脩埽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
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連前列四埽
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
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
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派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

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
並初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
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
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
有二尺脩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初岸土
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
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舡大隄蓋由
是秋八月二十九日已遣故河派先所脩北岸
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指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
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派深三丈餘益以
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派近故河口水利
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遭淤水盡
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廢乃精思障水入
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發至過派排大舡二十七
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藤索竹經絞縛綴
為方舟又用大藤索竹經用紅身鐵綑上下令牢
不可破乃以鐵錐於上派磁之水中又以竹經絕
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樑上每經或種二舟或
二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時小石以合子
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

以大麻索縛之急，橫木三道於頭，視背以索。之用竹編芭夾以草石立之，燒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挽復以木樁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持者每缸各二人，執斧鑿左缸首，尾岸上推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頂吏舟，沉水入舟，沉過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築，以繼之。石缸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缸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缸，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天分番甚勞，無少間斷。缸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橋繫繞四埽及絡一如脩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沉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缸隄畢，北岸緣四三十步勢迫東河，派峻，看自天降深淺，巨測於是。元卷下天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脩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功尤艱。薄龍口喧極，猛疾勢感埽基陷裂，歌傾俄逐，故西觀者股并氣，識騰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進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壘至，眾皆感激，赴二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派，故道復通。

又於堤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後開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埽前開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脩一埽，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缸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園之具，曰輓軸者，穴石立木，如此柳，連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輓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渾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頭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派廣八十步，頭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脩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陽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

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發完缺口一百七
處高廣不等橫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忌刺
店鑊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
几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
帶稍連根抹者三千六百紫荊蒿雜草以束計
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
蒿芻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十艘繩索小大不等
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
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篋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
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
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籠鐵板木麥稻扶椿鐵又
鐵吊技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
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
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
傭賞羔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
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
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汎之功視
河濱之工為難決河口視中汎又難此岸之功視
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抑水水漬之
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陵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

實多蓋田皆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
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
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
能竭其心志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
幼穉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
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
云石人一集人眼挑動河天下及及魯治河果於黃
陵岡得石人一服而汝穎之妖寇棄時而起識者
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
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
循狂於晏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
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
歸咎於是役是使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
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証無從而起乎故今具錄
玄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
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頃口達
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
下及濟軍民皆被害
余聞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
之匯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緩

其派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太行而下則折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暗受害時甚雖以武帝之才秉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自魏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東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說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謂元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詳也也建議者以為當築隄起漕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河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

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得于攸連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丘公大學衍義補曰天地間為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有河海之患然雨暘之為旱潦也有時而人猶可先事以為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矣雖非人力所能為而入君有志於為民者其忍坐視而付之無可奈何哉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為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為患於中國也視諸水為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臣請探厥本原自張審使西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朵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澤登高原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為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寢大東北流分為九

東行一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
也統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統崑崙
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一十餘日始入中國
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派至
蘭州北統朔方上都又小出境外經三受降
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
關東至三門於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故
平東而絳小水以百數勢並淮放無崇山巨
礧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
東治河口二三十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
亦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
周定王五年河徙也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
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
陶遂分為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元
中河水始分派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
又決於平原則東入者入青以達于海下派
與累州為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
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
受河之小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
州決入渦河以合于淮舊河在開封城峇口

十里東至虞城下達于濟寧州界
國朝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
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
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
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
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
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
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於淮焉
天順六年河溢決開封府城北門滄毀官民亭舍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為二一白祥
符于家庄經蘭陽歸德至徐邳入于淮一自荆隆
口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行至壞為田廬尚未修
及運道
孝宗皇帝切以為憂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前來脩治功不率就迨至正德六年
夏淮雨連朝河水暴漲遂決張秋東岸并汶水不
注于海運道淤涸糧運阻絕乃復
命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治是時水勢方盛又漕
舟鱗鱗口南議先於決口西岸鑿月河三里以通

賜額立廟以祀河神安平鎮曰頭惠黃陵岡曰昭應又

開

經久至本年八月內崔巖以母喪去更

命工部右侍郎李_代之督同方面參政史寧等看得
口水勢湍急難於用工議於曹縣魏家灣以東
堤頭起至魚臺縣地方沙河驛止創築縷水大堤
一道長二百七十餘里又於大名府地方杜勝集
以北築月堤一道長四十八里以防北徙亦用前
軍民丁夫於本年十月興工至十一月終以寒凍
故四次年正月內復舉至二月中旬工將就緒適
值流賊標掠人民艱窘持
命停止侍郎李_撤取回京

正德七年

勅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時因河勢日漸
北徙乃於曹縣縣_益寺以東起至城武縣東苟村
集止預築大堤一道長八十餘里以障運河正德
八年七月內河決曹縣以西娘娘廟口孫家口二
處從曹縣城北東行而曹單居民被害益甚本年
四月二十四日驟雨狂暴雨河水漲溢又將娘娘廟
口以北五里焦家口衝決曹單以北城武以南居
民田廬盡被漂沒侵及都御史劉愷所築大堤逼
近運河而耿家嘴三官廟汪家口等處受衝尤急
幾至破決時都御史劉愷權兵部侍郎掌通政

事回京整理曹州等處兵備兼理河道山東按察
司副使吳漳日擊其患心切為憂督同曹州知州
吳瓚濟寧州同知賈存哲往來巡視督併附近州
縣官夫隨塌隨補兼以虔誠祭告河神幸獲完固
備邊撫按具實以

聞兼請大臣為之總理

皇上覽納擢巡撫都御史趙璜為工部右侍郎仍兼憲職
總理其事及從趙璜等

請充州府添設同知大名府添設通判曹縣城武東明
長垣各設主簿一員專事河防

命下侍郎趙璜即日就道親詣閱視博採群謀咸謂夏秋
水盛決口未易塞乃行副使吳漳督同山東充
州府同知陳銘東昌府推官曹葵直隸大名府通
判謝鵬各督併所屬官夫山東將城武縣南堤一
帶及三官廟安仁集郭家嘴耿家口呂家嘴直隸
杜勝集王皇廟紙房集盛家庄黃陵岡劉皮口各
緊要受衝處所舊堤矮薄者增益之使高厚坍塌
者脩補之使堅完及添築月堤埽壩以固河防行
河南按察司曹河副使文皓督同開封府通判趙
繼龍等督併所屬官夫於榮澤縣地名孫家渡至

中牟縣地名周頭寺止挑漕分河一道又自鄭州地名
西趙口起至薛家口止改挑須水河一道行潁州兵備
倉事李鉞督同直隸鳳陽府同知徐有開督併所屬官
夫於亳州戚家寺至馬丘鋪挑潘黃河故渠一道以殺
水勢俟水伏槽方議塞口山東直隸六月興工河南元
月興工俱至本年十一月中以寒凍停止本年十二月
內定州府同知陳銘勘得焦家娘廟二口上派陳
得蔡家二口水勢消退堪以築塞呈報侍即趙璜并副
使吳澤慶實陳得口屬山東蔡家口屬河南各起夫築
塞俱於次年正月內興工山東陳得口闊四百三十步內
河洪七十步深一丈五尺餘深七尺用過草八萬餘束
蘇麻八千斤椿木二千根入夫二萬名於二月初十塞
合河南蔡家口闊四十步深八尺用過柴草八萬九千
餘束蘇麻七千三百餘斤椿木一千四百餘根入夫四
千名於二月二十二日塞合又於呂家潭迤北綾水舊
堤起中臨新寨陳得蔡家二口東抵梁靖口大堤止砌
築大堤一道長三十六里有奇陳得蔡家口各月堤一
道各長三里有奇陳得水南行堤各高一丈闊一十五步
山東直隸俱於本年四月工畢河南於本年五月工
畢二口既塞河歸正流而曹單以北城武以南南北四十

餘至東西二百餘里一帶校慮之處復蒙不置而
運道無虞矣所屬營盤蘇州視皆大為減損不致
虛費本年七月中侍即趙璜具工完丈入夫物
料始末并繪圖以
開時值邊警侍即趙璜以才望見雅改
命整飭直隸永平等處武備
丘公大學衍義補曰柳通論之周以前河之
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
矣河之所至害以隨之邨民患者烏可不隨
其所在而除之哉禮白四潰視諸侯謂之潰
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
潰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潰
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
州郡之害况今淮海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
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
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
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
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
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廷國出燕漕東南之粟以資京師必由博濟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迄東歷睢陽毫穎以迄於濠隄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與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成困蹙然則爲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勢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爲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眇之費而忘其所損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與夫難訖之功損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焉顧目前是

抑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名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加思其自然而不治之約愈也正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派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春者也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焉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吏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審言之爲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且觀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爲可行蓋今日河派所以泛濫以爲河南濟沒無窮之害者良以兩漕之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如未乾嗣歲之

潰潦繼至駭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
過遂使平原隴為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為
波浪魚鱉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
垵必先使下流之疏通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
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棄除其
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幹
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
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圩下
之處條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

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為圩田多作
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
然消減然後復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
淤沙或推而盡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
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
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決
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
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
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石之民庶其有瘳
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

地其間劬民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不止
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為家一
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晉天之下何者而非
王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為萬世
計不顧一時為天下計不徇一方為萬民計
不恤一人賈讓有言潁河十郡治隄歲費萬
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
之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
爭咫尺之利哉臣亦以謂開封以南至於鳳
陽每歲河水淤沒中原膏腴之由何止數十
萬頃今縱於近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近海
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
孰多孰少我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
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
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直或助之工作或徒
之寬閒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
以勞勤乎我者非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矧
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

甚又曰天下之為民害者非特一水也水之在天下非特一河也派者若江海之類諸若若湖陂之屬或徒或決或溢或潰隄岸以之而崩泉源以之而涸沙土由是而淤吟域由是而決以蕩民居以壞民田皆能以為民害也然多在邊徼之墟寬闊之野曠僻之處利害相半或因害而得利或此害而彼利其所損有限其所災有時地勢有時而復人力易得而脩非若河之為河亘中原之地其所經行皆是富庶之鄉其所衝決皆是膏腴之產其為民害比諸其他尤大且久故時以民之害歸焉使凡有志於安民生與民利者知其害之有在酌諸所在而除之而視河以為準焉

嘉靖伍年秋河溢淤塞運道自沛縣至鶴鳴堂肆括里屢淤屢淤於漕舟至假道昭陽湖

上憂之集

廷議特起都察院右都御史盛應期總提督河務添差工部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分理事

責成焉

欽差總提督河南山東南北直隸等處河道事務都察院右都御史盛應期為遵承

明旨議處河道以通漕運以重

國計事節該欽奉

勅諭近因沛縣迤北河道被黃河水漲衝開隄岸河流於塞朝廷

恐阻滯糧運已屢有旨著侍郎章拯等會同督理未見

成效節該言官建白該部覆奏皆謂國計所關事重必

得通古今識地利經國如家實心幹事大臣前去督理庶

可責成朕從所請命該部會官共推舉爾堪膺是任今

陞爾前職命總提督河道事務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巡撫

三司官員俱聽節制爾須星馳前去緊關經畫去處註劄

督同先令差委郎中等官嚴督府衛州縣管河官員赴

時設法多方處置調集夫役先將河道淤塞去處作急開

濬深開隄岸衝決者即便脩築高厚務令舡隻通行無阻

仍親詣河南山東南北直隸等處地方查照該部節次議

處及各官先後論列事宜逐壹參詳何者利便可行何

者窒礙難行稽考圖籍延問父老母狗盡已之見必合衆論

之公黃河上源何處開通可以分殺水勢河流所經何處決口

衝溢所當築塞公同各該巡撫督率三司管河巡守等官

及該府掌印管河官員相度緩急定擬工程分段脩治合用夫

匠行令各府州縣衛所掌印官員起派應役繕草等項先儘脩河見貯之數支用如有不敷照依原擬奏行戶部區處送給凡事干河道勅內該載不盡者悉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欽此欽遵隨准戶部咨為急處河道以通漕運事該本部會同戶部左侍郎胡等題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工科都給事中張萬少詹事翰林院侍講學士霍輔光祿寺少卿黃綰山東按察司僉事江良材各題奏奉

欽依備咨到臣俱經通行管河等官會勘計處去後隨據署即中河維能會同員外郎王大化山東左叅議劉淑和僉事陳德鳴

卷三

四十一

兵備副使秦斌僉事王尚志議呈及山東都布按三司左布政郭韶按察使王應鵬署都指揮僉事何浩呈據齊魯兩府知府劉嘉詩等呈奉呈到臣切惟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遷徙不當爲患視諸水尤甚而其性避高就下其勢非多爲之蓄積則六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東下澶關即分爲大支其支入海出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維時河南地方受害爲甚其臺大支則經汴城以北東行至於兗州又分爲小支其支入海縣飛雲橋出臺從徐州小浮橋出俱入運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城以南貳支湮塞併入以北壹支於是全

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汴河自此無患而徐與阜沛適當其衝泛濫瀰漫臺壘渺然浸城郭湮室廬壞禾稼百姓已罹其毒近年以來河漸北徙小浮橋旁支亦已湮塞自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口吳王壘等處奔潰肆出茫無津畔徑趨沛縣漕河橫流昭陽湖東而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參拾餘里然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爲今疏治之計大畧似有肆焉曰疏曰濬曰築曰敗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敗者則敗別地而不與之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不可防矣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故道不可復矣臣愚多方延訪深思酌量不得不以改河爲計之得也況查嘉靖陸年春濬上流趙皮寨用夫伍萬捌千人工費雖多訪得河身反高黃河數尺水焉得殺其孫家渡至朱遷鎮經潁州至懷遠東南會渦河下鳳陽泗州中間干係

園陵所在所當慎重俟查勘奏

請定奪及查先年工部左侍郎崔將梁靖口築塞工用參月工將垂成止餘肆丈雨霪水漲壘時衝蕩不克完合繼築縷水大堤用軍民丁夫肆萬貳千有奇工將就緒地

方多事停止于今歲月既遠而決口積至貳拾餘處災
策堤用夫數萬塞口水勢湍悍其工程顧不大倍往昔
哉河防之難成故道之難復有如此者運河不遷水患何
避今據各官所呈臣逐查詳看得柯維熊等呈自注家
口南至留城口共長壹百肆拾餘里先同知府劉慶詩
等督率鄉老黃太等詢究地形堪改運道臣以事體重
大工費浩繁節行山東都布按各司勘議該學印左布
政使郭韶按察使王應鵬署都指揮僉事何浩等俱
各前來初以未經履勘依違猶豫莫之靡定臣與面
議山東地方連年災傷財力匱竭肯忍視民窮輕舉斯

金澤縣志卷三

河防

後邪顧故道之卒難復糧運之當攸重與其終歲挑沙水
中勞民於不可為力之處孰若壹舉興作而漕舟永賴
乎然則舍此其將誰圖既而與之從長詳議衆心允協僉
謀亦同壹應改河事宜隨亦督同計處應開河地計長壹
百肆拾壹里零捌拾捌步除隨地稅糧行該司府州縣官
員查勘明白另行具

奏所擬工程計該壹千貳拾貳萬肆千二合用夫陸萬伍千
名做壹壹百伍拾捌日中間陰雨不常大約陸箇月但派夫
易聚而難為民雇夫似便而難為官且恐壹時雇募不
齊不無妨誤河南地方上年調夫挑漕趙皮等處

用未就役則已勞鳳陽府及懷遠衛亦已派玖千米百餘
名入夫俱難復派直隸徐沛等州縣累經水患兼以屢役
之餘人疲力殫况小浮橋等處量行挑濬亦難再調南北
河洪泉開溜等夫亦因沛河役工年餘目今就要起濬舊
河止可量調合派山東濟兗東青肆府共夫貳萬貳千名
南直隸淮安揚州貳府壹萬名北直隸大名府叁千名南北
河夫量調壹萬名仍雇募貳萬名共陸萬伍千名在募
者每日每名給銀叁分派調者每日給食米銀壹分伍釐
總該用銀貳拾萬壹千肆百伍拾兩并造霸橋石麻草竹
葦釘皮等料價銀共約叁萬兩通計用銀貳拾叁萬壹

金澤縣志卷三

河防

千肆百伍拾兩查得南北河各屬見貯脩河橋草等項銀肆
萬肆千貳百貳拾叁兩陸錢肆分伍釐肆毫及據山東布
政司開報在庫各項銀叁拾伍萬兩又據整飭徐州兵備副
使秦鉞呈報兩淮都轉鹽運使司見貯在庫餘鹽價正銀
叁萬壹千陸百肆拾貳兩叁錢壹分捌釐玖毫貳絲叁
忽米微米塵除南北河銀外於山東見貯庫數內動支銀伍
萬兩其少銀壹拾叁萬柒千貳百貳拾陸兩叁錢伍分
肆釐陸毫伏乞

初下戶部將前項兩淮鹽銀并區處送給通發山東布政司寄庫
置立收支文據將發東兗道守巡等官收掌遇有支用

同郎中等官放支附簿明白以杜冒破之弊此外倘有不效另行查處奏

請工完之日將收支過銀兩役過人夫用過錢糧物料完過工程數目造冊

奏錄竊以前項夫銀計之寔爲工大財夥然成大事者不計小費而不壹勞者不永逸弘治陸年間河決張秋先任郭師

史劉大夏治之經歲告成所費夫料錢糧亦多正德拾陸年

先任巡撫應天等府工部尚書李克嗣開通蘇松白茆港

等處役過軍民人夫陸拾肆萬有餘迄今民享其利但財

力今昔有異民情南北不同臣愚壹得之見必須先儘分運

道以通漕舟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道其流以舒民患

庶事有序而功可圖及照改河工程急難率就來春

進貢運糧等船經行在通目前之計尤不可不早爲之處已經

行即中柯維熊督同兗州府同知花趾濟寧州同知薛淮徐

州判官林桐浦縣主簿潘雲時智等於舊河千尺廟起至廟

道口爲柳樹止泥沙淤淺去處限正月初旬分令督夫挑浚每

倉伍里量築壹壩期以便積水入倉岸亦爲修築堅厚

壩面於昭陽湖築壩蓄水該以小船挨編字號置卒撈淺

候伍陸月水發引船入湖務令通行無阻及委員外郎王大化

前注河南會同右叅政陶諸副使周忠和孫家渡等處

等處上流救水形勢至日臣親詣計度并將少詹事霍

韜少卿黃綰各奏事宜會同各該撫按等官勘處明白

另行外再照臣本凡庸材同樗櫟誤蒙

簡命提督治河夙夜兢惕不遑寧處顧茲漕河乃

國脉所關生民寔邦本攸繫遠者沛河淤而糧運阻滯西水

溢而赤子流離仰惟

皇上仁德被天下視民如傷而於河患壹事上塵

宸慮尤拳拳焉臣敢不並自感奮勉力遠圖祇恐經畫無狀處

置違宜有負

聖明憂民除患之意是懼竊原

國家財賦取給於東南而財賦轉輸全賴於漕運漕運通而

京儲充矣猶人之身氣血流通咽喉利達飲食自安氣

血壅滯則咽喉受病命脉虛矣治之者須先通咽喉以利

飲食而固其命脉後治氣血以復其本原斯得之矣今運道

淤塞亦猶人之咽喉受病治之誠不可不先且急也所以議

改運河爲首務者以此但山東以多事之餘地方凋敝蒸黎

窮困此等大工寔未易舉非酌處詳備休恤周到民心壹

失其惠尤有甚于河者臣愚必擇有按貳司賢能官各選

員會同原差署郎中等官以董其事分布工役聯絡相

維統緒有序時其食作公共勸懲善於撫馭如糧米柴

草器具之類總悉畢處所派淮安揚州貳府人夫恐路遠人難聽臣行今或雇募或幫價從宜酌處俾民忘其勞工凡早就仍假臣歲月往來提督行委署印中等官分投整理上流應疏濬者疏濬長堤應脩築者脩築天口應填塞者填塞務期水患有備運道無虞此臣矢心自誓仰答

眷知區區大馬壹寸之忠也臣嘗切念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謀貴衆而擇貴精况前項事情係地方重務又經移文會同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堯封前來面議所見所處俱各相同更別無異如蒙乞

勅該部會同迂臣再加詳議前項工程應否興止如果相應可圖永逸上

請定奪下臣施行或此外別有長策明白具奏令臣遵照奉行其各該巡撫司官員伏望

天語叮嚀令其遵奉

勅旨同心協力輸誠竭謀共濟厥務用圖成功不得自分彼此乖方誤事責有所歸臣不勝拳拳圖報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題奉

聖旨工部便會官議處俾當來說欽此本部會同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桂等會同侍總提督河漕都御史

感題稱近者沛縣迤北河道地形卑下泥沙易淤年復壹年淤塞愈甚若不改圖枉勞民力俾各官所見互有異同酌取其長庶幾永久看得本官心計遠到經國如家既因地以分工計工以定日至於起派夫役合用器具區處總綱俱從公議以是周悉相應依擬然猶不待壹已之見欲令衆論之公乞

勅迂臣再加詳議上

請施行足見本官懷忠亮舉恐負

皇上眷知至意本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童等會題奉

聖旨這河道事宜該該提督大臣酌處相度又會同貳司等

官約會山東巡撫等會同你每入會同議稱相應依

擬便行去著該提督等會同你每入會同議稱相應依

上緊舉行兩淮巡撫山東貯庫銀兩都准照數動支取

用各處大夫吏是派調相應官員聽其提委幹事視其

勤怠照例獎懲該司還行與各該巡撫等官若同心

協力共成大工不許偏執違拗務使今年糧運通行無阻

斯稱委任誤事俱難辭責欽此欽遵

河經考卷之四

禹貢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

爾雅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

曰簡曰滎曰鈞盤曰鬲津吳棫曰九河平在河間之滎流遂分簡鬲為二

孔穎達曰河分為九道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

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磻柱又

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澗水至于

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蔡傳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俱一

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四其

所經記其自此而南則曰南至于華陰記其自南而

東則曰東至于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

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

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

又記其入海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

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于平地故決

壑流移水陸變遷而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

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

尤可考也

程氏曰自洛汭以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自

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管憑河者亦

復不可究辨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變遷年世又遠

人知新河之為河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輒並

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

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

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

魏之館陶遂分為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氏河在東二

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河靈鳴犢口

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氏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

又決於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派與

漯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於大伾之

北而遂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兩者支川

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

方氏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

者謂之南清河曰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

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
北衛即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
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原出
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
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新安陳氏曰方氏得於身經目覩與諸家據經上
而說者不同合程王說而參覲之可見古今河道
之大不同又因方說而後濟水之入河復溢出於
河者顯然可見矣

丘公大學衍義補曰先儒有言人君以養民為職

凡為民害者必除之夫民之所資以為養者土也
而土必滋於水然後物得以生苟水之多而至於
蕩焉則為害大矣非徒民不得以為衣食且不得
以為居室矣民無衣食居室則何以為生我是以
天地間利於民者莫大乎水害於民者亦莫大於
水堯舜之世用人以輔世尤重於治水之職鯀泄
洪水則殛之禹能平水土則用以總百揆終而禪
之以位聖人之意蓋可見矣中國四大水惟河之
害為最遠其為害亦最大白漢以來屢為中國害
一時君臣所以治之者亦各隨時因勢以為之派

塞無非除民之害而已吁民害弗除則民生弗遂
今之為中原民害之大者莫甚於河有天下者為
可不以治河為急務乎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塗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伾於是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濟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渤海九門既疏九澤既灑諸夏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

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碎沫水之害穿三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沒百姓享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害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與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口山西邸縣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

古今水經卷四

渠

五

引

八

六

六

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乃使就渠渠就用法填開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蚡已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後渭中上漕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今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之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孫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

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之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
既皮氏汾陰下引河汾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
頃五千頃故盡河壩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既田
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
異而砥柱之末可無漕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
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
久之河東與田廢之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
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
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
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
可以行舡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
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
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斜木竹箭
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卯為漢中守
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
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
泉以東萬餘頃故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
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一至商頤下岸善
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
水水頗以絕商頤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注

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
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
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猶甚天子既封禪巡祭
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
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宜
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已故柴
薪少而下淇園之竹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咸
乃作歌曰瓠子決兮柰何賠賠肝肝兮問殫為
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居山
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長源
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武沛不封殫兮安
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鑿桑門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雖緩一日
瓠新不屬新不屬兮衛人罪燒薪條兮噫乎
何以禦水頤林竹兮捷石舊宣房塞兮萬福求於
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官而道河北行
二渠復為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
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

及川谷以溉田而開中輔渠靈輒引渚水汝九江
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
田各萬餘頃作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
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
遂至于會稽太湫山姑蘇望五湖東闕洛肉太任
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
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後負

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索隱志貸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
山濬川爰泊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盡龍骨斯

穿填將依聖賢黎蒸有年宣房在詠梁楚獲全

溝洫志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乘舟泥行乘龜山行則楫以別九州隨山浚川
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羨溢
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
南到華陰受下底柱及盟津雖內至于大伾於是
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
敗迺釀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
大陸播為九河同為迎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
澤既陂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榮陽下
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
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
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
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碓避沫水之害穿
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享
其利至於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溝渠甚多然莫
足數也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
曾孫襄王時與群臣飲酒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
皆如西門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南也
以百畝鄰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

夫知用非小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
夫之蓋何足公也於是史起為將今遂引漳
溉鄴以富魏河內民歌之曰鄴有渠今兮
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焉凶兮生稻梁其
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也使水工
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鄆口為渠並
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石門以
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利也臣
廷教歲之命而為秦速萬世之功以為然
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水溉國之地四
餘頃收皆訖一種於是閼中為沃壤無凶
富彊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與三十有九年
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困
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鄆子東南
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
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奏邑舍鄆鄆居
河北河夫而南則鄆無水災邑收入多言於上
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塞之未
必應天而望氣用教者亦以為然是以不復
也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閼東

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通引渭穿
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
令三月罷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
損漕省卒而益肥閼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今齊
入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
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
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
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壅
棄地民笑改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
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閼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毋
復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
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糧久之河東渠田廢子越人
今少府以為糴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
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牴牾從故道故
道多阪四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
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
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
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
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張湯子

印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
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願
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即得水可
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
商顏下岸善蘭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
井下相通行水水賸以絕商顏東至嶺十餘里間
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
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
餘歲因以數不登而渠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
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迺使汲仁郭昌發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卒數萬人塞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

還自臨決河漕白馬王壁令郎臣從官自將軍以
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
下淇園之竹以為楫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迺
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殫
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
鉅野溢魚弗驚兮拍冬日正道弛兮難常流蛟龍
騁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沛不封禪兮安知外
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蠶桑以
弓惟泗漕久不及兮水維紱一曰河陽陽兮數畝

溪北渡回兮迅流難攀長茨兮湛美玉河公許兮
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洗蕭條兮噫乎何以御
水隤林竹兮捷石舊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
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
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
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
溉田而關中壺軹成國津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
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汝水皆穿渠為溉田各
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自鄭
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兗寬為左內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上

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源灌漑所以育五穀也左右
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
漬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
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盡地利于縣行水勿使失
時後十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
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表二百里溉
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
田於河所也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市為
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

永泰衣食京師憶萬之石言此兩渠饒也曷方
事由奴與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
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
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
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閼東長無水災北
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
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
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壞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
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
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

水經卷之五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
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
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
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
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汎之執皆
邪宜具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
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
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
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汎與兗州東郡
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屯氏下土墾輕脆易傷頃所

以閼無大官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汎也今屯氏
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住雖
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
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
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
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成難明屯氏河不汎行七十
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以分
汎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
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
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具

水經卷之五

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備治北決病四
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
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算能度功用遠行視
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
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豫入平
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
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
夫尹忠對方畧疏閼上切責之忠自叙遣大司農
并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
以東漕舡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

口河陞使者王延世復塞以竹落長四丈六尺
歲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月河陞上
日東郡河決派漂三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
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餘六月
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
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
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
軍王鳳以為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
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
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乃及不如焉且水
執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
未春桃花水成必暴溢有填淤及壞之害如此故
鄒種不得下民人派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
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計商諫大夫乘馬
年雖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際論便宜以相難
商迨年皆明計策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
善者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守河治
六月遇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卒非受焉賞
者為著外餘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得河

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
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今水益滿怒為害甚於故
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
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陞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
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
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陘間開通大河令入故
駕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
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
又省吏卒治陘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
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
南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
雖數徙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駕
馬河失水之迹處執平夷早則淤絕水則為敗不
可計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
濟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清溢橫流
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脩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
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
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
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
衆庶見王延世家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

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雖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上不塞蒲昌師丹等教言百姓可哀上敕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穢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傳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

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行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陂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兇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避蓋特至而去

則填於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官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滋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人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

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東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四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從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次黎陽遠官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日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室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

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潁河十郡治隄歲費旦萬萬
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
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
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
上策若過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
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
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高決溢不可以開渠臣
竊按視遯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
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遯害亭高四五丈
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盡壞黎陽南郭門入
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徙隄上北望河高出民
屋百姓皆走上山水賢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
之臣猶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
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徙淇口以東為石
堤多張水門初元中遯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
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
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
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
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

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是高地諸
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
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
害民常能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閘上徹
民則病經氣未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
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
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
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潁河堤吏卒郡數千人伐買
薪石之費歲數千萬是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
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
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
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費勞無已救達其害此最
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石敎其大畧異者
長水校尉平陵閔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
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地以
為水得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
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
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地勿以為官亭民室
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
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

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
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循邊貯淤而
消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久故隱塞之猶益
高其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其法其法毋復
漢疏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
臨淮韓牧以為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
為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
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腹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云
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
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
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
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
災沛郡拒譚為司空掾與其議為魏豐言凡此數
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
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詣沛矣其產業民空居
與行役同當衣食食縣官而為之作迺兩便可
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
者

贊曰古人有言禹之功吾其魚乎中閭川原

以百數矣著於四潰而河為宗孔子曰多聞而
識之知之次也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
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開陘
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
訪河源得之於問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
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
其說唯迂終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
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不無迂迴艱阻
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
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
既受命是歲至河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
西南六十里有山口殺馬關林麓窄隘舉足浸高
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
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
從都實之第閭閻出得其說撰為河源臨川朱思
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
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
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吐蕃朵
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如散渙弗可通視方寸

方八十里獲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大敦

兒大敦譯言星宿也四馬湖源在甘肅西

餘里雲南龍江宜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

即摩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里

其井百餘里東北源餘里

匯為大澤曰大敦腦兒

群流奔騰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

而東連屬吞噎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

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

四日水來南名忽蘭又水來南來名也里木合源

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入可飲

水源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

南山西北源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

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

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

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

或半里其深巨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

麻不真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

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水時六月

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日自澤

正北過西風八百里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源

餘里過西風八百里餘里又折而東北源一百餘里乃折而西

比源二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源一百餘里又折而西

比源二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源一百餘里又折而西

比源二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源一百餘里又折而西

比源二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源一百餘里又折而西

東流通遼山五百餘里河隨山是東源通遼思非
行闊闊接地河又四五日至地名開即及開提二
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街也
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居本日
崑崙以西北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合亦
漫歟有鬣牛野馬狼狽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
益漸下岸狹隘有依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
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哈刺河
又兩日水南來名兒馬出二水合派入河口思本
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河以伯出
水合派入古當州境正北派四百里折而西北流
又五百餘里河水北行轉西派過崑崙北一向東
北派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
官府州練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
至積石州即為貴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
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北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日
源自崑崙山西北水正西派與河合思本日
東流通遼山五百餘里河隨山是東源通遼思非

水合派入河口思本
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河以伯出
水合派入古當州境正北派四百里折而西北流
又五百餘里河水北行轉西派過崑崙北一向東
北派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
官府州練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
至積石州即為貴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
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北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日
源自崑崙山西北水正西派與河合思本日
東流通遼山五百餘里河隨山是東源通遼思非
行闊闊接地河又四五日至地名開即及開提二
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街也
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居本日
崑崙以西北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合亦
漫歟有鬣牛野馬狼狽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
益漸下岸狹隘有依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
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哈刺河
又兩日水南來名兒馬出二水合派入河口思本
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河以伯出
水合派入古當州境正北派四百里折而西北流
又五百餘里河水北行轉西派過崑崙北一向東
北派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
官府州練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
至積石州即為貴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
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北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日
源自崑崙山西北水正西派與河合思本日
東流通遼山五百餘里河隨山是東源通遼思非

洪武宋景濂

按景濂此議作于至正間子嘗聞前輩云禹貢曰
導河自積石永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
出于闐一出于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于崑崙
孟皆傳聞耳迨元起朔漢太祖征西夏至黃河九
渡蓋在崑崙西南憲宗命旭烈征西域六年拓地
四萬里而河源則在域內所謂星宿河得之目覩
也景濂引據示人詳矣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確
論也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鬼名御

史中丞李禮部尚書泰不花沉兩珪有邨及白

馬以杞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續用未之著
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委以叔其
派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邨
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
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
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蘭之水南會
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
尼譯云黃河也河之東行又岐為九派也孫幹倫
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

復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邨有大山四時
皆積雪曰亦耳麻莫不剝又白騰乞里塔譯云崑
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派過
闐即闐提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納鄰哈刺河合
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派轉西至崑崙北既復
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
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
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
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
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大伾而下

醴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
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
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
王時河徙磧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致湮塞
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孝武時決狄子東南
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
之派不分而勢其益橫也建乎宣房之築道河北
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又為派屯氏諸河河與入
于千乘間德祿之河復擋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
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

堤泛濫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親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入南決南漫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輪曾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于故道然後道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熟喻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眩憤事者也漁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派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於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漁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河南總誌

黃河

源出西蕃星宿海貫山中出至西戎名細黃河崑崙至橫石經陝西山西境平河中潼關流經河南之閿鄉靈寶陝西池新安濟源孟津孟軻溫汜水武陟河陰原武榮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寧陳留德諸州縣至直隸毫縣馬丘村合馬陂河城西北合渦河東至直隸懷遠縣之荊山合淮其在孟津西有楊家灘西北有維家灘杏園灘馬寨灘築護民隄三百十五丈永安隄一百二十丈以防漫流又有支流一自祥符縣西南八角峽入安家河一股從朱仙鎮間店流經尉氏一股從三里岡劉岡流經通許北境俱至扶溝缺佛寺合流經西華會沙河潁河入北湖又經商水項城之南頓至直隸壽州西之正陽鎮合淮一自祥符縣白墓子岡決入流經通許杞太康之馬廠集舊名馬廠河又經柘城縣鹿邑東北境合碭河至亳縣北關仍入本河合淮俱入海

黃河故道

故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太伾山北入海即為貢渠河東

洛汭至於大伾處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派經封丘入北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水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為二派其一東南派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

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浚護城隄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陡

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還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為平地其自萊陽縣堤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隄自河內北至黎陽縣界使東抵東郡平剛西北抵黎陽觀下東黎陽縣界津北西北抵魏郡昭陽又自汲縣界東接昨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北護河隄在萊陽縣東南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

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壘守名官渡在汲縣東南境名延津置閘亦名延津又置閘名金隄在新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而廢國朝于杆杆縣置河清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驛陳橋連運新封丘縣置中梁巡檢司中梁新在二驛儀封縣置大同驛大同連運所通許縣置雙溝驛太康縣置義安驛長嶺連運所扶溝縣置崔橋驛陳州置宛丘驛淮陽連運所項城縣置武丘驛皆因河徙而革

黃陵岡之口塞於弘治乙卯築三巨坝而防護之

通水南行運道無虞矣正德癸酉巨浪橫奔頭坝二坝俱打在河南止存三坝暴水衝衝去拾分之八總理副都御史保定劉公齋濟一祭退去百二十步事聞

朝廷

天子遣劉公諭祭謝馬今正德丙子又北侵水至大堤欽差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安福趙

公同渾於季春沐浴齋戒以祭河神季夏永發渾又漂已而祭遂遠退八里之餘若響之應聲影之隨形真奇異也感而有作

膽披黃陵周巨浪拍天狂放道安平鎮料
傷逆倪水暴發一望渺洋洋三堤危如綫勢
能當總理我趙公同漳意性雄萬夫難著力一誠
格彼蒼剛鬣毛柔具庶蓋有帛張察已躬自責臨
河奠一觴誠至神斯應感通形自彰遠退八里許
衆目所明揚運道無危險

國家有瑞祥太史收遺蹟青綸白晝光

正德丙子八月中秋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奉

勅整飭直隸曹漢等處兵備兼理河道前江西道監察

御史新安吳津書此以紀歲月云

治河總考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車璽撰璽宛平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河南按
察司僉事是編考歷代治河之事以時代先後爲
次始周定王終明嘉靖十七年又以禹貢史記河
渠書漢書溝洫志元史河源附錄宋濂治河議河
南總志諸條列後其標題又稱山東兗州府同知
陳銘續編前後無序跋不知孰爲璽之原書孰爲
銘之所補體例參差刊刻拙陋蓋當時書帕本也

問水集六卷

〔明〕劉天和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問水集三

卷》提要

問水集序

松石劉公函一帙以示續宗曰子知夫水乎
子知夫治水乎其要蓋在使水續宗登拜焉
見其粲然而理也錯然而有章也請益焉口
莫難于水之治也自禹以至于今矣予問之
至再至三而後知水也而後知治水也故予
治水大都取諸人爾知我者子也子亦識之
簡端續宗辭不可爲之叙曰夫聖賢如舜智
莫如舜猶好問焉神莫如禹智莫如禹猶行
所無事焉顧今事事者不曰我能是也則曰

問水集序

七

我既已知之矣是之謂自用自用則小是之
謂自畫自畫則止嘉靖十有三年漕河壅

天子起公于家仍公御史中丞

勅總水若曰地平天成惟都御史某其乃績四

月公至濟競競焉惟不勝

天子之簡命是懼既而有見則翻然曰每事問吾
得之孔子不耻下問吾得之孔文子于是西
問于梁焉河若何真也決若何隄也淤若何
疏也東問于魯焉汶若何導也泉若何引也
南問于徐焉淮若何匯也胡若何豬也北

于齊焉自若何濟也備若何洩也而又問諸
縉紳焉於諸勞心罔不懇懇焉而又問諸閭
閻焉於諸勞力罔不懇懇焉既而有得則喟
然曰舜之所以爲聖禹之所以爲神者此也
不本諸此鑿矣吾聞之先正云莫與水爭旨
哉言也故聞可復也是可爲也吾爲之河不
可引也是不可爲也吾弗爲之矣不逾年而
告底績

天子嘉其成陟公司空若曰是水也是都御史某
所克襄也而公之賢簡在

問水集序

八

帝心公暇乃爲是集凡三卷其論莫不切于
水詳於治焉是故於河原其端焉於淮達其
委焉於治河察其趨焉於防河審其白焉於
諸泉輯其出焉於諸河理其入焉於諸湖權
其濬焉於諸閘酌其積焉於諸洪詳其避焉
其諸告文其以至誠敬於其神焉其諸奏議
其以至智忠於其事焉於乎休哉公楚人也
蓋嘗俯視洞庭矣潁潁淵泓受有定區也知
湖斯知河矣蓋嘗旁觀揚子矣瀟瀟奔騰行
有定壑也知江斯知河矣是故引六一

雨驟而田被其沃者什四禾被其衝者什六
積小河磽之雨細雨沃及田者什八沃不及
田者什二知此則知公矣公學爲舜禹而取
諸人成諸己以報諸

天子者此也此不可及矣

天子晉公司馬

勅總戎務三邊有以哉敢以是復於公

嘉靖十有五年春三月望日天水胡纘宗世
甫序

問水集序

九

問水集序

問水集者集松石公之問水也公起柱史以

亮節著

先朝受知

今

上召拜中丞大夫

簡命治河適黃河南徙水大積淤漕渠湮滅濟寧

徐沛之間饑運弗通國計乏絕公兩被

筆筆深惟託

命之重誦人曰稽於有衆所以底績于治水也

問水集序

吾不如禹吾可以日用乎邇歷汴及淮汴汶

達濟周廻數千里所至雖斷港故洲漁夫農

叟亦罔弗浴谷罔弗悉始悟中州地平土疎

河易流徙時議力主導河以雲漕渠公曰今

之河惟恐其不南也既南而傾欲其東豈達

利害之機哉由是疏

請決策濬渠志已盡人殫智畢力彌三月而即功

百果會流千艦飛挽歲漕四百萬石如期至

京中外神之公曰此予問諸水濱謀在野功在

百執事於予一人何有列狀以

聞晉司空貳諸臣咸得受賞增以人於是又服

公之度也既竣事凡黃河之變變古今治河

之同異隄防疏濬之制九河之跡七十二泉

之派閘壩湖陂之數經費漕挽之宜禁戒論

建之例稟記為集各官郎盧山邵子刻以詔

後致公書屬予為序予觀

國家定鼎燕冀食於東南既罷海運轉漕內河

一時為國宣勤如問渠制閘則宋司空陳平

江之蹟可攷也河決植防則徐武功白康敏

劉忠宣之勞足稱也以公例之豈不先後為

問水集序

烈哉噫讀禹貢者思禹績後之覽茲集者雖

謂功不在禹下可也或曰漕政者國之所以

寄命也今黃河之徙弗常安平之蟬可慮河

運可常恃乎予曰然天下事守經者必思

變憂未流者必曲防元人都燕八十年河海

無運又通膠萊新河計亦采矣孰謂

或世撫運萬年經國者可無長慮乎然公遂開

府三邊不暇計矣敢僭附其繁惟後之好問

者圖利焉

嘉靖丙申夏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刑部林
院庶吉士西蜀陳講書

問水集序

一二

問水集目錄

卷一

黃河

統論黃河遷徙不常之由

古今治河同異 三條

治河之要 七條

隄防之制 四條

疏濬之制 五條

工役之制 五條

植柳六法

問水集卷目

四

運河

統論建置規制

白河 三條

衛河 三條

汶河 四條

閘河 四條

卷二

徐呂二洪 二條

淮海

淮揚諸湖

原缺第一至三葉

開河諸湖

諸泉 四條

黃河運河積貯

治河始末

告河文

卷三

謝恩疏

自陳乞罷疏

河道遷改分流疏

脩濬運河第一疏

問本集卷目

脩濬運河第二疏

五

卷四

議築曹單長堤疏

薦舉方面疏

舉劾有司疏

改設管河官員疏

急缺管河官員疏

卷五

治河功成舉劾疏

卷六

預處黃河水患疏

建閘濟運疏

議免河南夫銀疏

問本集卷目

六

問水集卷一

黃河 總管河道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劉天和著

統論黃河遷徙不常之由

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趨惟河獨否蓋嘗周詢廣視歷攷前聞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濁下流束隘停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委曲則淤伏秋暴漲退則淤一也從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流極湍悍隄防不能禦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今於開封境測其中流久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貳丈餘水行地上無長江之淵深

問水集卷一

三也濱河郡邑護城堤外之地漸淤高平自堤下視城中如弁然傍無湖陂之停豬四也天津而下地極平衍無群山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六也是以西北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瀾漫橫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即幸河道通直下流無阻延數拾年否則數年之後河底兩岸悉以漸而高或遇驟漲雖河亦自不容於不徙矣此則黃河善於遷徙不常之情狀也故神禹不能慮其後自漢而下畢智殫力以從事卒莫有效者勢不能也

古今治河同異凡五條

史稱周定王時河始南徙竊意禹之治河自大伾今濟縣境而下播為九河是棄數百里地公濟縣境之間為受水之區初無隄防以約束之其間衝決遷改雖禹之世要自不常惟使北向歸諸海而已故三代之史畧而不書非若今之民濱水而居室廬耕稼其上有一有湛溺即稱大害治水者亦惟隨河曲折築堤捲掃以障之一值衝決億萬財力付之烏有古今相去不亦大相遠邪甚者宋元之間喜功生事妄興大役其北也強排之而南其南也

問水集卷一

強排之而北曾不旋踵而或淤或決民勞財費國隨以衰可畏也已惟我聖朝建都上游運道所繫至重河每北徙則不容於不塞矣時異勢殊要之各有攸當爾古今論治河者多倣禹九河之法謂下流必疏支河如之而復水患可息嘗循故道歷今河流疑有未盡然者蓋禹引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而下乃疏為九河水流極其湍迅而後可久無患今河經中州平陸夏秋洪流誠可分為八九若冬春之間或值久旱即為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一射

許如分爲九不卽於邪况南經鳳泗

園陵北妨於黃運道河之所涉惟徐邳之間爾復多阻山治之倍難與古大異然則下流分爲三四

支河亦足矣不必泥古法也

漢賈讓治河三策古今稱之其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卽禹之故智也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堅地作石堤開水門旱則開東者下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然自漢至今千數百年盡中州大名之境率爲河所淤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

東集卷

三

衝決淤漫之濬治無已所溉之地一再歲而高矣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立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蓋身未經歷非定論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必決者勢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爾此則治水者所當審也

古者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雖沁衛淇漳之水過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沁

汴汜諸水舉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導心入衛歟衛輝

宗藩已因水患

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矣山莊清濟昭陽諸湖八分淤塞水勢運舟恒苦淺澀若於武陟境內沁河橫建滾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勿俾與黃河相近以大堤及諸堤爲限隔經延津縣南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

東集卷

四

自武陟至此三百餘里須創開管堤之北又東至曹州分沁水處黃河舊堤此分流一大支徑衝張秋一小支下濟寧水入河河北向張秋之道則設一閘張秋以下水過閘而濟寧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水通開入運河自利境故道至此亦三百餘里旱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勢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爲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况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邪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墮道方幸通曷敢以輕議也

國初河司遷惟宋司空禮陳平江壇經理之功

爲大然惟導汶濬淤建開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弘治間黃河自至徐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可已而運舟運卒之衝溺爲害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群公誠有見於此矣嘉靖甲午冬十月黃河從趙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黃河謂黃河盛舟行蘭西之利濬開河二說莫能決余甚憂之迺相度

二河道里遠近工役巨細權利害輕重而折衷之引黃河濬淤幾四百里既深且廣其遠其費倍於濬開河計非數月可完誤

營運諸料物誤糧運京師公私仰給乏絕兼之故道難復縱復將即淤濬河修開之費卒不可免是以其勞貽後人也况所濟魯橋下至黃家閘百七十里爾自魯橋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諸泉初無預於黃河也迺始決策濬河修閘惟將來天旱泉微余甲午夏承乏治水魯橋以下黃河盛流閘面行舟者寧一帶幾至絕流隨橋於南旺諸祠父泰山幸應禱而大雨河始通運舟不免淺閣歐陽修有言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

猶愈於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欲爲

國家運道建萬世之利惟引心爲愈爾詳見前

治河之要凡七條

余問水始自中州迺分遣鶴吏循河各支沿流而下直抵出運河之口逐段測其深淺廣狹紆直所向而後得其要蓋孟津而下夏秋水漲河流甚廣榮澤漫溢至三四十里封丘祥符亦幾十里許而下流甚隘一支出渦河口廣八十餘丈一支出宿遷小河口廣二十餘丈一支出徐州小浮橋口亦廣二十餘丈三丈不滿一里中州之多水患不在茲歟宜預爲儲蓄候歲豐人和大加疏導可也中州之民墊溺之患治河之勞與費極矣是誠不容於已也

治河決必先疏支河以分水勢必塞始決之口而下流自止劉忠宣弘治之役始惟治張秋久而弗績迺開上流孫家渡及導河下由梁靖口出徐州方繼治黃陵崗決口而張秋之口自塞可以爲法矣若運河水勢不威直塞之而已

蔡石崗云黃河南徙

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當衝郡邑作堤障之不壞城郭已矣被災軍民免其租役不至流徙已矣

人也睢河患為甚而其言若此公大下為心矣石崗已矣謹三復斯言云

宋歐陽脩有言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余未之深悟及觀於孫家渡父老云弘治迄今凡十五濬矣每濬費數萬緡卒不能復蓋正統戊辰全河從此南徙至弘治已酉凡四十餘年而始於誠已棄之故道也河身兩岸數十百里間悉皆填淤高仰水性瀾下夫安得而通邪再觀金龍口黃陵崗下衝張秋之故道深廣如舊蓋知人力排塞之故道雖再決累決而尤當慎防司水者當審鑒於斯

閘集卷七

七

二者無妄引以虛費無怠防以速患也

河性湍悍如欲殺北岸水勢則疏南岸上流支河上策也然支河或不順水勢則雖開而復淤舊有馬頭婦之制蓋捲婦出河大餘稍順水勢連出數婦雖終不能禦然水性極悍一有所觸即折而他注連觸數婦有壞即補多因之以全岸者亦不可廢也

徐呂二洪非閘河北必資黃河之水而後深廣利濬今測趙皮寨東流從梁靖口下出徐州小浮橋之舊河其河底視趙皮寨南流河底高丈有五

昔閘南流深丈六七尺東流深一二尺夏秋南流深丈二三尺東流深丈六七尺田午乙未之冬皆嘗斷流急宜大濬所幸

趙皮寨南向宿遷之流甚盛甲午秋冬忽自河南夏邑境衝決數口轉向東北經山西坡湖從蕭縣城南合梁靖之流出小浮橋下濟二洪殆由天相川靈效順不假人力幸莫大焉惟當謹測量時疏濬之而已然通塞不常當於南岸永城境上下百餘里間遍栽漫柳俾之淤積或為縷水小堤以逼水北向關繫極重殊不可忽也

閘集卷八

八

嘉靖甲午秋忽一夕遷改然幸分為貳支壹北出魚臺塌場口猶賴以濟運如即南徙則運河於滿開生未復極運立阻矣壹從上源曹縣榆林集南向徐州免北衝濬寧之患如全出塌場口則近近濬寧魯橋以上閘座盡壞矣至十月運舟南還全河方始幸徙貳支斷流共稍遲至春南徙則疏濬無久乙未之糧運亦阻矣

國計所繫

神寔相焉

隄防之制凡四條

賈讓云隄防之制起自戰國然勢不能廢蓋雖不

能禦異常之水 河底高水易漲蓋自三門下視中州如井然

故雖高平之堤不能禦而尋丈之水非此即泛濫矣 城

郭市鎮民居多沿河者也 但不宜近河而宜遠爾歷觀宋

元迄今隄防形制斷續橫斜曲直殊可駭笑蓋皆

臨河爲堤河既改而堤即壞爾已擇屬吏之良者

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迄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八

百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且大者 去河四五十里及二三

十里者 及去河稍遠者 二十里及數里者 各一道內

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接創築

閔氏集卷

九

創築蔡家口上下及曹單八里灣侯家林百餘里

餘當極力完成雖費不恤自茲苟非異常之水北

岸固可保無虞矣

凡創築隄必擇堅實好土毋用浮雜沙泥必乾濕

得宜燥則每層澆用水灑潤必於數十步外平取

尺許毋深取成坑致妨耕種毋仍近堤成溝致水

浸沒必用新製石夯每土一層用夯密築一遍次

石杵次鐵尖杵各築一遍復用夯築平隄根宜闊

隄頂宜狹俾馬可上下謂之走馬隄毋大峻水易

衝衝凡幫隄必止幫隄外一面毋幫隄內恐新土

水漲易壞 運河通用

中川河北岸隄防重複至四五道者而往往衝決

蓋修築不堅一也工成報完已矣管河監司府貳

不復省驗二也 甲午春新築堤卡巡行親驗之驗河口隄已衝

決無復形跡原武者而及兩傍各止築又計中實以石沙餘壩

爾舊堤日就坍塌損車馬行人踐踏成路不復巡視

完補禁治三也千里之隄壞於蟻穴夫安得而不

決哉自今創築者必用新發尺式 度長短不即生弊

必編號必分定州縣工程丈尺及官夫名數必置

籍備紀府貳必身親督理指授 築法器具詳見前

閔氏集卷

十

工成監司必親閱實舊堤必委屬時一巡視完補

車馬行人路口之隄必兩箱各築闊厚斧刃襯隄

俾車可上下隄面邊箱路口各限以橫埋丈餘圓

木上覆以土守堤者每遇踐踏木露即仍以土覆

之隄內外柳株稀少者補植之審如是夫安得而

復決哉是存乎其人爾 運河通用

歷年築隄率以高一丈或一丈二尺爲準但地勢

不一如地勢原下隄即卑矣地勢下猶可見以新而下者

必用平準法打量 余新製水平儀而不稱頗準因

地勢高下而低昂之俾隄面遠近高下一律甲午案
南旺湖隄率高一丈報完矣余驗而疑之通施平準法其間有地下八尺者然則隄僅高二尺而黃河之堤若是不亦大可畏邪否則貽患非小也但平準極難湏水面浮板并於上兩端小橫木并前木表橫板之厚薄長短廣狹皆極其均停端正而打量之人目力詳審且再三試果無差忒而後可憑也乙未春濬河修開之役余甚苦於此必再三躬爲之而始效運河通用

疏濬之制 凡五條

南水集卷

土

疏濬塞三法歐陽玄之說備矣疏支河以分水勢治河要法顧水有向背地有高下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斯善矣然河之所向不可限量趙皮寨口之開冀少殺東流爾不數年而全河從此南徙苟非運道事重是移曹單魚臺之患於睢歸矣不可不審也

開河面宜廣俾伏秋水漲有所容底宜深而狹視面僅可四之一形如鍋底俾冬春水落流迅可免淤塞近年率爲平底而淺兩失之矣

濬河宋人鐵龍爪近時滾江龍之法皆不可用惟先計濬廣若干丈揀標水中次計所濬若干遠及

大役之數而約計然後用新製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一層船四維各施樁撥插繫水中用新製長柄鐵爬立船中齊濬之每濬深數尺卽移船少退以次再濬之後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地施工畧同若止以船隻往來河中所濬十不及一矣運河同

意寓焉 運河同

疏濬河泥必遠置河岸數十步外平鋪地上免妨耕種用堤者卽以之成堤毋仍臨河免致雨水衝

南水集卷

土

洗仍歸河內運河同

工役之制 凡五條

河道工役頻年繁興爲費甚鉅在中州者堡夫卒歲用工外河夫歲用工三月月給銀一兩皆貯於官而計日給之故工役率妄冒多估止計所築所開所濬丈尺及約用夫若干名用工若干月日而已往歲開吳邑挑河初估役夫三萬用三三箇月知府顧鐸親往督夫

先挑一尺爲準卽省十之七八可驗矣今定與筭工之法皆委屬悍夫累試及取土秤斤重慶遠近而酌爲中制也凡堤岸創築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每日就近取

土者高六寸取土稍遠者高伍寸最遠者高四寸
為一工此原行必省以節夫力凡幫隄則先計舊隄高
厚若干今幫厚若干增高若干亦以前法折筭計
工河道創開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每日開深壹尺
為一工濬河泥水相半者減十之五全係水中撈
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築隄者亦折半筭
工此原行亦省然後通計工數以定夫數即所費大
省而尤便於稽考弊亦大省而歲有餘積每二三
歲即可減免夫銀一歲以少蘇中州之民困矣十
五年已議減免

問案集

十三

每役必畫地分工必各州縣內仍分各鄉各里俾
同聚處逃者即本鄉本里衆為代役而倍責償其
值運河同

每役五日即與休息一日如遇風雨即准休息毋
妨用工運河同

凡驗築隄之工必逐段橫掘至底而後見舊以錐
刺無益也運河同

隄鋪大守隄防河所繫甚重所歷詢之多遠地之
民赴役有數十里外者有別州縣編役者且歲
一更易以故隄多坍塌損柳多砍伐甚至河水日

或被盜決而官猶未知坐失防禦為害匪輕已經
行令將近鋪居民編當如徭役已定則將別差更
換別州縣者亦將別差兌編以後編役更不必改
易仍將本鋪所管堤岸每夫畫地分管專令修堤
植柳時閱而勸懲之均為徭役初無損於公家而
鋪夫便於守視隄自固矣運河同滄德一帶尤為切要

植柳六法

余行中州歷觀堤岸絕無極堅者且附堤少盤結
繁密之草與南方大異為之憂虞迺審思備詢而
施植柳六法

問案集

十四

一曰臥柳

凡春初築堤每用土一層即於堤內外邊
箱各橫鋪如錢如指柳枝一層每一小尺
許一枝毋太稀疎土內橫鋪二小尺餘土
面上留二小寸毋過長自堤根直栽至頂
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

凡舊堤及新堤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
候春初用小引撥於堤內外自根至頂俱
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即

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

小寸

三曰編柳

凡近河數里緊要處不分新舊堤岸俱用柳樁如鷄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板先從堤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排入土三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柳臥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留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樁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臥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

南來集卷

土

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即與先栽一尺柳樁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板密栽柳樁一層亦栽臥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堤高一丈則依此栽十層即平矣

以上三法皆專為固護堤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綢繆名為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堤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勿不

可輕忽 運河黃河通用

四曰深柳

前三法止可護堤以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堤之水亦難矣凡近河及河勢將衝之處堤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數等鐵線引板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然後將勁直帶稍柳枝如根梢俱大者為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鷄子上儘枝梢長如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

南來集卷

土

毋令動搖上儘枝梢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梢長茂將來河水衝啣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稍草埽土不猶愈於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枉者乎嘗於睢州見有臨河四方上岸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去農家舊圃四圍柳

株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况深栽數十層手及觀洪波急流中週遭已成深淵而柳樹植立畧不爲動益信前法可行郡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爲子孫不拔之計即可望成效將來捲埽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止知其爲父老土著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機械之有爲也捲埽斧刃堤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深要去處亦可

周八集卷

七

用

五曰漫柳

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隄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渰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分地界築一二尺餘縷水小隄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堤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爲效甚大黃河用之

六曰高柳

照常於堤內外用高大柳捲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堤面栽植以便捲挽

運河

統論建置規制

漕運建置諸河源委郡邑隄岸之分界支流巨洪閘壩湖陂之名實官胥夫役建設之本末與夫修治難易之迹經費漕輓之數禁戒論建之條例沿革修創之紀載舉莫備於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

周八集卷

大

一書而晉溪王公瓊則因是書而附益之更名漕河圖志治水有足稽矣顧時異勢殊法弛政弊因革損益修舉之不容已者不可不講也迺因循行臆見備列於左

白河凡三條

通州上達都城近已修閘轉般漕運脚費太省蓋元郭守敬雖嘗行之卒於中止惟我

聖明決策修復爲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諸山且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

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之惟用堉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即濬此外運舟各携四五具二三百舟即可得千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剝大省矣惟運卒利於盤剝方可開支脚價少資用焉而終歲勞苦固可憫也如即以盤剝之費償運卒濬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歸剝船邪兼官置剝船千艘濬運不滯矣

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他決底皆於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乙未蒙濬河一歲幾十五里閘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

南水集卷一

九

運河數千里惟白河隄防大壞歷觀河底兩岸率皆淤沙以故易於衝決遷改與中州黃河畧同治隄宜遠宜堅宜植六柳諸法亦畧同更有異焉每見村莊過遭積沙成巨堤上復多柳云以禦水詢之乃先於平地植低柳成行以俟風沙搏聚旋自成隄柳愈繁則沙愈聚根株盤結水至無害也治河者如之不亦大省民力邪然惟彌望平沙無可取土者方用此法若堅實河岸仍須土隄低下衝決之口仍須堅土倍築高厚更植深柳爲完美爾

衛河月三條

衛合洪漳諸水故其流盛臨清而下去海猶遠岸亦高衝決狹小德州而下河身既狹去海漸近兩岸復卑滄州以下尤卑易盈易決矣近恩縣光滄州興濟連建四閘誠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海之道須修濬深廣無隳成功也

滄德天津之間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非盡由隄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鹵薄地土盜決以圖淤陷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岸斯三者決河之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

東集卷一

十

臨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即壅入閘或漫閘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爲停阻宜培閘面旱澇舉湏下板啓閉舊以衛河水盛多不用板蓋啓則閘下之淤每日衝洗可盡閉則衛水不入閘河之水積盈及啓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司閘者所宜審也

汶河凡四條

元人遏汶分沛北出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泗名會通河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永樂九年宋司空禮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

四卜里出鵝河口南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南北方可勝巨載漕運永利焉夫人知宋導汶濟河之功而不考其故為著於此

汶水出泰萊諸山伏秋流亦混濁率皆虛浮淤沙故老相傳成化間戴村壩以下河道猶未淤滿意者開導未久爾近則沙淤直至南旺河皆平滿矣故水易漲溢即平下東平故道入海運河不得其用矣頻年挑濬沙積兩岸或平鋪地上風起飛揚仍歸河內運河命脉全賴茲流雖勺水當惜眾議兩岸築堤以約攔之猶慮水漲堤壞迺議開減水閘滾水

周集卷二

主

壩各四東西兩岸各二以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東隄主事蔡恩所築尚須培補高厚十四年秋築西隄主事顧鼎所築去河遠遠則足以容水而高厚開壩亦計料修建嗣而治之運道其求賴矣

汶水自泰萊至南旺幾三百里遠近咸謂汶泉水微而不考其故蓋盈河淤沙深廣春夏久旱亢暘沙極乾燥汶泉經之多滲入河底所經既遠安得不微邪嘗測其上源下流各深廣尺寸蓋所耗卜之三四然數百里之淤沙不可盡濬且將復淤所濬兩岸之沙終歸河內勞費無已而卒莫能效真

益以為處有獻議者云汶水自春城口以下河流干道宜於春城口置石壩一道中為數硤洞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姑龍關二泉渠量加濬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濁則閉硤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則過水由硤洞下出黑馬溝口即可避汶河百數十里之沙滲余大奇之隨因中道有五泉隔絕不能入遂止如將五泉者橫汶開溝以入焉亦無不可治水者尚其審諸

周集卷二

主

汶河淤田盜決對岸淤決之弊與衛河同

開河 凡四條

自徐州北至臨清七百里間為開四十有三自元建者二十餘

聖朝永樂至今先後增建者二十有餘歲水月河通開諸開不預焉故開面開底高下不一如下開過低

水盈板即須啓則上開之水必迅急而舟難入必易涸而舟難行矣余問水歷觀而竊疑於是然未敢以為必然也至冬黃河南徙諸開有僅露開面者有沒入泥底者而開口之泥深淺不一乃一以開面平石至泥水平面測之時惟棗林開露

三尺餘各有差

師家莊橋二開面各長一丈五寸餘手胡陵取

二開面各露一尺五寸陽泊開面露一尺八寸餘至底悉泥於深至一丈八

九尺者惟棗林閘下之南陽閘已沒入泥底閘面

泥淤仍四尺六寸捌里灣閘面泥淤仍五尺始知

舊傳棗林閘之過高而不知其下南陽閘之過低

也迺一以棗林閘為準餘悉培而平之由是啓閉

水不復洩仍各測其深淺其閘底過深者則量留

底板均止以十二板啓閉

師家莊閘深一丈三英尺二寸留底

板二魯橋閘深一丈六尺五寸留底板六棗林閘深一丈六尺二寸留底

板三南陽閘深一丈八尺三寸留底板四穀亭閘深一丈五尺七寸留底

閘集卷一

十三

板二捌里灣閘深一丈六尺三寸留底板三孟陽泊閘深一丈五尺一寸

留底板二胡陵城閘深一丈七尺四寸留底板二沽頭以下六閘則閘底

惟上沽頭閘留板一餘無留則閘上之水益深苟非久旱

水微固可直達上閘

其後舟過閘即須開直待積水盈板方抵

上閘舟行其永利矣南旺迤北諸閘亦可行之而

大勞甫息未遑也

閘河自魯橋以下為黃河衝洗以漸而廣乙未濬

河止以底廣五丈為準蓋南旺上源也分水處河

底僅四丈下流愈廣則愈淺矣閘河僅取通舟非

務為觀美元人有因水散至以板為岸逼水行舟

可驗矣治水者慎無病其狹而圖為廣大也惟河

廣於深間復下墮河底不及五丈者方以時濬之

而已

余濬河至參柳樹灣迺捌里灣孟陽泊二閘之間

役夫云下皆生土河底舊止此矣余猶病其淺一

老叟進云聞之先輩兩閘之間須留稍淺一處余

恍然而悟蓋中道皆深下閘一開上閘之水盡洩

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

留淺亦不過十餘人或數丈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

不必盈閘即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顧速矣益

知前人用心之勤為慮之遠若此為之嘆息自愧

不能已後之人慎毋忽也

凡閘鴈翅石及砌岸用石者須內外兩面各用完

整石塊砌高而中填以碎石礫以死灰固求遠無

坍塌矣

水集卷一

高

開水集卷二

運河

總綱

徐呂二洪 凡三條

二洪古稱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舊各有閘徐

州洪一品梁洪二近方華其一而莫知建置之由志稱正

統間叅將湯節因洪水淺急數壞舟建議於洪上

流築堰逼水盡歸月河徐州洪則於南口呂梁洪

則於上下二口各建閘積水以行舟蓋正統戊辰

黃河從河南蒙澤孫家渡南徙二洪僅受開河之

水迺從河南懷慶之武陟導沁水下入梁靖口出

開水集

徐州小浮橋以濟二洪水猶淺故節議建閘爾

志不悉其故

迄今天旱水涸即築欄河壩逼水入

內洪猶建閘遺法也今梁靖之流已甚微冬則斷流

春夏難仍通流深不過數尺河底淤塞有夏及夏口近衝

之流水勢甚盛而蕭縣城南之口亦阻山甚狹通

塞靡常中平春二洪幾不通舟然則建閘之法不可不

預講也如月河各以石砌堅而修閘以俟冬春水

涸即築壩從閘永久之利也但二洪役夫藉險以

爲利非果斷以必行之不可得也

有云二洪之後皆可開月河以建閘者蓋上下口及

中遠達三四開節水漲開水盛則由洪水涸則由閘二洪之險失

矣但山脉皆堅石所費良不貲爾然二洪之役夫

淮海

淮自荆山而下即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至清

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濫中土蓋海口

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其

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淮陰之地甚卑

而徐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當陸沉而徐呂爲

安流矣審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

開水集

而南口更衝廣爾

淮揚諸湖 凡三條

淮清江浦頻年外河黃水漫入輒淤濬治無已運

舟每爲阻滯詢之父老有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

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口亦建閘各高其隄防淤

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

淮揚諸湖每遇暴漲風浪觸隄則隄壞舟行遇之

則損弱近范光湖議於堤外開支河行舟以避前

患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諸湖之廣而水

勢盛者皆可爲支河蓋堤外之地本下取土爲堤

不數尺即可通舟費亦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
則效矣余深有望焉但支河至湖塘岸道多留隙
地密栽深柳每濬河淤泥即以培之塘岸未固矣
諸湖更多開滾水石壩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
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致衝岸壩下則開深渠
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免漫浸之害矣

儀真河口舊無閘近方建閘謂候潮入則閉閘以
積水俾舟可達壩下似矣然五壩之舟舉由一閘
以入已多擠塞每江上風起運舟一時不能猝入
閘內衝撞飄損其害甚大權其輕重閘固可廢也

閘河諸湖凡六條

三

閘河諸湖凡六條

南旺湖志稱紮迴百五十里漕渠貫其中則東西
兩岸之湖皆為南旺甚明蓋宋司空導汶水自東
北流至湖中而後分流南北則湖折而為三矣近
年惟以西岸為南旺湖而東岸界分之二湖悉泯
其名迹居民指其北為馬踏坡湖南為蜀山坡湖
率皆侵占耕稼其上余疑而歷詢之久乃得弘治
中韓通政島所鑄南旺圖說碑在今安平鎮顧應廟中
明甚蓋西岸為南旺西湖東岸二湖為南旺東湖
二湖之下方為馬踏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為伍

莊坡湖蜀山之下為馬場坡湖也但諸湖連連中
無限隔爾審其形勢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即為
東湖其下方為別湖也韓碑宜移置南旺分司以
免殘燬

南旺西湖減水閘十有八舊稱汶水伏秋盛漲則
開閘引水以入湖冬春則閉閘蓄水以防旱謂之
水櫃余甲午夏承乏治水時久旱河皆淺涸及詢
南旺則西岸環湖三而之堤盡圯矣水不能儲迺
委屬役夫修治之週凡伍拾壹里餘復諸減水閘
之於廢者及秋雖旱水亦頗積但湖中地形窪下

閘河諸湖凡六條

四

止可從舊杜生閘下出廣運閘口濟魚臺以下運
河爾無仍濟南旺運河之理蓋水既從此以入湖
又安能從此以出邪議者不察謂運河淤高故湖
水不能出殆水審地形高下之宜也今南旺二閘
如故濟河與閘底平止矣安有淤高邪惟南旺分
水河口地勢猶高如仍倣宋司空引河就下之遺
意導汶直至今南旺西湖中之最窪下處南則從
杜生閘舊河出廣運閘口或出永通閘口北則從
舊河直出安山閘口以避此南旺貳百餘里之淺
澀固運道無疆之利也且昔舊河先年凡水漲即

從此行舟故道近雖淤廢不過修治及移南旺數
閘而已如以改創為難姑修復以為南旺一月河
未為不可也

西湖堤修復外仍有見存堤一十餘里臨河堤六十里
四面共百二十餘里若連二東湖則百五十里矣

汶水大發開河不能容北則注於南旺東湖及馬
踏坡伍莊坡三湖南亦注於南旺東湖及蜀山坡
馬場坡三湖而伍莊坡馬場坡二湖為尤深廣水
勢就下故爾今若於南旺東湖蜀山坡之下各地
形稍高水勢稍淺之處橫築高厚土堤中留滾水
石壩俾各蓄水各開減水小閘以通運河旱則出
之以濟力省而利大矣蓋東岸諸湖地形本高水

關渠卷

五

可以出非若南旺西湖也若馬踏坡上下水勢通
連未可繫議耳

安山湖志稱繁迴百餘里而不詳其界至弘治十
三年韓通政昂始踏四界東至馬家湖西至舊東
河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鋪在湖中界自鋪
至安山湖廣十五里四圍來自馬家口西至戴家
廟長二十二里六分自戴家廟北至壽張集長二
十四里三分自壽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十四里
七分自趙家莊南至馬家口長八里八分週圍共
八十里四分置三界牌栽植柳株用心勤矣但積

水通湖二閘底高河水非甚漲不能入四圍多侵
占而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間治水
者不攷其故止於湖中心築堤週迴僅十餘里號
為水櫃湖之廣益狹矣以漸復之可也

馬場坡湖與運河相通舊有堤湖歲歲衝壞運河水稍
盈即洩入湖而湖廣幾二十里運河安得免淺涸
邪十四年冬委屬役夫為築堤六十里內外各植
柳以護之湖甚廣風浪甚巨近堤則多植蒲葦堤根堤頂內外各植
植柳可也楊水部且邵水部尤言協力成之更置減水五閘運
河之水易盈湖之水蓄洩有備矣

關渠卷

六

昭陽湖舊甚廣南口建二閘啓開出金溝口以濟
沽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衝決東堤入昭陽湖淤
漫漸高二閘已沒入泥底不復見湖亦狹而金溝
口之流亦微濬湖則淤深舊廣惟湖上流北口通
鷄鳴臺小河如下口因黃河已淤高仰之地更築
橫堤以益之遏湖水由鷄鳴臺入運則自此以至
沽頭七十里皆可濟矣蓋因其勢而利導之爾十
四年夏秋已濟鷄鳴臺口出水入運但下口堤猶
未修築高厚當培益之更將湖東新河隔絕之泉
源河築壩引以入湖則水積而利益大矣

諸泉凡四條

運道以徐兌開河為喉襟開河以諸泉為本源泉源修廢運道之通塞繫焉可不重邪泉志紀載詳矣惜未能紀泉所出及測其穴數大小形狀以故官夫疏濬率多虛文未可考已至有埋沒莫知所在者且泉源四時微盛各殊大率冬春微發秋盛夏微發渠流深廣亦不一必四時通測而後可驗迺各紀其方向在州縣東南西北或西隅遠近去州縣治若干里保社舊村莊某村莊東南西北若干步所出或山谷或平地或津泉穴數若干穴大小形狀如盤如盞如酒鐘如雞子如棗栗如錢

泉源卷

七

之類備測泉口成渠之深廣尺寸自泉流若干步成渠深若干廣若干入運之里至遠近流幾里合某泉或入次或入運沿途之渠道隄防罔不詳備有無衝決坍塌淤塞並引司泉者得有所稽有未盡復者嗣而求之備載於志可免埋沒矣

近傳黃河入運山東諸泉悉皆埋廢蓋遠地未始經歷之訛傳也聞河自徐達衛七百里黃河正德己巳方決沛縣飛雲橋所濟自沛至徐百餘里爾嘉靖九年十年間漸北出孟陽泊泥河口出穀亭口所濟自魚臺至徐二百餘里爾餘猶全資汶泉

也如盡埋漕運不遂廢邪泥於近小而忘其遠且大者可乎惟魚臺滕縣而下泉源渠道為黃水淤漫近雖疏治而或猶未盡其利爾嗣而濬之復其舊矣

齊魯之地多泉近於東平州詢訪即得新泉五第民間病於開渠占地之勞費匿不肯言爾凡久旱地潤之處其下必泉司泉者能懸以厚賞而遍求之雖尺寸之水有益運道矣

漢李尋解光言陰氣感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歷試之信然

泉源卷

八

黃河運河積貯

河道經費舊散貯於臨河州縣云以便支放河南者或徑發工所以便分給在南北運河則管河郎中掌之在河南則管河道副使掌之蓋總理都御史添設不常故也近楊郎中旦涂郎中捷胡副使宗明建議北直隸山東則總貯於東兗滄德四府州南直隸則總貯於淮揚徐三府州河南則總貯於開封一府餘所屬州縣不得有分毫積且置循環簿各二一赴都御史一赴郎中副使各按季倒換稽查永絕弊源矣

治河始末

我

皇明建都上游挽漕東南以給京師舉由江淮經徐兗達汶建開濟衛以達謂之運河所慮為運河之害者則惟黃河而已適於開封下及曹單捌百里間循河北岸築堤埽婦以禦之是以永樂間元會通河之淤景泰弘治間張秋之累決先後

命文武大臣於淤則濬之決則塞之而已不復引河且用財累億計而不敢以為費役夫至累歲而不敢以為勞也洪武二十四年河南從武東南由陳賴淮

河本集卷

九

而會通河淤未幾九年宋尚書禮部太常寺丞陸萬千濬之凡九月而成正統十三年河決東陽衛張秋石尚書璞王侍郎來和王都御史文相繼率縉紳泰四年都御史徐武功有自役夫伍萬捌千塞之凡十有月而成弘治二年河決金龍口衛張秋侍郎白康敏昂役夫貳拾伍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陳侍郎政舉昂續六年都御史劉忠宣大夏役夫拾貳萬有奇塞之凡二年而成正德己巳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戊子治水者迺疏開封趙皮寨口導河南由毫泗歸宿分流入淮以殺東流水勢己丑庚寅間飛雲橋之流北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寧矣丹行開面壹時順利而潰決堤

岸衝廣河身廢壞閘座阻隔泉源識者憂之迺嘉靖甲午冬拾月趙皮寨河南向毫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聞面有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絕

朝野憂虞於時有引黃河濬漕河二議莫能決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工役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于

河本集卷

十

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百貳拾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伍尺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凡貳百柒拾餘里而始至穀亭已悉為平陸曰道遠費廣河不可復導矣引黃河幾辟百里濬丈有伍者百貳拾里餘濬貳丈以上者貳百柒拾里餘功倍費矣濬閘河兼濬南旺築曹單長堤幾叁百里通融約計濬深丈許功倍省矣兼慮如歐陽脩所謂故道雖復旋復淤塞脩之自黃河已塞之故道自去難復蓋河流既久底岸皆高南水行漸壅自不能行乃築而地徙非若人力堵塞之河渠道猶存也是捐費財力而以其勞貽後人也分之言曰引河勞費倍於濬淤一也且

非數月可畢上誤

國儲營建之需也京師百萬軍民仰給公私既絕三也縱力引而義
必後於目前億萬之費徒損而漸於修開之勞與費益不可免非孫
國吾何忍邪況引之入河而何敢邪况孫渡新河之
覆轍當鑒邪孫渡在今榮澤北魏開金河從此南流弘治二年淤
弘治六年至今月十餘濬矣費幾百萬卒莫能通其靖癸巳秋濬
百伍拾里甲午夏水大漲一淤而平比已棄故道難復之明驗也
戊子南縣顧道曰淤參拾里今濬河而開折河費貳拾餘萬緡卒
於中止仍濬漕河以通舟此漕河不可輕變也議惟濬
淤修開以復

開渠集卷

十一

先朝成憲為便而時已寒東入春運舟且至期限
逼甚是時非惟運期逼近是亦水漲之類且至矣非若永樂正統
景泰弘治間之役可以遠期二三年近至八九月也迺測淤淺
深度河廣狹淤以尺計工以日計役臣期迫公過先測
諸閘自水面至淤自淤至閘底之淺深而後逐段止測水之淺
深即知淤之淺深矣於之淺深自數尺以至丈有玖尺通融計算各
淤深者丈貳尺玖寸議止濬者丈為準復度河中心至岸廣狹自叁
拾餘步至肆拾伍步一以肆拾伍步為準復置方斗深廣各壹尺取
泥實之秤重壹百肆拾斤每壹壹以泥百斤為準濬河則以面廣拾
大底廣伍大通濬折算米丈伍尺為準濬河則以面廣拾大底廣伍大

即得泥壹千伍拾伍為準役計春月每日可行百里許濬泥止以控
迴伍拾里為準餘為休息以每里來自陸拾步計貳人每日可濬泥
貳百伍拾肆人濬泥即壹人取泥伍人總計各得泥捌拾壹伍拾陸
止計米拾伍壹人用工兩月內以壹月為限雨及泥水妨工止計壹壹
月是壹人可濬泥貳千壹百伍即該分貳貳尺先是群議以前此會通
張秋近年新河之役計之非役大數拾萬不可蓋彼皆用人工而致役止兩
月故也公曰審如是民不堪命矣過竭心思規畫既定而夫役勞費大省
定番休以節夫勞兼顧役以省民力復議濬南旺
淤淺以免盤剝南旺每貳年壹人濬役萬陸千八群議姑置合
運道不可尋大濬阻過用前計工法曰陸千八足矣委邵君元吉督之濬

開渠集卷

十二

倍深堡遠山完修河堤自南旺至長溝陸拾里植柳自長溝至濟寧
陸拾里蓋群策事効雲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復沽頭管
閘部屬及諸閘官胥役夫公手自籌籌甫旬日而
議定謀協纖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條列以
聞
上深用嘉納
賜勅有竭誠體國之衷南北幾輔山東河南文武
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壹切便宜從事適申令戒
期分土畫地初令下郡縣編夫公曰今應朝無在者與夫期過
若即縣總事後期來向還本編夫以均徭銀數為準即優免預矣

且達里順編滿伍拾人即為官隊至即分五拾丈故始創引省是時而
至三絕帶子者放之於植廬舍以便居處給醫藥以療
疾病用是大小臣工罔敢弗協於深泥陷不能著
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填路下施新
製甕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
者則用木甕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
則用鋤鏝溜沙之工則用甕杓沙姜石之工則制
鋸齒鐵叉尺寸鑿之泥陷者施杓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
橫壩壩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地約者以鐵為方口繫布為
兜以取泥幾至斗許泥稀及溜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為平底而週道

開水集卷一

十三

各高寸許泥稍堅者用之二杓俱前如鋸齒叉鐵叉皆創製也春寒
杓者舊有之而加嚴厚泥最陷者用斗子法塗泥為坎自下倒屏於
上出水堤外濬深泉湧之工則先擇泉稍淺者分番
役夫車馬併力急濬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濬
甕數入泉即湧出晝日車馬一夕復滿莫能措手適併刀番休先將
下甕徹取木甕數坎而始達堤外水盡即急濬之塗蓋河成方將
上壩倒水急濬如前法濬河之工莫難於此濬已既深工已垂
就而河廣於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
顧夫役以重濬之河廣於深及黃河舊日所衝之處上為風日所
暴僅可勝足尺寸之下悉為稀油泥隨濬隨墮無復止濬濬河之難尤

其甚於此夫從慈孝公乃躬行撫諭曰吾增爾少值且令爾爾爾族助爾
少費爾不堪勞即以之顧役以畢此工毋重爾爾也於是眾皆感悅至有
泣者相率竭力底績云凡閘座之頽廢者悉增置耳而修
復之蓋合木土金石之工而為工甚巨為力甚難
若河之廣狹視上流之南旺慮過廣則水易散也
急橋以下運河等水衝流大濬濬河底腐伍丈或稱其狹者公曰南旺
水源也河底僅肆丈許下流愈廣則愈淺矣如父早泉微何吾不敢圖
為觀美也定歲自夏秋不雨幾肆月而舟行無阻培閘面之低
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濺也運河諸閘悉前元及我

開水集卷一

十四

公海運閘測其閘面至水面之高下一以粟林閘為準低者培而平之
甘閣板水面至閘石面各以叁尺為準其下閘底過低者則量留底
板自是諸閘一律水不驟淺而下留底板則閘上之水益深運舟可直
達上閘免中途淺閘其利及久遠云用平準以測濬之淺
深俾舟行無滯也水平法用錫匣貯水浮木其上而兩端各安
小橫板置於數尺方棹之上前豎木表長竿懸紅色橫板而低昂之必
與匣上橫板平準以測高下凡上下閘底高低及所濬河底濬深濬積
此以度之公躬親測量暴露風日行泥津中遍歷諸閘人不堪其勞
公弟色侯施植柳陸法以護堤岸日見柳低柳稀柳不
復植而河可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潮

之利。雖廣。亦。使。民。不。困。其。法。曰。置。城。為。界。而。不。設。門。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河。寬。則。水。潰。故。堤。以。維。之。河。廣。則。水。散。故。堤。以。束。之。且。其。鞭。撻。問。疾。苦。躬。慰。勞。飲。食。初。與。公。即。禁。各。屬。不。得。報。施。鞭。朴。違。者。即。償。其。貲。入。心。大。悅。堅。旌。升。降。以。時。其。飲。食。節。勞。俟。特。薪。米。騰。貴。有。以。為。言。者。公。即。諭。一。休。時。值。不。少。減。抑。於。是。陶。民。於。終。役。無。匱。乏。而。價。大。省。分。州。縣。即。醫。一。人。隨。火。調。治。公。猶。慮。其。未。精。乃。登。沐。焚。香。躬。製。藥。數。萬。每。郡。復。選。醫。一。明。者。四。人。官。之。勤。者。二。人。分。携。藥。餌。逐。營。遍。問。病。即。療。之。日。一。往。迴。神。人。胥。相。問。弗。效。者。且。常。值。之。外。時。藥。以。飲。食。焉。宣。諭。

開水集卷三

十五

上德晚以

國計至重役民為不得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力畢効徹水者夜以繼日重瀆者至再至三成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續聞

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河道部屬方面而下勞最者遷官晉秩賞賚有差方役之初興也內外遠近咸以為難就京師百貨騰貴餽餉不至至有議復海運者惟仰賴我

天子明聖專任責成以故公等咸感激思奮據

國身親督理野處河濱隨事經畫博采群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於必成公處聲鎮廢藩中隆室每集衆計事和顏溫語俾各盡其善即納且揚於人人自巡考工隨見指授郎署監司而下悉應於村舍水濱朝夕督視雖顏面黧變形體瘠損弗恤也蓋維計工以定役故為力其簡視徭役之成數以調役吏胥無所容其奸故民不擾顧值惟計工不計日故為費甚省畫地分工完即散遣故人自為力廬舍飲食器具醫藥勞勉周至故民不知勞尤仰賴我

開水集卷三

十六

天子神聖川靈効順雨暘時若疾疫不作民命獲全咸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濬河參萬肆千柒百玖拾丈築長堤縷水堤壹萬貳千肆百丈修閘座壹拾有伍順水壩捌拾柳貳百捌拾餘萬株役夫壹拾肆萬有奇白金柒萬捌千餘緡木以根計壹萬柒千肆百餘稍草以束計壹拾玖萬伍千餘鐵以斤計陸萬伍千玖百餘麻灰磚石之類稱是役始於乙未春正月月中旬迄於夏肆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於昔人時日不久曠而效收於參月亦前所未有也直隸山東河南若漕運都御史馬公卿巡撫都御史唐公胄管公樞簡公霄若巡按

監察御史郭君圻陳君表蔡君黉曾君紳徐君九
臬成協心共濟馬公且躬詣相度期於有成分蓋
其役者爲工部郎中郭敦鄭綱李仁余捷主事朱
鏡邵元吉山東布政司左叅議王暘按察司副使
呂陶查應兆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
咸躬親督理協心極力必期底績若郡縣衛所庶
官同知孫廷相而下凡陸百貳拾員云旦至而功
甫成獲聞公經畧之詳元吉則分任其事親承指
授者迺相與詮次備釋於左以求諸立言君子以
詔來者垂休美於無窮云

舉集卷一

七

嘉靖拾有肆年秋捌月旣望

欽差管河工部都水郎中鄆城楊旦管閘工部都
水主事徐姚邵元吉志

脩復汶漕記

嘉靖甲午年大中正麻城劉公

奉

簡命督河事官季氏茶陵張治浮大江而北諭淮
泗道濟汶之上漕而汶水焉公曰古之治河
也或以國或以渠今之治河也以漕焉耳然
藉河以濟漕猶以復兵止寇也利害均矣魚
沛而下河之入漕者近且絕舟弗得其利而
害獨存焉漕所倚以濟者其惟汶乎書曰浮
于汶達于濟則汶入于濟也濟既伏流則汶
其自達于海歟宋人於瑛城作斗門割汶流

南水集卷三

十八

益泗漕以餉宿衛之衆元漕江淮之粟以至
于燕也乃遏全汶合泗水而南後復分導之
北達于衛而漕始通其宋之遺知乎

國朝宋司空禮因其舊而導之下至南旺分流
焉遂成通川矣又爲之置閘焉以節宣之策
湖焉以渚滙之國餉自是有永賴也比歲汶
穢弗治浮沙蕩礫迴湍激射與淫則流漫旱
則易涸河流所經魯橋而下閘廢沒無完址
南旺西湖環壑面之隄復傾圯民且盜而田
之馬場隄壑於水者殆絕蓄洩弗備自沛至

濟有淺溢之患焉子惟疏厥於塞脩舉厥廢以復其舊焉爾矣治曰河保其不終為漕之害乎公曰昔人有言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言其淤塞既阜水惟避而就下也由今觀之河不北流而南徙亦其驗歟漕渠之外百里為陸工力可施焉豈入所能哉鬼神定相之矣河縱而復決也亦惟順導之使不為漕害耳敢利之耶苟利之而且虞其害焉雖神禹弗之能善矣治曰漕警則人之咽也國之命脉係焉尋丈之汶彈丸可塞也君子將

閩水集卷一

十九

無意外之虞耶徐呂之洪懸水千仞梁靖之下符離之上使復若魚沛焉則汶其可倚哉公曰此憂世者所以有復海運之議也然而未可易言耳予嘗沿淮及河歷心術以還遺思焉夫沁水入河則益其暴導之東下數百里以入於漕如昔人之導汶而南者不猶愈於引河乎河勢且殺矣或者謂沂淮而河以及於沁沁去衛僅百里可陸而至也其濡而衣襖之戒者歟若夫銷患未形以昌利萬世則又有出於治汶之外者非予所謀也既

而公修治漕之宜既以聞

帝曰俞欽念汝克績予其汝嘉公乃揚明令戒群吏飭工使財用具奮鍾略遠邇揣厚薄陳部議以之為役因弗受命魯橋之南至於徐沛百戰咸作焉乃謂主事段子承恩曰汝築汶之東隄水恩受命而築焉乃謂主事顧子紳曰汝其築汶之西隄紳受命而築焉隄各為減水閘滾水壩者凡貳隄水盈縮而蓄洩焉乃謂主事邵子元吉曰汝其築南旺馬場貳湖之隄元吉受命而築焉會水部

閩水集卷一

二十

楊子旦至公復以命之旦復受命而協築焉隄各為減水閘南旺者凡十有八馬場者凡五硯水盈縮而蓄洩焉既成千里之內隆岸平流餉艘時繼挽卒愉愉若纔而嬉也乃報命于朝

帝曰都績成維汝之勞予維汝嘉登公為工部侍郎未幾改兵部侍郎總制西北邊事楊子旦走人至于治河記焉治曰國之大事惟賦與戎河之於漕猶虜之於邊也故治河者弗與爭利也順之而已矣治虜者不爭其利也備

之而已矣是故謹隄防時疏濬廣泉源則治
漕之善也足儲食詰戎兵明賞罰則治邊之
善也冒無窮之害而徼夫難得之利弊所恃
之險而貪其不貞之功國是以無寧民矣然
惟忠者能任之知者能謀之惟

君相之明者能知而用也否則厚身國者薄公計
闇大機者喜新功惑浮議者亂成謀幾何而
能有濟耶予方嘉劉公之既忠者知而樂吾
君相之能知而用也故併論之俾觀者知國之大
事惟賦與戎而君子經世之志有餘憂也越

開水集卷二

二十一

若治漕之費幾何工幾何役幾何則存乎有
司之藉也弗詳也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
經筵講官兼脩

國史長沙張治撰

重建衛河減水四牌碑記

漕渠自臨清而下衛水會漳淇洹滏諸水從
西來注之流七百里逕青縣又滹沱水會濡
潞高易諸水從西來注之合流三百里逕天
津入于海伏秋雨暴川谷沸涌水輒益決然
臨清迤北岸高海且遠水猶停束過德滄漸
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漫羨矣故傷運道損漕
艘蕩析田廬所以為

國家患甚大不啻河也先是有減水牌四其一
距德州南四十里其一距滄州南十里其一

開水集卷三

二十二

距興濟縣北二里入海德則四百里而遙滄
興濟則不及其半創廢開塞莫考其時而故
蹟頗存又其一相傳在泊頭鎮南而煙沒不
可識矣嘉靖乙未春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
奉

簡命來總河事會河徙下徐濟寧迤南道於漕梗
公方與人徒疏濬之往來魚沛間而北河規
畫謂宜修復四牌為亟迺與侍御曾君 謀
協檄同知河間府事楊君旦督其事於是先
葺千倉緒既就楊君適遷水部郎中奉

北河任益隆事益壽秋八月劉公至自濟
寧周歷其地指授方略復檄通判黃綺董德
顧仙董興濟而泊頭之址既失廼擇東光縣
狼十一淺檄交河知縣朱鳳儀董之未幾劉
公加兵部左侍郎總制西北邊鎮以去右副
都御史李公如圭繼至申嚴茲役人使用命
木石鳩集凡七十日而落之廢者舉煙者濬
塞者疏溢者平決者固矣是役也惟東光創
爲之其三牌率撒舊爲新財力取辦下河凡
役夫牌六千人金則德東光七百兩有奇滄

南水集卷三

三

興濟則十之二云水部君既述其事遣吏問
記于宮采氏將勒之石示不朽焉宮采氏月
在昔禹平水土釀三渠播九河至於順水之
性故民至于今出流墊諸夏又安而隄防雍
塞文不經見賈讓以爲大川無防善爲川者
決之使道蓋水盈則溢溢則決決則平平則
順其性然也衛匯衆流勢常湍悍而破障崩
隄比歲益甚議欲培高岸築月隄此讓所謂
上兒啼而塞其口也今復故牒張水門而限
之以板使水溢則有所宣洩消則有所歸

非禹疏九川陂九澤之意乎水部君曰衛河
廣十有八丈今牒門各丈有六尺積四門可
視河三之一而牒下至地七尺奇上至岸八
尺奇水溢寸則淺尺而勢常平故濬可無決
旱可無涸

國家運道不永賴耶且穿渠入海所謂不與水
爭咫尺地而瀕海縣民又得引渠溉田不獨
便漕也昔鄭當時鑿渠引渭起長安至河三
百餘里漕以便利然發卒數萬人穿二歲而
通今以二萬餘人役七十日費不及千而所

南水集卷三

十四

漕百倍於漢視當時何如也非

聖天子嘉納之功兩中丞經濟之略水部君分理
之勞則漕渠南北之役安能告成一時稱偉
烈耶海若川祗效靈委順

國家昌隆之運端在是矣余不佞謹撰次其事

詔諸方來俾世世啓閉之勿壞

嘉靖十有五年丙申秋八月庚寅

賜進士出身右春坊

太子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經筵講官前翰林

國史編脩兼校

奉朝訓錄漢沁童承敘謹記

問水集卷二

五

問水集卷二附

告文

溯長河而徂征觀洪流之浩渺莽川原其陸汭曰
新漲之橫嶽嶺發源十星海遂九折而東之下崑
崙之炎極絕萬里以奔馳迺迤邐乎秦晉阻群山
之束隘出砥柱之險巖遂奔騰而澎湃慨中州之
爲域地平衍而土跡恣湍流之衝盪彌千里其沮
洳

皇建都于上游輓江海以供億邇徐呂之巨洪藉
茲水以利濟何邇流之弗循倏南北而頻移民屋

問水集卷二附

一

爲之昏墊運道爲之填淤嗟防禦之孔艱殫財力
以從役柰潰決之橫加畢智力其何益

皇命予以將事迺爰諮而廣詢咸咨嗟而頻感曰
匪人力之所能塞予生之寡昧其何藉以底績庸
齋心而禱祈覲乎佑之昭錫諱神心其鑑山儼龍
煥之恍臨羗民生之足憫矧國計之匪輕期分派
以順注舉安流而循軌肆海口其宏深吞長淮而
共委全至仁于潤澤歸盛美于神功慰群情之仰
賴亦何有于眇躬

石銅瓦廂告河文

惟茲大明厥壤行平地重畿輔衛我

神京郡之南鄙頻于河濱巨埽連比長堤互繫衆材畢舉百役胥營全我民命匪與河爭夫何洪流激射駭浪崩轟橫波直指巨障隨傾力排捍禦萬口爭惶卒歲勞止不遑底寧天和等寔司治水心切憂忤式陳牲醴載潔泰感于焉徼福觀河神明安流循軌下注滄瀛地靈効順天吾不鳴役夫息肩堤柳自榮漕渠利濟廣土畢耕上禪國計下遂民生神功潤澤于焉允成合詞以奠鑒此群情

右杜勝集告河文

東華卷附

二

於惟大河發源西極萬里奔騰舉天下之水莫如焉潤澤中土兼濟漕河舉凡水之利用莫加焉今天子仁聖秩祀明禋祗維敬慎何邇年河流猶未循軌往者既決分口豐沛之水北徙魚臺矣茲者魚臺之口漸塞梁靖之流復微下壅上盈神機罔測豈惟齊魯兆民昏墊是虞抑恐徐兗運道因之淤阻天和等治水于茲大懼寡昧無以仰副天子明命謹率屬吏齋沐以禱惟神其相之大開梁靖之流兼通夏邑之口飲東橫溢順注安流以上禪國計下奠民屋以丕顯神休天和等亦允有

賴焉

右梁靖口告河文

孟津而下河迺橫奔北吞爲濟南溢爲萊惟茲渡口故河所經通塞靡常疏濬頻興歲惟癸巳天子憂勤爰命司空分屬咨詢咸謂茲水爲繫匪輕下趨鳳泗中經

園陵未可遽通惟宜永堙越歲甲午仲夏三旬河忽大決遠邇震驚會未踰夕遂淤而平萬姓稽首頌河神明上荅

天子下慰輿情天和等治水之初感賴咸臻自茲

東華卷附

三

以佳觀河效靈順注淮海故道率循兼濟二洪運消底寧懋昭利用允賴平成式陳明薦有假茲禋

右孫家渡告河文

惟茲原武北接紅荆惟河故道亦既久堙南徙梁園陵詎曰細故頃以伏漲渡口條淤人力何濟神

實相予乃溢北堤衝決數四無何底寧神實予昇

太和仰承

明命中切殷憂神不貲報予敢忘鼎乃繁案盛乃陳牲禮爰各洪休復敷遐祉神其俯鑒中流率南

北無涖滏南無憑陵上重國賦下憫民窮豈予私
禱聿顯神功

右原武告河文

維趙皮兮分流歲丁亥兮伊始保北岸兮無虞賴
南流兮迅駛維下流兮過河寔中經兮

園陵合長淮兮吞噓慮

皇寢兮匪等維中土兮踈薄恐湍流兮橫溢忍赤
子兮流離差田廬兮墊溺維蘭陽兮儀封寔三面
兮瀕河悲浩渺兮巨浸駭衝蕩兮洪波顛真宰兮
無從盼長河兮析紀羗民命兮匪輕諒神心兮鑒

東集卷三

四

只循中流兮順注迴渦水兮宿遷衛陵寢兮逸拱
奠城郭兮永全通支流兮夏邑濟二洪兮徐呂益
昭美兮神休冀孚假兮茲旅

右趙皮寨告河文

趙皮疏導河始南徙惟當其衝罹患極矣洪波巨
浸平壤沮洳田廬墊溺赤子流離天和等治水于
茲心切驚惕非薦式陳馮流顙祀惟神其鑒之

右睢州告河文

惟茲寧陵最爾小邑洪河南流肆境胥溺室廬昏
墊粒食孔艱問水觸目驚心慘類式潔性牢秉誠

以祀我詞匪飾神其聽只全我民命奠我民屋神
休丕顯我心始紓

右寧陵告河文

東集卷三

五

問水集卷三

奏議

為謝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

恩事嘉靖拾叁年肆月初壹日臣方守制家居該工部差武功左衛千戶仇錫齊捧勅諭壹道到臣并准吏部咨該本部會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劉天和着照原職總理河道為勅與他欽此欽遵臣當即望

問水集卷三

闕叩頭臣隨於本月初伍日服滿聞運河壹帶開水淺涸漕運事重不敢辭避稽延謹兼程趨赴於本月貳拾陸口前到濟寧交代接管外謹具本稱謝者伏以輓江海之果以實京儲開億萬載太平之

鴻業注黃河之水以資漕運成數千里利濟之通津自昔無聞於

今獨盛顧西域河源流極湍迅而中州平陸土雜泥沙況水濁則易淤下壅則上溢順注則運道為之固

國計攸關橫流則平地為之陸沉民命焉賴是以漢賈讓之上策竟託空言惟宋歐陽修之壹疏誠為確論蓋治水與用水本難兼全惟利民與病民當知所擇顧茲重任猥及迂愚臣敢不罄竭丹衷圖惟報稱酌緩急輕重之勢為疏濬修築之宜行所無事每當為先事之圖期於有成擬終獻平成之績臣無任感

恩圖報激切屏營之至

自陳乞罷疏

為自陳不職乞

問水集卷三

賜罷黜以弭災變事臣閱視河道於淮海之間忽得邸報知南京太廟火災仰惟陛下聖德格天聖孝協祖猶且遇災警畏修省不遑而况內外臣工不能仰承

德意共圖化理而臣其尤者也蓋治河重務國計民命攸關臣學未聞道材不逮人心雖切於效勞而識每病於踈陋况年逾伍拾髮白齒脫蕭

柳之質金已衰德若復漫不自省虛冒

寵榮仰負

陛下自棄平生其為罪大矣伏望

聖明鑒臣愚衷

特賜罷黜則災變可弭而愚臣兢惕之心亦獲以

自釋矣

河道遷改分疏

為河道遷改分疏隨宜防禦事據兗州府管河同

知戴纓勘呈看待黃河壹大支自河南正東流至

山東曹縣地方分為貳小支內壹支東南流由梁

東集卷三

三

靖口直抵徐州小浮橋入運河外壹支正東流由

岔口直抵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嘉靖改年朱月內

飛雲橋河於塞北徙魚臺縣縣署鎮口入運河今

嘉靖拾叁年朱捌月以來黃河變遷又將縣亭河

口以漸淤塞復自上流舊縣地名榆林集岔分壹

股向東南流經河南虞城縣直隸蕭縣地方

歸入梁靖南河合流出小浮橋口又自單縣侯家

林岔分壹股向東北流至魚臺縣大小塌場口分

流入運河離濟寧州廣運閘上有壹里誠恐黃水

日漸北徙不無有傷濟寧臺帶閘座具呈裁奪等

因及據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呈稱訪得先年糧

運自濟寧至徐州俱由各閘啓閉方行自黃河北

徙以來糧運官民船隻雖皆順利但節年沙淤河

底漸高魚橋以下閘座盡平濟寧以下諸泉阻滯

不能入河聞今朱捌月以來黃河於上流改衝壹

股從虞城蕭縣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誠恐明年水

盡南向則魚橋下及徐州壹帶河道必須大加挑

濬導引濟寧以下壹帶諸泉盡入運河接濟閘座

廢壞者盡行修理以復先年舊規模保運道無患

糧運不致阻滯呈請裁處等因到臣案照先該同

東集卷三

四

知戴纓等報稱黃河遷改已經行仰各官勘議去

後今據前因照得黃河入運以來數年之間閘座

不事啓閉糧運官民船隻雖皆稱便但於積泥沙

河皆平滿閘座盡廢且又阻絕諸泉是其為害甚

大今壹旦將原出穀亭口河道淤為平陸若使盡

勢北趨則濟寧壹帶閘座必將盡壞若盡勢南趨

則濟寧下至徐州叁百餘里運河立見淺涸均於

運道有害今分為貳股壹由河南虞城直隸蕭縣

南趨徐州則足以少殺北趨之勢壹由魚臺之北

出塌場口是即

國初木置閘以前導引河水入運故道猶可賴以
濟均為通漕目前之益然河性固則難以預度
若使明歲水漸內趨則濟寧下及徐州於淺必須
盡濬閘座必須修以復末樂至弘治有餘年來
閘運之舊規為通漕之福但自前數百里
於淺挑濬工役巨繁且明春糧運在爾事勢迫切
而將來糧運不免照常由閘積水行舟較之數年
舟行閘面者不同如水漸北趨則仍濟漕河運舟
誠為順利但黃河難禦而閘河窄狹不能受黃水
拾分之壹今已逼近濟寧萬壹漲溢衝決則天井

南來集卷三

五

以下壹帶閘座必皆盡壞下及徐州叁百餘里於
淺日甚或以漸北徙則先年北經曹單下衝張秋
故道亦有可虞充為運道無窮莫大之患貳者均
為有利有害而輕重不可不權詢謀不可不審防
禦不可不周且事連叁省關係匪輕除遵奉

勅諭會同撫按官行委各該管河守巡兵備等官
公同管河郎中等官親詣踏勘審度測量計筭詳
議至日臣等再行親詣審勘遵奉

勅諭從長計處奏

謹定奪外謹具題

知

修濬運河第一疏

為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行據山東等處提
刑按察司分巡東兗道帶管曹濮兵備兼管河道
僉事謝蘭呈據委官兗州府管河同知等官戴纓等
并濟寧州衛魚臺縣知州等官范斌等呈抄蒙山
東按察司謝僉事管理河道工部郭郎中案驗奉
總理河道劉都御史案劉前事職等會同本府知
府康河管泉同知劉純等依蒙親詣勘得黃河新
分貳股并上源曹縣岔口河於今拾月拾柒捌以

問來集卷三

六

來已盡於塞斷流會議得

國家財賦取給東南建閘設官疏泉積水漕法以
漸而備加以導濬啓閉之如法春夏雨暘之時若
亦自足用但遇天旱泉微未免盤剝阻滯是以故
老相傳先年運舟有數月方過閘河阻凍不能到
灣者自黃河入魚沛數拾年間閘座不煩於啓閉
漕舟不苦於盤剝運行順利直達濟寧但黃河水
半泥沙而性尤湍悍故流之所經且決且淤如弘
治陸年決黃陵岡入海則安平鎮淤矣嘉靖陸年
決鷄鳴臺口入昭陽湖則廟道口淤矣而當時或

治舊河或開新河皆殫庫藏之財疲生民之力或久而成功或卒於中止是黃河濟漕之利害較然矣後因梁靖口決分為貳派以達漕河而魚臺單沛之間悉為受水之區東奔西突遷徙無常隄防捍禦歲無寧日自魯橋直抵徐州為里貳百貳拾泥沙沉壅未易疏通自師家莊至黃家閘為閘壹拾肆座石塊動移實難啓閉而濟寧以下諸泉多因河底於高或阻隔於隄外或漫流於湖坡泉源之利入運者少今黃河忽自淤塞遷改南徙在漕河無衝決於漫之虞在地方免沮如墊溺之患矣

關集卷三

七

但河性不常實難預料若明春河水果全不至則挑河修閘濬泉之工費用不貲關繫重大誠不可不預為之所然謀事非難成功為難先年開挖新河止壹百肆拾里多在陸地施工且未暇及閘座官吏夫役錢糧至勤肆省今款於貳百貳拾餘里之間使閘座壹新淤塞盡去源泉盡濬以復我國家百伍拾年之舊必須選委肆省官屬勸調肆省人夫計派錢糧事事有備而後漕舟可以無誤職等會勘得各閘淤泥深淺不等且河道廣闊壹旦豈能盡挑中間固有閘座原高當盡去泥於直

求原底者亦有閘座原低因其水勢之平量培閘面僅去泥於之半者自魯橋至胡陵城止計長陸拾叁里逐里測量折算各淤壹丈貳尺玖寸應該大挑今通融以挑深壹丈闊拾丈為準職等公同取泥每深廣壹尺秤重壹百肆拾斤每筐可擡泥壹百斤仍計自河至岸廣狹若干步每夫每日可擡泥筐數如開閘禁水併工急挑則每肆人擡泥壹人取泥通融每夫每日可擡泥柒拾筐明歲春早自正月拾伍至叁月終止除風雨休息拾伍日每天實用工陸拾日每里用夫陸百名每伍拾名

關集卷三

八

用總甲壹名火頭貳名共用夫肆萬零陸拾捌名若放閘通水貳月用小船叁月下水取泥挑濬每貳人擡泥即用叁人取泥須倍起人夫捌萬名外該修閘柒座每座用夫柒百名共用夫肆千玖百名合無今拾貳月以裏通調山東河南并北直隸河道淺鋪閘溜隄壩河道并黃河白夫起倩附近府州縣衛軍民人夫各於正月初間委官分投督飭刻期到工并預於年裏委官估計停當分投採取石塊鑄造鐵錠買運石灰椿草板木打壩修閘物料齊備來開興工修理廢壞閘座官置閘板挑

濬月河先期早完以備

皇木糧運早至猶恐採石艱難運期促迫衆工竝舉卒難齊集或酌量開座遠近每貳閘先修石閘壹座中間暫用椿草築壩蓄水候木石俱備各閘俱如式修培務令堅久壹面嚴督管泉官將濟寧以下諸泉疏濬導引入河接濟俱自正月拾伍日興工起至冬月終止務在糧運船隻未到之先完工萬壹天時亢旱泉源枯涸

皇木糧運阻滯事勢拾分緊急方將梁靖口岔分泥河故道少加疏濬以濟閘河仍於梁靖口上流

閘集卷三

九

分水處所大加疏濬俾水出小浮橋以濟徐呂武洪其城武縣各村集起至廣運閘止長隄壹百貳拾貳里俱且停止各該均徭夫役俱有原編下戶貼併盤費不須官給工食但每半月里加賞勞合用筐扛鋤鑿令夫自備事完領回正派人夫工食日給銀壹分伍釐領募倍之并採運石塊備辦合用閘板物料等項人匠工食俱往於南北兩河各該庫貯河道銀動支買辦應用椿草藤麻石灰往於臨河各該官廠支用完日造冊繳報庶幾大功可冀而漕舟可通但積水行舟其糧運終不如場

帆開面之速乞行漕運衙門今其查照舊規遇淺盤剝仍嚴禁不許例外多帶客貨免致淺阻藉口河道則糧運可保無誤矣且呈施行等因到道案照先往本司關抄蒙總理河道劉都御史案驗前事備蒙已行勘議去後今據前因隨該本道會同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欽本司署印分巡海右道僉事周相總理稅糧帶管分守東亮道左叅政丘民範工部管河郎中郭敦管泉主事段承恩管閘主事邵元吉會議覆勘相同具呈照詳及據管理河道郎中郭敦呈據戴纓等呈前

閘集卷三

十

事會同各官覆勘相同及稱相應往擬合卽指辦石灰等料預調河道及領募等夫依期興工刻期告完但錢糧出自河道用度數目必須公同貳司守巡及曹濮丘備管河等官會同估計會委廉幹官員校掌支銷之爲允當其銀兩俱要通解兗州府貯庫凡遇給領買運料價等項先須呈請本院批允方行動支不許徑解工所凡夫役工食須委附近廉潔州縣掌印官員公同給散不許管工委官給散庶幾清楚但前擬合用人夫捌萬名看得連年河道多事官民疲困動衆捌萬未免肆省騷

然深為可慮且治河之功水難於陸縱有樹萬之衆糧運伊邇或恐難收水撈之功查得南旺河道淤淺例該參年兩次具至本部題奉

欽依打壩絕流停止鮮

貢糧運各船隻大舉挑挖幸今嘉靖拾肆年春適該大挑之期該調東充濟南等府河道泉壩開溜并各該驛遞夫廠接遞夫役查萬餘名自貳月初壹日興工叁月終止合無將比項入夫數數暫那併以黃河白夫亦做大挑事宜北於濟寧南於孟陽泊打壩絕流分工挑濬雖曰淖沔深阻為力固難較之水中撈取終為省力刻自正月拾伍日起至叁月終止期於

閩水集卷三

七

皇木糧運不致阻誤庶為事半功倍聞呈定奪等因到臣案照先據山東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勘呈看得黃河壹大支自河南正東流至山東曹縣地方分為貳小支內壹支東南流由梁靖口直抵徐州小浮橋入運河外壹支正東流由岔口直抵魚臺縣教場鎮口入運河今嘉靖拾叁年米捌月以來黃河變遷又將教場鎮河口以漸淤塞復自上曹縣地名榆林集岔分壹股向東南流出徐州

小浮橋口又自單縣侯家林岔分壹股向東北流至魚臺縣教場口入運河離濟寧州廣運閘止有壹里誠恐黃水日漸北徙不無有傷濟寧壩壩開座等因及據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呈稱誠恐水盡南向則曾橋下及徐州壹帶河道必須大加挑濬導引濟寧以下壹帶諸泉盡入運河接濟閘座廢壞者盡行修理以復先年舊規庶保運道無患糧運不致阻滯等因據此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唐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行山東布按貳司守巡管河各道公同管河郎中等官郭敦等督

閩水集卷三

三

率各該府衛州縣掌印管河管泉等官親詣勘議仍會同該司各掌印官通行詳議及具本題知外續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報新開榆林集并侯家林分流貳河上源曹縣岔河口自拾月初可以來水勢南流順便東行者漸緩至本月拾捌日黃水盡歸梁靖口南趨致將本口并新分榆林集侯家林貳河俱淤塞平滿見今斷流緣由到臣案候問今據前因會同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唐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得理有經權勢有緩急自黃河入運漕舟通利者數拾年而於填

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潰河身為害亦大今
查江南徙則其利盡失而害獨存議者欲於單縣
地名侯家林微導黃水下從泥河出孟陽泊閘下
當魚臺沛縣之間俾上不傷濟寧閘座下可以濟
徐沛壹百柒拾餘里之運道但勘量得侯家林至
孟陽泊泥河口壹百伍拾肆里量挑深捌尺而廣
捌丈底廣肆丈為計用夫壹萬柒千名用工玖
拾日可完自侯家林至梁靖岔河口壹百伍里大
須導濬用夫貳萬叁千貳百名通計該用夫肆萬
零貳百名工費甚巨但河性罔測而

閘集卷三

七

國計至重先事之防急宜預圖是以臣等又覆計
慮日前惟修濬閘座河道開通泉源以完復自餘
年漕運舊規為永久無疆之利各官所議酌緩急
之勢為經權之宜其開閘座之高下泥淤之淺深
與夫秤輕重以取泥步遠近以定工增開積水以
省深濬之費閉閘禁水以收急濬之效皆臣等親
詣公同測量審度計算明實委皆可行而即中郭
敦所議估計必會同憲臣出納必總歸郡府給放
必輪委正官尤為詳慎而各處泉源已經主事段
承恩遍詣疏濬所據調夫并各工食查有嘉靖米

年開挑新河事例及查河南河夫內應量調壹半
明春例該大挑南旺亦係緊要合無存留人夫玖
千餘名挑濬其餘亦應量調今次合於濟南東充
青州肆府查照舊規派夫貳萬貳千名照舊每名
日給食銀壹分伍釐兗州壹府所屬開溜淺鋪隄
壩等夫陸千玖百貳曹縣等處黃河隄白夫叁千
伍百名直隸大名府隄白等夫叁千貳百名河南
河夫內先調玖千伍百名以上貳萬叁千壹百名
俱均徭額編夫役各令自備工食惟量加賞勞其
閘座泥沙淤填候築壩車水挑濬方可定估目前

閘集卷三

七

惟急備石塊灰鐵椿木等項物料所費亦無多
南河徐沛等處工程雖未議至大約該修閘座和
當河道雖遠而於泥不深人夫諒自可減太半臣
等覆查得嘉靖陸年開挑趙皮寨口河起夫伍萬
捌千名用工叁箇月嘉靖柒年開挑新河起夫陸
萬伍千名用工陸箇月用銀貳拾餘萬兩先年工
部侍郎崔巖修築梁靖縷水隄亦起夫肆萬貳千
名入次較之各起工程大小遠近難易關繫輕重
誠為不侔而調天止陸萬餘用工僅及貳月誠不
敢張大多估以虛費財力如果不敷方行隨量

頃或通融調撥務求財不費而事集但數百里於淺之挑濬開座之修復取辦壹日爲力甚難明春糧運在爾爲限甚迫而肆省夫役之徵調極難齊壹郡縣掌印官員又當應朝之年運河壹帶管河早官多不堪委且經近年裁革爲員甚少萬壹夫役工程少過期限卽至愆事矣臣等不足惜如國計何且事體重大猶恐臣等愚昧晝時計慮未周伏望

皇上軫念運河事重

國脉所關乞

聖鑒

奉

勅工部會同吏戶貳部再加詳議速爲上請定奪行下臣等於今拾貳月初旬以裏通行各省派調夫役採運物料完備定委山東守巡及管河副使南直隸河南各管河副使每府佐貳官壹員總部州縣各佐貳官壹員分部明春正月初旬各量遠近定限起程務於正月拾伍以前到工開闢絕水禁止船隻盡地興工不許參差後期誤事直隸山東河南應朝官員定與期限不許枉道及順便回家并任途遷延尤望

天語叮嚀各該撫按官協力申飾早爲督發并管

河卽中布按貳司守巡管河等官務須體

國如家協心共濟委官如有不敷各道及各府州縣能幹工佐等官容臣選委果能實心幹事經畫有方及憚勞過事因循怠玩處置乖方者俱聽臣旣舉參劾及照運舟盤剝漕河舊規臣等審驗糧船自面至底尺寸及遍詢回船運軍舉云米伍百餘石用水亦不甚深而帶貨過重未免淺閣前船壹帶後幫皆遲況今黃河遷改開座新復淤泥量挑未免遲難尤望

勅戶部通行漕運衙門曉示運軍遇淺卽利以申

聖鑒

奉

明帶貨舊例不許例外里載如違盤詰臣等臨期再行多方撈濬導引接濟惟冀明歲不誤糧運到京以完復百餘年來運道舊規

國計允有賴矣工部覆議是皆本官目擊河患酌量緩急之宜以爲先事預防之計相應依擬但前項河道事干各省工併壹時總理官員必須專其委託重其事權庶克有濟本部仍請

勅壹道馬上差人齎付都御史劉欽遵便宜

行事各該撫按守巡并管河卽中務要用心協同共濟厥事毋分彼此致誤漕運大計其司府掌

管河等官并承委大小官員果能終始用心若有勞績就行據實薦用如有乖方阻撓妄費錢糧責放夫役等弊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參

奏者指名參究中間盡事宜聽其就彼從長計處事體重大者矣

請定奪吏部將山東河南直隸司府州縣應

朝官員嚴限赴任以濟緊急河工不許枉道回家在途延緩致令誤事漕運衙門申飭舊例曉諭運軍遇淺即行盤剝不許例外多帶重貨以免淺隘官軍故違即使訪拏究治再昭黃河水性無常來

原集卷三

七

春仍或復入故道亦要相度機宜量為經理等因具題奉

聖旨依擬欽此

修濟運河第二疏

為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據工部管理河道都水清吏司郎中鄭綱呈據委官徐州知州魏領管河判官項情沛縣知縣楊政管河主簿王廷相等各會呈前事勘得徐州黃河自胡陵城開起至沽頭參開并謝溝新興黃家閘下至徐州止共開米座計里三百餘里有餘先年河身低下開

座啓閉以時泉源接濟自濟寧直達徐沛復有嶧山滕鄒等縣諸泉或由金溝淺而入運或匯昭陽湖而積水舟楫順利糧運通行自正德年間黃河決口流出沛縣飛雲橋地方西水東注漫浸各閘自後飛雲橋淤塞河水復自皂湖漫入運河然河

原集卷三

六

以通漕運先事預虞以復舊規但糧運期早兼聞皇木陸續將至必須併工急挑期於冬月完工方不有誤今沿河中流逐里測量自胡陵城開起至沽頭上閘止計伍拾米里零壹百貳拾丈各淤淺不等俱該挑濬自沽頭上閘起至黃家閘止內止淤淺參拾米里亦該挑濬河面廣闊急難盡濬兼恐水流散漫每里俱用挑關壹拾丈為準職等公同各官每來磨壹尺取泥秤重壹百肆拾斤每筐可擡泥壹百斤仍計自河至岸廣狹若干步每天每日可擡泥筐數如開閘禁水併工急挑則每肆

人擡泥壹人取泥通融每夫每日可擡泥米拾區
明年春早自正月拾伍日起至貳月終止除風雨
休息每天實做工叁拾口自胡陵城起至沽頭上
閘止應挑於淺伍拾米里共用夫壹萬伍千玖百
陸拾名自沽頭上閘起至黃家閘止應挑於淺叁
拾柒里共用夫伍千壹百捌拾名更修閘米座每
閘用人夫米百名共用夫肆千玖百名等因到職
案照先為前事奉總理河道劉都御史劄付臣經
備行仰各官勸議去後今據前因隨會同徐州兵
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親詣各該地方履勘與各

陳集卷三

七

官所議相同會議得濬河修閘通用夫貳萬陸千
肆拾名合昭舊例於淮揚貳府徐正派并調各
處淺夫不足之數量調附近黃河等夫并顧募
役各於年裏派調停當各府委佐貳官壹員總部
每州縣委佐貳官壹員分部預備濬河工銀鑼
等項器具完備各於正月初間委官督領刻期於
正月拾肆日到工內均徭編夫自備工食但加賞
勞正派夫役照例日給食銀壹分任釐顧募人夫
照例日給工食銀叁分仍先於年裏估計閘座停
當分設採取石塊動支河道椿草各項銀兩買運

石灰鑄造鐵錠并椿草板木打礮修閘物料齊備
及動支舊閘河剩工徐州各廠杉木石塊先儘取
到俱候凍開興工修理閘座挑濬淤淺刻期在糧
運船隻未到之先完工若雨水勻和泉源充溢斯
則閘座無窮之利但恐天時亢旱諸泉之水不足
以供各閘之用糧運阻滯事勢急迫則於黃河梁
靖口迤東岔河設法疏濬下從泥河出孟陽泊口
以急濟漕運寧費財力亦不敢惜及查先年黃河
流決閘座不用原設專管沽頭等閘主事壹員各
閘官吏俱盡裁革閘溜淺鋪人夫拾留壹貳餘皆

四集卷三

七

革去目今各閘既已興復原設主事并各閘官吏
俱乞奏
請銓補撥充各淺人夫俱照舊編派其人夫三食
賞勞并採運石塊備辦蘇麻石灰物料人匠工食
俱於河道貯庫銀兩公司兵備查應兆責委府州
縣正佐廉幹官員估計買辦支用完工之日通將
顧募調過人夫動支過錢糧修濬過工程備悉造
冊繳報再照積水行舟終不如揚帆閘面之速况
閘座久廢而新復運河久淤而初通尤乞申明漕
運舊規遇淺即行盤剝嚴禁例外不得多帶客貨

度間河可以通行糧運亦無淺阻矣具呈及據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會呈相同等因到臣案照先據山東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勘呈看得今於開河年正月朔月以來黃河變遷將教亭河口以漸淤塞復自上流曹縣榆林集岔分壹股向東南流至徐州小浮橋口入自單縣侯家林岔分壹股向東北流至魚臺縣塌場口入運河等因及據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呈稱誠恐水盡南向則魯橋下及徐州壹帶河道必須大加挑濬導引濟寧以下壹帶諸泉盡入運河接濟開座廢壞者盡行修理以復先年舊規庶保運道無患糧運不致阻滯等因會同總督漕運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行直隸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公同管河郎中鄭鋼督率各該府衛州縣掌印管河管泉等官親詣勘議及臣具本題知外續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報新開榆林集并侯家林分流貳河上源曹縣岔河口自拾月初旬以來水勢南流順便東行者漸緩至本月拾捌日黃水盡歸梁靖口南趨致將本口并新分榆林集侯家林貳河俱淤塞平滿見今斷流緣由到

臣除北河事宜已經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唐曾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題外臣會同總督漕運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得運開積水以通運者先朝百餘年之舊規藉黃河之水以濟運者邇年壹時之近利今黃河壹旦遷改雖河性固測而先事當防國計至重豈容少緩徐沛百餘里間凡運道之淤淺間座之頽廢者目前舉須修濬各官所議利害甚明經書亦當預頃人夫合於淮揚徐參府州儘調河道淺間塘壩黃河等夫肆千名沛縣空閑接遞夫貳千肆拾名俱係均徭編食各令自備工食但量加賞勞正派人夫壹萬名照例每名日給食銀壹分伍釐顧募人夫壹萬名照例每名日給食銀叁分但開絕水則人力易施入水取泥則成功難必照得濟寧南旺河道例該叁年兩次大挑嘉靖拾肆年春適當應挑之期例該工部管河郎中呈部奏請於貳月初壹日興工至叁月終止開絕水禁止往來紓

貢船隻係是官規合無越今大挑之期預於年裏
將前項人夫起派願募各處將運委佐貳官壹員
分部每府選委貳員或貳員或貳員或貳員或貳員
躬親催督調發修明天石碼頭木橋草等料俱
於年裏買辦採運到關完備俟春初人夫於正
月拾伍以前到工并各關俱候凍開上自南駐下
至黃家關開絕水禁止往來船隻畫地分工并
北河原議夫役亦合量增并力挑清修理完工以
俟

貢船隻係是官規合無越今大挑之期預於年裏

貢船隻係是官規合無越今大挑之期預於年裏

皇木糧運早至臣等仍申飾運卒不許例外多帶
貨物臨期再行多方疏計接濟及夫果不敷量為
添額以期

國計無誤再照徐沛河道廣闊開座稀少較之齊
寧河狹窄者猶有不同是以故老相傳先年運
舟有累旬累月方過沽頭登聞者況今淤淺量挑
聞座新復若果將來天旱泉微

皇木糧運阻塞事勢迫促方如各官所言將梁清
東流公河量加疏導以圖急濟此則甚不得已盡
時之權也如蒙乞

勅工部再加計議早為上

請行下臣等預行徵調及期興工尤望

天語叮嚀各官有能體

國効勞實心幹事經畫有方及憚勞避事因循怠
玩處置乖方者俱聽臣等旌舉奏劾再照沽頭等
閘上去濟寧下至淮安俱遠舊設主事壹員管理
近年黃河入運閘座盡廢主事并沽頭各閘謝溝
新興黃家胡陵城等米閘官吏俱經裁革今閘座
既復前項各官似應復設乞

勅吏工貳部再行計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前

主事并閘官照舊銓選行下臣等將吏役并閘溜

等夫悉照舊規編撥應役則運道百年之舊規可
以完復

國計允有賴矣工部議復詳觀前後貳疏經理
南北兩河明燭機宜才優經濟誠未遑未遑之圖
國計無窮之利也似此總理憲臣數拾年以來所
罕見者况經會官勘議前來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之日通前請

勅查道馬上差入齎付本官重其事權專其責任
山東河南及南北直隸司府軍衛官員悉聽節制
見今守巡該道并治河等官應能者選委幹

葺者即便更換照依原擬調集各項人夫俱限明
春正月拾伍日以前興工河道大加挑濬閘座隨
宜修理如夫數不敷隨宜添額合用料價工食查
照本部先議動支兩淮餘鹽銀捌萬餘兩山東河
南貳省戶部開納事例銀各貳萬兩及動支原議
河道椿草各項貯庫銀兩通融估算支用再照沿
河閘座類廢貳拾餘年上下淤泥壅積叁百餘里
壹旦修濬委的工役浩繁相應添官分理以圖工
程早完庶幾糧運無滯但本部近因營建

宮殿修舉

開元集卷三

三

廟制屬官差遣數多合無移咨吏部於內外相應
官內推陞才識優長諳曉河道郎中貳員請
勅前去壹員會同郎中郭敦書員會同郎中鄭鋼
俱仍聽都御史劉 經畫委任分收督理務要

同心協力共濟時艱工完之日奏

請回部別用其沽頭閘主事亦就銓選老成官壹
員前去管理叁年更代各閘官吏人夫照舊添設
先年印記查給用使仍備行總督漕運右副都御
史馬 嚴督各處領運官軍遇淺即剝不許多帶
車貨及行各該管洪管閘管泉主事等官務要親

詣於淺處各行起夫挑濬勿致阻誤

皇木糧運工完造冊

奏繳本部仍將都御史劉

勞績

奏

請擢用其承委大小官員果有實心幹理機著勤
勞者本官指實具

奏以憑上

請陞賞急玩愒事者叅劾罷黜中間若有未盡事
宜悉聽都御史劉 從長區處便宜行事等因

具題奉

開元集卷三

三

聖旨是這疏通運河係國家緊急事務劉天和所
奏具見用心着寫勅與他作急督理壹應司府軍
衛等官俱聽節制務要刻期完工以圖永久其餘
依擬欽此

問水集卷四

奏議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和

議采曹司長堤疏

為會計預備九靖拾肆年河患事據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曹濮兵備兼管河道副使呂陶呈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勘得曹縣地方梁靖口東行岔河於嘉靖拾叁年拾月以來淤塞斷流見今調派人夫數萬名挑浚於淺運道數百里并修理閘座所費錢糧不貲誠恐春夏之交發去復衝魚臺等處則前工盡棄照得梁靖口東行岔河

可集卷四

口必須先築壓口縷水堤壹道長叁里以防黃水束衝壹面將曹縣捌里灣起至單縣地方侯家林接舊堤頭止未完長堤捌拾里應該修築大堤壹道根闊伍丈頂闊壹丈伍尺通融折築自頂至根闊叁丈貳尺伍寸高壹丈取土遠近不等酌中每方廣壹丈高陸寸為壹工每丈該伍拾肆工每里該玖千柒百貳拾工每夫做陸拾工每里該夫壹百陸拾貳名外總小甲八頭拾貳名共壹百柒拾肆名捌拾里共夫壹萬叁千玖百貳拾名每夫壹名該分工壹大壹尺壹寸零實做工兩箇月可完

可集卷四

分採柳栽柳用夫壹百捌拾名共用夫壹萬肆千壹百名遵照總理河道都御史案行規制除栽叶柳低柳深柳行及伏秋必將長茂根株盤結自可備其復衝則運道功成保無患害夫及昭築隄合用人夫數多查得黃河原額均徭白夫叁千柒百名外該調大名府鋪河夫叁千叁百拾名仍令每夫壹名添額壹名共夫壹萬肆千壹百名內均徭河夫自備工食外額募夫每日工食銀叁分相應於河道銀內支給其岔口縷水堤量調曹縣等處近放回下叁則原編白夫壹千餘名修築廩使大工不完等因到道據此覆議得謹始所以慮終有備斯保無患故為長久之計者當為遠慮而憚目前之勞者必貽後憂光年黃河善決東運道蒙總理河道侍郎潘 修築長隄道以防奔潰以障漕河自曹縣娘娘廟直抵沛縣綿亘百餘里歸然尚存但彼時或因財力不敷或因人言阻撓中間未築隙隄自柳里灣以及侯家林上卜捌拾里缺而未合設使當時前隄果就黃水無路可通魚臺金鄉單縣等處豈至淪沒運道聞歷宣至於茲如今日哉識者每每恨之今黃河既

南趨不藉行舟積於空虛之地而運道見行修濬會集財力將圖永久之規前項長隄若不早為接築萬壹太夏黃水復至衝壞閘座淤填蒲河阻滯糧運則工力徒費

國計何賴誠宜早見而預待之非小小舉措也所據接築前隄并岔河口添築壓口縷水隄壹節既該本官勘議停當俱應依擬施行則黃水不復為患運道永保無虞矣聞呈照詳到臣案照先准工部咨為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該臣等題工部覆議看得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 題稱

東集卷四

三

黃河南徙則其利盡失而害獨存必須大濬河道淤淺修復閘座以復舊規相應依擬將府州縣該調夫役選委官員分部俱限明春正月拾伍日以前赴工及稱黃河水性無常來春仍或復入故道亦要相度機宜量為經理題奉

聖旨依擬欽此備咨到臣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竊惟我

朝建都上游未樂聞

特命尚書宋禮太發山東丁夫拾陸萬伍千疏濬齊寧北至臨清前元會通河參百餘里增建閘座

導引汶水及山東諸泉以通漕運為

國計萬世無疆之利百餘年間未聞大加挑濬縱遇淺淤或天旱泉微亦不過盤剝寄頓及到濤稍遲爾初未嘗有淤塞不通之患亦未始資水於黃河也又且上自河南原武下至山東曹縣柴棚石里間每歲於黃河北岸築隄椿埽防其北徙勞費動以億計往歲河決張秋大傷運道是其明驗自黃河入徐沛舟行閘面皆以為順利矣然亦不過貳百餘里爾而上至南旺北至臨清伍百餘里間則仍全賴汶水諸泉之利也議者泥近小而昧遠

東集卷四

四

大臣竊惑之邇年河漸北徙將及濟寧矣淤填河道廢壞閘座衝廣河身阻隔濟寧以下諸泉是其為害豈小邪今壹旦南徙至役肆省之民以疏濬河道修復閘座勞費不貲萬壹今歲復入運河則數百里間必將復淤前功盡棄為患愈大矣臣等前議濬河未及築隄者蓋慮工役併興恐顧此失彼為慮猶未周也是以工部議行臣等相度經理蓋先事預防欽收全功為壹勞永逸之圖誠為國計至慮仰荷

俞允已行欽遵各官所議前隄委應修築但沛縣

以下黃水久衝河道廣闊倘遇天旱泉微未免淺
澀稽遲糧運及照徐呂貳洪與開河不同必賴黃
河之水然後米價利濟是以臣等貳次疏內議稱
若果將來糧運阻塞事勢迫促方將黃河重加導
引下出泥河為甚不得已壹時之權然勢難兩遂
今幸趙及寨南徙黃河於居靖恰參年秋冬忽自
河南夏邑縣地名太丘回村等集陸續衝開數口
下注山西坡湖轉向東北流經直隸蕭縣城南仍
出徐州小浮橋口下濟徐呂貳洪殆由

夏水長必愈深廣矣其冲縣以下將來如果水流

五

散漫舟行淺阻臣等自當多方竭力隨處疏濬俟
數百里淤塞既通肆省民力息肩之後又當廣詢
長策別圖久遠目前惟當權宜輕重緩急先濬運
河以通漕舟補築長隄以防黃河以保運河而已
若預計利害曲為趨避過為疑慮以隳近功則臣
之罪大矣固亦臣所不忍以仰負
陛下自負平生者也除遵昭該部覆議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備行副使呂陶督率同知戴德
通判陳萬言等相度經里調顧河道人夫動又可

道銀兩不限修築前提完工具

奏及行直隸河南山東各管河副使將蕭縣新開
并梁靖舊口河水再加疏導接濟貳洪外具題工
部議覆著得批濬淤淺以除運河之患增築隄岸
以防黃河之決貳者相須不可缺壹既經議處俾
當相應依擬修築務使隄岸堅固壹勞永逸所據
蕭縣新開并梁靖舊口河水接濟貳洪亦為緊要
其直隸河南山東各管河副使再加疏導以免淺
涸之虞務各勉盡心力不分彼此庶克有濟如有
怠職誤事以致阻滯糧運指名叅究等因奉

聖旨依擬欽此

大

薦舉方面疏

為薦舉河道方面官員事臣奉

命總理河道已嘗閱歷山東河南直隸等處凡利
病之咨詢修濬之方略與夫徵調督理多於藩臬
長貳及管河守巡兵備等道是賴固非臣一人之
身所能周知而獨任也除到任太淺者未敢遽舉
外其間識足以達變材足以任事凡有裨於河道
者臣誠不敢蔽謹遵

勅諭書為

陛下陳之在山東如布政司左布政使張欽待字
不阿臺憲之風裁入著出納惟慎審官之舉望充
彰右布政使秦鉞材猷練達亦既效于累遷卷首
宏深自可期其遠到先任按察使今陞浙江右布
政使范輅剛方不拔之操遇坎河而已彰兩慎有
為之譽隨遷轉而益著先任分守東兗道參政今
陞河南按察使李顯性恬澹而守不移材練達而
事克濟先任曹濮兵備兼管河副使今改廣東提
學周瑯學術純正歷中外而資望已深器度端凝
治河防而勤勞久著在河南直隸如布政司左布
政使孫懋官久而持守不渝政繁而弛張得體按
察司帶管河副使唐符練達之材勤勵之政河防
兼理勞績居多管河副使胡宗明穎敏之資隨所
處而施無不宜精練之材隨所至而事無不舉憲
度尤嚴河政有賴潁州兵備帶管徐州兵備兼管
河倉事李宗樞厚重不撓之器度遠太堪用之材
猷兼理河防議處精當之數臣者是皆有裨河道
壹時之良其餘審臬雖賢顧於河道無關臣殊不
得而舉也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張欽等量其

周本集卷四

七

年資以次擢用則庶官知勸河政修舉而
國計亦允有賴矣

舉劾有司疏

為舉劾河道有司官員事臣奉

命總理河道凡掌印管河及帶管河道有司官員
舉當留心詢訪或驗諸施為或審諸輿論其間有
益河道及急政殃民者舉不敢蔽蓋匪惟河政之
興廢所繫而民生之休戚攸關况當考察庶職之
期謹臺書為

周本集卷四

八

舉望累彰於薦剡事體練而勤勞兼著於治河揚
州府知府侯秩正大不阿之操精練有為之才山
陽縣知縣王汝楫地當繁難政皆修舉山東兗州
府管河同知戴纓本足勝劇事不避難河南睢州
知州胡瑞節財愛民之譽已彰治吳衛民之績尤
著祥符縣知縣劉允容令嚴而已事舉才敏而
河政兼修此皆有裨河道政亦宜民所當薦揚者
也如山東金鄉縣知縣王宇坐視水患志惟亟於
征求任用匪人利交通於關節單縣管河主簿馬
瑋老病艱於拜起貪求志在圖歸河南原武縣的

史重昌修堤侵剋託疾逃避此皆急政殃民亟當罷黜內董昌猶合提問者也山東汶上縣知縣沈暄兩耳頗覺重聽百務悉皆廢弛但到任尚淺似應仍改教職者也山東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材暗劣而驅策不前事糊塗而遲誤已甚夫役數盈米千名河道遠逾貳百里責任繁重難支持始猶勉強而操守未虧近因戒飾而志向漸異況今工役繁興決非庸才可濟滕縣知縣林春壹令不行諸務廢閣河夫累百舉不赴工河南永城縣知縣戴亨河徙而民瘼固知才弱而吏弊滋甚此皆

商八集卷四

九

才力不及內丁鵬年力未衰林春操守未虧戴亨歷任未久授以簡僻尚堪效用此則似應改調者也伏望

皇上軫念治河重務

國計所關寧印管河責任均重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俞茂堅等以次擢用王宇等速加罷黜內董昌仍行提問沈暄仍改教職丁鵬等量調簡僻則舉措攸宜河政無誤而

國計亦九有賴矣

改設管河官員疏

為復設管河官員以專責任事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查得接管卷內先該原任本道副使齊之鸞汪秦并帶管副使唐符呈節據開封府管河同知王景明蘭陽縣知縣白汝翼等各呈前事要於蘭陽儀封封丘原武肆縣復設管河主簿歸德睢州添設管河判官各壹員專管本州縣河堡夫役錢糧等國俱經具由通呈向未蒙示添補切照黃河為患由來轉徙無常以故沿河設官亦因而增減不壹比與他官可以預定而頒設者

商八集卷四

十

不同先年原武蘭陽儀封等縣各設有管河官壹員必非得已至嘉靖玖年止存鄭州及陽武祥符考城等縣共官肆員餘皆裁革雖云奉例實因壹時河勢緩急以為去留近該本道巡歷濱河壹帶州縣除武陟以上未暇備陳自原武下至封丘河漸北從縣南長堤日被大河侵削原武去河只數里封丘僅拾餘里雖有護城縷水新隄而隄防捍禦歲無寧息蘭陽儀封而下勢益危迫近因河經趙皮寨地方分為貳蘭陽濱寨之西北儀封濱寨之東南肆分伍裂腹背受水至於睢寧則又分

而為貳壹由歸德夏邑永城以達徐淮名曰挑河
壹由寧陵柘城鹿邑以達亳州名曰周河緣上流
趙皮寨分奪大河拾之柴捌而下流新隄淺狹勢
不能容以故漏漫沮洳急宜經制况原武西有紅
荆口東北有黑洋山封丘南有荊隆口蘭陽北有
銅瓦廂張村集儀封東北有舊陵岡睢州所屬有
蔡家口要皆黃河往日奔決故道今尚逼近河流
或直當河衝其關繫於地方運道者如此且原武
有王村廠封丘有荊隆廠蘭陽有銅瓦廂張村集
貳廠儀封有于家廠各有節年收買物料錢糧歸

開水集卷四

土

睢雖未設有廠分每歲修築疏濬之費動以萬計
其關繫錢糧出納者又如近雖暫委州縣佐貳
或首領官管理往往交代不常緣以為姦虛費無
補皆由於此甚至陰翳義官射利無耻之徒貪緣
充管則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為照治人治法之
有無自昔皆然而任法任人之優劣于今尤切木
職猥以庸才叨茲重委且親臨目擊動慮乏人職
守所關不容臧默乞軫念河患重務備查本道師
次呈請會議轉達於濱河緊要州縣添設州判縣
丞等官各壹員專管本州縣地方河防兼理

錢糧廠河患有備而無虞責成有官而非冗矣呈
乞照許等因到臣會同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簡霄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蔡穀議得河患有
緩急故建官之因革以之副使胡宗明所呈河患
利害亦已開備蓋河分流則山東河南均受其害
今全河南徙則河南盡省獨受其害夫上自蘭陽
儀封下及歸德睢州寧陵永城夏邑等縣皆當河
之衝洪流衝溢巨浸沮洳患已極誠可矜憫而
原武正當上源黃河北衝故道封丘則先年北衝
荊隆等口在焉况黃河上流勢猶北徙運道所關

開水集卷四

土

最為要害疏導隄防卒歲弗寧支費錢糧動以萬
計誠不可無專官管理臣等復慮因事設官過省
固廢事然過冗則擾民查得陽武原武道里甚近
而原武河患尤切合無裁革陽武見設管河主簿
壹員却於原武復設主簿壹員兼管貳縣河道其
封丘蘭陽儀封各縣管河主簿亦應復設睢州應
添判官壹員兼管柘城縣歸德應添判官壹員兼
管寧陵永城貳縣各河道惟夏邑縣境內黃河今
歲改流漳支東北經蕭縣出徐州小浮橋口下齊
徐呂貳洪至為緊要蓋黃河舊由梁靖口濟貳洪

之水今已甚微勢將淤塞貳洪運道全藉此水導引疏濬關緊至重合無特設主簿壹員管理庶因革損益各適於中官非冗而事不廢矣如蒙乞勅吏工貳部再如詳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陽武縣管河主簿裁革原武封丘蘭陽儀封建陽各管河主簿照舊復設睢州歸德州各管河川官夏邑縣管河主簿各添設專理河道兼管錢糧四員任專壹而民患賴以少紓運道利濟而國計賴以不匱矣

急缺管河官員疏

閩本集卷四

主

為急缺管河官員事嘉靖拾肆年正月拾伍日臣於魚臺縣督理濬河工程忽得邸報知管河工部郎中鄭鋼已家

欽陞浙江嘉興府知府本官管修大工幸已垂成惟候憑至赴任但本官所管河道北自沛縣南至瓜洲儀真千有餘里今春正月以來因徐沛運河事重晝夜在工濬河修閘敢少違以是淮揚之間凡湖堤壩堰祇能委官分修防護未遑躬親督理目今正值糧運盛行况徐沛河道新開之際誠不可害日缺官管理若候陞任新官至日不無遲

吳縣知縣

欽往添設修河工部郎中涂捷原擬工完奏請別用目今工已垂成况本官性資剛毅幹練達凡所經畫上下咸宜若任之管河誠為益大望

皇上軫念漕運事重

國計所關就近設官事體其便乞勅吏工貳部計議即將涂捷改註管河請勅行事則建官惟人而河政亦允有賴矣

問水集卷五

奏議

總理河道御史劉天和

治河功成舉効疏

爲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據南北河管工工部管河郎中郭敦鄭鋼協管河郎中李仁淦捷管閘主事邵元吉管洪主事張鏗山東布政司分守右叅議王陽按察司曹濮兵備兼管河副使呂陶分巡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杏應兆等會呈據北河委官濟寧州知州范斌等開報挑濬過自師家莊以上

開水集卷五

一

起至魯橋日照縣止河道長壹千壹百肆拾捌丈壹尺青州府通判陶輓等開報挑濬過自魯橋日照縣工起至乾河溝益都縣止河道長壹千捌百壹拾貳丈棗林閘月河壹道長柒拾貳丈修完師家莊魯橋棗林等閘叁座東昌府同知孫廷相相開報挑濬過自乾河溝朝城縣工起至釣魚嘴聊城縣止河道長壹千陸百肆拾丈南陽閘月河壹道長叁拾丈修完南陽閘壹座濟南府同知高廷璋等開報挑濬過自釣魚嘴蒲臺縣工起至上淺鋪德州止河道長貳千玖百零捌丈穀

開水集卷五

二

亭閘月河壹道長叁拾伍丈修完穀亭閘壹座東昌府通判黃錡兗州府同知戴纓等開報挑濬過自上淺鋪滋陽縣工起至陳美莊曹縣止河道長貳千肆百肆拾丈修完捌里灣閘壹座河南開封府推官牛兆祥衛輝府同知王聘懷慶府通判裴巖等開報挑濬過自陳美莊祥符縣工起至沛縣胡陵城閘止河道長貳千柒百貳拾肆丈孟陽泊閘月河壹道長玖拾肆丈伍尺修完孟陽泊閘壹座俱於叁月叁拾等日通完肆月初拾等日徹壩開閘放水行舟南河委官徐州判官項情等

分委官天字號起至張字號止千戶劉勇等開報挑濬過胡陵城起至廟道口止河道長貳千叁百陸拾丈陸尺捌寸胡陵城閘月河壹道長柒拾陸丈修完胡陵城閘壹座寒字號起至出字號止百戶等官張政等開報挑濬過廟道口起至沽頭上閘止河道長叁千肆丈壹尺伍寸修完沽頭上閘壹座崑字號起至潛字號止義官李士通等開報挑濬過沽頭上閘起至謝溝閘止河道長貳千柒百捌拾陸丈壹尺修完沽頭中沽頭下謝溝閘叁座月河壩堰貳道羽字號起至推字號止判官等

官彭繡等開報挑濬過謝溝開起至黃家關止河道長貳千捌百捌拾柒丈伍尺修完新助黃家貳座通泉減水閘壹座通水順水壩共陸座參月貳拾捌等日通完開放水行舟由駐委官濟寧衛經歷楊錫等開報挑濬過南旺壹帶淤淺河道長壹萬柒百柒拾叁丈肆尺肆寸補修過開河起至長溝止壹帶運河東堤長壹千陸百叁丈伍尺栽植過大長溝起至濟安橋止柳捌萬捌千捌百貳株於叁月初貳等日完工曹單委官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大名府管河通判陳萬言接管

河本集卷三

三

河照磨宋伸等開報修築過曹縣捌里灣起下至單縣侯家林止大堤壹道長壹萬零貳百陸拾丈并築過岔河口壓口縷水堤壹道長伍百肆拾丈俱於叁月初柒等日完工及於堤兩邊縱橫遍栽高柳臥柳編柳低柳深柳共貳百柒拾貳萬伍千叁百零玖株并各役過正派正調添顧協助等項入夫動支過錢糧買辦支用過物料椿草杉木等項支剩扣留交還過銀兩物料器具等項數目及據委官揚州府管河通判閔廷珪宿州衛指揮使梅希孔城武等縣知縣趙恒等開報又放過銀兩

數目泰州判官吳麟開報總委查催完過前項工程各緣由到職職等會同案察院節奉總理河道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劄案及該各道抄蒙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管樞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各案驗俱為前事又節奉劉都御史劄案為河道淤淺阻滯糧運事為會計預備嘉靖拾肆年河患事為疏濬運河以通漕運事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九臯案驗為疏濬運河以通漕運事俱節該工部題奉

河本集卷三

四

同巡撫山東都御史管樞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巡撫河南都御史簡霄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蔡鏊南河會同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照糧運伊邇事勢迫切州縣掌印正官與各應朝壹失期限即至債事并將原擬夫役通融調撥及從宜添調添顧兼慮署印官編夫生弊開立條件案行各道行仰各照槩州槩縣均徭銀數計算均編及各鄉各里挨次順編每伍拾名為壹隊定擬置備鐵鑊筐杠等項器具預則調集聽候各委佐貳陰醫義散等官督領於

本年正月拾伍等日陸續到工及蒙劉都御史公同職等委官將各州縣夫役畫地分工戒諭管工官員不許凌虐令其人自効力早完早放及議得郎中主事守巡管河各道亦應畫地分管方克有濟內北河則郎中郭敦分管青州府工并修師家莊魯橋棗林參閘及勘得魯橋以上至師家莊河道淤淺亦須挑濬就近行委郭敦兼管副使張時徹分管東昌府工并修南陽閘參議王陽分管濟南府工并修穀亭閘僉事謝蘭分管兗州府工并修捌里灣閘郎中李仁則兼管濟南兗州貳府工

開卷卷

五

并穀亭捌里灣貳閘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分管河南開封衛輝彰德參府工并修孟陽泊閘其南旺壹帶大挑淤淺今勘得原勘尚有未盡者難以拘定原題丈尺及郎中郭敦所管魯橋以下河道相離寫遠行委管閘主事邵元吉專管南旺工程倍加挑濬深遠及補修開河起至長溝止運河堤岸栽植長溝以下直至濟寧柳株副使呂陶專管修築曹單長堤僉事周相專管催督青州府閘夫役南河則副使查應兆分管胡陵城起至廟道口止并修胡陵城閘郎中涂捷分管廟道口起至

沽頭上開止并修沽頭上閘郎中鄭鋼分管沽頭上閘起至謝溝開止并修沽頭中沽頭下謝溝等參閘主事張鏐分管謝溝開起至黃家閘止并修新興黃家貳閘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案行各道將本省夫役上緊督令分工催促不許延捱又該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曾鼎案行各道往來監臨管理起時如法挑濬修築間節蒙劉都御史督同各職議得原勘之時河水尚盈尺餘近因開閘禁水方露河底北河及南河胡陵城壹帶通係極稀深陷淤泥不能近前著足沛縣泗亭淺

開卷卷

六

等處俱係瓦礫掘取倍難沽頭等閘壹帶多係積沙姜石雖缺鑿不能入復有溜沙隨挑隨湧杌杌不能取及勘得各閘惟棗林閘面露石叁尺師家莊魯橋閘面各露石壹尺伍寸穀亭閘面露石壹尺孟陽泊閘面露石壹尺肆寸胡陵城閘面露石壹尺捌寸以下直至閘底盡係淤泥南陽捌里灣貳閘俱沒入泥裏閘面以上仍有淤淤不等南陽閘面淤泥叁尺叁寸捌里灣閘面淤泥伍尺孟陽泊閘上河中泥淤殆若丘阜難以拘定原擬挑深丈之數夫役不敷恐致愆期遲誤糧運遵照

勅諭從宜及該部原議夫果不敷臨期再行添顧
題奉

欽依事理創仰職等北河將山東正派夫每名添
顧壹名河南夫量行添調及南河添顧人夫并調
額洪夫多方設法於淤泥之工則用杉條板片搭
不搭橋成路先於中心取溝徹水復用搭草欄河
築壩及用土用草縱橫鋪墊成路通用去秋新製
鐵兜杓方杓杏葉杓竹夾等器數萬具魚貫撈取
其油泥最稀者則用木管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
岸瓦礫之工則用鐵鑊溜沙之工則用布杓沙姜

閱集卷

七

石礮工則旋製鋸齒鐵又寸寸鑿之至貳月初間
六方到齊工方就緒復慮大衆聚處疾病易生事
關民命所當珍恤備仰職等動支官銀買辦藥材
北河則每府南河則每臺總工各撰奏誠實官員
醫道願精醫生及旋製錠藥印發簿籍逐日各分
兩路自工首至尾逐隊問病察脈用藥姓名記簿
及處天役供送工食官銀支運數多又蒙巡撫都
御史管榷巡按御史郭圻案委山東都司都指揮
辦事周徹督率兵快前來南北河適中處所兗州
縣序地方駐劄往來巡邏防禦盜賊隨據各管

閱集卷

八

安節報取泥稍深泉即迸出竭力車戽晝減夜
益重以雨澤頻降河水愈盛夫數仍少又該巡按
直隸等處監察御史曾翀星馳前來公同閱視恐
誤漕運添委官員及該劉都御史劄仰職等將南
河量行添顧人夫北河添調河道餘夫并將南駐
汛處曹單築堤工完各夫通融調撥挑濬間副使
張時徹工未及半陞任去訖又蒙行委副使呂陶
星馳前來接管躬率職等攔河添築上壩壹面將
泉水稍淺之工用新造水車并多置柳斗數萬具
晝夜輪班車戽取水併力急挑深廣却將泉深之
工倒水挑濬及議得黃水入運致將河身衝廣若
欲全挑非惟工力不敷兼恐天旱泉微水流散漫
遵照原題及模倣上游南旺運河規制俱以面廣
拾大底廣伍丈爲準俾湧則水有所容旱則水不
致散漫又將河廣沙多所在添築壓水土壩壹則
攔截溜沙壹則約束河流免致淺阻及勘得各閘
係元時及我

朝永樂宣德等年陸續建設高低原自不壹以致
不開過低上開易涸備仰職等將各閘酌量高下
以棗林閘爲準餘閘各量培閘面俾遠近高低

壹律其開底原低者則量留脚核不致淺水利
上下開傍各從宜添築土壩逼水歸閘添修通泉
減水石閘及委主事邵元吉前來催修各閘又該
劉都御史公同郎中涂捷等看得南河各工官有
能否夫有勤惰每工効力者則先期預完延捱者
則過期未畢難以照日給銀兼恐人心怠緩工程
耽誤仰涂捷等測驗工之難易定與尺寸顧募
之夫止論每工給銀叁分先完與過期後完者俱
壹例均給均徭人夫量加賞勞者照依南旺大挑
事例每工給銀壹分正派者每工給銀壹分伍釐

閩卷五

一

九

其北河查得山東添顧夫役俱係正派夫內貼丁
各有壹例幫貼工食其官給工食難以再分等第
反致不均議將正派夫應給食銀肆錢伍分及添
顧夫應給工食銀玖錢亦通融每名均給人心方
壹工程方次第依限完報復節據管工委官稟報
河廣淤深所在隨挑隨墮未免費工重挑甚者墮
至數次期限已逼夫役愁苦間有逃者深恐違誤
復該劉都御史躬率職等遍詣工所宣布

朝廷

恩威申明累奉

勅旨曉以

國計至重役民為不得已之故勞之以飲食撫之
以溫言夫役始皆奮力職畢晝夜在工勞勉督調
又經議呈劉都御史選委附近州縣應朝回還掌
印正官知州范斌等前來督夫併力重加挑濬深
廣比之原議工程為力數倍隨該御史徐九臯前
來南河御史郭圻前來北河各催督閱實茲幸先
後舉完南河於冬月貳拾玖日開閘放水行舟北
河於肆月初拾等日自下而上徹壩開閘放水見
今糧運官民重船通行無阻外職等公同會查得

閩卷五

十

上自南旺下至黃家閘止通共挑濬過淤淺河道
拜月河共叁萬肆千柒百玖拾壹丈肆尺柒寸修
完閘壹拾肆座逼水土壩捌道減水石閘壹座築
過長堤縷水堤共壹萬捌百丈補修過運河堤共
壹千陸百叁丈伍尺栽過柳共貳百捌拾壹萬肆
千壹百壹拾壹株役過人夫壹拾肆萬叁千玖百
玖拾肆名支過銀共柒萬捌千伍百叁拾兩陸錢
壹分貳釐貳毫肆絲及查得我

國朝至今百陸拾餘年間黃河入運或淤或決為
患者凡伍矣前此治之率以玖月或年餘或貳年

工成間有數月成者役大至貳拾伍萬餘今次南北河之淤及南旺上下之淺曹單之堤不下數百里夫役錢糧爲數甚簡而用上僅餘兩月卽幸告成河道大通漕運不誤且雨暘時若人心安妥疾疫不作民命從全是皆仰荷我

皇上

聖德潛孚

聖澤深厚以故

神明協相群策畢効之所致也職等曷勝慶幸將前項完過工程緣由并將各總管分管工程大小

開本奏奉

主

軍民職官分別相應旌舉獎勵犒勞戒飾提問叅問等第職名填註考語實跡開報到臣查得臣節該欽奉

勅疏通運河係國家急務徐沛壹帶河道先年被黃河爲患近得爾奏稱黃河遷改河道淤塞要行濬河修開以復舊規具見爾竭誠體國深謀遠慮該部議覆前來相應依擬爾以親詣沿河壹帶用心相勘凡河道淤淺當挑開座廢壞當修者卽便督同南北管河郎中選委能幹官員調集人夫作急興工整理務要修濬如法刻期成功以圖永久

合用人夫錢糧等項悉照該部議奏事理施行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司府軍衛等官俱聽爾節制委用中間有能懋著勤勞者具奏陞賞急玩愒事者叅奏治罪凡合行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便宜處置爾爲大臣受茲重託宜大展材猷悉心經理務使河道大通糧運無滯以爲壹勞永逸之圖斯爾之能毋或愆期誤事有負委任欽此欽遵及准工部咨前事該臣題據山東按察司分巡東兗道帶管曹濮兵備兼管河道僉事謝蘭呈據委官兗州府管河同知等官戴纓等呈勘得黃河上源

開本奏奉

主

曹縣岔口河於嘉靖拾叁年拾月拾柒捌以來日盡淤塞斷流會議得自魯橋直抵徐州泥沙沉壅未易疏通自師家莊開至黃家閘石塊動移實難啓閉河道廣闊壹旦豈能盡挑中間固有閒座原高當盡去泥淤直求原底者亦有閒座原低因其水勢之平量培閘面僅去泥淤之半者自魯橋至胡陵城止逐里測量折算各淤深壹丈貳尺玖寸今通融以挑深壹丈面闊拾丈爲準等因到道會同山東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張欽本司署印僉事周相帶管東兗道左叅政丘民範公同工部管河郎

郭敦管泉主事段承恩管開主事邵元吉會議
獲勘相同具呈照詳及據郎中郭敦呈稱會同各
官覆勘相同等因到臣會同巡撫山東鄧御史唐
曾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得理有經權勢有
緩急自黃河入運漕舟通利而淤填河道廢壞開
座阻隔泉流衝衝河身為害亦大今臺且雨使則
其利盡失而害獨存目前必須修濬開座河道以
完復百餘年漕運舊規為永久無疆之利所據調
大并各工食查有嘉靖末年開挑新河事例及查
河南河夫亦應量調壹半明春例該大挑南

開水集卷

主

係緊要合無存留人夫挑濬其餘亦應量調
合於濟南東充青州肆府查照舊規派夫照舊每
名日給食銀壹分伍釐充州壹府所屬開溜濬鋪
等夫曹縣等處黃河堤白夫宜隸大名府提白等
夫河南河夫俱均經編各令自備工食但量
賞勞夫數如果不敷方行隨宜量顧或通融調撥
務求財不費而事集但數百里淤淺之挑濬開座
之修復取辦壹旦為力甚難明春糧運在邇有限
甚迫肆省夫役之徵調極難齊壹郡縣掌印官員
又當應朝之年萬壹夫役工程少過期限即至債

事矣乞

勅工部會同再加詳議速為上

請定奪行下臣等於今拾貳月以裏通行派調夫
役採運物料完備定委官員總部分部務於正月
拾伍以前到工開開絕水畫地分工等因該部議
稱看得是皆本官目擊河患酌量緩急之宜以為
先事預防之計又經會同撫按等官勘議停當相
應依擬合咨都御史劉天和總督漕運都御史馬
卿并山東河南等處各巡撫都御史及轉行各該
巡按監察御史督同守巡兵備管河等官照依今

開水集卷

古

議事理各將該調夫役選委廉幹官員分部管領
俱限明春正月拾伍日以前赴工不許後期誤事
及行本部管河郎中郭敦鄭鋼等動調沿河開溜
等夫查取收貯河道橋草銀兩選委軍衛有司管
河官員起解應用但前項河道事干參省工併壹
時總理官員必須專其委託重其事權庶克有濟
本部仍請

勅宣道齋付都御史劉天和令其欽遵便宜行事
各該撫按守巡并管河郎中務要同心協謀共濟
厥事毋分彼此致誤漕運大計其司府掌印管河

等官并承委大小官員果能終始用心著有勞績就行據實薦用如有乖方阻撓妄費錢糧賣放夫役等弊應問者拏問應參者參究中間壹應未盡事宜聽其就彼從長計處事體重大者奏

請定奪再照黃河水性無常來春仍或復入故道亦要相度機宜量為經理二完造冊奏繳等因覆題奉

聖旨依擬欽此又准工部咨亦為前事該臣題據工部管河郎中鄭綱呈據委官徐州知州魏碩等會勘得徐沛河道黃河遷改淤塞斷流各閘淤淺

今沿河逐里測量自胡陵城閘起至沽頭上閘止俱該挑濬自沽頭上閘起至黃家閘止亦該挑濬

河面廣闊急難盡濬每里俱用挑閘壹拾丈為準更修閘梁座等因到職具呈照詳及據徐州兵備

兼管河副使查應兆會呈相同等因會同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得建閘積水以通運者

先朝百餘年之舊規藉黃河之水以濟運者邇年壹時之近利今黃河壹旦南徙生事當防國計至重豈容少緩徐沛百餘里間運道之淤淺

閘座之頽廢者目前舉須修濬合於淮揚徐參府州儘調河道夫沛縣空閑接遞夫俱係均徭編餉各令自備工食但量加賞勞正派夫日給食銀壹分伍釐額募夫日給工食銀叁分預於年裏派額委官分部總部修閘灰石鐵錠等料俱於年裏買辦俱候正月拾伍日以前到工挑濬修理大果不敷量為添額等因該部議稱詳觀前後貳疏經理南北兩河明燭機宜才優經濟誠壹勞永逸之圖國計無窮之利也况經會官勘議前來相應依擬合通前請

勅壹道齋赴本官重其事權專其責任山東河南及南北直隸司府軍衛官員悉聽節制昭依原擬調集各項人夫俱限明春正月拾伍日以前興工河道大加挑濬閘座隨宜修理如大數不敷隨宜添額合用料價工食查照本部先議動支兩淮餘鹽銀捌萬兩山東河南貳省戶部開納事例銀各貳萬兩及動支原議河道橋草各項貯庫銀兩通融估筭支用再照沿河閘座頽廢貳拾餘年上下淤泥壅積叁百餘里壹旦脩濬委的工役浩繁相應添官分理合咨吏部推陞才識優長諳曉河道

郎中貳員會同郎中郭敦鄭鋼俱仍聽都御史劉天和經畫委任分投督理務要同心協力共濟時艱工完造冊

奏繳其承委大小官員果有實心幹理懋著勤勞者指實具

奏以憑上

請陞賞怠玩債事者叅劾罷黜中間未盡事宜悉聽都御史劉天和從長區處便宜行事續題奉聖旨是這疏通運河係國家緊急事務劉天和所奏具見用心著宥勸與他作急督理壹應司府軍

明集卷

七

衛等官俱聽節制務要刻期完工以圖永久其餘依擬欽此又准工部咨為河道淤淺阻滯糧運事該管河郎中郭敦呈稱汶河泉水分注南旺湖歷年山水衝帶泥沙淤塞河身阻滯糧運最為要害乞照先年事例興工挑濬該部議稱看係漕運急務節有舊規相應依擬合咨總理都御史劉天和起調夫役分撥打壩挑濬淤淺務令深闊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准工部咨為會計預備嘉靖拾肆年河患事本部題該臣題據山東按察司整飭曹

備兼管河道副使呂陶呈據兗州府管河知戴纓呈勘得曹縣地方梁靖口東行岔河淤塞斷流見今調取人夫數萬挑濬淤淺運道叁百里并修理閘座所費錢糧不貲誠恐正歲叁月黃水發長復衝魚臺等處則前功盡棄梁靖口東行岔河口必須先行修築壓口鐵水堤壹道以防黃水東衝曹縣棚里灣起至單縣地方侯家林接舊堤頭止未完長堤應該修築大堤壹道根闊伍丈頂闊壹丈伍尺高壹丈以備其後衝則運道功成魚臺等處皆無患矣等因到道開詳到臣竊惟黃河

明集卷

七

壹旦南徙至役肆省之民疏濬修復勞費不貲萬壹今歲復入運河必將復於前功盡棄目前惟當權其輕重緩急先濬運河以通漕舟補築長堤以防黃河以保運河而已等因該部議稱看得挑濬淤淺增築堤岸貳者相須不可缺壹既經議處停當相應依擬合行調顧人夫修築堅固壹勞永逸等因覆題奉聖旨依擬欽此又准工部咨為疏濬運河以通漕運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九臯題稱黃河遷改淤塞斷流閘座復見淺阻不通伏乞

皇上俯察運河爲

國家重計

勅下該部議擬備咨總理河道衙門擇委官員動支河道銀兩估買物料等項派撥顧募人夫於來春正月初旬興工修濬若有怠緩誤事冒破侵剋等弊聽臣參劾究治該部議稱看與總理都御史劉天和先題事理相同合咨都察院轉行御史徐九臯會同都御史劉天和嚴督各該司府軍衛等官刻期工完早濟糧運奏題奉

聖旨是欽此俱經備咨到臣欽遵通行各官各道

東集卷

九

選委官員調集夫役於本年正月拾伍等日各畫地陸續興工臣於南北河適中處所設亭鎮沙河驛駐劄上下往來督理指示方畧挑濬修理至參月貳拾玖等日南河通完臣公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九臯閱實開黃家等閘放水行舟比河候徹壩放水已經具本題

知至肆月初拾等日北河徹壩通完臣即自下而上閱實開放水行舟通行無阻及行各官查造去後今據造報前來除覆查相同外臣竊惟運河

國計所繫尤

宗廟軍

國之需

營建宴賞之費與夫四夷薄海之

朝貢京師萬姓之仰給舉由是以達而所處爲運

河之患者則惟黃河而已是以永樂間之淤

特命尚書宋禮正統弘治間之累決先後

命都御史徐有貞劉大夏侍郎白昂於淤則濬之

決則塞之雖役夫用財至累億萬計而不敢以爲

費用工至累時累年而不敢以爲勞者誠以

國計至重故也自河入徐沛運道衝決者數拾年

東集卷

十

今河忽南徙運道淤塞者數百里而糧運緊急期限迫促視前此永樂間之淤漕舟海運未由裏河視景泰弘治間之決河水盛流不妨漕運舉可以從容施土者猶不侔矣况臣之薄劣不逮前諸臣遠甚邪仰荷我

皇上神幾先物

睿照無遺俯納愚臣之數陳

特允該部之議覆

綸音煥發

天語褒嘉既假愚臣以便宣謀欽務期於展布復

勉諸臣以協力調度得免於稽違用是大小臣工罔不矢心戮力奮勵之餘仁懷義激感戴之下恩重身輕是以役不逾時民不夕勞而數百里之運道大通累百萬之

貢賦咸達然使用工累月之間倘遇暴雨河溢及或疾疫流行則河工必不能完糧運及緊急

營建百賦之舟必不能達臣等萬死之罪亦無所逃矣所幸時雨時暘寒暄和適疾疫不作民命獲全億兆同聲歡欣仰戴以爲前此未有而河工甫完澍雨隨降泉盛水盈萬艘直達此豈臣等人力

明倫彙編

主

所能致邪寔皆仰荷我

皇上

仁孝格

天中和建極以故

神明協相群策畢効之所致也臣等曷勝慶幸臣等曷勝慶幸及照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大小諸臣凡懋著勤勞及容有怠玩僭事者舉不敢蔽謹遵勅諭及該部題奉

欽依事理爲我

皇上陳之如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馬卿巡撫都

御史管輯唐胄右僉都御史簡霄巡按監察御史郭圻曾紳徐九臯蔡震陳表深知推重國計仰體

聖懷凡諮謀凡建議罔不協心若委屬若調度咸共戮力且累督工程而親行閱實兼慮外侮而防禦周詳凡茲運道之通悉其替襄之力而臣實賴以成事者也若部屬都布按參司官冒其問實心幹理懋著勤勞者臣得拾遺人馬効有勞績者蓋剔人馬若府州縣衛所而下部夫管工大小委官共陸百貳拾員除督理有方濬築成效已經禮待

明倫彙編

主

者朱拾貳員材無他長而在工日久勞苦可憫已經倍勞者參百捌拾員在工雖久而材識庸下督理無方已經戒飭者捌拾壹員及怠玩僭事伍品以下文職并陰醫義散等官已經提問者肆拾陸員俱不敢縷陳外其間悉心幹理懋著勤勞者僅得貳拾柒人馬謹據部屬各道之公舉查驗工程完報之實跡并應參提軍職各分別等第開具職名條列上

請伏望

皇上特下該部通將各官遵照奉

勅旨再行議擬上

請定奪應以將應提軍職行臣提問以勵人心以重運道不勝幸甚為此開坐具本謹題情

計開 部屬方面官員 第壹等懋著勤勞

官員工部管河郎中郭敦鄭鋼協同管河郎中李

仁冷提督同主事邵元吉管洪主事張鍾山東布

政司分守濟南帶管分守東交通右叅議王陽按

察司曹繼兵備兼管河道副使呂陶徐州兵備兼

管河道副使查應兆分巡東兗道僉事謝蘭河南

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以上拾壹員分委督工

陳集奎

一

一

爭先戮力村居旅食寢處不遑於求安輒出暮歸督理無分於晝夜多方積極力圖成九取泥徹水之方畧悉其諮諏若委屬顧役之調度咸其建白深知推重

國計恐誤連期無能仰體

聖懷保全民命心力為之無遺形容為之瘠損是

誠

聖諭所謂懋著勤勞部議所謂實心幹理河工之成舉全賴之者也其功為優其勤勞為甚 第貳

等効有勞績官員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張欽分

守濟南道左叅政丘民範按察司按察使劉爽臨

清兵備副使張時徹分巡海右道僉事周相都司

都指揮僉事周徹河南布政司掌印右布政使邊

憲按察司按察使李顯以上捌員或協心勸議始

謀既已僉同或極力調度成功實有攸賴內張時

徹雖已陞遷未獲畢事而在工已久勤勞已甚周

相獨能馳詣所屬而勸議既勤調度尤力是皆悉

心幹理効有勞績其功均不可泯者也 府州縣

衛所等委官 第壹等懋著勤勞官員山東東昌

府同知孫廷相濟南府同知高廷璋兗州府管河

陳集奎

一

同知戴纓東昌府管河通判黃錡青州府通判陶

輟濟寧衛管河指揮僉事鍾繼祖濟寧州知州范

斌莒州同知宋朝嘉祥縣知縣張禹弼魚臺縣知

縣宮潮城武縣知縣趙恒泗水縣知縣陳勵冠縣

知縣王潤新泰縣縣丞柴紹齡萊蕪縣縣丞王宗

義河南衛輝府同知王聘懷慶府通判裴巖開封

府推官牛兆祥睢州判官方鼎南直隸揚州府管

河通判閔廷珪宿州衛指揮使梅希孔泰州判官

吳麟徐州管河判官項情邳州判官彭繡沛縣管

河主簿王廷相豐縣管河主簿王宗儒北直隸大

名府管河通判陳萬言以上貳保朱員各委分管工程成能勉竭心力役夫甚繁管理勤渠經費不肯出納明允或通行規畫而溶築率先成功或建議方畧而經畫足以濟事野處河濱暴露風日河工之成寔多賴之其功亦優其勤勞亦甚內陳萬言雖以往事考察去任而治河勒勞殊不可泯亦合量處者也 急玩僭事應合提問軍職山東肥城守禦千戶所千戶蔡順百戶楊鑑揚琚因循玩寬縱稽遲或脫逃以避難或執迷以慢事等衛前所百戶賈政彭堂詐病逃回推姦可惡青州

南來集卷

辛

衛鎮撫張景畏難飾詐逼夫私逃南直隸徐州衛後所正千戶陶格中左所正千戶高舉右所百戶張純左所百戶柯槐徐州左衛中所百戶王進畏難怠玩稽遲工程徐州衛左所副千戶倪經託疾推姦愆期急事前所百戶周輔罔恤役勞剋餉銀而買妾右所百戶孫鳳不思夫瘠侵工直以肥家以上壹拾肆員俱應提問內周輔孫鳳犯有贓罪猶合勘問招參從重歸結者也 該部議稱爲照黃河爲患關繫

國家大計追考永樂間

欽命尚書宋禮正統弘治間先後

命都御史徐有貞劉大夏侍郎白昂濬淤塞決不遺餘力銀大費至億萬用工動及累年始獲成功昨者河忽南徙漕渠斷流運道梗塞僉謂修復難於往昔統督未易得人而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目覩時艱累疏懇請荷蒙

聖明鑒察俯從部議特

勅本官車董其事督委諸臣濬河修閘築堤建壩壹旦底於成功著有勞績深爲可嘉所據奏稱各該管工大小官員中間効勞僭事不等相應分別

南來集卷

辛

議處酌量賞罰以爲勸懲中間列爲壹等如原言北河郎中今陞貴州石阡府知府郭敦南河郎中今陞浙江嘉興府知府鄭鋼見任管河郎中涂璉李仁管閘主事邵元吉管洪主事張鑑山東布政司右叅議今陞湖廣按察司副使王暘按察司管河副使呂陶查應北分巡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今陞福建布政司右叅政胡宗明裕壽員及東昌等府州同知等官孫廷相等貳拾伍員宿州等衛管河指揮使等官梅希孔等貳員承委分管工程俱能實心幹理河工之成實多賴之以

上各官誠如

聖諭所謂懋著勤勞應知陞擢者也內郎中郭敦鄭綱雖以常調先陞而郭敦却遠任邊方可念通判陳萬言雖以往事考察閒住而查其履歷曾任員外郎中皆有可稱至於列爲貳等如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張欽在泰政丘民範山東按察司按察使今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劉東山東按察司副使今陞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張時徽山東按察司僉事周相都司都指揮僉事周徽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今陞南京光祿寺卿邊憲按察司按察

東集奎

主

使李顯同心勸處僉効謀議以上各官到員應加賞資者也其南直隸山東等處各衛所千百戶等官蔡順等書松肆員中間或脫逃避難或詐病推姦或過期慢事或侵剋工直以上各官雖犯有輕重緣係軍職俱應參奏治罪者也伏惟

皇上俯念河工告成糧運有濟將先任郎中等官郭敦等指揮使等官梅希孔等并同知等官孫思相等查照陞用或量加俸級或復原職致仕候命下之日移咨吏兵貳部議奏施行左布政使等官張欽等量行賞資以勸將來其急玩等官

等官蔡順等仍行都御史劉天和徑自提問照依律例問擬發落以警餘衆臣等切照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奉

命治河撫忠體

國身親督理指授方畧虛心以受群策竭力以倡百工區畫之詳既達于上之初經濟之才足徵于調度之際財力不多費而功倍于昔人時日不久曠而效收于參月且其望望素著年資已深相應晉秩懋賞以酬其勞伏乞
天語褒嘉早賜

東集奎

主

寵擢再照見任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馬卿山東去任陞任巡撫都御史管轄唐河南見任巡撫右僉都御史閻霄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郭圻曾南直隸巡按監察御史陳表徐九臯河南巡按監察御史蔡敷皆能同心協力會議允諧督閱防禦咸著勤勞以上諸臣俱合量加獎資等因奉

聖旨是河道功成糧運不阻各官効勞委可嘉劉天和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照舊管理河道郭敦等并孫廷相等梅希孔等各陞壹級內已陞用的加俸壹級郭敦着改移近地陞

萬吉復原職致仕張欽等各賞銀貳拾兩紬絲貳
表裏馬卿等各拾兩壹表裏蔡順等提了問你部
裏區畫題奏預有勤勞堂上官秦金賞銀貳拾兩
紬絲貳表裏林庭樞并為霖各拾兩壹表裏該司
官各伍兩壹表裏該衙門知道欽此

問水集卷六

五九

問水集卷六

奏議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

預處黃河水患疏

為預處黃河水患事行據管河郎中郭敦河南按
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直隸兵備河南按察司僉
事李宗樞等各備由承款開呈查議過
祖陵

壽春王墳并河南山東等處堤岸月河應修應止
等項工程緣由到臣案照接管卷查准本部咨前
事該先任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公

問水集卷六

十一

同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等會勘預處黃河水
患應挑應築堤岸河道等項事宜會題該工部覆
議黃河東庄遷徙不常關係運道民生最為利害
緊切思患預防固宜有備但曩因汴河梗塞嘗
欽命大臣前去督理及創開新河費過銀兩役過
人夫動以數十萬計尋以修省停工竟無底績鑒
往寔難輕議然隨時經理任在得人今該總理河
道都御史朱裳會同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并
各該撫按等官勘奏前來內開應築堤岸之類動
經數百餘里工費不貲通合審處合候

命下備咨都御史朱裳再行詳審詢謀如果切近河志勢所當急去處堂面督同管河郎中副使等官調募人大批辦工料用心整理若水患未及勢尚可緩姑候酌量次第而行應停止者暫行停止題奉

欽依備行朱裳行問本官丁憂去任嘉靖拾叁年肆月貳拾陸日該臣接旨即該欽奉

勅近該工部議覆會勘修河事宜除已挑濬開通外其應挑應築堤防者工程浩大所費不貲今持命爾再行親詣各該地方詳審周酌酌量時勢其

開水集卷六

二

切近河患勢所當急者爾即督同管河郎中副使等官選委能幹官員分定應挑應濬應築地方調募人夫措辦工料趁時用心整理孫家渡應否放水等項聽爾從宜處置其寧陽源泉南旺湖隄務要及時濬築深厚隨處蓄水以濟漕舟合用錢糧照依該部題准各項銀兩解去支用凡有益河道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從長計處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為憲臣受茲重託尤須悉心竭力刻期成功以濟國家大計欽此欽遵臣當即開松通行勘議臣仍欽遵躬親遍詣公同相度由

山東溯流而上直抵河南孫家渡復由開封順流而下直抵直隸鳳泗恭謁

祖陵

皇陵

壽春王墳下至淮海之間上邇徐呂貳洪而還節據各官先後勘呈在卷凡河道堤岸泉源湖堤應築者修築應濬者挑濬工程稍有次第間復因著河南徙運道淤阻斷流

國計事重臣急詣相度議當濬河修閘以通漕運具題荷蒙

開水集卷六

三

俞允委官調夫於嘉靖拾肆年正月拾伍興工幸於肆月初旬工完糧運隨至臣躬親備運兼閱視北河直抵河西務幸糧運肆百萬石通行到濬完納訖臣方還濟寧周旋數千里間隨處經畫竊惟前此各官之會勘工部之議題預處黃河水患者凡以保全運河俾無妨漕運爾茲仰荷皇上聖化潛孚川靈効順黃河既已南徙復荷皇上俯從臣等之議濬河修閘運道既已疏通則日前河道與前大異各官所勘工程除關緊切要已經修築挑濬外其餘固多有應止不須費財

力者矣惟原勘

祖陵

壽春王墳修築堤岸事體重大則又非臣等所敢擅擬為此今將勘過應該奏

請定奪及已挑濬修築并應該停止各項工程事

宜條列開坐上

請乞

勅工部再行計議上

請定奪施行則事不廢於因循財不病於徒費矣

謹題請

開水集卷六

四

旨

計開

事體重大欽遵

勅旨奏

請定奪貳條

壹原勘議

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堤以障之溢

前件行據直隸兵備河南按察司僉事

李宗樞呈稱據泗州申准該州掌印

知州李天倫關公司

中都留守司僉書指揮僉事張祐鳳陽府掌印知

府劉佐泗州衛掌印指揮同知張

行

祖陵祠祭署奉祀朱光道等恭詣伏瞻

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壹拾叁里坐北向南地

俱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

經靈璧虹縣逶迤起伏數百里而來

會秀含靈至茲聚止近

封基連山卽此其

陵北有土岡連絡倚負南有小岡橫亘依憑小岡

開水集卷六

五

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先年置橋利涉

凡謁

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貳面土岡聯屬承奠

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卽俯臨沙湖

西有陡湖之水亦匯於此沙湖之南

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去

祖陵壹拾叁里惟東面勢止處俯臨平地有汴

河壹道遠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蘆

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及

陵北岡後范溝之水俱入于汴河西面有本岡溪

水引入金水河經

陵前東流亦入汴河前項肆面湖河諸水每歲水

大則眾流會合從東南直河奔注于

淮水小則匯諸子

陵之東南貳面肆時不涸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

西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瀾漫浸溢

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渰

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拾貳年

大水異常漲至

陵門遂侵

閩水集卷六

六

堤岸此則積百年而壹見也今欲遵奉總理河道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及工部郎

中郭秉聰韓廷偉原

題東西南參面量築土堤壹節固預防水患永固

陵寢大計但未明開有遠近起止里數丈尺職等

淺見自今議之欲自下馬橋邊及林

木左右築堤則西來龍脉交錯盤紆

北去

玄宮土壤密邇拔築震驚鉅斧柝伐關繫匪細固

非職等所敢輕議也欲自

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為羣工難措抑且遠無

所禦近有所妨亦非職等所敢輕議

也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

下伍拾餘里開濬不閱歲之功雖多

誠不敢惜但恐此項工程或須時

泛漲之水雖稍能防險而

陵則湖河諸水又將阻遏此後名雖防河實則蓄

水遠流未及為患而近水先有可憂

者矣縱使開壺石開隨時啓閉則湖

水可出河水亦可以入孰能禦之左

閩水集卷六

七

非職等所敢輕議也又據匠役王良

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而至岸地比

水高米尺又自岸至

陵南湖水平面比水亦高米尺自湖水平面至下

馬橋邊地高捌尺肆寸橋邊地至

陵門地高陸尺

陵門地至

陵地高壹尺柒寸共高貳丈叁尺壹寸况

基連山雖俱土固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

寔我

德

詔

熙陵祖陵數萬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區委的

事體重大本欲遠擬是以前次郎中

郭秉聰韓廷偉案行本州勘議本州

亦惟以干礙

陵寢未敢輕議回報但水勢不常難於逆親據已

往之迹雖云久安在將來之患豈能

預度合無俯賜轉達備由具

奏

開水集卷六

八

命欽天監官壹員前來相其地勢察其風水定其

基址審其歲時有無妨礙通利應築

應止伏候

聖裁定奪等因具申到道及據留守司經歷司鳳

陽府泗州衛經歷司

祖陵祠祭署各申呈會議相同據此案照先蒙總

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案

驗前事已經委官會勘去後今據前

因將勘議過前項緣由具呈到臣隨

該臣公同僉事李宗樞及留守司鳳

陽府并泗州泗州衛各掌印等官恭

詣

祖陵伏瞻環仰博備詢亦與官會同竊

惟

祖陵數百年來奠安已久今臺旦添築土堤雖水

患固當預防而工役豈宜輕動委的

事體重大非臣等所敢輕議乞

勅該部再行計議請

命欽天監官前來相度應否築堤上

請定奪不勝幸甚

開水集卷六

九

臺原勘議

壽春王墳北面包砌石岸以防衝決

前件行據直隸兵備河南按察司僉事

李宗樞呈稱據鳳陽府牒呈准本府

掌印知府劉佐關公同留守司副留

守蘇閏長淮衛掌印指揮僉事楊時

正鳳陽縣知縣趙椿升

皇陵祠祭署各申呈會議相同據此案照先蒙總

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案驗前事已經委官會勘去後今據前

南岸直近

壽春等拾王肆妃之墳故

中都志開白塔墳自天順肆年以後連年河水泛溢墳塚殿宇俱被淹及至弘治年間河衝北岸泥沙壅淤墳塋北面積起沙洲離水貳百餘丈至正德捌年河水盛長又從洲漫入墳內本墳前殿尚有水痕伍尺伍寸以此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惟恐開通孫家渡水勢洶惡議於洲北水次包砌石岸防

周水集卷六

十

其衝決也今驗得洲之根脚俱足於泥石岸鉅萬之費雖不足計但恐或遇衝岸之水轟壓澎湃終不免於崩塌至於沿河通築土堤拾伍餘里雖足爲北岸之計設有水自曹山上流由堤內湧入則不免徑衝墳所而堤且潰矣今測量水勢淺深比墳低貳丈陸尺有餘丈量河岸遠近距墳叁百肆拾餘步且孫家渡既不開通似可無他虞者但黃渚貳水合流泛漲

難測况

壽春等拾王肆妃神靈所依不可不思患而預防之叅酌衆議合無於墳之北壹百肆拾丈外墳之南壹百陸拾丈外其東西各壹百伍拾丈外週圍環築上堤壹座約廣伍里計該玖百貳脚寬伍丈結頂貳丈高壹丈自北面及東西各轉角處堤脚共約長叁百丈俱用石砌根脚須深掘入上砌高壹丈伍尺闊叁尺俾與外河水面相平庶可

周水集卷六

土

以防將來衝齒其上面肆圍土堤兩面至頂俱密栽低矮柳樹用以禦漲漫之水俾不得壞堤又於北面及東西貳角堤外臨河貳拾柒丈內俱栽深柳數拾層每相離肆尺即栽壹根每層各破行魚鱗而栽用水搬栽之俟其長茂根株下達旁通可以保結沙土保護石基比之原議包砌石岸數百可省費拾之柒捌其圓堤比築長堤亦可省費拾之陸柒據此數端

若可以並行而相爲用者但前項工
作鑿石穿土係干

工墳事體重大不知於風水有無妨礙年月有無
通利合無轉達具

奏乞

命欽天監官前來相度果無別礙不敢舉行等因
到道及據

中都留守司經歷司并長淮衛鳳陽縣

皇陵祠祭署各亦中呈相同據此案照先抄蒙總
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案

開水集卷六

上

驗前事已經行勘去後今據前因今
將勘議過緣由具呈等因到臣隨該
臣公同僉事李宗樞及

中都留守同鳳陽府縣長淮衛各掌印等官恭詣
壽春等工墳度量周視咨詢衆見亦與各官會議
相同臣等竊惟

壽春王墳去河僅壹百餘丈且土脈不堅而黃淮
貳水合流其勢甚盛前項築堤砌岸

恐猶不足以禦其衝決之勢且事關
王墳風水有無妨礙年月有無便利皆非臣等所

敢定擬近該巡撫鳳陽右副都御史
馬卿具奏已蒙

特遣欽天監官前來相度臣等不勝幸甚但來歲
伏秋之水須當預防而石料非可猝

辦乞

勅該部計議行下各官如欽天監官勘果風水無
妨年月便利即行預辦石料以候
明旨臺下即行包砌庶

王墳可保無虞而臣等亦可免誤事之罪矣不勝

幸甚

開水集卷六

上

已經挑濬修築施行捌條

壹原勘議山東諸泉大加疏濬

前件看得運道利濟全仰諸泉近年黃

河入運僅能利濟魚臺南至徐沛貳
百里爾自魚臺北至濟寧又北至臨

清伍百里間則尤賴汶水諸泉之利

也臣甫到任即躬詣汶上寧陽泰安
州等處閱視節行主事段承恩督委

同知劉純等通將諸泉大加疏濬渠
道淤塞者開挑堤岸斷缺者補築盜

引者禁絕務俾勺水悉入運河又經測驗泉出穴數大小形狀泉口成渠深廣尺寸泉流入運遠近里至以防濬泉官大虛文梟報之弊見今嘉靖拾叁年拾肆年每年全運糧辦百萬石俱依期通運到京並無阻誤將來苟非大旱泉微運舟決可利濟矣

壹原勘議南旺湖堤壹百餘里修築原設閘壩通行查復

前件臣初到濟寧正遇運河水涸運舟

閘水集奏

一 古

淺阻臣查訪南旺週圍湖堤盡皆頽廢臣當卽行交同知劉純等督調河道夫役畫地分工創行修築隨據劉純呈稱築完南旺叁面湖堤伍拾壹里壹百叁拾伍丈又修完臨運河壹面堤陸拾里通共壹百壹拾餘里堪以積水及開通減水閘廨等因到臣隨詣閱實訖

壹原勘議魯橋至沛縣東堤壹百伍拾餘里修築堅厚

前件行據管河郎中郭敦督同管河通判等官丁鵬等修築堅厚完備隨該臣親詣閱實訖但原議要害去處砌之以石以禦橫流量置石壩以洩暴水今黃河既已南徙開河汶泉水微近日濬河淤泥又已培益東堤高厚似不必更砌石置壩虛費財力

壹原勘議河南原武縣地名王村廠添築月堤壹拾里

前件查得前堤已行河南管河道經委

閘水集奏

五

原武縣典史董昌修築完備隨該臣親詣本堤閱實訖

壹原勘議孫家渡河且勿放水候過河壅塞之日方將本口開放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據開封府管河同知王景明呈會同潁州兵備道交官潁川衛經歷陳廷楨勘得孫家渡於嘉靖拾貳年捌月內因趙皮寨支河分流水小黃河勢大恐傷運道故於渡口開濬成

河以殺金河水勢後趙皮寨河日漸
衝閘水皆南注分入渦河挑河若再
開孫家渡河併入渦河不惟貳洪水
小舟棹難行抑恐黃水經遠

陵寢事干重大況本渡已經淤塞等因到臣仰呈

到臣隨該臣親詣孫家渡查看得本
渡自正統年間全河從此南徙弘治
貳年淤塞之後累經疏濬糜費財力
不可勝計隨開隨淤卒不能通蓋黃
河已棄之故道兩岸河底率皆高仰

同本卷

七

故也且趙皮寨河道既已衝廣全河
從此南徙前項渡口不須復開恐其
流經

陵寢關繫重大已經行令照舊堵塞訖

壹原勘議詳符縣地名銅瓦廂仍開濬對

岸月河伍里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
明呈稱前項月河已經行委鄭州管
河判官姚熙挑完共長玖百丈曾未
兩月隨復淤塞蓋水勢趨北而月河

乃欲使之東注不惟水勢難挽抑恐
隨挑隨淤徒費財力等因到臣看得
黃河水勢難與力爭前項月河既已
挑完復於似應不必復濬

壹原勘議淮安清河口將板閘迤西築壩
下流放大使河身乾涸併工挑濬就
將所挑泥沙築為堤岸

前件臣於嘉靖拾叁年捌月親詣淮安
相勘議候運糧回空船隻過盡築壩
挑濬閘隨因本年拾月黃河南徙山

同本卷

七

東直隸運道於寨節該欽奉

勅命臣挑濬濟寧至徐沛壹帶閘河其淮安迤南
直抵儀真河道欽奉

勅命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馬卿挑濬隨該馬卿
委官調夫將前議清河口板閘壹帶
於淺河道俱已挑濬深廣拾肆年糧
運通行無阻

壹原勘議新莊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事例
依時啓閉

前件已經行仰管閘主事徐存義查照

依時啓開施行訖

河道遷改應該停止陸條

壹原勘議渦河壹支因趙皮寨下流自睢

州野鷄岡地方淤塞正身伍拾餘里

以致漫入平地注入渦河今議得趙

皮寨野鷄岡迤下至寧陵縣地方應

該挑濬於河伍拾餘里倍加深廣導

引漫水歸入正河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

明呈據睢州知州胡瑞睢陽衛指揮

問水集卷八

文

干宗仁查勘得野鷄岡而下河身伍

拾里上年會勘之時河水未漲委實

淤塞應該挑濬嘉靖拾叁年伍月內

河水泛漲自野鷄岡至郭節口貳拾

里衝刷兩岸河面闊壹百貳拾丈深

貳丈自郭節口而下河身叁拾里雖

仍淤塞但南岸本口衝開新河壹道

南行闊貳百丈深貳丈由伯黨集南

流拾里至許家樓分作貳支壹支仍

南行闊壹百丈深貳丈從寧陵縣地

方陽驛鋪西注入渦河壹支折而東

行漫闊貳百餘丈中流深壹丈流貳

拾里經寧陵縣地方胡家樓迤東歸

入挑河北岸邵家口衝開新河壹道

東南行闊陸拾丈深貳丈流貳拾里

經寧陵縣地方崔家樓迤東亦歸挑

河新衝叁支河道俱各深廣內壹支

分入渦河貳支會入寧陵縣城北挑

河俱各通行似更不必挑濬等因到

臣看得黃河之勢遷徙無常俄頃之

問水集卷八

文

間淤決輒異以故昔甘所勘與今日

所議不同所據淤河既已通流深廣

不啻更加挑濬前議工程應該停止

但渦河中經

陵寢水勢且減挑河分濟貳洪水勢宜增近據河

南管河各官節報趙皮寨分流南向

渦河之水漸減東向挑河之水漸盛

川靈効順不假人力臣等不勝慶幸

以後如有淤淺方可隨宜挑濬

壹原勘議自睢州地方張見口起至歸德

州地方郭村止應該量築長堤壹道計長壹百餘里以禦泛漲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據委官睢州知州胡瑞睢陽衛掌印指揮于宗仁查勘得上年會勘之時河水未漲本州張見口而下俱有涯岸實地堪以築堤今年河水泛漲平地水深行舟自張見口起至寧陵縣地方伍拾餘里近雖水退地出然近岸新淤湧積沮洳更無實地支

月水集卷六

三

水交流斷岸未續若欲修築長堤無從聯接抑且根基不固頽塌可立而待歸德州地方飲馬池而下河道兩岸頗高堪以修築但趙皮寨河口上流尚未成堤則下流雖欲築堤倘浸水從上倒下竟成何濟莫若責令州縣官省諭鄰河地方召集鄉夫兩岸缺口小而可塞者用力堵塞離岸數拾步外可修築縷水堤者各隨地勢突窪或高叁肆尺或高壹貳尺根闊

月水集卷六

三

肆步頂闊貳步使積淤清明挑花等水不能淹沒貳麥來年伍月麥熟收穫之後伏秋水發雖有泛漲兩岸遠近更加淤澱或有衝決修補亦易年復壹年淤澱有加岸高水深漸流成川雖無堤防可也等因到道查得前項長堤近該本道原任管河副使汪濤議允於張見口起至歸德州地方郭村止築堤壹百伍拾里行委杞縣縣丞劉時義部領睢杞等州縣人夫共叁千捌百伍拾名築完長堤共捌拾伍里隨被衝壞為昭前堤虛費罔人事工力之未盡亦地形水勢之不宜覆轍在前似難再議况兩河夾岸俱欲築堤則肆堤綿亘不下數百餘里恐非河南壹省之力所能料理合無俯從各官勘議長堤不必創築其近河縷水小堤決口行令各該州縣拘集鄉夫人等隨宜補築以防春水以全貳麥民有實利官無虛費實為

兩便等因到臣隨該臣公同副使胡
宗明躬歷睢州壹帶地方閱視得河
水初決之處必數拾百里瀾漫橫流
久之則深者以漸成河兩傍淤澱以
漸成岸若復置築縷水小堤加以栽
植隨河低柳則泥沙壅積兩岸自高
省費休民莫逾於此而項堤岸似應
停止

壹原勘議內開梁靖口雖已疏通下流壹
帶河身仍須時加疏濬自儀封縣于

問本集奏

一

三

莊村舊有見淤月河壹道再挑貳拾
捌里接入梁靖口達于小浮橋以殺
北岸水勢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
明呈稱據開封府管河同知王景明
呈督同考城縣典史劉仲文勘得先
因趙皮寨南河水小恐北河洶湧有
傷運道故議於莊村梁靖口開濬
月河近南河水勢日盛若再將于莊
口淤河挑濬北河水勢愈洶貳洪運

道不無阻礙前議月河今似不宜開
濬又據夏邑縣知縣滑參會同徐州
兵備道委官徐州管河判官項情會
議得冬來水勢消耗不無坐淤差官
沿河踏勘如遇淤淺之處起大挑挖
深闊不致阻流將梁靖口起直抵小
浮橋出口止逐段測量遠近可數千
深淺廣狹各數目備開到道看詳原
議挑濬月河不過欲殺北河之勢今
全河皆已南注而北河自趙皮寨以

問本集奏

一

三

達小浮橋口皆淤淺不壹則今日之
所當開濬者不在月河而在於北河
矣時異勢殊法難拘泥等因到臣看
得黃河近已南徙北河近已漸微前
項于莊村月河委應不必挑濬虛費
財力應該停止

壹原勘議城武縣苟村集大堤頭起至濟
寧州地方止創築縷水大堤壹道計
長壹百伍拾餘里以防北溢仍將魚
臺縣城北小屯起至穀亭鎮南店頭

止開挑淤河引水入運河以殺魚臺城之患

前件苟村集至濟寧大堤已經行委同知戴纓督夫修築壹拾貳里間該工科都給事中戴繼奏行停止今黃河既已南徙曹縣柳里營至侯家林大堤又已築合前項大堤不須更築魚臺已無水患前項淤河不須更挑貳項工程俱應停止

壹該科原奏內開塞岔河之口俾自築堵

開水集卷六

上

口經豐碭之南由小浮橋入運河

前件看行黃河南徙岔河口以東河道今不待堵塞自己淤塞斷流別無可議

壹原勘議淮安海口淺水甘溝菊花溝通

間河米拾伍里馬邏港肆拾餘里羊寨港叁拾捌里并北澳等溝量開壹貳處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隻往來爬湯其餘原有今淤分流處所斟酌次第爲之淮安新城河北淤難挑落

深廣

前件行據管河郎中鄭鋼呈稱勘得甘溝菊花溝羊寨港北澳溝各有舊河形迹間段淤塞用工通濬勢必復淤未必能洩水患蓋因各河通射羊湖者則水面兩平潮汐相通自河入海者壹日貳潮減洩如舊海潮隨時消長初無阻塞不通及勘馬邏港地勢不順水性於塞年久難以開挑海口套沙有通有塞不礙河流且風濤洩

開水集卷六

三

湧舟無羈維人難用力爬盪龍爪船亦不須創置其新城後岸近日新長淤灘過河北岸水勢不衝今只於新城後岸栽植深柳防護堤岸實爲長計以上工程大槩不切河患勢尚可緩到臣隨該臣躬親於淮海之間周詢審度及節行委官相勘得黃淮貳全河之水俱於淮安清河口會合河廣約數里東注而下河身以漸深廣下及安東縣則已倍加深廣矣又下

及海口則廣貳拾餘里矣初不見其
停阻壅淤也若使海口果爲流沙積
隘則洪河巨流必將停滯矣今洪河
重鎮必將立見其沉沒矣今洪河
注初無少緩注入平土而居亦初未
見其有所害也况海口洪波衝蕩非
若安流舟楫可以往來縱有套沙亦
非尺寸鐵龍爪所能爬盪若夫甘溝
菊花北涵等溝馬邏羊寨等港及通
澗河開之未必無利但河廣已數拾
里諸河溝港之開不過數拾丈爾况
洪河流向東北而溝港折向東南正
以水勢不順以故節年壅淤今若捐
累萬之財力以濬之祇恐其旋復淤
塞爾蓋海口迤北委有新於套沙然
海口迤南近已衝洗開廣矣新城河
勢又已於改前項工程目前似應停
止以後海口果復沙淤淮安新城水
勢淤沒衝洗方可另議開濬

工役甚鉅次第修舉當條

宜原勘議稱符縣地名盤石口添築長堤
壹拾貳里北離貳百步加築月堤壹
拾伍里蘭陽縣地名銅瓦廂幫築月
堤玖百玖拾步考城縣地名蔡家口
自第叁堡起至清涼寺山東界止創
築月堤壹道壹千玖百玖拾步其餘
矮薄并臨時衝刷去處量爲修築
前作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
明呈看得原議盤石口銅瓦廂蔡家
口各添築長月堤遠近不等深爲有
見近該本道原任副使汪濤議呈盤
石口自馬家口起改於回回寨止長
捌里壹百柒拾步又大戶張家前月
堤長壹里陸拾步共長玖里貳百叁
拾步行委祥符縣主簿王應奎管理
築完銅瓦廂自本廂迤西幫築過月
堤壹道計長柒拾伍丈又迤西接連
幫築月堤長壹百伍拾捌丈又築斧
刃埽堤東西長陸百捌丈陸尺行委
典史張仁陰陽官梁亮民管理築完

蔡家口自本口迤西築截水橫堤壹道長肆百伍拾丈又築本口壩臺迤東堤長壹百零捌丈又築堤長壹百捌拾壹丈又幫築堤長柒拾貳丈又築堤長壹百叁拾丈行委考城縣主簿牟銳管理築完為照前項築過工程比之原議堤數遠近雖少有異同但今又行據管河判官姚熙呈報勘過長月堤貳道自上原武下至考城議欲增培高厚補築聯續

常是以堤岸之遠於河者間獲僅存其逼近瀕河者無不衝塌當行該道委官將百數拾年以來堤岸擇其中去河最遠大堤及上河稍遠中堤各壹道坍塌者增修缺壞者補完斷絕者接築務使北岸柒捌百里間均有聯續堅厚高大堤岸貳重則前勘應築各堤舉在其中不須另築矣但工役甚鉅年荒民窮未能猝完合漸次修舉期於完固苟非異常之小北岸為修建閘座以濟漕運事臣竊惟建閘節水以通運者我朝百數拾年來之定規成憲誠萬世所當遵行而閘敢或違也顧閘座建

命疏濟運河修復閘座往來魚臺徐沛之間既而河道幸通閘座幸復臣復往來閱視見運舟滿載遡流而上者萬艘畢達諸閘舉皆無滯惟沛縣沽頭上開迤上胡陵城閘迤下數拾里間舟行稍遲必待沽頭開閘板積水盈滿而後能進壹遇開閘水洩未幾稍停仍待積水臣復嚴督管河等官督調夫役挑濬倍深而其患如故雖不致阻誤行舟而不免遲留停候臣迺審視周詢及躬用水平丈量覆測量而後得之蓋上閘與下閘地里遠近高下相當則水勢常盈舟行自速今胡陵城閘上距孟

南公集卷五

三

陽泊閘僅米里爾而下距沽頭上閘迺陸拾餘里則遠近已懸絕矣孟陽泊視胡陵城閘僅高肆尺餘而胡陵城閘視沽頭上閘迺高捌尺餘則高下亦倍蓰矣夫地高則水難盈閘近則水易涸是以胡陵城閘每遇開放僅能挽運舟數拾而閘口之水已淺澀矣又安能下濟陸拾餘里之舟邪臣已從宜行管河官於胡陵城閘下貳拾里間地名廟道口添築土壩積水接濟然不過壹時權宜非久遠之利也迺公同管河郎中涂捷等議於廟道口建設壹閘俾胡陵城沽頭上下貳閘之間積水見

盈然運河為黃河衝洗自胡陵城而下漸加寬廣猶慮久旱泉微積水難盈臣復勘得胡陵城下壹里許鷄鳴臺之東原有小河口內有上流滕縣新莊橋泉米里溝泉由昭陽湖出焉近被黃水淤塞又勘得沽頭上閘之北金溝口內有上流薛河沙河玉花等泉出焉原有減水閘座近年可被黃水淤塞臣已節行管河郎中委官調夫通將貳口疏濬接濟濟運矣合將金溝口舊閘修復稍移臨河溝口鷄鳴臺小河口創造減水小閘壹座以後運河水盈則閉閘蓄水以待涸則開閘放水以濟仍

南公集卷五

三

於昭陽湖下流增築橫亘長堤迺水俾由上流鷄鳴臺下河口以出則下至沽頭閘陸拾餘里間通可接濟矣隨據管河郎中涂捷勘報廟道口閘估計合用錢糧前米里查得今春挑河尚有支剩鐵錠壹千捌百餘斤石灰等料及金溝口淤沒舊閘壹座昭陽湖泥淤無用石閘叁座石塊尚多可用合無通融運用如有不足方行增益及此外匠作工食物料等費亦有批河還官支剩銀兩堪以動支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九臯親來閱視及委官勘估修建前閘物料與臣所見大畧相同地

官夫役照得沽頭中開上開地里相距甚近合
無將沽頭中開開市裁革改設廟道口開吏役則
添撥開溜夫役則查照各開於徐州肆縣編僉其
沽頭中開比照南旺朱級阿城荆門上下各開事
例行令沽頭上開開官就近帶管則官不至冗而
事亦不廢矣如蒙乞

勅工部再行計議如果相應速為上

請安在行下即委管河工部郎中冷捷管沽頭開
工部主事王佩公同管理趙今冬盡春初調度興

原奏奉

三

工刻期修完務期堅固造冊稽查閱實
奏繳則財力不多費而運道獲利濟之益矣曷勝
幸甚

議免河南夫銀疏

為地方災傷量免夫銀以蘇民困事據河南等處
提刑按察司管河兼管水利副使張綸呈前事照
得本省額設河夫除近議減編外實在參萬肆千
陸百名堡夫貳千叁百柒拾貳名河夫每年俱以
參箇月為限如開封懷慶衛輝參府所屬稍近處
年起夫每天徵銀叁兩隨夫解赴工所給散南陽

原奏奉

三

汝寧河南彰德肆府并汝州所屬遠每名徵銀
叁兩解發開封府貯庫臨時贖免夫役係是舊規
但黃河為患頻年興作勞役無息加以連年災傷
民多艱窮為照今年災傷比之往年尤甚下地多
被衝沒高地復罹旱蝗本道巡行目擊老幼悲愁
淒涼滿目其未經地方大略相同來歲春夏之交
青黃不接尤難聊生本道所議工程起夫徵銀正
在貧月之間若不預為呈請誠恐臨時徵銀不前
起夫不至河患無備尤為難處及查河道在庫銀
兩積有壹拾萬陸千玖拾伍兩有零夫積而不用
則為無用之物今所積既多合無俯從憫念地方
災傷領行所屬州縣將嘉靖拾伍年河夫銀兩盡
數寬免或量免壹半雖興工動眾照舊派俱從
召募之例計日驗工將開封府庫貯河道銀兩分
發鄰工州縣委官同管夫官照名給散是雖用其
力不盡其財貧民如有願來做工求價糊口亦許
准聽如此則人不告勞工可就緒而地方藉此以
獲生活者必多其災傷困苦若有以全濟之者而
公私俱便矣具呈到臣竊惟黃河入中土惟河南
宣省獨當其衝被害為甚每年編夫殆逾數萬徵

銀調役勞費不貲况今嘉靖拾肆年春因山東運河淤塞遠赴挑浚勞苦殊甚自今災傷重大困苦尤極且自嘉靖拾叁年以來凡河南寧省夫銀臣節經批行按察司管河道通行收貯開封府庫以革寄放鄰河州縣及徑發工所之弊凡挑河築堤通計丈入定擬工數以革委官多估虛費之弊目今有積頗多相應減免以蘇民困但黃河水性無常運道關繫重大合行酌處如蒙乞

行計議將河南寧省嘉靖拾伍年黃河夫役內開封懷慶衛輝彰德肆府附近并鄰河

河水集卷六

三四

縣會經調發山東挑河及蘭陽夏邑等處夫

水串在蘭陽儀封睢寧陵夏邑永城等州

各與全免壹年其開封懷慶彰德叁府隔遠未會

調夫州縣及汝寧南陽河南叁府并汝州全未調

夫州縣各減徵壹半則中州之民舉荷

至仁之澤而河患亦賴以有備矣



問水集三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劉天和撰天和有仲志已著錄嘉靖初黃河南徙天和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乃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旺河役夫二萬不三月訖工詔加工部侍郎此書蓋據其按視所至形勢利害及處置事宜詳述之以示後人一卷末有治河本末一篇爲四卷則皆其前後奏議之文也

通惠河志二卷

〔明〕吳仲撰

民國三十年輯玄覽堂叢書影印明隆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通惠河志

二卷附錄一卷》提要

通惠河志叙

奉議大夫

通惠河在都城之東，導北來諸水之故流而實宿昔未創之弘業也。其在

先朝，諸臣南北河洪經略之蹟亦已詳矣。而都城直達坐省巨費之策，何其寥寥而不講乎？嘉靖初，我

皇上赫然中興，議禮制度，諸物咸備，曠代經濟之略尤所留心。乃有憲臣上疏言其事，輔

臣贊其議於是

上命部臣以董其役。因尋元人故蹟以鑒以疏導神山馬眼二泉，決榆沙二河之脉，會一畝諸泉，匯而為七里灤，東貫都城，由大通橋下直至通州高麗庄，與白河通。凡一百六十四里為閘一十有四，不數月而工告成。至今舟楫通利，直達京城，都人免陸軌之勞，歲省浮費不下四十餘萬，所以為公家利不小矣。嗟乎創制立法，古今所難，矧

茲沙榆諸河源各有自人見環出郡城水勢旋繞往往歸之形勝固也抑豈知天地所設又將焉

當代漕運計耶是故疏川灑澤神禹之烈也聖主以之為能成天地之功引渠通漕李守鄭農之業也諸臣以之不謂能興當世之利紇顧河渠形勢高下衝擊為患隨時築濟防守之功不無賴於後日置

勅使以司之斯亦重矣一中不類代匱守職也

通惠河志卷

不半歲漕政何裨繼茲邵君本以宏才殫心政業誠足以仰答

明命稱掌漕之奇公暇出舊圖編復加考訂庶軒輊所過洞見源委凡所倡議使後之掌漕之使奉而行之考所未聞則振脩廢事弘保漕渠雖曰在人其端豈不自茲乎嘉靖戊午之歲秋七月望日

工部尚書臣秦金等謹

題為紀

聖政以摠愚蓋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先於工科抄出浙江處州府知府吳仲奏稱先任監察御史奉

命開濬通惠閘河近因陞官之任道經河旁第念日遠人非無所於考掇拾古今事跡編成一書名曰通惠河志繕寫

進呈伏乞

通惠河志卷上

序

賜覽

勅下所司刊刻成書用紀

中興

聖政之盛等因節奉

聖旨這所進通惠河志送史館采入會典仍著工部刊行欽此欽遵移文史館領出前書間有圖字差訛畧加修正寫刻已完案呈到部謹用摹印裝潢壹冊隨本

進呈

御覽臣等竊惟茲河之濬建議始於本官伏蒙

宸衷獨斷迄于成功數年以來漕運通行

國計允賴所據吳仲建白勤事之勞似亦不可

泯也伏乞

聖裁緣係紀

聖政以摠愚蓋及節奉

欽依這所進通惠河志送史館采入會典仍著工

部刊行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通惠河志卷上

序

嘉靖元年臂臑拾遺

部尚書臣秦金

左侍郎臣林庭樞

右侍郎臣甘為霖

製清會帶臣丁洪

本月叁拾日奉

聖旨通惠河開濬委便糧運這志書既已刊刻著

廣傳布以垂永久吳仲你每既說他有建白勤

事之勞著吏部查有相應員缺推用欽此

何棟

嘉靖六年任辛巳進士
陝西長安縣人見任傳郎

黃杭

十一年任癸未進士
福建平海衛人

劉悌

十二年任癸未進士
湖廣枝江縣人

吳嘉祥

十二年任舉人

盧應禎

十四年任癸未進士
山東肥城縣人

周鎬

十七年任壬辰進士
浙江慈谿縣人

許仁卿

十九年任戊子解元
浙江臨海縣人

張遜

二十年任壬辰進士
直隸高郵衛人

范之箴

二十三年任乙未進士
浙江秀水縣人

劉廷誥

二十五年任戊戌進士
浙江慈谿縣人

李澗

二十七年任辛丑進士
山東萊陽縣人

陳鑒

二十七年任戊戌進士
直隸吳縣人

荆應春

二十八年任戊戌進士
河南武陟縣人

趙介夫

三十一年任辛丑進士
直隸阜城縣人永任而權

王嵩
三十一任辛卯進士
浙江餘姚縣人

趙勅
三十二任乙酉舉人
四川內江人

徐應奇
三十二年任辛卯舉人
錦衣衛人

周恩兼
三十三年任丁未進士
直隸華亭縣人

李淑
三十三年任庚戌進士
湖廣京山縣人

汪一中
三十四年任甲辰進士
直隸歙縣人

陳茂禮
三十五年任庚戌進士
浙江慈谿縣人

邵德久
三十五年任甲午舉人
浙江餘姚縣人

吳遵晦
三十七年任癸丑進士
浙江錢塘縣人

鈔介
四十年任癸丑進士
河南彰德衛人

丘璣
四十一年任丁未進士
留守衛籍福建人

蔣弘德
四十二年任丙辰進士
四川巴縣人

陶幼學
四十三年任己未進士
浙江會稽縣人

王元敬
四十四年任己未進士
浙江山陰縣人

劉經緯
四十五年任壬戌進士
江西進賢縣籍南昌縣人

李汶
四十五年任壬戌進士
直隸任丘縣人

呂藿
隆慶元年任壬戌進士
湖廣零陵縣人

崔孔昕
隆慶二年任癸丑進士
山東濱州人

陳應薦
隆慶五年任乙丑進士
山東青城縣人

通惠河志目錄

卷上

通惠河源委圖

通惠河圖

通惠河考畧

閘壩建置

公署建置

修河經用

經理雜記

通惠河志卷上

夫役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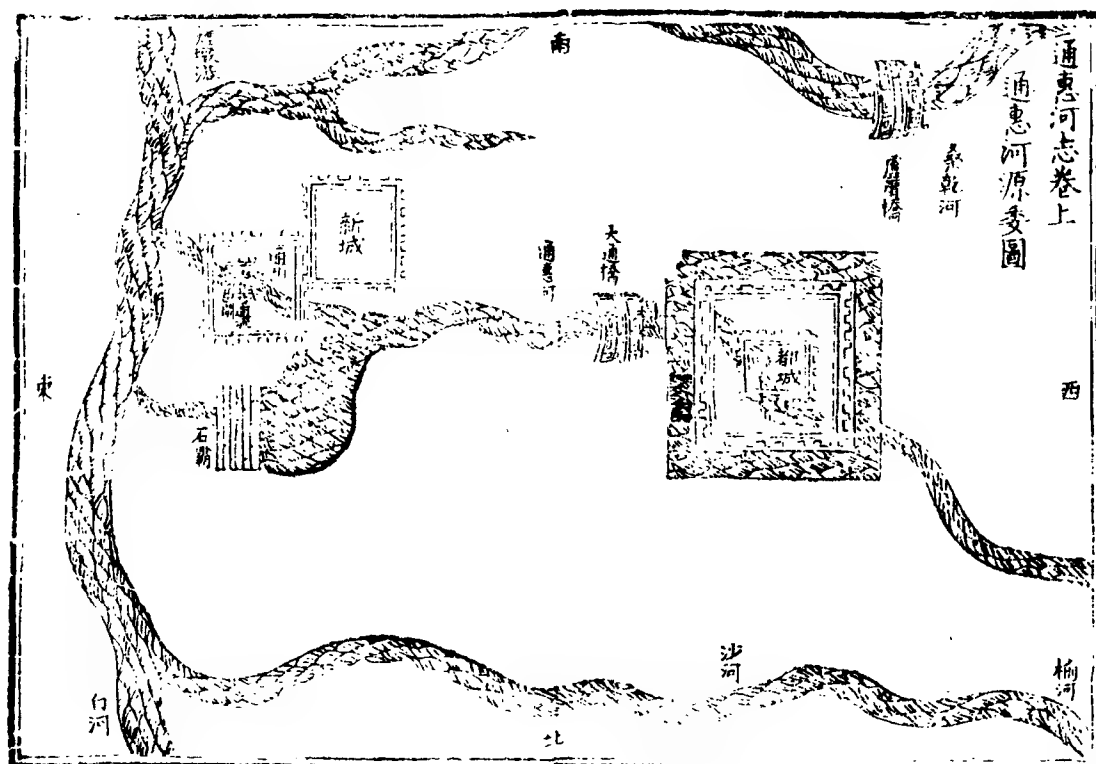
部院職制

卷下

奏議

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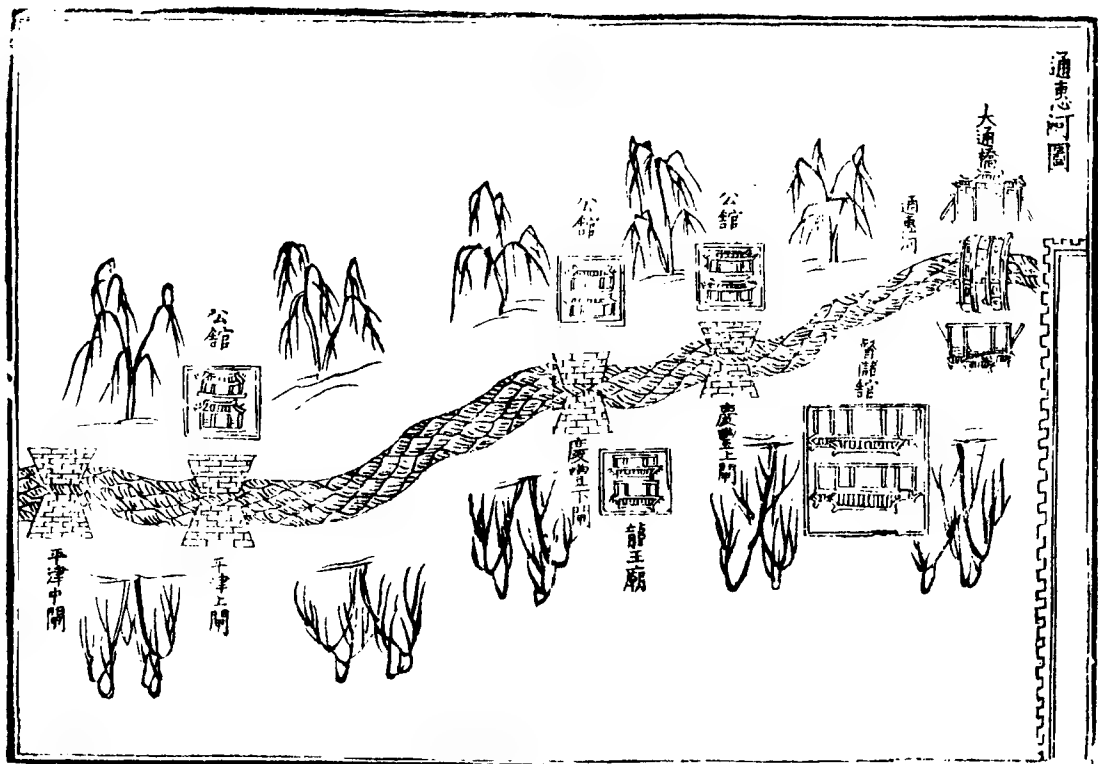
通惠河志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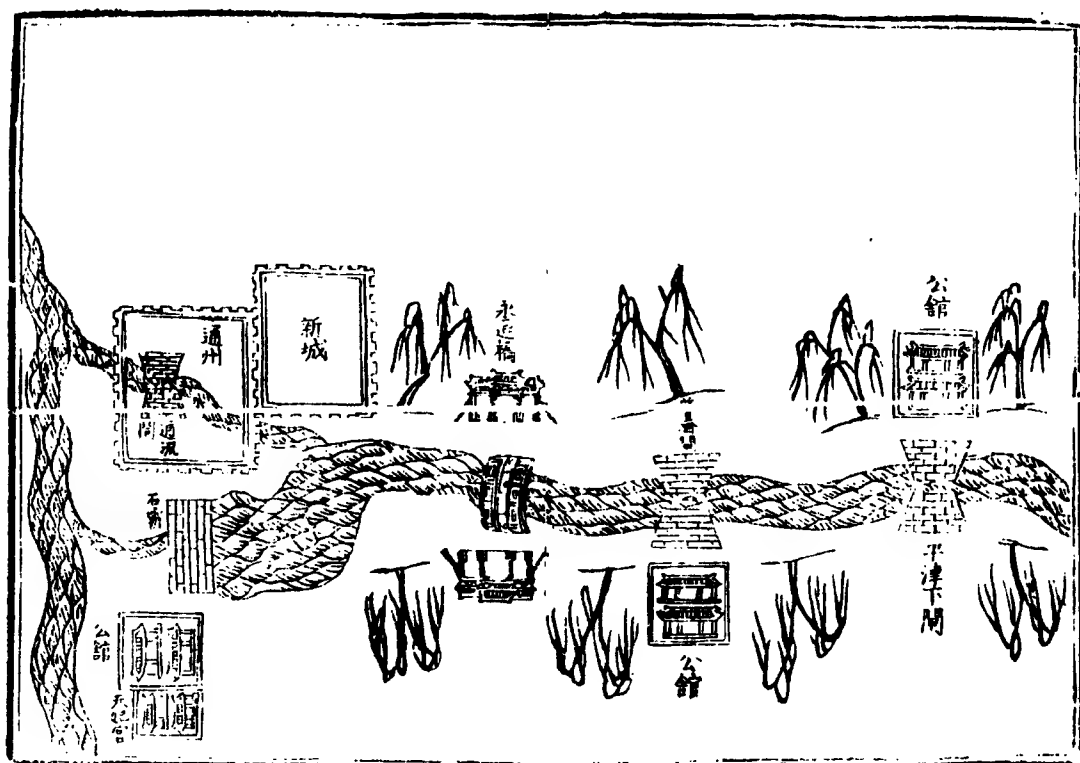


謹按通惠河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
 泉西南會壹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匯
 為菜里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又稍
 東由月橋入
 內府環繞
 宮殿南出玉河橋水門東行合南北城河貳流
 由大通橋而東下焉

通惠河志卷上

二





臣謹按通惠河自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
嘴計伍拾餘里凡玖閘因議搬運之法運
船泊通州北關由新壩而入通流迤南諸
閘水雖流而船不行矣權宜之術也原議
通州西水關外并新壩新閘貳座諸閘真
可不用矣蓋地至通州而愈下水至通州
而愈急必欲貳閘者猶尾閘然不然終有
衝決之患後當驗之

通惠河考畧

元史世祖至元貳拾玖年郭守敬上言水利拾有壹事其壹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壹畝王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拾里置壹閘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河自白浮村至通州高麗莊長壹百陸拾肆里塞泄水缺口拾貳處為鋪貳拾有肆置閘之處往往於地

通惠河志卷上

六

中得舊時軌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臣謹按通惠河即元郭守敬所修故道也

入

國朝百陸拾餘年沙衝水擊幾至湮塞但上有

白浮諸泉細流常涓涓焉成化丙申嘗

命平江伯陳銳疏通以便漕運漕舟曾直達大通

橋下父老尚能言之射利之徒妄假黑胥

之說竟為阻壞正德丁卯又嘗

命工部郎中畢昭戶部郎中郝海參將浮璽復疏通之所費不貲功卒不就其勢雖靡于權豪要之參入者亦不能無罪焉嗣是屢有言者多不得其要空言無補嘉靖丁亥巡視道詹徃來相度因見水勢陡峻直達艱難踵御史向信之言為搬剝之說恭遇皇上神明言入即悟賢宰相實力贊之隨

通惠河志卷上

七

命臣暨工部郎中何棟戶部郎中尹嗣忠參將陳

璠同徃修之工興於戊子貳月告成於本年伍月不肆月而糧運通行上下快之是年所費纔柒阡兩運糧貳百萬石所省腳價拾貳萬兩備見諸奏功完仍

命臣供職如舊又逾年而始得代初年止運軍糧

今則所民糧亦運之要之水能行舟舟能負重所謂多多益善斷乎無不可者其有所不可者乃治河者之罪非河之罪也但地形高下不無衝擊之患歐陽玄所謂勢

如建甌壘穴之漏則橫潰莫制誠如是
言也隨時修濬防守之功尚有賴于後之
臣工焉

開壩建置

慶豐上下貳閘在大通橋東伍里至元貳拾
玖年始建木閘名藉東閘至順元年重建
石閘改名慶豐

本朝成化正德嘉靖年凡叁修之

平津上下貳閘在慶豐閘東拾壹里下閘去

上閘肆里至元貳拾玖年始建木閘名郊
亭閘延祐以後重修石閘改名平津

本朝成化正德嘉靖年凡叁修之

普濟下閘在平津下閘東拾叁里至元貳拾
玖年始建木閘名楊尹閘延祐以後重修
石閘改名普濟上閘廢

本朝成化正德嘉靖年凡叁修之

通流閘在普濟閘東拾貳里至元貳拾玖年

始建木閘延祐以後重修石閘改名通流
本朝成化正德嘉靖年凡叁修之

石壩壹座在通州北關外嘉靖柒年新創工
程之費于閘半之

公署建置

大通橋督儲館壹座頭門叁間耳房拾間大
廳伍間東西廂房陸間高雲亭叁間廚房
貳間嘉靖崇禎年新建所欠者後堂而已又
慮驟雨糧無堆垛議蓋廠房肆拾間尚因
循焉

慶豐閣公館壹座頭門壹間耳房陸間正廳
叁間廚房壹間閣下公解前後陸間龍王
廟壹座嘉靖崇禎年新建

通惠河志卷上

十

平津上閣公館壹座頭門壹間耳房貳間正
廳叁間廂房肆間廚房壹間嘉靖崇禎年新
建

平津下閣公館壹座頭門壹間耳房貳間正
廳叁間廂房肆間廚房壹間嘉靖崇禎年新
建

普濟閣公館壹座頭門壹間耳房貳間正廳
叁間廂房肆間廚房壹間嘉靖崇禎年新建
石壩公館壹座頭門叁間正廳叁間廂房陸

間後廳叁間廂房肆間廚房壹間天妃宮
壹座嘉靖崇禎年新建

都水分司壹座坐落通州舊城內頭門叁間
正廳伍間後廳伍間後堂伍間前後左右
廂房共拾貳間廚房肆間嘉靖崇禎年該
題奉

欽依新建

通惠河志卷上

七

修河經用

至元貳拾玖年

壹役過人夫貳百捌拾伍萬工

壹用過鈔壹百伍拾貳萬米參萬捌仟柒

百石

壹用過木拾陸萬叁仟捌百根

壹用過銅鐵貳拾萬斤油灰麻稱是

成化柒年

正德貳年

通惠河志卷上

十一

壹委用過軍衛有司官指揮樊靖等貳拾

柒員

壹支用過太倉腳價戶部折糧銀共肆萬

伍百柒拾壹兩零

壹疏通過大通橋月河并通州河計陸拾

壹里零

壹修理過大通等橋慶豐等閘壹拾貳座

壹築補過堤岸土壩肆拾壹處共長壹仟

伍拾丈零

嘉靖柒年

壹委用過軍衛有司指揮等官葉茂余銳

等貳拾玖員

壹支用過巡倉贓罰漕運腳價銀陸仟捌

百玖拾兩零銅錢貳萬伍百文零米壹

百貳拾叁石零

壹支用過通倉官軍堤夫行糧叁仟柒百

叁拾石零

壹支用過通州抽分等廠木板等項共陸

通惠河志卷上

十三

仟壹百零捌根片

壹支用過料甄廠半段甄壹拾伍萬塊

壹拆用過尼姑等寺房共壹百貳拾玖間

壹借用過通州左等衛武清等縣軍夫隄

夫共叁仟柒百貳拾名

壹雇募過夫匠共壹拾壹萬肆仟柒拾工

該銀肆仟貳百捌拾兩零

壹置買過木植甄瓦灰葦鐵鑼等項共玖

仟柒百捌拾肆根片箇斤石把貳

壹修理過大通橋壹座慶豐等開陸座

壹挑濬過河道貳拾壹里零壹拾叁丈

壹蓋造過官廳廠房共壹百貳拾伍間

壹新築石壩壹座高壹丈陸尺長貳拾丈

闊壹拾壹丈

壹新開泊船潭并河參處共長叁百玖拾

肆丈闊玖丈

壹新開搬糧小巷叁處

壹新築堤岸壹拾伍處共長陸百伍拾肆

丈

通惠河志卷二

十四

經理雜記

剝船叁百隻分為伍閘每閘該船陸拾隻其

始也官為應銀造於淮安廠經紀領之叁

年扣還原價自後責之經紀官無預焉

各閘兩岸之傍自大通橋至張家灣俱工部

官地通計壹拾叁頃柒拾肆畝貳分伍釐

每畝徵麻貳拾伍斤共該徵麻叁萬肆仟

叁百伍拾陸斤肆兩備各閘繩索之用工

部領之

通惠河志卷二

十五

慶豐閘原額麻地壹頃捌拾玖畝貳分共該

徵麻肆仟柒百叁拾斤

平津閘原額麻地叁頃陸拾伍畝陸分共該

徵麻玖仟壹百肆拾斤

晉濟閘原額麻地肆頃壹拾貳畝伍分伍釐

共該徵麻壹萬叁百壹拾叁斤拾貳兩

通流閘原額麻地肆頃陸畝玖分共該徵麻

壹萬壹百柒拾貳斤捌兩

夫役沿革

慶豐等玖間成化年間原設間官肆員間吏肆名間夫陸百肆拾柒名後因間運不行止存間官壹員間吏壹名間夫捌拾捌名嘉靖柒年因修河通運不時起開添設間官壹員間夫壹百名前項夫役照舊民間應當而所添夫役動支扣省腳價雇募既不勞軍亦不損民亦善策也

經紀貳百名專管剝運糧米張家灣舊有起

通惠河志卷上

十六

糧經紀聽與運軍自為相識往往誑拐腳價負累官軍嘉靖捌年該臣題奉

欽依揀選充當真可行之永久而無弊矣

車戶陸拾名專管大通橋搬送糧米進倉嘉

靖柒年選充

小脚壹百零伍名專管搬運糧米過開霸大

通慶豐上下平津普濟各拾伍名石壩叁

拾名嘉靖柒年選充

部院職制

景泰貳年通倉專差御史壹員京倉巡城御史帶管壹事分屬貳人實為掣肘難行屢該科道官建言為權豪所阻不果恭遇聖明改屬壹官加以提督字面深切人情允合治體疲軍自是少蘇而中官自是不便矣

成化年間通州以上開座專設工部主事壹員管理今因開運通行主事權輕改設郎中通州住劄帶管天津壹帶河道兼督理糧運今偶以通政領之隨官差用無定例也

通惠河志卷上

十七

通州原無漕運恭將正德年間嘗設之不可

為例嘉靖柒年濬河修開議照正德貳年

梁颺事例添差恭將壹員今河道通行此

官似為多設方議裁省

通惠河先未運糧原無戶部屬官之差嘉靖

柒年濬河修開議照正德貳年郝海事例

添差郎中壹員河道既行尚有僨運之責

戶部題奉

欽依每年差郎中或員外郎壹員督理糧運禁革
奸弊今事體已定人習慣熟况肆拾里之
內亦甚易制工部官責專事簡相應帶管
恐日久官多人擾反不便於漕運前項官
員亦宜裁省

通惠河志卷上

大



通惠河志卷下

奏議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吳仲謹

題為計處

國儲以永圖治安事臣奉

命巡視通倉備檢接管卷內見通州開運壹節先
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斌鳳俞諫高友
璣御史薛為學楊儀揚璋秦鉞向信主事鄭
珩給事中翟瓚鎮遠侯顧仕隆署都督楊宏
等各題前事內向信壹疏尤為明白簡當鑿
鑿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
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
明况陳銳等名累

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妥臣因考之元史至元貳
拾玖年都水監卿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
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
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
舊時磚瓦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



便先時通州王大都伍拾里陸輓官糧歲若千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般之勞而壹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焉又考金水海子白浮壅山諸志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於我

朝必欲置閘河於無用費脚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

陵無損溯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為河

通惠河志卷下

二

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況通流等捌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無阻叅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車輛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漕民餓死况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私

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臣利源也臣嘗竊料閘運壹年可省脚價銀拾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

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

上聞尤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關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連旬而放遲盤纏過半累累呈告到臣皆為有名無實臣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

通惠河志卷下

三

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伍拾里之外者我

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為參差定例嗣是莫之能改遂使壹代官軍不需實惠又欲具疏

上聞未果然此特臣利害之小者耳臣近因窳運邊糧備訪邊臣寨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

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姦細為之
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燒
燬

國儲壹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開運
省費為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
危機為

陛下告者是宜

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
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眾惟

陛下留神省察謀之貳參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萬
壹臣言或是誤蒙

採納即今漕運會議在邇乞

勅戶工貳部查照先令節次題覆事例壹併議處
就著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開修倉主事兼
理開運間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
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
省脚價民財民力壹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
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雇人畧運百萬以試之

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
河次第舉行所謂參差通糧漸撥京師自貳
捌壹玖而全輸矣興

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
謂富國強兵殆壹舉而兩得之矣等因奉
聖旨戶工貳部便查議了來說欽此

嘉靖陸年玖月初肆日

工部等部尚書等官臣董瑞等謹

題為計處

國儲以永圖治安事該本部會題都水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雲南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於戶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吳仲題奉

命巡視通倉備檢接管卷內見通州開運壹節先
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臧鳳俞諫高友
璣御史薛為學楊儀楊璋秦鉞向信主事鄭

通惠河志卷下

六

珩給事中程璜鎮遠侯顧仕隆署都督楊宏
等各題前事內向信壹疏尤為明白簡當鑿
鑿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
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
明况陳銳等多累

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貳
拾玖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
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
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

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
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伍拾里陸輓官糧歲若
千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
轉般之勞而壹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焉及考
金水海子白浮壅山諸志典籍昭然而可據
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於我

朝必欲置閘河於無用費脚價而不惜哉臣又
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

陵無損溯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

通惠河志卷下

七

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為河
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况通
流等捌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
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添設近年營
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無阻
叅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耳但每至壘
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車輛固利之牙
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
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

未聞漕民餓死况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糧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源也臣嘗竊料開運壹年可省腳價銀拾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

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

上聞尤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關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兩連旬而放遲盤纏過半累累呈告到臣皆

通志河志卷下

八

為有名無實臣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伍拾里之外者我

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為參差定例嗣是莫之能改遂使壹代官軍不露實惠又欲具疏

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因窺運

邊糧備訪邊關寨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姦細為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燒燬

國儲壹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開運省費為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為

陛下告者是宜

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

通志河志卷下

九

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

陛下留神省察謀之貳參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萬壹臣言或是誤蒙

採納即今漕運會議在過乞

勅戶工貳部查照先令節以題覆事例壹併議處就著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開修倉主事兼理開運開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腳價民財民力壹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

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雇人畧運百萬以試之
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
河次第舉行所謂參差通糧漸撥京師自貳
捌壹玖而全輸矣興

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
謂富國強兵殆壹舉而兩得之矣等因具題
奉

聖旨戶工貳部便查議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
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

查照會議覆

奏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查得成化拾捌年該漕
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題為陳言便利漕運
事該戶部議准興工挑濬間該司禮監太監
懷恩傳奉

聖旨大通橋臺帶工費浩大暫且停止欽此正德
貳年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謙題為公務
事開稱挑濬大通橋至通州開河以便運糧
等因奏行戶部覆奉

今通惠河志卷下

十

聖旨修理開河著戶工貳部上緊議處預先整理
務濟明年漕運其餘俱准議行欽此已經動支

太倉收貯水兌腳價等銀貳萬貳千餘兩推
委漕運參將梁壘協同戶部郎中郝海本部
自外郎畢昭興工挑濬去後未見成功至正
德陸年間據本部管間委官主事鄭珩為節
財裕民以圖治安事呈准每年行取剝船伍
百隻添該開夫參百名以備搬剝等因奉

聖旨前項大船俱令查革改正仍著運糧官軍自

今通惠河志卷下

十一

行照舊雇車般運欽此又於正德拾壹年捌
月內該工科給事中翟瓚題為疏通漕運節
財用以大利軍民事修理運道徒費無益乞
要多官會議開修運河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行間該
監察御史張欽題為節財順人情以利軍
民事運河不必修濬陸路實為簡便等因又
經本部會官議題節奉

聖旨是這修理等項事宜著原差侍郎等官一併

勘處傳當來說欽此備行巡撫都御史李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牛天麟并戶部主事等官董琦等看得前項河道屢議屢修而卒無成

功者陸路實為經久等因節奉

聖旨是這修路事宜你每勘處停當都依擬行欽此已經欽遵會官將前項陸路

欽差戶部侍郎楊潭本部侍郎劉永督理修砌完

備外又查得嘉靖元年肆月內准戶部咨開

稱提督漕運都御史臧鳳鎮遠侯顧仕隆題

通惠河志卷下

十一

京減大通橋至張家灣壹帶河道乃前元轉運通渠永樂正德年間重加挑濬糧運抵京未幾貪利之徒阻滯不行近年營建大木悉由於此若將此河原設伍閘少加修理轉行漕運衙門動支官錢打造剝船共貳百伍拾隻每船用軍肆名共壹仟名仍置口袋壹萬條輪齒領裝悉聽叅將王佐委撥官軍管領撐駕等因已經戶部會同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陸完等題

准轉行叅將王佐會同巡倉御史秦鉞本部管閘主華湘欽遵從宜處置間隨該御史秦鉞亦題前事要因捌閘之舊址均築伍壩之新制就於其旁各置減水閘壹座於內打造剝船蓋造官房收貯糧米次第運至大通橋其朝陽關原有舊河壹道今已築為城壕應否疏通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抄出查覆間又該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向信題稱大通橋至通州壹

通惠河志卷下

十一

帶閘河累議未修今稱築壩蓋房不必置蓋每閘轉行漕運衙門打造剝船伍陸拾隻恐緩不濟事或暫令張家灣河西務壹帶居民聽其造船覓利等因本部已經議得陸路運至太倉不過肆拾伍里車運脚費雖多壹日可抵倉內船運脚費極省至大通橋下亦當陸運約肆伍里必須車贏裝駝方得抵倉所以近橋須立廠蓋房堆候車贏亦當預處且自張家灣即入閘河經閘參肆方抵通州近

該叅將王佐處置運船俱由大河直抵通州城下或者又謂城北置創壹閘可省前項肆閘雖為捷徑但河勢地形高下須相度停當方可舉行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勘議去後近查得嘉靖伍年參月內該總督漕運都御史高友璣總兵官楊宏各題修治道路以便運餉事張家灣至京城陽關外運道陸拾餘里高下不平先因雨水衝坍車贏負載米糧俱遭陷溺乞

通惠河志卷下

古

要戶工貳部計議早起人夫差官設法填墊或欲閘河修濬疏通船隻水陸併行等因又經議擬覆奉

聖旨是戶工貳部便差能幹屬官壹員前去會同巡城巡倉等官督率府州縣應管人員相度修理務在早完以便糧運閘運事且罷欽此已經通行委官行勘修理間緣夏秋時月雨水連綿道路泥濘車不得行反為運道之阻合無查照先年運官萬表所議量撥軍夫隨處填

墊特目前壹時之急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轉行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責撥軍夫填墊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同戶部尚書鄒文盛等議得巡按直隸御史吳仲題稱通州閘運屢議而竟無成及考諸志典籍乞照先年節次題覆事例壹併議處就着巡倉御史會同該部管開修倉主事兼理閘運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壹不妄費如果可行就將

通惠河志卷下

古

省下脚價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壹節為照前項河道屢經建議俱未成功今本官歷陳先代之故事慮及間道之危機省費轉輸皆有所據但河道形勢難度財力所需浩繁事體重大相應勘處停當方可舉行合無候

命下之日戶部選委屬官壹員與本部管開修倉主事會同巡倉御史親詣各閘踏勘形勢高下計料所費工力除各閘壹應椿板等項應

合增置船隻修房築堤及河道淺窄處所作
何挑濬及將上源水勢向背地里遠近可以
疏引水歸故道及照大通橋抵倉亦令另設
陸運作何處置各項合用工料錢糧所奏修
倉餘剩巡倉贓罰及所省腳價有無穀用務
從長便經文可行逐壹會處俾當通將勘過
河道高下及所計工程畫圖造冊回報以憑
會

請裁奪若或有礙亦要明白開呈勿致中止虛費

通志卷六

六

財力其所議通糧全輸京倉以興無窮之利
以杜意外之虞姑候修河畢日另行會處等
因奉

聖旨修濬開河委係轉漕便利至計永樂年間已
有成算後乃因循不曾舉行近年屢議修復皆
為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大臣不肯任事小
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民力困竭漕運軍士疲
敝苟有寬省之策豈可因循不為著戶工貳部
各委堂上官壹員會同漕運總兵叅將并原經

委錦衣衛都指揮王佐及今舉奏這事御史吳
仲親詣彼處地方稽查先令議處事宜踏勘地
形高下計築所費工力究竟修否得實利害明
白具奏定奪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
補則浮言不必恤若姦豪之人恐妨已利故違
騰謗撓阻聽緝事衙門訪拏究問欽此
嘉靖陸年玖月拾伍日

通志卷六

七

戶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臣王軌等謹

題為計處

國儲以永圖治安事各准本部咨該工部題於
戶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題稱奉
命巡視通倉備檢接管卷內見通州開運壹節先
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臧鳳俞諫高友
璣御史薛為學楊儀楊璋秦鉞向信主事鄭
珩給事中翟璫鎮遠侯顧仕隆署都督楊宏
等各題前事內向信壹疏尤為明白簡當鑿
鑿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
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
明况陳銳等多累

通惠河志卷下

八

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貳
拾玖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
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
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
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
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伍拾里陸輓官糧歲若

千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
轉般之勞而壹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焉及考
金水海子白浮壩山諸志典籍昭然而可據
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於我

朝必欲置閘河於無用費腳價而不惜哉臣又
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

陵無損邇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
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為河
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况通

通惠河志卷下

九

流等捌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
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添設近年營
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無阻
衆將王佐曹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
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車輛罔利之牙
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
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
未聞灣民餓死况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私
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源也臣嘗竊料

開運壹年可省脚價銀拾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

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

上聞尤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開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兩連旬而放遲盤纏過半累累呈告到臣皆為有名無實臣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伍拾里之外者臣

通惠河志卷下

三

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運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為參差定例嗣是莫之能改遂使壹代官軍不需實惠又欲具疏

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因竈運邊糧備訪邊關寨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姦細為之

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庫或肆燒燬

國儲壹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開運

省費為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為

陛下告者是宜

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

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

陛下留神省察謀之貳參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萬

通惠河志卷下

三

壹臣言或是謬蒙

採納即今漕運會議在邇乞

勅戶工貳部查照先令節次題覆事例壹併議處

就著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開修倉主事兼

理開運開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

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職罰并所

省脚價民財民力壹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

陸路自造且令寬船雇人畧運百萬以試之

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

河次第舉行所謂急築通糧漸撥京師自貳捌壹玖而全輸矣興

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此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殆意舉而兩得之矣等因具題奉

聖旨戶工貳部便查議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會議覆

奏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查得成化拾捌年該漕

通漕志卷下

五

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題為陳言便利漕運事該戶部議准與工挑濬間該司禮監太監懷恩傳奉

聖旨大通橋常帶工費浩大暫且停止欽此正德貳年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儀題為公務事開稱挑濬大通橋至通州間河以便運糧等因奏行戶部覆奉

聖旨修理開河著戶工貳部上緊議處預先整理務濟明年漕運其餘俱准議行欽此已經動支

太倉收貯水兌腳價等銀貳萬貳仟餘兩推委漕運叅將梁璽協同戶部郎中郝海本部員外郎畢昭興工挑濬去後未見成功至正德陸年間據本部管開委官主事鄺珩為節財裕民以圖治安事呈准每年行取剝船伍百隻添該開夫叁百名以備搬剝等因奉

聖旨前項夫船俱令查革改正仍著運糧官軍自行照舊雇車般運欽此又於正德拾壹年捌月內該工科給事中翟瓚題為疏通漕運節財用以大利軍民事修理運道徒費無益乞要多官會議開修運河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行間續該監察御史張欽題為節財用順人情以利軍民事運河不必修濬陸路實為簡便等因又經本部會官議題節奉

聖旨是這修理等項事宜著原差侍郎等官壹併勘處停當來說欽此備行巡撫都御史李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牛天麟并戶部主事等官

董琦等看得前項河道屢議屢修而卒無成
功者陸路實為經久等因節奉

聖旨是這修路事宜你每勘處傳當都依擬行欽
此已經欽遵會官將前項陸路

欽差戶部侍郎楊潭本部侍郎劉永督理修砌完
備外又查得嘉靖元年肆月內准戶部咨開
稱提督漕運都御史臧鳳鎮遠侯顧仕隆題
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壺帶河道乃前元轉
運通渠永樂正德年間重加挑濬糧運抵京

通惠河志卷下

五

未幾貪利之徒阻滯不行近年營建大木悉
由於此若將此河原設伍閘少加修理轉行
漕運衙門動支官錢打造剝船共貳百伍拾
隻每船用軍肆名共壹阡名仍置口袋壹萬
條輪番領裝悉聽叅將王佐委撥官軍管領
撐駕等因已經戶部會同吏部等衙門尚書
等官陸完等題

准轉行叅將王佐會同巡倉御史秦鉞本部管閘
主事華湘欽遵從宜處置間隨該御史秦鉞

亦題前事要因捌閘之舊址均築伍壩之新
制就於其旁各置減水閘壹座於內打造剝
船蓋造官房收貯糧米六第運至大通橋其
朝陽關原有舊河壺道今已築為城壕應否疏
通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抄出查覆間又該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向信題稱大通橋至通州壺
帶閘河累議未修今稱築壩蓋房不必置蓋
每閘轉行漕運衙門打造剝船伍陸拾隻恐

通惠河志卷下

五

緩不濟事或暫令張家灣河西務壺帶居民
聽其造船覓利等因本部已經議得陸路運
至太倉不過肆拾伍里車運腳費雖多壹日
可抵倉內船運腳費極省至大通橋下亦當
陸運約肆伍里必須車載裝駝方得抵倉所
以近橋須立廠蓋房堆候車載亦當預處且
自張家灣即入閘河經開叅肆方抵通州近
該叅將王佐處置運船俱由大河直抵通州
城下或者又謂城北置創壺閘可省前項肆

開雖為捷徑但河勢地形高下須相度停當方可舉行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勘議去後近查得嘉靖伍年參月內該總督漕運都御史高友璣總兵官楊宏各題修治道路以便運餉事張家灣至京城朝陽關外運道陸拾餘里高下不平先因雨水衝坍車載負載米糧俱遭陷溺乞要戶工貳部計議早起人夫差官設法填墊或欲開河設填疏通船隻水陸併行等因又

經議擬覆奉

聖旨是戶工貳部便差能幹屬官實員前去會同巡城巡倉等官督率府州縣應管人員相度修理務在早完以便糧運開運事且罷欽此已經通行委官行勘修理間緣夏秋時月雨水連綿道路泥濘車不得行反為運道之阻合無查照先年運官萬表所議量撥軍夫隨處填墊持目前當時之急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轉行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責

撥軍夫填墊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等會同戶部尚書鄭文盛等議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題稱通州開運屋議而竟無成及考諸志典籍乞照先年節次題覆事例壹併議處就著巡倉御史會同該部管開修倉主事兼理開運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腳價民財民力壹不妄費如果可行就將省下腳價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壹節為照前項河道屢經建議俱未成功

今本官歷陳先代之故事慮及間道之危機省費轉輸皆有所據但河道形勢難度財力所需浩繁事體重大相應勘處停當方可舉行合無俟

命下之日戶部選委屬官實員與本部管開修倉主事會同巡倉御史親詣各閘踏勘形勢高下計料所費工力除各閘壹應椿板等項應合增置船隻修房築堤及河道淺窄處所作何挑濬及將上源水勢向背地里遠近可以

疏引水歸故道及照大通橋抵倉亦合另設
陸運作何處置各項各用工料錢糧所奏修
倉餘剩巡倉賊罰及所有脚價有無發用務
從長便憑久可行逐壹會處傳當通將勘過
河道高下及所計工程畫圖造冊回報以憑
會

請執奪若或有礙亦要明白開呈勿致中止虛費
財力其所議通糧全輸京倉以興無窮之利
以杜意外之虞姑候修河畢日另行會處等

通惠河志卷下

三

因奉

聖旨修濬閘河委係轉漕便利至計永樂年間已
有成算後乃因循不曾舉行近年屢議修復皆
為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大臣不肯任事小
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民力困竭漕運軍士疲
數苟有寬省之策豈可因循不為著戶工貳部
各委堂上官壹員會同漕運總兵叅將拜原經
手錦衣衛都指揮王佐及今舉奏這事御史吳
仲等親詣彼處地方稽查先今議處事宜踏勘

地形高下計算所費工力究竟修否得實利害
明白具奏定奪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
有補則浮言不必恤若姦豪之人恐妨已利故
為騰謗撓阻聽緝事衙門訪拏究問欽此隨該
各部覆題節奉

聖旨著王軌何詔去欽此各欽遵備咨到臣等欽
遵隨會同漕運總兵官楊宏叅將張奎錦承
衛都指揮王佐御史吳仲除永樂年間事體
卷案不存無憑查考外稽查得先年節該諸

通惠河志卷下

三

臣奏建閘河壹事俱該戶工貳部查議題覆
修濬或因工程浩大暫止或欲候待豐年暫
停或為勢要罔利之徒所阻以此俱各未見
成功臣等議照漕運糧儲

國家大計容受之多車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
如水舟車並進脚價倍省此閘河之所以不
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白河止閘壩規
模具在修濬必可通行前代君臣尚能興舉
其事舳舻直抵海子今之閘運止於般剎而

復屢行屢止者固由勢要姦徒罔利所阻亦由地形漸高流沙淤塞大通橋至白河僅肆拾里其地形高下相去陸丈有餘使其不計多費錢糧大興工役開深崇丈再加廣濶水勢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糧大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固永久之利也但工程浩大切近

都城不敢輕議為今之計只應循照舊規修濬河閘臣等

通惠河志卷下

三十

陸辭之日自大通橋沿河逐閘踏勘形勢大畧此時閘門洞開初冬水涸流波尚且不絕若各閘皆閉水盈可待至通流閘坐于通州舊城之中經貳水門南浦土橋廣利參閘市井輻輳之地兩岸居民閘閘鱗集擲比般運糧米大為不便看至本城西門白河之濱舊有小河通過城北壹面中有舊廢土壩地基西不壹里至今堰水小壩議須挑濬河身因舊壩添築高濬多用椿木軌石甃砌平時集水行

舟水大聽其漫流而過由此徑達普濟閘可省肆閘兩關般運之難開壩相去寫遠合添設閘官吏貳員名閘夫拾名分管普濟通流貳閘看守新壩以防盜決乃會委戶部坐糧員外郎范韶工部修倉主事周朝著管閘主事魏良輔公同順天府通判何棟通州知州曹俊及通州等衛指揮等官分投各閘并舊壩地方踏勘丈量應該修濬築壩去處計工估費行據各官呈報會計得修理閘座挑濬

通惠河志卷下

主

河身築砌新壩合用工料價銀大約壹萬兩自新壩起至慶豐閘計般運伍處每閘各用剝船陸拾隻共船叁百隻每隻載米壹百伍拾餘石日運米約有壹萬石船隻造于漕運衙門口袋出于包運經紀人夫聽其雇覓搞竇隨其本船置造船隻每隻計該價銀叁拾伍兩叁百隻共銀壹萬伍百兩造完至日交付般運經紀人等每名管領壹隻時常看守損壞修理其原借官銀仍令每年腳價銀內

扣除拾兩還官參肆年間可以還足每船每
間議定船運撐挽脚銀壹兩開壩伍處共銀
伍兩自大通橋馬頭登岸合用小車驢羸裝
載般運每船糧貳百石議定脚價銀陸兩每
糧壹石常年陸運原費脚價銀壹錢今止用
銀伍分伍釐可省肆分伍釐通計貳百肆拾
萬石京倉糧米可省銀共拾萬捌仟兩若使
皆由開運切恐糧多船少船運稽遲反致有
悞晴日路乾聽車轆壹面照舊載運米陸並

通惠河志卷下

三

進則漕運官軍完糧之日可得早回月餘預
兌下年糧米陸運羸車責令徑赴西倉開運
小車驢羸止令運至東倉遠近均便為照大
通橋地方窄狹人煙輳集恐妨起陸若於慶
豐閣下登岸運糧又省貳間般運勞費亦合
聽從立法非難而難於守法任人非難而難
於得人苟非其人則法雖善亦不久而廢矣
今後合無戶工貳部暫添選委郎中或員外
郎各壹員兵部推選曾經漕運練達老成勤

能都指揮壹員查照先年事例用充叅將住
劄通州專管輕齎銀兩修理開河般運糧米
給散脚價及管天津以北催償糧運仍各會
同巡倉御史俱領

勅行事嚴督選委府衛州縣的當幹濟官員雇募
人夫并通州等衛遮洋運糧軍餘共壹萬名
分工限日作急修理築濬務在堅完糧運若
到各官分投開壩坐守督運禁革姦弊開運
通行之日奏

通惠河志卷下

三

請取回量加擢用每開壩各造官廳參間廠房貳
拾間兩岸修築馬頭地方泊船般運剗平沿
河牽路便於行船官廳即今起蓋廠房以漸
續成工料脚價查借見在修倉餘銀貳仟兩
巡倉衙門贓罰等銀壹仟兩漕運衙門今年
改撥通州收糧扣除脚價銀肆仟伍百餘兩
如有不足另借太倉銀兩應用待後省出脚
價餘銀逐壹補還開版本料斲石工部各廠
取用如或不敷官銀買辦又訪得糧運入倉

多被門官歇家伴當光棍人等指留糧袋索
要錢銀乞

勅廠衛并西司房緝事衙門巡訪拏送法司照依
打攪倉場事例問擬枷號發遣充軍庶漕運
疏通錢糧節省如此則開運壹事有利而無
害有得而無失可為世守之法而大造軍民
之福矣再照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固參倉
豐儲居集萬家守以伍衛亦當積蓄以安人
心不宜過慮般運自起驚疑及查河源之水

通惠河志卷下

五

出于西山玉泉由海子經流

大內玉河而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事理或時之
早澇或流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
與者前項節財興利事情幸賴

聖明御極廟堂力主于上百執事奔走于下董事
興工何有不濟

欽命臣等會同查議明白今將修濬開河
說壹本進呈

御覽伏乞



聖明定奪勅下該部再加詳議

未寒凍擇日興工若至永

天煖土融隨即繼工務在期月土成不悞糧

運緣係計處

國儲以永圖治安及節奉

欽依著戶工貳部各委堂上官壹員會同漕運總

兵參將并原經委錦永衛都指揮王佐及舉

奏這事御史吳仲等親詣彼處地方稽查先

令議處事宜踏勘地形高下計筭所費工力

通惠河志卷下

五

究竟修否得實利害明白具奏定奪事理臣

等俱未敢擅便等因奉

聖旨是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跡

先朝成筭近年屢議修復輒為姦豪射利之人所

阻今開壩具存河渠無礙原設官吏夫役俱各

見在你每今所議處尤為簡易合用錢糧不多

且車舟並進不失車脚之利宜應疏濬盤剗修

開造船等項事宜都依擬施行然政之修舉必

在得人兵部便會戶部推舉廉潔辦事練達老

成都指揮壹員照例充叅將通州住劄照舊驗收輕齎銀兩兼理修河事務吏部仍會戶工貳部推有才力肯任事郎中貳員并通州巡倉御史各寫勅與他行事未盡事情聽該部并各官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今冬先將木植執石等項置辦整理待來春融煖之時興動土工委用官員務要用心協力共成大功勿得偏執違拗妨悞經國大計責有所歸欽此

通惠河志卷下
三
宣統元年拾壹月拾叁日

三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等官臣吳仲等謹題為計處

國儲以永國治安事臣欽奉

勅監察御史吳仲國家漕運仰給東南裏河自真揚直抵張家灣開壩洪淺具有成規惟通州地方距京城纔伍拾餘里車挽之費動至鉅萬每或不給未免稱貸償完運軍之疲敝日甚江南之加耗歲增先年臣下建白以通惠河乃前代遺蹟

通惠河志卷下

三

先朝具有成筭成化年間以來屢嘗修濬運糧船隻曾直抵慶豐閘下乃為異議所撓事遂中止其後節嘗興舉亦皆惑於姦人橫議迄無成功近日廷臣有以為言朕命戶工貳部侍郎會同漕運總兵叅將等官及原經委用修濬河道錦衣衛都指揮王佐等前去踏勘議處各官回奏朕叅詳始末事情今開壩具存河渠有水原設官吏夫役俱各見在各官所處運糧大船雖未能直達剝船轉搬亦可省費拾之參肆因舊修

濬隨宜幫築合用錢糧人力不多且夏秋晴爽之時水陸並運不失車脚之利糧船過盡商民船隻亦可通行若處置得宜委的有益無損經久利便已允所請施行今特命爾同戶部郎中尹嗣忠工部郎中何棟會同叅將都指揮僉事陳璠親詣沿河壺帶查照該部原覆各官勘處事宜著實用心整理應修工程合用錢糧雇募人夫并起撥通州等衛遮洋運糧軍餘及禁革姦弊等事悉依原擬各該府衛州縣訪有能幹

通惠河志卷下

辛九

的當官員爾等會委差用不許抗違阻撓今冬辦料計工區畫停當來春融煖之時擇日興動土工凡各項事情有該載不盡者仍聽該部并爾等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此係經國大計爾等務要用心協力共圖成功勿偏執自用勿違衆立異亦勿苟且粗略取辯目前壹勞永逸以為深長久遠之圖斯稱委任工完具奏朝廷委官閱實尚加擢用以旌爾能如或因循玩愒徒費工力無益於事責亦難逭爾其勉

之慎之故勅欽此欽遵臣等深愧匪才叨膺重託受

命以來日夜憂懼恐孤任使自本年貳月初肆日起沿河往來親督委官夫匠將大通橋至通州壺帶河道橋梁開壩堤岸官廳廠房俱已修濬蓋造完備蓄積水利分布剝船交盤糧運通行無阻此皆仰賴

皇上剛明獨斷克有成功臣等身歷此河頗知功之難成竊念時之難遇即今雖已通行持久

通惠河志卷下

辛九

恐將廢阻謹陳愚得用條事宜伏乞聖明特勅該部采擇處分務使河道長通國儲永賴以成萬年之利臣等不勝幸甚為此具本差攢典張鑑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壹時修濬以通運道臣等切照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肆拾餘里地勢高下肆丈有餘中間設有慶豐等伍閘蓄

積水利臣等督工修濬今已行船運糧無阻但地勢陡峻土皆流沙猶恐夏秋天雨河流暴漲堤岸河身不無衝決淤塞若不預處恐難經久如蒙乞

勅該部行令管閘主事時常沿河往來巡視壹遇

堤岸水口衝決河道淤塞隨即率領

官吏開夫挑濬補築晝夜撥人看守

毋致盜決仍將閘運扣省腳價銀內

通惠河志卷下

每年量支壹千兩通州寄庫遞年聽

候管閘主事將前銀兩雇覓人夫置

買椿料乘暇興工量其衝決淤塞處

所重加修濬如銀兩不足再行具數

奏討如此庶成功不廢而運道永通

矣

壹專委任以責成效臣等切見張家灣

至真揚壹帶河道置立淺鋪僉設夫

老附近府州縣各有管河官員分治

又有管河郎中御史等官總理至於設閘處所俱有主事專管坐守是以河防政務僅無廢墜今都城之下大通河比之他處尤為緊要止設主事壹員又兼管別事不無妨廢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令無將管閘主事照依濟寧等處事

例通州住劄不計入京專令督理河

道不許兼管別事通州添設管河同

通惠河志卷下

知或判官壹員專管修理大通橋起

至鮮魚閘止河道其合用錢糧將每

年扣省腳價銀內支用與凡應行事

宜及委用官員俱聽管閘主事處分

其有盜決水利阻壞糧運之徒亦聽

舉問重治仍乞

勅戶部每年於月初旬差委郎中或員外郎壹員

請

勅壹道通州住劄會同巡倉御史沿河往來催償

天津以北糧運驗箕輕齋銀兩待糧完日造冊奏繳如此則職任專壹而效可責成矣

壹復舊額以添官夫臣等看得大通關河石額設官肆員吏肆名閘夫陸百柒拾肆名後因糧運不行止存官壹員吏壹名看守閘座績又因接運事添增夫捌拾名每名河南等處州縣徵銀柒兩解部雇夫專管運送

通惠河志卷下

四

內府衙門竹木等料閘運停止無事修濬啓閉

官吏夫役因此革少即今幸賴

聖明修復閘運前項官夫似不可少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舊額量添閘官壹員吏壹名分管其

閘夫量添壹百名與同見在壹百捌

拾名分布各閘不許雜差占役專力

啓閉如遇堤岸河道少有淤決官吏

率領各夫併力修濬其餘外夫捌拾

名原係接運事合無再加詳議將原

徵解部銀共伍百陸拾兩不必雇夫收貯在庫待候南京歲運竹木等料至日本部驗實每運量給銀兩令經收

內府衙門官壹員領出自雇車脚通州陸運不許入閘庶閘夫不致重累又運船與木料兩不相妨如此則閘運易舉而夫役不擾矣

壹改閘座以防水患臣等看得夏秋久

通惠河志卷下

四

雨西山水發皆由閘河東流閘門隘

小水泄不及遂致泛漲衝決堤壩勢

所必有此出不測非人可為原議障

水石壩今已修成又通流閘在通州

城中市井環繞積水丈餘又西水關

久浸水中俱非常便必須將慶豐上

閘平津中閘拆運通州西水關外創

造石閘壹座將前石壩南移貳拾餘

丈改造石閘壹座平時閉版積水壹

遇水發即啓版泄水深為兩便但今糧運已行措工不及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斟酌如果於事有益待糧運完日行

令管閘主事會同漕運衙門把總都指揮壹員陸續辦料如法改造如此庶事得經久而水患可免矣

宣處剝船以便糧運臣等看得原議漕運衙門打造剝船叁百隻每隻原定價銀叁拾伍兩共銀壹萬伍百兩今

通惠河志卷下

四四

已令布各閘責令經紀張鑑等壹百

貳拾名領運將經紀名下腳價銀內每年扣出叁仟兩在官抵作船價計叁年半扣完其船過年修脩經紀自備若損壞不堪撐駕仍將前扣船價發漕運衙門打造照前給領扣除庶不誤事又每閘該船陸拾隻每隻載米壹百伍拾餘石每日可運米貳萬餘石自伍月起至玖月終止糧運續

到計有壹百伍拾日中間縱有陰雨阻滯則每年京糧不過貳百伍陸拾萬石亦可盡入閘運不難矣臣等已運過米拾柒萬餘石即此可驗若以後妄生浮議多方阻撓以致糧運遲滯蓋由接管官員不肯任事非河之弊臣等之責也如此則事體歸壹而糧運無虞矣

嘉靖柒年伍月貳拾貳日具題次日奉

通惠河志卷下

四五

聖旨開濬通惠河

先朝屢經勘議修理未得成功吳仲何棟尹嗣忠陳璠等不出參肆箇月工程就緒糧運通行勒於可嘉還照前旨差科道官各壹員前去關視回奏以憑旌獎其餘合行事宜工部便照各官奏內事理議了來說欽此

嘉靖柒年伍月貳拾柒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吳紳謹

題為計處

國儲以永圖治安事臣奉

命整理通惠閘河除工完會本具

奏外臣身歷河事始知成功不易持久為難先

年所以屢行屢止者有以也若不添設專官

坐守閘壩隨時修理未免淤塞崩潰終當自

廢萬壹張家灣射利之徒黃夜偷掘壩閘壩

壩可使萬夫之勞千金之費壹夕委諸泥沙

通惠河志卷下

四

是上負

皇上獨斷之明下負輔臣贊襄之力而臣之罪始

不可道謗始不可破矣臣看得工部郎中何

棟才猷出眾智慮超群况身親經歷多所識

達如蒙

皇上軫念漕艱乞

勅該部裁革原設主事仍留本官督理照例參年

壹次更換聽其動支在庫用剩銀兩并扣省

脚價雇倩單民夫役挑濬上流改造閘座革

經紀而撥官軍自運去雇役而添閘夫自般

嚴防山水泛漲法禁盜泄河防隨船帶石以

包岸逐年種柳以護堤補蓋廠房填墊橋道

并修船剝船等項俱聽便宜務為經久其天

津壹帶河道巡河郎中駕遠罕到全欠疏通

連年運船起剝艱難亦宜改屬本官壹併整

理若何棟別有差用亦乞暫留必待新任郎

中交代接管方許離任蓋此河不可壹日無

工部之官而工部官實不可壹日離此河也

通惠河志卷下

四

再照各處河道俱設有有司水利官今通惠

閘河似不可缺臣訪得通州左衛經歷趙翬

勤謹詳慎神武中衛經歷岑時勉穎敏精勤

曾委修河俱肯效力併乞

勅下該部改陞壹員或同知或判官填註通州專

管河道庶大小各有所司而上下方成體統

矣其督運官壹節賴有郎中尹嗣忠多方調

度稍有次第但立法之初事多紛擾人未慣

習乞照侍郎王軫等題

准事理仍留本官坐守催督終始其事以後年分
恐亦不必專設每年貳月請差郎中或員外
郎壹員前去會同工部郎中巡倉御史督運
完日回京似為穩便又輕齎必責之憲臣而
弊除河道必責之水曹而事舉叅將之官恐
不得常如陳璠之練達老成反政出多門而
紛更矣但將來剝船編入漕司改軍自運必
須設有專官方為久計乞

勅該部從長計處或待漕運會議定奪非臣所敢

通志河志卷下

四十八

輕議也雖然設官易任事難前項官員若不
分住公署著實用心幹辦但高坐京師奔走
人事祇以文移從事則關運決然不久而冗
員真為徒設矣臣過慮之私壹得之愚又不
敢不盡言而預告之也等因奉

聖旨工部看了來說

嘉靖柒年陸月初貳日

工部左侍郎臣何詔等謹

題為計處

國儲以永圖治安事該都水清吏司崇呈奉本
部送工科抄出工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
黎良等題該工部手本該本部題都水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於工科抄出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等官吳仲等奏奉

聖旨開濬通惠河

先朝屢經勸議修理未得成功吳仲何棟尹嗣忠

通志河志卷下

四十九

陳璠等不出參肆箇月工程就緒糧運通行勤
勞可嘉還照前旨差科道官各員前去閱視
回奏以憑旌獎其餘合行事宜工部便照各官
奏內事理議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
到部嘉靖柒年陸月拾貳日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科該工科都給事中張
嵩具題本年陸月拾陸日奉

聖旨著黎良去欽此續該都察院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兼本院左都御史李承勛等具題亦為

前事本年陸月貳拾日奉

聖旨著劉模去欽此臣等俱於本年陸月貳拾柒

日早

朝辭畢前往大通橋駕小舟而行經慶豐上下

貳閘平津上下貳閘至晉濟石壩而止每閘

及壩皆捨舟步履逐壹閱視凡其執石之甃

結木版之啓閉河水之盈縮蓄洩皆諮詢而

講求之以至於臨閘有廳棲糧有房障隄有

椿跨岸有橋遠近相望聯絡不絕其剗船分

通濟河志卷下

五

布於各閘候者鱗次行者魚貫由通州而抵

京倉可朝發而夕至具見御史吳仲郎中何

棟尹嗣忠參將陳璠等官仰體

皇上勵精圖治之盛心故能同心協力通變宜民

不費時日而克有成效

君令臣行人存政舉固如是夫臣等聞衆口鑠金

積毀銷骨市虎成於衆人投杼起於屢至使

當建白之初而或生壹橫議垂成之際而復

間以讒言則今日之事去矣謂仲等何哉臣

等又聞立法固難而守法亦難昔蕭何定制

較若畫壹得曹參以守之治清淨而民寧壹

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今運道之通寔類於

此伏望

皇上自今以往命官必求其人任人必專其事使

運道旋淤而旋濟閘壩隨損而隨修凡豪右

之強梗者必置之法盜賊之竊發者必正之

刑使得以展布其謀猷而不拘擗於聞見則

百姓可與樂成漕運可以長通而壽

通濟河志卷下

五

國脉保元氣於有永矣緣係計處

國儲以永圖治安及奉

欽依閱視回奏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題奉

聖旨工部看了來說欽此抄出送司案查嘉靖陸

年玖月內該巡倉御史吳仲題前事該本部

會同戶部議擬合無戶工貳部添選委官部

中或員外郎各宣員兵部推選曾經漕運練

達老成効能都指揮壹員查照先年事例修

理開河仍會同巡倉御史俱領

勅行事糧運若到各官分投開闢坐守督運通行

之日奏

請取回量加擢用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吏部選註戶部郎中尹嗣忠本部郎中

何棟兵部推選都指揮陳璠又巡倉御史吳

仲俱領

勅前去整理績於今年陸月內該御史吳仲奏報

工完糧運通行等因覆奉

欽依議擬題

通惠河志卷下

五

准通行差委科道等官閱視去後今該前因案呈

到部臣等看得御史吳仲郎中何棟尹嗣忠

參將陳璠整理通惠開河俱有成蹟既該科

道等官黎良等覈實前來所據各官相應旌

獎以勵臣工合遵照前

旨但

恩典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議擬伏乞

聖裁緣係計處

國儲以永圖治安及奉

欽依工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奉

聖旨各官修濟通惠開河糧運通行國計有濟既

該科道等官覈實具奏宜加旌獎吳仲何棟尹

嗣忠陳璠各陞壹級吳仲何棟賞銀叁拾兩紵

絲貳表裏尹嗣忠陳璠各銀貳拾兩紵絲壹表

裏仍各要照舊用心督理務圖經久勿墮成工

欽此

嘉靖柒年柒月初柒日

通惠河志卷下

五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吳仲謹

題為議處輕齋銀兩事切照嘉靖癸年漕運京糧壹百玖拾玖萬叁仟捌百貳拾捌石肆斗肆升肆合柒勺柒抄肆撮已於通惠河般運完訖但秋深白河水涸糧船違限到遲壹時起剝艱難除記工挑濬及議發扣省腳價銀伍仟兩解赴漕運衙門打造剝船照例扣除還官其漕運總兵叅將等官若能嚴督各總依期而來相繼般運較之今年決可早完月

今通惠河志卷下

辛酉

餘陸運真可不用矣所有該省腳價等項銀兩比照嘉靖伍年陸年各衙所原造花銷文冊扣除山東總孫機下該銀貳仟玖百陸拾柒兩陸錢貳分玖釐壹毫江北總劉倬下該銀壹萬肆仟柒百柒拾玖兩捌錢捌分捌釐捌毫王讚下該銀陸仟肆百柒拾壹兩伍錢叁分貳釐肆毫陸絲

中都總丁鈇下該銀壹萬捌百陸拾貳兩壹錢陸分玖釐貳毫江南總王憲下該銀柒仟玖

百玖拾肆兩肆錢肆分貳釐玖毫徐珪下該

銀捌仟伍拾伍兩貳錢叁分捌釐肆毫南京總王端下該銀壹萬壹拾貳兩玖錢伍分叁釐柒毫潘壘下該銀玖仟伍百玖拾肆兩捌錢伍分叁釐玖毫浙江總楊和下該銀貳萬陸仟肆百壹兩陸錢玖分叁釐叁毫湖廣總程鵬下該銀柒仟伍百壹兩伍分肆釐貳毫江西總張鸞下該銀捌仟柒百肆拾陸兩捌錢壹毫共該銀壹拾壹萬叁仟叁百捌拾捌

今通惠河志卷下

辛酉

兩貳錢伍分陸釐陸絲已經題奉

欽依陸續解送戶部收貯節據把總等官王端等各呈稟前項銀兩相應照數扣除還官但運軍疲敝乞要寬減壹分以霽新河之惠等因到臣與臣所見相同但係干錢糧豈敢遽為輕重况壹應

恩典俱當出自

朝廷伏望

聖慈矜憫乞

勅下該部詳議將前項應扣脚價量給參分之壹以濟其艱以厭其欲使知

隆恩曠典真出尋常萬萬矣再照各總輕齋多有不均并以後扣免之數相應酌處以為久計合無候明年漕運至日將山東總壹陸銀免扣江北等柒總貳陸銀每石扣銀伍分總計每石江等叁總叁陸銀每石扣銀伍分總計每石止扣銀叁分比之今年實免叁分之壹且為均平之制行之壹貳年如果開運可久以後

通惠河志卷下

五十六

年分該扣之數相應扣減歲漕加耗以少寬窮民如此庶軍民均霑實惠而開運不為徒行矣惟復止照今擬扣收貯庫聽候別項支銷并修閘挑河等項支用又在臨時斟酌非臣所敢輕議而逆料也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詳來說欽此

嘉靖柒年拾月初柒日



乞修河道以便轉運事

嘉靖元年叁月拾玖日巡

向信題臣竊惟



京儲仰藉於漕運漕運寔利於修河但修復之計不難於言而難於行該部奉行不難於題覆而難於責效故晉之時富平津河橋久議不決至杜預始成武帝臨會舉杯勸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當時以為美談今

通惠河志卷下

五十七

聖明御極百度壹新其過晉遠甚在庭諸臣題題昂昂非無杜預其儔也然今年曰修河明年曰修河自成化年間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雲南等道監察御史薛為學等題正德元年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儀題正德陸年又該管開主事鄭珩題拾壹年又該工科給事中翟讚題又該前提督漕運都御史臧鳳鎮遠候顧仕隆題然事屢議而竟無成功言雖切而無補轉運是課智不及乎抑亦

因循推移而無心於必成乎臣不可得而知也臣謂創修者固難為力修復者亦易為功今通州至京城通流等捌閘其間閘石見存無事於添派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添設即今水勢瀾漫無事於疏濬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多以權勢之家有礙地土不利於行繼以閘利之徒有妨生理不便於已閘又多以包用閘夫占恤不發動以勞民傷財為說中間

通惠河志卷下

五十九

孰見不定動為所惑隨時乾沒誰復寔心寧使有用之水而置之無用之地寧忍輓運之苦而不圖水運之安寧使腳價之費而不惜運軍運官虧欠之苦可勝惜哉臣於接管卷內查得都察院劄付壹起為修復河道以便轉運京儲事又該巡按監察御史朱鉞題續該工部尚書李鏊等覆奏

聖旨是著叅將王佐會同巡倉御史官剛正事從長勘處傳當來說欽此未幾叅將王佐以裁革

去御史秦鉞以事滿代事竟不聞舉行該部不聞復議是亦前日修河之說也臣巡視通倉竊見今秋糧運又到即今不行預處臨期何濟轉運前此之議者首事之初曰築伍壩築必傷財臣愚以為不必築也曰置戕水閘置必勞民臣愚以為不必置也曰各壩起蓋房屋蓋必重傷財力臣愚以為不必蓋也但以各閘口下每閘查有版不足者或有版不堪者就於各抽分局內查取見在版本或添

通惠河志卷下

五十九

伍柴塊則水可深伍柴尺加捌玖塊則水可深捌玖尺水大漫則流而不壅水小竭則聚而不洩每閘轉行漕運衙門打造剝船伍陸拾隻恐緩不濟事或暫令張家灣河西務壹帶居民聽其造船覓利定以閘口編以班次其各船合用布袋貳叁百條令其自備其合用脚夫俱在臨期斟酌責令船頭給價雇覓務米至倉而後袋可給必不足數而後人可回輪番裝載以次挑運事無大小悉聽叅將

王佐隨宜區處其原餉以夫止令開官督率
守閘加減版木隄防水勢中間若有假託勢
要名色行使別項船隻阻占閘口包攬船袋
侵奪財物等項聽科道官及叅將王佐等舉
劾重治行之既久勢若傾利至於築壩蓋房
等項方議舉行亦不難處又果天晴不雨道
無泥濘船價脚價畧相等分聽其自便水陸
並進尤為全妙臣查得正德拾伍年春夏間
叅將王佐催督運船由張家灣至通州東城
下灣泊運入通倉就省脚價銀壹萬餘兩臣
謂今日若果由此轉運則壹年所省不知幾
拾萬兩又查得近年營建大木工部侍郎
趙璠曾將大木入河直抵大通橋滔滔無阻
節力甚多叅將王佐亦曾親臨閘口小試利
船屢試屢利畧無窒礙此明效大驗人所共
知況今趙璠見任工部事猶未遠叅將王佐
見蒙取回輕車熟路又其所長此誠壹大機
會也亦

通惠河志卷十

奉

國家之利運官運軍之幸也失此不為無復可
為矣伏望

皇上天語叮嚀

勅下貳臣并管理河道官各殫心力各竭智能務
要克期就緒毋徒再付空言其漆版造船製
袋覓脚等項悉聽該部從長區處覆

奏但在有裨漕運不妨有拂權豪則屢

朝議之而不定者今日始定屢

朝議之而不行者今日始行抑亦

通惠河志卷十

奉

新政之壹事京儲之遠猷其節軍之力節軍之財
國家之利莫大矣

碑記

改修應豐石牖記

宋聚

牖於字為閉城門具或曰以版有所蔽近代水監官廚之以時蓄泄因水行舟世祖皇帝至元貳拾有貳年前昭文館大學士知大夫院領都水監事臣郭守敬圖水利奏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西山水合馬眼泉諸水為渠曰通惠河貫京城迤運出南水門過通州抵高麗莊之牖為里貳百視地形創為牖附

通惠河志卷一

六十一

岸辟及底皆用木凡貳拾肆慶豐其室也後貳拾年當至大肆年諸牖寢腐宰相請以石易為萬世利且請度緩急後先作則工不迫工不迫則周且固仁廟勅准有司以次第舉由是至順元年始及慶豐遂役都水少監王溫臣率其屬分督程作董役士年暨五木金石之工集有伍百伍拾輸木萬章以鉤計凡捌百有奇石材叁仟貳百餘斲天榮他物每章奏築其縱長百貳拾尺叁分長之貳為衡

廣高貳丈濶容貳丈貳尺經始於是年叁月之望粵陸月拾伍日告成繩規中度完好緻密公私善之明年春監丞阿禮張宗顏述是役之為日久近牖之喬卑長廣靡費物料幾何創始改作之緒及工之勤利之美求職以文予復之曰此世祖開物成務羣策畢舉也仁廟克成先烈措注宏遠功不百倍不改作也臣下莫不奉行惟謹此事理之著者也記是誠宜然予疑是牖之始命名為後與創始之歲果豐歟或示微意於後世歟惜莫可得而知何也牖非事游觀蓋經營國計民俯仰以給者猶必待豐而後作矧他役乎抑果作於豐年則後不敢妄興民不敢苟勞財不敢徒費章章矣因其役併原其名是為記

通惠河志卷一

六十二

中書右丞相領都水監政績碑

歐陽玄

中書右丞相定住公自居平章首席既而陞左相又陞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巳之正月迄今數年之中濬治舊規抑塞新弊水政大修都水監長貳賓佐共其實蹟請于翰林歐陽玄文其事于石以貽後世玄曰丞相上佐天子下理百官日綜萬幾朝野政務莫非相業所經綸也奚獨於水政而紀述乎

通惠河志卷六

六十四

其長貳賓佐進曰我國家之置都水也始於世祖皇帝至元貳拾捌年之辛卯丞相完澤實倡其端當時聖君賢相為慮甚周為制甚密導昌平白浮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眼等諸泉潄為菜里東流入自城西水門匯積水潭又東並宮牆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潄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貳百里是為通惠河置閘貳拾有肆跨諸閘之上通京師內外經

行之道置橋百伍拾有陸閘以制蓄泄橋以

惠往來乃即運糧提舉司車戶阡肆百伍拾

有壹隸監專治其事閘與橋初置以木仁宗

皇帝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械之命閘戶

學為石工木鐵煉壁皆習其技歲歲壹閘工

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為常約

歲若干諸閘皆石壹切工役取具閘戶不擾

而集國計之不匱民用之不乏皆利賴焉近

年有司擅以閘戶抑配配各驛以給驛至元

通惠河志卷六

六十五

延祐以來祖宗之良法美意日就蠹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郭士英若干戶餘州縣之侵軼閘戶者悉禁絕之他戶有避徭役之類仍因而亡者咸復其舊故得水利不隳漕法不滯有關國計民用甚重也且通惠河之將入海也衡漳貫之溯漳西南涉瀛博之埜南至於臨清堂邑之壩過壩而南為會通河盡豫兗青徐肆州境上之水入河絕淮至大江而止貳河相通其為水利博矣有若京城

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壘蟻穴之
漏則橫潰莫制守堤吏與閘戶晝夜分番邏
視不瞻則借兵士於樞密所係尤重故水政
之修閘戶之復丞相有功於斯甚大可無紀
述乎玄聞其言乃考古而徵今水在唐虞為
澤虞在成周為川衡西漢太常太司農少府
內使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貳武帝置水衡
都尉成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堤
謁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左右中伍水衡

李通惠清志卷下

李本

以伍使者領之劉宋置水衡令蕭梁改為大
舟卿宇文周置都水中大隋置都水臺使
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革不壹
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
使者或置都尉趙宋為都水監置判監同判
及丞主簿等員大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
之政兼總舟航桴筏之筭就司其政以充用
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衡盡征其入給俸祿
所稱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國家之厚費以利

天下而秋毫不征其資視古之都水有不可
同年而語者矣且歷代建都秦漢唐多都雍
州阻關陝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
都洛陽大梁亦不迥潯洛入汴淪汝蔡入淮
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
至大漠水涓滴以上皆為我國家用東南之
粟歲漕數百萬石由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
達東南貢賦凡百上供之物歲億萬計絕江
淮河而至道會通河以達商貨懋遷與夫民

通惠河志卷下

李七

生日用之所須不可悉數貳河汴沿南北物
貨或入或出徧天下者猶不在是數又自崑
崙西南水入海者繞出南詔之後歷交趾閩
婆真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過派求日本東
至參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海而
至或踰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闕下斯又古
今載籍之所未有者也水政之重可不以重
臣領之乎昔者舜舉拾陸相共治海內禹治
水土益治川澤今之水政禹益皆嘗司之然

則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意也歟玄
職在太史紀載為宜右丞相康里氏定住其
名乃祖乃父參世宿位逮事列聖篤於忠貞
數從王師戰金捌鄰多積功伐不妄俘戮不
希寵榮有陰德餘慶施於後人丞相踵之揚
歷臺閣參拾餘年清慎如壹熟知國家典章
及居台揆雅量鎮浮坐決大政不徵辭色百
度自貞有古大臣之風焉來求文以紀其蹟
者都水堊素達邇段定僧少監完澤鐵睦尔
太平奴薛徹篤監丞鎖南滿慈普化沙刺贊
卜馬兒吉顏經歷山山知事祁師道云系以
詩曰

國治水官象天玄冥都水有政治國大經
於穆皇元龍興朔方秉令天宣並牧捌荒
乃據析津廼建神州囊括萬派衡從其流
東濬白浮遵彼西山即是天漢派畢昂間
西挹紫宮南出皇畿又東注海萬派攸歸
東溟天池若為我瀟給我漕輓徑達宸居

河濟滌江陳若指掌我鑿貳渠利盡穹壤
雖云盡利我則不征損利利民治水水平
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戶籍先正
昔命閘戶習澱習礪健木膠聖各程其藝
循甲及壹諸徧徧械歲壹修閘眾藝畢來
制水有閘通道有梁息耗有則啓閘有常
夫何閘戶俾役驛旣是求善書遠掣之肘
相君入告閘戶內復每歲鳩功羣匠來族
水政既舉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委莫知
彼水在國血脉在身百體輸津五官耑神
相為股肱水利寔興榮衛不凝股肱宣能
維相君量彭蠡大野汪洋淵渟安靜整暇
維相君力底柱龍門捍彼衝貴國之樊垣
有力斯定有量斯足燮調雍容歲不溢乾
重華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底績百川是障
世皇濬渠相曰完澤身先水官相彼原隰
洵美相君海內稱賢固彼哲輔專美於前
陸府參事治先乎水玖敘惟歌作者太史

太史作歌載以龜趺

工部都水分司題名記

通州設有工部衙門二其一曰廠乃營繕分司專以督脩大運倉庾以儲軍餉其所由來久矣其一為都水分司則嘉靖七年為脩通惠河而設也特置郎中一員以領其事例以三年為代奉

勅行事職主通惠河兼管天津一帶漕運河道

凡開壩之脩管堤岸之培護水道之疏濬

咸歸攸司聽得隨宜從事而軍衛有司事

涉河道者統受約束與營繕分司雖所職

七十一

不同要之均為漕運計也嘉靖辛亥余以

制回籍家居明年壬子夏四月都水正郎

姚江王君惟中來督河道事一日謁余而

請曰都水分司之設於今二十有四年矣

前後司事者若干人往往得代而去而無

所記名今求之則已識忘相半矣所幸年

未甚久而案牘間有可稽舊吏故役亦有

存而有記憶者公餘校之積案察之舊人

得前此司事者十有三人及今不為題其名籍久之皆將淪沒而無所於考矣茲將序其姓名註其任優附以科貫勲之石以暨於廳事之左用昭既往俟方來也惟公其記之余曾叨二司空且與王君有夙雅義不能以不文辭也嘗觀孔子有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夫文以事具也獻以名存也匪名無以考獻匪獻無以徵

文則文獻乃有國者之不可缺而後世題名之制實因以義起者正以備一官之文獻以存徵也古者史失且求之野而況建有衙署置有官屬行有文檄事事其間者乃若逆旅過客往而莫知其名後有考其事者將孰從而徵之且事體關乎軍國建白起於臺章議擬傳之廷論而裁定斷自宸衷雖一方之經營實天下之大計秉史筆者所必諮也題名惡可已乎是役也關中何

君伯直實經始也費省功倍入至於今思之方議生祠以報功德可使久而聞乎後相繼事者亦多名流時彥度時若功各有樹立均之不可沒其名也然何君首事百務倥偬題名之事固有不遑為者相繼者可為也而向未之為王君來此視事甫一月耳而乃即為之古人所謂事一職而不肯苟然為者則其重名義而慎所舉動可占矣他日見其題名者將曰某居若官能職若職也某幹若事能建若功也而不然者亦將指其名而議之然則題名所係大矣哉余重王君請乃為是以復之若河道修建之顛末衙署隸行之事宜則備載通惠河志茲不必贅也是為記

嘉靖壬子仲秋吉旦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郡人潞橋楊行中撰

重修閘河記

國家漕運京儲由裏河自真勘直抵張家灣入京先是元人郭守敬建議開通惠河其水之源委出入元歐陽玄詳記備載政績碑可考也然歲久浸廢於是百數十年來糧運抵灣由陸運六十里始達于京師官軍告備公家失利而憑勢射利之徒坐得膏潤嘉靖丁亥肅皇帝始用御史吳仲議循守故蹟修復閘河於是舍陸從舟歲漕四百萬石皆自灣由閘

通惠河

下

入京省費不貲公私大便但地勢有高下迤今歲月既久不無沙衝水擊之患歐陽玄所謂勢若建瓴一蟻穴之漏則橫潰莫制司水衡者誠不可不隨時修濬而預為之防也我皇上御極之二年軫念漕渠重務期在得人遂勅使水部郎中崔君來督通惠河事先是御史蔣君機有重修閘河之議既得

俞旨會郎中呂君養繼至以改部入未及舉行崔君視事之洽旬即遍歷閘壩見閘口閘底河

身堤岸公署勢漸湮圯乃所至下車徒步諦觀之又進各役詳詰之毅然曰事無不自因循以至大壞極敝者茲吾水司事也責也而可他諉耶乃悉如御史蔣君議遂消吉興工檄州衛屬之才官分董程作而君往來稽覈度材審勢孰應淪浚以通孰應布樁以護堤孰應治底以培基孰應更新孰應葺舊罔不一為之殫慮經理期垂永逸人役諸見役之衆金取諸庫貯之羨木石取諸廠積之

通惠河

下

材不二月而竣事於是自都城以南曰大通橋曰慶豐半津上下晉濟通流五閘曰石壩曰土壩昔之湮者通疎者密圯者振陋者飭費有經莫之靡也成雖速莫之擾也役雖衆莫之懟也水政聿修歲漕不滯

國儲大計甚利賴焉意君可謂無忝於督漕之寄者矣然閘河創修於元尋廢於後而必待於今日何哉蓋天下無治法有治人當時人不皆守敬則狃於恬嬉者罔任勞巧於避嫌

者罔任事視官如傳舍然仍敎因陋以迄於
湮勢固爾也而吳君仲之功非任事如君者
其孰成之然則天下事豈惟創始者之難而
守成者亦未易歟予祗役通州與君共事常
督儲五閘之間始見其收旋觀其新曾日月
之幾何而先後改觀乃爾事之成於果斷而
廢於因循也其然哉是舉也顧募夫匠共五
萬四千有奇工價料銀共二千四百兩有奇
經始於本年三月初二日至四月十八日告

通惠河志卷下

七

成崔君山東濱州人癸丑進士孔昫其名賜
谷其別號云

隆慶戊辰孟秋吉旦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戶部郎中金堂夢竹蔣澹
漢撰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處州府知府臣共仲

謹

奏為紀

聖政以據愚蓋事臣嘗備員御史建議開濬通惠
閘河浮言橫議塞耳填胸雖臣亦不能以自
信也節奉

聖諭有曰修濬閘河委係轉漕便利至計近年屢
議修復皆為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大臣不
肯任事小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民力困竭漕

通惠河志卷下

運軍士疲敝苟有寬省之策豈可因循不為大
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必
恤若奸豪之人恐妨已利故為騰謗阻撓聽緝
事衙門訪拏究問又曰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
跡

先朝成筭近年屢議修復輒為奸豪射利之徒所
阻今閘壩具存河渠無礙原設官吏夫役見在
你每今所議處尤為簡易合用錢糧不多壹應
疏濬盤剝修閘造船等項事宜都依擬施行未

盡事情聽該部并各官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
具奏定奪務要同心協力共成大功勿得偏執
違拗妨誤經國大計大哉

皇言壹哉

皇心豈凡庸所能測識哉既而時方肆月費纔奈
千而舳舻啣接於大通橋下京城父老觀者
還堵漕運官軍歡聲動地臣因竊嘆

聖見之神明

聖政之奇偉壹至此哉臣聞先儒有言曰禹之決

通惠河志卷下

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
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
慮舉始而可與樂成功史起決漳水以灌鄴
田鄰民大怨欲籍之起不敢出而避之使他
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利又相與歌之魏
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雖詛譁而弗
為變故中主以啣啣也止善賢主以啣啣也
立功斯河之舉也若非

皇上操大禹之神簫魏襄之決豈惟河道無成漕

事不舉臣且以此獲罪不知其所矣臣過者
前去到任道經通惠河旁追思往事不覺驚
心第念好事難成而易敗讒言易興而難遏
日遠人非無所於考跼伏舟次撥拾此河事
跡編成壹書名曰通惠河志繕寫

進呈伏乞燕閒之暇特

賜清覽

勅下內閣看詳增撰序文仍

命所司刊刻成書或容臣捐俸鉅梓用紀

通惠河志卷下

中興

聖政之盛事少備他日史氏之美談而臣亦得托
名於不朽矣但臣原奏之意尚不止此不敢
避嫌隱默復冒昧為

陛下陳之臣嘗奉

命究運道儲因見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萬壹
奸細為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若據倉
廩而肆燒燬

京師可以坐困所謂借盜兵資寇糧古今大忌

先年土木之變尚書于謙曾議燒通州倉廩
近年都御史汪鋹亦曾議包築通州于城內

臣愚實與相同仍乞

勅下戶部備查于謙汪鋹并臣先今奏內事宜會

同廷臣從長議處先儘京倉空廩次於大通
橋督儲館後將逐年扣省腳價蓋造水次廩
座并搬剥船脚之費凡遇大運未到及空閒
之日陸續搬運來京所謂不勞已之力不費
已之財隱然潛消莫大之後患亦何憚而不

通志河志卷下

為哉若曰恐奪通人之利則當全用舊日之
官吏夫役壹無所紛更裁革於其間彼既不
失其利而我實未嘗無不利也機貴可乘慮
當及遠遭遇

聖明千載一時不可不預為之所而苟且因循於
目前也區區壹得之愚實有未盡不知忌諱
再犯

天威下情無任拳拳懇誠之至等因奉

聖旨這所進通惠河志送火館采入會典仍着工

部刊行奏內如有行事宜詳部還會議傳當來說

欽此

嘉

拾日



通惠河志二卷附錄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吳仲撰仲字亞甫武進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
處州府知府通惠河卽元郭守敬所開通州運河
明初湮廢糧皆由陸以運費重民勞仲以御史巡
按直隸疏請重濬不數月工成遂至今爲永利其
事詳見明史後仲外調處州時恐久而其法浸弛
故於舟中撰此書奏進得旨刊行上卷載開濬建
置開濬事宜而冠以源委圖說中卷及附錄皆諸
司奏疏下卷皆碑記詩章也

三吳水利論一卷

〔明〕伍餘福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吳水利

論一卷》提要

三吳水利論

（金聲玉振集）

（水衡）

吳郡伍餘福著

一論五堰

古者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皆入蕪湖以五堰爲之障也其地在今溧陽縣界自隋景福三年有楊行密者作此以爲拖舸饋糧之計而蘇軾奏議稱五堰所以節前項諸水其後販賣解木以入東西二浙者又以五堰爲阻遂廢去而東西二壩列焉於是前項諸水多入荆溪間有入蕪湖者亦西北之源而非東南之勢也其故道尚在去溧陽八十里而宋進士單鏐亦嘗言之雖蘇軾尚有不能必行於仁宗之朝者其他可知也

二論九陽江

九陽江或以爲中江者非也或以爲東江者亦非也考唐仲初之賦薛士龍之說未復折衷於禹貢則知淞江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淞江爲三江而九陽江乃出三江之外正溧陽之所謂潁陽江者是也其源出自曹姥山流爲潁渚昔子胥避楚乞食

於一婦鋪之卒投千金不報之義以酬七日不火之恩至今有李太白碑在焉

三論夾苧干

夾苧干宜興志無也惟宋進士單鐸遺書論及其事而今無復有知故道者近抵其地始得聞其詳半在宜興半在金壇半在武進東抵太湖北通長蕩湖西接五堰蓋古人以泄長蕩湖之水以入太湖泄太湖之水以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運河以歸大江於水勢甚便自五堰既廢之而後

三莫水利論

二

其所謂夾苧干者亦復湮塞皆爲桑麻之區雖有清東清西相去百里終非水道至於橋名亦訛爲鴨嘴之呼將掩其舊以圖其新去其不利以冀其利而其鄉父老亦有能知利害者曰是禹之利也爲鯀壅之是欲去鯀以就禹也始信鐸之言不誣而今縣尹谷繼宗者相與通議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蓋此計一行上可以接太湖而運河有功下可以遠荆溪而震澤無害鐸稱深利於三州以予觀之豈獨三州然哉惜乎自宋以來一奪於太湖之田戶再奪於兩浙之豪

民良法美意寢而不行至今識者惜之而三縣之民亦置之何有噫

四論荆溪

宜興之水爲溪者九而荆溪正當縣治東西之間按志稱中江出蕪湖之西荆溪又受宜歛等數郡之水流注震澤以入海而西溪尤其要者蓋中外諸水之會也夫何近年以來蘆葦壅其流溪田擅其利大非汪洋無畔之區而牧民者又不能去害以就利一遇大潦輒復狂瀾如之何其可也若夫疏濬排決之責則有司存

三莫水利論

三

五論百瀆

按縣志稱百瀆在宜興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顧其亦有不能盡如古者何則時異而勢亦殊利盡而弊亦起安能爲之一裁就如志有五千瀆而冊則亡冊有大壩瀆而志則少其名號已不能無魯魚之訛而況古之所謂瀆者吾恐未必然也或者勢家豪族有去彼取此之意乎不然何另立一名以淆之也吾觀其地勢縣東南爲上瀆縣東北爲下瀆古人以荆溪不能當衆流奔注之勢遂於震澤之口疏爲百派各

有分域而又開橫塘以貫之約有四十餘里蓋橫塘者水之經也所以直南北者也百瀆者水之緯也所以列東西者也然則荆溪之害可以謂之無而未必無震澤之利可以謂之有而未必有豈其天作而人壞之耶

六論七十三淩

按諸淩界烏程長興之間岐而視之烏程三十有九長興三十有四總而論之計七十有三其畫圖所載名號今古不同訪之父老亦鮮有知其詳者初入其境大者如溪河小者如石澗塞

八渠水利論

四

者如陸沈通者如神漢湖塘皆有桑麻蘆葦之類以扼其流而民之利其業者又憚於疏濬以積其弊無怪乎儲之者有湖而泄之者無淩也蓋浙西之水皆從天目天目據上游之地而十二龍潭出焉或時雨大至四野奔流其注廣德者由四安以入方山清泉其注餘杭者由德清以合銅峴諸山其注孝豐者由廣苕以入小溪淞之為苕溪射之為霅川萃之為江子匯皆自七十三淩通經通脉以殺其奔衝必潰之勢而今則有不能盡然者是可嘆也

七論長橋百洞

宋單子論吳江長橋為三吳諸水之足以承震澤之腹而往來吐納之勢率田於此為其出淞江以入海故也蓋自唐刺史王仲舒先築石堤以順牽挽至宋慶曆間邑宰李問始駕木以橋其上又至恭定間州判張均叅知政事馬思忽郡守殷鵬翼輩白諸丞相荅刺罕遂捐萬緡為首倡而士民胥應者駢集竟成鉅功夫古人豈不知東流滔滔之勢而故為之障哉障之所以節之節之所以利之非直為美觀而已吾蘇本

八渠水利論

五

為水國而非此障則狂瀾倒矣狂瀾倒而何有於浙西哉吾嘗登垂虹亭而望之其浩淼無涯牛馬莫辨長橋河西南以上皆納數郡之水以備旱潦而今淤塞有如此河者已過其半大則廢為圩田小則散為草梗居民比屋沃野連疇此治農者之所當患也說者謂以東則泄至麗山以東北則泄至同里由此歸海而不知淞江盤龍一曲沮塞者多先臣范文正公蓋嘗有行之者而況此哉為今之計去其泥沙以伐其葦草仍令佃之者經野分守以時蕩滌而后水

餘利久無滔天壅積之患矣

八論震澤

今之所謂太湖古之所謂震澤也書曰震澤底定謂其振撼不定之勢何以殺之曰三江有所歸也三江而上有堽阜焉昔也截其流今也順其利爲禹鑿之也其利民也深而民之飲其利也亦深於是三江以入海自古皆然而今三江僅通其一所謂吳淞江者是也其瀕湖之地皆卑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何以乾封其沿海之地皆高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何

六三吳水利論

六

以潤澤是故環湖者多水患沿海者多旱苗無怪其然也蘇湖常三郡皆隸太湖而吾蘇獨當太湖之中若一盂然藏垢納污何所不有吾生長其地每有壅泮之嘆而亦不能無探源之心按圖論之中有七十二峰襟帶三州而夏屋仙宮多出東西洞庭馬跡之上其爲勝可取也其爲害亦可慮也上入而下自洩西納而東自流是故汎觀之則有縱有橫約取之則有倫有要其間有自石湖洩之者有自鮎魚口洩之者有自管瀆洩之者有自小溪港洩之者有自張家

河洩之者有自北車橋洩之者有自漾湖溪洩之者有自上瀆港洩之者有自陸家浜洩之者有自虎山橋洩之者有自石家浜洩之者有自南宮洩之者有自蒯家涇洩之者有自九曲江洩之者有自后塘橋洩之者有自梅梁溪洩之者有自龍塘河洩之者有自迎城山洩之者有自菱湖港洩之者有自太平橋洩之者有自澤塘浜洩之者有自灌瀆洩之者有自和尚浜洩之者有自長洛浜洩之者有自王家漾洩之者有自山涇港洩之者有自渡水港洩之者有

六三吳水利論

七

自黃濱港洩之者有自後保河洩之者此其大略也其他支流餘裔不可枚舉而繪事者錯綜陳之亦贅矣是故舉此例彼而具區爲數之大者源流在焉可忽乎哉蓋太湖之水本以潛水將以潤田三州之田將以利田先以資水通則百脉皆和不通則百病皆至此單子手足之喻深爲有見而或有不能盡如其意者古今之勢異也說者謂宣深以上西北之水可入於蕪湖而不可使注於荆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可趨於盤龍而不可使積於震澤其道無他焉曰疏

之濬之循其故也故者以利爲本

水利論 終

附錄主政姚文灝開浚七鴉浦記

吳淞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浦
松有八匯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
於東南而東江以微水乃北折併於婁江
而溢於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茅
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自大司空受

八 真水利論

八

命治水拳拳乎此者有以也然白茅海口漲沙
爲梗似非人力之可爲變而通之宜必有
其道惟是七鴉獨無他妨且當陽城諸湖
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爲利也但其間
亦頗爲村市居民所扼塞水性未遂余之
有意於是也亦久矣顧未有所儲不忍驅
無食之民以就役弘治九年乃請於

上設導河夫於沿江旣又議收其直隨時募工
十年冬始以斯役詢於通判陳曄常熟知
縣楊子器崑山知縣張鶴遂籍二縣近浦

之戶得二萬二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

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丈有奇旬有五
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千二百七
十兩上開如舊而深倍之下闢直塘兩崖
市肆所侵其闊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
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頽水益洶湧郡
人歡傳或有道余之績者然不知三子之
勞也蓋陳以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
以他務督趣至被譴怒不爲去楊則舊治
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於疏導

九 真水利論

九

之事是以動順而成易也成之日陳以紀
述爲言余曰不足以煩作者乃自書其槩
如此云

吳水國也軍國之需仰給於東南而東南
之要莫切於水利寒泉君之八論殆有見
乎吳之水利論述詳於郡志茲未暇悉弘
治八年吳大水國計告乏工侍徐公貫奉
勅開濬白茅港水始有歸繼之者主政姚公
文灝議築沙湖隄用治河卷埽法而事協

濟迄今賴焉五十餘年來水災屢見大約
二十年港浦壅塞水始渚積汎濫議者云
必開白茅港七鴉浦數支而災至稍可免
然開濬之費浩繁殆難悅以使民乎正德
初郡守林公廷楫具奏濬之嘉靖初巡撫
李公允嗣奉

勅開府太倉又一濬今又將其期矣今歲之
水時屆沍寒不縮不涸歲歉已見意者開
濬茲其時乎在掌國計者之所當急講也
因梓伍君之論附姚公之記以見時政之

三吳水利論

急

嘉靖己酉歲小除夕吳汝郡袁生裴題于
嘯傲軒

三吳水利論一卷

戶部尚書王
際華家藏本

明伍餘福撰餘福有陝西志已著錄是書凡分八
篇一論五堰二論九陽江三論夾亭干四論荆溪
五論百瀆六論七十三澗七論長橋百洞八論震
澤皆吳中水利要害大旨本宋單鏐所論而推廣
之

吳中水利通志十七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年錫山安國銅活

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中水利

通志十七卷》提要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一

蘇州府

叙水

太湖在郡西南三十餘里即禹貢之震澤

五湖而其說不同一云周行五百里故

荆溪北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雲溪西通

一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

五名然今湖亦自有五名自莫菱湖

蠡山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為菱湖

湖西北與菱湖南連莫湖東為香湖

游湖長山西北連貢湖別有金鼎湖

梁湖東臯里湖其浸則通謂之太湖

蠡泉舟入五湖口司馬遷登姑蘇臺

而望五湖則五湖之為太湖明矣

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

百里占蘇湖常三州北有百瀆納建康

有諸瀆納宣歙臨安苕霅諸水其東

入于松江又東二百餘里以入于海

三江松江婁江東江也禹貢云三江既入

南三十里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

白松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
曰上江即古之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
入海曰下江即古之婁江按今三江一入運河經郡城之婁門者為婁江一自太湖從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為松江一自大姚分支過嚴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縣黃浦經嘉定江灣松江者為東江其支流東出香山胥山之間曰胥口又東出吳山南曰白洋灣又東北曰鮎魚口
本利通志卷十一
胥口之水自胥口橋東入木瀆香水溪在東西醋坊橋曰焉又東入走狗塘自香水溪分派上沙其北落星涇東沙涇
白洋灣折北匯於石湖湖界吳縣吳江
來溪入五湖處其東一溪北流橫塘曰越
胥門運胥塘比入閘門綵雲港自橫塘
河曰涇自絲雲港北折白蓮涇又西出
河洞涇出涇西曰

黃天蕩東為獨墅湖王墓湖朝天湖又東
尹山湖緒墩湖一名蛟龍潭車坊漾
陳湖東為闔閭浦章練塘北陸直浦
金涇堰南為麋瀆北龍淩
厓山湖在澹臺湖東其南黎湖菱湖葉澤
河新湖
華澤湖東為九里湖急水港杓頭潭而
清水蕩在焉又東姚城江白蜆江而小
龍港在焉杓頭潭西契跨笑面湖與汾
湖接
汾湖一名分湖以其分屬吳江謝宅蕩尊
菜蕩南陽港又東通三泖入華亭界北
鶯脰湖在太湖南自荻塘會爛溪水併出平望
為下流穆和溪黃家涇白蕩蕩西掘城湖
蠡澤湖而北麻漾在焉又西沈張湖而

九曲港在焉北麻漾而入為後練塘雷墩蕩西

溪骨池潭○自瀟臺諸水而來

松江禹貢三江之一自古笠澤江也自太湖分派從吳江長橋北合麗山湖折而東入長洲界○已上諸水並屬吳江及長洲之南其北一派亦自鮎魚口入運河經婁上雉瀆下雉瀆又東為沙湖

沙湖與松江諸水合而青丘戴墟二浦在焉自婁門北折為楊涇蠡口五環涇施澤湖其西尚澤蕩漕湖

漕湖本名蠡湖故字記云范蠡伐吳開此漕運也湖其東永昌涇黃埭塘東錢涇西錢涇北冶長涇鵝肫蕩入諸水互流

元和塘一名常熟塘有接運河比西為尚湖湖南為柴涇朱涇徐墅涇西湖橋塘張墓塘東南白蕩而自白蕩羅墩蕩六里塘自張墓塘大和塘而自柴涇南塘又自塘而出為官祿塘黃莊塘納江陰無錫諸水

其東仍流入元和塘

元和塘東為崑承湖湖之東五丫涇西

陳涇漚涇魏涇東橫涇黃墓涇徐涇塘

莫門塘衛涇塘南張涇周涇黃涇龍涇

又南桑浜曹家浜時涇塘北艾涇

自五丫涇而出為七浦自周涇而為朱漚塘而為斜橋塘嚴舍涇懸涇而為徐涇楊涇而華蕩在焉西為宛山塘戈莊

梅里塘自淮入耿涇千步涇縣東出許浦

南焦莊涇黃莊浜李家浜西福山塘

福山塘自常熟縣北四十里入楊子江為福山港其西鵝城港通暢塘九折塘南富平塘富平北

河陽塘奚浦

李墓塘自周涇而來至白蕭涇蔡涇胡澄

涇鳳凰涇東山涇蓮涇東婁涇站涇沈

浜嚴洞涇黃涇雙涇黃姑涇石墩塘支

塘三丫港黃沙港南港北港俱流入

白茆塘南一水東鹽鐵塘西接江陰東

崑山之水皆自陽城湖而來崑山界其

西納元和塘尚澤蕩南納吳涇真義浦

黃浦朱昌涇又南通大虞浦梁里浦北

納張茜涇上元涇湖之東包湖倪偶蕩

二水合東巴城湖北鰻鱺湖自巴城尤

涇溫焦涇自鰻鱺湖栢家漾大洒漾牛

尾涇江家漾自施澤碧澤潭曰至

至和塘一名崑山塘其西自郡城東門夷

亭諸水或南或北

吳淞江即古之婁江亦名下江又有新江

陳湖北入

新江南為石浦道楊浦蕭市浦金竈浦

千墩浦陸浦張浦凡規浦甫望浦渡頭

浦東齊浦利刀浦北為界浦真義浦黃

濱浦薛莊浦樂浦續浦華翔浦梁舍浦

大虞浦小虞浦社城浦廣浦馬仁浦天

明浦下駕浦木瓜浦顧墓浦金城浦三

林浦瓦浦北矮浦徐公浦安亭浦顧浦

○已上諸浦或接勦娘江或通老丫涇

或通車塘通張涇或接磧礪塘或通大

慈涇而北之陽城湖南之

澱山湖界長洲崑山吳江之間吐納東南

住北岸屬崑山湖北大范青漾盛蕩滄浦東宿

浦西宿浦其東朱沙港漕港范浦東直

浦西有度城湖

洋江在吳淞江北出自松江而其流其

北合栢家諸澗入清水港通櫻桃塘接

鰻鱺澗其東自湖川塘會鴨頭塘入太湖

太倉之水七鴉浦為最其西接崑山諸水東

入於海浦南鴨頭塘吳塘摩羅涇涇南陶

源涇東陸竈塘又南茜涇浦又有塘西

接常熟曰橫瀝有東西橫瀝中小塘貫橫瀝

有錢岡張岡殷岡沙岡吳岡等門北有

花浦涇東陽涇西陽涇弓泊涇並北浪

港自浪港東出七鴉口為六皎浦入嘉

嘉定之水出於松江自大姚江分支經殿江灣

青浦轉入松江東口

松江東口亦名吳淞江古之東江白鶴江

西與青龍江合北為大盈浦馮浦又南

浦與上海縣分界其北何浦新華浦黃渡浦桑浦

秦公浦雙浦桃樹浦趙浦東西彭越二

浦蘆涇浦江灣浦裘涇新華浦而出為葑村塘

封家浜蘆涇浦而出為沙涇江灣浦而出為小場浦沈

浦大場浦裘涇而出為顧浦其東婁塘南黃泥

涇項涇並南入練新塘

練新塘又名練川界縣市中其西承吳松

水道與海潮接非復蒲華塘落澤塘呂

暨涇華亭涇黃姑塘新涇南為趙涇楊

涇荻涇門涇倪家浜東為漳浦浦西鷄

鳴塘南安亭涇

呂暨東為東西橫瀝第二第四橫瀝

長橫瀝中橫瀝外橫瀝即太倉橫瀝之

派並入于海

崇明在大海中其東南曰張家港青潭港

穆家港下椿港海兒港下家港第八港

其東北曰第九港界溝港道堂港

港民墅港鍾家港東滑港第五港

曰曾姚港沈浜潭子港千家港富民

永安港上港蝦港徐公浜川洪港秦墳
港小洞板港丘家港西北曰水竇港清
水港沈區洪予爽港北滑港薛家港陳
家港石家港大套港下界港出水港南
大港施沙洪陳八港天僊港通營港楊
樹港長沙洪長敢洪長明溝軍營港陳
殊港馬家浜港

東沙曰東官港西官港盤船港川套港

西沙曰南沙港第四港雙港垂虹港徐

家港盤船港黃家港安樂潭王界港北

川洪胡椒沙通流港南川浜張成港下

川港上川洪

治績

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司馬遷云昔

禹之治水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宋元嘉二十二年欲穿渠洽楊州刺史王濟以松江源

責墮壘不利欲從武康紆紇
直出海口穿渠洽功境不立

梁大通中漕大瀆吳郡水災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所江者詔遣

前交州刺史王奕候節發吳吳吳信義三郡人丁就役

隋大業六年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以備東

巡

唐貞元中央水既田蘇州刺史丁頤善完隄防疏鑿畝滄列封

以表道央水以既田

元和中開常熟等塘觀察使韓皋刺史李

史范傳正開平望官湖

元和五年隄松江王仲舒治蘇隄松江爲路

五代吳越錢氏募撩浚夫錢氏嘗置都水營田使以主水

事募辛爲都號曰撩淺

宋天禧間疏五湖江淮發運副使張鑑疏五湖導太湖入海

乾興元年疏導壅閼五月以蘇湖秀州積水害稼詔發鄰郡兵

疏導壅閼令發運使董之

天聖初築隄浚潦蘇州水壞大湖外塘又海旁支渠堙塞詔轉運

使徐興江淮發運使趙賀董其事自市
涇以北赤門以南築石隄九十里起橋

十有八浚積淤田數千頃

景祐初議疏導諸水范仲淹守郡議疏導
諸水上書宰相

水利觀觀書時轉運使亦委平江
節度推官張官張去惑分捍水道

寶元元年疏盤龍匯等葉清臣為兩浙轉
運副使疏盤龍匯

及港瀆
入海

慶曆中隄太湖浚金涇等浦通判李禹卿
隄太湖入十

里為渠以盛漕時知常熟
范琪發金涇陂瀆二浦

慶曆二年築隄舟遂築長堤界松江太湖
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

之間橫截
五十六里

至和二年開塘崑山主簿丘與權
開崑山塘至和縣

嘉祐三年至六年開浦修塘轉運使沈立
開崑山顧浦

五年轉運使王純臣請令蘇湖常秀作
田陸以禦風濤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

崑山韓正彥大修至和塘
參正又開松江也曰鶴匯

熙寧三年蘇州水利崑山人夾寬自黃東
安撫機互上言蘇州

水利具書于圖首言六失六得因上其
所著書數千言及治田利害七事五年

除置司農寺丞提舉吳修置與役調夫
民以爲擾或有言其措置乖方者詔命

停工宣逐罷官既沒其子將仕郎橋
綱緝其說亦有建明○韓維奏

熙寧六年浚修浦瀆八月檢正中書刑房
工事沈括言浙西江

浦淺涸者當濬浙東隄防川瀆壅塞者
當修請下司農貸錢募役從之仍命括

相度兩
浙水利

元祐六年導湖閏八月知杭州林希言太
湖積水爲患詔佐朝奉郎

邵光興本路監
司同導決之

元豐三年開運河六年定開江兵級三年
賜米

三萬石開蘇杭州運河淺濶六年樞密
院裁定蘇州開江兵級八百人專治浦

閘

紹聖中開浚湖浦浙部水溢轉運副使毛
漸請起長安堰至鹽官

散清水浦入海浚無錫芙蓉湖武進顧
堂港常熟陸涇梅里以入楊子江又開

崑山七鴉丁張諸浦東北道吳松江開
大盈顧匯二浦拓湖新涇下金山小官

浦悉入
于海

崇寧元年置提舉司二年淘江元年置提
舉司于蘇州以知崑山縣鮑朝恩提

管幹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請自

封家渡古江開淘
大通浦直徹海口

大觀元年疏導松江三年開江置閘

中書舍人計光疑言太湖入海然後水有所歸願委官詳究利害十一月詔委本路監司檢按松江古跡疏導及命發運司屬官相度蘇州積水三年兩浙監司奏請開淘吳淞江後置十二閘

政和六年興修水利宣和元年修港浦二

年修園政和六年四月差戶曹趙霖具

霖既上其議九月有詔差霖充兩浙提舉常平興修積水開浦置閘仍差童師

敏充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復條具

年正月役夫興工則後修一江二港四

浦五十八處二年十月霖又應詔修園

重和四年浚塘知崑山縣吳

紹興中開白茆港紹興二十四年大理丞

四郡低田多為太湖積水浸葑綠溪山

諸水連接併歸太湖東南由松江入海

東北由諸浦入江其沿江淺水惟白茆

浦最大望令有司相視開決二十八

詔以御前激賣酒庫錢平江府如數給

之二十九年正月興工從常熟東橋至

惟浦入丁涇開福山塘自丁涇口

隆興二年開諸浦詔江折家園田稅

其宜先治者十浦并令開闢田一十三

處詔令守臣沈度開決許浦白茆里塘

港開至支塘橋浦自丁至塘開至浦

口黃泗浦自十字港開至奚浦口茜涇

浦自界涇開至鴨頭塘下張浦自東海

浦開至千步涇至海開至六龍浦楊林

浦自楊林橋開至陶家港掘浦自海口

隆興六年治田三議監進奏院李結獻治

力曰因時詔令胡堅常相度諭有田之

家各依鄉例出錢米與租佃之人更相

乾道初浚白茆等浦守臣言疏濬崑山常

依舊招置開闢額開江

淳熙中浚浦淳熙元年詔平江守臣與

年兩浙運副姜誥奏開常熟黃泗浦

浦許浦白茆浦而許浦最急時兩浙

判陳峴言徧歷平江常州江陰論民

力開濬川港尋命提舉薛元昇相親大

湖公疏利審認馮湛開濬舊涇下張七
鴉許浦白茅五大浦峴開決許浦自姓
浦至梅里道通橋三十八里自道通橋
至許浦口一十六里是歲元春又奏開
運河五十四里

淳熙六年疏至和塘發運使魏峻疏至和
戴壩浦亘四十餘里

淳熙十三年浚澱山湖提舉浙西常平羅
不洩奏乞開濬並
湖巨浸復為良田

淳熙十六年開可提舉詹韓仁開河置
旱潦之備

元大德二年立都水庸田司司立於平江
董修築田
園流浚河道仍仰於二
八月內依時督責疏浚

大德八年立行都水監并浚吳淞前任千夫
發奏立行都水監仍於平江路設置及
命行各平章徹里提督疏浚以吳淞江
故道湮塞西自上海縣界東抵嘉定
石橋共迤邐入海袤三十有八里

泰定元年修治河道江蘇行省以平江松
請命行省左丞桑兒只班知求
利都水少監任仁發董督修治

至正元年復設庸田司并浚河塘是年復
設都水

庸田司於平江冬撩漣吳松江沙泥浚
各開舊河與漕渠張汪及風波南俞北
俞鹽鐵官船盤龍蒲
匯六磊石浦等塘

國朝洪武九年設立堰壩以白茆四老崑
至和塘北港漢蓋為堰壩本府諸官相
視計工開浚從長洲縣俞守仁之言也

永樂二年治水
朝廷以蘇松水患為憂命戶部尚書夏
源吉疏治自崑山縣東南下界浦掣吳
松江西北達婁江後挑嘉定縣四顧浦
南引吳淞江水北貫吳塘亦由婁江入
海又浚常熟白茆塘
導諸水入揚子江

正統五年七年開浦修圩五年廷臣言蘇
有水患宜設法疏浚以利生民田詔巡
撫侍郎周忱兼總其事忱以吳淞江東
連大海西接太湖而北平坦民因開墾
成田江水壅塞乃督民開修崑山顧浦
自是水得疏洩七年吳中大小水繼以興
風慨復奏請命官修田圩開通河道以
景泰五年浚白茆等塘是年夏大水滄浚

敏知府汪濬議開浚白茆等塘以洩之
計躬往相視挑濬青墩浦橫瀝塘以通
白茆開三堰引水通鮎魚口
仍去海口淤塞約千餘畝

天順三年浚吳淞江巡撫都御史崔恭命
工浚吳淞江分江為

三崑山縣自下界口至白鶴江四千六百七十七丈上迄縣自白鶴江至下家渡四千六百七十七丈嘉定縣自下家渡至莊家涇五千五百六十七丈

成化五年浚九曲港吳縣知縣樊瑾謂太湖此壘遭覆弱以香山西南有九曲港者淤塞已久重加開濬共三千八百五十丈餘

成化八年浚堰築堤吳縣知縣雍泰見米旱禾稿尋源得於穹窿山腰所謂法雨泉者上流為堰下分二道近來香運諸之成潭仍甃三百石堰各置一牌隨水旱啓閉復市山石由馬跡山西南而東

築堤千丈而湖田籍以無恙

成化十年開吳淞江巡撫都御史畢亨與知府立籌議開吳淞

江自夏界口至西莊家港嘉定分浚六千三百五十三丈表共一萬一千七百七丈

弘治四年至七年開浚湖港時吳中大水工部侍郎徐

勅與主事祝萃會同巡撫都御史何鑑知府史簡開濬吳江長橋水竇疏太湖之水以及吳淞江蓋江口叢生葦荻蔓延數千畝至是悉翹除之以長洲吳淞山常熟嘉定等縣人夫濬白茆港并斜堤

七浦塘袤共二萬四千餘丈并東開鹽鐵塘十八里西濬尤汪七里

弘治九年築沙湖堤提督水利工部主事姚文灝見沙湖風浪頗惡且多盜賊築堤橫截其中廣三丈表三百六十丈

弘治十二年浚許浦塘常熟知縣楊子器以塘壅塞浚之廣十二丈深八尺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得舊石閘於雙墩移置海口謂梅李畚於上流復浚之長六千一百三

弘治十三年重浚湖川塘太倉州民吳資見塘水淤塞田失灌既陳於巡撫都御史彭禮及水利郎中傅潮命蘇州府通判陳際州判

官黃譜浚自徐昌橋至金雞口凡八千五百十丈入崑山西段又六百丈其廣十丈深九尺

正德十六年開白茆塘詳見公移奏疏類

嘉靖元年浚吳淞江詳見公移奏疏類

嘉靖二年開塘港河浦提督水利林郎中及奏疏類

福塘胥口塘共長四十九百四十六丈以洩太湖之水入于婁江吳江縣開王家田港東庄港王家港方家港白浦港倒開港夏姚河盛市港南虞港共長一千五百八十七丈以通富陽天目嘉興諸水歸太湖出白蜆江入溪山湖太倉

州崑山縣開場林河長八千四百廿五丈以沙陽城湖之水于海崑山縣開南大虞浦長一千八百二十二丈以淺陽塘湖水使入婁江常熟縣開市河李塘福山港共長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八丈以淺湖之水於楊子江開鐵河一段長二千六百六丈以疏白茆河嘉定縣開鹽鐵河接西營浦長四千三百九十八丈使北達太倉縣與崑山本縣練祁河各于海太倉縣與崑山上海同開吳淞江於淺處一段共長四千三百七十七丈使殿山等湖之水由海是入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一

卷一

一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二

松江府

叙水

大海與黃浦會而入焉海無際松江踰口

松江在郡治北上海縣界郡因以名舊名太湖東注于海即禹貢滬瀆吳江分流

由急水港鍾島大澤

殿山湖在郡西北其源自長洲白趙屯浦

東大盈浦瀉于松江爛路港入三泖湖

有瓢湖其傍金銀東清東白西陳大

葑諸蕩漾北即蔓萊洲其西有西龍蕩

雪落漾

趙屯浦在殿山湖北受湖水瀉于南小趙

屯浦東北入松北小趙屯浦為北望湖

涇西為烏嘴塘北望湖孔宅涇蘇溝並西通

入大盈浦趙內勛為仙二浦北為蘇溝之直

浦盧浦古盤南澥梁紇諸浦並自蘇海左右分派

入于松江

內助浦其上古塘為西石浦入界

白鶴江宋嘉祐間自其北開為直江瀉太湖之水東注于海今僅同瀾

滄其南西霞俱東入大盈與青龍江對

大盈浦在殿山湖東自南曹港至唐行鎮絕橫湖與北曹港合歷唐行倉至北入利濟橋南為拓澤塘

青龍江昔吳孫權造青龍戰艦於此故各其上流西接大盈東接顧會

下流合浦家江趙浦浦家之西為

顧會浦在大盈浦東其上流曰通波塘出郡城北為五里塘又北為祥澤塘遂別為崧子浦北出鳳凰橋絕橫湖至

龍山入上海界又北通新江塘西合青龍江東接艾祈浦以入松江

崧子浦舊名崧塘自顧會浦分派下注舊江口今入江處為嘉定

高家

盤龍浦在崧子浦東其上流曰盤龍塘自郡城東華陽橋北流絕俞塘歷橫塘以入松江

塘又經浦會

浦以入松江

浦以入松江

浦以入松江

沙岡塘在盤龍浦東其南絕黃浦至竹擇海塘北入松江塘之東曰竹

岡塘至蒲匯塘而北

橫瀝塘在竹岡東其北絕松江入嘉定界

許浦南與橫瀝通

新涇舊名新涇浦在橫瀝東其北通松江上有巡檢司浦之

支渠有石橋洪周家洪葛蒲涇野奴涇彭家洪橫清涇交紋涇漁水窪劉家洪蕭

師洪又東有上澳西有陶涇師家洪陸

家洪金家洪上江涇唐子涇橫涇

西上澳浦東上澳浦並南烏泥涇松北入西

蘆浦大蘆浦並北入

上海浦即黃浦

南踰浦在上海東北東溝浦西溝浦馬家

洪今縣東踰港大踰洪其南都壘浦

自內助至此為郡境通江諸浦之水南

踰以東有古江青浦戴家洪張家洪內

踰以東有古江青浦戴家洪張家洪內

踰以東有古江青浦戴家洪張家洪內

勛以西有道揭浦金竈浦蕭墅浦陸虞

浦千墩浦佳浦漳潭浦同丘浦諸天浦

張浦帆歸浦大直港少里浦東齊浦刹

力浦吳浦界浦六直浦

北曹港自殿山入趙屯浦東入大盈湖北為新河浦又東南為橫湖其

為三分蕩在崑山界自蕩而東至西虹橋以泄湖水其北有白

滾有鼓基浜

橫湖自北曹港分派經唐行鎮東過松宅塘絕顯會松子二浦接湖涇

為東橫湖南至張管山前為橫塘望龍菴斜入盤龍浦東貫

塘竹岡

松宅塘自橫湖北折為界涇孔涇東施浦管浦

北七匯港秋末涇篠涇

孔涇東通烏塘入嘉定縣界

南曹港自殿山湖東南為何家港東流納龍河之水東北為余

歷北為大盈浦南接石澤東諸家塘

諸家塘東流潘塘抵陳坊橋納神山塘水歷

南為柘溪塘入顧會浦又印涇千步涇亭

墩涇已上殿山湖東諸浦上流之水

三泖在郡西華亭境有上中下三名祥符圖經云谷泖古泖俱

南至黃陳又東至當湖抵捍海塘俗

近山涇上泖近泖橋下泖縣圖以近山者為

團泖益開曰大泖自泖橋而上蔡長泖此又三泖之異也或併胥顧謝家二泖

為三泖非也陸機云三泖冬溫夏涼今

其谷水在金澤章練小蒸一名大蒸白牛

諸塘在其東葑澳走馬諸塘在其東

東者嘉興塘也

谷水一名谷泖震字記云華亭水谷下通松江涇注云松江東南行七十餘

里而小湖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南接三泖一云由拳長水縣屬為

爛路港自殿山湖東南入其東山涇港西金林蕩

連湖蕩鄒家蕩

金澤塘在殿山湖西南其東東清漾接東

其東北入泖

白西陳諸蕩漾西北屬長洲界

章練塘在金澤南入湖東入柳其南濮陽塘其西白牛

塘東入于毛練蕩王家涇

白牛塘自當湖來至楓涇北入長茱萸港在其東

○自爛路港以下為

荻澳塘在澱湖三柳東南龍河

西山涇在荻澳東崑山古浦塘經崑山至秀溪

塘北入曹港

東山涇北入橫雲小橫二山間至竹管涇

北至干山察樹涇東與柘澤塘合西亦

秦皇走馬塘橫雲山前為橫山塘東橫浦

南接丘涇八曲諸水又東七里涇入

浣涇塘在郡西南接西黃泥漕浪墩涇東

沈村涇北楮菴港至富林西合橫山塘

又東北八曲港自富林西北入其

橫浦塘一西流為櫻珠灣在焉塘西入於蔣澳

楮菴港自浣涇東為採花涇東入顧會浦

二里涇其傍練家浜黃家浜沈家浜大

塔浜浦家浜

神山塘水北至余山西入諸家黃蠶涇水

來會並入顧會浦

五里塘在東其東與洞涇合

祥澤塘在五里塘北自顧會浦分泗涇

泗涇北自祥澤塘通波涇外涇同汪張涇四

水東合蟠龍塘北絕橫塘折而東為

蒲匯塘受蟠龍四涇少竹岡橫灤諸水東

龍華港

龍華港接蒲東流經漁水窪東已上

至城北之

嘉興塘在郡西南其水自杭歷嘉興而東

東入市為沈涇塘至平政橋北入古浦塘

西水門與諸水合出東門入官紹塘

東北合顧會浦折而東經李塔匯為南

錢塘

黃橋門水

自大湖來入嘉興塘舊於此植木為水竇七十餘以泄湖水分

塞西 六百畝蕩

斜塘

來自大湖入黃潦涇水併入此塘

石湖塘

出自大湖合嘉興塘北流

古浦塘

來自圓湖東西山涇出跨塘橋與嘉興塘水合

小清河

在秀野橋東循西林寺北入白龍潭

白龍潭

在郡谷陽門外南通小清城北通二里涇東出與城河合

為採花涇

採花涇南接城濠

北通二里涇

集賢涇

在通波門東自城濠分支北折而東合于洞涇其北五里塘也○已

上官塘西界至

倉河

與西南通豐樂橋東

通波塘

門自郡治西中亭橋下北流出通波門合嘉興塘諸水北為顧會浦

丘家灣

自郡治東南出東亭橋與米市橋老橋二水合流出於東門○已

上俱城中諸水

朱涇

自嘉興塘分支至張涇又蕩涇貫自橋東絕驅塘東為橫涇蕩涇

當市橋回落照灣

黃浦

橋為南境巨川自黃潦涇受黃浦橋斜塘及嘉興塘水東為瓜涇塘

折而北入上海縣又東北會吳淞江以入于海瓜涇塘有東西二渡

界有上海黃浦渡高昌渡

南錢塘

自李塔匯呂巷港出秀南蔣涇此東匯塘莊港為斜涇瑁湖與張涇合

張涇

自郡治南接新運鹽河北經前駱家後岡塘至柳港出瓜涇塘北為駱家

汝鵲塘

合蘆涇東北與米市塘合折而北與城河合

米市塘

自東柳港北經蘆涇與張涇合折而東北與丘家灣東門鄉界涇

水合柳港之南為鄉界涇

官紹塘

在小張涇東受城河及斜涇諸水又東經御史涇與柳涇合自此分

流而南入瓜涇塘

御史涇

在東門外北為斜塘

柳涇

在御史涇北其北曰三里汀南合官紹塘

南俞塘

自東門經三里汀南入語兒涇于鹽鐵塘分派東南為

鹽浦華亭上
海於此分界

鹽鐵塘自呂塘廟南入黃浦涇蕭塘港上下橫涇至捍海塘其止

為漕涇

北俞塘自東門涇張涇至橫

洞涇自張塔橋北至北

張涇在洞涇東其南接斜塘

駟馬塘紫岡塘並在盤龍塘東其北沙岡

東竹岡橫涇新涇

六磊塘自盤龍分東支車溝北東新村塘吳店塘北

夏家浜東廟涇新港東華漕港北

八尺港並入于黃浦

烏泥涇北鄭家漕曹湖涇又北灌涇日赤

浜陸家薛家浜徐巷港肇嘉浜坊浜侯

家浜南楊涇北楊涇石溝浦並自西東

坊浜肇嘉之間上海縣治在焉○七上

界涇在郡治西南其大茫塘魏杖港東西

徐涇洋涇游涇北諸港梅林涇蔣巷港

莊公塘西野涇經白牛塘接嘉善縣界

柳

橫柳自當湖長柳來介平湖華家涇丁家

洋柳港東其秋涇之東為惠高涇彭巷港

其朱家漕北慶士涇謝墳涇西帆涇北

涇瀆

瀆瀆塘自長柳東經惠高涇東帆涇北

浦謝墳涇東南上涇其南白涇東山

胥浦塘相傳昔伍子胥所鑿自長洲接界

歸涇在浦北自徐涇東驅塘掘涇

貫徐涇東入掘五丫港

驅塘自胥浦北經朱

掘掘涇出胥浦北

白涇自平湖來惠高彭巷諸涇港皆所自出

東南通 山涇	山涇 在泰山西北通石白落河潭北沈	涇曹涇楮涇	石白浦 接山涇北絕胥浦入漕港前鳳涇	東西松浜 北東松蔣松涇東與張涇合蔣松北入市涇者	北新運鹽河 張涇鎮西張涇其東通徐浦塘	新運鹽河 在裏護塘外自金山衛城北至張堰鎮西張涇其東通徐浦塘	張堰家涇 東高	徐浦塘 自舊運鹽河東歷浦東場止湖家	港金港菊花港曹涇港	高家涇 自張堰東後涇黃泥淩張涇其東	白茅涇沈湖涇洮港護塘北潘涇 白茅	西黃墳涇 東通洮港西合	顧胥塘 自白茅涇東絕善涇上橫涇西北	前岡塘 自張橫接胥浦塘東至方西塘其
-----------	---------------------	-------	----------------------	----------------------------	-----------------------	----------------------------------	------------	----------------------	-----------	----------------------	---------------------	----------------	----------------------	----------------------

入張 涇曰丫叉涇東自沈湖涇東楮石涇廟	為涇 吳家溜小官紹塘北	後岡塘 西接橫塘東	橫涇 接西市涇東自張涇蕩涇入千步涇北高	高蔣涇 自張涇東北為鄉界蓮花朵與廟	蓮花朵 入小官紹塘南洋涇北中洋涇北洋汪	並南入 西塘北入祝家港	柳港 自張涇東經錢港絕米市塘為東盛	家灣 北張蕩紹塘盡處一古謝家柳東	右胥顧 南窰涇	奉賢涇 在洮港東北入新港北入善楊樹	淩吳塔涇 北入亭林鎮與運港合何家溜	東界涇 北入趙巷港東下	招賢涇 在奉賢汪龍泉港北通運港	塩河 在界涇北東入鹽鐵塘
-----------------------	----------------	--------------	------------------------	----------------------	------------------------	----------------	----------------------	---------------------	------------	----------------------	----------------------	----------------	--------------------	-----------------

金匯塘

在從今運東南南倪家灣又西

塘

入於黃浦其支渠曰百曲港

和尚塘

自捍海塘西陸江塘入青村港西

百曲港

折而南為車溝塘入郭家塘北

雪塔港蘆菴港

並東入運鹽河○已上

浦之水

運鹽河

其一自青村北納百橫港蒲撻涇

西合倪家灣由岡涇塘魯家匯出黃浦

其自下沙場東海塘北通青

浦

間港

自新場西入黃浦其東去海不遠

下沙浦

亦名鹽鐵塘北為鹹

鹹塘

自下沙場北橫眠港入黃浦淩三林

北鹹塘又

都臺浦

在鹹塘連家潛水僊塘郁家港官

路港邵瀝港

並西通鹹翁家港北陶河

港

並東通運鹽河

沈莊塘

在下沙浦北其折鶴坡塘並西入

周浦塘

東通大塘塘西入黃浦

三林塘

在周浦北自橫暴北杜涇西入於

楊涇港

在三林北自鹹塘西入黃浦其

西溝

入海浦

在范家浜北其東大踰浜自馬家

東北界浜嘉定上海分界○已上下

治績

唐開元元年築捍海塘

起杭州鹽官縣抵

里十

宋寶元元年開盤龍匯

兩浙轉運副使葉

匯從滬漬

慶曆元年開浦

和華亭縣錢貽

嘉祐六年滌白鶴匯

韓正彥浚白鶴匯

如盤龍之法崇寧中郊宣又浚治之

元祐三年浚青龍江常平使蘇湖常

崇寧二年淘江提舉常平徐確大湖東

泥湮塞請自封家渡古王開淘至大通浦直儼海口七十四里

大觀元年導江置閘中書舍人許光疑奏

所歸詔季本路監司檢按松江古迹疏導

紹興中開河浦紹興四年鹽官丞王珏開

年通判曹永重開顧會浦

乾道中開浦修堰乾道二年轉運副使姜

閘七年知秀州立密修華亭瀕海十八堰移新涇於運港九年置監堰官於亭

淳熙十三年浚澱山湖羅點提舉浙西常

水道豪強占以為田奏乞

元大德八年開吳淞江嘉定縣石橋界抵

至大初治田治松江田圍

泰定元年開江司開吳淞江置石閘

至順後至元間開河直河置斗門於張江

盤車二堰

至正元年浚江并渠堰吳松江北岸

沙泥浚各開舊河郡西門外舊渠自

野橋至跨塘橋一段石湖橋五舍橋

段及張涇風波塘南俞塘北俞塘

塘官紹塘盤龍塘蒲匯塘六磊塘石浦

塘一十處自郡南門外太平橋至

堰長六十三里役夫一十九萬八千

十用米四千七百四十七石鈔

三千一百六十四錠各有奇

至正二年修塘都水庸田司修

國朝永樂二年治水時蘇松

朝延遣戶部尚書夏原吉治之華亭人

宗行上言治之方畧蘇州者已見

原吉用其言於上海東北浚

范家港接黃浦通派入海

正統八年修浚諸河巡撫工部侍郎周忱

至劉家港口

景泰間築湖堤知府葉冕修築

天順四年浚蒲匯等塘浚蒲匯塘及新

四千丈鑿曹家溝南新場二萬

六磊塘鶯寶湖烏泥涇沙竹岡諸水

於黃

成化七年築海塘浚吳淞江

是年秋海益漲人畜淹沒禾稼巡撫都御史畢亨巡按御史鄭銘水利僉事吳鼎勳議築海塘

知府白行中承檄督工自海鹽抵上海界築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九丈又為外堤起咸崇至平湖界五十三里上海自華亭抵嘉定界築一萬七千七百四十

八丈是歲僉事編復浚吳淞江東自徐公浦西抵下界浦凡一百三十里

弘治初浚江及諸浦塘

吳淞江四十餘里及顧會趙屯都臺諸浦蒲匯楊林新涇諸塘

弘治七年浚吳淞江

工部侍郎徐公治水東南通判郝希賢承

激浚吳淞江自帆歸口至分莊七十餘里

弘治十二年浚浦

通判原應宿提督水利林嘉靖二年開華亭上海塘港

郎中文沛命華亭縣開南橋塘金匯塘官路港莊

洪北蟠龍塘南高塘北高塘官莊一萬村港黃泥漕尹山涇米市塘共長一萬

九千四百九十五丈上海縣開舊江走馬塘周浦塘站紅浜鹽鐵塘陸嘉塘共

長一萬六千五百五十丈以洩當湖三洲殿山湖諸水使各通黃浦吳淞江以入於海

吳中水利通志第卷二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三

常州府

叙水

楊子江在郡治北五十里西接丹陽東抵江陰江岸繞郡境一百八十八里

水東出巫山門入於海

太湖在郡東南八十里自湖州長興縣經宜興吳縣至無錫南入蘇州吳縣

太湖一名西漏沙湖在郡西南中與宜云具區洩漏是也圖經云昔有漏蛇者

居此携龍叩歸地遂陷成湖因名

陽湖在郡東其東南自花漬港入運河塘門

洛陽二河入梅港河

宋建湖在郡東南世傳宋高宗周陳殷墅二河至蘆莊決入落花瀉莊村入具

莊河其西上陳港入運

運河在郡東其東自望亭風奔牛閘入轉波橋涇郡外城河西至

水河

城河一在舊外子城環遶郡治自而水歷甘棠橋北出作春橋一在舊羅城

外東西皆接運河其
一即今之城濠也

惠明河西北荆溪水自南水門經林洽前

後河運河合入於

綱頭河在郡北青山門外其支流有四一

澡子港橋一自揚頭鄭六利港一自後塘

日申港東北一自三山入堰新溝

白龍河在郡西其東通渠

得勝新河舊名烈塘在郡西北自丹陽運河

水利通志卷三

三

申浦大灣河在郡北其東接綱

洞子河在郡西其南運河北

孟瀆河在郡西其南運河北

所及其南接運

剩銀河在郡西北其南得勝

鳴鳳河一名直瀆在郡西奔牛鎮東其

平原河談村河耀澤河並在郡西南

孟津河在郡西南其北入

西蠡河在郡南其北接運河南經陳渡

北為東蠡河

順隆河在郡南其東通渠

清河在郡東自永安河

永安河有三一在郡西比蕭港一在郡東

北老鴉汝郡南通運河亦入瀟湖一在

三山港經紫溝河入瀟

興隆河在郡南其南通華

水利通志卷三

三

灣瀆河在郡西北自運河入太湖

永興河在郡南其東接順

蠡瀆河在郡西其南通渠

青城河在郡東南其西與

澡港河在郡東南其西

小新河在郡東南自澡港經

虎穿河在郡東南其東接戚

利大河通濟河在郡東自龍窟塘在郡西南

入揚子

歡塘河

在郡東其北接運揚湖北厥墅港也

剩功河

在郡西大溝河東南通洞子

順塘河

在郡東北至三塘河陰界

黃潭河

在郡東南北接華渡東南合太平河

漕橋河

在郡東入永安河西至運東入於漏湖

太平河

在郡東南鑿於洪武一十八年北接七里港壘河合

華渡河

在郡東南其東接七里港西南入於漏湖

丁堰河

在郡東其南接運河北經揚橋至綱頭河

陳豎河

在郡東其南接運河東北至二山港經紫溝河入楊子江

水碓河

在郡北經無錫界東入江陰界接運河

黃汀河

在郡東其北接運河

白鶴溪

在郡西南其北接運河南經三溪口一入漏湖一入丹陽界

三過溪

在郡南其北通運河入於漏湖

邦溝

在舊羅城內一自太平橋西繞城南出藏橋首尾俱枕運河一自通吳門

虹蜺橋與後河合

採菱港

在郡東南其北接運河西南入於漏湖

戚墅港

在郡東其北接運河東南入於太湖之南曰三山港東北與江陰

分界至楊子江

蠡濱港

在郡南洪武三十年鑿其南入漏湖北通白鶴溪

羅澤港

在郡南其東入於漏湖

徐湖滄

在郡南其西接西蠡河東南通採菱港

伯牙濱

在郡南其北入楊子江

蘭陵濱

在郡北

孝感濱

在郡西南其東南通漏湖

黃土濱

在郡西南其東通

余柯濱

在郡西南其東通

白馬涇

在郡南其北通太湖

夾涇

在郡東其北與太湖

閭江

在無錫縣西太湖之濱相傳昔吳王闔閭營築城於此故名

五部

在無錫縣東北南徐記云其

漕湖

在無錫縣東南與長洲分界

濠湖俗名鵝肚蕩在無錫縣東中與常熟分派其東濠湖西入蠡

湖又東入吳縣界

五里湖在無錫縣南其南自太湖而東入長廣溪西與大直渰合又西則梁

也

弓河在無錫縣東運河之側其旁有九河號九箭

閘口河在無錫縣東經蔡家渡分流入太湖界

五瀉河在無錫縣北其南枕運河出上湖浦入揚子江宋元

祐間嘗開堰置閘

雙河舊名雙溪在無錫縣北一通錢橋貫直湖港入武進界一東南

與梁溪合

咸塘河在無錫縣北由五丫洪北入江陰界

新河在無錫縣北相傳宋建炎間金兀朮為韓世忠所困開此河通大江遁去

上有馮岸二堰今廢

羊尖河嚴埭河俱在無錫縣東北嚴埭由閘口河北入江陰界

鴨城河在無錫縣東自運河東至潭塘河其旁曰

破塘河在無錫縣東其北接鴨城南入蠡湖

橫塘河在無錫縣東由信義入常熟界

梁溪在無錫縣西源出慧山繞歷山西南入太湖北流與運河合吳地記云

古澤極隘梁大

長廣溪在無錫縣南其流至開化鄉一出吳塘門一曰獨山門皆入太湖

赤城溪在無錫縣南通太湖東入運河

烏角溪在無錫縣東南其東出望亭西入太湖與蘇州分界

花渡港直湖港雙牌港俱在無錫縣西北亭西入太湖與蘇州分界

貫有湖與雙牌皆入陽湖惟直湖南入太湖

漆淪在無錫縣西南

大渲淪小渲淪俱在無錫縣西南自梁溪至孤瀆口始分而為二其

西大渲淪東即青祁淪始合青祁南通五小渲又南至

門入於太湖

塘于淪在無錫縣南其東洪丘淪入於太湖之水自太湖

馬金淪西謝淪俱在無錫縣東謝淪與蘇州分界今名謝蕩

蠡瀆在無錫縣南其水通太湖由梁墓涇運達於河

太伯瀆在無錫縣東達於蠡湖其西接

歐瀆在無錫縣西北宋元祐間既治芙蓉湖為田嘗於此置閘水由江陰以入

胥湖在江陰縣東昔伍子胥亡入吳至此擊劍而歌湖因以名

運河貫江陰縣南北引江流入黃田港橫貫城中南截蔡涇經青陽達五瀉河

庭塘河在江陰縣南其西接

長河一名東河在江陰縣東南自運河分流入由里涇出新河其西

北清溪河

馮涇河倪塘河俱在江陰縣東南倪塘而接谷瀆港東南入常熟界

橫河在江陰縣東由黃田港出春暉門東流入令節港

南山塘河北山塘河俱在江陰縣西南山塘河自運河分派南入

立埭河在江陰縣西北

崇溝河在江陰縣西南由夏港南經三山石堰達武進界

黃田港在江陰縣北昔春申君開以灌田港東引長河西至九里河口折而

北城中出黃田閘曰五斗港曰趙港

曰白沙港曰石牌港曰石頭港

谷瀆港在江陰縣東北引江水南行經三河口分為二一入新河達無錫

界一接長

夏港在江陰縣西南引五瀉堰水過青陽北止止塘河口折而東出蔡涇閘北

申港一名申浦在江陰縣西其水自江之南入至武進東入無錫五瀉

利港桃花港俱在江陰縣西利港引江水南行至蔡涇入武進界桃花港

黃山港

雷溝港陳港蔡港俱在江陰縣東水俱從大江入

北湖

一各長蕩湖在宜興縣西北與溧陽金壇之水分派其東

蓬勝河

運河在宜興縣北其西接荆溪北通瀆湖

東蠡河在宜興縣東其南入橫塘河北東九溪也

白龍河在宜興縣西北

後表河在宜興縣西北

荆溪在宜興縣南受新蔡湖之水主太湖

曰狀溪在縣北曰塞溪在縣西北曰慈湖溪亦

名西陽溪在縣西南曰章溪在縣西南

東九溪在宜興縣南為蠡河梅村河北折

西九溪在宜興縣西其中貫土干九里二

新溪在宜興縣南與門外

東瀉溪在宜興縣東兩岸多花每春時照

忻溪在宜興縣東南其

朋溪在宜興縣東北即

蓮花溪在宜興縣西其

爛溪在宜興縣西其北流

湯溪沙塘港俱在宜興縣東

其東俱入太湖

大浦在宜興縣東南太湖

章浦在宜興縣西

餘皮浦一名餘皮湖在宜興縣東其南通

滄浦在宜興縣東

泚浦在宜興縣西荆溪貫

洋浦在宜興縣西塞溪貫其北曰青魚蕩

都浦在宜興縣西其西

黃土浦一名白魚蕩在宜興縣北其南接

百瀆在宜興縣東南舊以荆溪居數郡下

有二三宋縣令樓閣嘗浚四十二瀆餘

悉堙塞今之堙塞又不知其幾矣

周瀆在宜興縣南其

東湛瀆在宜興縣北其南通西湛瀆與此

俱入

黃瀆樓公瀆俱在宜興縣北又有草塘瀆在縣北

西縣

同渚張渚俱在宜興縣西南又有湖狀渚在縣西與張渚皆北

入荆溪

孟涇在宜興縣西北唐刺史孟簡所浚以殺漏湖風濤之勢其南入於塞溪

癸涇在宜興縣西自并利奔入從善鄉

白雲涇在宜興縣西入溧陽界

蝦涇在宜興縣西南入於荆溪

靖江之水為港者六十有三其在縣東曰

東新港在縣東南曰東雙港曰西雙港

曰開沙港曰汶港在縣東北曰流水港

曰孤山港在縣西曰展蘇港曰南新港

曰爛港曰劉家港曰祁朱港曰申家港

曰西樹港曰唐家港曰東張夾港曰西

張夾港曰界港曰千家港曰東丘家港

曰西丘家港曰中丘家港汶港曰新港

曰西新港曰張港曰東夾港曰西夾港

在縣西南曰焦山港曰大新港曰大新

東汶港曰楊機港曰西楊機港曰

港曰東張湖港曰西張湖港曰新湖

曰陳公港曰西添港曰柴塲港曰西小

新港在縣西北曰西水洞港曰繆家港

曰陳灣港曰掘港曰茅莊港曰小新港

曰千婆港曰北新港曰魯家港曰水洞

港曰大水洞港曰顧港曰廟樹港曰蔡

家港曰東水港曰嚴家港曰楊鉄港曰

祁家港曰韓港曰范家港曰徐港在縣

北曰童灣港

治績

宋元嘉中修陽湖當時因湖之廢修之成良疇數百頃

梁大同中浚梁溪

唐元和中開太伯瀆浚孟瀆刺史孟簡開太伯瀆

後孟瀆袤四十一里既田四十餘頃

南唐保大初修孟瀆水門

宋慶曆二年浚港知常州許恢以申港濬之凡四十里賊墅港自湖口浚之凡九

里十

慶曆三年浚孟瀆知武進縣楊璵諭民疏治孟瀆復通江流

慶曆中浚河知常州李餘慶復濬河經大市益引惠明河水注之漕

渠復開浚河曰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後果如其言

皇祐中浚運河知武進縣葛閱以運河積水害田疏導四十里募里

豪得粟二萬斛以給役

嘉祐中浚運河知常州陳襄以太湖積水橫得運河不得入江為民

之患襄立法浚之其患遂息

元祐間開堰置閘有司既治芙蓉湖為田因開五瀉堰置閘後駕

梁其上以通往來

大觀中重建黃田上下二閘有紀見紀述類

政和中修江陰縣河港堰閘有紀見紀述類

淳熙間浚後河初崇寧元年知常州朱彥浚後河未幾復塞淳熙十

三年林是鑑之重浚河復故道袤三百丈闊三十尺深五尺後繼寔老史能之

林祖洽俱再加浚

淳熙中浚烈塘河并置閘

淳熙中重浚運河時董其事者武進丞韓隆賈尉秦霄剛也

嘉泰三年修奔牛閘知武進縣立濤雋見奔牛閘久壞修之易

石木

嘉定中浚九里河知常州邢燾與知江陰縣張宗濤浚九里河面

之濶為丈者八底則五之濶如其底十之一

乾道中浚申利二港轉運使姜誼與知江陰縣徐載浚申港利

港共二十九里濬九尺闊六尺而下源之廣倍焉又蔡涇閘舊惟用木至是鎮

以石

咸亨中重浚東蠡河捐金募工者郡人靈甫也

元至順中江陰縣浚河江浙行省謂江陰挑浚下閘以西一千八百五十餘丈

國朝洪武七年浚澡子港并置閘常州知府孫用

以武進澡子港歲久淤塞用四邑丁夫開浚臨江置閘

洪武二十年浚江陰縣申港二十八年浚

江陰縣橫河

洪武二十四年浚得勝新河源二丈廣十二丈

洪武二十七年復浚運河

洪武三十年築蠡瀆河堰時武進縣蠡瀆河淤塞舊築瀆

水以資灌溉

永樂四年浚孟瀆河初洪武二十七年嘗

開官陳讓具陳江南漕運之利至是朝廷命通州趙居仁率常蘇松三郡丞夫

浚導視舊倍加廣

永樂十一年重浚江陰縣運河

天順間浚江陰濠

成化間浚便民河并觀鶴樓道宜興知縣求

書王公恕之命募工浚便民河五千四百丈延袤三十里又於觀鶴樓積淤成

陸浚之復闢其東小河達縣城南以避西九溪之險

弘治三年浚江陰城濠初江陰知縣周斌

市民所塞築屋以居至是知縣任良才撤屋浚河還於舊觀

弘治四十六年浚宜興諸瀆四年水利命宜

興縣浚湯溪等瀆凡五百五十六丈八年復命縣浚五賢等瀆凡二千六百六丈

弘治六年浚宜簞瀆等港九一千四百九十九丈

弘治七年浚申港江陰知縣黃傳

弘治九年至十七年宜興重浚河瀆九年

主事姚文顯命浚仕瀆等四瀆凡八百五十五丈十一年文顯復命浚白龍河

是年工部郎中傅朝命浚黃瀆等五瀆凡八百四十五丈知縣張韋亦以是年

浚運河十四年工部郎中臧麟命浚前港并丁山等瀆凡六百六十六丈麟後

命浚盛瀆鴉瀆九六百八十丈在十六年命浚後河等三瀆在十七年

弘治十五年重修黃由閘江陰知縣徐積

正德七年宜興浚河瀆港先是宜興求

洪俱淤塞都御史俞公命知縣劉一中縣丞李廷珪重浚凡七萬二千四百二

丈十二

正德六年七年江陰縣浚河港六年都御史俞公命

通判溫應璧縣丞黃連浚利港七年浚壁後浚新瀾港知縣王銓浚九里河

馮涇

知府李嵩以渾河淤塞復加䟽治民甚利之

河漳提督水利林郎中
文沛命宜興縣開

南朱瀆洋會瀆溜瀆瀆瀆瀆辛瀆丁瀆
瀆長凌瀆丫瀆盛瀆山瀆丁卯瀆辛瀆

參千港
河烏觜
觜賣末
末安河
興旺河
長受河
五

河長九千五百八十六丈以洩東西

二九荆溪之水入於太湖武進縣開得
勝南新河長七千七百五十丈江陰縣

開青陽河以西山塘九里河共長九千四百六十一丈以洩運河之水于楊子江

無錫縣開闢江港二百四十五丈開
西新河永安河包沿河蘇塘河共長一

萬二千五百三十一丈亦以洩運河之水使歸常熟宛山蕩散出白茆諸港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三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四

鎮江府

叙水

距廣陵所謂天限南北陵過湯池

老也江分南冷中冷北冷計之

其中為水品第一

舊名新鄭湖杜墅湖俱在郡東南

寺湖南在郡

江口至南水門又南至呂城堰水
所經大小夾岡一在京峴之南一

在冊陽之北其勢委曲周折皆鑿山爲之

有三澳其一城西諸山之水匯而爲

京口港以入于江其一由韓林門經

漢水合左折者由皇祐橋至大園橋
達京口港以入於江其一由清風橋至

合者則漕渠之溢水也

史彌堅請於朝開之以泊防江之

舟

夢溪在郡朱方門外
子城下有
蜃溪自郡境入

濯浦在郡東隋置潤州
以此浦得名又有徒兒浦亦在

下鼻浦在郡西其北
入江其西曰樂亭浦

鮮海港在郡門外
津門外

京口港在郡西
北江口

甘露港在郡東固山下
在京新港

丹徒港二在鎮之
東西

歸水澳在郡中開之東
宋元符間潛臣

練湖一名練塘在丹陽縣
北晉陳敏據江

世郡南引水為之以溉
雲陽即丹陽也號

十四里取湖下地作
田遂分上下二湖

丹陽市河自練湖至西斗門
分派其一經

地橋智橋至土
經橋亦達漕渠

糾濱河在丹陽縣南自漕渠
入金壇界

白鶴溪在丹陽縣東南自縣之右
刺城通

丁義瀆南折北行凡十里
灌民田數千頃

吳塘在丹陽縣東南
其半入金壇界

簡瀆在丹陽縣南唐置簡州
以此瀆相瀆

蕭港在丹陽縣蕭塘港
在縣

長蕩湖在丹陽縣姚湖
即五湖之一舊有

二十有七今亦
皆淤塞不通矣

思湖在金壇縣南其東北受荆
溪之水西南入於大溪

高湖在金壇縣西北其北
通五中瀆南入大溪

大溪在金壇縣西其東南入
唐王溪在縣

曰直溪在縣西與唐溪皆受
茆山之

南謝塘在北謝塘莞塘
俱在金壇

單塘在金壇
縣東北

謝塘在金壇
縣北

南洲瀆古速瀆俱在金壇
壇縣南

甓橋瀆在金壇
縣西

湖口瀆北洲瀆俱在金壇
縣北

白龍蕩在金壇縣錢資蕩
南其東曰

北渚蕩在金壇縣北又北曰柘蕩

湖頭港燕下湯港俱在金壇縣東

方洛港新河港湖溪港俱在金壇縣南

治績

奉鑿阿曲

吳赤烏八年開破岡瀆建康實錄云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

勳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

以通吳會船繼號破岡瀆上七堞入延陵界下七堞入江寧界於是東郡船繼

不復行守江矣晉宋齊因之梁廢破岡瀆

瀆而開上容瀆在句容東南五里至陳埭上容瀆後脩破岡隋既平陳詔平廢

晉大興四年創新豐塘晉陵內史張闔所部四縣並以旱失

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灌田八百餘頃計戶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工以擅

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詔以闔為大匠農

梁天監九年造謝塘謝法崇

隋大業六年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入百餘里廣十餘丈

使可通

唐開元中開河刺史徐基以開北臨江舟行繞瓜步多風濤之險乃

於京口埭下開河二十五里渡江立埭歲利百倍舟不漂沒

唐永泰二年重開練湖從轉運使劉晏刺史韋損之請也

南唐昇元中浚練湖既浚練湖後作牛門

以通

宋天聖七年開新河宋會要天聖七年五月兩浙轉運使言閩

州新河工畢降詔獎之

慶曆中疏蒜山河兩浙轉運副使鄭向疏蒜山漕渠抵於江人使

利

治平四年脩夾岡河都水監言兩浙相度到潤州至常州界開

陶運河廢置堰閘乞候今年住運荒修夾岡河道從之

元祐中置呂城堰并閘後嘉定間乃築於中閘未幾移築於

牛室祐中再築實堰

紹聖中重浚練湖知丹陽縣蘇京募民重浚練湖易置牛門

政和六年開新泊河六年八月勅鎮江府旁臨大江舟楫往來

每遇風濤無港河容泊聞西有泊河可

行浚治以免
沉溺之患

紹興中浚練湖易置斗門以知丹陽縣郭京

塞因募民浚湖度地易置斗門十數

紹興七年置呂城石礎及夾岡二斗門浙

運使向子諲

乾道六年八年浚河六年郡守蔡洸自丹陽南浚河至夾岡八

年郡守宋貺自利涉門北浚至江岸

淳熙二年浚河口郡守張津浚河自京口開以北至於江口

淳熙中重修練湖橫壩及諸斗門初練湖橫壩及

東西斗門順瀆斗門南北斗門俱創於唐刺史韋損後屢廢屢修至是總領錢良臣復為脩之

紹熙中重開丁義瀆後俊游塞土人表其率眾開浚至今賴之

紹熙中創黃水礎郡守陳君仁

慶元四年浚導市河郡守萬鐘以夾岸居民一遇大雨往往被

浸至是隨宜浚導越十六年浚土壅闕郡守史彌堅復疏潔之

嘉定元年修築練湖冊徒將主簿馬榮祖以湖岸低狹不能蓄

水修築堤其長四千七百八十二丈下廣三丈六尺上廣一丈二尺

淳祐二年修練湖郡守何元壽以練湖淤塞請於朝報可遂修湖

復開闢淤而深功完自為之記

景定三年修築練湖岸埂湖日亭祐以來狹小堙塞者多

至是朝廷以此委之浙西憲憲委之宰時丹陽知縣趙必棟建議上聞遂支撥安邊太平庫會子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一貫及平江府支米九百石收買竹

木顧募人工以為修築之計

咸淳六年改作程公上下二壩郡守趙潛

元至元十三年作金壇南壩

至元三十一年浚練湖疏浚湖水及修築堤岸斗門石礎函

管咸一新之

大德九年重浚練湖陳賡有記

泰定元年修浚漕渠及開挑練湖先自至

以練湖漕渠俱成淤塞相視漕渠自江口至呂城一百三十一里合用人夫一

萬五百一十二名六十日可以修浚湖淤塞去處合用人夫三千名九十五

分官臨視本路常州平江建康江陰五

郡差倩人夫自泰定元年正月迄役至三月浚事

國朝洪武三十四年重浚練湖知府劉辰知縣董復

正統六年築練湖堤及脩斗門知縣陳誼

景泰中脩練湖

天順三年浚漕河作閘當時有司既鑿往濠塹達之漕河復於南水閘外作新閘以發水勢

天順三年作奔牛呂城壩閘壩有官守之

成化初築練湖堤及斗門函管知縣蔡亮

弘治四年修浚漕河

弘治十二年浚新港水利郎中傅朝

弘治十三年修築練湖知縣高謙

弘治十六年修河溝壩堰凡一百四十處

正德三年作博望新閘其閘舊在九曲河口其地已久正統間

邑人孫某捐貲別建於嘉山下崇文坊其地至是有司即博望故基東數十步

新閘與嘉山閘相攝水利始通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四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五

杭州府

叙水

浙江一名浙河又名錢唐江在郡東南山

水至於浙河史記云水至會稽山陰嚴

州合婆溪至富春山爲浙江入于海今

每晝夜潮再上則水漸長小不至數尺

西湖在郡北有石函南有笕湖山水秀發景

爲東南麗自唐以來

像光湖在郡東北唐神龍中湖有五色光

湖曰

臨平湖御恩湖俱在郡東北御恩云耆相

名

運河一名裏河由郡侯潮門南經羅木橋

經蕭公橋有閘現二閘差狹

龍山河由郡鳳山水門至

龍山閘凡十二里

下湖河

由郡溜水橋公東西馬陸至寶魚橋西合餘杭唐河一派有打木樓

南折至江漲橋河一派由八字橋至古塘橋下折入餘杭塘河一派由西堰橋

折入餘杭塘河

西溪

在郡武

九溪

在郡煙霞嶺西其南通徐村入錢塘江

安溪

在郡北鳳口溪其北曰

硤石南湖

在郡寧茶湖入南經麻溪港西南鹽縣界湖彭墩湖

之西南曰彭墩湖

竹浦湖

在海寧縣東其北者又有高湖谷湖

建興湖

在海寧縣中開因各建興中開因各

市河

在海寧縣城中自城北拱辰門與淡塘東南經勝安橋至安肅門與

河合入運

園花塘河

在海寧縣東自吳姚塘港南通曰彈港西入於城濠

新塘河

在海寧縣東北自德清縣大馬港經縣之莊港東至城濠東北入嘉

界興

洛塘河

在海寧縣西北其東入硤石南湖北入嘉興長水塘河其支而曰

硤石鎮市河

二十五里塘河

由海寧縣市河北出拱辰門西南二十五里會於運

長安壩

郭店塘河

在海寧縣北自新河抵縣城濠

夾山港

在海寧縣東其北入彭墩湖又有

三港

亦皆在縣東并此皆園花塘之支流也吳塘東北入海鹽縣黃道湖

硤石界

北通彭墩湖東北入海鹽縣黃道湖

麻經港

在海寧縣東北入硤石南湖之支流也北入硤石南湖

東陳村港

在海寧縣西北自新塘河南抵運塘

天門港

在海寧縣西俱運塘河之支流南抵海塘岸

運塘

在海寧縣西自崇德界經許村西入仁和縣

范蠡塘

在海寧縣西

湖塘

在海寧縣西北

六十里塘

俱在海寧縣東抵黃山自天妃廟東抵黃山

洛塘

在海寧縣北

淡塘在海寧縣西北宋嘉定間縣南海岸沙崩築此以障潮水

李六堰在海寧縣東莊堰黃家堰在海寧縣西長安堰在海寧縣西

堰長安新堰通浦堰凌家堰莫家堰在海寧縣西

海寧縣西北

南上湖南下湖俱在餘杭縣南兩湖相接潞洩水勢漢熹平二年縣

令陳渾

查湖在餘杭縣北即漢所封湖秦之湖既曰甚廣

北湖在餘杭縣北唐縣令歸眺所開

南渠河在餘杭縣南水舊出南土二湖今湖塞不與河通大旱則酒自南渠

閑林河在餘杭縣東南舊名五

仇溪在餘杭縣東北一出南陸山東至仇山下二

水台在餘杭縣北

東溪橫溪俱在餘杭縣西南其水同出由奉青障山東北經錢唐又北入

德清界

雙溪在餘杭縣西北一自天目諸山經山

一自高陵山至雙橋合流入

原缺第五葉

深浦在新城縣南

柳溪在昌化縣東南上各小柳下各大柳乃一邑眾水合流之口其下柳曰

紫溪

溪在昌化縣東自黃蘗山鎮凡涉數村皆此溪之上下流也

雙溪在昌化縣南其中有一洲水分

晚溪在昌化縣北過縣復合於一其西曰合溪

也

覽溪在昌化縣南自蕭浦二源合流而出迂回九曲建於柳溪

雲溪在昌化縣西其下而合眾水達

溪在昌化縣南自蕭浦二源合流而入者曰

上博溪在昌化縣南合蕭浦二源而入於

蒲溪在昌化縣南自蒲

櫃溪杜溪俱在昌化縣西南櫃溪自蕭源入伽溪杜溪則自峽山東北

入上博

巨溪在昌化縣西上溪在昌化縣東南無他溪在昌化縣東南

晚溪

平渡溪在昌化縣南自佛子嶺東至平葛村以奉雙溪

沈溪下阮溪俱在昌化縣南沈溪合端塢唐梁二溪入於柳溪下阮上村兩亦入柳溪

歷溪董溪俱在昌化縣西俱自百丈山東南達洗耳灘

灌湖在於潛縣南

浮溪在於潛縣西自天目山合流故名交溪亦在縣西以浪

紫溪在於潛縣東自天目山龍湫源合流入分木縣界藻溪在昌化縣源合流入分木縣界

東自落雲山南亦入分水

虞溪零溪豐陵俱在潛縣北

元豐唐樂平官塘清漣上塘俱在潛縣長安鄉

治績

唐萬歲登豐元年富陽縣築堤捍水縣令

築堤東自海江西至笕浦以捍水患貞元七年縣令鄭早復增修之

開元九年築捍海塘海在海寧縣南十里西接浙江潮汝往來

衝激不常舊有捍海塘二後清築鹹塘又有塘在縣南三里濶二丈高一丈長

一百二十四里
院元九年重築

大曆中鑿杭州六井李泌刺杭州以城中水鹵惡引西湖分爲六井以便民汲

貞元十八年開於潛縣紫溪縣令杜沐溪開九三十里

長慶中築西湖堤刺史白居易築堤捍潮鍾洩其水畧田千頃

寶曆中餘杭縣重浚上下二湖縣令歸眺復築西北大道凡百餘里行者便之

咸通二年開杭州沙塘河刺史崔彥曾以潮水衝激江岸

奔軼入城開三沙河以決沙塘之水三沙者外沙中沙下沙也

五代梁開平四年築捍江塘錢武肅以海潮爲杭人患築塘候潮通江門外初潮水衝版築不就武肅命強弩數百射之既而潮水退避乃造竹絡積巨石植以木堤既成父之遂成平陸凡今之城邑聚落皆昔時之江也

宋大中祥符初增置西湖斗門郡守王琪

大中祥符五年至九年修捍江塘五年郡守戚綸

與兩浙轉運使陳充佐疏請以岸易石雖免水患而衆頗非其變法七年詔江

淮發運使李傳復依錢氏制專其事時

水方大溢九年郡守馬亮禱於子胥祠

景祐中修捍江塘兩浙轉運使張彥作堤

五指捍抗人德之隨治抗人德之

慶曆初築捍江堤先是風驟潮堤再壞

協力築堤二郡守楊偕轉運使田瑜

慶曆中闢西湖郡守鄒發發屬縣數萬人

仁宗嘉之隆詔獎諭

元祐五年開西湖築堤郡守蘇軾既浚湖

草築為長堤綿亘數里橫截湖面中為

六橋以便往來嗣守林希為名之曰蘇

宣和中復開餘杭上下二湖縣令江表躬

前續後紹熙中從轉運副使

紹興十年招填捍江軍額張匯之請也

紹興十九年開撩西湖修砌六井詔郡守

措置開撩西湖及修砌六井置水口

紹興中鑿於潛縣燕尾縣令邵文炳以

尾灘最為惡鑿去結利之石其害遂除

紹興中增築餘杭上下湖岸縣令李

紹興中於潛縣重築元豐等塘縣令邵

乾道五年增置撩湖軍兵安撫周淙增置

就委錢唐縣尉并本府濠寨官專一管

轄不許人戶佃種茭菱及因而包占堤

嘉定中築海寧縣海堤海寧海岸崩陷縣

自市西至秧田今水利通志卷五

紹定中修永和塘杭人學諭范武學錄任

歲免水患

嘉熙二年築捍江堤先是海潮傷壞民廬

趙興權自水崖寺下至江家橋近江港

口築壩一南北長一百五十丈自團

頭石塘近江築撩水塘一長六百丈自

六和塔以東石堤添新補廢四百餘丈

淳祐七年開杭州運河是年直旱運河枯

開之自梁港至北新橋共三十六里

以父所掘之土填築堤岸人皆稱便

淳祐中開浚西湖當時大旱詔郡守趙與

錢塘門上船亭西林橋北山第一橋高橋蘇堤三塔南新路柳洲寺前凡菱荷

菱蕩悉薙去之

元延祐三年浚杭州龍山河江浙行省丞

浚龍山河造石梁八以跨其上仍立上下二閘至正六年其子達識帖睦爾來

爲平章復疏之

延祐泰定間重築海寧縣捍海塘先是大

塘崩延祐泰定間爲患尤甚嘗築修塘以防衝激外有沙塘二十餘里皆沒於

水利通志卷五

十

海行省丞相脫歡平章高貫躬臨按督郡縣官吏庸田副使任仁發都水少監

張仲仁役東西浙民百萬數國用大費天曆初其役始罷

至正末浚杭州運河張士誠據蘇州軍船

自巨林港口開浚至江漲橋廣二十餘丈

國朝洪武七年開杭州運河浙省參政徐

揮徐司馬以河道窄隘運舡難於出江拓廣十丈浚深二丈仍置閘以限潮水

永樂十四年修築海塘仁和海寧地頗海

詔兩浙民夫數萬捍築歲必續用弗成

朝廷遣保定侯孟英礼部侍郎具

正統四年富陽縣臨江築堤知縣吳堂

正統七年築杭州運河下塘初所開運河

盜淵數王統七年杭州通判易觀聞之巡撫侍郎周忱相度便宜自北新橋迄北而東至崇德縣界修築塘岸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丈爲梁七十有二由

水陸並行永無盜憂

天順間浚杭州運河知府胡浚仁和知縣

塞移夫浚之

水利通志卷五

十

成化八年修捍江塘是年八月九日江潮大溢塘壞特甚

詔工部侍郎李願督有司修築

成化十年重開西湖盡毀居民所占地

弘治十六年開浚西湖知府楊孟英詳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五

又麻溪	在郡西亦入太湖
錢溪	芝溪瀾溪爽溪俱在郡西北
麒麟塘	在郡東其南通漢塘北通
漢塘	在郡東南自海鹽縣西北至今又各新坊塘
華亭塘	在郡東其南通松江華亭故名
練塘	在郡南其東通橫塘西通長水塘世傳吳王練兵之所
橫塘	一名海鹽塘在郡南自海鹽縣路橋南至海鹽縣
長水塘	在郡南其西南為洛塘北入鴛鴦湖
東郭湖塘	在郡東北其西通橫塘東入華亭塘
新城塘	蘆瀝塘俱在郡西北
馬塘	在郡南分鳳凰洲合流入流東北經鳳凰洲於雙溪
六里涇	吳涇俱在郡東迤華亭塘溪河東迤華亭塘
王江涇	在郡北
楸涇	在郡東北其東通郭河
六萬涇	在郡新
葉花涇	在郡東其西接楸涇東入於相湖

天荒蕩	在郡東北其南接許蕩西接菜花涇
陳蕩	官蕩六百畝蕩俱在郡東北其南入梅家蕩俱通東郭河北
南北和尚二蕩	鴈蕩俱在郡西北其西南入橫塘河北入吳楊溪
青龍港	在郡南其南通橫塘北入馬塢湖
汾湖	在嘉善縣西北又各分湖以其半入吳江界也
平川	在嘉善縣北一名西塘又各針塘末樂初遭陶莊稅局於此
魏塘河	在嘉善縣後又名武塘
茜溪	在嘉善縣北又有松溪在縣西北
伍子塘	在嘉善縣西其南接胥山相傳昔伍子胥經營伐越之地
章練塘	在嘉善縣北
大雲塘	白水塘俱在嘉善縣南
甕窰塘	蘆墟塘俱在嘉善縣南通西石井塘入北
夏墓蕩	
楓涇	在嘉善縣東北舊名白牛涇舜俞跨白牛往來之處鄉人仰之

名曰清風汪後
遂訛為楓涇

蓮花涇

縣東

東莒蒲涇西莒蒲涇

俱在嘉善縣東北涇
之兩潯皆產莒蒲故

名

查家蕩

在嘉善
縣東北

許家蕩南北夏墓二蕩

俱在嘉善縣西北
夏墓二蕩俱北入

汾湖東入

北尤里港

在嘉善縣西北其東亦符蕩

西王秀涇

雙葑港章家港

俱在嘉
善縣北

永安湖

在海鹽縣西南激浦城西乃無源
亦田也後浚為湖以
灌三村十六保之田

鷺鷥湖長湖上谷湖

俱在海鹽
縣西南

天仙湖橫湖宋坡湖

俱在海鹽
縣西

秦溪

在海鹽縣南上接
運河與豐山港通

海塘

在海鹽縣東半里一名捍海塘又
太平塘南自激浦北抵乍浦皆築

為之以禦潮汝

招寶塘

在海鹽縣西南
承淳化元年鑿

官塘烏丘塘

俱在海鹽
縣西

橫塘

在海鹽縣西北其
北通郡之鴛鴦湖

淘涇塘

在海鹽
縣北

藍田浦

在海鹽
縣南

激浦

在海鹽縣西南水經云谷水出於縣
為激浦以通巨海元當船皆輳集於

此今已湮塞洪武十九
年築城浦上以備禦焉

橫浦

在海鹽縣東其西通
宋坡湖南入於海

清通港

在海鹽
縣西南

當湖

在海鹽縣東又
東在平海縣東

東柳

在海鹽縣東北其南出柳橋東南
至平湖縣西至當湖東至捍海塘

西市河

在海鹽縣西上接漢
塘由新豐至於嘉興

漢塘

在海鹽
縣西

南涇塘

在海鹽縣南由轉塘經
師姑橋入海鹽縣界

獨山塘柳莊塘

俱在海鹽
縣南

橫浦塘沈塘余塘

俱在海鹽
縣東

官莊塘方塘北吳塘俱在

白浦在干涸縣北

蘆蘆浦在干涸縣北

楊樹港在干涸縣北

東南渭港在干涸縣北

語兒溪一名沙渚塘在崇德縣東其南通

為栖兵之地

運河塘在崇德縣

水利通志卷五

七

包堰在崇德縣南

羔羊堰石門堰俱在崇德縣北

車口堰在崇德縣東北

橫湖在崇德縣南

運河在崇德縣北

車溪在崇德縣北

皂林塘在崇德縣北其東接

永新涇在崇德縣東

康涇在崇德縣北

治績

唐長慶中開海鹽涇涇凡三百皆縣令李

不析其名今無考矣

宋咸平六年重開海鹽縣監田浦知縣魯

開是浦以為民利民德之易其名曰魯公浦

淳熙九年浚海鹽烏丘招寶等塘縣令趙

紹熙三年浚藍田浦縣令李養直既浚是

水利通志卷五

七

鮑郎塢以便鹽運

元至正二十四年重修海塘縣尹

國朝洪武三年重築海鹽縣塘先是海水

朝遺署令宋某監築石塘二千三百七十

丈

洪武二十年復築海鹽縣塘是年六月塘

壞布政司參議閻察復修築之

洪武二十七年置海鹽縣夾塘閘寧衛城

東南指揮僉事趙鑑進之上官設置

永樂三年增修海塘

塘為風潮圯壞適右通政趙至仁按浙以

蘇州松江等九府之民增土修築

宣德間增築海鹽石塘

周撫工部右侍郎石其患遂息

正統九年築海鹽新塘

塘屢為風潮所壞是歲尤甚知府黃

懋欲於塘內重築新塘地既以聞命工部移檄布按二司勘計物料僉事陳未綜理其事而參政趙輔繼至拒與協力因舊址廣狹鳩工役民起土運石撤

其舊而新之外甃巨石中實无礫頗為完固

成化六年浚海鹽洹塘

何宜

成化八年修海鹽塘

是年七月十七夜風潮大作平地水深丈餘塘石悉皆傾圮參政邢簡僉事趙銘躬臨按視督庠同知楊冠等仍用舊石

築修

弘治元年海鹽縣重浚洹塘

僉事伍性

正德八年修海鹽塘

通判韓士賢與知縣

教場迎運而周二百四十丈又塘三千三百丈塘共六百五十丈

澈浦塘一千三百丈龍王塘談家塘又數千丈

嘉靖二年重修海鹽塘

先是塘為風潮所壞提督水利林郎

中文沛督率有司修築其長共一千三百七十七丈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六

水利通志卷第六

九

續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七

湖州府

叙水

太湖在郡北烏程長興之間若溪諸水之入也其東為松江又東入於海

碧浪湖一名峴山漾在郡南納諸山之水入運河西通若雲

二

凡常湖在郡西其東北合茗雪之水入於太湖

菱湖在郡東南唐刺史崔元亮開即凌波塘也南通餘不溪北入湖跌漾

運河在郡東其自峴山漾分流至定安門外繞城而東一自城內雪溪分流

月河在郡西合江子匯

苕溪在郡北至丘渡一自天目山之陰經安吉州山之水亦至丘渡二水合流抵郡城西

合雪水入於大湖

雪溪在郡西其南自餘不溪前溪北合清源門入四水俱聚於江子匯以

其雪水有聲故名其西南曰貴涇浦

貴涇浦

貴涇浦

貴涇浦

淞溪在郡東日運河東接太湖壘湖諸水

施渚溪一名小溪在郡西其山合北流水

花溪在郡東南其北出洪城塘

寶溪練溪思溪俱在郡東南

荻塘在郡南晉太守殷康所開今在城者謂之橫塘在城外者乃荻塘耳

青塘在郡北其東北接龍溪入於太湖

謝塘在郡西蒲帆塘在郡北一開於唐刺史楊

公漢

雙林塘洪城塘含山塘橫城塘保稼塘俱在郡東

郡東

黃浦在郡西南出黃蘗山漢司隸校尉黃向嘗於此築陂溉田

掩浦在郡東北

官瀆在郡西晉咸和中郡督郗鑒開

漕瀆在郡南即儀鳳旱瀆亦在

防瀆一名橋瀆在郡東南

梅涇在郡東南梅堰

梅涇

西余港在郡東其西接

栖賢港潘店港源俱在郡西自清

妙喜港黃墅港俱在郡東為西何山蕩界

盛家港橫涇港俱在郡北入大湖

和尚瀉在郡東南

西湖漾褚墓漾娜兒漾西余山漾上湖漾

俱在郡東

謝村漾錢山漾新興漾後莊漾重北漾土

山漾青水漾俱在郡東南大包漾小包漾

北郡東衡山漾洛舍漾馬林漾東泊漾龍

開漾俱在郡南西風漾在郡湖跌漾夾山漾

俱在郡西南吳山漾在郡西北

包祥湖在長興縣北其

晷晷溪在長興縣西每花時遊

合溪在長興縣西北出蒼雲嶺分而

西安溪一名周瀆在長興

邸閣溪在長興縣

餘瞿溪在長興

蠡塘在長興縣東臯塘在縣荆塘孫塘俱在縣

四塘皆因所築之人而各蠡塘以越范

蠡臯塘以漢高士臯伯通荆塘以漢荆

官塘在長興縣南晉太守

青姥塘在長興縣西南

方塘毛賢塘胥塘沙干塘周村塘俱在長

盤塘陶坑塘俱在長興縣西

餘吾浦在長興縣東南即宜興之

邵浦在長興縣

顧渚在長興縣西北出顧渚山至水

防瀆喬瀆俱在長興

盛瀆楊瀆俱在長興縣東盛瀆東通運河

合

周瀆荆瀆俱在長興縣西其

升山塘港在長興

吳山塘港在長興

隔塘港在長興

西莊漾在長興縣東北其西通包祥湖

楊子湖在安吉州北出丹陽湖與

五湖在安吉州東曰四龍湖東南五龍湖南獲

湖西南姚湖曰西畝湖

梅溪在安吉州東北

僊溪在安吉州西南佛子山下其水清澈魚蝦不產

小山塘在安吉州東南

廟山塘在安吉州南

富山塘在安吉州西

魏塘朱塘吳塘俱在安吉州北

石鼓堰東海堰俱在安吉州北石鼓之水出天目山

餘不溪在德清縣南圖經云其水清曰內河

馬厄河在縣南曰烏山港在縣東南

北沅水在德清縣前自餘不溪至縣東分

石塘在德清縣東即

三里塘在德清縣

三丈瀆在德清縣

大麻瀆在德清縣

孔愉澤在德清縣南晉孔愉以功

荷葉澤在德清縣

苧溪漾在德清縣

風渚湖在武康縣南

前溪在武康縣前阮公溪曰餘

餘不溪在武康縣南自銅峴山東至縣前

後溪在武康縣南新溪其北與

封溪在武康縣南

下溪在武康縣南

餘不溪在武康縣南

封溪在武康縣南

砂溪	在武康縣東舊為兩溪之支流今半已淤塞
長安溪	在武康縣東北合眾流東入砂溪又東北接餘下溪入於郡
湘溪	在武康縣東通下渚河入石馬池
埠溪	在武康縣北
雙溪	在武康縣西北
直塘	在武康縣北
仙人渚	錢渚費渚俱在武康縣西
五官瀆	在武康縣北
橫瀆	湛星瀆俱在武康縣東南
鄱陽汀	在武康縣北宋鄱陽太守沈雍之所開故名
董嶺水	在武康縣西其東入寧國西安吉州
南嶼水	在武康縣西南其東北至下界綿入於苕溪
僊溪	在武康縣西南抵下洛溪水合
景溪	在武康縣西
深溪	在武康縣西南於潛之水自此而出
五山溪	陳安溪俱在武康縣東北

淳熙五年浚武康縣新溪	知縣蔡霖以此溪沙磧漲塞白
慶元間浚武康縣後溪	知縣丁大壽以溪淤塞不利舟楫募民浚之自龍尾橋至獅子山長一千二百丈
國朝洪武二十八年置安吉縣	劉家西鄉等壩
洪武二十八年開安吉縣五沸石山等溝	
天順四年重建湖州長橋	知府岳璠以長橋歲久圯壞鳩工重建三洞以通水利
嘉靖甲申錫山安國	活字銅板刊行
吳中水利通志	卷第七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八

考議

宋宜興進士單諤水利書

其略云蘇常湖

茲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謂視之自漢湯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其心震澤其腹旁通震澤泉流其絡而眾竅吳江則其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也九陽江之水不入蘇湖及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人桎其手縛其足塞其竅以水沃其口腹肅而氣絕現者猶不謂之已死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

壩之廢已八然而三州之田十年之間熱有五六月自吳江築岸十年之間熱無一二謂視熙寧八年雖大旱然連百歲之田低汗之甚時苗亦皆旱死何哉蓋百歲及旁小港因不遇旱皆為泥沙湮塞與平陸無異雖去震澤甚邇迄今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曰昔邑尉阮洪上書監司乞開百歲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條是年大熟則百歲雖遇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之東則大海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築此堰截江流五六里間湮致震澤之水溢而不洩每五六月間湮流峻急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於岸西之水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也

矣又觀岸東江尾茭蘆叢生自築岸以來沙泥漲塞昔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

居民田吳江由是蓄增舊賦蓋築岸之後水勢遲緩泥沙增積而生茭蘆則水道狹而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橋拱各闊二丈每十橋可開水面二十丈千橋共開水面二千丈隨橋開茭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右有孟瀆等一十四瀆皆淺衆水北下江隆入江今存者無幾二浙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常存五六尺之水低可勝舟

六十四瀆立為斗門理廣於岸北先築堤岸以制水入江者無隄防則水必泛溢而浸灌江陰之良田矣宜與將西有夾亭干瀆洩長塘湖東入滬湖由大吳等瀆及白鶴溪而北至常州運河由此經一十四港北入大江今皆名存實亡僅間夾亭干通流則西來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熙寧八年歲大旱太湖水退數里中有五里街井知昔為民田則湖之寬廣倍於今日昨檢正張諤命屬吏張慤相視蘇州二州海口諸浦將欲疏鑿慤以為蘇州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滯時因謂曰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反滯時因謂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海勢則然也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自

宋郊言蘇州水利六失六得

吳江東至青蘊洩水之海昔監司之走透商稅遂塞此江其害實大又開青蘊人戶情願出錢開浚官吏未與施行觀合開三州諸港濶不以此全籍官錢蓋三州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或謂昔人創壘亭奔牛呂城三壘慮運河之水不制故節之以通漕運自廢壘亭呂城二壘然亦不妨通漕運曰太湖及西來水無吳江岸之阻通江河道未嘗湮塞運河之水慮其走洩是以置堰自築江岸及諸港浦一切湮塞使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洩二堰雖廢無害今若洩江湖之水而二堰不復則運河枯涸而糧運不行此灼然之利害也或曰高原陸野皆有塘圍蓋古之人蓄水以灌田今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謂曰昔登塘蓄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入益不洩則置塘為無用之地若夫江岸洩三州之水則塘不可不開以蓄水猶堰之不可不復此亦灼然之利害也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耶嘗見蘇州之苗歷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洩積水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洩言仲淹走洩姑蘇之水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謂每壩滿洩之知古人之意曲折宛轉皆非徒然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庶幾三州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崑山之張浦茜庄七十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茆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去水皆遠地形頗高方水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效也二曰蘇之壓水以其無堤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堤岸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堤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也三曰松江在震澤之南可決水而同歸於海崑山之下駕新洋等十餘浦是也殊不知水方汗漫於江俱平雖大決之而堤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闕國禍烈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而設望亭堰所以禦常之水使入太湖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而望亭居其一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得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運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昔人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龜等浦皆可決立是說得之但未知水與江平決江之曲者足以使江之水疾趨於海而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謂之澤國自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為田也故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於三

于四五萬石是障岐湖而為田之過也
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為編
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且今蘇州除
太湖外惟有四湖其餘若崑山之邪塘
大湖等壤及常熟之市宅五衛等村長
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不耕之
田也其間尚有古岸隱見水中是皆古
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皆執一
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
當去六失行六得取浩博之大利害外
息之小惠可也一何謂地勢高下之殊
曰蘇州立縣號為水由崑山之地東高
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南下水反
者也是也常熟之地北高而南下向所
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二處
皆高田而崑山國身之西抵于常州之
境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其地低下
皆水田也高田常欲水今乃流而不蓄
故常患旱低田患常水今西南既有太
湖數州之水東北又有崑山常熟岡身
之流故常患水但水田多而後復重高
田少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
知治旱也二何謂古人蓄泄之跡曰今
崑山之東太倉俗號岡身東有一塘西
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
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是古者
堰水於岡身之東灌既高田而人為岡
門者恐水或壅則決之而橫瀝所以治
其流也故岡身之東尚有丘畝經界之
跡是皆古之良田因岡身之壞不能蓄
水而為旱田耳若水田之遺跡今崑山
南下駕小虞等浦皆決水入於松江之

道其浦舊闊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
又貫以橫塘而基布之是故既為縱溝
以通於江又為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
於外田成於內故水雖大必歸於江海
而不能為田之害也蘇州五門舊皆有
堰水無所蓄故堤防之壞水亂行田間
而有所蓄故堰因以廢民利浦之閘壞
其旁以為田又利行舟泊舟之便決其
堤以為蕩然故水道墮而流連田間壞
不固遂蕩然而為陂湖矣今秀州濱海
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
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水中以固田而
西塘之岸至有一丈有餘者此其遺
法獨蘇州壞之耳三何謂治田有先後
之宜曰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地
凡所謂高田一切除堰塘之水以灌之
又浚其經界溝瀆使水周流其間以浸
潤之立岡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
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淤注之勢然後收
其家浜之類循古遺跡或五七里為一
縱浦又七十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
土以為隄岸使塘浦潤澤堤岸高厚則
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田自固而水
可以趨於江然後擇江之曲者決之使
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道而復之使
水不入於城如沈氏堰之利而水旱
無憂然後倣古遺法收圖回之利養
浦之卒以浚高田之溝瀆與水田之
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順貧富
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
一等不下十五萬戶戶借七口則歲約

宋郊置治田利害七事

其略云一論古

百萬夫矣又自二等已上至一等不下
五千戶里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
之食與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取
財於富者故不虐而不勞不虐之役五
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王河謂取
浩博之大利曰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
里方可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崎三分
去一以爲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
下四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去
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
國朝之法一夫之田可出米七十石
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百二十
石矣今蘇州但有二十四萬石借使
全熟則常失三四萬石之租又况因
水旱而蠲除則遺利亦不少矣六何謂
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與或者必曰

古人因地之高下井而為田其環湖
下之地則于江水南北為縱橫以通其
江又千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其
塘浦潤者三十餘丈狹者二十餘丈深
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塘深
潤若此蓋欲取土不為堤岸高厚是以
禦端悍之流故古之堤岸高者二丈低
者一丈借令大水江湖高于民田堤岸
出於塘浦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
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須決
泄而水自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
熟其堰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可以灌
引近于公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
故亦于公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七
里為一縱浦又五七里為一橫塘港之
潤決與低田同而其深性往過之且擺
阜之地高于積水而其相遠四五十里
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然古人為塘
浦開源者蓋欲引江海之水周流堰阜
雖大旱亦可以車溉田而大水之歲或
從此而流泄耳至於地勢西低之處又
設岡門斗門以蓄之是雖旱歲堰阜
地皆可耕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
旱苗而數百里之地獲豐熟矣二論後
世廢低田高田之法古人王各成圩
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
築浚治故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
港常通也年祀綿遠古法墮壞水田之
隄防或田戶行舟之便破其圩岸以為
涇浜或人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官中關
淘而或人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官中關
加修築或租戶利于易田而故欲湮沒

或張捕魚蝦而漸破古堤或一圩雖完
傍圩無力而連延壞壞或貧富同圩而
出力不齊或公私拒吝而因循不治故
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
交雨未盈尺而蘇州低田盡為白水雖
有堤岸亦皆狹小不能固田惟旱歲常
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堤阜之地其堤岸
始露而蘇州水田幸而一熟蓋由無隄
防為禦水之具也田既容水水與江湖
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反與江湖
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滿流今三江
驅低田之水盡入松江使江流湍急起
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需澤之患外止
于蘇州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
廢始由西法築堤港浦既廢勢既高
公于海者海潮不應公于江者又因田
無隄防水得滯聚而江水漸低故高田
復在江之上至于西流之虞又因人戶
利于行舟壞其堤門不能蓄水故高田
盡為旱地每春水未退低田未能施工
而墾阜之田已乾枯矣雖大水之歲低
田淹沒爭盡則墾阜之田幸一大熟此
蓋不浚港浦以引江海之水不復墾門
以蓄春夏之雨此高田廢之由也故
蘇州不有旱留即有水患但水田多早
田少議者惟論治水而不論治旱非也
三論自來議者但知治水不知治田景
祐至今蘇州之田百未治其一二今官
中每年調發各縣人戶一二十家自作
陸岸各高五尺緣民間所鳩工力不交
不能齊整借令夏出工力而各家所收

不償所費上下因循夫曾大段修治臣
惟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豈山常熟
吳江三縣堤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
五六尺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
濤洗蕩動有壞壞或謂宜用昔吳及治
華亭之法治之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
州之高田則可若禦治蘇州之田臣固
知其不可也貼黃自來人所議欲開
諸大浦松江諸匯并決水入江陰軍等
蓋因水勢湍急卻要諸處分減故也臣
世為農人備知利害伏望令臣略到司
農寺陳白不至有誤朝廷候勅旨四論
而各決今蘇州水田合行修治者南北
不過百二十里東西不過百里今若于
水田之內五里為一縱浦七里為一橫
塘不過為縱浦二十每浦長一百二十
餘里橫塘十七每塘長一百餘里共計
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千五百人約有二十
餘萬夫今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分
為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
蘇秀常湖四川之民三分去一以高田
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
夫一年借雇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
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
為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
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為六月逐縣每月
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以六
萬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役
夫二千二百人又為兩項但役一千一百
人開河六十六里所役夫數畧少不同

大率治田畝者多治田少者頭項
雖千頃可以一頭項而盡也塘浦
既浚隄防既成則田之水必高于江
之水亦高千海然後澤江之曲者而決
之雖有大水不能為患此治水之大
畧也昔蘇州設堰唐世已然至端拱中
始廢其早田則乞用上頂一分之夫浚
治港浦以引江海之水及設堰門以涸
春夏之雨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
五乞循古人遺跡治田臣昨所乞蘇州
一橫塘因塘浦之上以爲隄岸使塘浦
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爲田之害堤岸
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趨於江今蘇
州秀州及松江公海水田早田見存塘
浦港堰門之數總七項共二百六十
五條并臣等查得來治田大約各附逐
項之下一吳淞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
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
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北岸
有大浦二十八是古者五里而爲一縱
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松江之北六七里
唐曰浪市橫塘又北六七里而爲至和
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松江南
大浦北平浦等二十有七北平浦徐公
浦等二十有八已上塘浦並當松江上
流皆高其隄岸用以固田因久不修治
遂至壞壞每遇大水塘浦之岸並沉水
底遺老不知塘浦元有大岸乃謂浚浦
惟欲泄水比不知治田之本也今並當
浚治其浦修其隄岸以禦水留小須求
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南北兩

岸各有大浦五里而爲一浦惟橫浦
不見其跡今塘浦小虞浦等大浦一十
二北平大虞浦等大浦一十有二在塘北
者已廢在塘南者亦皆狹小斷續不能
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
又有司馬涇李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
私其今並乞廢罷釋其浦之大者開
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橫塘北則
或五里十里爲一橫塘以固田則良田
漸多而水漸狹矣一常熟塘東岸有涇
二十有一面岸有涇一十有二是七里
而爲一橫塘之迹也今並狹小百姓侵
占及擅開私浜相雜於其間今塘東橫
至二十有一西橫涇一十有二兩岸橫
涇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
高修其岸除西岸自學畫爲圩外其東
岸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修
浦交加基布以爲圩則良田漸多而水
漸狹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掘身凡三
十五里兩岸各有塘浦七八自五里而
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南六七
里爲朱涇等塘在塘北爲風濤洗刷不
見其迹崑山塘南有塘浦七北有塘
七橫塘四已上塘浦並當松江上流
底之土反高于田每遇天雨稍開則不
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淹沒並乞
開浚以固田一松江南岸自小東浦北
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
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有八北有大
浦二十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
橫浦之在江北者七八里爲鷄鳴塘練
新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迹北松江

岸有小來浦等大浦一十有八北岸
有北陳浦等大浦二十橫塘二已上塘
浦各引江水以溉田但又不淤
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年常患旱今
當令高田二民治之以備旱留則高田
獲其利矣一大合堰身之東至西約
四五十里凡南北大塘八其橫塘南自
練析塘北至計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
堰及塘浜約五十餘今皆淤於不能引
水灌田南北之塘太倉東橫塘等八東
西之塘及堰門方秦塘等二十有五
上堰旁以東塘浜門漚南比者各長
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足以前高田
東西舊橫貫堰旁之田而西通諸湖
深淤之置閘堰斗門遇旱則車水以灌
田大外則通放湖水而舟楫通水以灌
勢于平時則積春夏之雨使堰旁之水
常高于低田不須車水而民田足用一
沿海自松江下口南達秀州界約一百
餘里有大浦七自松江下口北繞崑山
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
浦四十九是五里為一縱浦之迹也其
塘在崑山則入尺涇花浦涇在常熟
則入東橫塘松江口下南連秀州
界有三林浦等大浦七松江口下北繞
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
浦四十有九橫塘四以上沿海港浦是
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揚子江水灌田各
開入堰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
作橫塘通灌諸浦使相周流於高阜之
地以浸潤高田其間雖有大浦直可通
每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

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人以水勢
出為潮發却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
之境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亦漫而不
可也况太湖積水而上源不絕亦漫而不
南諸郡而下出鎮版重複問雲秦積
貯谿澗奔湍迤邐而至太湖又潤州
之金壇延陵之丹陽丹徒皆有山源併
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
天目等山眾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
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昔禹治
水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
絕唯吳淞一江存焉又於吳江之南築
為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
中流多置閘斷以遏水勢致吳江不能
吞來源之潮漫日淤月積下流淺狹迫
元符初虞漲潮沙半干陸積雨滋人
一縣山源皆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
陂淹浦港悉皆瀰漫千里一白少有風
勢驚浪數尺雖有中流之地種已成
頃刻為蕩盡吳淞故道深廣可藏千浦向
為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以先
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
干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堰
究水道决于北海常州治宜興浦沙
子淹及江陰港浦亦入北海以望
分屬蘇州絕常州輕廢之其如此則西
北之水不入太湖而田無害矣又聞吳
江石塘多置橋梁决太湖之水會于
龍華亭以入於海仍濬吳淞官河以
郡上戶於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
之其諸湖濬等處並築為堤岸所在陂

淹築爲水堰秀州華亭海鹽等處淤山
等湖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者
並與開通連諸港浦杭州迂長河堰以
宣歙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
南之水不入太湖而田無害矣大抵欲
決蘇湖之水莫若先開崑山之新安浦
使水東入大海開崑山之許浦梅里浦
使水南入松江開常熟之望亭
使水北入大江復浚無錫縣界之望亭
堰俾蘇州管轄以過常潤之水則蘇州
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
潤之水則莫若浚無錫之五卮堰使水
趨於大江則常州水患可漸息而民田
可治矣言水利者雖知置堰開閘以防江
潮而不知浚流以泄沙漲故有堰塞之
患雖知決五卮堰而不知築堤以障田
故有開濬之虞又不知勸民作圩岸濬
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水旱之年蘇湖
常秀之田不治者十常五六其所以開
崑山常熟蘇州等浦必置堰開閘者蓋以
其在蘇州東南去海甚近泄水甚徑然
其地比之蘇州崑山一高有丈餘而往年
開者不過三四尺一浦口不置堰開閘
東注不可得也無又浦口不置堰開閘
入潮少無上流下勢可衝遂致淤塞
昔年開闢等浦亦皆有閘但无官司
管轄豪強利於所得示時啓閉遂致淤
壞其所乞復望亭堰開閘俾蘇州管轄者
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差高而蘇州東
接海岸其地亦高以蘇州一州而介兩
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爲常潤之水所注
東則爲海岸所障其水渚蓄無緣泄

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則無復有
防遏之理今望亭之西有五卮堰不
決而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可就
順流而入大江矣夫望亭之水亦不
蓋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堤以防水勢
也五卮堰地形高民田大餘遇雨水即溢
堰已有浸溺之憂今欲決去其堰使諸
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高其民田之
岸以爲堤防則亦無怪乎民田之沒也
今雖於崑山常熟開導河浦修築圩岸
然上流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濤間作洪
雨繼至所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岸
必有衝蕩蓋松江北岸二十餘浦皆鹽
鐵一塘可直爲水北入大江餘皆接連
乎江湖濬合而爲一若開導河浦相度
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太湖開導置閘
外其餘小浦皆爲大堰或設水竇以防
江水使吳越徑入于海則吳之河浦不
爲賊水所壅而諸縣圩岸亦免爲風所
破矣爲今之策莫若先築吳淞兩岸堤
堤可治去水不北入于海而南不入于
乃相接畧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
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
如練湖大作堤防以圍其水復於四旁
設爲斗門水賴即大水之年足以蓄
湖濱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
岸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少斗門
水賴浸灌民田而旱田有灌漑之利
餘若斜塘蕩大泗蕩之類本皆民田
可相視分勸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岸
開導涇浜湖蕩雖多其可治者殆

矣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八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九

考議

宋監進奏院李結治田三議其略云蘇胡

十三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謂積水
不決之故第以工役浩大率皆中輟臣
有管見治田便利三議一曰袁本二曰
協力三曰因時司農丞鄭亶云古人治
塘浦闊深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非專
為決積水若堤岸高厚借今大水之年
尚出於塘浦三五尺故雖大水不能入
於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
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
而水自湍流矣此古人治低田之法也
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浚不遇
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
不五七年填淤如舊乞詔監司守令相
視諸州水田塘浦緊切去處發常平義
倉錢米量行借貸與田主之家令就農
隙作堰車水開浚塘浦取土修築田岸
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既開浚塘浦
積土自多田岸既成水害自去此臣所
謂敦本之議也結又以為百姓非不知
築堤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
地同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
循不治非協力不可百姓所鳩工力有
限必賴官中補助官中非區區歛難以
募民與役非
因持不可

宋丹陽縣知縣趙必棟修復練湖議

原有斗門三石礎六盂口一十三多被風水衝塌上湖則寒害可涉下湖則如履平地今水道久已湮塞未可卒復亟管取以備蓄洩也若湖中水滿須資亟以洩之淺則不須舊年頗頗處止是下湖西埂四百餘丈今上湖湖埂以三百六十丈上金斗門三十五丈南石礎七丈皆先後坍塌壞官府若復悠悠不恤非惟水無所蓄而頑民傲傲侵耕其來未艾今霜降水涸正宜用工乞量支錢米募夫運土補築壞埂然後植松柳柳候措置椿石陸續釘砌若失此時後悔無及憲司上其說遂支撥安邊太平庫十萬界會寺二萬二千五百餘貫及於平

○丹陽縣志卷之二

二

事

江府新收義米內支撥九百石差官修築

元都水少監任仁發水利議

其略云議江前時深通今日何為而塞答曰太湖東岸出水之虞因人作為堰柵或築狹為橋又有湖泖港汊慮鹽艇往來多因塞斷所以渾潮日盛沙淤日積而吳松江日淤塞也議者曰錢氏有國及宋南渡水災罕見今或數年水災變乃何也答曰錢氏在國亡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所產以爲國計當時盡心經理制水有法其間水利兵革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董以重臣又復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而連阡陌位位相度悉爲膏腴之產以攻

原缺第三葉

二三百年之間水災罕見近來居位者視浙西水利與諸處無異地之高下不分天之水旱不恤所以一二年間水旱之頻仍者此也議者曰蘇州地勢卑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又稱澤國其地不可爲田今欲圍築毋乃逆土之性乎答曰自古倉廩所積悉仰給與浙西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蓋浙西之地低於天而蘇湖又低於浙西湖又低於蘇湖彼中富戶每歲種植菱蘆園築埂岸豈非逆土之性何爲今日之田盡成膏腴此效驗之不可掩者夫微山最下之虞尚可遷理爲田而謂澤國不可作田何其愚也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可勝自來討究浙西水旱治之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欲其深築圍堤必欲其高厚置閘寶必欲其多設遇水旱就三養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爲害億人力不盡而一切過數於天可乎議者曰河渠圍岸閘寶三者俱備則水旱可無誠爲以遠之計今何爲而廢之答曰國家牧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圍岸閘寶無官整治遂致廢壞一遇水旱則田盡荒蕪深可痛惜今朝廷廢而不治者蓋募夫供役取辦於富戶部夫督役責成於有司二者皆非其所樂所以前之慢必欲沮壞而後已人亦但厭目前之慢是以成事則難壞事則易而不能成又遠之利也議者曰行都水監是有益衙門何衆口一詞皆謂無益而議罷之答曰事之利害以而始明彼小民但見工

情於巡防則密置橋墩別以菱蘆魚網
等物障遏必得官司於此處榜示告戒
使之咸知利害可也又按太湖東至松
江有白鶴匯者宋嘉祐崇寧宣和間三
次開浚又有顧浦匯盤龍匯千墩金城
諸匯推原其故皆由上源閉塞湖流遲
緩朝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匯者張寒
江心阻水尤甚及有新華滄分莊滄嚴
家滄暴漲為害俱各開
鑿盡滄即匯之異名也

元周文英三吳水利

其畧云蘇湖常秀之
田十其有七高田十其有二吳越錢氏
之在東南事享此利嘗詢之高年云曩
兩浙未紬土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
七八千人又有撥清夫專為田事導河

築隄以或水患于時歲熟錢五十文
米一石自掃宋之後農政不修田園
港大半墜壞今江浙之米比之當時其
貴十倍民不得不重困矣前都水監於
江面置閘節水終非經久良法且如今
置閘三處本意潮來則拒入江之水潮
退則放水水決潮來則拒入江之水潮
速決放水水既淺且緩又烏能衝激潮
沙而不積於江也為今之計莫若因水
勢之所趨順其性而疏導之即易於成
功劉家港南有南石橋港通劉家港西
南通塘至夏駕浦入吳松江其間
迂迴窄狹屢使疏浚深闊即大漲其
一大路也今蔡吳北江東南南金張之
而專意於劉家港即古之婁江水深港闊
海者蓋劉家港即古之婁江水深港闊

此三吳洩水之尾閘乞從省府差委請
通水利官詣沿海各處相視合審港浦
具數計工擬議申聞或都水監小官前
未或選省府能官以富戶內勸其捐
考其成功功一役輕省者量行優敘功
重老優以官激勸勉屬民勞而
無怨擾不致累經治之役更部水監
差官按行嚴督各州縣每歲修葺其
經久不廢或委行省官專一提督庶幾
敦督事覈免致玩視則水利有成富
民安誠
非小補

國朝浙江布政使何宜水利策略

其畧云
園岸苦於無土若園外河水淺狹即
外河車乾取土若外河深闊則將園內
溝血車乾取土此一舉兩得之術也
凡園內有徑陸者遇易於車走以一
常年有收其無徑陸者遇易於車走
是以常年有收其無徑陸者遇易於車
田三四百畝者須築徑陸一畝五六
畝者築徑陸二畝七八畝者築徑陸
數增築一畝岸田畔或土岸或浮外
中心開掘一槽深及外河之底隨河
泥填及一半俟其稍乾用杵杓令堅實
又復築泥築滿則水無自而入矣又有
園岸因缺鑿鑿穴或對根朽爛遂成漏
洞者亦可用磚灰圍砌泉口如井欄狀
泉不漫散或將泉口掘作深坎用大缸
覆之却以泥土圍築缸上而身亦不

出矣一高田去河遠遠無人可車者須
於田內計畝開塘如田一畝開塘一分
二畝開塘二分其三畝四畝
以上各依數開之庶可防旱

梁寅論田中鑿池

為池則九畝可以無災患百畝而費十
畝以爲池則九畝可以無災患百畝而費十
不知此也蓋以膏腴之壤人之所積一
家之田止十數畝或二三畝百畝之中
孰能棄十畝之地以爲衆人之利乎氏
知與水爭地而不知與田蓄水一遇亢
旱則坐視苗稿見小利而失大利愚亦甚矣

工部主事姚文灝

河渠私議其略云舊見
江諸港皆自外而內自下而上到置源

流不識水道江陰舊志亦然夫三吳水
道皆出山于大江而入南經某處
何以乃煩云自大江而入南經某處
亦以諸港皆出于江而流入于港渾停
亦甚矣然觀其初似亦知諸港之不可
以江爲源故於黃田港夏港港港云北引
江潮而入至於石頭蔡港而下遂畧主
潮字直云自大江入矣可乎哉由僕觀
之記黃田者當云東引長河西至九里
河口折而北貫城中出黃田閘北入江
舊志乃云北引江潮貫城南出折而西
截蔡港與夏港合流以達于漕渠記夏
港者當云南引五瀉堰至黃田北止山
塘河口折而東過峯鎮南出蔡港折而
江舊志乃云北引江潮南出蔡港折而

西過峯鎮截山塘人折而南歷青陽至
五瀉堰以達于黃田且夏港自東南來
而入江二港相距九里各自入江皆人
於其間擊導以通舟楫逐以九里多河
舊志之記黃田乃舍其東南之源而假
以西南之派且并吞九里又以上下各
二閘若本爲一港者彼豈知二水各有
派而二閘本不相沿乎嘉定開河記云
門意謂黃田閘港皆大江之支港也又
云導河自城闔南出黃田西距五瀉大
觀記亦云黃田港北引大江貫城中南
出于郭逵迤截蔡港又云昔人即港口
爲上閘又即蔡港爲下閘夫以黃田爲
上閘者謂冰飲此來也云導江水而南

工部主事姚文灝

九里河議其略云東南
壅推原其故有三一曰黃田潮來自東
而西蔡港潮來自西而東交衝互激會
趨斜涇湧滾泥沙積聚腰腹一曰浚起
浮土堆積兩厓風雨淋洗漸復入河且

曲黃田港距五瀉堰而爲漕渠呼漕渠
果江水之所爲乎若是者其支派混殺
得曹密之說云江陰當運河下流其水
自常州經申港利港以入于江又云丹
陽練湖白鶴溪諸水西自常州而來入
于江陰其南太河梁溪皆益于運河自
五瀉堰奔衝而下申利夏港以出于江
可記深明
水道者矣

河形曲隘匪勢高陟既深黃沙壅
立復水之後遇沒輒崩山一隅便壅
數丈一曰中吳地勢沿江為生之包
防近山土壤迤邐隆起山脈引帶生
三故通日漸增長如致此河壅廢今欲開
挑各一二期之坡施其勢以漸入河如馬
槽狀期以兩年功成就其先年修是修
岸拘役心不可樂適合無量今該役人夫
出辦錢物官為收貯俟債專士工包
辦開挑取其官必費而免其所不欲為
庶幾官省程督民不失農兩皆便益再
有不敷查支在官銀錢轉助如此施行
必有明效但創壓土田過多或至寒細
失業惟有才良吏為政父而得民深徐

前刑部主事張衍總論水利

依原議以漸為之而又相度形便攻
河口別出蔡涇之南拒却蔡涇潮而不
使東行以相衝閘則百數十年流通
可必而江陰之民亦或少息肩矣
流之下者嘉興松江之水為下流之上
若宜所先常州鎮江之水為上流之下
若常熟平湖亦以之宜所後其松江為
眾流之就下踰口又為吳淞江之入海
施功所當先者一在元嘗有水監之官
專理其事每年開挑各置水閘作大舟
橫鐵帶隨風流行掃蕩沙漲此最良法
其置閘每處一座以愚計之水閘之廢
當置水洞千兩傍置閘于中北亦前人
經理有迹可見者也其吳淞江撥淺夫

必用蘇州嘉興等處不防海軍士及囚
役之徒常持槍守有淺則挑一吳淞黃
浦之入者皆大江之尾其水和淡鹹潮
小入無害田家故河在東北者宜高
連南海則外灘低而鹹潮易入內也高
而淡水不去故在南者不宜濬也一秀
州塘抵松江城西受湖泖之水今已淤
淺其岸為官塘九旱歲舟必涉淺不若
自今冬取其塘中之土而為堤岸一年
一濬誠為至要今乃取土於岸泥壅
深岸益烈而塘之淺自如耳然疏鑿其
塘宜多列水洞以通西來之水如旱潦
皆可開之蓋自楓涇至松江府不過泖
橋陸港斜塘石湖塘跨塘通流若不置
水洞則水之末處甚大去歲甚少不能
去之速也一凡小河曲港每年九月等

為始皆令其一家首行開濬如有豪
戶阻占者令其附近人戶二年一開其
川責令有司申請別縣開濬之五年為
所開之泥停積兩岸者不許大戶取集
房基止許小民挑修阡陌一水利之職
督於耨耨老耄必督於阡陌其農隙區
每耳修之務必堅厚則自久遠其土取
之荒蕩不必取之田中其夫用之本耳
不必取之他處所自九月半起工至正
初畢工庶幾不廢農事其修阡之際凡
官塘處所盡為修築農隙內地方全不
心不知官塘水易車穿腹內田仍并及
此類里圩甲之罪也為今之制必曰今
日之不修也日之滄沒其稅糧差役
從而辨如是人孰不具而為之也其

不修者母問官勢土豪呈之於官治之
 以罪一茭蘆宜於湖蕩之濱每至種之
 可以當白浪之衝岸又使小民之得魚
 今萬小河曲港多被大戶占種竟利一
 遇水旱則阻河道大戶田在河口者車
 章得所則民田在中心者勺水無求此
 茭蘆之利與害也一松江東鄉地高每
 年慮旱春雨方行俾墾儲水一遇天旱
 田地俱荒莫若仰令有田之家十畝開
 池一畝百畝開池十畝既能救旱亦可
 蓄魚一松江東鄉墾早宜墾水以種田
 西鄉墾潦宜作堰以截水熱堰之外固
 沮外潦不能入堰之內其水何從而出
 蓋截水必在於水未長大之先當下椿
 作堰止流一河通舟既可禦水又能禦
 盜逐土易取椿木易辦若臨時則費力
 多而成功少矣一湖洲之傍多有水泉
 田土旱則止見舊岸水則全為巨浸人
 戶逃絕每歲里甲陪糧此當奏聞詣蠲
 其稅其勢豪傍湖積茭成田者當痛禁
 止蓋成田者多則蓄水者少潢潦之際
 何以容受一出水之口名曰水洞開閘
 多置木柵上則通行下則滯水合於府
 縣將官錢預收磚石積於附近專人督
 管觀其水運之厚薄為水洞或磚或石
 圍成爲之不厚深旱則流通水則泄
 閉不可以木爲之不以則朽又不能無
 盜之者一塘岸種樹上可以行人之蔭
 下可以老塘岸之脚必於農隙之待命
 水利耆老取水揚之技用附近之夫每
 一丈而種一枝蓋水楊多盤根則能
 護岸其餘不可用也附近田家鋪舍朝

松江學生金藻三江水學
 其略云禹貢曰
 底定又曰九江滌源九澤既陂今東江
 已塞而松江復微是川源無滌也太湖
 泛濫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惟其無
 陂所以靡定惟其無滌所以靡入東風
 則西決西風則東潰一雨連旬數月如
 海此類年水患所以不可救治者良由
 備之不顧慮之不周也愚以為禹貢之
 法萬世當守治水者順此而行則有無
 窮之利然順之之道有六曰探本源也
 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
 也勤省視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
 其人也勤省視也所以行之之要又在任得
 之有也夫六事舉矣而水不為利者亦未
 之有也夫治水救民莫大之舉動不得自為
 水惟總之以食憲凡百舉動不得自為
 是以事功難成愚謂若欲水患消除必
 專任大吏而輔之以所屬責成於守令
 而催辦於糧里不宜泛遣他官而墮失
 厚利添設官塘而侵害良民也士有高
 識遠慮剛明果斷不恤一己之勞逸而
 採納天下之公論不恤一己之勞逸而
 躬悉萬夫之東顧斯可以膺大任而成
 大功也所謂勤省視者官廉能任或不
 省視與無廉能任者視不賞罰與不省

視同賞罰不繼與不賞罰同省視之時
 預與民約其月至其鄉某月至其縣三
 月一周一年三編非大寒暑不休息其
 大風雨不易期大約省視一年二年三
 岸可成三年四年蕭洳可深五年六年
 浦瀆可通七年八年三三入至於九
 年開寶可完石堤可備一圖水利查視
 在里長一區水利省視在糧長治農縣
 丞則省視一縣治農通判則省視一府
 而守令則兼之也提七郡之緩而以水
 功分數為最嚴者大臣也參贊乎上綱
 紀乎下者大臣之位也若夫相與議劑
 以成其事者巡撫也相與糾舉以正其
 法者巡撫也如水利不與吾未之
 信也所謂均財力者財不均則無食無
 食則民怨力不均則無功無功則徒費
 愚園岸溝洫隨其田旁而責其戶以自
 修之二尺一步皆有歸著今之修園者
 不令自為須要起債其弊甚多往往年開
 河每里起夫二三十名傷於太多在家
 人戶又無所助雖或有之亦莫若每甲
 府給米不過數斗為今之計莫若每甲
 明出長夫一各三特治水一冬休養其
 餘九戶分為九等每月一戶貼貳三百
 六十文十夫一各生來宿食而夫十冊
 千夫百冊自正月發運已畢木工方與
 至十月開倉木工又止于夫修一處萬
 夫修十處各自立功以憑賞罰惟是石
 堤開寶或憂浩費欲乞
 廷暫將七郡魚課船課竹木雜課量停
 起解留充水用待功成之後悉依原議
 所謂循次序者昔人以開江置閘園岸

之除千百年之害救已然一二年之災
 倉廩府之庫是也救未然千百年之災
 江田湖野開闢是也江湖濬治然後田野開
 闢田野開闢然後百穀豐登倉廩盈溢
 尚何災害
 之足憂
 金藻三江水學或問其略云或曰三時治
 之通誼也近者開河亦冬月也如何成
 功曰幸而冬暖故功亦成然語定人夫
 亦多有死者曰開河役夫家夏焉能得
 其不死曰冬月不役老弱不用衣食
 飽痛革暴虐有疾即與之藥而遣之回
 紅舍近便足蔽風雨皆求主之也然亦
 此而猶不免於死是誠當死者也然亦
 不可不為之舉理而厚恤其家也曰不
 用者塘可也又用糧里可乎曰糧里舊
 所置也者塘今所增也不足而增可也
 既足而增可乎曰上得其人雖用舊塘
 亦不為害曰與其上得其人而不得人
 孰與其上下皆得人乎曰隨其田旁自
 修溝岸不若計其畝畝均其工程為善
 蓋田有長倚涇者有橫出涇者有太
 涇者用子之法則長倚涇者用工太多
 橫出涇者用工太少不出涇者無工可
 用安得為均乎曰甲乙田丁修丙岸
 非佳不肯盡心抑且無惠費罰蓋不
 涇之田涇則不得神旱則不得耗真則
 難於入歛則難於出凡有此者必貧
 丁戶也若其橫出涇者與長倚者
 則易於既涇則易於洩糞則便於入
 則便於出凡有此者必殷實有門

江海潮水出入賴以灌田况潮水之河
淺狹必二年一浚若亦種茭阻遏水利
害民不小治水者當責令耆耆耆耆里將
低鄉去處照舊種茭其高鄉潮水河滿
每年秋間許各人戶將自己茭
草悉皆推去毋容阻遏潮水

顏郎中如議開吳淞江其略云吳淞江一

夏鶴河口二處交會二處因勢卑近
水倒入江內定積泥沙又因地勢卑近
遂引江水順趨北下併入婁江以致吳
淞江易成游淺累經開浚不以復塞或
謂此江出海一百餘里累塞而此
二處相去婁江不過三十里因而疏濬
深闊使此江中水并入婁江出海似為
便易不知此江乃三江之一與婁江各

自通海當夫卑固可合而為一及至
水溢則婁江自淺所受之水方且不暇
又安能併吳淞之水而皆洩乎故昔人
有言使二江併為一則神禹先併之
矣何必又有三江此誠不易之論然而
先年累次修浚皆以此江之水可併婁
江為便惟於新洋夏駕修浚樂簡易而
畏煩難以致二處淤塞不通而奔此江
為可不必用即今雖已開浚深瀆應該
設法區處以新洋夏駕各處一開冬
民咸謂當於新洋夏駕各處一開冬
春常閉若遇夏秋漲潮各處一開冬
勢或旱乾開之以通引灌既無一江
長遂早蒞有滿又看得夏駕口滬止一
十六丈深正四五尺潮勢亦緩造閘無
咎其新洋口濶四十丈深一丈五尺漸

勢頗大難以作堰但事艱重大及廢用
錢糧數多必須委官勘議停當方可施
行

嘉靖甲申銀山安國活字銅板刊行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九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

公移

宋范文正公上呂相書

其畧云姑蘇四郊

之二三西南之澤太一入于松江積滙之數郡之水湖東一入于松江積滙之持湖溢江壅橫沒諸邑雖北陸楊子江東低巨浸河渠雖多湮塞已又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來年旱復為災於人必存饑饉今疏導者不唯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東北入于楊子其利在此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其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江派若高則必滯滯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或曰且有潮來水安得下其謂不然大工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少遲之於海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海也或曰人因潮至敗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其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開常時局之以於來潮少不能塞也春理其間外工減數倍早歲亦局之水或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其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謂之天不實也飢耳如能導達溝瀆保其家墻俾百不饑而死曷為其等哉或謂力役之大費軍食其謂不然姑蘇歲納苗二千四萬斛官之糴又不下數百萬如豐饒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

原缺第二葉

無由淤塞而餘枕門外亦有清河堰意亦愛惜乎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始壞此堰今湖面半為葑田霖潦之際流溢害田而乾旱之月湖自咸涸不能復及運河軌自到任首見運河乾涸米薪亦緣此暴貴尋刻刷捍江兵士不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葑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見今舟舡通利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濮縣主簿蘇堅建議亦以二河今於城外北抵長河堰下宜於鈴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開此閘今葑山漸水漸熱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閘中者水無礙矣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閘中者土填乃在村後為太患潮水不免開河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沙泥澄瑩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茅山河既日受潮水而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今河底四不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今自河而下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湖東溝中舊有十一丈則鑿為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有南九十里舊鑿為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下塘兒橋河口自此至新水門必入于鹽橋則凡入上游矣此河下流則江流清小之所入上游

原缺第四葉

田者大半無非豪右之家旱則登據上
流沿湖之田無不灌既又為不耕之地
淳熙間今僉書羅文為使者開掘山門
溜五千餘畝由是數十年之害一旦盡
除灌漑之利亦漸以復後間有水旱果
不為災紹熙初忽為中天竺寺指占子
宜徐丈因民詞得旨開掘事雖施行緣
冒佃者不遵行遣無所忌憚今春復有
頑民數輩約從毀徹復來禁約若碑公
然圍築浙西多仰波湖之利非他處比
前後園裏波湖禁戰甚嚴且載申命臣
僚申請尤多某昨得准東陞辭日曾論
此事或檢尋
得當求教也

宋權華亭縣黃震申嘉興府論修田勝狀

其害云竊思本縣管下圍田盡在西鄉
是今尚成巨浸未可施工向後水退各
有田王自係已事不待官司監督縱使
官吏到鄉僻村小港何緣遍及縱小處
可監其餘鄉圍安得一而監之今歲
荒歉被害最甚諸司重疊差官檢勘耆
保以上迎接不暇吏卒之擾為官者目
目不及或所差不暇吏卒之擾為官者
廷又安得而知惟有事人則其為擾新
田岸之事小水利之事大必欲利民使
之蒙福則莫若講求水利竊考本縣產
北東西各有所放之水處東以蒲匪通大
海西以大盈浦通吳淞松江南北至通
海至極北亦通吳淞江北華亭所以常
熟自小人將泄水之地塞為沙田孰
不知一時聽信安邊所得毫末而華亭

多被淹沒今若準舊開浚則百姓
自然利賴其為修田岸也大矣

宋黃震代平江府回馬裕齋催泄水書

云本郡西南受荊溪以上江東數郡之
水既高而建饒東北自崑山之太倉連
亘常熟其勢又亢若仰孟水亦反流蓄
而不泄故近郭之田雖茫為一壑而濱
海之田則枯涸自如古人於宜與以西
金陵管下設為伍堰使西南水不入荊
溪而由分水銀林伍堰入於運河以至
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
設堰門斗門閉則高地之水以既高田
水不得反流而趨內地之水以既高田
地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為塘浦焉蓋吳
塘等諸瀆黃天等諸瀆市宅等諸村皆
蓄水深處脈絡與太湖貫通止籍吳淞
一江通注其入海水去不速而所籍者
在塘浦其如元計一百三十又二浦之
潤高率三二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
浦高於江二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
中可以無水災矣國朝南渡以來生聚
益繁任堰既以不便水渾生來而壞江
東數郡之水盡入太湖岡門斗門又為
則近勤畊而壞崑山常熟之水及入內
地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澗者皆古塘
浦舊地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
海處適平退潮之威未幾長潮之曾已
至往來洄洑水去遲緩一雨即成久浸
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無成功蓋但
之泄水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能泄

故東坡常請去吳江石塘王觀嘗奏開海口諸浦朝廷皆畏而不行范文正公守吳嘗開苗浦亦主一時一方之利今苗圃盡廢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苗圃惟復古塘浦駕水歸海可冀成功然未可倉卒議也若止縱人戶就近泄放則彼此皆水雖欲以障田為壑而不可得議者多謂苗圃增多水無歸宿然亦但見近來之弊防既壞平陸亦成川澤就良田其後隄防既壞平陸亦成川澤就使苗圃盡去水之未能速入于海固自若也為今之策惟有告諭田主多發者夫工就隄岸漸露處次第修築各於水中自為隄障即車水出隄障之外而耕望熟再為施行更

元都水少監任仁發言開江

其略云太湖

而注之三江三江洩太湖之水而入於海水既有所歸復有所洩雖有淤潦無足憂矣今二江已塞僅有吳淞一江然下流壅滯及早開浚易為工力若數年之後愈久愈湮工費倍而難為功此所當預為者也大抵治水之法須識潮水之緩急尋源派流各得其當庶不徒勞民力虛費錢糧昔之非下修浚或吝於費繁或惑於浮議往往始行而終輟因循歲月少見實效歸附以米缺官董治愈見湮塞二十餘年水利大壞以致蘇湖常秀之田多棄為荒蕪之地深可痛惜區區管見惟以開江圍岸置閘為

第一義也

元潘應武言決放湖水

其畧云浙西地勢

有岡身以限滄溟岡身之阻有港浦而百五十餘里太湖湖身三川之水港流而下至吳淞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而急水港五十里下殿山湖由港浦入海古人開港淩涇漚之類無非為水去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墾民居常修築園塍官廨常修浚水路則車水以出旱則車水以入官私之利豈不溥哉白斜漚曰河漚漚塞殿山湖中有出水港小漚口各開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漚大漚等浦入青龍蟠龍二江出海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漚漚悉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東南區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溢松江等處泛溢皆因下流不決積水為害之故去年夏大水殿山湖太湖四畔良田不可耕種今年可耕者皆自人力與天時爭勝若積水不決園塍埔壤再遇淫雨悉為魚池比加修治用費既廣民力困之悔亦尤及愚昨隨營田司官相視水勢又與老農輩究得殿山湖東大小曹港漚等舊湖北有湖處今為權勢占據卒難復舊湖北江頗近水勢順使今若先於此四處開

浚放水以救貧民實居安慮危又遠之計候水稍退然後次第開浚諸處河港此即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流可導也

元潘應武言水利便宜

其略云浙西道自

境擄掠鄉村將河港鉤在吳江長橋係太湖象水之咽喉橋南龍王廟後被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橋實鄉村眾流之脉絡夏被鉤斷亦有築為壩者湖東小曹大壩等處湖沙壅積數十里之廣被權勢占據為田湖水潮水不相往來四年兩旁朝延失糧數百萬石百姓難散大半今蒙參政扣公敷奏決放湖水入海百姓聞風鼓舞已有更生之望

望見諸人陳言俱非救弊良策切恐有誤國聽徒費錢糧為今之計以決放

湖水為急嚴山湖北道揭浦石浦千墩浦小瀝口四處實湖水入江下海要處宜先浚此使湖水通流然後開浚沿塘橋道鄉村河港謹條具事宜於後一嚴山湖北自廟港至趙屯浦一百餘里共有港浦一十三條今皆淤淺惟有道揭浦石浦最下取江頗近水勢應便者及早修浚一公塘三十六橋及蘇門外至吳江七里橋上下塘橋道俱塞教內第四橋下水來自湖州大錢港東入甚洶湧歸附後被入占據又造橋壅水益淺狹宜委官相視仍復通放

時長橋南境水至龍王廟側附後壩塞五十餘丈蓋房與軍居住以致湖口狹小水不通徹宜委官住視曉諭軍人移入營中仍舊造橋相接一吳江長橋實三州太湖之咽喉沿塘橋道實鄉村江知縣衙門帶提督湖塘河渠縣尉帶巡視湖塘河渠設官田米三千餘石名修橋米歸附後九有橋道坤毀水路塞本縣即行支米修治自此浙西並無水害今余政為浙西生靈陳詳決放湖水入海此百年一遇深恐去後沿塘橋道河渠失於修濬望以官田撥付吳江縣管隸選委經任好人充吳江縣尹縣尉及吳山縣尉照前職銜常切點視但有阻滯壅塞即修濬如此自然不無水患實公私無窮之利也

元都水庸田使麻哈馬治水方略

其畧云

主多籍太湖灌漑所利甚大若河港閉塞稍遇大雨湖水泛溢奔沒田禾為言不輕吳淞江原受太湖塘山塘諸水逐年以來上源吳淞江州橋塘橋山塘等處水數種植蘆葦裏為田及河港沙灘則滋生茭蘆阻遏水勢致湖水無力難潮沙不流於江而北流經致河塘由太倉出刘家港入海并殿山湖水東流今有太曹港歷新運上海浦注江達海今有司講議論合相其地宜順其水性分數派洩庶消湖水泛溢之患將上源吳山

石塘橋洞每處展開一丈使太湖之水勢
快便將湖山湖連東淫塞河道濬令深
湖以洩湖山之水及將平江路崑山嘉
定應而淫塞河道亦開挑分淺湖水注
刘家港入海又將各處河港挑濬并圖
裏成田魚薪茭蘆阻水去處盡行起除
禁約諸人不得以前侵據阻遏水利

元都水書吏吳執中言順導水勢

其畧云
澤之數外言內低勢若盤盂但遇霖淫
水漲泛溢欲使泄於江海其江海日有
兩潮抑遏湖水渾流倒注七程月增漸
致淤塞導之有方則有無窮之利古之
智者蓋未嘗不盡力乎是也江岸收附
之初年穀屢登不聞水患所司因循失
於經理積而至元至元之間三遭大水
所有膏腴悉成巨浸後書省奉准入興
工役者開挑太湖練湖殿山湖等處并
通江達海河港又加以修築圖岸自此
歲仍豐熟所在官司宜將已開河港時
常堅治庶幾不廢前功奈何牧民者不
知大盈等浦漲塞如舊吳淞江面於淤
愈增幸而雨水頗調不觀其患僅值涸
潦為害非輕近蒙朝廷設都水庸田司
專督其事每年勤率百姓修築田園拯
治河道粗有成效然去年春夏淫雨頻
齟齬識者固已憂之去年春夏淫雨頻
損壞今都水庸田司又已幸去修築之
責歸于有司且吳淞江兩岸漲沙將與
岸平其中僅存江洪比之舊時百不及

一雖汪洋之勢見於上海而太倉刘家
港豈能盡洩諸郡之水又丹陽縣練湖
亦被摧豪於湖而高要圖裏成田侵奪
衆利浙西水鄉農事為重今修圍一事
有司已定式殿山練湖亦有原定界
畔必須嚴切申明常加浚治吳淞古江
已被潮沙淤漲役重工多似非人力可
及其毀山舊湖為豪戶圍裏成田恐
亦未易除毀即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
多由新濫及刘家港流注于海今無
鑿務使之用貢通流視可開河港盡行開
鑿後淤塞之患斯民幸甚

元立都水庸田司

大德二年春二月中書
省奏立浙西都水庸田
使司於平江路專一修築田園疏浚河
道殿山等湖已有官定界時諸人不得
以前侵占違者聽庸田司追斬又湖沙
淤塞河港亡宋時設撩淺軍人專一撩
洗仰庸田司於二八月內依時督責如
法疏浚毋致壅遏合用人役可以常久
通行行省更為從長計議又浙西官田
數多俱係貧難下戶種納春首關食無
田主借貸圍岸缺壞又自行修理官司
不得存恤以致逃竄今後管民官司並
催甲等役妨廢農務失誤官租如違仰
庸田司究治又吳山練湖諸人占湖為
田歲納租米另行收貯若有合用修浚
工料從庸田司募工支用

元立行都水監大德八年夏五月中書省

吳淞江淤塞奏立行都水監於平江路

隸中書省及命行修平章徹里提督疏

浚繼降詔修條修省河道開壩合用物料

行省即於官錢內收買應付又浙西苗

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

名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其軍站除

贍役地外依上起科僧道也里可溫答

失蠶不分常住并權勢官員下納官糧

之家以地五頃著夫一名從行都水監

選委廉幹官部夫督役其有釐立事功

廉能稱職者行都水監具奏明其著

夫人戶難免差役權行蠲免

元至大初督治田園其畧云行省以去歲

湧貴百姓艱食即今春首農作將與各

處田園合修陂塘岸陸溝渠曉諭農家

依法修治早則車水湧則洩之會集行

都水監季都水講究得修浚之際田主

出米佃戶出力係官園田若貧窮不能

修濬者量其所須官為借貸收成之日

抵數還官事有成效勸農官定擬奏聞

陞賞失誤者治罪其拋荒水田多因租

額太重無人承佃勸諭當鄉富戶自備

工本修築成園使令本戶佃種拋荒官

田止約原租初年免徵次年准半三年

元泰定初開江其畧云泰定元年江浙行

省以平江松江通海河道

岸財式修築

壅塞軍民浸占水面為田頃年水旱相

仍虧失大州委官司本憲王官踏現溝

議到吳淞舊江二道烏泥涇大壩浦二

河合挑綠癸已歲禁止動土諸議工部

論報云上項河道足食難與其餘土木

則官無虧糧民內是中書奏命行省左

承采兒只班停罷水利前都水監任仁

分董督常州湖州嘉興吳江與本府不

差夫一各計名四萬有奇每名日支口

糧三升中統鈔一兩始於是年冬十二

月次年正月訖功仍令講

究久遠不改淤塞良法

元至順後復開堰河其畧云府請于行省

之水連換嶺山湖長湖俱由六開而出

每開上堰二丈後計一十二尺欲洩浩

蕩無窮之才豈無滯手兼以隨潮啓閉

一日之間不過數時去歲天雨連綿將

柳水漲緣諸港閉塞不能急洩致將田

苗一槩淹沒今歲又值淫雨水復盈溢

蓋因石閘閉開有時水勢不能直達安

也其多泥涇開內舊有河徑直入浦合

越比農隙將舊河直道開挑以導宿水

不然而入春雨水田苗必復被淹小民愈

因深係利害未報未幾泉司按部有復

計庸工萬一千九百有奇二三年間水

勢流通其患遂息聞史陳乞于府開機

如初至元四年復水為患華亭尹郭也

先不花又復鑿之六年知府楊伯野台

復決潘家浜閘內舊堰
直河迄今農賴其利

元復立都水庸田司

其略云至正元年中書以江浙行省左丞

欽察台言浙西水利近來隄防廢弛溝
港淤塞水失故道民受重困今後莫若
都水監官歲一委官分治仍令各處農
事正官帶知團田署舊青任有精熟農
察御史言宜復立都水庸田使司兼選
諳曉水利之人討論舊治必合開挑之
處將原額租稅除豁合用工本官為文
必使專其任責以成效於是奏立使司
復於平江路說署命工部尚書兼魯行
省平章只里兀反南行臺與浙西廉訪
司客各一員選知水利之人與各處農
事正官結銜知渠堰事聽受司使節制
各官既集嘉興郡堂尚書與平章持論
不合而罷吳人陸行宣者承平章風指
上書有司曰辛巳太歲位在東南浙間
下右方位修營動土厝家忌之言達於
朝尚書知之怒繫行直請中書疑駁論
罪報曰宸宇茫茫難擬方位由是肇工
於定年冬十月撩漉吳松江沙泥後冬
開舊河宜道與漕渠張涇及武成港俞
北介益鐵石浦等塘為夫一十九萬八
百甲糧四千七百石鈔三千一百錠各
有奇次年春二月訖功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一

公移

國朝夏忠靖公治水始末

其略云永樂四年四月

上以蘇松水患為憂命戶部尚書夏原吉
持往疏治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
士吉齎水利集賜元吉使講究治之
法原吉於是上奏云
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浚原吉每身先勞
之布衣徒步晝夜經營不遑寢食或暑
原吉少休原吉曰吾自安之然暑不
忍獨求涼乎時役兵民數萬曲盡撫恤
之道疏壅塞修隄防浚溝洫水患乃息
既而有新干澤于
上者奏以水退淤肥宜召民佃種以益國
用文移抵牾原吉所原吉數曰民疲極矣
救死且不暇况復役乎即馳奏曰車馬
則徒勞民力耕種則
已失時何益于國
上悟事
遂寢
工部左侍郎徐公貫相視水利曉諭其略
家財賦仰給於東南而直隸之蘇松常
浙江之杭嘉湖六府實居其大半故年
以來六府屢被水災園田淹沒廬舍漂
溺民既無以聊生財賦何自而出近者
吏科給事中葉紳巡按御史劉珪續奏
奏其地眾水入湖入海之處堰壩淤潰

年久淤塞故一遇水潦無從宣洩泛濫
為災乞差官相視通行修濬事下工部
會議以為可行命本職前來會同巡撫
右副都御史何繼看得前項地方連年
水患蓋因各該府縣視為泛常埋塞者
不即疏通壅塌者不即修築積成今日
之患若不為區處則此患終無可弭
雖因工舉事未免勞民傷財然成大事
者不惜小費圖遠功者不計近勞為此
今將合行事宜開列通行除外割仰本
府着落該官吏即委府縣正官督同
各該水利官員各盡心所事毋得畏難
徇私廢事者定行究治不恕一仰府縣
委官督同水利官各要親歷地方將一
應河港淤積等處務要尋勘故跡某處
淤塞某處壅塌某處淤積或被人民
占某處當修築某處當修築約有幾里
該用人夫若干物料若干先行申報以
憑區處一仰府縣遵將地理誌書并前
代治河事跡可考者一一呈送以憑
用其倉庫收貯錢糧等項亦要查出數
目先具手冊申報以憑支用一仰府縣
曉諭軍民之家有先因水道壅塞請佃
納糧者有因他人填塞用價置買為業
者有將湖淤賣口沙漲去壞灘占栽種
茭蘆養魚覺利者又有因田成房屋
居住者以致水道不通淹沒田禾皆足
官司不能常加點視修治積久成患文
書到日許令陳首聽其改正如有愚頑
豪橫不服者輕則拿問重則奏請治以
重罪一府縣有嚴實之家縣出錢糧以

助工役者具各
開報以憑獎勵
吳余事 牒 其略云 巡督河道水利浙江
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余事 牒 其略云 巡督河道水利浙江
據當職呈據蘇州府知府吳嘉定崑
山三縣勘到開江圖說前來將吳崑
縣各處淺狹放開河道另行外後按視
嘉定縣將吳松江踏勘丈量內地各
盈浦起至艾和浦其深止五六尺過東
又自蟠龍江起至北溜洪其深止六七
尺隨問彼處鄉民皆言淺狹歲久相塞
踵浚今照崑山縣原開本江自下界口
起至顧浦止二十餘里淺狹應疏及大
盈浦起至北溜洪止亦不過五六尺
尺緣係通運太湖緊要洩水大江湖決
淤塞以致上源之水急不能洩旱澇均
為民患理該崑山嘉定上海三縣出天
便開行具呈等因到院參照呈稱勘量
過大盈浦起至艾和浦等處又蟠龍江
起至北溜洪止俱各淺狹要起崑山嘉
定上海三縣人夫候冬農隙之時擇日
開挑工程浩大其夫給糧食用一節合
准相應擬合就行為此除行蘇崑二府
各委官一員前往將前項挑河道再
行踏量明白候農隙之時起情附近得
利人夫督工開挑外合行仰本職再
行催督委官會勘明白開報施行蒙此
牒本府着落當該官吏即行委官督同
上海縣委官及會彼府縣委官各帶糧
耆塘長人等親詣本江將淺狹應挑去

慶丈量等計要見共該丈尺若干合用
人夫若干其縣分該某處至某處止若
千丈尺共該用夫若干每夫日給糧米
若干期在某月某日興工其開挑糧米
丙岸舊額為則仍須斟酌某處頗高某
處稍卑各該挑夫若若干務要處置
停當赴農隙之時起倩相應人夫編立
總小甲各目選平昔曾經管挑河道公
勤耆老糧長人等每三百餘步一名分
投管督約日與工併力開挑將完之日
府縣委官同沿岸驗看無有淺窄處遺
缺方許開壩散工毋得妄將未完朦朧
報稱先完以致彼深此淺
徒勞工力事發定治以罪

吳倉事 開挑吳淞江禁約 其畧云一吳

應挑地方西自下駕口起東至徐公港
止通長一萬七千六百一十一丈共該用夫
六萬八千二百四十五名一崑山縣西
第一段該五千三百五十三丈七尺用
夫若干嘉定縣中二段并加多一千丈
共該六千三百五十三丈六尺用夫若
干上海縣東第三段該五千三百五十三
丈七尺用夫若干一面開挑須用一十
四丈五尺底闊八丈五尺深一丈二尺
五十一每夫一百一十一名編立小甲
一十名總甲一名每小甲一名管夫十
名每十名內選勸謹老實一名着令做
飯如有遲誤許管人等者懲治合用物
料俱令置辦完滿應用一人夫宿歇做
飯須得處所如傍近有人家房屋方便
者令其借宿做飯若人家住遠許每一

小甲共搭窩鋪一大間衆人宿歇傍作
小舍安頓鍋竈務要墊土高厚用防卑
塌合用器皿各夫轆轤一令入量計
每三百餘步完為一工選素熟管挑河
道或者耆老或糧塘長一名分管每九
步內仍選義官或者耆民一人總管三
撥與在官甲首一名隨從令其時常往
來點閱責治一人夫數多中間或有奸
詐愚頑棄工在逃仰各縣置枷數面送
本府委官收掌如遇在逃人墮俟工程
即行拿前來決責四十枷號三日疎放
罰補原工府官仍將管工總小甲并該
管糧里通查照依定則責治中間若有
受賄賣放者依律問罪一人夫做工多
係鄉民不知調理儒生疾病必候工程
須用醫生方保無虞各縣推選老成醫

士十數人令訓科胥領無醫官者縣官
親自管領各令將帶藥餌若有上工人
等一時感冒疾病即便對症用藥調治
一各縣照依分定地方選平日常於伏
水之人令其依法打量某處起至某處
其深若干可挑若干尺寸某處起至某
處其淺若干可挑若干尺寸就立木牌
明書其上令小甲各用一十丈五寸
長繩一條隔河兩岸釘樁拴住使管工
并人工視此為則一所挑泥土俱令於
岸傍量留一丈二尺空地外邊堆積以
便往來巡看亦免日後雨水漲滯河內
挑過深闊丈尺呈報府縣先查功程多
寡府官就行通類手本開報以憑勸懲
一功完之日府縣委官沿岸逐一驗看

通長一樣深闊無有淺狹遺缺就其不
致扶同結狀開報方許開壩散工若或
通同作弊查
出定治以罪

伍僉事 性禁約公文 其略云當職往來於
嘉湖杭蘇松常鎮七

府所屬地方提督治農并管屯官挑瘠
河道修築圩岸奈何地方人民往往爲
役不均差科不法兼以去年旱傷无
收當職臨去處告開河者不下數百
餘人只得准行整頓工少者令該都自
行挑濬工多者令縣縣修力併工其間
如懶惡家无狀之民不服差遣數赴當
道處告訴多方阻遏殊不知民食不足
由乎水利之不興水利之不興由河港
之淤塞今開河道所以興水利以足民
食且今農務將興已往者不必追究仰
各府并行屬縣省論治農官員并耆老
人等各盡職掌毋爲浮言動搖庶使水
利可興民食可足不然惟有參提問罪
而已

蘇州府學教授林智奉都憲年公委巡水

道呈文 其略云蘇州地形卑下其西南
有太湖上受抗嘉湖天目諸山
之水下一派由吳淞江刘家港等處東至于
海又一派由白茆福山等港北洩於洋
子江前代設棹淺夫專爲導河築堤以
防水患近年以來白茆福山許浦七塘
等處潮泥湧淺久不疏浚及被豪右將
尤涇口攔作斜堰向東有新村下射去

長洲儒士趙同魯上巡撫尚書王公書

其陽城湖東河港又被直塘人家占出半河
不通稍遇霖雨水無分洩田盡淪沒爲
今之計莫若委官親詣許浦白茆七塘
等處相度起夫挑開深濶及將斜堰尤
涇口并新村直塘陽城湖壩斷等處照
舊開通分殺水勢今浦河河道舊迹尚
有存者可令尋毫開決亦疏通水患之
一助也又於河浦去處仍舊設撩淺夫
時常開浚免其差役冬月遣官巡視遇
淺即浚如此則水有所洩庶不爲患不
然縱修圍岸隨修隨壞徒費無益矣
云吾蘇昔在禹貢揚州之域繇葉歷唐
其賦皆輕宋元豐間苗爲斛者止三十
四萬九千有奇元豐一邑耳其賦亦不
遠我朝止增崇明一邑耳其賦亦不
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
非加闢於前穀非倍收於昔也特以
國初籍入僞吳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
功臣與夫豪強兼并沒入者悉依租科
稅故官田有每石九斗八斗七斗之額
此吳民世受其惠也洪武間例多近運
轉耗輕易舉至永樂中不建都北京曹運
亡動億萬計宣德中詔減官田三分之
稅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前守况候杭
章上請得遵優旨其或稅粮凡七
十二萬餘石又獲巡撫周文襄公存恤
惠養二十餘年歲豐人和自後水旱相
仍加以漕運虧折賠賂不啻民復困瘁

然使節臨吳見其習俗之侈財用之
充斥人物之旁午不以爲庶矣富矣
殊不知此皆商賈之雲集其盡力南顧
之人處乎窮鄉僻壤類簷矮屋帝飢而
號寒者皆吾蘇務本之民也且曰之負
郭者悉皆高阜難麥稼穡荒之其盛孰
不以爲膏腴之壤乎殊不知公工傍湖
圍分積水不耕不獲而小民家鬻子
歲債官稅者皆吾蘇重額之民也吾民
積久之患也至於今年自春徂夏大旱
千里六月以來陰寒爲沴禾稿死復
生螟螣所食之處靡有孑遺建七八月
以及九月狂風怪雨拔禾發屋田禾之
高者風批低者腐爛全無獲者又過半
焉此吾民今日之切患也伏惟明公垂
大造之恩樂成稅額以活東南一方之
民幸甚

庚幸甚

姚主事

水利事宜

其畧云本職節該欽

松常鎮及浙江杭嘉湖七府并蘇州鎮
江等處衛所地方提督各該官員修理
湖塘疏通河道開浚溝渠及一應圩岸
未便修築者隨時修築各處間其未便
修理者隨宜修理合用木石等料於各
該田多有在附近軍衛有司相兼起
用人夫於役以時調度有法使蓄洩有
用仍須督役以爲地方經久計淺之
備早勞無虞以爲地方經久計淺之
宜仰各遵守施行一論低田高田俱
以十分爲率低田以一分爲率岸高田

水利通志卷十

張

以一分爲率岸高田則除九分可以永無旱
勞其五等圩岸田低於水者底闊一丈
五尺田一尺者底闊一丈二尺田高
於水一尺者底闊一丈二尺田高
二尺者底闊一丈二尺田高
闊九尺者底闊一丈二尺田高
準外面各離水八尺一各圖圩岸俱著
排年分各管若本圖原有十圩則每甲一
圩若不及十圩則將大圩分轄之若十
圩以上則并小圩無管之分管既定然
後立封牌爲誌一封牌以石爲之長五
尺闊四尺各一尺五寸皆堅於圩南上
二尺五寸四面刻字前云某字圩後云
某縣幾都圖幾甲排年某人左云官民
田若干右云糧若干下二尺五寸培而
築之一應修圩岸該管排年量田高下
照依五等岸式督率圩戶各就田所修
築假如田頭闊五丈者即修岸五丈闊
十丈者即修岸十丈或有難修絕
人戶田頭及溝頭岸則象共修築其
心與衆同修過戶及溝頭岸排年則
修一圖圩岸糧督則管修一區圩岸各
縣治農官則提督一縣各府治農官則
提督一府若一圖圩岸不修罪坐排年
一區圩岸不修罪坐糧督等而上之一
論有一府責各有歸或不論田頭闊狹但
修築亦可一高鄉溝渠糧督同里老
勘本區該開河渠幾處某渠爲急某渠
次之依次併工開浚工程小者或今年
開幾渠明年開幾渠工程大者或今年

開半段明年開半段一二年之後無不通之渠矣。低鄉有等大圩一遇雨水茫然無救。該管人員務要督率圩戶於其中多作涇塍分爲小圩大約涇塍去處一百畝不過三百畝間湊去處一畝不過五百畝如此則人力易齊水潦易去。一取土修圩所毀田畝衆共築堤填補。若不可補議將田畝補其毀田之身有本在本地多者亦不必補一圩田外有等坦田往之被災而不補作災今後俱要築爲圩岸所補田畝一條高及一半如階圩岸內再幫子岸一條高及一半如階級之狀一圩岸上俱要砌內外車塲高低水洞不得因車水放水輒便掘岸一其狹河宣洩去處却不一築堤種以

可以興修水利裨益農田者有司宜用心推訪

杭州府修復西湖呈文

其畧云據仁和錢塘二縣申稱本府西湖上塘三十餘里用藉蓄水既田以西湖北上塘之田則西塘高數尺以上塘比下塘之水則上塘高數尺水少而旱則泄湖水以既田水多而潦則泄田水以入河故瀕河千頃之田歲無潦乾之患自宋至今被隣湖之民占爲田蕩湖又況運河乾涸田土一遭水旱難資民米負柴搭脚價騰湧乞爲查考舊額及今各人填塞田畝捏收稅糧一二分畝開復便益等因到府考之郡志西湖自宋至今並苦湮廢但宋之湮廢止緣葑田之充塞今之湮廢則由勢家之侵占葑田之害易爲開除勢家之侵難爲禁治蓋其方圖占買則詭收冊稅以自堅及聞開通則扇搖浮議以相阻此湖所以難開所以易於成功而今日之濶湖所以難底績及查得成化間鎮守太監李善巡撫都御史劉數各因本府呈委官查理力圖浚復劉數調巡湖廣前事遂寢後巡按御史吳元甫奏行工部轉行布政司劉仰本府依原擬如法興廢事關地方但湮塞既久人樂因循一旦舉行浮議橫出是不知欲成大功難惜小費而今之民業即古之官湖民侵於官以肥其家固以千紀官取於民以復其舊豈謂厲民况上塘萬頃之田

俱仰田湖十畝之水水既涇塞田田經重
蕪利歸於數十家害貽於千萬戶經重
利害較然著明如蒙准呈乞為申奏
委官員踏勘丈量將官代侵田田多并
許田洲阜尽行開浚以復舊額如有
豪不賜或扇搖浮議故行阻碍致誤事
機悉聽察院緝拏從重究治痛除私
之害非成修復之功下有利於生民上
有裨於國賦
不勝幸甚

杭州府議浚西湖事宜

其畧云本府通判

該三十餘里被占湖地計該三千六百
餘畝捏報稅糧查該九百三十餘石本
職考之西湖舊只是葑草湮塞開浚治
人所侵積土為田築陸為蕩開闢浚治

此之葑草幼加數倍竊議約以一百五
十二日為期每日台用人夫七千零每
各一日合用工銀二分七厘共該銀二
萬八千七百二十八兩本府官車止用
節省水馬夫銀二萬五千兩無碍查得
紹興府先築海塘借去本府官銀五千
兩今照嘉興府見有空閒海塘餘銀二
萬兩此照前例亦合借用其湖田租銀
稅糧近蒙察院清理錢糧仁和錢塘等
九縣增出未報銀水九百七十石以波
補此尚有餘剩但事出因循人懷苟且
一旦開毀情或不堪今查得崇善崇德
禪智等廢寺并銅錢局均有田一萬
餘畝多被附近豪民占管今議請將大
小量留百畝以奉香火其餘田畝逐
清查撥與應開湖田入戶就令管業量

免本年差徭本府乃給印信帖文有照
東湖惟是淤泥填塞合雇民船隻裝送
百餘隻并本府衙門施使民船十隻裝送
錢塘門外昭慶寺并孤山等處堆
積糞令民取蔭田西湖田蕩浮土尤多
看得舊堤日漸卑下合取近堤之土增
築其上其湖西隣山一帶舊因水有封
疆以致頑民侵占今將田蕩陸土搬運
其下更築一堤周遭環議永為界限以
杜重侵及慮堤岸既成山水無路疏泄
仍為造橋六座以通水勢惟錢糧出納
最為重事合送本府梓對明白封送水
利道驗發仁和錢塘二縣掌印官根同
管工官各拘夫役點名給散其各神器
具並令庸庸夫自辦如此竊謂事頗周
人亦協順水功之成可以計月而當道

憫念地方之意亦少副矣

高僉事

議復西湖

其畧云看得杭州府

由糧搬運泥土增高舊堤及更築一堤
以為界限用泥造六橋以泄山水俱頗
悉合依所擬但欲那借嘉興府海塘銀
兩緣前銀係備急切不虞之用及訪得
杭州府水馬夫銀兩數多合無先儘夫
銀用盡不敷再為議處其人夫八千名
計工六箇月亦恐人少工長日易易辦
且備價既備赴役自多合量添募人力
計地分工行取尤縣能幹官員前來管
理本府水利官專一在彼提調掌印官
往來督視併工合作期在速成及戶各
戶占佃湖地中間果係墾科日久已改

世業或用價買者聽將前項廢寺及祠
錢局田地從公撥還若係近日私自侵
占不許一舉汎給及照占湖戶見在
室廬園池與一鹿浮土之利折卸撤後
亦准卒辦仍須出給告示曉諭務在正
月之內各自遷改完備於二月初二日
興工如有延遲遲誤即係強硬頑民就
便拿問如此則工程易就民利用興公
法既盡而人情亦無不順其招募人夫
必須編成排甲定撥管工人員設立稽
考簿籍并將工價作何分給毋致侵欺
作弊勒限三箇月內完報及行該縣將
下塘民船盡數報官核定日期每船載
情二日或三日同本府便民船隻搬載
泥土一面出給告示於湖戶使知西湖
縣門首曉諭占湖戶使知西湖縣復

有無窮之利毋得倡為浮議阻撓事機
自取罪譴其見占有室廬園池與一鹿
浮土之利可以迂改者俱限正月以裏
折卸搬移如有延遲遲誤即係強硬頑
民聽從府縣官拿問如律再行特頑抗
法即便拿解本道從重發遣承委官負
尤須秉公効勞毋得依違觀
忌及先勤後懈取罪不便

杭州府修復西湖工完闕文
其畧云本職
奉上司明文
委知縣毛忠
余經等督募
夫役開浚
橋以西并湖
東長橋等處
次第開浚
計工六個月
合用人夫八
千名每名一
日計工銀二
分四厘通該
銀三萬四千
五百六十兩
續據余經呈
稱西湖地面
高阜者土硬
低窪者泥深
挑浚工役辛

門并呈要每工量加工食銀三厘鎮巡衙
查用過工該一百五十二日每日用夫
七千名該銀二萬八千七百二十八兩
中間除計扣實給過銀二萬三千六百
七兩收買橋木青竹及人戶拆卸房屋
搬移工食等項銀一百五十八兩二項
通支過銀二萬三千七百六十八兩二
係本府節省水馬銀內先將七千兩開
送水利道查驗封發仁和等縣人銀一
萬六千六百七兩後因本道出巡各夫
告要工食本府徑發該縣俱係知縣金
賢等同各該管工官員同給教夫役
前後開過被占田蕩三十四頃八十一
畝兌給過崇興等寺并銅錢局田地九
百三十七畝內有不願給田者行仁

錢二縣委官通查領買寺田人戶量其
田地價值徑自追給過銀二千四百四
十九兩開除田蕩稅糧九百三十五兩
八兩俱將近日清理各縣禾報糧長照
數填補其湖東泥土葑草俱令搬頭六
橋蘇堤之上湖西泥土葑草俱令搬頭六
築成外堤以為湖西限使人永遠不得再
圖侵佔自本年二月初二日興工至六
月初十日酷熱暫停仍於八月十日
上工至九月十二日止工功程完備安
散遣去訖各

方知縣上憲俞公書
其畧云近者
奉府檄領公
命往相昆承
陽城二湖今
於昆承十日
湖之梗槩粗
得之矣試為
公言之湖在

常熟東南五里亦名昆湖竊意承管作
城陽城巴城皆此城字可以例也後人
訛城為承故有二湖之說爾豪初至湖
上遍詢故老咸云自鮎魚口以西皆湖
故址湖去鮎魚口遠似不可信因思郡
縣二志皆云湖縱橫各十八里乃用二
小舟以百步繩互牽之自南至北得步
五千四百有奇古稱三百步為里五千
四百步為里十八里所謂縱十八里者是
已然後自西至東如其法儘其數則水
以表識之東有黃涇去所表水不及二
百六十步閱其東岸甚老而古意湖之
故址在是也登岸瞻眺見一父老問之
曰岸之西即田耶曰儂生來第見此岸
岸西皆茭蕩非田也鄙見遂決蓋人之
利於湖也始創植茭蘆以引沙土而事
茭蘆之利以而沙土漸積乃以之為田
而享稼穡之利故湖之東為田者舊漲
也田之外為蕩者新漲也先度其舊漲
之蕩得五千畝有奇後度其舊漲之田
得九千畝有奇其度新漲也孰弗諒二
然曰吾於某年報賦者也吾得之於某
人且收賦者也豪廉其曰報賦者以它
賦影射之也其曰須之於某人且收賦
者其人以他賦影射之欲其得之甘而
且有以分其重賦也衆咸賦曰某有罪
某有罪實新漲未常賦也今不敢賦天
及其度舊漲也則據各區所呈之賦而
行之得於賦外者則曰遺漏凡九百畝
有奇其所謂已賦者未可信也聞之干
縣縣弗答也問之於人不知也藉之
于冊二無據也乃索其中有人者背由

畢即之陽湖適母病告劇不得已而殯
三月以來病母稍瘥乃暫釋縣事由官
續入周旋量度凡十八日殆遍雖有圖
冊恐弗能詳復准舊為書以獻願公覽
焉夫吳之諸湖自太湖以下陽城為大
也湖雖一而實分為三自橫徑以西蓮
花梁以東夷亭以北陽城村以南界于
崑山長洲之間者為東湖東蓮花梁陽
城村西有石獅徑承天莊者為中湖官
瀆在其南相城在其北承天莊在其東
邢店港在其西者為西湖中湖為大而
東湖次之西湖又次之入言湖廣七十
里以豪計之始不止此東湖通于中湖
其最要者則蓮花陽城之間次則孫墓
白龍庵之間又次則蓮花梁下營田之
間今唯蓮花梁陽城村之間故道猶在
餘皆漲為田蕩凡五頃有奇而漸成平
陸矣中湖通於西湖其最要者則南校
茆塔之間今漲為田蕩者幾二頃而亦
成平陸矣西湖通中湖之水唯官瀆最
大今則實口亦有阻矣東湖去官瀆止
四五里其相通非一徑也近塘者雖通
而近湖者亦多塞矣其它沿湖之漲固
皆足以為碍而東湖玄珠村之北漲幾
五頃西湖陸墓塘之兩漲幾三頃又其
碍之大者也據豪愚見當先開孫墓白
龍庵之間蓮花梁下營田之間南校茆
塔之間使三塘各自相通次開官瀆玄
珠村陸墓塘之大漲次開沿湖之小漲
以其土加岸使岸益高而又年設管潮

之役俾其不時巡邏以防再浸而又月
遣水利之官俾其躬自踏勘以防虛應
庶乎水有吐納之地民無旱潦之憂上
裨國賦下足民食而公之功名當與湖
而俱
永矣

朱郎中衮水利興革事宜其略云裕民

務農禦災捍患在急于治水矧江澤之

地實財賦之區往者

朝廷念早潦相仍由隄防久廢特降

聖書復設部署付以列郡又恐軍衛有司

抗違候事特授參拿之權聞權豪勢要

侵占阻壞尤嚴錮治之法自雇庸愚仰

服

明訓雖節有督諭恐未通知今續得見聞

合辦申示

朝廷於圩岸陂塘橋梁道路俱仰府州縣

官常川勸諭於江南又各設治農官以

佐理之但昧於治辦者正官或忽而不

理該職又棄而之亡甚有索取常例啓

塘圩之科害濫受詞狀縱有吏之次求

涉何備近年水利漸湮雲潦難洩財賦
虧額軍國失仰良由政弛而農墜耳仰
分農官遇農少隙隨即與修論田出夫
今作三四五圩田低入海者中開十字
港或二十字三十字形內外俱窪四面
開溝所取之土就便築岸磨田之發難
要務也一築圩先量本圩周圍若干丈
堅固若干丈坍壞若干丈圩內每田十
畝或二十畝出夫一名數少者朋力孤
貧者量免各主分段立界掉標大段面
潤六尺脚闊倍之如宜高厚相地加增
或車港取泥或高鄉運土從便填築田
復移築其餘務令并春堅實圩心若修
徑陸圩岸田頭自築修完仍禁牛馬踐
踏一各屬有應開河道或奏告而未勘
或報而未行或開挑未完而停工或案
候再議而未履者官吏喜於無事下人
憚于輪勞遂多停開不舉仰各治農官
七官備查應開河道每處深通若干丈
淺塞若干丈某處應先某處應後合用
人夫若干或趁得利人夫或合派十年
里甲明白開具以憑施行一開河工程
近小者照舊得利之人出力若係重大
或於圖起夫或計畝徵糧或軍民協
興工之時每塘長一名總領若干夫
開若干丈每夫分定幾尺用竹板標
夫各每塘長幾名委一屬官或義書
投監督各立旗號以齊作息各照底
漆開置竿時常較量修岸栽樹仍禁種

荳麥以致淨土淋河一看得吳田大約
高者七分病勞低者三分病旱故每忽
於高田以致拋荒陪糧古人或築壩堰
而蓄水貫通或置陂閘而隨潮啓閉離
水遠者復開溝渠所以防亢旱而利灌
溉今皆以廢仰各治農墾屯官相度某
處應復舊蹟或即估價興修某處應增
新塘或令廢田開掘在民者從宜督率
係官者開報詳處一各處港浦涇瀆等
縱橫聯絡通洩江湖有或假護岸而遍
種菱蘆成圖魚利而張釘簾簾以戕於
塞告佃起科又有起造大樣船坊填築
出河剝岸有未改正即便起掘折除果
係頻連淤蕩堤圩填壩去處方許栽種
茭蒲其一勿堤岸每十栽榆柳桑柘一
株俱要大幹深培未種者冬月補栽一
城市河道本自淺狹居民日將糞土傾
撒在河又造跨河橋棚或出岸水閣致
阻絕舟航壅塞水脉該坊里老總甲歲
取常例不行至舉除將蘇州城河差官
拆卸外仰各軍衛有司即便省諭犯者
一改正其諸淺濫去處水湖排門撈
洗淤泥暫堆兩岸河通船運出一各
處橋梁多有坍塌漕河要路固宜急修
鄉村渡頭亦不可緩仰經該官各查境
內橋梁幾處應該重建幾處應該修葺
從實勘報或委耆民勸募或於官帑措
置俱要作急修完其洩水要道密椿防
盜者即為起除至於浮橋擺渡隨做修
理乃見惠濟一蘇松常鎮舊微有導河
夫價并茭蘆銀專備募夫開河衙門裁
革之後價亦停止原貯庫者盡那別用

其嘉興各縣海塘夫銀多被下人侵欺
拖欠將將犯人紙米并原存之數各
半年填簿到換查考知各屬正午清
查那移應還者欠本項追補侵欠難
追者嚴限各主併完并各佐貳官但有
事干水利詞訟贓罰俱要附入簿內不
許輕擅支動其先年有被各役領銀在
外脩理未完開報埋沒者許諸人出首
一查得卷內先年首告侵占祖塞官河
浜淩及圍栽湖蕩等項多已批發各屬
開報或本衙門親理應該折卸入官以
正者俱經何照擬施行中間有罪已去
贖而奸弊仍舊人未發落而文案已完
近多事發查連官吏一舛重治外仰各
該官吏不拘新舊事件一一追究下
責取委押人員重甘結狀回報一各處
馬頭有人管充埠頭招集船隻雙幫灣
泊阻碍河道遇有客商雇船主張雇價
多取入已或因官府討艇又不挨次得
財即放况官府討艇或非因公務仰
各屬今後選有行止者充埠頭聽令客
商平價雇船不許聚幫取利仍將各船
輪查給與鈐簿填數官若用船如行百
里與米五升以充口食不許打貼一各
處河道被竹木商人多募兇惡水手聯
簞橫撐或依牙家門首灘泊聚聚攔阻
運河致碍舡隻不能兩過仰各屬巡捕
官督令地方總小甲人等曉諭客商如
仍舊故違及地方乘機詐財容隱者事
發一併治罪一漕河一帶驛施應付伙
客先年巡河衙門題有禁例今後如有
違法人負為害河道者仰指實申來小

則拿治重則奏一各處開辦巡司稅課等衙門遇船一到或督夫挨次車放或照例盤抽批驗隨即放行其官吏夫牌人等敢有詐取客商貨物多方停阻以致怨流河道者訪出官吏拏治賊罪積年查例問發一各處河港多有死屍暴露川流烏鳶爭食傷和召診未必非此仰各地方如遇有此即時撈起近城郭者官為措置棺木收附義塚在荒立務要勸令附近大戶或棺或席葬在荒立軍人與販私鹽賣與過往船戶稍多承領運兌數害其冊陽武進交界埠頭大戶每遇販牛客商因禁踐踏塘岸盡行批回不容各船分攬仰巡捕司嚴加究治一各處樹所官軍前來蘇湖等府地方交兌糧米有等強橫旗甲不問民船有無貨物槩行拿捉或使載糧以不船卸已通行禁約但照錢糧交兌原有剥船加耗自宜兩平雇貢今後敢有似前致妨糧運者許報害之人指實陳告一南北河道中有菱蘆叢生去處網紅成羣號散夜聚遇船行劫無從接捕除行屬編號給牌釘船嚴禁外今後若有未盡編給者仰即時盡數編給使紅各釘牌盜或難容各河泊所尤要嚴加約束一水利文冊每遇年終各屬報到興修事績類造奏繳訪得各屬官吏問有全不調度而妄報興修或本無事績而捏虛據塞據此進呈欺之罪誰其任之今後經該官吏各要看

寅舉行年終覈實造報毋再輕犯自招罪愆
朱郎中 禁處海塘奸弊告示
鹽城東南一帶海塘日被洪潮衝刷歲責各縣修理今該縣官吏只守分丈尺而餘盡謾之他人附塘居民歲修葺之利而不思自保田廬大坍小缺任其自壞既不早為開白又不及時完修故新塘之工未畢舊塘之壞已繼前工之價未償後修之料復估歲耗錢糧展轉欺誑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本司巡歷因事究弊若不立法禁處何以防患將來仰該府嚴督各縣掌印水利官將原派海塘見今坍壞去處實令原經包工人役緊限修築完固自正德十三年為始除嘉興秀水崇德桐鄉嘉善五縣海塘夫照舊徵銀解府貯庫遇塘夫買替夫頭情入夫支用不計別項動支其海鹽夫價一千兩不必徵銀每手滿夫五百各每名定銀一兩聽令近塘居民承募給帖每千名一甲每十甲為一總不分本縣各縣贖均派每甲地界立木標名令填補大泥風潮侵損塘基初易力填補若遇坍壞深澗工多力寡門驗然人夫併力協濟俱要持築堅固虛實不許以前虛應故事該縣水利官每五日一次巡視毋容廢缺每歲農隙不分有壞無壞督令緊塘加土一層如有塘脚虛斜脊石將崩即便早為中稟委官履驗應該重修就便估計申詳支

銀發縣買料興工府官提督合用粗大
密排然後用六尺長石欄尺入厚尺五
級亂石填內共高三丈塘面一層鐵錠
相銜所用椿石召商運納驗中給價其
石決塘一帶原設墩臺分軍備委舊多盜
坐視縱奸其平湖相近午浦海塘亦照
此規於原編銀內以三百兩派大一百
五十名許令承募分管餘銀七百兩
收縣庫庶幾事無推托官有責成樂
建或經久之規用財免浪費之弊矣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一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二

公移

巡撫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李公劉付應

天等府州并抗嘉湖其畧云各該治農

業及時勸課農桑修葺圩圍防固堤岸

不許營求別項差占蠶桑塘長年例銀

將各該農水利官員開具揭帖直註賢

否實跡查入送部再行查訪以定去留

各府知府仍須總添註賢否手冊送部

稽考其每年崩塌圩岸填開等項備一

各該掌印治農官員親詣踏勘應該修

濬挑築者不必拘泥秋冬但係農隙即

便隨宜區畫停當督令糧塘圩甲人等

格自為足食之計照比多寡出力分

次修築挑濬其治農官不待往來

理務懸實效毋得怠忽候工完之日

造文冊呈遞以憑覈實量行勸懲各

掌印官仍將所屬有能興舉水利民

實惠應該旌舉人員指名據實申

薦如或工程浩大所費不貲逐

一議擬明白呈來定奪

巡撫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李公興修水

利告示其畧云委官赴工力役軍民人

程各照分定地方開濬早收成功但恐

法弊生奸人梗化

行事宜出給告示曉諭通知一併各處水利委官及管工人負俱各自辦蓋足備風雨仍指虞稻草鋪墊以便宿歇安設鍋竈使人不得凍餓一挑運上泥移離河岸遠去三十丈之外若地方原有堤埂低窪去處許於堤外安頓挨次平鋪毋致堆積成崗致雨水淋漓入河日又仍復淤塞一管工官開挑深濶俱要遵照郎中原定丈數先挑河心一帶禦防雨水以便疏泄其兩傍以原舊水手取則開濬不許短狹淺少尺寸一長人等務要常在工頭催督工程但有放肆遊蕩飲酒賭博妨礙職業者許巡官司提拏送院重治在逃人夫徑行該管官司提拏拘獲示眾仍追工食銀錢

水利通志卷之二

還官每逃一名罰本戶人夫二名辦赴工頭着役一各處解運糧錢柴米等項俱要告報本院及欽差官處轉發各安官監收支放不許留難致生奸弊其間如有無知小人抵換冒濫花銷剋落奇被害之人旨責陳告一但有動幹人員奉公守法備所工程撫來人役以皆得所樂於効力者重加犒賞案候采訪另行旌獎推舉擢用其恣肆科擾怠職誤事者定行查究重治

顏郎中如環治水事宜其略云當

勅諭先該都御史許廷上給事中吳欽各奉要添設大臣專管江南水利已命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不郊原

務兼理前事近該李奏要添設官協修水利巡按御史馬祿亦奏要添設官員專一管理准該部覆議添設郎中二員已經通行去後切惟東南財賦當天之下半水利實為政之先往者疏濬有法旱澇無虞後水利衙門華後無常政令不一以致水道壅塞災言頻仍近該言官論列工部尚書總理事務復增置部署假以事權蓋欲大舉以收全功顧以庸劣叩蒙任使亦惟所屬相與協心綜理庶幾贊襄有托修濬可圖所有合湖等府經歷司枋案行本府并所屬掌印水利官各將後開事宜應議處者即便議處應回報者即便回報務要着實舉行毋得虛應故事一各府河道應該

水利通志卷之三

修濬者仰各水利官拘集糧塘里老審令盡數報出除尋常工程各鄉都自能開濬者督令趁時興工責限併力修完其餘俱各分投委官或義民老人丈量長短并深濶丈尺計筭其濬該用幾萬幾千工人夫幾萬名該幾十日可完某處該用幾千幾百工人夫幾千人該幾十日可完分別第如工程最大必須合縣近州縣協助某處工程亦大必須合縣人夫協助某處工程稍大必須合鄉某都協助定為三等年州縣大役酌量分投若夫役有限今冬明春難盡修完即將三等河道議處緩急次第某河幾處所宜急修者俱在今冬所當緩修暫候下年方修計處停當備造手冊送水利官申呈定奪一各處水利官務要

親詣所屬嚴督各塘圖長圩甲人等督率得利人戶將各圩岸併大興工修築應該增置者即便增置其要高原平本年十二月起至次年三月止每月旬將前月督率修築過圩岸數目開具申報一各處江湖柳蕩浦塘淤潰通洩水利去處及被大戶強占或朦朧告官起科承佃亦有曾經告發官斷絕折仍舊私占阻壞水利仰各府將此條翻刻告示發所屬州縣市鎮去處張掛曉諭限一月之內許各出首免其問罪其已起糾認報者即與開豁不肯自首者以各糧塘圖長及被言之人指實呈首以憑拏問并監追積年得過花利其各處小民張釘簾斷取魚者一併禁治一河道修濬工程重快應令隣境府州縣知事木荆備查卷并

欽財物者許出錢之人指實陳告以憑開治仍追贓給賞一各府委官每五日一次查考各千長總甲工程分數開具手本呈遞以憑查考其或夫役懶墮全無工程者呈報查究一堆土務要在兩岸三十丈之外若兩岸原有高崗者堆放崗傍之外不許高過於崗一仰崑山上海嘉定三縣冬滿稻草查照各該地方人夫棚內俱要覆蓋厚密可蔽雨雪鋪墊高厚可隔寒濕候候本部驗看仍仰千長嚴督人夫先將河心開闢七丈直下至底深一丈完備方纔開挑兩傍斜河底幾雨雪之時放水河心可以兩傍施工且無下水做工之患一大工肇與庶民雲集沿河店鋪商人販賣魚肉酒茶益等項俱許兩平交易敢有委官夫隸人等挾勢威價強買及牙行人等痛擡時價貴買者許被害之人指實陳告以憑拏問

顏郎中如壞開浚吳淞江工完揭帖 其畧職奉巡撫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李付分督松江杭州嘉興湖州四府及蘇州府嘉定一縣其太倉州崑山吳淞江與蘇州府文沛共管依奉親詣吳淞江督同蘇州府掌府事河南左參政徐讀松江府知府孔輔等相度得吳淞江上流自吳淞縣長橋起至崑山縣界止下流自嘉定縣舊江口起至上海縣黃浦口止俱各通流無碍惟夏間口至龍王廟舊江口止共長六千三百三

十六丈計二十九里俱已淤塞該開
闊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該用人夫工
食犒賞等項逐一議處蒙本院行委同
知冷宗元等分投督工於嘉靖元年正
月初七日興工至本年二月二十二日
工完又看得夏駕口新洋口乃吳淞江
交會去處橫引江水斜趨婁江以致吳
淞江水勢小弱不能衝洩潮泥且二河
相通引渾潮倒流入江與本江下流正潮
日相抵撞易於淤積遂致淤淺合於二
河交會去處置造石閘節制江流使不
斜趨阻遏渾潮使不倒流庶幾此江永
無梗塞之患備呈本院行令蘇州府估
計物料委官見今夏駕口興工造閘其
新洋江口開授限冬月再議外又看三
湖之水悉由太湖其上游西北自宜興
荆溪百瀆以入西南自湖州茗雲二溪
分流七十二瀆港以入而其下流則自
吳淞江入海則分人趙屯大盈道揭大
江而嚴山湖則分人趙屯大盈道揭大
石等浦以入吳淞江浦瀆俱久湮塞而
不舉前項瀆港湖泊浦瀆俱久湮塞而
吳淞江之塞實因上流不快所致又經
督率開浚節據原委湖州府同知徐鸞
等報開浚過大錢小梅等河并大十二
等港蘇州府通判孔賢呈報開浚過趙
也大盈道揭等浦俱吳淞江上流已塞
開通及據杭嘉湖蘇州等府并所屬太
倉等州縣各申呈疏浚修等過各杖河
港浦汪浜河道并圩岸等項俱照本院
月文就令各得利人戶自修工食修築
於嘉靖元年正月俱已完工到職又躬

親巡歷勘驗相同到令造冊徑自繳報
今照本院該管松杉嘉湖并蘇州府嘉
定一縣及太湖崑山吳江等州縣督修
過河道圩岸用過人夫錢糧總數擬合
開具回籍吳淞江夏駕口起至龍王廟
舊江口止開浚過六千三百二十六丈
二尺闊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用過人
夫四萬三千七十八名官給工食銀米
柴薪等項共支過銀一萬三千三百九
十五兩九錢米二萬五千三百三十二
石二斗夏駕口造閘估計物料工食共
該銀一千五百兩俱蘇州府支用
林郎中與修水利呈文其畧云奉巡
李節制仰本職督管蘇州府常熟長洲吳
縣及常州府江陰武進等縣海鹽江寧
明等衛所蘇州府除嘉定縣該郎中顏
如瓖獨管外更有太倉州崑山吳江縣
係兩相關涉地方各與顏如瓖督同蘇
州府兩關涉地方有左參政徐贊常熟縣
知縣劉乾亨等親詣白茆港逐一相度
得本河海口至雙廟河形畧在孫海灘
漲沙壅塞難以用工隨議改就東南方
陸地開挑共起千該府所屬七州縣并
崇明沙千戶所軍民人夫三萬七千七
百三十二名分委同知徐乾等督開平
地三千三百五十六丈八尺其雙廟西
至官庄匯河形淺窄幾如平壑又起西
蘇松常等三府太倉鎮海蘇州金山等
四衛軍民人夫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八
名分委通判指揮傅朝翁仁廣等督開
過六千一百七十七丈又官庄匯河形

荆溪之水會太湖亦入白茆港續據常
州府通判王嶽呈報久塞應浚又經行
委本官起調宜興得利人夫分浚烏涇
等瀆共六十三條并督同該府知府王
教知縣暢華王泮縣丞徐幾等起武
進無錫江陰三縣得利人夫開過龍蕩
挑花九曲龍河城聖河申港利河橫河
市河共八條其原蒙劉委獨管蘇州等
府常熟等縣并興郎中顏如懷分管太
倉州及崑山吳江二縣又經浚過枝河
并前共五百六十二條長三十七萬七
百三十四丈四尺築過官塘圩岸共三
千五百八十一段長一百九十一萬八
千七百一十五丈五尺造過堰堤共九
十六座長六百六十一丈四尺并橋梁一
座通用人夫一十一萬二千二百九十
四各俱於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
興工至嘉靖元年五月初九日工完

林郎中水利興革事宜 應興事宜
太湖為患病在下流不通疏常熟之白
茆港梅李塘福山塘耿汪奚浦黃四浦
太倉之七浦湖川塘楊林塘所以導之
也其為太湖患者則練湖與西滙沙子
湖而二湖亦有枝流汪趨入海者如丹
陽之九曲湖武進之舊孟河德勝南
新河港新溝江脉之夏港今皆歲久
淤塞遂貽深患為今之計疏太湖下流
莫急於開常熟之梅李塘福山港奚浦
耿汪黃泗浦太倉之胡川塘楊林塘諸
河武進之德勝南新河舊孟河九曲港

新溝江陰之夏港諸河仰府州縣治農
官各要查照及時計處興工開濬一各
處河道宜濬入海者至應置閘白病
在河閘淤泛無可施工其餘入江河形
濶不過七八丈上下因而建造一閘或
二閘潮至則閉潮退則啟使渾水不得
入而清水蓄積得以洗其閘外之淤其
主既灌之河地形多是中高兩下非天
可為利各計所費銀兩或開或設費斯
官領要親詣相度逐一估計照詳本部
查於導河夫銀內動支辦料委廉幹官
督理初造有得利居民情愿出公自造
者聽一蘇州府長洲崑山常熟縣常州
府無錫武進縣各各地形低窪寔連湖
蕩之虞頻年淹沒今各處水道疏通抵
窪淹沒者俱易退洩各治農官務要常
川遍歷但有圍岸壩盡不能修理者丈
量數目逐一申報候農畢之時向身得
利之家修築支貼助一各處圩岸塌圯
碍官錢量支貼助之家照田出夫協同修
圩甲開報得利之家照田出夫協同修
理泥土就於傍圩田內起取本鄉都內
有義民為衆信服者治農官舉報委之
管理或四五圩或六七圩有工者通行
獎勞急廢者治之工完府縣治農官取
其修築數目造冊以憑查考其圩內石
礙無存者圩甲置補圩人者分予或開
積水浸橫印於中濶約一丈兩頭加闊
用石砌作車山過潦車救一白茆既通
沙泥隨潮最易淤塞古得舊有鍊掃帚
置之舡尾裝載如掃之狀待潮落時鍊

第一齊搖動刮揚沙泥隨潮入海今之
 治黃河者又有瓜江龍法仰府縣治農
 官各查制度初造督撈淺人夫常川演
 習務經久可行以善其後庶事宜其
 畧云一河道除白節吳松江其餘有專
 主宣洩者有專主灌漑者宣洩之可正
 吞湖流或東或北宜趨入海其勢為縱
 為經其開挑宜深宜闊太倉之七浦塘
 湖泗塘楊林塘常熟之梅李塘福山港
 黃泗浦奚浦耿涇江陰之角上河谷濱
 港蔡港夏港蘆埠港武進之舊丹陽之
 德勝港南新河渠港順塘河新溝丹陽之
 九曲河是也既灌之河則入海河之
 流其勢為橫為緯其開挑僅使水能決
 治可備旱乾一為河之患者無如石橋
 而石橋之測有圖者塞河道
 五分之二浪方者塞河道五分之二今
 後除不開水道者不毀其餘但有坍塌
 將基址起折易木為之若坍塌未甚欲
 行修理須酌量濶狹原有一洞者或添
 二洞或三洞務小易退洩其原無橋梁
 富豪勢要之家欲徇已便妄意添設以
 致富阻礙河道者府縣治農官緝禁治
 如橋木不在禁限一洩水涇港去處有
 等刀詐之徒往往築壩阻截非占作魚
 池則取便往來遂致旱潦成災今後有
 此詐被言之人指名赴告一各處湖蕩
 塘浦畧有或假護岸而遍種茭蘆或
 取魚利而張紅簾斷遂成淤淺告田莊
 科深為民害仰各水利官嚴加禁治敢
 有仍前似此致河淤淺者拿問重治若
 果實連江湖淤蕩頻頻去處方許種稻

或桑柘一各處堤岸之上每丈許栽榆柳
 應故事一各處河道多被居民占闢後
 石閣板蓋房繼以石砌剝岸占闢後
 復又立橋占出又有起造房屋日漸淤
 塞以致河道狹隘阻遏水勢危殆通
 行查勘不礙水勢者姑且停免其新砌
 未成與岸外復立橋石者不俱新舊俱
 令所御抗違者申來拿問一各州縣塘
 長各該掌印官查遠年額數編餉應多
 者多應少者少未定額則仍通將聚縣
 人戶查審但丁糧相應材堪幹辦者如
 每區應該一名務多編至四名或五名
 內將一名處後餘皆聽缺補用庶里書
 弊可常革矣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二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三

奏疏

唐轉運使劉晏停免修築練湖狀其略云

幸損冊陽耆壽等狀上件湖按置經周
迴四十里比被冊陽百姓築堤橫截一
十四里開濬口洩水取湖下地作田其
湖未被隔斷已前每春夏雨水漲滿側
近百姓引既田苗官河水乾涸又得湖
水灌注租庸轉運及商旅往來免用牛
牽若霖雨泛溢即開濬洩水入江自被
堤築以來湖中地窄無處貯水橫堤壅
礙不得比流利夏雨多即向南奔注冊
陽延陵金壇等縣良田常被淹沒相遇
亢陽近湖田苗無水灌漑所利一百一
十五頃田損三縣百姓之地今已依舊
漲水為湖官河又得通流邑人免憂旱
潦奏聞中書門下牒浙西觀察使韋損
勿使更令修築致有妨奪

南唐知丹陽縣事呂延貞浚治練湖狀其略云

云當縣有練湖源出潤州高麗長山下
注官河一百二十里臣考之碑志諸
鄉老當為湖日湖水放一十河水漲一
尺旱可引灌既湖不致奔衝其利田幾
百頃頃昔環湖而居衣食於湖者凡數
百家有十門四所縣前舊未兵亂之
民殘湖廢近湖人戶耕湖為田後豐
失恃漁樵失業民思復湖以禦災

湖為實力臣願承條制修葺陟墻
以土堰修築及真補破缺寬初議
動謂臣不長圖且慶泰豐者不十餘
家如弗聞自今秋後不雨河道枯涸
獨如弗聞自今秋後不雨河道枯涸
放湖水灌漑注使商旅舟船往來免役牛
牽當縣及隣縣人戶請水救田臣並掘
破湖岸給水如將父遠須置斗門方得
通濟其斗門木植須用楠木乞給名場
板木起建下所司處分

宋蘇文忠公乞開西湖狀其略云唐長慶

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國初
以來稍廢不治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
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至今十
六七手遂淫寒其半蓋抗本江海故地
水泉鹹苦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井井
然後民足於水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
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
寸可既十五頃每一丈時可溉五十頃
若蓄洩及特則瀕湖十頃可無凶歲又
西湖深闊則運漕可以取足於湖水若
湖水不流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
泥沙渾濁不出三節輒試其失十餘萬
功開浚而河行市中五水浪濤為民
莫大之患臣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
二十五萬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
望賜度牒一百道俾得盡力畢志
目見西湖之廢唐之舊臣不勝大願

宋蘇文忠公乞開石門河狀

其略云錢塘

臣昔通判此邦今又忝寄親見錢塘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錢興任渡有覆舟然向少自衢睦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入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公泝此江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與滄浦諸山六牙錯入以亂潮水回流激射其怒自倍雖舟師不得知其深淺以故公如坐視覆舟地狹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儉弱留碍之故此數州新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食鹽取足於抗秀諸場以浮山之險屢留碍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最大者臣見前權知信州候臨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止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以達石門新田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皆可化為良田然近江土薄萬一江中轉移河不堅久不若自石門並山而中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久遠無虞然度壞民田五六千畝田之良者不過過二以錢償之亦萬餘緡而已此二者更乞令監司及所差官詳議其利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以達于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即用石不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

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以達于金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凡福建兩浙士民聞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

宋蘇文忠公進單諤水利書狀

其略云臣

年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今年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大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蓋三吳之水潞為太湖朝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於海海曰兩江水清駛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漕運等蘇州沿路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運便之而松江始艱澁不快海之泥沙隨船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水患如故今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加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橫合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迅駛然後官司出力以浚海口則江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舊聞常州與興縣進士單諤著吳中水利書一卷進上伏望聖慈念兩浙之富庶用所特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考實其言圖上利害區區不勝區區

宋提舉浙西常平羅點乞開澁湖園田狀

其略云浙西圍田湮塞所存昔有蜀湖
山湖一處為害最大因茲民包圍田
築斷堰岸致水勢無由發此湖上通
蘇湖秀三州之水全藉餘路等通
下微大小石浦出吳淞江入海遂安吳
縣同崑山縣官看視據申到海山湖東
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華亭在湖
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湖水自西而東
北浦所額洩水之處東有大盈道北大石
三浦西有千墩陸震道南三浦並湖以
北中為一澳係吐吞吳水之地今各山
門潘正當湖流之衝其中又有斜路港
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為小石
浦上達山門溜入大石浦殺洩湖水
通微吳淞江曉夕往來以此浦港通利
無有壅塞今頑民輒於山門溜南東取

水利通志卷三

大石浦西取道揭浦並緣殿山湖北築
成大岸延跨數里盡將山門溜中園占
或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
之虞並皆築塞今大小石浦并斜路港
口既被圍斷其浦脚一日二潮泥沙淤
潮而上湖水又不流無緣蕩滌其淤
塞反高於田遇水則無處淺寫遇旱則
無從取水大抵水性趨下下流既壅勢
不潰裂散入民田無可疑者

宋兩浙提舉常平趙霖治水利害狀

其畧云
西六州之水注於太湖流入松江接青
龍江東入于海平江地勢與太湖松江
水面相平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
之岡身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孟積水

水利通志卷三

南入注乎其中所以為海江之開港
浦者籍此以疏積中之水也今海之
田皆作堰堤以隔潮水不使入海
身之民每遇雨則悉為堰堤以止水
熟諸浦壅塞之由也法當置閘限水內
外隨潮啓閉而太松江之水亦萬
為一沉沈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深萬
頃愈泄愈來為之計者莫若壅其性而
狹其流大築圩岸高置閘曰如此則
水日削淤浦日耗矣大抵開港浦閘
開啓閉築圩裹田三者闕一不可其
浦篇曰古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詢究
古跡得其大者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
等工大而利博在所當先中等工費可
減上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或
自大浦而分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
置閘篇曰古者港浦盡於地勢高處
設若一旦開通未易施力今於三十六
浦中尋究古置閘者四浦惟慶安福
山兩閘尚存蓋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
莫利於近外置閘而又近外有五利焉
則開潮之潮日兩漲落今開浦置閘潮上
得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
閉內使港浦常得流通免於壅塞二利
也頻海之地仰浦水以既高田每苦鹹
潮多作堰斷失之則害苗稼築之則障
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泄而無入閘內
之地盡宜稼穡三利也置閘必近於去

江海可三五里吏謂之浦日有登沙
淤積假令歲事積治地不遠易為工
力四利也港浦深潤積水通流貨舡木
戢得以住泊官司可拘收稅課以助
歲計五利也復有二說貴山諸浦通海
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
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通隔
開小舟不阻往來二也其築圩篇曰平
江之鹹多出低鄉當時田封一遇東南
限隔今田圩既廢水遂為一遇東南
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西
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況平江
之地低於諸州唯高大圩岸方能與諸
州地形相等昔人築圩委田非謂得以
播殖也將待此以殺水勢耳至和常熟
二塘為風浪衝擊塘岸漫滅往來者多
有覆舟之虞是皆積水所致今若開浦
置閘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裹低田使
水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
也修作至和常熟塘岸以限東西往來
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
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也今積水之
中有有力人戶間能作陸岸圍裹低田
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低田
但民無力為之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
之眾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
中棄一畝取土為岸所取之田令衆戶
均償償之其償借錢穀官為置籍責以
三年六限隨院輸還此治積水之策
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
除許浦白茆福山三浦不須開治其三
十三浦崑山十有二掘浦下張浦七

朱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相視導水方略
浦莒涇浦楊林浦六鵝浦顧涇浦川沙
浦五嶽浦蔡浦琅港浦常熟二十有一
浦黃泗浦奚浦西成浦東成浦水門浦崔
浦耿涇浦魚磧浦鵲浦溝浦天浦塘浦高
浦金涇浦石幢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
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黃鶯浦皆積
為三等開修
狀其畧云近被占相度水利訪得浙西
皆歸於太湖自太湖以導于松江自松
江以注于海是太湖者數州之水所潴
而松江又太湖之所洩也然以數州諸
水巨浸而獨洩於松江其勢有所不
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
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
二浦分而納之海皆所以決壅滯而防
反濫也後因潮汐往來泥沙積淤舊登
開江之卒尋亦廢去此太湖所以湮塞
而民田有漂沒之憂也自天禧迄今四
十年諸浦湮塞又非前日之北遂致民
田告涸十歲八九今相視合開緊切去
虞常熟縣梅里塘白茆浦崔浦福山浦
黃泗浦崑山縣新洋江小虞浦顧浦郭
澤塘總計役夫三百三十七萬四千六
百一錢三十三萬三千七百四錢十
萬一千五百石各有奇崑山縣四浦工
力不多上用本縣食利戶開浚等費縣
五浦工六浩瀚係與吳長等縣利害相
及欲於三縣募人元當綠平江積水今

經兩月未退已妨種麥若不於農隙之際支給錢米雇夫開治恐來歲春雨積水愈甚虧失常賦不便

宋兩浙運判陳彌作相度水利狀

其略云浦二十有四皆北入于江崑山之浦十有六皆東入于海今諸邑之間並江瀕海小川故道往往淤滯不特所謂三十六浦而已諸水過多而瀉之過少是以歲歲淫雨汎溢識者皆知開浦之利特以工費甚廣不敢輕議今若所舉大役切慮歛歲民無餘力官無羨儲反至勞擾輒擇其宜先治者九十浦而其緩急又半之與工之日仍乞以緩急為先後又言勢家請佃田占合開掘田十三

宋史才陳正同言圍田利害

其畧云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瀆則遠近泛益而民田盡沒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二十九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雖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塞後來被入戶墾墾湖濶為田為禾業乞加禁上戶部奏在去諸水之地眾共既田不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乞下平江府明

立界至約束人戶毋得占射園畝有旨從之

宋提舉常平薛元鼎相視水利狀

其略云江大 wat 元鼎被命相視太湖沿流利害言太湖水元鼎被命相視太湖沿流利害有不能勝並湖數州皆受其害景泰間范仲淹就常熟崑山之問發五大浦以發其勢為州之利近並湮塞前提舉陳舉善勸諭人戶以新開潘澹許浦正係泄水去處尚未施工昨水軍統制馮乞用兵開掘因與守至不協遂已至見許浦至梅里約三十餘里湮塞不通其水軍紅運錢糧亦自艱阻乞詔馮湛所請開濬

宋鎮江府兵馬鈐轄王徹奏開五浦狀

其畧云敕言紹興二十八年因積水淤滯欲泄入大江宜自常熟縣東南開鑿至淮五十里入許浦縱水入江即自淮而西就民創河二十五里引水入福山且鎮江以往地勢極高至常州地勢既低錢塘江以北地勢尤高秀州地勢則低錢塘江在最下之要歲有一尺之水則湖州平江之浦各置巡檢兼開江濬浚治常則三十六浦各置巡檢兼開江濬浚治故數十年前浙西不聞每歲被水今三六浦最甚者平江五浦並五浦之內黃泗浦之中大抵於福山迤邐不司其外崔清許浦白茆浦沙泥壅塞幾與戶

平使千里之水不達江海所鑿陂塘亦
狹要使江與海瀕注水如舊然後百川
之流新有帛宿圖

宋監察御史任古言水利狀

其略云平江
舊宿言所開浦四重緣今歲民田春間
風潮并太湖衆水相會奔沒民田春間
人戶園田自當開濬所有小雲浦新洋
江頭浦雖合開濬見今盡爲松江大水
漲遏其外發洩遲滯是致諸浦蓄水難
以與工欲候江水朝落岸騰出露人戶
自行開掘若內有貧乏無力之人乞量
借常平官糧寬立年限分料送納乞從
民便已行下本縣命預將興工之具候
江水減退即行開濬又言臣同徐康與
常熟縣官詳究得東欄至雄浦入丁涇
通徹福山塘下注大江委是快便若淤
入役約計一月餘日可畢此浦使湖塘
一帶并被淹民田內水通注於江然後
濬治黃浦三里江至十里港工亦
不其多併計數萬先舉二浦其餘合開
港浦再候將來次第興工又言臣子
昨計料開濬浦塘係決泄承所及民
田內水南自海里塘距浦口遙遠比入
大江今已乾涸緣浦身迂曲泄水不快
是致積沙高厚開濬工倍欲於雄浦口
別開一涇徑入福山大浦通于大江各
日丁涇北之港浦並無回曲不惟開濬
省費實以
泄水爲便

宋兩浙運判陳彌作開諸浦狀

其略云常
十有四皆北入于江崑山之浦十有二
皆東入于海蓋以太湖居其上流昔人
愚松江之不能勝而使衆水涇得其歸
者也諸澤之興始於天禧或於景祐逮
政和間稍已湮廢嘗命趙霖濬之產能
復常熟兩浦崑山一浦而罷今三邑之
間並江潁海小川故道往往淤塞不特
所謂三十六浦而已儲水過夏而瀉之
過少重以今歲淫雨泛濫載者皆知開
浦之利特以工費甚廣不敢輕議故近
浦置閘在政和已不能成開江置閘在
中興已不能復自紹興二八年以後
朝廷屢委監司守臣及遣御史親行案
視竟爾中輟今若祈舉大役切慮歲
民無餘力官無羨儲反至勞擾輟擇其
宜先治者凡十浦而其緩急又半之興
工之日仍乞以緩
急爲先後之序

宋運副趙子瀟開浚塘浦狀
其略云紹興二十九年
丁酉開浚福山塘已於正月五日興工據
常熟縣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相
等今開丁涇更深三尺若不浚福山塘
則水必致倒注于涇今與平江府縣官
同往相視宜依父老陳乞開浚又見開
東欄至雄浦口河面並令闊八丈並雄
浦港底四丈二尺皆得泄水通快詔令
興工

元丞相旭萬傑奏立水利衙門

若不設立衙門管領每歲挑浚其費錢銀兼掘民力松江府止管兩縣別無親管事務欲將松江府革罷兩縣撥與嘉興路依前設立都水庸田使司專掌在先所管勾當直隸省部以山南工北道肅政廉訪使密蘭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張友諒為使任仁發繼之七十致仕還者為副從之

任仁發奏立行都水監

其畧云仁發言吳立行都水監於平江路隸中書省修治河道開壩台用物料行省即為官錢內技買應付又浙西苗糧戶內起大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名工役一年免糧

水利通志卷十三

二十一

一十五石其軍站除瞻役地外依上起科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不常注并權豪官負不納官糧之家以地五頃著夫一名從行都水監遠委廉幹官部夫督役其有釐立事功廉能利職者行都水監具題舉明其著夫人戶雜泛差役權免

嘉靖甲申錫山安國活字銅板刊行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三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四

奏疏

國朝夏忠靖公治水奏

其畧云浙西諸郡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川溪澗之水散注數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為

浦港壅塞匯流漲溢傷苗稼極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松江諸浦導其壅滯以入于海按吳松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有淺決之處自夏鶴浦抵上海縣南路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

水利通志卷十四

二十一

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難以於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川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范家浜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圍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力可成於民為便

巡撫侍郎周文襄公水災奏

其畧云據直隸常州松江

鎮江浙江嘉興湖州等府并所屬江陰崑山海鹽等縣蘇州等衛所橫浦下砂

等塲鹽課等衙門申開本年十七日狂
風驟雨大作接連晝夜不息折拔對木
掀捲屋瓦海潮澎湃一時漲起漫入平
地衝塌圩岸淹沒房舍田禾盡死人畜
漂流各處軍衛有司衙門倉廩城垣船
隻等項均壞打碎數多沿海邊湖崇明
江陰等縣高明巫山馬駝等沙人共有
全村淹沒下海者及鹽塲所積鹽課各
商支引監消折數多至本月二十五
日又加驟雨一晝一夜不息天目等山
禾稻見被淹沒人力難救云云
工部侍郎徐公治水奏其略云東南地
古有之永樂初水復漲益勢低下水患自
朝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大加疏治方得止

水利通志卷第四

息逮今九十餘年各處港浦仍復湮塞
為患滋甚
皇上軫念地方命臣等會同修浚臣等用
是不遑寧處相度施工竊見嘉湖常鎮
水之上源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浚無
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於是
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吳江長橋一帶
茭蘆之地疏浚深闊導引太湖之水散
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并
大石趙屯等浦淺澱湖水由吳淞江
以達于海開白茅港并白魚洪鮎魚口
等處洩昆承湖水以注于江又開七浦
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于海開湖
州之漚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
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溪之水自
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十門以洩運河

之水由江陰以入江自弘治七年
十一月興工至八年二月工畢

蘇州府通判應能興修水利奏其略云

郡之水面南散流太湖湖東浚入松江
以至於海但遇久雨連綿湖溢江塞諸
邑抵下之田悉皆浸沒不堪耕種雖此
壓大江東抵巨浸河渠固多而年久湮
塞勢莫能分營觀古人疏導必使諸水
往東南入於松江東北入於大江以至
於海則各郡之水皆可清流而丁雖有
於江自江又分散以至於海為今計
莫先於禁曠職擇耆老則官得人必專
職而無曠著得人必領工而無廢矣
用人必擇農隙就於有田之家每百

水利通志卷第四

畝修岸三丈淘沙亦然無田之處亦於
正二三月該賑飢之時每日驗口給米
三升三合亦照丈數分撥挑築及水利
詞訟衙門問犯徒杖罪各俱照後開丈
數勒限押發修築不容收贖食該里仍
而工又有若糧塘一年以上該里仍
有岸壞沙積者罰修水岸一十丈革役
做工二年疎放縣官一年以大功不
三歲者罰俸三月三年無功者須知
年註以罷軟考語州官一年以上功
及五歲者罰俸五月三年無功者須知
亦註罷軟考語州官一年以上功績
州官罰俸七月三年無功者須知年
州官罰俸七月三年無功者須知年
勅撫巡并水利憲臣等官量才旌擢以勵

其餘若有豪強占悞不服清理者乞
勅工部轉行撫巡憲臣與巨等同心糾察
以警將來如此則旱澇可防秋成可望
東南財賦供饒者足以充其用矣

吏科給事葉紳請賑飢治水奏

其畧云

蘇松常湖江之抗蘇湖約其十地
雖無一省之憂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
半若水道不通為六郡農田之言其所
係亦不輕矣蓋天目諸山之水猶為太
湖而太湖之水又由江河以入于海閘
昔人於票陽則為堰壩而遏其衝於常
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
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朝汝往來
易於湮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設
撥渡之夫歷歲既久其法廢弛遂制諸
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導淤漲於外
主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為田或築而為
圃上源之來者不衰而下流之去者日
滯是以川澤浸盈經冬不涸園田沮如
發歲不乾加以秋夏淫雨決洶山水橫
溢淹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
治四年一勞五年復勞幸而六年收
稍得蘇息而今歲大水視昔尤甚六郡
人民流離困苦不可勝言即今撫按等
官相繼論奏伏望
聖明以糧儲為國家之大用水患為東南
之大害於廷臣之中選差有才有識
水利者一二員重其委任即日前往會
同撫按官講求民瘼設法賑恤俟此心
稍定民困蘇然後指定地方分投視
何地為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為太湖入

海之道自原徂流一一按究然後相與
度其經費量其事期大加浚治務使下
源不致泛溢可也

舉人秦慶請設淘河夫奏

其畧云

國家財賦多出東南而東南財賦盡出水
利近年以來列郡數被水災民不聊生
所以益其故昔由於太湖之溢而太湖之
所之臣皆相繼論列蒙
皇上軫念地方特命工部侍郎徐貫來總
理事凡通湖達海隘口支川無不疏治
一時水患十去八九然臣以為疏導之
利雖已弘於一時而經制之宜猶未及
於永久惟昔之善治水者每於平成之
後必立宣防之法如近代據開江等
卒亦皆制置有定浚治有常是以當時
利興而害去國富而民安臣以爲今當
畧倣前制乞
勅該部轉行巡撫及水利官督率府縣治
農官徧詣三江各浦地方相視要害講
求便宜用其土著之民專習搜淘之事
免其別差著爲定令仍須往來勸督驗
其工程以行賞罰務使水道不
服雍遏旱澇不能爲災可也
車御史梁復西湖奏
其畧云杭之有西
關萬民生計所係非特爲遊觀之具而
已訪得近年以來豪右強宗往往侵占
作爲園圃池蕩墮植桑柘莠藕蓄養魚
鮮甚爲填塞爲田畚築爲居又欲固爲

已業安於施年冊內捏收稅糧私下清
佃終帖影射官府因循不為禁防比之
十數年前通占三分之二及聞有司要
行開通則弱搖浮議請托私書以阻其
事致使利民之湖僅存其名其為河運
之塞六井之廢以破壞山川形勢阻塞
軍民生計又有不可言者臣目觀前弊
心切憤激若不早為除防修浚則西湖
將來必為平陸地方之害莫此為甚
行設府掌印正官踏勘丈量勢豪官民
侵過田蕩捏報稅糧繪圖造冊具有
數籍惟西湖與濟事閑地方古人行之
既有成徵今日修浚尚復何嫌但淫
已又人樂因循一旦舉行浮議橫出
不知欲成大功難惜小費而今之民
即古之官湖民侵於官以肥其家臣
○水利通志卷第四
千紀官取於民以養其舊豈謂厲民
上塘萬頃之田宿仰西湖千畝之水
既淫塞田盡荒蕪豈可惜數十家之
業而壞一郡之形勢圖九百石之佃
而廢萬民之生計以此觀之輕重利害
較然著明如蒙准奏乞
勅該部轉行臣等仍委水利僉事督同該
府掌印正官盡力開浚以復舊額如有
權豪不服恃勢霸占或扇搖浮議故
阻得致誤事幾悉聽臣等充問處治其
原報佃稅則查有空閒田地分派輪
派夫役則動支無碍官錢雇倩備工
不致重勞民力擅派民財數月之期
俾水功有成積澤盡復以資國賦而萬
民之生業遂矣

工部覆開西湖奏
其略云竊惟天下之
莫先於水利水利之通塞實一方旱澇
之所關而為民生國計之大本今御史
車梁等所奏前因誠與利除害之端阜
民固本之要不為無見合無准其所奏
行移部察院轉行御史車梁仍委水利
僉事督同府縣正官查照西湖舊額勘
量中間果被隣湖及勢要之家侵占作
為園圃種植桑柘及勢要等項甚而填塞
為田為屋以為己業者宜從逐官錢雇
還官該傭人工聽從動支無碍官錢雇
倩若有捏報佃稅就將相應空閒田地
分派頂補報佃照額區處停當盡力
工開浚使舊成湖務伴水澤不涸旱澇
有備毋致重勞民力徒應故事果有權
豪不服恃勢霸占妄議阻碍者許巡按
御史等官究問如律工完之日將支過
官錢造冊湖地補過佃稅田地頃畝數
目徑自造冊奏繳青冊一本繳部查考
巡視浙江都御史許公廷光水利奏
云切照蘇杭等府本三吳澤國厥田
下賴自昔興修水利所出財賦甲於天
國家供億仰給於此近年以來水利官
裁復不一與修事宜因革靡定遂使
司視為不急之務豪強大肆侵阻之
震澤不派三江失道白湖累議而無
海塘隨修而旋廢每遇小水輒成大
賦虧陪官民困弊未有甚於此時者
今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雖設有管理

水利郎中緣地遠權輕官民積玩若寧
紹金衢台嚴溫處八府水利所關亦重
顧無一官管理誠為缺典伏望

皇上憐念東南郡縣實
勅家萬年供億地方乞
利該部從長計議合無將寧紹等八府水

七府水利果應郎中照舊管理則宜量
加舉刺之權以便行事用警利而不

或效昔年運河故事特設通政一員專
管則事辦尤便所費亦不加多而

國利民益當不可以數計矣

工部都給事中吳巖興修水利奏

國家財賦多出東南而東南財賦皆資水
利蓋水利不修則田疇不治五穀不登

水利通志卷十四

而國用不足其所關係非細故近年
東南地方夏秋淫雨山水橫發田疇

沒諸郡之民流離困苦不可勝言揆厥
所由蓋以下流淤塞圍羊傾頽疏導不

得其法董治不得其人之所致耳臣備
員該科謹將東南水利之切要者四事

曰疏浚下流曰修築圍岸曰經度計力
曰隆重職任開坐上陳伏望

皇上軫念東南為財賦所出民遭墊溺
勅下該部議處施行宣惟臣等之幸東南

幸甚天下幸甚
一疏濬下流浙西諸郡綠松最下太湖

綿亘數百餘里納諸山溪潤之水散注
漾蕩間由三江以入於海是太湖者諸

郡之水所潴而三江又太湖之所洩也
若下流淤涇匯水泛溢淹沒禾稼為害

匪輕為今之計要在相其利害為之區
處如白茆港七浦塘刘家河皆蘇州東

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六黃浦皆蘇
松南北交境洩水之大川而吳淞南北

與白茆諸港港浦之水以歸於其中而並入
上流諸湖濬之水以歸於其中而並入

于海就其中論之蘇之七浦塘刘家河
松之黃浦並皆深闊通利惟白茆自弘

治七年疏浚之後今入海之虞潮沙壅
積勢若丘阜而吳淞之傍渠港亦浸湮

塞加以淫雨能而不泛溢今誠能浚白茆
一港使之通利如七浦塘刘家河則蘇州

東北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蘇松南北兩界之
江通利如大黃浦則蘇松南北兩界之

歸則引而上源太湖之水不至壅滯而
向來淤蕩沮洳渰浸之土皆出而可耕

矣一修築圍岸臣考之宋范仲淹嘗論
於朝曰江南圍田中有河渠外有門閘

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
水之害旱澇引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

全仗乎岸堤岸堤常利於修築然則
完旱澇有備否則反是臣願自今以後

每歲農隙治農之官督令田主佃戶各
將圍岸取土修築水漲則專增其裏水

涸則兼築其外務令高濶堅固遇旱則
車水以入澇則車水以出如此則水旱

有備而高低之田皆熟矣一經度財力
臣惟與水利必資乎財力而財力必取

之民間凡遇工程一舉一動則未嘗不
縣派之里甲里甲派之細民騷動則

鮮有不怨臣以為水利為田而興則

力亦必計田而出凡有田之家不拘官民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田一項科錢百文若田至萬頃則該錢百萬不但積少成多抑且衆智易舉實爲經久之計又必於每歲秋成之時折收白銀徵辦各府官庫仍將數目造報水利官處遇有興修聽候動支不許別官借貸倘工程浩大支用不敷聽於官庫無礙錢糧內動支轉用如再不敷會計明白備由奏聞

隆慶重職任臣聞永樂初年東南嘗大水治戶部尚書夏原吉治之著有成績至弘治間東南又屢有水患工部侍郎徐貫經理其事有司迎合惟圖目前曾未幾時而白茆等處已皆湮塞連年災荒未

必不由於此自是以後水利官員裁復不一然位小權輕官民玩愒職業不舉無怪其然近該巡視浙江都察院方食都御史許廷光奏乞欲版運河故事其設通政一員專管水利誠爲有見伏望皇上勅下該部推舉素有才望諳曉水利大臣一員無以憲職專一督理水利大加挑浚區區惟末久其中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悉聽便宜處治不許各官阻撓行事又必務見成效方許不次超遷以旌其功如此則官有特設而人不玩責有所歸而功易成矣

工部水利覆奏其畧云臣等看得都御史許廷光題稱江南水利數年以來官員裁復不一事宜因革靡定一遇小水輒成大災要將守備等

入府水利仍令管屯僉事帶管蘇松等九府水利添設通政一員事管一節與都給事中吳巖所議前項水利要推大臣一員無領憲職前去專督大憲與許廷光所議相同於內指陳白茆港吳淞二處尤係緊急水患修治之所當先其所條陳疏浚下流修築圍岸經度財力等事區區盡周悉皆與利除害至計臣職專其事尤爲水利首務前此或委命肘人玩以比迄無成功失今不爲善謀則水患日深民瘼日甚

命下之日本部令同吏部從公推舉識見宏遠諳曉水利素有風力爲臣二員簡命一員本部備開各官所題事件請簡一道令其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同各該司府衛州縣掌印及水利等官親詣白茆港吳淞江等處地方拘集士著年高士民尋訪水勢利害源委相度地里下流作何疏浚圍岸作何修築用工料人夫逐一估計停當物料作何措辦人夫作何起運清選委能幹軍備司會同水利官員分投督理用工

浚者務要深濶應築砌者務要堅厚早涉有備水利疏濬田疇無恙生民業一勞永佚刻期成功斯稱委任委官員果有勤能出衆先行成功公會舉以憑陞賞不職債事因而科軍民及勢利之家霸占河灘水利

行事者徑自究問參
奏一應河道利害所當興革議有未盡者
悉從從宜計處施行重者具
奏定奪其浙江寧紹等八府水利合依都
御史許廷光所擬仍行管屯餘事帶管
亦聽差去大臣節制如有築浚事宜
要從長計處施行工完之日將起債過
人夫築浚過塘岸丈尺用過錢糧數目
備造黃冊一本送部查考
奏錄青冊一本送部查考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四

水利通志卷第十四

拾一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五

奏疏

官保尚書兼副都御史李公預處財用

以興修水利奏

吳淞江劉家港等處橋浦河瀆各有墮
該挑濬疏泄修築整理去處每歲開墾
橋草灰石物料人夫工食各動以萬計
銀亦不下千餘兩當於每年農隙下
涸之後次第舉行而需費之衝泉水所
會通泄下海以收東南諸郡之利最大
且急者則常以白茆港為首務非假
之以財力濟之以寬紓固未嘗能濟也

兄白茆港橫沙淤塞之外排尖利道之
難則凡入夫工食財用之費頗不貲
住昔哉臣查照給事中柴奇奏准事列
緡行各府每里編給事可夫一名各
出銀六兩如其不足預編一二年以周
急用又查照給事中吳濤奏奉
欽依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田一頃利錢
百文秋成之時折收白銀解府時支
用其窮財盡之秋若復如此差徭愈繁
民窮財盡之秋若復如此差徭愈繁
重臣又復杖笞追徵以資急用不惟緩
急及事抑恐民命不堪乞
勅該部仍准將辭野鈔關船料銀兩并
折兩淮運司鹽銀或抄沒叛賊錢等
入官贖銀量為給發十餘萬以充
項工食物料支費如或不敷聽臣查

所鑿各衙門應支椿草銀錢并無碍礙
罰官銀及量行增添均從銀兩或催河
夫田畝銀錢充用無幾臣得以分工勒
限盡力畢志於溝洫畝畝之間若果僥
倖成功一勞永逸量此之所出者不遇
十百之一二而較彼之所入者倍年作
源輓輸運納殆
源源其無窮矣

官保尚書兼副都御史李公乞添差官

員以興修水利奏其畧云臣惟自古建
立事功者多敗於自
用之人常成於多賢之助願臣以獨力
而與大工兼以文移浩繁不可乏人書
辦乞添差工部素有才幹官二三員以
協修水利及添發書辦吏二名幹辦文

移庶幾贊襄有人
而修浚可圖矣
水利通志卷十五
三

馬御史議慶水利奏其畧云竊照蘇

運賦之所自出近年以來若為水患
運缺之臣訪得常熟地方舊有白茆港
通於大海數十年來湮塞此港一開
勞可注於海而早可引之顧此舉工程
浩大工部尚書李充嗣才望固可責成
在巡撫地方百責所萃且與工之地非
其久居合无查照舊例推舉所有才望
風力郎中或員外一員請
勅差遣住劄常熟等處相時度勢專一總
理其事則水利有可興矣

官保尚書兼副都御史李公興修水利

奏其畧云臣受命以來夙夜兢惕
添差官共圖供職吏部以工部署郎中
林文沛額如壞督同掌蘇州府事河南
左叅政徐讚親詣白茆港吳淞江等處
相度會議以白茆工役繁重蘇州當任
其二常州松江分任其一嘉興湖州則
協任其一而常熟以附近獨當其半以
吳淞江利歸蘇州府其工役之費則
分派二府所屬蘇州府與之協濟杭嘉湖
蘇松常鎮各府地方應該開濬河道河
泊港汊及應修築圩岸堰壩等項分委
署郎中林文沛額如壞督率各該掌印
水利等官次第舉行白茆港自海口至
雙廟河形畧在綠海灘漲沙填壅難以
用工隨議改就東南南方平陸開挑共起

水利通志卷十五
三

到該府所屬一州七縣并崇明少千戶
所軍民人夫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二名
委官督開過平地二千五百五十六
丈自雙廟西至官莊匯河形淺窄幾如
平陸又延過蘇州金山等衛所軍民人夫三
萬七千二百八十八名委官督開過
故道六千一百七十七丈自官莊匯河
至常熟縣附近倉河形雖在亦極淺窄又
延該縣附近人夫二萬二千九百八十
二名委官督開過舊河二千六百五
十八丈通計長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
丈深始八尺加至一丈五尺闊始二十
八丈加至三十三丈俱於正德十六年
十月興工至嘉靖元年四月工完議照
本河舊有舖軍營及巡檢司應該更改

新開河口防禦又新添設才利衙門倉
房龍王廟共計屋一百二十三間亦支
官錢修蓋及照海口湖沙易壅置石
開一座以備旱澇同秋臺水落方可興
工又勘得白茆上流尚湖昆承湯城各
湖涇淩係本港咽喉發督府縣官以常熟
崑山長洲三縣得利人夫開過昆承洪
口時涇塘新開洪草鞋浜蘇家共南北
上洲洪中洪周家洪東西錢港尚湖
朱涇河界港陽城湖口雙漕浜姚曹漕
新開稍廟涇東橫涇西橫涇張莊港
武城涇共一十九處綠楊城湖水經
堰枝分七浦塘則白茆流勢因之以殺
又委官以常熟崑山二縣人夫築斜堰
壩仍備銀一千兩發蘇州府貯庫候用
造閘支用其宜興縣百瀆受荆溪之水

水利通志卷十五 平張

會太湖亦入白茆港續又委常州府調
宜興人夫分濬烏涇等瀆共六十三處
以武滙無錫江陰三縣人夫開過桃莊
港龍蕩港九曲龍河城墅河申港利港
橫河市河共八處其原委獨管蘇州府
常熟等縣并分管太倉州及崑山吳
江二縣濬過枝河共五百六十三處共
長三十七萬七千七百三十四丈築過官
圩岸共三千五百八十三段共長一百
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五丈造過堰
壩九十六處共長六百六十六丈并橋一
座通用人夫三十一萬四千四百二十
八名於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及工至嘉
靖元年五月工完及據署郎中顏如璠
呈稱督同左參政徐讚知府孔輔等
相度吳淞江上流自吳江縣北崑山縣

下駕浦一流自嘉定縣舊河口止上
縣黃浦口出通海縣界如平陸底該
王廟止舊河口出通海縣界如平陸底該
開濬共量長六千三百三十六丈議
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以蘇松二府人
夫共四萬三千七十八名委官分投管
督於嘉靖元年正月因工至本年二月
工完其下駕浦新洋江二河與吳淞江
交會之處橫引江水斜趨婁江以致吳
淞水弱不能衝激漸泥抑且二河通引
渾潮倒流入江與江下流日相抵撞易
成淤積合於二河交會之處創置石閘
節制江流使不斜趨阻遏渾潮使不到
源庶幾此江永無後塞之患及看得三
吳之水西北自宜興荆溪百瀆入西南
自湖州若霅二溪分流七十二瀆港以

水利通志卷十五 平張

入其下流則自吳江長橋等處流入
山崑承陽城等湖以入三江而太湖
則分入趙屯大盈通湖大石等浦以入
吳淞江並洩於海頃因水政不修前項
湊港湖泊浦瀆俱久湮塞以致湖水
溢不由故道又經督率湖州府官
過大錢小梅等河并七十二處
府官開濬過長橋等處湖河崑山
二縣開濬過趙屯大盈通湖等處
杭嘉湖蘇松等府并所屬太倉州
安等縣各申呈開挑過各該管地方
二千西八千及疏濬過各該管地方
并修築過田圩江湖岸共八十八
四十二段過長二里七十六丈
百九十三丈又開座壩堰

二千七百二十七丈共計過人夫三十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五各俱於本年正月利源委通塞利害以至古今修理因革事宜舉措方畧分別綱領條目彙集成書以彰

陛下嘉惠東南維新之盛治俱另行外臣惟三吳水利與廢不常設或再行舉措不無乏財之慮臣欲行令蘇松常鎮所屬州縣每年量派導河夫銀掌印官同治農官徵收貯庫專備水利修理支用再倣古制備行該府造小船二十隻每年於均徭內查編撈淺水夫四十名置鐵掃帚浚川把各二十副專委水利官監督不時爬洗疾潮沙不致壅積每遇農隙各治農官督工修浚仍通行約束

不許別項差占及管束管事其水利郎中循行提督七府地方凡有益於水利事宜及關係運河重事以時修浚悉與巡撫官節制仍乞

勅巡按御史年終親臨閱視一次稽考勘情據實奏報以爲黜陟庶人知警畏法立能守二河之利民

將求賴於無窮矣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五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六

紀述

唐左威衛錄事參軍劉允文雲和塘碑略

云常熟塘南北之曲自城而遙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湖左右強家大族嘯接壤制動放千頃年登萬箱實白灌既之利故各常熟貞元以來特屬大旱郡守隴西李素原始親弊則曰在穿導之遂聞於本道廉使吏部尚書諱公秉文吳縣主簿李仲方稟其成規請事疎鑿於是衆井邑之役則經費其力而長洲當三之一縣宰李曠復善供命乃計工量日候陳疋徒爲利涉之宜蔽反壤

宋崑山主簿丘與權至和塘記

之害詢蓄泄之勢增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爲末逸塘開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爲長流實自新制牙楫鱗集農商景從春秋有疏水旱斯備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約陽城湖南吐松江由隄防不立風波馳突變民田以涸魚鼈幸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常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洩之請今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稟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盡得其利害順其故道施之閘繪請議如許公朝珥未之行也至和初今歲守呂公有意疏導明年與權爲崑山主簿陳五利一曰使舟楫二曰開田疇

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
願約古制役民興作既而令錢君復言
之太守於是列而上聞乃誠力經遠
邇興屯舍宿餼薪既成以授有司邵相
元君實總之粵十月治役先設防遏
其上游立橫堤以限之乃自下浚而
決焉畚鍤所至皆於平陸蓋旬有九日
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一十五
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米四千六百
八十石為梁五十三蔣榆柳五萬七千
八百其河植菱蒲芙蓉藥圃是治小渠
自嚴村至于鰲鰲瀨治新洋江自朱厓
至于清港治山塘自山南至千東瀆諸
涇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約是陽城諸
河若灤皆道而及江田無濤瀾不
涉於是論請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

水利通志卷十

宋提舉常平鄭霖重修至和塘記 其畧云

國自城婁門至崑山其塘曰至和南吐
新洋江北納陽城湖又有沙湖鰲瀨
介乎東西之間唯亭以東隸崑山西隸
長洲支派連亘湖山吳淞江接鰲瀨
吳淞浦以達于海自馬泗橋至金童橋
乃新洋江陽城湖兩小交擊之會自黃
墓至夾潮塘民並河而居潮水往來
泥易淤考之圖志厥初水勢茫茫岸
行旅病涉田夫病耕自至和塘始開
雖存而修治之功不始於今也
復生行之舊則新洋江出吳淞以
至葑門城必自新洋江出吳淞以
塘港以達婁門風怒濤不有葵魚
之憂陰霾蓄盜又雁鴻網之懼方矣

魏公濬以發運節領郡復至和舊規自
界牌東至崑山駟馬橋九二十七里計
三千四百二十一丈西至戴壩浦計九
百五十四丈又自黃墓至夾潮塘計九
計九百三十八丈始於李春不越四句
而竣事公又慮港汊紛錯盜夫潛影
徒借巡於修葺之暇自涇橋至陸涇港
凡三十二處立棚三層防築至固禁不
踰越共濶一百六十丈用椿木一萬一
千七百四十根橫欄欄木五百八十八
丈是役也前後工費出於官者銀二
萬三千二百緡米二百一十石有奇

宋范文穆公成大崑山縣開塘浦記 其畧

興二年折西大水吳之屬縣崑山為甚
長老以為為三江具區占楊州地勢最下

水利通志卷十

其東地益下為崑山又東愈益下海也
故崑山常受三海具區之委必以入于海
霖潦時至則水多高苦必以橫塘浦
疏濬四出然後民得汗邪而稼穡今
久非涉塗泥濡澤其冗濫濫其於他邑
河陽李結適為邑長按農田令其荒歲
得殺工直以募役浚浦五曰新洋曰小
虞曰舊涇曰下張曰顧浦浦塘三曰郭
澤曰七鴉曰至和王旬而告休用民之
力役凡七十有三萬四千六百有奇縻
錢萬一千二百有奇官儲不知公與焉
七百有奇布官儲不知公與焉
宋范文穆公水利圖序 其畧云崑山之東
歲歲築堤隨即漂沒當與老農計之
欲為救災扞患之術其大槩二曰作

曰疏水其小槩一曰種菱今之膝岸率
 去水二三尺人單行猶則足其上既旱
 且狹有坎坳斷裂佃戶簞下至東作時
 質舉以備種勢無餘力以及春申婦
 子持木坎探汚泥補綴缺空累塊亭亭
 一蹴便傾雖終歲勤動而不念四維之
 不足恃秋水時至相以調風莫之障防
 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長民者不
 為檢較末為曠土今宜考被水之田其
 邊隣湖壤之虞增築長隄使高五六尺
 基廣七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漢潦乾原
 土皆可取至秋雨風潮土已堅定草茅
 生之可恃為安築隄當以還湖濠處為
 急如一項之田南高北下水必先自北
 入其中央與三面之田不能禦浪漸次
 吞蝕一二日間全頃皆沉今當先築北
 隄北邊有田之人固當悉力三邊眾戶
 亦合併工同作其邊岸或稍高及不與
 大水則量因舊增崇令與北邊相當崑
 山之田從昔號為下濕十種九傍兩湖
 之來潢流泥渾若河豚疏通則水之暴
 至者一溢而退人又併力車而出之
 可望歲今宜行視凡出江之港皆決而
 疏之使水得肆行而隄岸始為田用蓋
 田之所恃以拒水者以隄之有所恃以
 殺水者以菱崑山附山舊皆有之近歲
 新劉殆盡明年陳根復茁葉已微而
 牧者又至矣明立表識使樵斤無得過
 此其菱所不產處即置葑田夫既作隄
 以杆水植菱以護隄又疏港浦以利水
 三者具舉
 無遺策矣

宋程公許重開支川記其略云始蘇聖甲
 源也分為支川黃貫于中挾以東驚周
 涇團塘白茆浦李王涇咸匯正南度前
 君山占冒脉絡弗宣乾弗克涇非克
 洩為思治竟林異議淳祐癸卯閏侯王
 道以為是川與諸涇交會為湖海候襟
 而堙壅乃爾爰咨于眾於是揆運表現
 窠隆經始於甲辰中春之七日一掃頃
 頃荷鍾雲如鼓袂風動侯表眾分來咸
 勇於力甫一月濬事長四千尋黃一丈
 干一天添倍廣之數凡用工六千糜泉若
 宋平江府學教授謝原重浚運河記其略
 江郡國有城四十七里夾以兩河環帶
 中外源港脉在在流通歷時交變主
 聚蓄至植蘆託處遙遙河流失其故
 雨澇時至逆瀦不行上者淤濕下者
 如激響之害幾及公吏歲丁丑侍郎趙
 公出藩于此曾未踰時州民以開浚涇
 河為請公於是亟詢民欲條其事于部
 使者乃約經費量工力捐公帑之餘總
 富室之助役以募召用從官給無料配
 之擾而有偕作之樂基事於秋閱月而
 功以畢矣前後以工計幾二萬而糜財
 凡三千餘緡自錦汎涇經始衡四丈
 出跨橋五十有五為河一千一百九十
 丈有崎淺深廣狹以丈為率而隨其地

勢稍有損益室者既通於若既行源達
派派脉絡相貫驥則導清流而練於中
潦則醴波而淺於外以利
通濟以備其功不既遠哉

元表文清公楠吳江重建長橋記

其畧云
受羣川汪洋巨浸至吳江尤廣行地為
南北衝千帆競發駛風怒濤澎湃噴
一失便利莫能制唐刺史王仲舒築
石堤以順牽挽宋慶曆八年邑宰李
始建長橋縣是各舍舟以途來往若
水嚙木腐歲一始葺益為民病泰定元
年冬州判張君顯祖蒞事曰茲實首
政稽工程財欲易以石參知政事馬思
忽以督運至吳首捐貲以勸仍委之郡
守郭侯鵬募役未與丞相答刺罕公

水利通志卷之六

京師回道縣吳江郡白橋議丞相節
萬縵而府縣士民相胥以勸平章高公
賈公歸湖廣江西來江浙力屬張君
終是工二年閏正月建橋明年二月
成長一千三百尺有奇捷以巨石下
層森積石既高環若半月為梁六十有
一灑以剡悍黃中三梁為尺三百以通
巨舟層層狹狹危石鼎鑪焚以文甃過
者如席舊有亭五垂虹周
遭差步因各以增榮觀焉

元名臣事略吳淞江記

其畧云前海道千
利江故道壅塞為折西民害上疏修其
利病踴道之法中書省以聞命平章
大德八年冬十一月西自上海縣界

淞舊江抵嘉定石橋洪連入海長三
十八里深一丈五尺闊二十五丈役夫
為數一萬五千為工一百六十五萬
一千六百有奇至九年二月畢工

國朝進士范純重修瀘瀆龍王廟記

其畧
瀘龍王廟者祀吳淞江之神也吳淞江
為太湖咽喉吐納湖水且資以溉田而
民食賴之以足江界今崑山嘉定上海
三縣而瀘塞不通已百四十餘年故
無所洩旱無所排水患滋甚民食屢
天順二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崔公巡
撫南畿咨詢民隱首及乎江嘉定縣尹
龍君晉力請治之公是其議即率君親
臨其地觀視咨嗟遂檄三縣各出夫二
萬擇日興役且責成於君君至止為二

水利通志卷之六

邑倡西選夫長迺立藁舍西賑錢米西
時作輟子來雲集歡喜趨事始於庚辰
春二月至三月而畢功夫工計一百九
十八萬米石計二萬七千錢文計二十
萬五千江深一丈一尺闊十丈二尺長
起自夏駕口至孫基浜出舊港一萬三
千七百一丈江復通流迺運入海而相
之靈將日照赫其祀事亦有祈託而相
窮也

王祭酒吳縣新建石塘記

其畧云西華
許其地瀕湖環五千畝皆沃壤獨以其
故無防止水驚風駭浪曰三面至激股
成瘠民罔依齊時亦非雍侯為令思為
民捍患重以成化壬辰秋淫雨潮旬而

所謂西華者持甚侯西躬履其地經畫
布置厥有成弄爰上其事於守立侯
時雍侯三志也乃於日庀徒役工於
水利所及之民探石於湖中乃有諸山
他凡廣之費皆取諸公帑義錢以癸
巳二月鑿工蓋四月而成九為濬三千
一百丈有畸傳其址廣十丈而設其上
得廣入尺高如其上之數所謂五千畝
者皆在所必獲又謂湖濬之得二千
畝亦為新畬塘成是夏復勞而西華獨
兌民以焉吾得遂成之望者皆侯之
惠也雍侯名泰字世隆成化己丑進上
抑又聞其嘗鑿穹窿山渠以溉上田復
置三庫以備水之蓄泄此亦利民事也
遂牽連
書之

吳文定公長洲縣沙湖堤記

其畧云距郡

吳文定公長洲縣沙湖堤記
白沙湖其廣袤各數十里有盜藪以行
劫為業客舟為風波所阻集于岸下夏不
能免人益患之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
文顯來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副都御史
朱公謀既協姚君廼專任其事先時君從
工部侍郎徐公浚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
於民者以為公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
卒盡力材用畢具工垂成而君移疾去矣
今郎中傅君潮來代他日行至沙湖嘆曰
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為左副都
御史彭公復勸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潤
均丈三尺其長為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
三壯可以而水勢汪汪
安流成渠人皆稱頌

楊主事循吉治水紀績碑

治水紀績碑
其畧云弘治甲
寅吳浙之間數
被水患黎民阻飢工部左侍郎徐公會同
巡撫都御史何公經畧其事浚築惟便而
員外郎祝君推貞從行贊畫公深惟大江
之南自鎮德抗膏腴千里而震澤潞聚其
間壅遏不導乃率司府僚吏周巡列郡得
其利害公與巡撫公度地計功當用人二
十萬乃足事因創差夫之法一甲三人而
以其餘為資事因創差夫之法一甲三人而
役凡在守令罔弗待以是年十一月經
始惟蘇之松陵為震澤潞襟而吳松王浦
白茆則奔海之大道利博而治最急者乃
先於其外蕪荻去之長橋疏其壅決為通
流址折而東又以萬五千畝開七浦四十
里及鹽鐵橋凡四十里各十餘里又以人
開白茆六十里其上新開河為龍潭洪為
出是凡四渠為新開河為龍潭洪為白魚
洪為落星港盡音疏之悉徹海焉以吳松
三江要道水下最捷乃以人四萬五千開
宜興百瀆及江陰入江諸港歲久湮塞乃
開瀆五十放之太湖又開諸港三導運河入
江戶人亦五萬公又諸濶不通則若雪
之水不得入于太湖通而不為之隄則水
乘風泛溢為其傍災則發人二萬開濬七
十有二作石堤七十以里利嘉興蓋上原
湖利杭又作石堤七十以里利嘉興蓋上原
下流均修並治水以大通六郡人士莫不
胥慶歷觀前代致力於斯者非不甚眾然
未有若今白之致力於斯者非不甚眾然

於前

姚主事文顯重浚七鵝浦記其略云吳中

三河之外蘇有三十六浦松有八匯常南

以塞松江以微水乃北折於婁江而溢

於七鵝白茆二浦故今之七鵝白茆在

十六浦為最鉅而要然白茆海口漲沙

授惟七鵝獨無他妨當陽城諸湖之衝

弘治九年乃奏設導河夫於沿江既又

救其直隨時募工二十年冬始以常熟

二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二千三百人

尤近浦至木樨灣九千五百九十七

有五而計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

上濶如舊而深倍之下開直塘兩崖市

所侵其濶倍舊矣放之日衆流奔注而

散博以紀述焉言乃自書其繁如此

倪文毅公常熟許浦塘記其略云四

成化丁未進士來知常熟縣事率海

閩有病民者次第罷去以縣治濱海

二十丈分占工作稍食稱事為力易者人
三尺為力進者人一尺有奇工畢即彈不
計早暮上不驗月而造或先役二萬二千
人鑿地之紆者十有二所除兩崖積土以
為垣植柳崖上俾土不崩以陰行者得舊
石間于雙墩移置海口俾啓閉必藉蓄思
有節易置巡司於開便巡邏後為梅李
實居上流水不通舟仍以萬二千人之
長六千一百三十三丈深闊減許浦十之
始浚許浦濬濬濬濬濬濬濬濬濬濬濬
僅二十里凡為工三萬三千木石工食之費
而成功速有如此哉

祝貢士允明重浚湖川塘記其略云太倉
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西分源
於太湖歷婁江而下由巴城湖新塘以東
匯東運小塘貫石姿港以達劉家河海潮
西突巴城東注清濁交密又劉家河海潮
緯州而西出者由益鎮塘至是而東北自
七丫港花浦楊林塘潮之來亦如是而泥
渾沙迎合淀壅潏潏可立而待勝田藉沃
撫都御史彭公提督水利郎中傅公鑒之
治農官蘇州府通判陳君臨率太倉州判
官黃諸往相度得其理乃堆州萬有五
夫崑山千二百夫挑扶壩泥畚鍤雲集二
公躬臨視之初塘身既闊而兩岸稍湊
去直與下等彭公曰是命其廉隅俾夷而
即潰塘立塞耳乃命其事明年春三月
啓役於冬十二月訖

瀆自徐昌橋至於金鷄之口入萬五千二百尺入崑山西段又六千尺廣一百尺廣底四十四尺深九尺五寸以民積勞日給導河天銀磨三千二百五十兩於是水道流利而田野辟舟楫便和賦復上下賴之是役也承引而提挈者知府曹公鳳知太倉州李侯端董蒞於成者陳

已上俱蘇州府

宋許正言 克昌 華亭縣浚河置閘碑 其略

湖常委四郡涇渠數百畝澮數千脉終交會旁注側出更阻委輸自太湖松江而注于海而所入之道歲久填闕雨少過差則泛溢瀾漫决蓄隄防浸灌阡陌西隆與甲

水利通志卷之六

申秋八月雨澤霖淫明年大饑會有言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制可一决之四湖所蓄水宜為十門以便節或上命兩浙轉運使姜說與令承行現其旨姜侯既受旨即馳布德意諏訪故其覽川野盡得其便利以聞曰今宜浚通波大港以為建瓴之勢又即張涇堰傍增瘠為高築月河置閘其上游視水旱以特啓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于江東南鹽潮自無從入即巧以常平之帑贍其後且與守臣鄭開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尤徒授日賦財計功既具以綬縣令待其銓乃浚河自韓山達青龍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岸護青墩傍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為膏腴為閘於邑東南四十有八里始於仲冬之朔凡五十

有五曰而畢蓋缺未常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

宋章峴開華亭縣顧會浦記 其略云慶曆辛巳六月彭

城錢君以九棘丞來領縣章凡積政間有因仍未遑者改為如恐不及直縣西北走六十里趨青龍鎮浦白顧會南通漕渠下遠松江舟楫去來實為衝要平曠芳甸傍羅迤邐灌漑之厚民斯賴焉自韓山之陽地形中阜積淤不決漸與岸等每信朝吐納才及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建元之後德澤仍歲榜人其咨舍舟而徒錢君側然遂以議白府公集仙錢侯深然其請乃籍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百五十人以慰孫君專董其役募邑之夫姓伯類浦豪居力能捐金助

水利通志卷之六

庸者得錢一百三十六萬縣是日戒告荷鍾雲集始于一邑邪終于江濞增深四尺平道者不預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塋壅其上流今則仍貫按縣塘浦大而居其最者五顧會其一坎貫按縣塘浦大而居其最者大盈而松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環濱民壤錢君又諭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壯丁咸願會疏導之其或歲苦淫雨則敗去防庸縱其澶漫自浦而泄匯于大川若驕陽盛怒則澹渟潮波分注壩田由浦而入澶之所及殆千頃焉

宋陽炬重開顧會浦記 其略云三江東注

三州地勢益下故為害滋甚紹興甲子夏

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為巨浸部使
者飭郡邑詢求改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
於是監川曹公以旁任責望然與漢以為
澤每當春農事方興則枯槁蔽野必盡力
於儲水而後能封藝訪於父老得顧會浦
自縣北門至青龍鎮凡六十里又不得論
塞淤殿行爲至青龍鎮凡六十里又不得論
以疏治之官給錢糧而董以縣令與工
於十月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及于北門
分爲十部因形勢上下爲級十等北門之
外增深三尺下至青龍極于一丈而橫廣
五尺有奇底通三丈據上流築兩夾隄後
于河之東開治行道建石梁四十六通諸
小徑以分東鄉之淳浸不旬決水落土墳
自縣山東西民田數千頃昔爲魚鼈之域
皆出焉膏腴役以工計二十萬糧以
石計七千二百錢以得計二萬五千
國朝刑部員外郎潘暄新鑿都臺浦記
云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崔公撫巡畿甸
咨詢利病謂農畝所資水利爲急惟松
郡上海東南有田萬頃歲入萬石舊有
漕溝蜿蜒橫亘浦之左右凡百二十
區計一十有六人民數百萬家引灌灌
田素爲生業淤塞日久民食用艱先是
郡侯葉公邑令李君君事疏鑿以瀕歲
荒歉未果茲遇都臺下采民言遂選群
判法公景德職司其事率夫萬有五
統制千夫長若干名百夫長若干名
度勞來翕然趨事時以兼疏吳松江
夫又幾二萬乃分委監司副使司等

贊襄其事經始於天順四年正月二十
六日畢工四月八日河之長計二萬餘
丈闊二十餘丈深二丈於吳萬姓
交歡忘其勞勩目之曰都臺浦云
錢文通公浚松江蒲匯塘記
澤底定水至吾松則入分二道而入海
蓋西北窪下則自太湖入潞山湖經吳
淞江以入海東北高仰則受杭木之水
達黃浦以入海然旱惟東北受病其患
小潦則西北列郡無所歸洩其患大吳
淞江自勝國漕運無所歸洩其患大吳
巨壑天順二年都憲崔公巡撫東南首
洵水患以松爲甚乃舉府判其侯景德
暨二縣尹楊昕李敘治之侯等相視以
爲江之故道雖淤必合不若從新地鑿
之力易爲而功不啻起自大盈浦東至
吳淞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
西南至蒲匯塘入江計四千丈闊皆一
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
北則自曹家河平陸鑿及新場計三萬
餘丈深闊皆與江同又自華涇塘六萬
塘嬰黃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
免用工總三萬五千民雖勞而不怨則
圖本垂永之計
孰愈於此哉
錢修撰福上海縣捍患隄記
其略云吳
而近時尤數且甚新昌何公世先以右
副都御史撫巡南畿時則有若鄭進士
董君啓之出尹上海承公之意詢之
老曰邑分東西鄉高下迥絕東抵海障

類高亢患旱利于浚西跨五湖鍾震澤
下流類卑窪患溢利于防故浚則擇其
人議其戒而已而防無謂請以民之義
乎力勝者督其役且令役畝計防程其
以折之分督之地閘而防遠者多為之
力而無勞于官役于官者官食之又曰
農罔獲冬愈隙矣毋俟春濫且因而食
授以區畝不給之義焉有公間而賢之
策築之應期而成延袤百餘里其崇
丈有二尺其廣加崇尺者三而其餘三
分去一其側值場插茨以護之析竹織
蘆而匝之以餘其財悉出於官不奪田
益隄妨于藝者官計其地而約其賦于
其疆之人而東之濬者不與焉○已上

宋利通志

俱松江府

宋胡文恭公宿晉陵浚渠記

境晉陵列為大縣慶曆之元高陽許君
慨以大理丞治於斯城按四封周咨野
老得申港咸墅置圖于三港皆往時既田
之川廢不復治因作圖言狀列于外計
司從其請始顧厥眾其集如雲乃畚乃
錡自二年冬十月浚申港九三十八里
引潮水抵城之西北隅潮再至為龍于
港去申港三十里自江口濬之凡四十
里斜趣縣之東北不與申港合咸墅港
東南去縣二十里自江口濬之凡九十
里太湖之舟舫至焉三港之既申港最
博縣大港之測聽民自射其便股引支

水分注運瀆東函等十九小港以匯其
利長波之所貫眾渠之所發凡溉田萬
頃計工二十六萬
前後凡三月而罷

宋教授鄒補之毘陵重開後河記

城大抵西仰而東傾漕渠貫其中故水
悉東下獨南水門受荆溪之流注之惠
明河道狹宜橋抵迎秋門醴二陂自
入經狀元橋畧州倉後接于縣橋與金
斗水匯慶曆中李公餘慶守州始穿顧
塘河經大市益引惠明水東注之曹渠
郡人既以漕渠為前河遂指顧塘為後
浚之未幾復塞淳熙十三年太守朱公彥
宣來視事夏六月屬時不雨於濬治為
宜西斥帑藏之遺餘命其屬治之役不
決旬河復故道袤三百丈闊三十尺
深於舊為尺者五而向之壅者闕矣
宋直院秘監王應麟毘陵重濬後河記
云毘陵為設肱郡文物彬蔚太守四明
史公以儒雅師吏事謂郡城之南曰後
河實繫斯文氣脉自淳熙間太守林公
疏浚之後積以填闕公昔為尉時講聞
利病其後積以填闕公昔為尉時講聞
乃博浮費以度工而民不擾率伍籍以
賦役而民不勞浚源醴流無有壅塞由
閱月迄事計功程七千八百有奇費緡
丈照舊濬深七尺士民訴勸焉

宋華文閣待制陸蔣重修武進奔牛閘記

其略云江行數千里至廣陵入陽之閘是為南北之衝皆以通舟楫而為京口之關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有奔牛閘則常州之武進會越侯善詢來為郡則隸人僉以閘請候既以告于韓運使乃以其役并之知武進立居壽為之計是伐石於山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計者八千米以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為屋以覆閘自鳩材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

宋試大司成蔣靜江陰河港堰牌記

其略云陰之地為河港以十數港之中又有港焉泗而為溝血衆而為賦遂若身之血脉失其節宣則病或衆之此官崔屯田立為都官士彦所以汲汲於橫河市墩水而南由黃田港距五卸堰為港聚而其東有河曰市墩又東曰新河新河受令節港之水市墩承蔡港之下流皆北引大江南匯代洪港而震澤之除波暨焉猶或滯而不周崔乃西起漕渠中紆蔡港而東至令節鑿河以貫之與百瀆相經緯而暨陽遂為沃野此士彦之功也由楊距今河道埋沒具區之水由無錫而入者既不得洩此江之潮由令

宋朱利通志卷之十一

節蔡港黃田港而注者又竭而不逝於是白鹿化成等十鄉之田始多旱潦政和甲午縣丞楚執事行視水道謂當創埽馬節言市二橋之旁乃遷邑東門之外以南洩震澤壯節大江視二水之盈虛而為之啓閉經畫既定陳之郡侯部使者得請遂因農隙以常平錢穀得夫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七疇家深廣計夫授步二河一港同曰皆作於是市墩新河代洪港眾亘七十里并流逶迤既田以頃而數四千六十明年將浚塘會知縣事王有來遂自邑之回塘壩出建寅門東至石橋港九十二里皆令之所董由石橋以達令節凡二十六里則丞之所部合四十九里之所既又為田二千三百一十三頃不逾月工就而東門之堰亦完雖積工亡慮四十萬而民亦不以多辭散緡斛亡慮二萬二千三百布官不以費畚乃知令丞此舉不為無補與夫職為民官而恬不以民為念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宋會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蔣惟曉江陰

開河記其略云嘉定己卯春刑侯蔣以疏游士會水澤腰堅而漕河亦病於膠舟爰即其所酌從其宜命縣令張君宗濤董其役起自崇鎮之樁橋極于青陽之屠墅地以里計者倍十而遙役以綱受者幾四而足百之闕為丈者八底則五之深如其底十之一又自樁橋而

上逆于朝宗門陸續鳩工城外內河渠
頭還舊觀是役也為丁夫九千三百二
十有七始事於仲冬晦歲除而工畢

宋教授章洽江陰治水記

其略云轉運副
浙西水利交于江陰知軍事徐公嚴相
與研究利病以為江陰北臨大江地執
漕下潮汐往來浮沙停滯港壅盡淤夏
秋淫雨瀕港七鄉並湖三山低耳之田
混為一區申港利港宜治蔡涇之障西
通夏港大江之潮由之上下東連海
五瀉之水因之盈縮推廢既久亦宜治
乃並銑上奏有旨以丁亥歲興申港二
役已丑歲浚利港輟為御之資以充經
費越翌春正月鳩工舉役迫仲春訖工

起三河口以西折北抵江地與毘陵大
牙相錯分治其在吾境者二十九里深
九尺廣六丈下流之廣幾倍焉用工三
十六萬有奇腫之故基距河差遠兩翼
迫蹙涉流悍急易以頽壞乃移其並東
直抵漕渠斥而大之易水以石屹然對
峙長各十有三丈高一丈八尺洪之濶
二丈三尺岸之西北匯為通瀆分殺水
怒土木鐵石之工萬有九百費錢以緡
計者三萬二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
一萬一千四百有奇而二利興焉

宋顯謨閣待制蔣靜江陰重建黃田埤記

其略云暨陽城北一里許有港曰黃田
世傳以為楚黃歇開以溉田北引大江

橫貫城中南出于郭截蔡涇至峯鎮至
五瀉堰凡七十五里距二浙之漕渠而
既田頃以萬計皆資潮汐為膏腴昔人
即港上置上埤以容北工之潮又即蔡
涇為下埤以節制旁浦之水於是旱無
焦枯之憂霖霪無漂墊之患比年以來港
浸及壤埤亦被毀大觀戊子徐侯中來
守毘陵會令尹徐君充邑承于君湧踵
至會歲事稍登人樂自效得錢三百萬
市材命工以庚寅季冬下上埤之良址
於舊基之北百步外為之而成於明年
政和改元之正月其板築剛實規制宏
壯反觀舊址若坐魏阜視培塿焉乃更
濬上下流之積沙去支港之游土復以
餘材作新下埤而闔境之民亡凶
歲屢漕輸者亦省率而功培矣

元鄉貢士陸又圭江陰浚蔡涇開記

其略
州頻江受蘇常以北之水鵲鼻灣西折
入黃田港出上開通五卸堰凡九里一
曲第二曲至新橋夏浦之朝自蔡涇與
港橫出匯為泥沙開廢土堙水淤不洩
至順以來購撈相仍行省詳江陰居相
下游首議挑浚分委官吏差募人夫由
蔡涇北出江口十里一百五步積壤翳
高用力尤艱同知州事萬侯慨然任責
專督下開以五百一十八百五十餘夫用
夫一千八百餘各任申二月起工至三
月而竣事

國朝楊文敏公重建武進孟瀆開記

其略云工

部侍郎周君允巡撫蘇常諸郡常之武
進故有孟賁河以通東南漕運及商
販之舟且溉旁近田以千頃歲久開壞
必病焉常守君愚圖改作之以設
費繁重謀於周君議以完合遂發從歲
節省稅賦浮費以市材僦工礱石於古
蘇洞庭之山而舟致之郡民皆歡悅
事作於舊址之南丈餘其下先錯列巨
枳貫以長松而後宜石焉東西下甃
以丈計為十有六崇以丈計為二有五
中廣坑縱當入之一南比為鴈翅狀以
殺水勢中夾木石鑿以納懸板而上下
之經始於宣德八年九月畢工於是年
冬用徒匠以日計二萬三千七百六
十木以株計八千九百石以丈計二千
五百灰以斤計二十二萬磚以片計十

水利通志卷計

二十一

役者二萬始終董其

學士尹公

宜興後袁河碑

其畧云

有巨浸曰九渺渺喻舍許邑之山亭入
鄉泊鄰邑漂陽所屬水道所必由公私
商旅之舟浮亂沿沂卒值風濤裂弱漂
潰乃或化癸卯夏袁侯道以名進士再
調來尹顧西九之南有古鵲橋橫於
成陸其東復有小河達縣城而往中隔
間北土千兩竹僅十里耳侯曰苟闢此
成河上汛洪洩淹下幸小河將不夫此
九之言乎遂具圖白諸上官即計建橋
辯高下其最下而易濬若鶴橋者人
一尺有五寸南華濬者人一尺稍高而
難鑿若澗北村者人五寸土千村者人

七十九役夫二萬三為河長一千五
百四十餘丈廣為尺七十為視廣僅二
河之一兩岸各廣十尺復溝二十六橋於
其上以通阻絕而下派小河亦疏浚之
其間毀官民田百八十畝尤奇甚公償
其值而別立其稅自始至訖二兩匪
月而河成遐邇永賴頌聲載道或曰漢
表珣今茲邑常滿長橋以利涉千載之
後乃復有今若侯姓與珣
同匠命之曰後袁河云

已上俱常州府

宋李壘

鎮江漕渠記

其畧云嘉定甲戌仲

錢公仲彭行現願論二公程以總軍賦
上于朝越明年春賜可乃擇良日分
王旅會于渠上畚揭雲興便舁集統
師臨督相率勸功自城南以抵江口為
里者九先是居民侵冒臨跨割窮輦
布於近岸一雨驟至旋復於渠今分積
奎泥高埽立阜並渠之家咸扁所侵
空沙殿呈露堤岸修築清波演溢
間舊有五乃命美算等渠而橋前後
六公曰惟城之東歸水有澳以匯積
埽壅既入復命疏繫所而西抵通津門
巨環軍廩東行縣甘露苑注之於江
建二閘以時啓閉縣南城入之於江
悉覽其上下妥視安行以至市溝蠲
途挽夫上下妥視安行以至市溝蠲
而清東抵黃泥浚淺而浚小利微害
力所及以吳以除迨及奏功甫一周旬

民不預知官不告勞豈惟稅餉
繫此之類流惡幸壅亘民孔多

宋郡守史彌堅重浚歸水澳記

其略云南
潛津貫城中為西津斗門于海以出
納網運昔之為渠謀者慮斗門之開而
水走丁也則為稻水隄水之澳以輔手
渠積水在東歸水在北皆有開焉渠滿
則開耗則啓故渠常通流而無淺淤之
患歲久澳廢渠亦告病余至視渠湮塞
且盡斗門不開公私之舟陸步不進率
由江陰五瀉而去父老言二澳不可不
復則按故蹟水為居民膠固盤錯獨歸
水澳而隄防略存澳之西南則轉般倉
東北則甘露港引而環之倉垣因以護
倉受者在渠路者在澳以便網運之出

納引而接之甘露別為斗門以通于江
巨三水為之長壕於是度工改修歸水
故開以通于渠其倉壕則取其土以廣
倉垣之北規為益受灌輸其達于
甘露港者則為上下二閘且慮其不足
以容多舟也視閘之址有陂澤則又通
之為秋月之潭以藏舟焉其下閘之外
則浚浦百八十丈客舟浮江乘便艤泊
以避夫風
濤之害

宋教授陳伯廣練湖增置斗門碑函記

其
云自長山合八十四流布為辰溪自辰
溪而為練湖湖又自別為重湖隄環湖
四十里而築高於舊者六尺加厚四十
尺而半殺其上舊疏為斗門者五為石

礎者三為石函者十有三皆以備蓄洩
也今加板於礎十有二寸加函之管數
倍之而易十門之柱以石者抵函之數
均用民力九十一萬六千二百六十有
七總為米一萬八千八百一十石為錢二
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皆有奇而
錢出於郡帑者五之三鳩工於冬之
十二月越明年三月朔而畢其役

元海陵陳膺重修練湖記

其畧云先是至
大經於湖當時蒞事者痛湖浮穢存其
下而千石錢亦不下六千四百餘人報亦不
大而其弊民也亦為不細夫以福與數
千里之巨浸而欲使之大旱不咸大勞
不溢可既而曰可運而河可使為利而

不可使為害厥六載我牢捍禦以防衝
決深浚導以通填淤多門函以備蓄洩
堅木石以同悠又考逸省而趨疾武省
勤而崇易期限壹而費均丁徒少而工
多凡此八者倘非儉以賅國勤以恤民
深知利病者孰克臻其具美哉大德乙
巳春都水益丞來相湖鎮江總管史
公寔重修役懲昔太奢酌今便宜作於
仲春之初息於暮春之首環湖上下峻
捍巍然厚且完固斗門石礎暨諸石
現舊制無毫髮遺然計工度財錢及費
時三之一耳將成平章政事嚴里公臨
視稱善既畢工父
老來言請壽諸石

元翟思忠鎮江路濬運河練湖記

其畧云
京口濬

運迤連夾國微奔牛呂城開堰之捍瀉
 不日以南去數百里皆無水源仰給練
 湖自長山入十四溪流為展溪瀝而為
 湖丹陽金壇之田表廣勢下微瀝之承
 匯有年矣若夫春淫夏亢諸月改越不
 湖得用而河不得濟也然歲近月改越不
 為湖二函璉斗門一有法旱不枯澇
 不沒湖水放寸運河注其功何如哉
 奉定冬湖河淺塞公移病之折首平章
 刺罕光祿暨僚屬謀委前都水任火
 監路總管毛公計其工程適平章九伯
 都刺赴召旋得上間命行省參政董中
 奉行董侍御史忽都魯參阿親臨之廉
 五副使督不八僉事和尚董督之凡募
 錢六十二萬七千五百緡木萬八千九
 百餘石皆出於縣程公壩抵南河口
 尺各壤培岸霖潦四尺廣上五尺廣下三
 五十四一利舟漕一利田既於是河流
 彌漫行無膠漕又役三千人舟千隻工
 九十日廢錢二十七萬緡米八千一百
 石堤更寫斗門一石歲六石函十有三
 田悉得灌溉而無旱勞之虞矣

國朝吳祭酒節鎮江重開漕河記其畧云
 臨大江通江有河舊名京口有閘有壩
 南通常郡地名奔牛亦有壩有閘昔潛
 通潮次以濟漕舟
 國朝洪武初舟經此者尚象比年淤塞不

通重葺之勉多從孟瀆出入必由大
 風濤不測每致顛隕天順改元尚寶
 朝廷且欲千丹徒七里港開道以接
 知府林鶚親詣七里港相其地勢
 父老歲以爲宜止浚舊河則工用較省
 具題以聞
 上可其奏於是以前蘇三萬人自京口起
 至奔牛計百六十里各委官分授使懼
 有損民居令河岸惟仍其故崇者深丈
 八十兩碑修砌京口甘露呂城奔牛舊
 開於郎城西南二門各置浮橋以通
 束於朝陽門外增建新閘以防水
 始於是年春正月
 南三月而訖工

已上俱鎮江府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六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七

紀述

唐杭州刺史白樂天錢塘湖石函記其略

塘湖北有石函南有算凡放水既田每或一十可既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既五十餘頃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既夾官河五須放湖水入河從河入田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既田畢却還元水尺十往住旱甚則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脫或不從即便決臨平湖添注官河若官河乾淺俾放

李必相公注可以立通舟航其郭中六井

陰寶性往歷塞亦宜通理則雖大旱而

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數十頃湖以私利田出湖深則田没人多盜洩湖水須封閉若霖雨三日以上往往隄決湧預為之防其算之南舊有闕岸若水暴漲即於關岸洩之又減於石函口一尺洩之防隄潰也大約水去石函口一尺

為限過此須洩之

宋蘇文忠公杭州六井記其略云凡今州

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

以足民用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發井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古清河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其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南為方井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絕河東至美俗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通而北有水師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與相國方井之所從出若西北則相國之派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匿溝胡底無所用陳公述古發溝易甃甃五手秋太守陳公述古發溝易甃甃五手秋相國之水大至坎溝溢南而注於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為近於河千而迂之少西疏湧金池為上中下使衣洗馬不及於上池列二牌於門外其

李

竹為五管以出之河其一紬之石橋以

入於石溝注于南井其為

宋安撫使周宗重修六井記其略云乾道

自西浙轉運副使改知臨安府奉命意不敢循默因奏于上面奉玉旨遂以六月經始于惠迁井易新石堅等廣過昔數倍以次至方井沈公井相國井白龜池而蘇公所記之六井畢修葺蔽閭密可支數百歲水脉大至率皆溢溢則又治古井之有泉者白瑞石曰中棚曰義井自清湖牌片域內外莫不足矣於水

宋盧侍郎鉞重修六井記

其畧云六井者

仰幸渡駐蹕以來百司庶府六軍百姓仰於水者視昔何啻百倍咸淳六年太傅平章魏公受任之入奏願具興而功緒始及于井曰惠遷者溝洫為河況不可食其舊用太歲一軒壞乃倍而高之復治石為渠以尺計一千七百有奇表捍裏銅既廣既深永始大至覆之巨石而竅其土可用汲流溢而南至于金文橋之河舟者載以粥焉然猶慮眾流之合汚也迺浚受水以澄其源鑿別溝以疏其惡如惠遷以至相國薛井七方小方水口之所自入莫不未而出之派福居六井之外於府治為近其源自聚景園導湖灌輸後填淤成陸迺自學士橋別開大港水脉以通他如眾河之支分派別壅者疏之狹者廣之梁之圯者造之隄之束者築之而又推本六井之故始於是鄭侯之廟隘以拓之大卑而增之崇像設嚴如塗履煥如過者改觀工告役備

宋丁寶臣杭州石堤記

其畧云江界矣越

勢下生聚數十萬廬舍隱輶號天下最盛而歲苦蕩潮於夏秋尤暴常與堤平城中望隄不百步不幸一壅而潰決山而注于井其病於民也效矣宗祐中轉運使張公伯起請故是率新土濬治不一二歲漸壞雖勤繕卒不足恃乃作石堤袤一十二里民賴以安後七年夏六月大風驅潮晝夜不落隄之土

石嘴去殆半里知府翰林楊公出轉運使田公諭條上方以聞詔以提事付之兼命通判也田候君尚余君貫其馬都監閣門祗候社君正平分董其役發五千人輦石于山畚土于丘待節節之役相屬于數十里之外是年冬十二月新隄成長二千二百丈崇五尺廣四丈自龍山至官浦二千丈修舊而成增石五版為十三級自御香亭下創為二石五版為十三級自御香亭下創為二疆而內實形勢遂安可恃而無恐矣最捍敵處更為竹絡實以小石布其下及圓折其岸勢務以分殺水怒大率究之前謀所未盡者益以新意而為之也

宋參政許應和修築杭州運河塘記

其畧

河有塘衣帶浙水自帝都簿吳頭楚尾綿亘千餘里閑提封者六州十縣仁和首當其一郵施輦運幢幢旁午惟永和堤阻鼎湖白龍潭之險卯風湍流寅夕鼓蕩一有線留則膏腴數百頃瞬刻就浸邑有范任二君倡為義役衆僦工築以木石成二百五十丈為錢數千范君為費獨當什伍肇始於紹定己丑之春告成於長歲良月之望蓋民間曾無勞動之苦而公家坐收興築之利也

宋餘杭縣丞成無玷水利記

其畧云

兩都六邑以入具區者二營天目之麓山隘地高水經三邑處其下流奔放不

可為力餘杭縣其間當若水之衝橫流
歲嘗一再至或久雨倏忽瀾漫至二丈
許故隄防之設比也為重東漢熹平中
陳渾為是邑始築兩湖以爲水瀨並溪
者曰南下湖環三十二里洪流從高赴卑其勢
悍甚得所謂石門亟者折而匯於湖
引而東洩於南渠河東接東溪五福渠
之水入於吳興其派別而北者爲黃母
港之十二里與苕溪會於其會處節以
石埭曰西溪流方漲則閉以固東鄉
之田埃其稍落則啓以走渠港之潦
其爲塘岸規制甚工歷年寂遠堤堰傾
圯水或逆行漂沒廬舍西函既自疎鑄
遠塞之以弭患自西之塞十歲九潦殆
成棄地今大決江公以宣和四年夏未
臨賦事始於西函次五湖勝次綠湖之
岸當溪之衝者曰紫陽灘尹家塘次護
郊之堤曰中隔塘次綠溪之岸當西函
左右者西函明星黃東接朝灣之塘次
上湖可者南渠河受水處曰石樞橋
次綠溪之岸當石門函之左曰閑林塘
南岸既全凡比岸之塘與南對修由西
門之外曰五里塘西山橫隴當溪之衝
者曰龜塘及東鄉十四壩之防一皆圍
治於是渠岸無偏強之患其下流遠近
與錢塘接壤之田犬牙相錯曰塘口
邑者曰廟灣曰許家堤曰茭蕩曰塘口
曰唇潭曰化灣與其西岸石瀨曹橋間
十餘壩之岸亦皆增葺經始於十二月

落成於明年三月其高七其袤一百
三十丈兩崖橫敞相去尋有半加膚十
馬石之工九百七十役廉萬有六千三
百用緡錢四十三萬自餘隄防由東塘
而上分委邑佐董之由廟灣而下則因
其塘長而語之靡不聽令泊成如斯其
南岸皆與西函相為表裏而西函最爲
要害夫南湖之利自古迄今比歲民因
湖之塞稍耕其田利水之速去也故隄
防有盜決者往往時湖與溪皆有塘長俾
專繕治今稍復增置塘長以於五畝陸
舉條令爲約束以絕盜決之弊民之家
惠富無窮矣

宋徐安國重修餘杭縣塘記 其畧云餘杭
上湖西二里下湖昔錢瑛守縣築甬
道西北大路廣徑直百餘里行旅無阻
水之患國朝以來隨時修築熙寧中水
勢衝激其岸漸低紹興中縣令李元弼
增築三尺州司差捍江兵士及濠寨官
助之塘漏則以葦爲箔捍護得免者屢
以南湖東廟嶺之側有石樞橋及五
畝陸父老云昔湖深水低則引兩湖之
水由此入安樂鄉其陸上下各廣丈餘
後湖涇塞欽德招德二鄉之民侵湖成
田於是陸與橋毀而勿修後縣令江表
躬訪利害紹興後前蹟民賴其賜紹熙甲
寅歲漕黃鰲重修慶
元丙辰正月訖事

宋於潛令邵文炳重築元豐塘記 其畧云

峴而不得盡其利也

其畧云長安之鄉小嶺之下有

邵文炳重開元豐塘記
其畧云長安之
塘曰元豐謀始於治平之元又弗克就
元豐庚申縣令崔君乃力與之增成而
獲其利歲月寢遠稍就廢弛而塘之所
存隱然成陸矣咨訪耆老求其故而踞
之取田戶百二十家之夫以用其力
給其食用凡三十有四日而罷其廣百
有四丈其深丈有五尺於是開爲三渠
其東之深與塘抵直覆以大石鑿方竇
廣八十許水自石竇旋轉而下入于渠
其西高可五尺餘爲第二渠如前之制
又高五尺累石門於二渠之中石既橫
亘其一又積石水門之外醜三流以注

而已也

其略云去元豐塘而西里

邵文炳重築樂平官塘記其略云去元豐塘而西里許地名樂平受閩湖之源而屬于大溪舊有官隄溉並溪之田僅千畝山溜旁衝注壑奔洪暴漲壅沙以易其上流溪源亦激射而壑乃隨壞溪固立待往歲官一用其力既成數月隨即廢壞禾稼就稿耆老咨嗟求以新之乃伐石作址累石為壩橫絕溪流厚丈有六入長十有二丈高與岸等列木作以獲其

其略云度上豪溪而南爲范家塢墻

邵文炳清連上塘記其略云度上豪溪山之麓細流所潞曰清連塘其深丈餘東狹而西長闊廣九十有一丈堅高可以衛山水雖奔流亦不得而衝齧也塘之下繫渠而深之東流爲溪又北東接于樂延其地專連塘之利西又有上塘周廣視清連始有加焉水行地中別爲二梁其一自塘東徑北而下其一自塘西循村巷宛轉而北又折而西水之所及視東渠頗遠二塘皆曰就壅不足爲旱乾之備而民亦無有告其上者夫長

請干朝下有司相勘於塘內重築新塘用銀且

四十萬因令所屬有罪人納贖以充其
景泰五年夏四月余憲陳公未實領其
事乃因塘故址外砌大石內實瓦礫勞
來工役曲盡意於是人爭効力費省
而功倍塘之廣十有二丈高二丈

八尺真足以障怒濤而捍君民矣
刑部尚書屠公勳重修海鹽塘記其略

之塘在縣東一里今僅半里自昔至今
屢修屢壞弘治間勳為大理少卿不忍
民之墊溺嘗上疏極言海塘之弊
詔下工部議行有司禁革如法募工督理
下施木椿上加大石縱橫交疊內外收
縮通計重築塘南自藍田鋪北至丁丁

塘以丈計者九百餘而居民可賴矣
正德辛未河南韓君士賢通判嘉興專
司水利而海塘其大患也韓君上承監
司吳公之教督同海鹽令辛九齡暨居
民耆老熟思審處於是計財僱工隨海
之勢順地之宜經始於正德八年癸酉
訖工於九年甲戌為費四千兩有奇石
六萬四千椿木二萬六千石功一萬二
千役夫三萬九百視昔之費十省八
自教場迤邐而周一百四十丈翁家塘
土塘皆六百五十丈又塘三千三百
餘丈政浦塘一千三百餘丈他如龍王
塘談家塘又數千丈塘高二丈八尺
石一十八層現昔之功十倍六七輩老
童舞躍歡呼咸頌建碑紀德俾來者
知修之所始

林郎中文沛 **重修海鹽石塘記**其略云

鹽塘古制外石內土自海底植基砌石
層累而上而頑鈍弗接者裹之層之
寡視地之高下而層數者止於十有
然植基欲長砌石欲穩欲實讓土欲高
欲厚欲捷固欲內不貼水如是者皆古
法也邇來官帑之所給民丁之所役而
土著之徒利之於土石之功大害中
午秋潮大作突未繼之塘圯視昔加倍
潮乘隙以進泛濫及百里許有司以急
切民害告遣巡撫大司空西蜀李公振
率屬鳩工而文沛承公命以蒞之既至則
又沛因搜塊窮地督眾肇工舊制石多

縱者更之而橫橫者錯之使聯屬而不解
散又痛革其亂裹之弊必擇其廉隅可
縫之石募民指授布置使牢穩而不空
虛其植椿以四千八百計皆去朽短而
易新長其舊石以萬六千計皆拾遺於
海與陸運於數程之外塘北自丁丁南
抵宋庄撤其舊而新之有自四至七
小册者二十八處有自八至十二曰半
册者四十處有自十三至十八曰全
册者五處共七百五十七丈而土工尋亦
就緒共一千三百七十七丈經始於嘉靖
二年八月至冬十一月而告成用銀一
千五百
兩有奇
元吳興新復清塘記其略云吳興為江表
名郡烏程古秦縣也

雲水自天目來縈紆曲折過清塘門東
 北與白水合而入于太湖泥監岸溢故
 為長堤數百里西抵長興以截水勢之
 奔潰先是堤皆土築數十年來失於修
 治堤外水決往來者病於徒涉而沿堤
 之田亦成巨浸至元載紀元之初真定
 宋君來丞烏程暇日行視田里顧瞻太
 息曰此非長民者之責乎乃議易以石
 甃足支末父首捐已資畚土輦石召匠
 庀工民歡趨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郡
 之緇流亦皆捐金而助爰築堤如鑄
 如延為之橋梁以通水道夏秋漲潦屹
 有巨防奔轂走蹄旁午于道公堤之田
 歲喜有秋郡之人士相與伐石以紀成
 績

國朝翰林檢討方謨吳興重建長橋記畧其
 云郡城之內有水橫貫於南北曰雲溪
 溪之上游有長橋焉舊名伏龍其下之
 水一自天目之陽出餘抗經德清會
 銅峴諸山水入定安門一自天目之陽
 入苕溪薄城南亦入定安門二水合流
 橋下浸衍為江子匯從臨湖門直趨太
 湖每春夏霖潦暴至則深廣陪常故橋
 屢圯屢修比年以來遂偃仆而不可支
 矣景泰癸酉郡守程侯謀及歸安令李
 君侯工方興屬時飢費倍程侯致仕歸
 李君亦代任其功遂綴天順改元春令
 河南岳侯來守如前工直埤裕其力橋
 成三洞覆以砥石上翼以闌其高二十
 四尺立於水者如之前後計費白金共

兩若千

嘉靖甲申錫山安國活字銅板刊行
 己上俱湖州府



吳中水利通志十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七卷分序蘇松常鎮并杭嘉湖
諸府之水而各以歷代修濬之跡附載於後次爲
考議二卷次爲公移三卷次爲奏疏三卷次爲紀
述二卷其敘事皆至嘉靖二年止每卷之末題嘉
靖甲申錫山安國活字銅板印行安國嘗翻刻留
元剛所編顏真卿集及年譜蓋亦好事之家也

治河通考十卷

〔明〕吳山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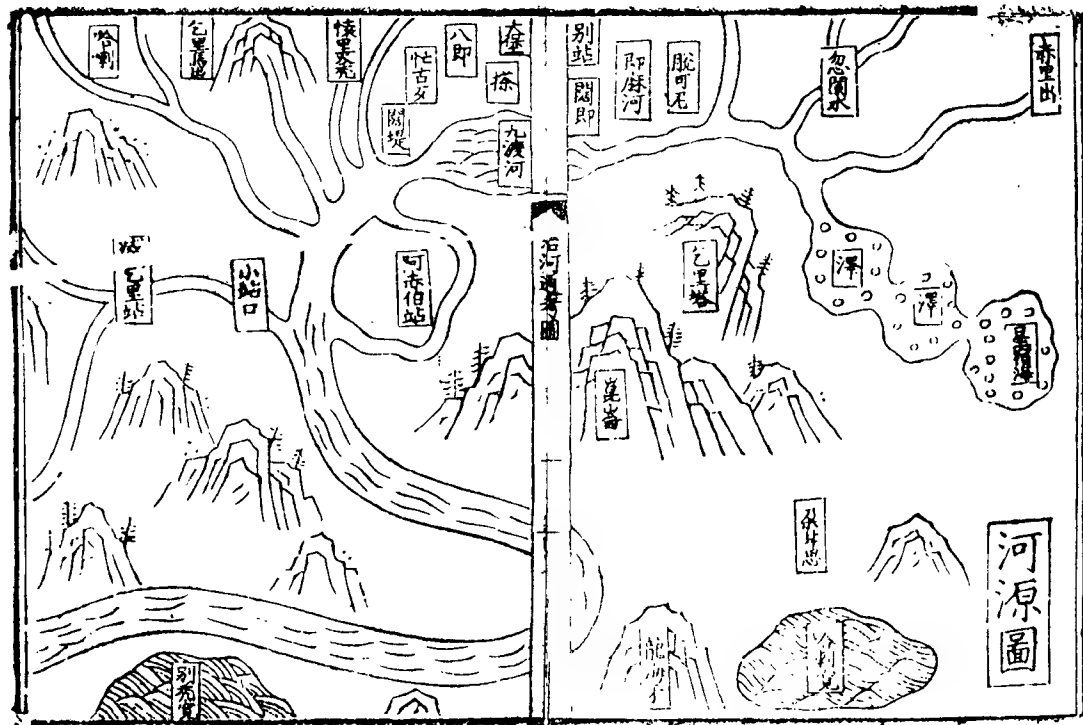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治河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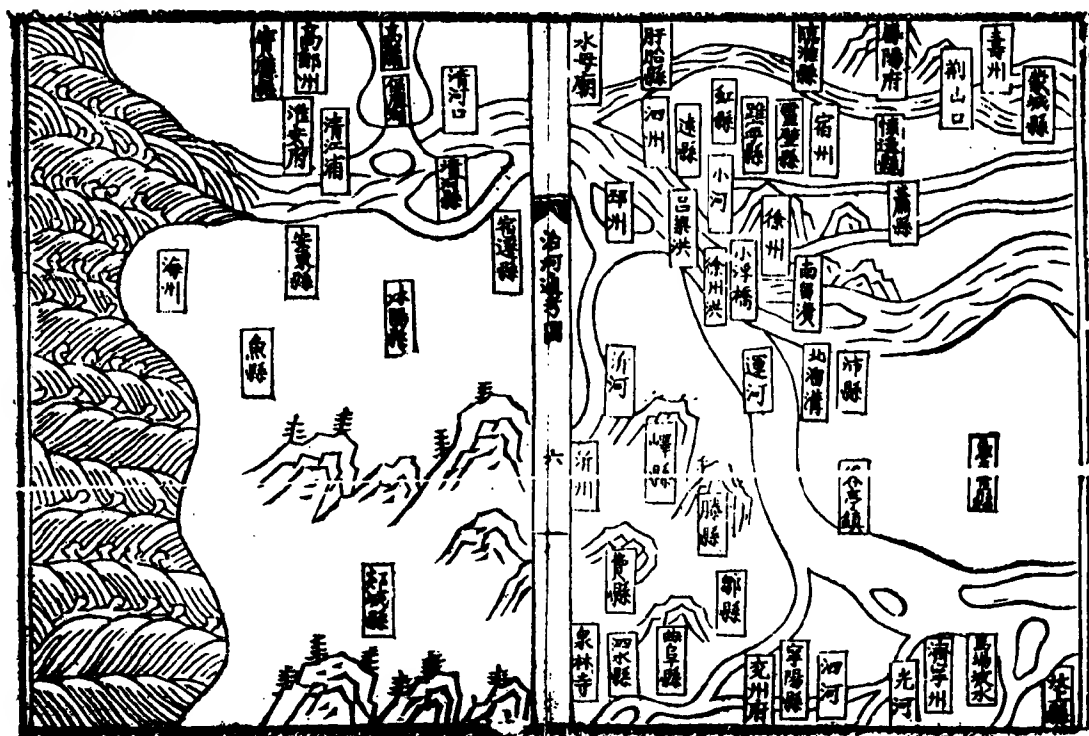
十卷》提要

治河通考序

詔菴吳公巡撫河南之踰年貞歲
體宏理密謂河之災豫修塞勢頗足當
一邊之擾既擇才而任脫夏邑之如道
趙皮之豬又命前御史劉陽氏輯河書
開封顧守鐸刻板畢登良策可稽而法
馬嗟乎聖神如禹雖曰十有三載乃績
然不能繼後害自漢以來和議之能行
之勇力之腐舌刮齒焦心銷骨多者十
數年少者一二年輒決夷屋寢畝飄資
蕩生天子親沉璧馬臨水太息
國家都燕輓江南之粟上下咸寄命焉既
賴河以利舟楫亦恐其遂嚙漕渠粟至
稍後舉國困憊一邑一郡之災不暇恤
矣夫濟故道分橫流而後安舍是亡策
矣然沙積也高道然後塞升沙並岸水

至復然萬人之功付於烏有不若隨勢
 相宜別就秦下之利而道之毋與水爭
 毋犯水怒毋惜棄田毋阻多口所占田
 廬量給之費而蠲其租民亦樂從況並
 河之田有填淤之饒可相易乎夫物敝
 有因水決以漸此塞彼行非由齊發蟻
 穴可以毀防線隙可以崩郭故貴乎先
 事而備一歲不溢遂幸無為玩日愒月
 坐待其不支况乎遷代之速不盡其才
 官設之分不專其任卷埽築堤姑具苟
 完買逸騰賈非利公家乎今夫農之作
 垣也其基厚其上塗題畚孔良築削孔
 力雖遭秋霖泛潦亡傷豪末官府作墉
 或破百金不月而摧何哉農自為而官
 為人也嘉靖癸巳春二月辛巳相臺崔
 銑序





治河通考卷之二

河源考

夏書禹貢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澤隋水
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蔡傳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

治河通考上

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于平地故決蓄流移水陸變遷而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

程氏曰自洛納以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
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
者亦復不可究辨非山有徙移山河既變遷年

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為河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

西漢書張騫傳

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崑崙云

西漢書西域志

西域中央有河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下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夫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

治河集卷上

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山海經

崑崙山縱橫萬里焉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中國大率常然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為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汎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地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

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

西而出龍門汾水從東於北入河東即龍門所在

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

始南流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迴砥柱砥柱

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今陝

州東河北陝縣三縣界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

與洛水合成臯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

而南截河渡正對成臯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

合至黎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絳水亦曰

潰水一曰漳水鉅鹿之北遂分為九河鉅鹿今邢

治河集卷上

三

州大陸所在大陸澤名九河一曰徒駭二太史三

馬頰四覆釜五湖蘇六簡七絜八鉤盤九南津又

合為一河而入海齊相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館

陶具丘廣川信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

猶存漢代河決金隄南北多罹其害議者常欲求

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

漢以亡其八校河之故潰自沙丘堰南分也出焉

故尚書稱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今絳州龍門縣界

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在洛北都

道所奏古今以為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今

鞏縣在河洛合流之所也大伾山今泚水縣即故
成臯也山冉成曰任北過水至於大陸其絳水今
冀州信都大陸澤名今邢州鉅鹿又北播為九河
同為逆河入海是也同合出九河又合為一名為
逆河通行也言海口有潮夕潮以迎河水

水經 酈道元注

崑崙墟在西北

三成為崑崙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
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
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

治河考上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
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
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
至洛隼地志可五千餘里

河水出其東北陬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
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
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
命苞曰五行心馬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膜液

也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風俗
通曰江淮河濟為四瀆四瀆通也所以通中國
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濟

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
三百仞唯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
駕二龍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而注於馮
逸之山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
流河水又南入葱嶺山

治河考上

河水重源有三非為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國
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
屬葱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燉煌西八
千里其山高上生葱故曰葱嶺也

又西逕罽賓國北

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城平和
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於中夏大國
也

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與蜺羅跋水
同注雷蒲海

釋氏西域傳曰崑羅跋提出阿耨達山西之北
逕于闐國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
注于西海

又西逕四大塔北又西逕陀術國北河水又東逕
皮山國北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
合東注蒲昌海

又西北流注于河
即經所謂北注葱嶺河也

南河又東逕于闐北
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

治河通考上 六

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
南河又東北逕杆彌國北又東逕且末國北

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踈勒
逕流南河之北

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
治莎車城西南治去蒲黎一百四十里漢武帝

開西域田於此有鐵山出青玉
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

治溫城上地物類與鄯善同北至烏操赤谷六
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此枝河右

入北河

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

入姑墨川水注之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
逕姑墨國西治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

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
河水又東注于沔澤

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
西南龍城故姜賴之靈胡之大國也蒲海溢瀦

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
滄其岸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皆西面向海因

治河通考上 七

名龍城

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

河水又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
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北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
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三川南流又河

河水東又逕澆河故城北又東北逕黃川城河水
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又東北逕廣遠城北

又合烏頭川水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東逕亦
岸北洮水注之又東過金城允吾榆中天水安定

北界麥田山河水東北流逕於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

以後俱逕晉地

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南逕千夏石室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河水又東北至澗水注之又東過砥柱間河之右則峭水注之河水又東于峭之水注焉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逕平陰縣北河水右會淇水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東

治河導上

八

河水又東逕洛陽縣北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沛水注焉又東過鞏縣北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又東過成臯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水東逕成臯大伾山下南對五門又東合汜水又東逕五龍塢北又東過滎陽縣浪蕩渠出焉河水又東北逕卷之倉亭北德縣東沁水從之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又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又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過黎陽縣南自津東北逕涼城縣又

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又東北為長壽津

至于大陸北播于九河

以後俱逕衛魯趙地北入海

元史河源附錄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通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超于閼廕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恠誕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徃不無迂回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徃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徃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窮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崑崙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闢出得其說撰為河源臨川朱思本又從公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

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吐蕃朵耳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方八十里履高山下瞰嶽者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宜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思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入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群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赤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來南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末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日忽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焉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

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亘測朵耳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連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日自渾水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過即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家即闊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而闊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日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約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啻峻水益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

細黃河也。思本曰：略剌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河以伯站嶺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雷州境。正北流四百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歸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

唐書地理志

三

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撈河合。鵬撈河源自鵬撈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通檀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單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廓州排來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龍河合。野龍

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合。湟水合湟水源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源自剛丹州之南剛丹州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黃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嶺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川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間溪細流旁黃莫知

唐書地理志

三

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自飛水與河合，北流過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地古夫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及與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通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

南流三百餘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
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
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
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
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
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
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太山綿亘
水勢水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陂河源東北流
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
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
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一千八百餘里通
計九千餘里

山海經考

古

國朝河南總志所載河源及流雖畧於古說然詳于
近蹟今亦附錄于右

黃河源出西蕃星宿海貫山中出至西戎名細黃
河繞崑崙至積石經陝西山西境界至河中潼關
流經河南之閿鄉靈寶陝西池新安濟源孟津孟
壘溫汜水武陟河陰原武滎澤陽武中牟祥符尉
氏陳留通許杞太康雅寧陵歸德諸州縣至直隸
毫縣馬丘村合馬腸河城西北合渦河東至直隸

懷遠縣之荆山合淮其在孟津西有楊家灘西北
有維家灘本園灘馬糞灘築護民堤三百十五丈
永安堤一百二十丈以防漫流又有支流一自祥
符縣西南八角尖八安家河一股從朱仙鎮開店
流經尉氏一股從三里岡劉岡流經通許北境俱
至扶溝鐵佛寺合流經西華會沙河潁河入北湖
又經商水項城之南頌至直隸壽州西至正陽鎮
合淮一自祥符縣白墓子崗尖入流經通許杞太
康之馬廠集舊名馬廠河又經柘城縣鹿邑東北
境合渦河至亳縣北關仍入本河合淮俱入海

山海經考

五

治河通考卷之二

河決考 河徙壅州

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磧

晉景公十五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

晉君召伯冏伯冏遇釐者問焉釐者曰若親素縞

帥群臣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冏至君問之伯

冏如其言而河流 伯冏曰

漢

文帝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濟金隄

治河考上

六

武帝

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

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

甄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

元帝

永光五年冬十二月河決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

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

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

犢口而屯氏河絕

成帝

建始四年夏四月河決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

縣居地十五萬頃壞官亭廬舍且四萬所

河平三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

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

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

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新莽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

河決為元城塚基害及決東去元城不遠水故遂

不隄塞

唐

治河考上

七

玄宗

開元十年博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

年冀州河溢

昭宗

乾寧三年夏四月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為二

河夾城而東為害滋甚

後唐

同光二年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先是梁攻楊劉

決河水以限晉兵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命將

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晉

天福二年河決臨州○四年河決博州○六年河

決滑州

開運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
自朝城北流

漢

乾祐元年五月河決魚池○三年六月河決鄭州

周

廣順二年十二月河決鄭州滑州周遣使脩塞周
主以決河為憂王浚請自行視許之周塞決河三

治河考

太

月澶州言天福十一年黃河自觀城縣界楚里村
隄決東北經臨黃觀城兩縣隔絕鄉村入戶今觀
城在河北隔三村在河南今臨黃在河南隔八村
在河北官吏節級徵督賦租取路於州橋迂曲僅
數百里每事多違程限其兩縣所隔村鄉擬迴管
係所冀便於徵督候堙隄岸河流復故兩縣仍舊
收管從之

宋

太祖

乾德二年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隄水

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
壞中渾橋梁澶鄭亦言河決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

開寶四年十二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
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

榮澤澶州之項左

七年河大漲感清河凌鄭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
以聞詔殿前丞吉劉吉馳往固之

治河考

五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漢曹濟諸州民
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

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
區

真宗

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鄭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

水勢悍激侵迫州城

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壠埽

四年又壞王八埽並許詔發兵夫完治之



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
村河水決溢為南風激遶故道明年遣使
度兩岸開減水河九月棣州河決鼎家口

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帝曰城去決河尚十數里
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成又決于州東南李氏灣
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徙商河役興踰年雖
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壩地益削河勢
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
六年乃詔徙州于陽信之八方寺

七年詔罷葺堤以養民力八月河決澶州人吳

婦

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
旁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
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
邑罹患者三十二

仁宗

天聖六年六月河決澶州之王楚埽凡三十步
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于杜家村廢鄆州之
玉橋渡蒲州之臨河鎮以避水
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龍埽

慶曆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
十七步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
塔以披其勢

嘉祐元年夏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
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蕘不可勝計令三
司監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脩河官皆謫竄

神宗

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襄強
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

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
陶永濟清陽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
州王供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實御
河奔衝為一

十年五月欽澤河決急詔判都水監俞允往治之
是歲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
黃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
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灘分為二派

徽宗	元符三年四月河決蘇村	水災	決既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被	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河流雖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緒堤破	津陽武溝刀馬河歸納梁山濤	紆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	五年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堤以	甚	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	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	五月甲戌新堤城閉口斷澶河復歸北	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八月又決鄭州滎澤	其支流由汴入泗至清口入淮者耳	丘公大學衍義補曰此洪河入淮之始然北時	縣四十五而濮濟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
----	------------	----	---------------------	---------------------	---------------------	---------------	--------------	---------------------	---------------------	---	---------------------	-------------------	-----------------	---------------------	----------	----------------	--------------------	--------------------	--------------------

世祖	元	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刑罰有差	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	人聚首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	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後之	禦遏近降詔旨令就畫定港灣對開直河方議開	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就下未易	二年九月己卯王黼言昨孟昌齡計議河事至滑	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宣付史館詔送秘書省	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由	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	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表稱賀	三山橋銘閣口續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之門十	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七月戊午太師蔡京請名	六年四月辛卯高陽關路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	高地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	大觀元年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
----	---	----------------	---------------------	-------------------	---------------------	---------------------	---------------------	---------------------	--------------------	---------------------	---------------------	------------------	---------------------	---------------------	---------------------	-----------------	---------------------

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八月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其勢未已

去倉止三十步

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役民二

十餘萬塞之

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漂

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脩治

成宗

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塞之明年蒲口

復決塞河之後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

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侵歸德府

治河要考

數郡百姓被災

武宗

至大二年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仁宗

延祐七年七月汴城路言榮澤縣六月十一日河

決塔海莊東堤十步餘橫隄兩重又決數處二十

三日夜間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

泰定帝

泰定一年五月河溢汴梁

三年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

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文宗

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言六月五日

魏家道口黃河舊堤將決不可脩築募民脩護水

月堤復於近北築月堤未竟至二十一日水忽泛

溢新舊三堤一時咸決明日外堤復壞有蛇時出

沒於中所下掃土一掃無遺

順帝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

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並河

治河要考

郡邑濟寧軍州濰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

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

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

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

漕司鹽場

五年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六年是歲河決

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疏口達

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

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國朝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

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

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淮焉

天順六年河溢決開封城北門淹毀官民軍舍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為二一自

治河通志

卷一

祥符于家莊經蘭陽歸德至徐邳入于淮一自荊隆口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所至壞民田廬

六年夏雨漲遂決張秋東岸并汶水奔注于海運道淤涸

正德四年九月河決曹縣楊家口長四百五十丈水深三丈奔流曹縣二縣達古蹟王子河直抵豐沛舟楫通行遂成入河

五年二月起工脩治至五月中雨漲埽臺衝蕩不克完合

八年七月河決曹縣以西娘娘廟口孫家口二處

從昨縣城北東行而曹單居民被害甚本年四月二十四日驟雨漲娘娘廟口以北五里焦家口衝決曹單以北城武以南居民田廬盡被漂沒

附錄

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太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地至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入北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為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

治河通志

卷一

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淹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陡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

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今皆淤平地其自滎陽縣築堤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堤自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為平剛西北抵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至魏郡昭陽又自汲縣築隄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隄在滎陽縣東南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官渡在汲縣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隄在新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

而廢

國朝于祥符置河清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驛陳橋遞運所封丘縣置中漣巡檢司中漣新莊二驛儀封縣置大岡驛大同遞運所通許縣置雙溝驛太康縣置義安驛長嶺遞運所扶溝縣置崔橋驛陳州置宛丘驛淮陽遞運所項城縣置武丘驛皆因河徙而革

黃陵岡口塞於弘治乙卯築三巨堤而防護之通水南行運道無虞矣正德癸酉巨浪橫奔頭堤二堤俱打在河南止存三堤暴水湧衝堤去十分之

八總理副都御史保定劉公濟沐致祭退百二十步事聞

朝廷

天子遣劉公諭祭謝馬今正德丙子又北侵水至大堤

欽差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安福趙公同濟於季春沐浴齋戒以祭河神季夏水發漳又潔已而祭遂遠退八里曹濮等處兵備兼理河道新定吳漳書

王氏炎曰周定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

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為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於漯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遂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且有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入矣

方氏曰建武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

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原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新安陳氏曰方氏得於身經目覩與諸家據紙上而說者不同合程王說而參觀之可見古今河道之大不同又因方說而後濟水之入河復溢出於河者顯然可見矣

治河考上

手

河通考卷之三

河治河考

唐氏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苗衍溢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

治河考上

主

東下底柱及孟津碓汭至於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沂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渤海九州既疏九澤既灑諸夏又安功施於三代

漢

文帝

十二年冬十一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武帝

元光三年春河決濮陽瓠子天子使汲黯鄭當時

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分田蚡奉色食創居河北河決而南則創無水災邑多牧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望氣者亦以為然於是久不塞

元封二年夏帝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初河決於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帝自封禪太山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令群臣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二渠復禹舊迹時武帝方事匈奴興功利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是地勢西北

治河議上

三十三

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今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帝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導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

桓譚新語曰大司馬張仲義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決河慨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壅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

成帝

建始四年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上流上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閼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今既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

治河議上

三十三

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

成帝時河決潰金隄凡灌四郡杜欽薦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改元河平

鴻嘉四年楊賜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馬鑄之鑄之裁浚水中不能去而今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河決平原金

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雋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雋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潰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脩

治河通考

卷一

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凶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河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賑贍之

哀帝初平當奏言九河今皆實滅按經義治水有

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汲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水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行澤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

治河通考

卷一

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而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令隄防墮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

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住十歲太守而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內黃北至黎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抵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遷

治河通志

卷六

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開伊闕拆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漢書溝渠臣竊按視

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是自東地稍下隄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門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從可淇口以東為石隄多漲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東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黎陽溝渠足以止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

治河通志

卷六

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其西因山足地高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晚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蔽於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也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而不生穀此二害也決溢有敗為魚蠶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益園下濕填淤加肥此一利也故種禾麥更為稅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

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確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倍薄而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丘公大學衍義補曰古今言治河者蓋未有出賈讓此三策者

平帝

元始四年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

治河書上

三十一

形本下水勢惡聞禹治河時本空地秦漢以來河決不過百八十里可空地勿以為官亭民室御史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今則所行非禹之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遠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掾桓譚與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

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時養但崇空語無施行有

丘公大學衍義補曰西漢八代治河之策盡見於此大約不過數說或築隄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竹落而下以石或鑿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其勢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詳加考覈豫見計定然後舉事以今觀之今古言河者莫出賈讓三策

治河書上

三十一

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曾疏濬塞之三法焉

明帝

永平十四年夏四月脩汴渠堤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脩建武十年光武欲脩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鴈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帝問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劭敏捷帝甚善之乃賜山海經書禹貢圖及以錢帛發卒數十萬詔景與掾王景治渠防築決洛河起自滎陽

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
澗陽過衛要跡決壅積十里一水門今更相迴注
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帝親隨巡行詔濱河郡
國置河堤員史如西京舊制由是顯名王吳及諸
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中石門又自汴河
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淮口金隄靈帝建寧中
又增脩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
濟水東經滎積注濟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為滎
口石門門南則際河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
丁丑使河隄謁者王誨疏達河川述荒庶土云大
河衝塞侵襲金隄以竹籠石葺葦土而為遏壞墮
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徙疏山采石壘為障
功業既就徙役用息詔書許誨立功府卿規基經
始詔策加命遷在沂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
續茂前緒稱述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
山東過大任回流北岸其勢鬱鬱濤怒湍急激疾
一有决溢彌原漫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
氏之所常感意宗繇所不能治我一宗之所劬勞
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共之于山
伐石三谷水石致治立激岸側以扞鴻波慶賜說

以勸之川無壅越水上通演後未踰年工程有異
斯乃元勲之業課上德之弘表也昔禹脩九道書
錄其功后稷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風
興厥職克國心民亦得湮浹而不章焉故遂刊石
記功垂示于後

唐

玄宗

開元十六年以宇文融充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
河故道開播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
息事多不就

後唐

天成四年八月庚申滑州河北岸宜差左衛上
將軍李承約於之張敬詢為滑州節度使長興初
敬詢以河水逐年溢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
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

晉

天福七年三月己未梁州節度使安彥威奏到滑
州脩河堤時以瓠子河漲溢詔彥威督諸道運民
自承韋之北築堰數十里給私財以犒民民無散
者竟止其害

決之地建碑立廟

漢

乾祐二年有補闕盧振上言臣伏見汴河堤兩岸堤堰不牢每年潰決正當農時勞民功後以臣愚管汴水有故河道陂澤處處立閘門水漲溢時以分其勢即澇歲無漂沒之患早年獲澆溉之饒庶幾編氓差免勞役

周

顯德元年有書受分寒河

二年周汴水汴水自汴末灌矣自通橋東去

為汴渠

之

東至汴上言汴水以爲故於世守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三年二月周主行視水寨至肥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取一石

四年周疏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五年周汴渠成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吳江淮舟楫始通



治河通考卷之四

議河治河考

宋

太祖

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汴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渾壽州亦言汴水召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汴水縣大隄詔殿前

揮使韓重寶馬步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均其秋租

乾德五年正月帝以河決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

開寶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禦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惸獨者免是月澶州賸河卒賜以錢糶



侯夫給以茶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後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及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沍降決河為患朕以屢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濟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運塞

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惠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有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吉著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詔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

太平興國一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

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

八年五月河大決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隄舊址使者條奏以為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為隘狹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近作為斗門啓閉隨時務平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

九年春滑州復言務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作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後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疏岸善潰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手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至州西鐵狗廟九十五餘里復合于河以分

水勢

真宗

咸平三年五月始亦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于東南十五里陽卿之高京詔可

大中祥符三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東南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

卷一百一十五

四

于魏縣北折一渠正北稍西逕衡瀆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泮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河孔安國曰河逆上北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回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反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于海

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其西岸折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折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河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于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折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潭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夾衝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勃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遼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充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遼之計莫大于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鐵鉏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盡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

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
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入增六處為口悠久
難于隄防亦慮入潯沱漳河判至二水淤塞益為
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一萬七千工至四
十日侵占民田頗為煩費其遂寢
七年詔罷葺遙堤以養民力月河決澶州大吳
埽後徒數千築新堤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順道
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先佐議開滑州小河分水勢
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迎楊村北治
之復開汭河于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

治河通考

六

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歷澶濮曹鄆東
入于淮即遣使賦諸州新石棹檣菱竹之數千六
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

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功是
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
府滑衛德具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
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黃與西河故漬注金赤
河必慮水勢浩大蕩盡民田難于隄備臣亦以為
河水所經不為無害今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而
又隄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難

或者云今決處槽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
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
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運乾寧軍入獨
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
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于兩難之間輒畫一計
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于澶淵
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
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
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馬
古隄注裴家潭運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

治河通考

七

大伾西山醜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
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通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
禹所導西河故漬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
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
高地大伾二山睢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墜
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
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
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埽薄俟次年可
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龍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
去水稍遠即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

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寧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即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壘埽于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

治河通考

卷一

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水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燕薈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龍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水堅晚泮逮平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懸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蔡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莢莢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凌凌水

治河通考

卷一

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徙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割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經寧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滄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上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之物稍葺薪柴捷楸竹石荻索竹索凡十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盧荻謂之荻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辦竹糾荻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荻索鋪稍荻相重盤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荻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于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楸梲闕之復以長木

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覺水勢護隄馬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制七里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米

治河通志

十

金山史家渴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城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

仁宗

天聖元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北河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賜溺死之家

二年遣使詣滑衛行視河勢

五年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決河十二月瀆魚池歸城水河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今陳曙

請疏鄆滑界廉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遙隄慶曆元年詔權停脩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隄仁澶以扞城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

治河通志

十一

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于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蒼皇群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遽引他事且如決河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利遽謀脩塞凡科配稍羨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無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以罷脩虛費民財為國歛怨舉事輕銳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脩河之後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共有大不可者五蓋自

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米尤甚河北次之國家
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為盜況於兩路聚大
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一也河北自恩州用
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
人稍歸服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幾瘠瘵斂物力
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
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
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
不可者二也往平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
若今日之貧虛然猶除積弊勸誘率民財數年之

治河要事

止一

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
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塞橫隴關久廢之故道
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
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
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旱災貧虛之際此
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
絲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
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
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
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

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
塞已二十年商胡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
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
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
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
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
防懼今乃欲於凶劫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
異最大之方臣恐必禍自茲而發也况京東赤地
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口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
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

治河要事

止一

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
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
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
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侍制以上臺諫官
與河渠司同詳定條上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
脩河未有定論豈兩賢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
開六塔互執一說首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
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平欺罔之謬今
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
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

不可復之勢臣故謂不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思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橫隴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平欺罔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壅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于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于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下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以解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

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慶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以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頻然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脩塞計用稍差一千八百萬料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于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開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為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夫役皆因國勞

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
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
無利者也即使幸而暫塞以舒目前之患而終于
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
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
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
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
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
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
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

治河通志

卷一

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失誠為勞矣與其虛
費天下之財虛舉大眾之後而不能成功終不免
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
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
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
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
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大下流便濫則終虞上決
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
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
朴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

導而東去以紓恩冀金隄之患十二月中書上奏
曰自商胡決為大名恩冀先議開銅城道塞商
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隄汎溢不能捍也
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橫隴宜令河北京東預
究隄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詔下中書奏脩又奏
請罷六塔之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呂議疏奏亦
不省

治河通志

卷一

嘉祐五年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
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
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
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為利可必
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
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為二則上流不壅
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劉敞上疏曰臣聞

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乃者霖雨淫溢山谷發泄
經川橫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澶魏之埽如商
胡者多矣莫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也淮汝以西
關陝以東數千里之間罹於水憂者甚則溺死不
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略計百萬人未聞

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空河強疲病之餘以拯其力乘殘耗之後以略其財重為事而罰所不勝急為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為患於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塞之為仁不塞不為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為君以舜為臣以禹為司空十有三年而有僅能勝水患耳今朝廷之無禹明矣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權於時不察於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為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病冀州則已矣既決之後縣邑則已役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不能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與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為

英宗

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埽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肇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工役卒塞之

治河通考卷之五
讓河治河考

神宗

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冀瀛等處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除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漲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道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柳河帶北行入獨流東若經乾寧軍滄州等八若邊界直入大海其近大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若以西關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開北流此乃未嘗觀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

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侍省副都
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
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
西置上約掣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
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紆恩蘇深流以西之患
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蘇深入於海是謂
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汴之第六埽遂為二股
自渭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
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
三月尤奏治河常因地勢水形若彊用人力引使
就高橫立隄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
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
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復東
高西下若河流併界一過盛漲水勢西河入北流
則東流遂絕或入倉德堤埽未成之處失濫橫流
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
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北去河勢
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
流衝刺已開倉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
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去

夫數少而金堤兩埽脩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
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可以容
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來大河於二百餘
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脩護
堤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
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
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
恩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
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
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
則再往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
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錡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先
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前進方
錡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今進
後仍作蛾眉埽裏護其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
治所脩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扞禦
河水西來相為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
琦頗疑脩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
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謂程昉宋昌言
同瞻二股如何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作簽河

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
開因言李立之所築生堤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
本欲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
亦不可禦也帝以為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
赴闕議之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脩二股
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
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
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各
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
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
故道則漕運無過壅動傳無滯流塘泊無淤淺復
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
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
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
隄防未立閉口脩堤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
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其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
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司相度閉塞北流利害
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八月己亥光入辭言鞏等欲
塞二股河北臣恐勞費未易勝舉而可塞則東流
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

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開隄防稍
固北流漸淺新易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
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
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
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
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
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脩誠
為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
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
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
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
使分為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
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
矣鞏等亟於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
也帝曰防扞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為一則勞費
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
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
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為
以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
曰光議事每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

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
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輦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
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
帶馬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滸東
決泛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二月命
茂則輦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
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河
漕運通駛至未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輦河
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
茂則等謂二股河北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壅塞者

治河要事

五

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
河以析其勢則悍有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
月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河上流併脩塞第五
婦決口

五年二月甲寅興修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
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于
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閘七月辛卯
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脩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
夫尤多若河復決上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
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

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
昨脩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內俱為
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隄
防則河北歲大愈減矣

治河要事

五

六年選人李公美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
其法用鐵數斤云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
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臣
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
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
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
大繩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
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
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碍沙泥曳之不動
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
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
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
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
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
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
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

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脩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若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泰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把法下北京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議為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入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婦官吏奉給視都水司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當是時北流開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遏壅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脩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杞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還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杞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

七年都水監丞劉瑤言自開直河開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

浸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迴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開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脩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

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脩堤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數數額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

論所陳出于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

初議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舊河入董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塢直東築堤至龐家莊占堤袤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績相視績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堤及於河身初立生堤枉費功力惟增脩新河乃能經久詔可元豐元年十一月都水監言自曹村決口溢諸塢無復儲蓄乞給錢二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稍草封椿詔給十萬緡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

治河集

卷八

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黃河岸畢工乞中分為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為名

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祐甫為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脩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濱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脩復之議望詔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

治河集

卷九

四年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脩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脩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嘗有碍夫之水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埽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脩立東西堤詔覆計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埽上添脩南岸於小吳口北創脩遙堤候將來礬山水下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不從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堤之間乞相度遷於堤外於是用其說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着河勢正著堤身為第

一河勢順流而下為第二河離一里內為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土河最速為第一次速者為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為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言

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為小異決口所立隄防可按視河勢而背應置埽處毋虛設巡河官毋橫費三料六月詔曰原武決口已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脩汴河堤岸計兵五千併力築堤脩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面闊二十五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臘月竟塞元

治河集

卷一

月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埽岸壞下埽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支吾密邇都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內辰廣武上下埽危急詔救護尋獲安定七年七月河溢北京師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而錢穀粟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屬都水監逐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詔事于機速奏尚牒票所屬不及者如所請戊申命

松護陽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內殊無緊流旋生灘磧宜令澶州相視水勢使之復故道會明年春官車宴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開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昞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籍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祐元年子淵已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脩堤開河糜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陝州

治河集

卷一

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後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八年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脩進鋸牙攤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



治河通考卷之六

議河治河考

哲宗

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詔未得兩澤權罷脩河放諸路兵夫九月丁丑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十一月丙子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

治河通考

卷之六

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右司諫王觀言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賑濟又遣專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而寓食於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蓋亦治其本矣今河之為患三泛濫渚瀆漫無涯涘吞食民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淤澱轉輸艱



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即為平陸三也欲治三患在選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今轉運使范子奇及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賈鑑望別擇人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兩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疆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奇也王巖叟亦言朝廷知河流為此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患也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敕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

治河通考

卷之六

不可不早為計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黃河湮之梓不可瘠漫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遏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蹙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齒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心腹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浚西路阻絕遠使進退不能朝以為憂七也非此七害委之

治河書

辛酉

可緩而未治可也且去歲之患也甚前歲今歲又甚焉則奈何河望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彦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議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蓋因其舊而脩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脩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使副限兩月同水官講議聞奏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今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測量得流分尺

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復以間說為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為宜仍於孫村濟治橫河舊堤止用逐婦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夫漸為之可也朝廷是其說

二年六月戊戌乃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

治河書

辛酉

不可不謹也今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幸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望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庠子三省樞密院奉事延和殿文彦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存謂今

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未甚知者賴先帝時封播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談險何禦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先犯關豈無黃河為阻況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盡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政正如頃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臣聞孔子論為政曰先有司今水官未嘗保明

治河要略

三十一

而先示決欲回河之旨他日敗事是使之得以藉口也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為患非一淤沿邊塘泊斷御河漕運失中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為患甚於今日故欲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為則令沿河踏行自恩魏

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溢脩築令入河身不開餘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乞收回成命詔書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轍大略言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稍橋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

治河要略

三十一

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析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析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河

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於厚宿麥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大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壤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扞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河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淺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關昌言黃河自小洪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收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稍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意所偏係不至回附以誤國計肇之言曰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

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早京東西淮南饑殍殍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脩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不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稍草先具將安施乎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即奏曰往者王今圖張問欲開引水發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既開掘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開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請以三年為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開塞回復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俞瑾等知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經歲未及毫釐庶事理終不可為故為大言又云若失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即永無回河之理臣等竊謂河流轉徙迺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

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舊堤一旦流勢改變審議
事理釀為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勢
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未無回河之
理也

四年正月癸未百祿等使回入對復言脩減水河
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
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四兩收買物料錢
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
東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
馬額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

治河考

四十一

南決口未報已亥乃詔罷河及脩減水河四月戊
午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
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濬蕪濁水入界河向
去淺濶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
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范百祿趙若
錫條畫以聞百祿等言臣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
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
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
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
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又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

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就下
行疾則自剗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
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
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
剗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
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
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
快之驗也塘濬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
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
冬寒水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

治河考

四十二

濶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為深憂
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
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
復何慮籍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
流援之手自古胡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
郡太原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濬界河
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
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闊加
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濶河尾安得直注
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過平壤灘慢

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
有剷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七月己巳相冀
州南宮等五埽充急詔撥提舉脩河司物料百萬
與之甲午都水監言河為中國患久矣自小異決
後汎濫未著河槽前後遺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
論以為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決南宮下埽去三
年決上埽今年決宗城中埽豈是北流可保無
虞以為大河則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為西
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要
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

治河要略

卷三

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紆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
溢向下包蓄不定雖欲不為東流之計不可得也
河勢未可全奪故為二股之策今相視新開第一
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河隄
第一口泄減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紆下流之患
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為之勢必欲經久遂
作二股仍較今所脩利害孰為輕重有司具析保
明以聞八月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夏秋之交暑
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常害
而李傑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為名欲發

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可
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而樂聞乎臣聞河道西行
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東今所報漲水出岸
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
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
然朝廷遂為之遣都水使者與兵功開河道進鋸
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
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急命有司徐觀水
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
紆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隄防壞決者第略加脩葺

治河要略

卷三

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
功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不過一月漲水既落則西
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水今已斷流
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是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
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
理上河議一編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為然
癸丑三省樞密院言繼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煩聖
慮太后曰訪之外議河水已東復故道矣乙丑李
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鋪放水入孫
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既更不須開洩

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決渲刷漸成港道見今已為二股約奪大河三分以東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為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既因擬撙東流脩全鋸牙當進增進一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開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脩河司從之

五年正月丁亥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無

治河總考

卷四

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之州縣未至受惠其後可緩北流方悍邊西之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今傾半天下之力專言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隄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脩治北流埽岸使一方均被側隱之恩二月己亥詔開脩減水河辛丑乃詔三省樞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曠闕遠宜權罷脩河戊申蘇轍言臣去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

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聯呼鼓舞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有四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為此勢難遽回既為聖鑒所臨要當速遷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為名權罷修黃河候今秋取責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聞命踴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為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

治河總考

卷五

巧為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為不便者此事是也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脩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脩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八月甲辰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暴漲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鋪決口水出於第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北

去年尤為深快頗減北流橫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稍加措置慮致斷絕即東流遂成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誤國事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北外丞司及李偉按視具合措置事連書以開九月中丞蘇轍言脩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乞速罷脩河司及檢舉六年四月庚子敕寬責李偉

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趙偁權河北轉運使偁素與安持等議不協官主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曰

節制無常

聖上

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為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為淵澤其狀可見况故道十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堤復脩宗城棄堤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關村河門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轉運司

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四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河北仍於衛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十月辛酉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節制無常

聖上

北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耳朝廷既以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徵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講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廷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切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

開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關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為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為說姑為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為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為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請進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清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關村宗城決口復行

治河導書

四六

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即建言近淮朝旨已堰斷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股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恩州界為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青洲口以東雞爪河分殺水勢呂大防以其與

已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時范純仁復為右相與蘇轍力以為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是時轉運使趙鼎深不以為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傅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京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關村河門脩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流已涇而上流橫潰為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堤為患竊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

治河導書

四九

其無害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巡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之乙亥呂大防罷相六月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開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勅非是換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

治河事

事

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外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稍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寸尺之效乃遷安持太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合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為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築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稍草

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場危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至寅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兩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為簽隄及去北岸嫩灘今河順直則無患矣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場危急剝塌堤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

治河事

事

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合屬官司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目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算自關村下至拷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隄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通還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關村下至海口補築新舊隄防增脩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等具所脩閉北流部役官等効力第以開然當時東流安

防未幾因繕瀕河多秋水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輸令還本土以就賑濟已酉安持又言隼朝有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脩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行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脩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脩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為回河之策及梁村

治河通考

卷三

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雖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闕村而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西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既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缺怯薄而闕村新堤亦恐未易技撓燕京城上流諸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預為經畫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

宗望監丞郭佑同北外監丞司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脩疏濬不致壅滯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平已開北流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買或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宜脩緝堤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仲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開口回河何用九年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

治河通考

卷三

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穴自為潛身之計非公心為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支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乞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朱光庭上疏曰河之所以可治朝廷難以遙度責在水官任職而已其所用物料所役兵夫水官既任責則朝廷自合應副將來成功則當不惜重賞設或敗事亦當必行重責伏乞朝廷指揮下脩河

司取責水官委實可以迴復大河結罪狀庶使身任其責以實從事不至朝廷有所過舉

范祖禹上疏曰臣聞周靈王之時敍洛水關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爲不可今大河豈敍洛之比又無王宮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之間以說秦令鑿經水爲渠溉田夫一以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不可勝言之害此乃西北二虜所奉也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

治河議事

五

超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速大必無可塞之理自古無有容易塞河之事乞以數路生民爲念以國家安危朝廷輕重爲急速賜指揮罷脩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飢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昨開第三第四鋪而第七鋪潰決殆非人意所料恐將來閉塞必有不測之患范純仁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情希好進行險生事於聖明無事之朝則必妄說利害觀朝廷舉事以求爵賞朝廷若輕信其言則民不安矣百姓久勞方賴

陛下安養不急之務不可遽興蒙陛下專遣范百禄趙君錫相度歸陳回河之害甚明尋蒙宸斷復詔大臣令速罷脩河司臣預奉行詔旨深以復見堯舜知人安民爲慶三兩月來却聞孫村有溢岸水自然東行議者以謂可因水勢以成大利朝廷遂捨向來范百禄趙君錫之議而復興回河之役臣觀今之舉動次第是用時不可失之說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難成雖成三五年間必有溢爲慮只且以河水東流之後增添兩岸堤防鋪分大設數多逐年防守之費所加數倍財用之耗蠹

治河議事

五

與生民之勞擾無有已時更望聖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預行回河之役逐年兩岸埽鋪防扞工費比之今日所增幾何及逐年致物於甚處辦則利害灼然可見利多害少尚觀稔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紹聖二年七月戊午詔公黃河州軍河防決溢並即申奏

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先脩閉各立城隍埽鎮壓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正夫三萬人其他夫

數令脩河官和准三月丁巳偉又乞於澶州之南大河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紓解大異口下注北京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末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青州縣共力救護隄岸辛丑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祐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

三年正月乙卯徽宗即佐鄭祐吳安持輩皆用登極大赦次第復中書舍人張商英繳奉祐等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又嘗論水官

治河考

五十六

非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三月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開水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

治河通考卷之七
議河治河考

宋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古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土口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遂引祗如元祐

治河考

五十七

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稍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隄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

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祗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為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為抑以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

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即由西路歷沁邈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于冀又北度河過遠來鎮及分遣

信通事

卷八十一

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况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脩直河以殺水勢

四年二月工部言乞脩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為正堤以支漲水較脩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沁邊塘濼萬一決溢為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五年二月詔

滑州繫浮橋於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堤

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脩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而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畢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震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為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二年五月遣上免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脩

信通事

卷九

築埽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池埽合起夫役嘗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堤埽合調春夫並依此例立為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濱河之民困於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青州獨流若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浸

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勸損城砦臣奉詔脩治堤防禦扞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過有損缺遂旋增脩即又至隳壞使與塘水相通於邊防非計也乞降旨脩葺從之三年八月詔沈純誠開撩免源在廣武埽對岸分減埽下漲水也

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不勞解拆大省歲費詔許稱賀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

治河集

卷一

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里餘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為馬頭又有中潭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為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後朝廷喜而從之

五年六月癸丑降德音于河北京東京西路其略曰鑿山釀渠循九河既道之迹為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後不踰時慮無術素人絕往來之阻地

無南北之殊靈祗懷柔黎庶呼舞春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鍤繁興新芻輶徒民亦勞止朕甚憫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庚辰御製橋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閒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若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深云八月乙亥都水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為患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之閒以就高

治河集

卷一

仰從之十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脩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脩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為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漫依山為梁天造地

錢威守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繫之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既成願申飭有司隨為隄防每遇漲水不輟巡視

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然一失隄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貼築固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揚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潭繫浮梁項緣北河淤澱一橋因此河項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脩北河如舊脩繫南北兩橋從之

重和元年三月己亥詔滑州濟州界萬年堤全籍林木固護堤岸其廣行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春以來河勢湍猛侵啗民田迫近州城止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雨廣武埽危急詔內侍土仍相度措置

宣和元年十二月開脩光源河并直河畢工降詔

獎諭

欽宗

靖康元年三月丁丑京西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濬河夫一萬八千緣連年不稔群盜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八千人



治河通考卷之八

議河治河考

元世祖

至元九年七月衛輝河決委都水監丞馬良弼與本路官同詣相視差水夫併力脩完之十七年遣使窮河源

成宗

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乃命河北河南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長河萬里四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

治河通考

肯大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洄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縣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十有餘步迅速東行得水舊漬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過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



溢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爲求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治河通考下

丘公大學衍義補曰河爲中原大害自古治之者未有能得上策者也蓋以河自星宿海發源東入中國踰萬里凡九折馬合華夷之水千流萬派以趨於海其源之來也遠矣其水之積也衆矣夫以萬川而歸於一壑所來之路孔多所收之門東隘而欲其不泛溢難矣况孟津以下地平土疏易爲衝決而移徙不常也我漢唐以來賈讓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雖非百世經久之長計然亦一時救弊之良方宜令河南藩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文所言者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東隘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

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暫時蘇息矣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詔免田租一年

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差官脩築計料合脩土堤二十五處共長三萬九千九百二十步總用葦四十萬四千束徑尺椿二萬四千七百二十株役夫七千九百二人

武宗

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決

溢千里蒙害浸城郭連室廬壞禾稼百姓已罹其毒然後訪求脩治之方而衆議紛紜互陳利害當事者疑惑不決必須上請朝省比至議定其害滋大所謂不預已然之弊大抵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緩觀之不足爲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涵又失導洩之方崩潰決溢可翹足而待近歲毫穎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遠慮失於規劃使陂澮悉爲陸地東至杞縣三义口播河爲三分殺其勢蓋亦有年往歲歸德永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义遂使三河之水合

爲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爲災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利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度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爲遠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今之所謂治水者徒而議論紛紜咸無良策水監之官既非精選知河之利害者百無一二雖每年累驛而至名爲巡河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則憺不知訪水勢之利病則非所習既無實才又不經練乃或妄興事端勞民動衆阻逆水性翻爲後患爲今之計莫若於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量存員數頗爲巡視謹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脩治以勞民者烏可同日而語哉

仁宗

延祐元年八月河南等處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汙池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司同相視可以疏開隄障比至泛溢先加脩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

梁路睢州諸處決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村計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脩築障水隄堰所擬不一宜委請行省官與本道憲司汴梁路都水分監官及州縣正官親歷按驗從長講議上自河陰下至陳州與拘該州縣官一同沿河相視開封縣小黃村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時故他處連年潰決各官公議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嘗聞大河自陽武胙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

治河通考下

五

有衝決強為閉塞正及農忙科椿稍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紀其弊多端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於常年以小黃村口分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最為低窪瀕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為拯救柰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患隣郡決上流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事難兩全當以小就大如免陳州差稅賑其饑民陳留通許太康縣被災之家休例取勘

賑恤其小黃村河口仍舊通疏外據脩築月隄并障水隄開河口別難議擬於是凡汴梁所轄州縣河隄或已脩治及當亟通與補築者條例具備五年正月河北河南道憲訪副使與屯言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潁兩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幾無數里儻值霖雨水溢倉卒何以防禦方今農隙宜為講究使水歸故道達於江淮不惟陳潁之民得遂其生竊恐將來浸灌汴城其害匪輕於是大司農下都水監移文汴梁分監脩治自六年二月十一日

治河通考下

六

興工至三月九日工畢總計北至槐疙疸兩舊堤廣十六步上廣四步高一丈六尺為一堤南至密務汴堤通長二十里二百四十三步初脩護城堤一道長七千四百四十三步下地脩堤東二十步外取上內河溝七處深淺高下闊狹不一計工二十五萬三千六百八十用夫八千四百五十三除風雨妨工三十日畢內疏水河溝南北闊二十步水深五尺河內脩堤底闊二十四步上廣八步高一丈五尺積十二萬尺取土稍遠四十尺為一一計三萬工用夫百人每步用大椿二計四十各長

一丈二尺徑四寸每步雜草千步計二萬每步登
椿四計八十各長八尺徑三寸水手二十木匠二
大船二艘梯鑊一副繩索車備

七年七月河決塔海莊東堤蘇村及七里寺等處
本省平章站馬赤親率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脩
築於至治元年正月興工脩隄岸四十六處該後
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四工凡用夫二萬
一千四百一十三人

文宗

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言魏家道口決卒未

治道考下

上

易脩先差補築磨子口朱從馬頭西舊隄工畢郝
承務又言魏家道口埽壩等村缺破隄堰累下椿
土衝洗不存若復閉築緣缺隄周圍皆泥淖人不
可居燕無取土之處又沛郡安樂等保去歲旱災
缺食難於差倩其不經水害民人先已遍差似難
重役如候秋涼水退倩夫脩理庶蘇民力今衝破
新舊隄七處共計用夫六千三百四人椿九百九
十葦箔一千三百二十草一萬六千五束六十尺
為一工度五十日可畢九月三日興工新馬頭孫
家道口障水隄堰又壞添差三千人與武城定陶

二縣分築又於本處初築月隄一道外有元料壩
頭魏家道口外隄未築候來春併工脩理

順帝

至正六年河決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
邪佞以崇陽抑陰不聽

九年冬脫脫既復為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
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及命集群
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難都漕運使賈魯昌言畢
當治先是魯嘗為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
被水郡邑具得脩擇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

治道考下

上

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一議脩築北
隄以制橫潰其用工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
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及是復以一策對脫脫
建其發策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
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
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
淺深博采輿論以講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
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
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
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及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

明日執政謂邊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
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邊曰腕可斷
議不可易遂出邁河間鹽運使議定乃薦魯于帝
大稱吉

十一年四月命魯為總治河防使是月二十二日
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
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婦諸堤成河乃復故道南匯
于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
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太學士其宣力諸臣
遷賞有差賜丞相脫世襲荅刺罕之號特命翰林
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
為河平之碑文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
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
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
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
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
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
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
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
以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

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
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
者以計闊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
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隄突則以殺其
怒治隄一也有翔築脩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
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
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
推捲牽制狸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水
用械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
缺口者已成川豁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
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
入故道之源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工之次第
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
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
里繼自黃陵岡至南北茅關生地十里口初受廣
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
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
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
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壘廣八十步深九
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三百八十步通折停廣

六十步深五尺專固黃固壘生地八里而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俾廣壘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一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璜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壘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壘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壘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璜店至楊家村接入故道壘生地十有三里六

治河通考

十一

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脩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初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樑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驚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稍築底廣

三十步脩高二丈其岸上土工脩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廣狹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脩舊隄高廣不等同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隄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脩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八步其脩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初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尺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脩入水兩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下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銜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絲大綯長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索而納之丁夫數人以

治河通考

十二

足踏實推捲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小人推梯推捲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猶大楸之上以漸絕之下水端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脩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大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捲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

治河要略

卷一

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懸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猶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脩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

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比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上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脩入水施土字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脩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脩疊埽臺增用白蘭小石并埽上及前游脩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

治河要略

卷一

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復高八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復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紉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脩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狹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

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脩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溢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有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綴繞上下今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

治河書下

十五

上流碇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樑上每絙或碇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復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腹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椿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健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頃吏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揭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蘭長稍雜以草

土等物隨宜填埽以繼之石船下請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後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後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脩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巨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脩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功尤難薄龍口喧狂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

治河書下

其

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壑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碇後攔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碇前攔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蘭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脩一隄抵已開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

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轤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蓰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復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復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沿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脩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

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脩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脩脩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葉結蒲葦雜草以求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簾十有七萬二千

小石二十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鏈三十有二鐵锚三百三十有四竹篦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秸扶椿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橋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費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知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懸賞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重饑云石人一隻眼跳動

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
如頽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
皆由賈魯治河之後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
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於晏安之習紀
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
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其後是徒以
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後天下之
亂詎無從而起乎故今具錄玄所記庶來者得以
詳焉

治河道考卷之九

議河治河考

諸儒總論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
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
匯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
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太伾而下則析為
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
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
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
失矣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兼文景富
庶之業而一穀子之微終不能塞付之無可奈何
而後已自魏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
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
馬頽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
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
不為害者千數百年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
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決以為之委
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盛哉時無異自宋

南渡時至今訖元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為當築隄起漕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乎則以為河之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脩治之

宋濂治河議曰北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

章政事

主

章政事名御史中丞李禮部尚書秦不花沉兩珪及白馬以祀又置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桑其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大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西合忽闕之水南會也里末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之東行又岐為九派也孫幹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束約行五百

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朶非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赤耳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關即提二地至哈刺別里亦與納鄰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

為二渠

主

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矜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致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沉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勢其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又為疏屯氏諸河河與入于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管陶及東郡金堤

泛濫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
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觀
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
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平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
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
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
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輒溺比
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于故道
然後道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
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
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
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此然而開闢之初洪
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財
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
決歸于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
能僭事者也漁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
深且遠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於上
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漁一人之言
也天下之公言也

丘公大學衍義補曰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

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
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
以隨之卹民惠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
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
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
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
為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淮海合一而清口又合沁
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循有所歸
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數雖
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
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
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博濟之境
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
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
南之境自滎陽京武由西迄東歷睢陽毫穎以迄
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
不顧與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
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眾疏塞並舉則
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成困弊然則為今

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為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為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眇之費而忘其所損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與夫難就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逞恤其

治河通考

主

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為愈也臣愚以為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况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焉可算之慶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車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稍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東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

之舊言之篤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觀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為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為河南淪沒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為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匯為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為波浪魚鼈之區可嘆也

治河通考

主

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棄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汗下之處條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壅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

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納不至於東臨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寧幸哉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為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為萬世計不顧一時為天下計不拘一方為萬民計不恤一人

治河要書

卷一

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哉臣亦以謂開封以南至於鳳陽每歲河水滄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孰多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指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直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闊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

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又

曰天下之為民害者非特一水也水之在天下非特一河也流者若江海之類瀦者若湖陂之屬或徙或決或溢或潰隄岸以之而崩泉源以之而涸沙土由是而淤畛域由是而決以蕩民居以壞民田皆能以為民害也然多在邊徼之墟寬闊之野曠僻之處利害相半或因害而得利或此害而彼利其所損有限其所災有特地勢有時而復人力易得而脩非若河之為河亘中原之地其所經行皆是富庶之鄉其所衝決皆是膏腴之產其為民害比諸其他尤大且久故特以民之害歸焉使凡有志於安民生興民利者知其害之有在隨諸所在而除之而視河以為囁焉

國朝大明會典

黃河發源載于元史其流至河南散漫泛溢至山東峻急衝決河防之法歷代有之正統十三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大決之口而決諸水徙

之入海景泰四年

命官塞之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金龍口筒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紅荊口并陳留通許二縣水俱淤淺復阻糧道命官塞之五年復決

命內臣及文武官往治又決張秋運河水盡入海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進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縣渦河會于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壩堰十餘并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堤二百餘里及脩南岸于家店岡瓦廂等處堤一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更名曰安平鎮又於河東置減水石壩下分五洞以洩水勢遇有淤塞損壞管河官隨時脩治

欽差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上疏言據布按二司議得夏邑縣白河一帶故道淤塞

下流衝漫見今城外已為受水之壑漸成巨浸若不急為濬治恐五六月之間河水勢湧其浸漫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但召募之夫一時費甚卒難齊集隨查管河道濬開開封等七府所屬州縣并汝州原派河夫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五名正為脩河而設相應起調濬築除彰德衛輝懷慶三府隔河連年災重河南府汝州寧遠俱免取用外開封府所屬除祥符縣衝要封立延津陽武原武四縣濬量准起調一半其餘許州等州陳留等縣與汝寧府所屬州縣并南陽府所屬裕州舞陽南陽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葉縣相離夏邑不遠查原派河夫盡數取用共二萬八十五名委官管領各照原議深閘里數立限二箇月完工彰德等三府并南陽府所屬未起河夫州縣行令管河道查照舊規追取曠役銀兩收貯聽用等因備呈到臣據此查得嘉靖六年間黃河北徙小浮橋旁枝湮塞自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等處奔潰四出茫無津畔徑趨沛縣漕河橫流昭陽湖東而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過坎則滯致淤運道三十餘里阻滯糧運該言官建白

勅命都御史盛 調集山東河南河北直隸四省丁夫開挑趙皮寨支河以殺上流水勢以保運道自蘭陽縣東北舊河身挑起經由儀封杞縣睢州寧陵縣歸德州直抵夏邑縣城南白河一帶二月工完巨細分流運道無阻但白河下流舊有胡家橋一座居民經行彼時河水通流前橋未拆至嘉靖十年八月內有重載客船二隻順流而下水勢洶湧撐挽不及撞沉橋下以致河口壅塞洪水四散橫流將夏邑等縣居民田廬淹沒嘉靖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臣入境撫臨該縣據軍民崔鑑等連名

治河要書

卷一

告稱縣南白河淤塞上自歸德州地名文家集起至永城縣止本縣田廬淹沒六十餘里寬二十餘里縣治週圍俱被水占柴米價貴民心驚惶恐今歲夏秋水發城池難保乞調河夫坐委官員將胡家橋拆毀濬通河身仍脩禦水大堤使水行地中民得安業等情已行委開封府推官張璠前去踏勘覆批守巡各道會議議稱白河原係黃河故道先經挑濬船筏通行嘉靖十年八月內黃河逆流日漸淤塞上自何家營下至胡家橋計四十餘里河身已成平地橋口不復流水散漫橫流淹沒民

田委與軍民崔鑑等所告推官張璠所呈相同依議調募丁夫三萬名委官管領分工挑濬勒限三箇月工完等因臣尤恐不的又委開封府知府顧鐸親詣踏勘呈稱原議夫數自胡家橋起工至何家營止共計六百工每工五十尺每尺夫一名共該夫三萬名刻限三箇月今查得歸德等州縣各先到夫役每一名分一尺自二月二十五日上工至三月初四日僅十日即完一半大約二十日可完一工議止用夫二萬名兩月工完等因該臣看得前項事體重大又經批行布按二司掌印官會

治河要書

卷一

議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儀看得嘉靖六年間黃河衝決致傷沛縣漕渠乃開濬趙皮寨白河一帶所以分殺水勢以保護運道以真安民居迄今纔及五年下流淤塞洪水奔潰四散彌漫淹沒田廬週圍六十餘里害及夏邑虞永等縣蓋彼時雖曾委官疏濬率多苟簡中有橋梁不行撤去河口窄狹弗能容納一遇阻礙遂爾橫流致有今日之患若不早為計處誠恐伏水一盛發泛溢尤甚近而夏邑等縣將為魚鼈之區遠而衆水併流全河獨下萬一衝決其害又有不可

勝言者譬之拯溺救焚不可時刻遲緩事干民瘼國計除臣等嚴督布按二司并守巡管河等官調集丁夫委管管領前去分工挑濬外緣係地方水患事理謹具題

知

嘉靖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叅都御史戴 上疏為備

陳黃河事宜以寬

聖慮事臣歷魚臺縣按視新隄工程及黃河水勢適新水泛漫兩涯無土工力難施乃捨舟陸行由金

治河要事

奉

鄉縣歷曹武入河南界開挑梁靖口通賈魯舊河開趙皮寨越汴梁抵孫家渡隨處分派丁夫督以官屬蓋欲疏濬上流分殺水勢徐為下流築塞之計乃放舟黃河中流遍觀大名等府舊壘決處返棹曹單循魚臺出沙河驛泊雞鳴臺往來魚沛間督築新堤決口時已六月盡聞矣臣竊伏自念頃者黃河變遷運道阻患

陛下日夕憂勤乃用言官議不以臣愚不肖謬承其任臣圖報無方不敢愛死雖瘁暑馳驅豈敢辭勞即今各處工程雖未報功而始終本末已得梗概

用敢預先上陳庶幾少寬

陛下宵旰之憂亦臣區區犬馬之微誠也臣初受任時訪求士大夫及道途來往皆以魚臺水勢洶洶似不可為乃今觀之殊有未然夫天下之事可以遙斷者理而不可遙定者形故耳聞不如目見意料不如身親今議者欲尋故道而不知故道之未可盡復欲除近患而不知近患之未可亟去臣請終言其說夫黃河遷徙自古不常今北自天津南至豐沛無尺寸地無黃河故道其在當時無不受其害者古今言治河者俱無上策唯漢賈讓言不

治河要事

奉

與河爭尺寸之地先儒韙之以為至論今必求河之故道則禹貢時九河乃在河間滄定間隋引河水入汴南達江淮又引河鑿渠比通汝郡今涿水路絕惟淮流如故然已非向者之舊漢唐皆都關中不惜河水之用來以都汴切近河災其防河與防北寇彌費差等然自始迄終河患莫絕我

朝定鼎燕都一切漕運取給東南自淮達徐皆藉河水之力往年河入豐沛沽頭上下諸閘皆廢而舟楫返利今年天旱不雨運道幾涸濟寧以南若魚臺之水則漕舟非旬月可至此河水不可無之

明驗也臣到河南見河東北岸比西南低下不啻四五尺若引而決之由東平張秋入海為力甚易魚臺之水涸可立待然中梗運道東充以下必皆阨塞故

國家立法盡三省之力自開封府筒瓦廂以至考城縣流通集等處防守東北岸如防盜賊意固有在然猶未也又必如議者之說地道變遷九河可復由鄭衛滄景以至天津入海庶幾河患永絕然恐徐淮以下一帶皆涸尤不可之大者也昔者禹治九河不過達海而止古今以行所無事稱之今欲

治河之患而又欲借以濟吾用使禹復治必不用

主

往日之法矣臣所謂故道之不可盡復者此也河水所至必為民患今不暇遠舉且如弘治年間河溢曹單淹沒一二十年至正德年間河徙豐沛而後曹單之患息又一二十年至前年夏秋復徙魚臺而後豐沛之患息今飛雲橋路絕高過平地又純是淤沙人力難施決無復通之理縱使復通不過移魚臺之患於豐沛是一患未除而一患復生也夫河水驟至名曰天災人猶嗷嗷今此沛之民方且息肩又欲引水而灌注之民其謂何昔宋神

宗時河決滄景司馬光議棄北流而治東流以俟二三年河流深廣然後徐議神宗曰東北流之患孰為重輕光曰兩地皆吾赤子然北流已殘破而東流尚完議者以神宗所問有君人之度而司馬光所見得權時之宜援古酌今何以異此臣所謂近患之未可亟去者此也臣歷考河志洪武元年河決舊曹州自雙河口入魚臺縣

太祖高皇帝用兵累晉間使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以通運道後因河口壅淤乃脩師家莊石佛諸閘又開濟寧州西耐牢坡接引曹鄆黃河水

治河書

宋

以通梁晉之粟永樂九年

太宗文皇帝復命刑部侍郎金純看視河勢發河南運木丁夫開濬故道自開封引水復入魚臺塌場口出穀亭北十里以脩

太祖時故事今所謂永通廣運二閘是也由此言之則魚臺乃河之故道議者偶未之考耳為今之計欲治魚臺之患必先治魚臺所以致患之本欲治魚臺致患之本必委魚臺以為受水之地蓋河之東北岸與運道為鄰惟有西南流一由孫家渡出壽州一由渦河出懷遠一由趙皮寨出桃源一由

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而以全河南奔故豐沛曹單魚臺以次受害今不治其本而欲急除魚臺之患臣恐魚臺之患不在豐沛必在曹單間矣然臣所以欲暫委魚臺而不治者其說有三其策亦有三大治本者先正其本游流者先導其源上源既分則下流自殺其說一也臣初到魚臺夏麥已收新水適至被水之鄉已為棄地縱欲耕種須待明年今雖不治民不大病其說二也河流既久將自成渠因而導之當易為力既免勞費無益之憂且無東奔西突之患其說三也五月

治河要略

卷一

二十二日臣已將梁靖口開通賈魯河六月初五日又將趙皮寨加闊深廣但魚臺之功未完以此未敢具奏惟孫家渡雖已挑通而行水尚少方議開濬渦河一道議者以中經

祖陵未敢輕舉今山陝巨商往來汴梁者皆由小浮橋直汴梁靖口趙皮寨河口舊止五十餘步今已闊一里許下流不能容乃至漫入夏邑此二河皆上年所未有之事大約河勢已殺十之三四然魚臺之水所以未即消者以前人議築新隄橫亘其東無所於洩故也臣初到時即已病之今議於新

隄開設水門數處使入昭陽湖及盛應期所挑新河出金溝留城境山庶幾兩岸之水可以少平然一時木石俱難卒辦聊以樁基權宜應變而已候秋水稍落之後另議興工魚臺之水雖多然皆泛漫實未成河其趙皮寨與開封府筒瓦廟大名府杜勝集等處相對梁靖口與曹州娘娘廟考城縣流通集等處相對臣已預戒官夫重加捲埽乘此魚臺之水下壅之時逼之使西南流一策也二河既通孫家渡冬月可完雖渦河一道方在別議然以其一出魚臺四道並行其勢已弱則所來之水

治河要略

卷一

友足以濟吾運道之不足如往年河出豐沛沽頭上下諸聞不事啓閉而舟楫通利一策也萬一溢出穀亭以北則候其河流漸深河渠漸廣因而通塌場口故道今永通廣運二閘俱存開夫編設如故嘉靖六七年間曾因大水糧運皆由此行比與濟寧諸閘近便甚多此可以復

國初之舊又何患焉一策也夫有前三說并此三策故臣斷然以費讓司馬光之言為可行然臣私憂過計黃河變遷自古不常以臣之愚豈能遠料於三策之中俱審觀事勢為今之計不過如此萬一

此後果如愚慮出臣而策則河有西南之漸永無運道之虞固其上也出臣後策則惜此河水之力足資運道之利亦其次也臣材識迂疎不逮前人而又承此久殘極弊之餘東馳西驅奔救未及伏望

陛下鑒臣愚慮察臣愚忠不棄芻言不惑流議特與密勿大臣參議可否使臣得以一意從事庶幾

少畢犬馬之力以報

陛下知遇之恩尤望

陛下少寬南顧之憂以享和平之福臣不勝悵悵願

望候命之至

治河要書 主 一

嘉靖十一年 月

治河通考卷之十
理河職官考

有虞氏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常之職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來禹降水土微子成允成功惟汝賢

初秦漢有都水長丞主陂塘灌漑保守河渠自太常少府及三輔皆有其官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都以領之至漢哀帝省使者官至東京凡都水皆罷之併罷河隄謁者

漢成帝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王延世為河隄使者三十六日隄成賜延世爵關內侯

哀帝初平當為鉅鹿太守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為騎都尉領河隄

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臺有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部而河隄為都水官屬江左省河隄

梁改都水使者為大舟卿位視中書郎卿之最末者主舟航河隄陳國之後魏初皆有水衡都尉及河

隄謁者都水使者官

隋煬帝河渠署置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唐玄宗

開元十六年以宇文融充九河使

晉

天福二年九月判詳定院梁文矩奏以前汴州陽

武縣主簿左墀進策十七條可行者四其一請於

黃河夾岸仍防秋水暴漲差上戶充堤長一年一

替委本縣令十日一巡如怯弱處不早處官旋令

脩補致臨時偷決有害秋苗既失王租俱為墮事

古河考下

里

堤長處死縣令勒停勅曰脩葺河岸深護田農每

歲差堤長檢巡深為濟要逐旬遣縣令看行稍恐

煩勞堤長可差縣令宜止四月詔曰近年以來大

河頻決漂盪人戶妨廢農桑言念蒸黎因茲凋弊

凡居牧皆委山河既在封巡所宜專功起今後宜

令沿河廣晉開封府尹逐處觀察防禦使刺史等

並兼河隄使名額任便差選職員分壁勾當有堤

堰薄怯水勢衝注處預先計度不得臨時失於防

護

周

顯德二年三月壬午李穀治河堤回見先是河水

自楊劉北至博州界一百二十里連歲潰東岸而

為派者十有二焉後雁為大澤漫漫數百里又東

北壞古堤而出注齊棧淄青至于海涇壞民廩舍

占民良田殆不可勝計流民但牧野耕捕魚而食

朝廷連年命使視之無敢議其功者帝嗟東民之

病故命輔相親督其事凡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罷

宋太祖

乾德五年正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潭滑孟濮齊淄

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

古河考下

里

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

開寶五年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為民患

故署使職以總領馬宜委官聯佐治其事目今開

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

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

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

團練使曹翰護其役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遣左衛大將軍李崇

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棣棣行水勢三年正月命使

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滑州靈河縣河塞
決上命西關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

七年河大漲詔發前承吉劉吉馳往固之

八年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常憂之巡樞密直學士

張齊賢奏傳詣白馬津用大牢加璧以祭十二月

滑州言決河塞群臣稱賀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乃發卒五萬以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

白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未幾役成

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婦使臣經

治河考下

聖一

度行視河堤勿致壞墮違者當寘之法

五年正月帝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

鑿河開渠

真宗

咸平三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交代知州

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

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

仁宗

天聖五年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

至和二年以知澶州事李璋為總管運使周沆

權同知澶州內侍都知鄧保吉為鈐轄殿中丞李

仲昌提舉河渠內殿承制張懷恩為都監而保吉

不行以內侍押班王從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

施昌言總領其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勾

當河渠事楊維同脩河決

嘉祐元年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

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子國姓御名有

嫌而大興鋪斫非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

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

治河考下

聖一

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乃坐取河材為器懷

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章以下再謫蔡

挺奪官勒停仲昌垂子也

熙寧元年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侍省

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

塔二股利害

六年四月始置疏濬黃河司差范子淵都大提舉

李公義為之屬詳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

工匠皆取之諸婦官吏奉給視都水司監丞司行

哲宗

移與監司敵愾

元祐元年九月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開行河

四年復置脩河司

五年罷脩河司及檢舉

七年四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東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河北仍於御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

元符三年以張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專功提舉河事七月詔商英毋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并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

治河通考

五

政和五年置提舉脩築永橋所以開河官吏令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都水孟昌齡遷工部侍郎十月申書省言冀州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詔以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乙亥臣僚言願申飭有司以月繼月水向著隨為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潛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

七年六月都水使者孟揚言裕措置開脩北河如舊脩築南北兩橋九月丁未詔揚專一措置而令河陽守臣王序為辦錢糧督其工料

重和元年秋兩廣武埽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

置

宣和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脩築三山東橋凡後計十五萬七千八百今果經漲水無虞詔因橋壞失職降秩者俱復之楊日正議大夫轉正奉大夫

欽宗

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隄防之功多張稍椿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

治河通考

五

內侍王仍為之與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田大河之勢頻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為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敘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興一役乾沒無數省部御史莫能鈎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誅寬昌齡父子無以詔示天下望籍其姦賊以正典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官觀楊揆依舊權領都水監職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鈎考簿書

發其姦賊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楊揆與中奉大夫
初宋都水監判監事一人以員外郎以上充同判
監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丞二人主簿一人並以京
朝官充掌內外河渠堤堰之事輪遣丞一人出外
治河埽之事或一歲再歲而罷其間有諳知水政
武至三年者置蜀州澶州號曰外監寺司押司官
一人元豐八年詔提舉汴河堤岸司隸本監先是
導洛入汴專置堤岸司至是歸之都水司元祐時
詔南北外都水丞並以三年為任七年方議四河
流乃詔河北京西漕臣及開封府界提點各兼南
北外都水事宜和三年詔罷南北外都水丞司依
元豐法通差文武官一員四年臣僚言都水監因
恩州脩河舉辟文武官至百二十餘員被牒家居
不省所領何事皆乘傳給券第功希賞詔除正官
十一員外餘並罷所隸者東京四排岸司監官各
以京朝官開門祗候以上及三班使臣充掌水運
網船輸納雇直之事汴河上下鎖蔡河上下鎖各
監官一人以三班使臣充掌葺舟船木筏之事天
下堰總三十一監官各一人渡總六十五監官各
一人皆以京朝官三班使臣充亦有以本處監當

兼掌者

元世祖

至元九年七月衛輝河決委都水監丞馬良弼與
本路官同詣相視脩完之

成宗

大德二年秋七月河決漂歸德遣尚書那懷御史
劉賡等塞之

武宗

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於汴梁
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

治河考下

文

量存員數頻為巡視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於是
省令都水監議黃河泛漲止是一事難與會通河
為比先為御河添官降印兼提點黃河若使專一
分監在彼則有妨御河公事况黃河已有拘該有
司正官提調自今莫若分監官吏以十月往與各
處官司巡視缺破會計工物督治比年終完來春
分監新官至則一一交割然後代還庶不相誤工
部議黃河為害難同餘水欲為經遠之計非用通
知古今水利之人專任其事終無補益河南憲司
所言詳悉今都水監別無他見止依舊例議擬未

當如量設官精選廉幹奉公深知地形水勢者專任河防之職往來巡視以特疏塞庶可除害省事令都水分監官專治河患任滿交代

仁宗

延祐元年八月河南行中書省奏太常丞郭奉政前都水監丞邊承務都水監卿朶兒只河南行省石右丞本道廉訪副使帖木赤汴梁判官張承直上自河陰下至陳州與拘該州縣官一同沿河相視

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賈魯以工部尚

治河事

卷一

書為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粟節度便益興繕

國朝或以工部尚書侍郎侯伯都督提督運河自濟寧分南北界或差左右通政少卿或都水司屬分理又遣監察御史錦水衛千戶等官巡視其沿運河之閘泉及徐州呂梁二洪皆差官管理或以御史或以郎中或以河南按察司官後皆革去而止設主事三年一代然俱為漕運之河不為黃河也

唯總督河道大臣則兼理南北直隸河南山東等

處黃河亦以黃河之利害與運河關也總督之名

自成化弘治間始或以工部侍郎或以都御史常

於濟寧駐劄其河南山東二省巡撫都御史則墾

書所載河道為重務又二省各設按察司副使一

員專理河道山東者則以曹濮兵備帶管其巡視

南北運河御史亦以各巡鹽御史兼之不別差也

成化十年令九漕河事悉聽專掌官區處他官不

得侵越凡所徵椿草并折徵銀錢備河道之用者

毋得以別事擅支凡府州縣添設通判判官主簿

治河事

卷一

開闢官專理河防不許別委凡府州縣管河及開

墾官有犯行巡河御史等官問理別項上司不得

徑自提問

弘治二年河徙為二傷及運道擢浙江左布政使

劉大夏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脩治功不卒就六

年河決張秋乃復

命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治分屬方面憲

臣河南按察司副使張鼎等各統所屬兵民夫匠

築塞濬歸工畢

賜李興祿米歲二十四石加陳銳太保兼太子太傅

祿米歲二百石進劉大夏右都御史理院事及諸

方面官有功者進秩增俸有差

正德四年九月河決曹縣坦家口

勅命工部左侍郎崔巖會同巡撫處脩治八月蘇以母喪去更

命本部右侍郎李代之督工方面參政史學等與

工至十一月終以寒凍放次年正月復舉二月中旬工將就緒適值流賊駐

命停止侍郎李撤取回京

正德七年

勅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恒總理河道愷擢兵部

侍郎掌通政司事回京整在曹州等處兵備兼理

河道山東按察司副使吳保督同曹州知州吳瓚

濟寧州同知賈存哲往來巡視祭告河神獲完達

撫按請大臣總理擢巡撫御御史趙璜為工部右

侍郎仍兼憲職總理其事請充州府添設同知

大名府添設通判曹縣城以東明長垣各設主簿

一員專事河防璜具工完如未繪圖以

聞值邊警改

整飭五隸永平等處武備

漢河隄謁者箴

崔瑗撰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禹山川導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為砥柱率彼河澨大陸既礪播于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異宅乃州澹菑澌滅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汨壘決金隄瓠子潏潏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治河通考卷之十終

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 為會計預

備嘉靖十四年河患事照得黃河一帶每年九月

已盡例該會計明年應修工程并合用物料人夫

各該管河副使等官同該道守巡官帶同該府知府

十月內各到一門所公司相勘自今年十月初一日

起至明年十月終止逐一會計其缺口議塞其壩

岸該築或添設遙堤或添開支河該支橋草舍膠

人大物料各數目議處預備係是動年舊規但所

勘應幫應築堤岸應濬應開河道工程未見明開

堤岸應幫者原有舊基若干里至高閣今幫高閣

各若干其創築者止開長若干里至丈尺根頂各

闊若干高若干不見估計每夫一名每一日可築

堤岸各若干方廣若干高厚尺寸為一工河道應

濬者不開亦有河身若干里深廣今濬深廣各若

若干其創開者亦止開長若干里底面各廣若干深

若干亦不見估計每夫一名每一日可開可濬若

干深廣尺寸為一工止是總計大約用人夫若干

名做工幾個月可完朦朧估勘以致在河南者則

冒領官銀動以數千百計至有一官而領銀萬兩

者所費曾不及十之三四餘銀任意侵剋在山東

直隸者則起調人夫動以數千百計所役亦不過

十之三四餘夫或任意賣放或利其途曠却追工

銀任意私收止以畸零送官貯庫避掩搪塞其夫

役又多係積年已斃光棍延引日月用肯用力奔

杵等項器具又多不如法工畢之後止以虛文報

完上下即云了事管河各官既不親詣亦不差官

驗看堅否以故所築堤岸多是虛土虛沙填委止

於兩傍頂面築累成堤以致水漲即爾衝決且即

於堤根近處取土成坑以致內水侵沒即爾傾圮

其所挑所濬河道泥沙即就近堆於臨河兩岸以

致雨水一經仍歸河內是以頻年所費財力不可

彈計而實效全無年復一年曷有紀極間有能幹

委官修濬如法者亦不過十之一二本院循行廣

棄已數千里所閱亦難悉數深切痛心除杞縣縣

丞劉時義祥符縣主簿王應奎等已經犖問外必

須立法勘估先行計定工程方與支銀調夫猶賴

管河各道各官協力同心相與圖回方克有濟為

此仰抄案回道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

即便備呈

撫按衙門公同該道守巡等官帶同開封府知府

并府州縣各管河官員依期前到河所各帶水平
算手公同估勘會計堤岸應辦者要見原有舊堤
若干里至高關今幫根開若干頂開若干增高若
干創築者要見長若干里至根開若干頂開若干
高若干每夫一名每日一築方廣一丈就近四五
十步外取土者高七寸為一工八九十步百步外
取土者高六寸取土遠甚及去沙取土高五寸為
一工仍將一丈計該若干工然後通計長若干丈
通該若干工河道應濬者要見原有舊河若干里
至深廣今濬深廣各若干應創開者要見長若干

水利事宜下

五十五

里至底面各廣若干深若干每夫一名每一日開
方廣一丈深一尺為一工濬河泥水相半者量減
三之一全係水中撈濬者折半算工其取土登岸
就築堤者則深六寸為一工亦將一丈計該若干
工然後通計若干工其缺口壩岸等項悉照此例
估勘及緊要受衝去處合用靠山順邊牛尾魚鱗
截河土牛等埽各若干大約該辦椿草蘇麻柳稍
蒿草等項各若干柳稍椿草應否或買或採椿草
蘇麻各除夫役該辦外其餘應否添買人夫通用
若干分定某州縣各若干此外應否添派一備

細開呈以憑酌施行大約每夫一名春日二
初一起至四月終止秋八月初一起至十月終
止共用工六箇月內每月仍除風雨休息五日春
秋共做實工一百五十日五月至七月則專備
河漲捲埽及修補緊急工程十二月擇柳正月
柳在河南者則預計該修工程先儘優夫外餘將
附近州縣河夫預派存留刻期調撥銀隨夫上
工其餘州縣方行解銀走道發府貯庫以備緊急
大工顧後在直隸山東者知該做工程數少則先
儘附近州縣人夫調用其餘隔遠州縣人夫存留

水利事宜

五十六

追收曠工銀每月照例六錢貯庫做工不及六月
者照例追收工有定銀夫有定役而勞逸適均矣
其諸程式凡幫堤止其堤裏一面幫築恐堤外新
土水易衝嚙凡創築必擇地形高阜土脉堅實者
為堤根凡取土必擇實好土毋用浮雜沙泥必
於數十步外不拘官田平地取尺許毋深取成
坑致妨耕種毋仍近堤成溝致內水浸沒必用新
製石夯每土一層用夯密築一遍次石杵次鉄尖
杵各築一遍覆用夯平凡開河濬河泥沙必於
河岸四五十步外地內平鋪毋仍隨河致遇雨水

仍歸河內就築堤者亦須遠河二三十步凡河面
須寬俾水漲能容河底湍狹而深形如鍋底俾水
由地中不致散漫淤塞凡夫役必畫地分工必各
州各縣內仍分各鄉各里俾同聚處遊者即本鄉
本里眾為代役而倍青償其直必將終去方纔撥
醫隨工過疾治癒每役五日即與休息一日如有
風雨即准休息毋妨用工毋容光棍在內管河府
官不時親閱稽考工完仍逐段橫挖驗勘仍呈管
河該道或親詣或委掌印官亦逐段橫挖測驗不
如法者管工官坐贓問罪痛責枷號即提原夫重

治河事宜

五十一

計開

一曰臥柳

凡春初築堤每用土一層即於堤內外兩
邊各橫鋪如銅錢拳指大柳條一層每
一小尺許一枝不許稀疏土內橫鋪二
小尺餘不許短淺土面即二小寸不

許留長自堤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

凡舊堤及新堤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
俟春初用小引柳於堤內外自根至頂
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
許即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
止留二小寸

三口編柳

凡近河數里緊要處不分新舊堤岸俱
用柳椿如雞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柳

治河事宜

五十二

先從堤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
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柳臥栽
一層亦內留二尺外二三寸却用柳條
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雞法內用土築
實平滿又臥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
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
即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
五寸仍用引柳密栽柳椿一層亦栽臥
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堤
高一丈則依此栽十層即平矣

以上三法皆專為固護堤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稠密名為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稍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而少草稀歷闕舊堤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勿可輕忽前法運河黃河通用

四曰深柳

前三法止可護堤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堤之水亦難矣凡離河數里及觀河勢將衝之處堤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

治河書卷一

李元

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長一丈六尺長二丈五等鉄裹引標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二丈許然後將勁直帶稍柳枝如根稍俱大者為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上儘枝稍長餘二丈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稍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

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稍長茂將來河水衝噬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稍草埽土不猶愈於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本院嘗於睢州見有臨河四方土墩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農家舊圃四圍柳株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況深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週遭已成深淵而柳樹植立略不為動益信前法可行凡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為子孫不拔之計即可望成效將來捲埽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知其為父老士著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機械之有為也凡目今捲埽斧刃堤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審思為行共圖實效勉之勉之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緊要處亦可用

五曰浸柳

治河書卷一

李元

凡波水漫流去處難以築堤惟沿河兩岸
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
畏淹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
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
次數年之後不暇人力自成巨堤矣如
沿河居民各照地界自築一二尺餘矮
水小堤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
年間堤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為效
甚大掌印管河等官務宜著實舉行黃
河用之

沿河事宜下

卷十一

六曰高柳

照常於堤內外用龐大長柳椿成行栽植
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堤面栽
植以便捧挽

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上疏為
議處黃河大計事切惟天下之事利與害而已矣
去其害則利可興也臣欽奉

勅諭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堤并
各該堤岸應修築者亦要著實用工修築高厚以
為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
度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
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久近
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勅內該載未盡
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欽此

沿河事宜下

卷十一

欽遵臣未嘗得黃河發源具載史傳今不敢煩瀆姑
自寧夏為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
間兩岸比直高山石麓黃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
患及過洛陽關壺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衍
土少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蕪之各處小水
皆趨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於洛陽河內之
境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無高下之分水無傾
瀉之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至入開封地界而
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况又接南
比直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

入於河者愈多淤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弊也今之論黃河者惟言其瀰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為不可治此蓋以河視河而未耳以理視河也夫以河視河則河大而難治以理視河則河易而可為瀰漫之勢蓋因夏秋雨多而各處之水皆歸於河水多河小不能容納遂至瀰漫然亦不過旬日至於春冬則鮮矣是則瀰漫者不得已也水之變也豈其常性哉至於所謂神水者尤為無據其故何耶蓋以黃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今日淤之明日淤之今歲淤之明年淤之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然水性就下必於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小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疎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瀰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頃刻奔潰盡瀉千里遂成河道近日蘭陽縣父老謂黃河未徙之先數年城中井水已是黃水足為證驗故人徒見其壹時之遷徙而不見其累歲之浸灌乃以為神無足怪也為照河南山東及南

北直隸陳州府所管地方多不過百里少則四五十里若使各該州縣各造船隻各置鐵扒并失鐵鋤每遇淤淺即用人夫在船扒濬若是土硬則用尖鋤使泥沙與水並行既無淤塞之患自少衝決之虞用力甚少成功甚多且黃河水既湍急而泥沙則又易起更有船隻則人夫不惟免涉水之苦而風雨可蔽宿食有所是修河之智而寓愛民之仁推而言之其利甚博若夫瀰漫之勢殆不能免所可自盡者則在築堤防患不與水爭地耳或護城池或護耕種使得遂其安養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水患將臣所奏特

勅該部再行查議聽臣督同河南山東并南北直隸管河按察司副使張齡等備查所管黃河州縣河道地里遠近動支河道銀兩酌量數目打造上中下三等船隻置造大小鐵扒鐵鋤分發各該管河官收領遇有特常小淤或先年舊淤或因瀰漫勢後河道新淤即便督率人夫撐駕船隻量水之深淺用船之大小量船之大小載人之多寡用心扒濬堅硬去處則用鐵鋤伴泥沙隨水而去河道為之通流風雨散於斯宿食在於斯至於捲婦去處

卽係水流傾瀉之地傾於此者必淤於彼壹體扒濬使水歸於中流則傾瀉之患漸弭矣無照黃河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垣曹蕭等縣流入徐州以年自趙皮寨南堤由蘭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卽今水患頗大亦聽臣督行管河道董以令各該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官員調用人夫或將河道銀兩雇募各修築高厚堅固堤岸并扒濬河道務使淤塞開除自無衝決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淹沒之虞其舊黃河

旨

嘉靖拾伍年肆月貳拾伍日

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詹上疏爲議復管河官員以便河道事據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曹濮等處兵備兼管河道副使張九叙呈據曹縣管河主簿劉維松呈稱查得正德十一年添設兗州府管河同知一員駐劄曹縣專理曹城金單等處一帶黃河城武縣添設管河主簿一員駐劄河所管理工程嘉靖九年將城武縣管河主簿改設單縣駐劄十五年黃河南徙曹單等縣俱無河患十七年蒙總理河道于都御史題奉欽依將本府管河同知并單縣管河主簿裁革行令管泉同知兼理若黃河北徙聽該府掌印并管河官具實申報以憑具奏復設等因除欽遵外今照黃河自嘉靖二十二年北徙復入舊河山東河患上自河南趙遠莊下至歸德府界王家林止計長五十餘里一帶河水盛行趨衝東岸每年脩築工役無停嘉靖二十四年會決順河集堤堵塞訖二十五年復又決開目今河勢漸東離大堤止有三百餘步見今幫築工程至緊天役數千錢糧數萬所取隔別州縣人夫徃往逃竄切照卑職官卑職小行文催取每每推調

停閣以致河政廢弛前項裁革官員似應照舊復設緣由到道爲照黃河今復北徙役使人夫牧支錢糧動經數萬捲帙打攔歲無虛日各項事務不減於昔止有曹縣主簿一員勢力不能督責其原革兗州府管河同知一員照縣管河主簿一員相應查復庶河工有所責成等因具呈到臣查得嘉靖十七年八月初十日准工部咨爲酌處冗官以省財費事該總理河道都御史于湛題據山東兗州府申准本府知府陳仲錄關查得本府舊設管河同知一員駐劄曹縣專理曹金等縣一帶黃河管泉同知一員在府隨住專管泗水等縣泉源管河通判一員駐劄張秋專管濟寧魚臺等州縣一帶運河今黃河南徙曹縣等縣俱無河患數年以來地方安堵前項管河同知似涉虛曠題奉欽依將原設管理黃河同知暫行裁革行令管泉同知帶管待後黃河如果北徙聽該府掌印及管河官具實申報以憑具奏復設等因及查兗州府單縣直隸徐州豐縣各原設管河主簿亦該本官具

奏裁革訖隨該臣行據兗州府申蒙臣案駁前事

行該府掌印官會同管泉同知裁撤將前項管理黃河官員從長計議應否復設管河同知一員惟復即令戴棟專管黃河其泉源事務煩簡或令該府清軍同知帶管就令戴棟專在曹縣地方駐劄庶官不添設事有責成議處傳當申來以憑施行等因到府備關本府管泉兼理黃河同知戴棟議得黃河自古改遷不常正德年來經流曹單等縣橫奔爲患雖委府州縣掌印佐貳等官倩夫脩堤防禦各官原非職守更代無時況其動支錢糧等項缺官總理所以正德十一年間添設本府管河同知一員駐劄曹縣專理其事後因黃河漸次南徙此官空閒嘉靖十七年題奉欽依准行本府管泉同知兼理黃河堤岸等項將管河同知暫行裁革訖嘉靖二十二年以來黃河復又北徙即今大水盛流滿岸若遇伏秋水發其勢尤爲悞急不可一時缺官督夫防守若擬本職管河仍兼管泉又恐往來督理一時卒難周徧若將管泉政務行令清軍同知帶管但所管府屬二十七州縣逋逃軍匠每年清勾巡行亦無虛日恐難兼理等因備關本府知府曹章議得運河一帶水

淺土疎實資利於泉源而每遇黃河徙決則奔衝之害至大先年脩河衙門議設管泉同知以興其利又設管河同知以遏其害無非先事預防之法後因黃河南徙

奏將管河同知裁減而沿河堤岸樹株即令管泉同知帶管俱係節省冗食之意非無故因革惜小悞大也今該同知戴梗勘稱近年以來黃河日漸北徙則將來脩堤障禦之務必須專官整理所據管河同知員缺委應照舊銓補至於各處泉源先年侵占於小民而溝崖壅滯以致派流淺澀所以重

治河通考下

四七一

設本府同知一員督率州縣官不時疏濬但近來查理已清源委已達樹株之根據已固堤崖之脩築已完況有管泉主事督率於止各州縣看泉官老防守於下中間管泉同知不過月朔取各官老結狀而已通無勞於巡視似為冗員所宜裁革向因帶管黃河所以不敢申議今蒙案查前因理合詳擬回報合無准申轉

奏乞行吏部將本府管泉兼理管河同知改作管河同知專在曹縣駐劄巡視黃河相時堤防以護運道以後除授就於文憑內除去管泉字樣以便遵

行其原管泉事務徑行各處有泉州縣掌印官督令管泉官老不時脩濬如遇數年之內僅有大水衝決泉渠應該大用工力脩濬乞行令本府專委所屬州縣有識見風力官員暫時前去調度脩理事完即止其各州縣掌印官敢有延悞泉政即行叅提治罪庶地方無冗員之費漕河無廢事之憂等因議申到臣據此查先為會計預備河患事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內該臣行據副使張九叙呈稱會同分守東兗道右叅議吳嘉會分巡東兗道僉事楊時秀議照黃河李景高口原挑東行支河

東治河通考下

四七一

山東地方五十餘里每年舊規會計督夫挑濬淤淺接濟徐呂二洪糧運今勘得緊要處高家莊至鹽家道口計長七里司家道口東大堤自娘娘廟曹家集等處至河南商丘縣凌家莊計長五十八里零一十二丈武家莊衝決堤口長五十五丈各應該脩築堤岸鋪舍捲造靠山廟邊牛尾魚鱗截河逼水等埽合用人夫四千五百五十三名買辦穀草柳稍椿木棘麻共用銀一千四百兩開款會計呈報到臣隨經批行各道嚴督各該州縣掌印官河并各委官率領人夫協力挑築刻期告成

外本年二月內臣因黃河北徙開墾重大親歷曹縣考城一帶河道相度利害次第施工三月十四日據副使張九叙呈為查勘改挑支河以保堤岸以省財費事內稱馮家莊東秤鈞一灣約有八里餘今勘得對過自河南朱家樓至曹家莊長五里丈應該挑濬支河一道分殺水勢緣由到臣又該臣行令作速挑濬完報四月初五日因單縣妖賊猖獗調掣壯夫四千餘名協助勦賊五月十九日又興工挑挖續據曹縣申報六月初一日河工約有九分尚有下口一分未曾挑盡本日夜偶起暴風河水驟長二尺三寸將前未挑工程衝擊成河見今舟楫往來緣由到臣本月十二等日又據歸德府管河通判張省之曹縣署印照磨唐祚等各申為十分緊急河患衝決堤岸事內開近日霖雨不止考城縣地方大鋪前娘娘廟南三里鋪迤北堤岸被水衝開又將馮家壩迤南臨河續築縷水小月堤漫過直至司家道口等處大堤根下橫流衝刷得新開支河分殺水勢約有三分其原堵塞缺口去處見今被水衝塌且大雨不止水勢以前愈加洶湧除督率各委胥鄉民埽手督併人夫晝

夜防護等因具申到臣該司嚴行副使張九叙通判張省之照磨唐祚并兗州府帶管黃河通判何英才曹縣主簿耿之魚曹孟立沛等縣知縣李堯年等及河南按察司帶管河副使王積開封府管河同知張定等各親詣缺口處所嚴督夫老一體固堤捲埽併力防護間今據前因為照設堤所以防水專官所以固堤近日曹縣大水漫堤壞城似有非人力所能禦者然非驟雨彌旬河流橫溢則賴堤以濟者多矣往年患在河南因開封歸德二府設有專官管河副使以合各處做工徵銀之全力捲埽築堤歲無虛日故頗收防河之效今河患盛於山東顧其所緇之夫止於曹縣是金單城武六州縣總其數不過一千二百餘名不及河南三十分之一管河官止有曹縣主簿一員雖有管泉同知戴繩帶管河務緣在兗州府駐劄隔越曹單四有餘里又職專催徵泉夫銀兩於治河之事經月不一二至今亦既任尚未銓補徒以曹濮兵備副使總攝於上而下無可委之官役夫數寡椿草不充終何能濟此管河宜改復者一也臣今春親至考城李君莊見沿河一帶用埽甚多一埽之費小

者約用銀七八兩大者將及十金每當河水衝刷用埽之處或用五六埽方得出水山東所轄上接河南考城趙達莊下至河南歸德府界王家林止約長五十餘里河之衝刷無定形則埽之所用無定數夫役之又有不可勝言者必須專官調度則緩急用之得宜錢糧夫役可省此管河官宜改復舊二也臣又自李居莊至曹縣地方相度河流大勢衝刷曹家集堤岸由曹家集至單豐沛諸縣地形愈下此堤失守將直由飛雲橋衝傷運道臣亟令副使張九叙集夫五千挑濬支河以殺水勢

宋治河議

卷下

繼又調赴單縣殺賊幸河水驟發洗刷成河曹家集水勢少殺堤僅保全故防河之法又須挑濬支河要在得人經理此管河官宜改復者三也臣查得曹定金單城武六州縣人夫因無專官悉屬曹縣主簿調發河堤遠亘工役繁多單官獨員督察不周弊端滋起兼之勞逸不均人思逃避若得專官管理督屬分工則管顧易周程工有叙在役者樂於趨事逃避易於勾攝以之捲埽築堤不至失事後時此管河官宜改復者四也臣又查得兗州府額編均徭河夫一千三百五十二名每名每年

雇役銀一十二兩先因黃河南徙議留三百名脩補舊堤尚餘一千零五十二名每年折徵銀三兩大名府原編河夫二千五百名每名每年徵銀一兩八錢看堤鋪夫八百名每名每年徵銀三兩俱經題奉

欽依行令各州縣徵完解府貯庫聽候河道大工題請支用今黃河北徙之患方殷河道隄防之法宜預節該臣行據曹漢兵備道并兗州府掌印官各勘報相同所據議稱改設管河同知駐劄曹縣就將管泉同知裁革以該府掌印官帶管庶營不添設事有責成及查復單縣管河主簿以專責任一節似亦相應如蒙乞

宋治河議

卷下

勅該部查將兗州府原設管泉兼理黃河同知改作管河同知軍在曹縣駐劄管理曹城金單魚臺等處一帶河務應動調錢糧夫役聽令酌量緩急調取應用務在經費得宜防河有賴工完具由造冊呈報以憑覈實

奏繳仍於本官除授文憑內除去管泉字樣以專職守其原管泉源事務聽臣行兗州府掌印正官帶管仍行寧陽管泉主事督同該府通行各處有泉

川縣掌印官各督率管泉官老不時疏導泉脈以防淤塞及時脩補堤岸以防走泄一應催徵夫銀等事俱照舊規舉行違者聽臣參提治罪其單縣原設管河主簿一員亦照舊添設就於近河要地駐劄以便督工調度庶官有恒居事有專職防河緩急得濟運道可保無虞惟復別有定奪緣係議復管河官員以便河道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瀾親齎謹題請旨

嘉靖貳拾陸年陸月貳拾玖日

李瀾

謹

治河通考後序

惟禹貢職方之言導濬經辨之跡鴻闢巨偉矣固聖人拯世範後參天絜地神理昭寓後世九職紀載者依焉然溝洫地理郡國水利漢以來冊籍或有志有考顧於大河無專紀豈非括細遺大使後之嗣禹蹟者何稽乎余嘗北涉趙魏之間九河故蹟西踰成臯鴻溝觀龍門鑿處南循淮漬出呂梁則喟然歎河之為

國家利害大矣夫安流順軌則漕輓駛裕奔潰壅溢則數省繹騷

國家上都燕薊全藉東南之賦故常資河以濟運又防其衝阻乃經理督治必撫臣是寄其視前代豈不益重哉河雖經數省然自龍門下趨則梁地當其衝

始又壞善濟故河之患於河南為甚余受

命來撫茲土固慄慄以河為至慮防治稍
悉民煩莫又間閱近時所刻治河總考
疎遺混複字半訛外其肇作之意固善
惜其未備晰也乃命開封顧守符下謫
許州判官劉隅重加輯校彙分序次一
卷曰河源考二卷曰河決考三卷之九

治河考

卷曰議河治河考末卷曰理河職官考
上泝夏周下迄今日總十卷更題之曰
治河通考庶幾覽者易於探檢有所式
則以奏平成之勛

聖主之憂顧四方之屯瀕或從是以紓而
愚之重責亦少塞焉其仍有未備則以
俟後之淵博大智者爾

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奉

勅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松陵吳山書



治河通考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吳山撰山高安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端是書大旨謂河雖經數省而自龍門下趨則梁地當其衝故河患爲甚前有自序云近日所刻治河總考疏漏混復乃重加校輯彙分序次一卷曰河源考二卷曰河決考三卷至九卷曰議河治河考末卷曰理河職官考上沂夏周下迄明代總爲十卷前有崇禎戊寅其曾孫士顏序畧蓋重刊時所作也

吳江水考五卷

〔明〕沈啓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沈守義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江水利

考五卷》提要

吳江水攷序

東南水政有書更何攷焉攷者

考吳江水也吳江奚考蓋源委

之要緒洩之樞也何言乎要樞

夫東南之水源者天目委者東

海相距數百里間滌泗澎湃而

值其中為吳江吳江邑也邑之

序一

西窪而廓如者為太湖承受源

水之來邑之東紆而條如者為

吳淞江導引委水之去太湖不

能盡容也亞而為湖為蕩為漾

為堰為坑為池者二百有奇皆

翕受而分瀦太湖之不盡者也

吳淞江不能盡引也亞而為川

為瀆為溪為浦為河為港為渠
為汪為淩為澍為洪為洪者千
計有奇皆連絡而分洩江之不
駛者也東南之區莫是窟焉故
曰澤國而邑當夫交會之衝苟
有小水囊納獨先諸他郡是以
歲之豐凶民之利害國計之絀

序二

伸恒是乎先節宣之法孰茲為
最故善觀水者觀吳江思過半
矣觀之善者孰如古聖人其始
之憂水也曰昏墊曰阻飢及其
治之也決九川淪溝澮後先有
序大小不遺要其終底於績也
務莫居務廼粒務成賦中邦而

後已脩弛之間利害攸判天下
治亂所從出也而肯末焉視乎
哉繼是迄今知國之本恒於斯
者必寬農詔重農官以修水政
以濟民飢以裕國用吾未見其
有改也迨至我明尤致重焉
初責守令繼總撫臣小漕必除

序三

微堙必濬共享豐亨胥忘德恩
久而守令弗遑從役也添設倅
丞撫臣難親細勞也添設工官
或憲官於是撫循郡邑各有所
委水之利害不入於心矣官水
者未必皆不舉職也每或以節
費汰冗疏而草之必待極潦大

侵另請復設寒後索裘無救卒
歲河清之俟能免胥溺也乎方
草而設方設而草彼間設者客
也輒差者寄也帶攝者他人之
田也修節宣之政以為豫遠之
圖者誰歟無怪乎民逋日竄而
督稅之使時遣而歲不能復命

序四

也嗚呼政修奚遣為我議者猶
歸罪夫天時而不察人政之未
修墜久遐遺識無什一可憫也
迺來湖承於源者賴堰壩之節
也或崩或占奔潰日注而無掣
江洩於海者在汀渚之決也或
崔或葦淤滄日淺而不通猶之

人也口鼻浸灌不停膀胱窒滯
不洩胃腹能不蠱脹以至於斃
者幾希矣余歸田數年躬覩鄉
國之艱辛今不圖存後將焉致
為緝吳江水考五卷凡十條間
為箋庶前賢之心與政不盡泯
也若以不合於舊或陵谷移形

序五

名號易故猶水經之不同於職
方職方之不同於禹貢勢則然
矣司農者執而裁制之斯攷或
不為東南覆瓿也噫

嘉靖甲子春日江村七十四翁
沈啓序



吳江水考目錄

一卷

水圖考

水道考

水源考

二卷

水官考

水則考

吳江水考目錄

目錄

一

水年考

隄水岸式

水蝕考

水治考

水柵考

三卷

水議考

四卷

水議考

五卷

水議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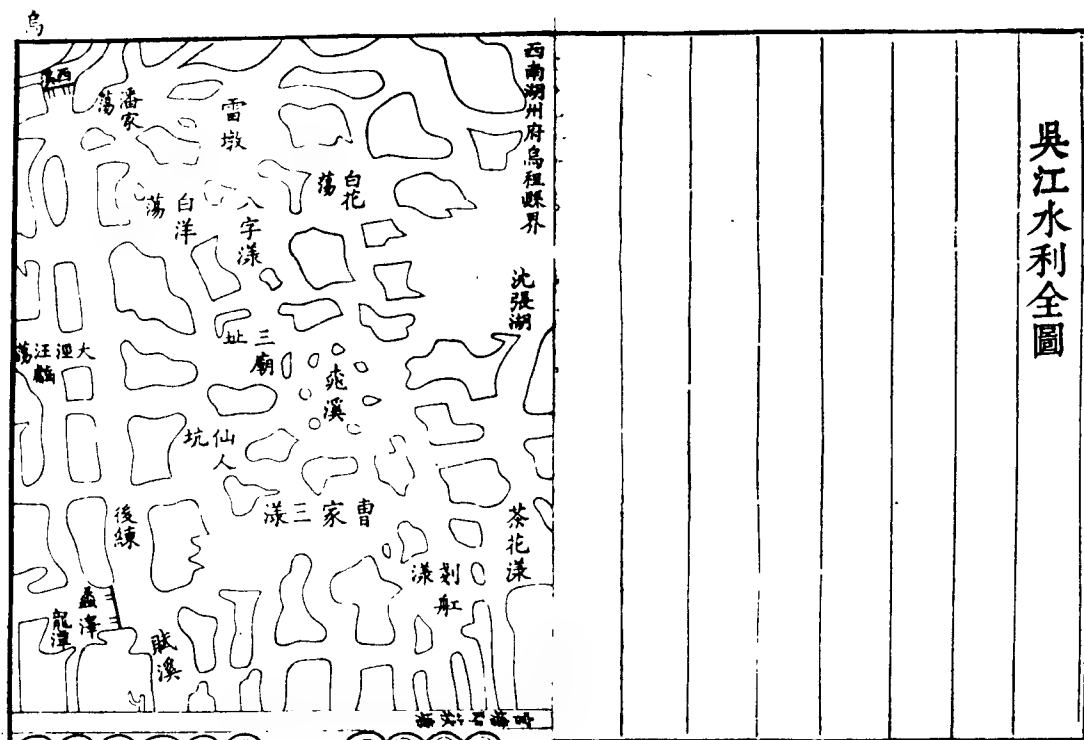
吳江水考目錄終

吳江水考目錄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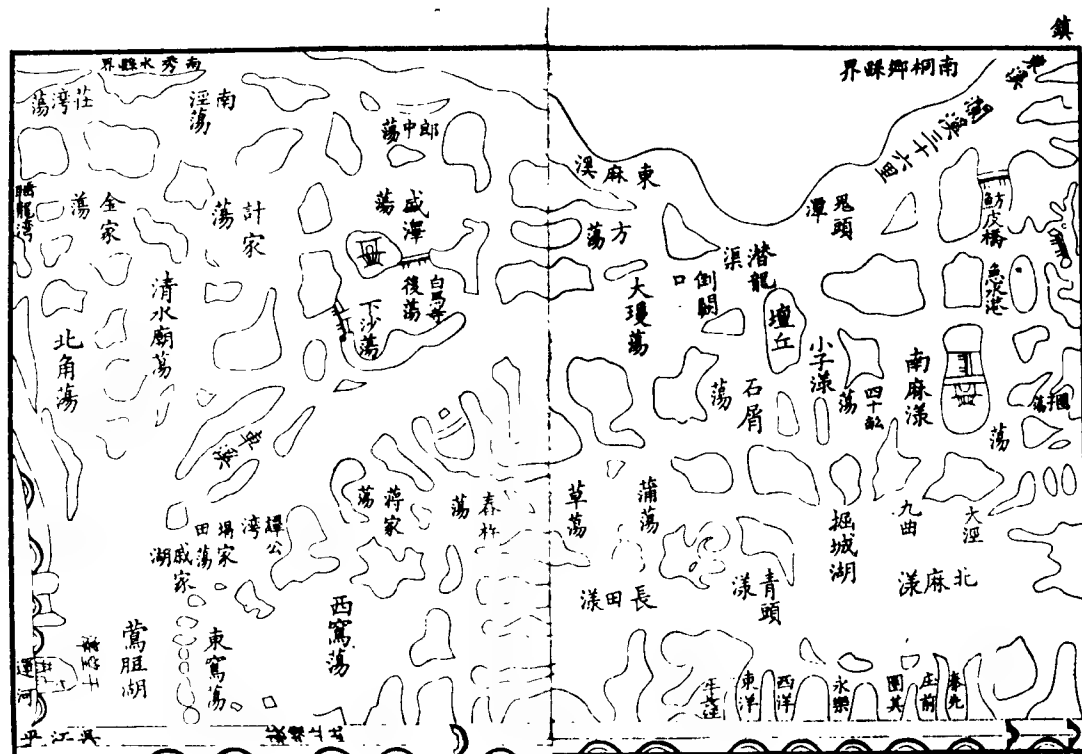
二

吳江水利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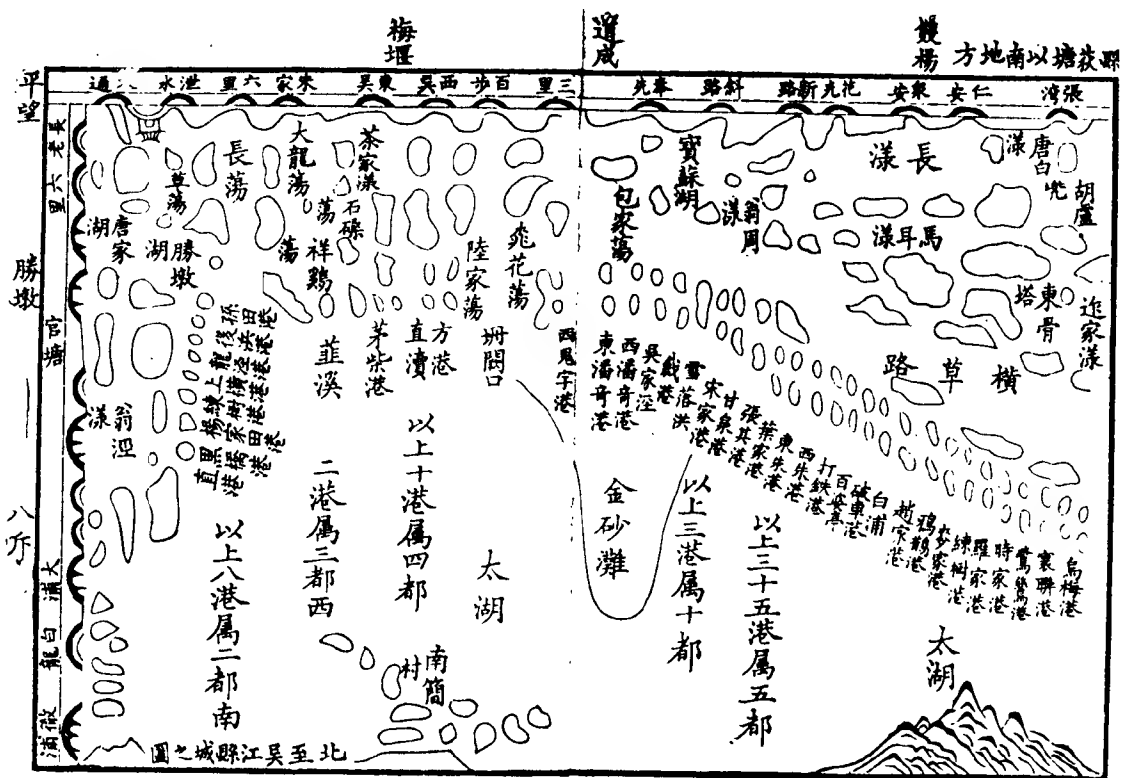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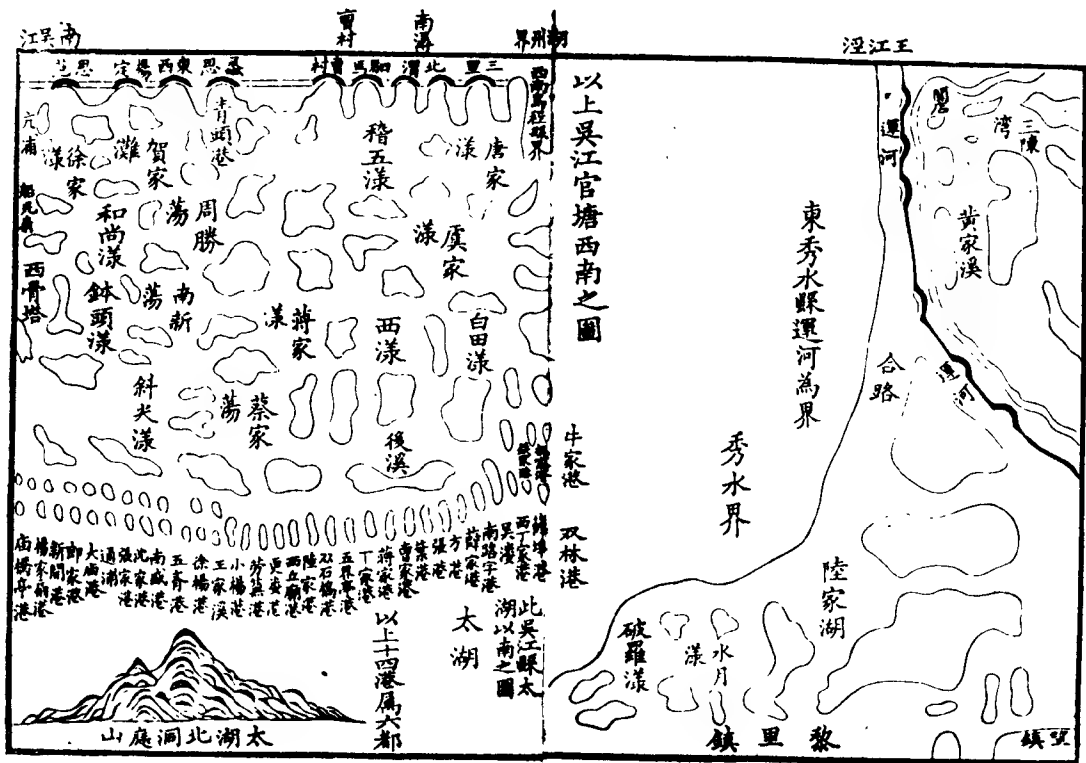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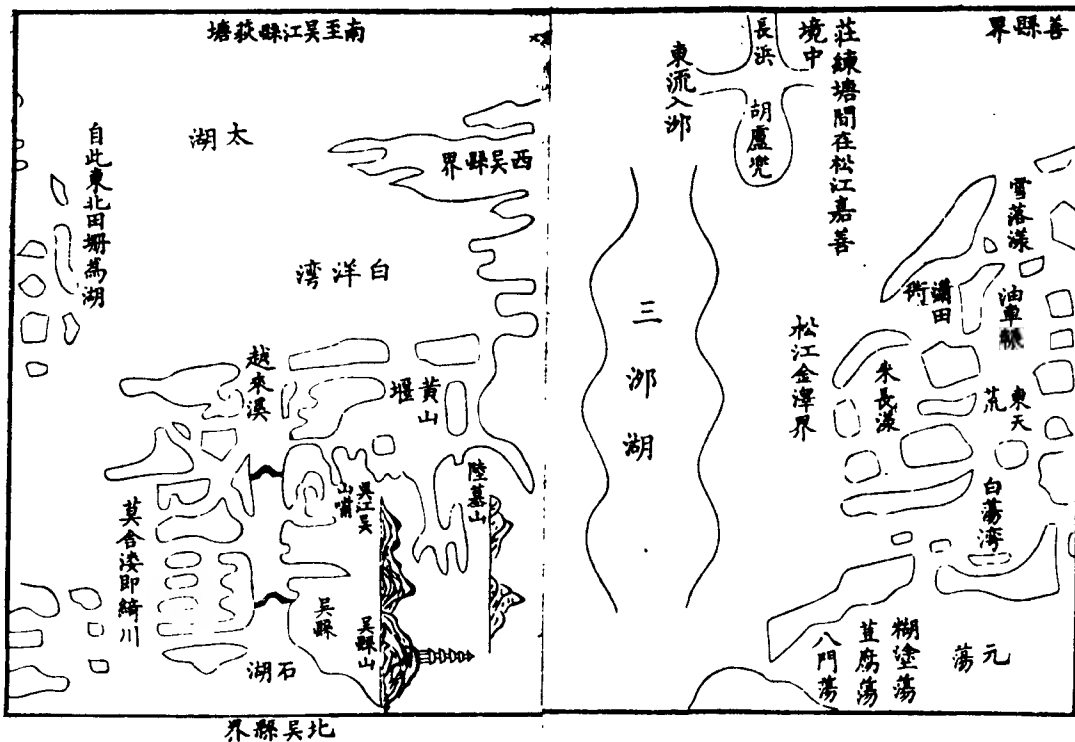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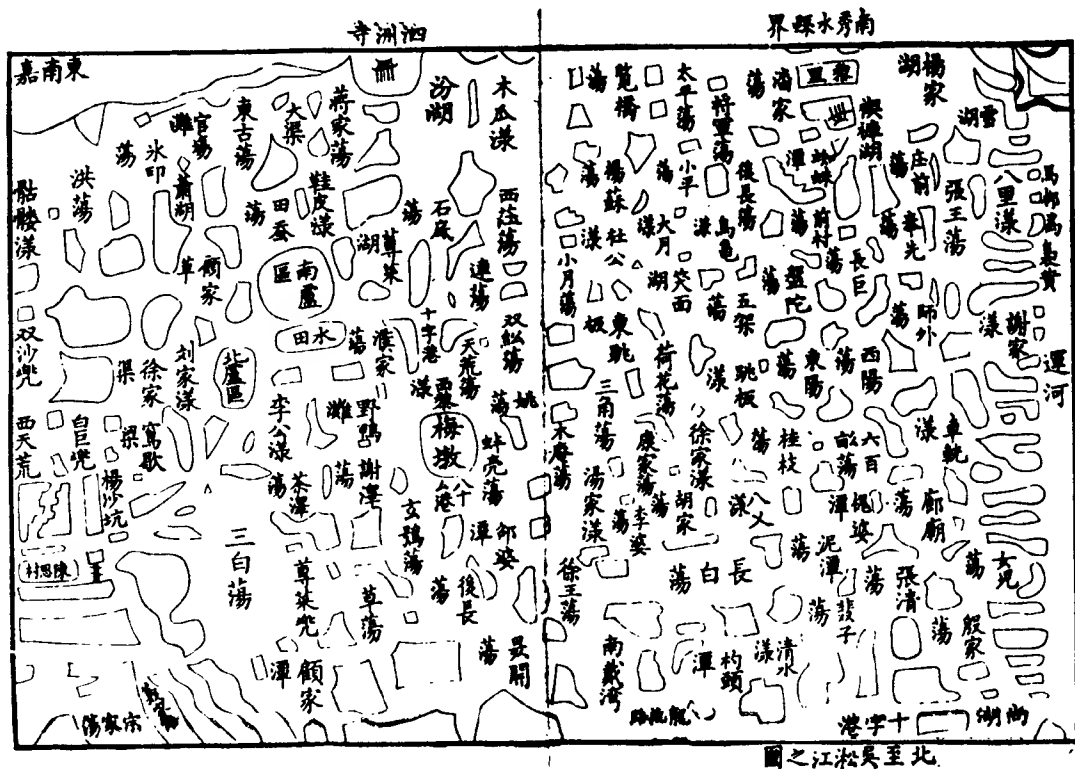
塔曲泰通與龍定楊賦馬恩嚴

村曹馬和渭北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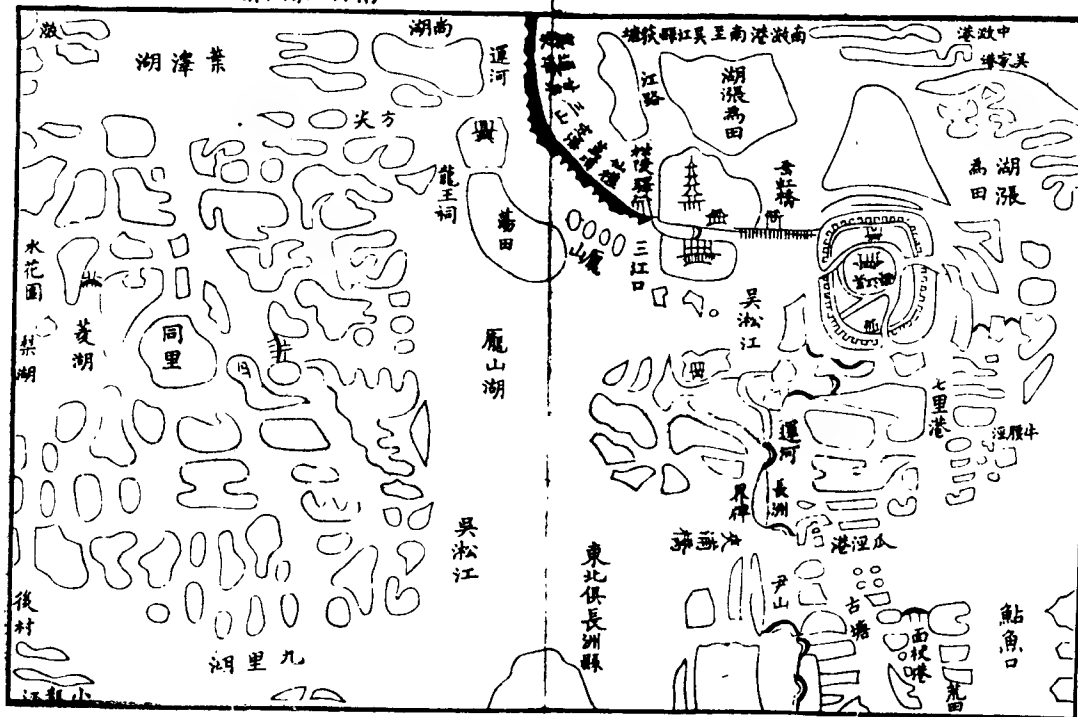


大田水泄里六家朱吳東吳西 步石田三 光奉路斜路新灣吳安辰 雙楊灣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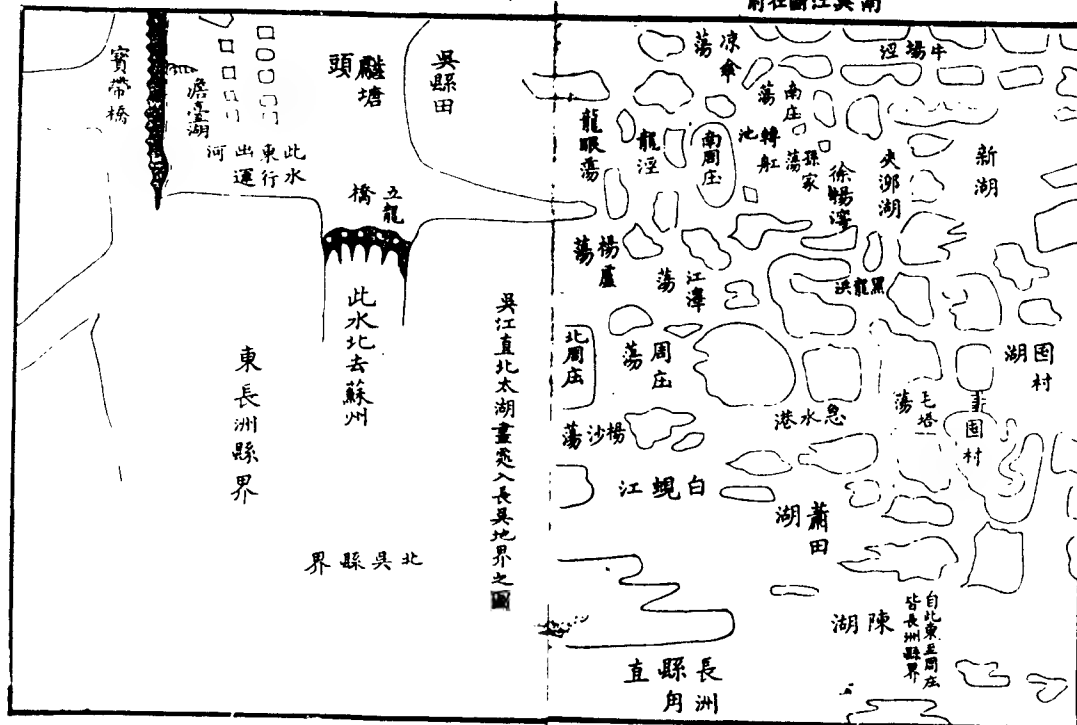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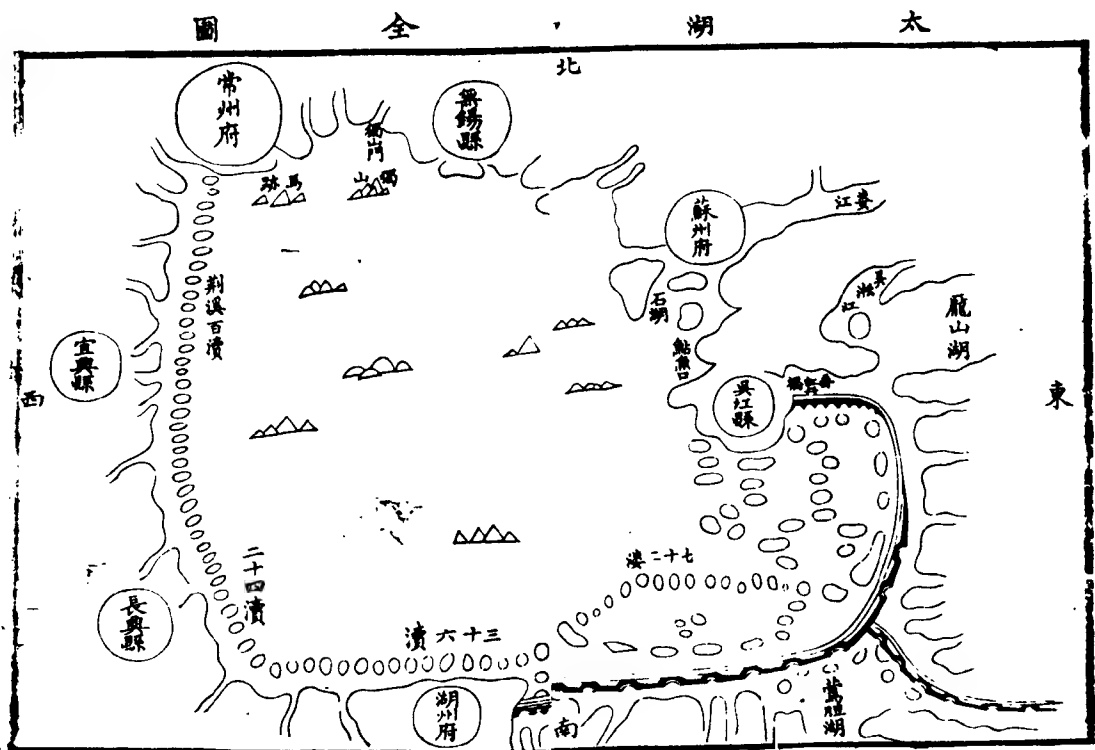
前在開江吳南



前在圖江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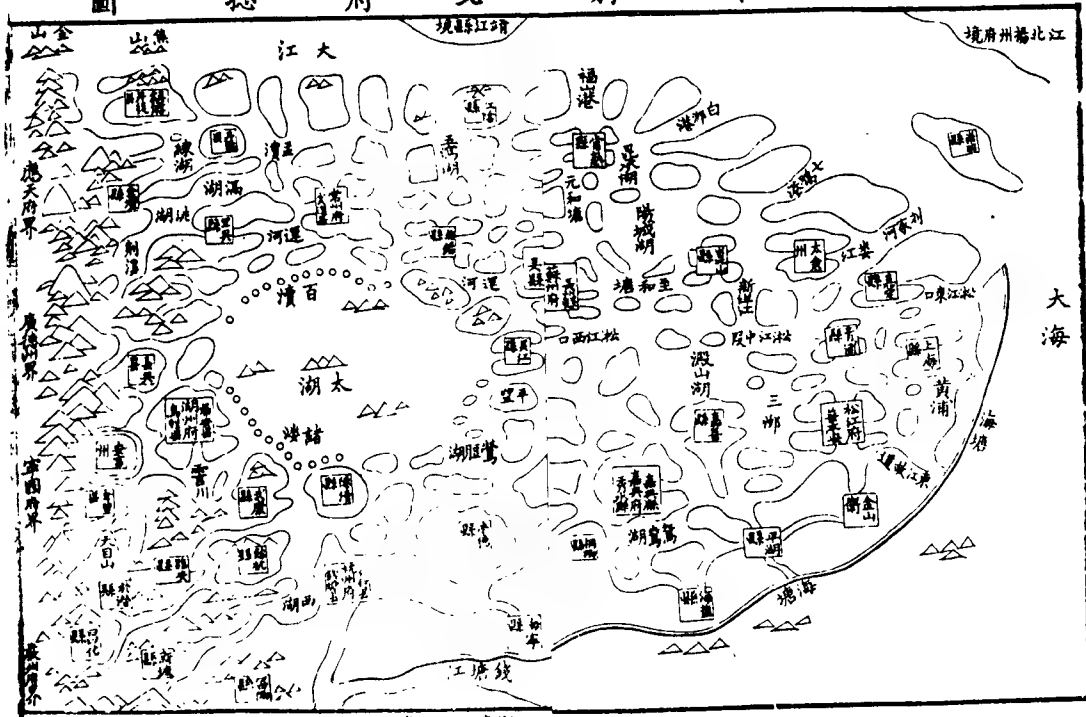
太湖全圖
蘇州府全圖
東南水利七府總圖
吳淞江全圖
婁江全圖
白茆江全圖



蘇州府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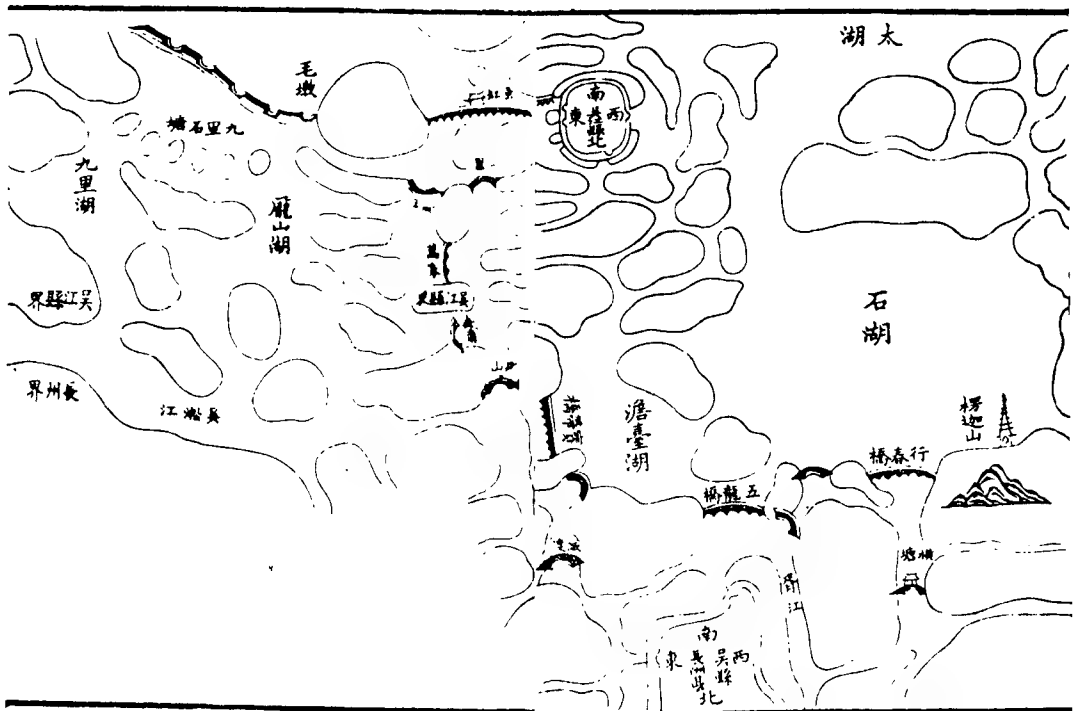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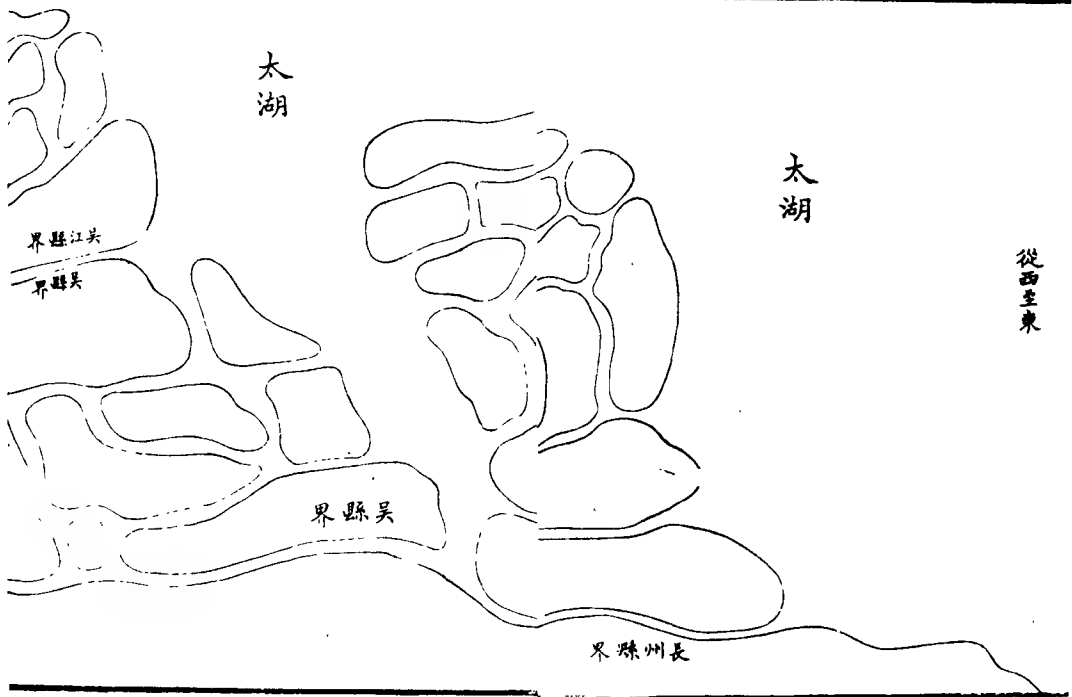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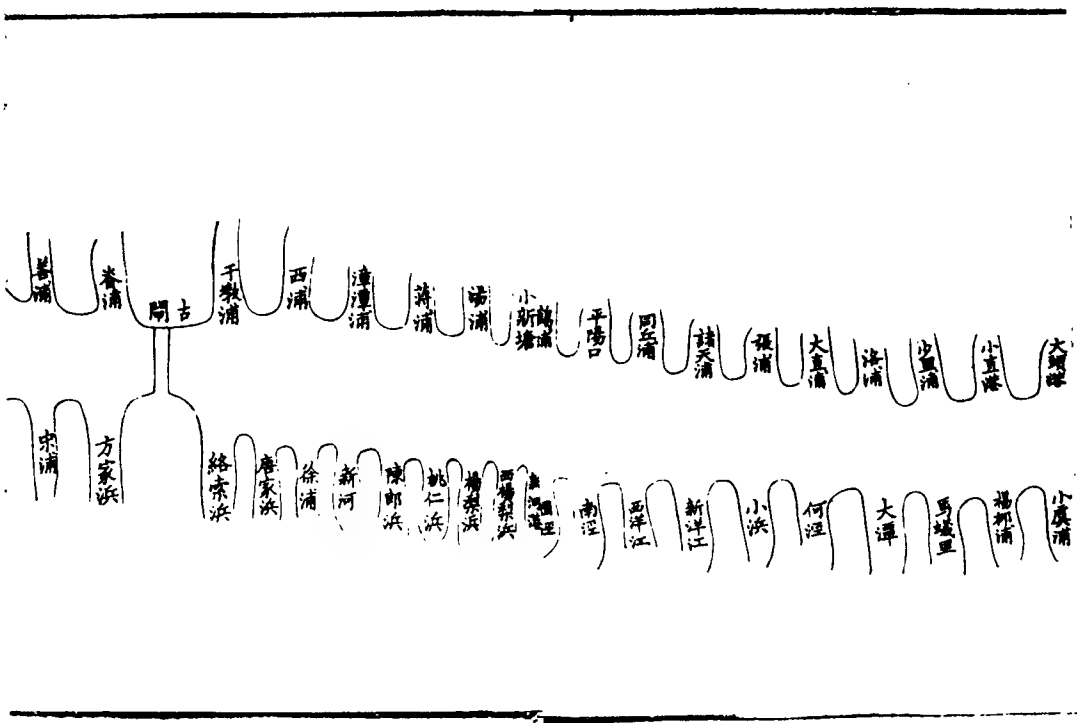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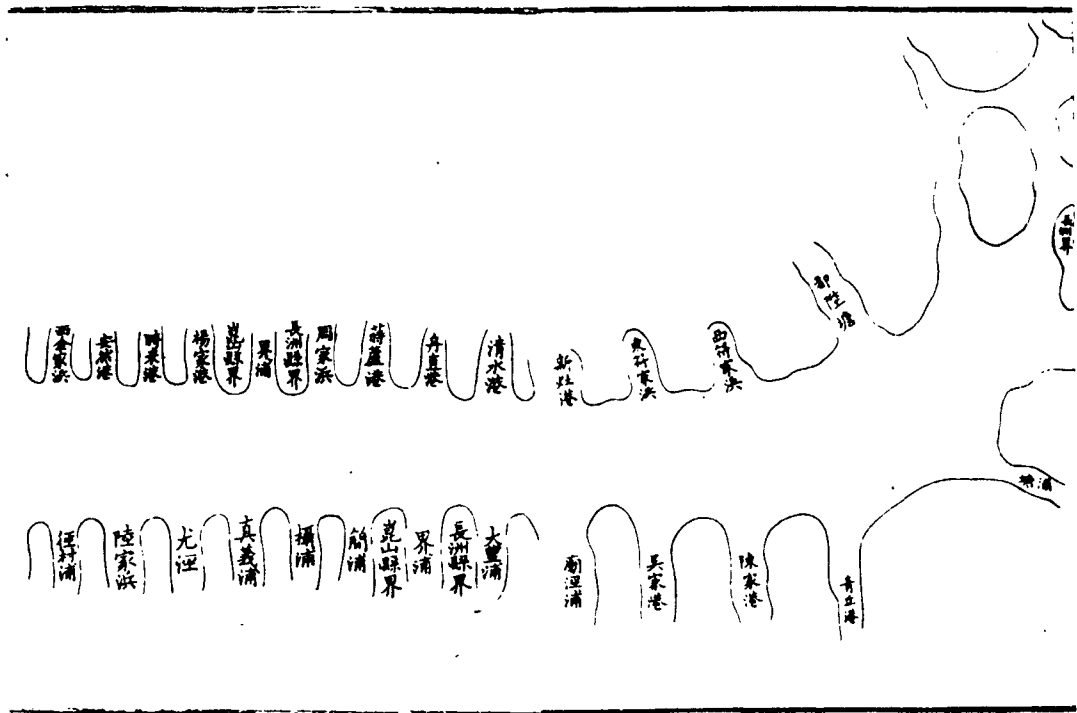
東南水利七府總圖



浙東紹興府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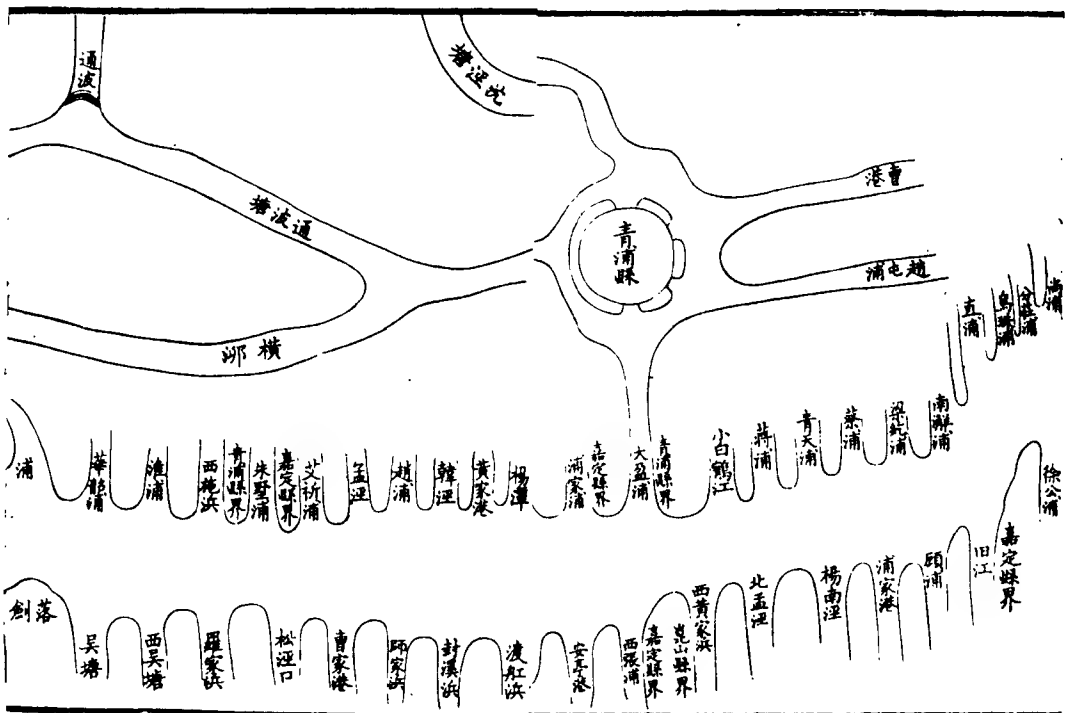
吳淞江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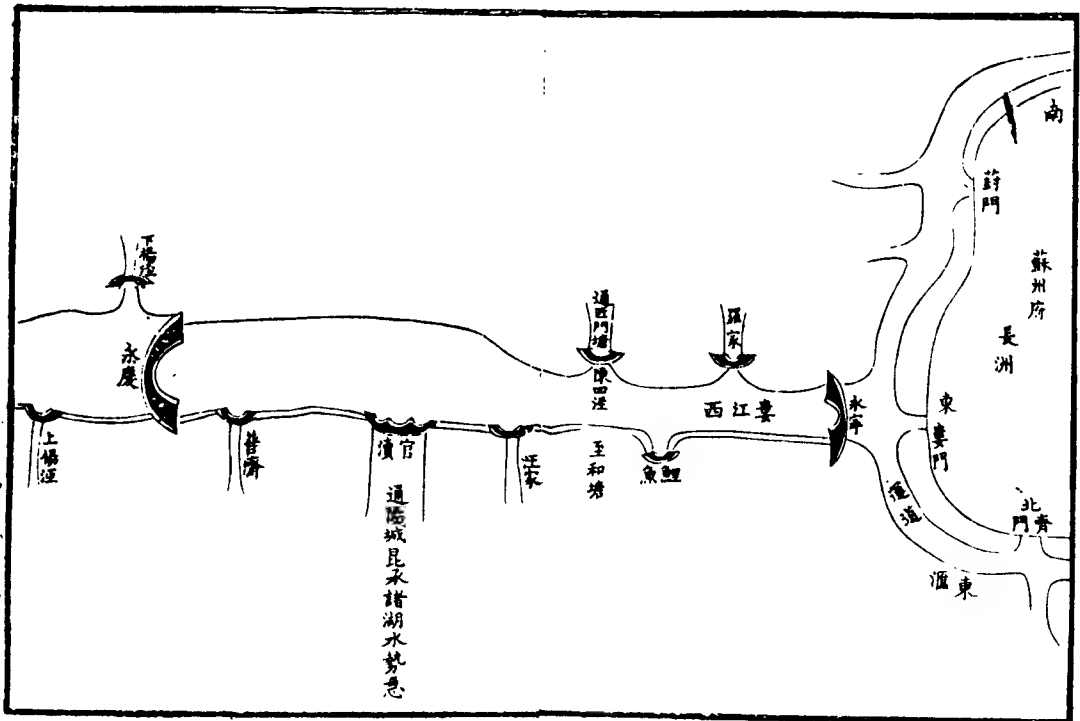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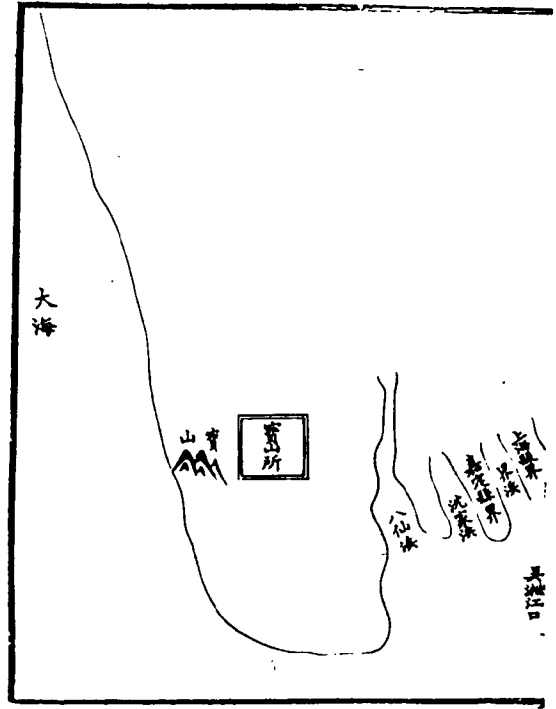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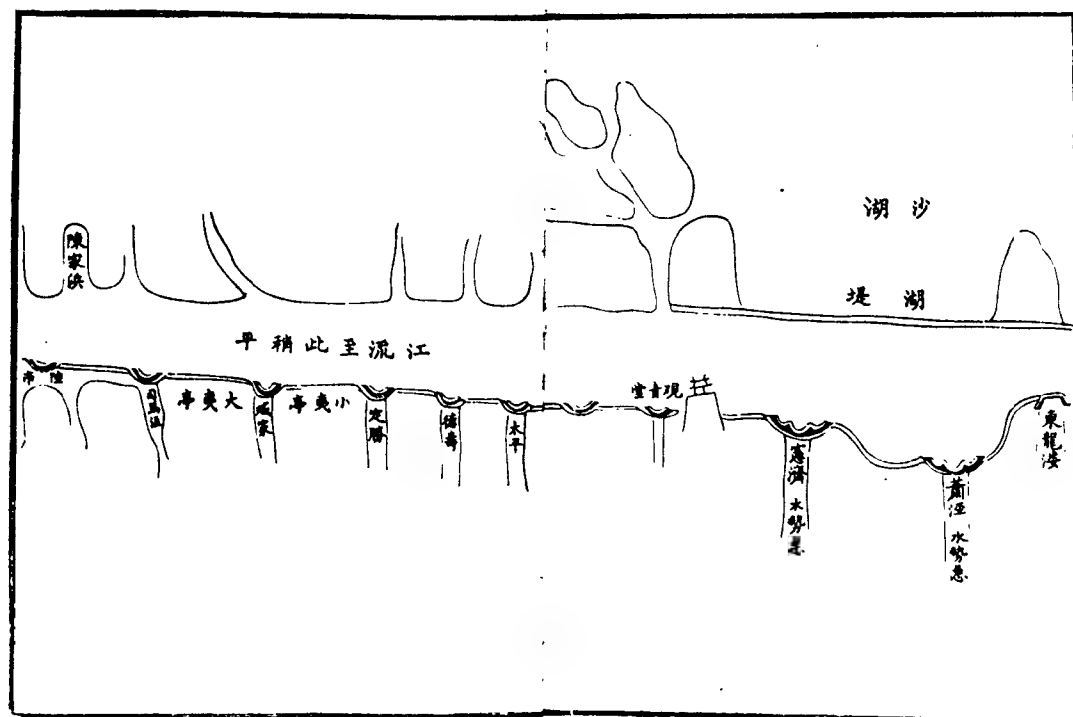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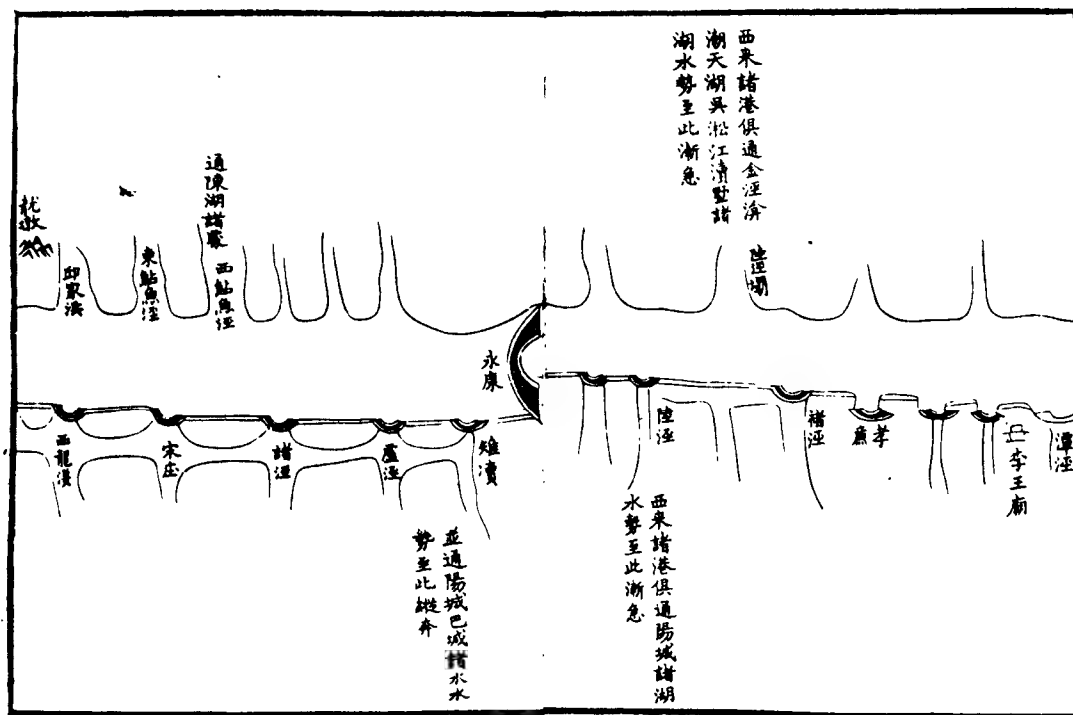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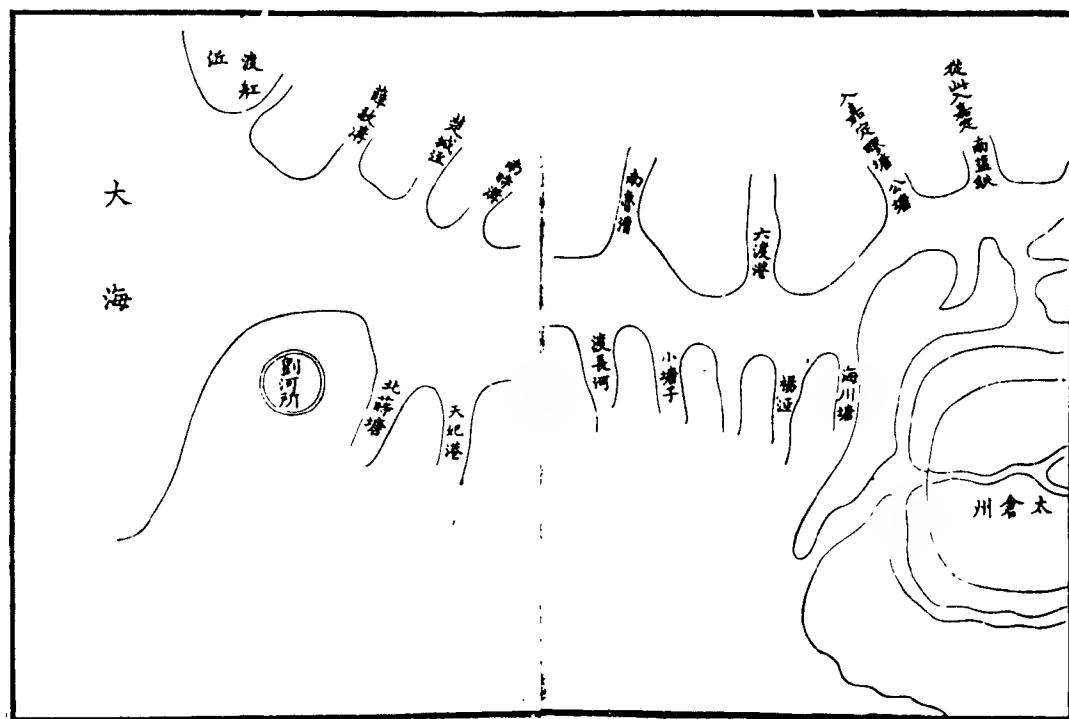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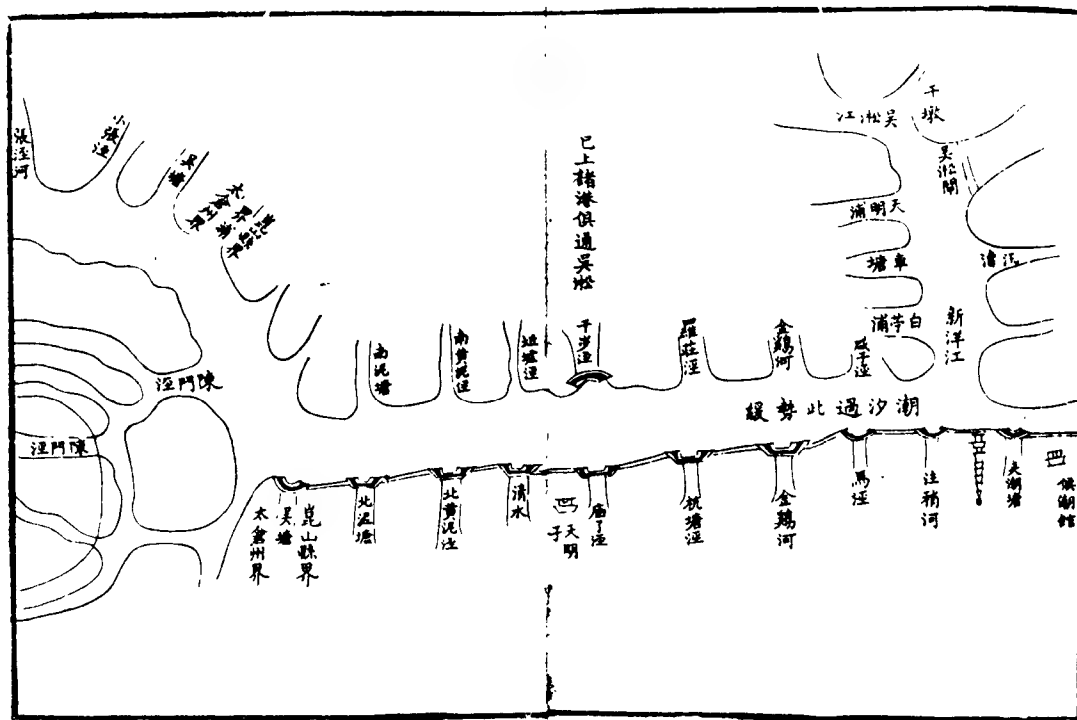
大明浦 潘里溪 華社溪 陳解溪 攀上溪 陳基浦 通經浦 蕭寺浦 文浦 道楊浦 小洪浦 孟溪浦 崑山縣界 大石浦 金家溪 小吳溪 內助浦 燒空溪 趙屯浦 小趙屯浦 盧浦 古金浦 盛香浦 歐浦 劉惠浦

天明浦 毛巷浦 丹龍王 夏家浦 木瓜浦 真浦 碑街浦 金家溪 陳家溪 明浦 雞鳴浦 陳天浦 赤浦 楊浦 鄭浦 黃市浦 舊江 瓦浦 北灘浦 蓮山縣界









吳江水考卷之一

邑人沈啓江村氏著

八世孫守義重鐫

水道考

水道者水之道也由地中行而無不下之謂也激之者石窒之者土畱滯之者草梗皆水害也害貴決之以循其流行之道道得則瀦洩之政可舉灌溉之利可興貢賦之職可修是皆水道乎始也爲作水道考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一

太湖西去縣城三里許南臨城堦人稱曰南湖稍東曰東湖卽其所見云實皆太湖也跨蘇常宣湖四郡其廣三萬六千頃其周五百里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餘里又名曰震澤曰具區曰笠澤曰五湖北有百瀆南有諸濇悉注於茲東南之澤無大於此王文恪公鑿云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東南之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

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

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臺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二

故名虞仲翻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溇湖東連嘉興韭溪凡五道故名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今計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松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景湖夫差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皐東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沈啓曰按太湖之源由西天目

天目有二西者入太

湖東者分入鷺脰湖分而爲二一散入固城湖合金

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一從獨山至狄

浦納宣歙臨安之水合苔雪梅溪俱入太

湖唐宋以來水患多而難治未爲之分殺

也國朝修漢故事築五堰於溧陽以節金

陵宣歙之水盡由分水銀林二堰趨蕪湖

達大江是殺太湖承受之太半矣一堰有

崩五郡爲窟蒞彼土者不達此意輒以通

商便民爲利私塹通河致水奔決不可藥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三

救可不預爲之慎而嚴爲之所哉自堰而

南百瀆荆溪與諸入湖之水非境內不錄

其近而太湖與東南二湖通貫之港凡一

十有八其遠而西南受水入太湖之淩凡

七十有二備列如左

湖中一十八港曰石里後港曰糞船港俱屬石里

村曰廟港曰梅里港曰五方港屬梅里曰湖墓

港曰西港屬湖墓曰吳家港曰中激港曰南激

港曰沈家港曰龐家港曰陸家港曰小清港

今塞曰馬家浜曰唐家港曰南舍港其東曰南

仁港俱屬簡村諸港樞紐湖心朝夕吞吐利害最

大其西之田日蝕於湖者謂之坍湖其東之

沙日漲爲田者謂之新漲各以萬計東南二

湖俱成原隰則壤爲科亦以萬計城南高壤

俱成民居其諸坍湖新漲之議備後水利考

下

湖南七十二淩一名七十二瀆曰牛家港曰槐家港

曰鐵家淩三者爲上港曰雙林港曰薛埠港曰西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四

丁家港曰吳淩惟此通渠不堰但淤小耳曰南路字港曰

薛家港曰方港曰張港曰葉港卽妙花港曰曹家

港曰蔣家港以上俱屬六都內葉港頗大通船曰丁家港曰

五界亭港曰雙石橋港曰陸家港相傳陸龜蒙曾此出

湖故名有甫里橋案唐陸龜蒙有別業在震澤其自遺詩云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是

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亦有春愁鶴髮翁震澤今無遺跡此去不下十里餘蓋卽此云

曰西邱廟港曰更樓港曰撈蕪港曰小楊港

曰王家溪港曰徐楊港曰五齊港曰南盛港

曰沈家港曰張家港曰通浦曰大廟港曰郎

家港曰新開港曰湯家扇港曰廟橋亭港一名東盛

港曰羅家港曰練樹港曰麥家港曰鴉鵲港

日趙家港曰白浦曰破車港曰百婆亭曰打

鐵港曰西朱家港曰東朱家港已上俱屬五都

通船 日葉家港曰張其港曰甘泉港已上屬十

都 日宋家港曰雪落洪曰飲港曰吳家涇曰

西潘奇港曰東潘奇港曰西鬼字港曰卺闕

口間數丈通大小船 日方港曰直瀆亦間數丈通大小船 日茅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五

柴港曰韭溪越代吳方會食諫知吳殺子胥即進兵棄韭於溪故名案虞仲

翻曰太湖東通嘉興韭溪此溪正傍太湖嘉興韭溪窄且遠豈地變遷與尚有直

港烏橋楊家黃沙上橫新涇後浜孫田八港

共七十二但此八港昔爲來水今爲去水故

附後唐家湖下

按諸淩自西而東聯比相屬俱授水於太

湖內惟吳淩雪落洪卺闕直瀆韭溪爲大

餘甃石爲堰築土爲壩僅闊尋丈以備節

宜遇北風太湖外泛則塞以捍之遇淫雨

西水內溢則啓以洩之或春開秋閉或大

蓄小瀉各以其時爲治田計古人所謂堰

石以備旱潦者是也然諸淩又源於湖州

嘉興諸界而來分條於左

降一作溪 古名去縣治西一百十五里與南渡

船港荳腐港各西受烏程湯淩等涇水東分

爲橫古塘爲虞八港爲黃家壩復合諸爲虞

家漾其荳腐港東諸爲白田漾爲劉家後漾

西漾又爲蔡家蕩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六

夜字港與兩字港南受湖州運河之水北諸

爲塘網漾一名唐蒙 又東爲蔣家漾爲斜尖漾一名邱

塘即運 內有鬻櫃黃家盧家三港俱屬八都 南潯荻

橋爲古淩港諸爲稽五漾一名金魚一名雞魚 與前淩

溪至斜尖諸漾分入六都牛家至蔣家等十

四港以出太湖 其東分一支爲橫草路東

行二十餘里最爲深闊

案此水傍太湖而行南納諸河諸漾之水

纒入諸瀆以注太湖

金花漾去縣治西南一百里與剡船漾長灘
漾曹家三漾共五漾俱西南各受湖州之水
散而北行入荻塘河即運過駟馬曹村蠡思三
橋港俱北行與稽五斜尖等漾水會其東行
者俱入後練塘西北折爲賦溪亦過荻塘馬
賦楊定二橋北與前蠡思港等水合播爲青
魚滉爲周勝蕩爲南新漾爲和尚漾爲鉢頭
漾爲賀家灘爲徐家漾爲迕家漾或曰爲東
吳江水考 卷之十一 七
西骨塔蕩又北與橫草路會分播於五都東
丁家至烏梅凡二十三港以出太湖 內有
馬路河清涼港清池河邵家港曹溪渡船港
打鐵港匠人港陶家港俱屬九都
沈張湖一名沈張漾去縣治西南一百二十里屬
都西南受湖州諸水 東播爲白花漾爲八
字漾爲白洋蕩爲桃溪爲仙人坑爲三廟址
漾屬十都雷墩蕩在沈張湖南潘家蕩在雷墩
各受湖州西南之水與前沈張湖至桃溪水

俱入後練塘 內有茶花街清隱寺港寶香

港秀才港水家港吳橋港章澳港黃家灣橫

涇新橋河長萌河顧莊河湯家港淮南水柵

沙後興河俱屬十都蔣家港八八柵港俱屬十都

後練塘去縣治西南一百里南北長十五里

歸安志有練市練溪正當其南去不三南受

烏鎮蒜溪洪家灣諸水北行與雷墩水會東

折者凡五其南一折經覽橋入爛溪二折由

嚴墓港經師姑橋出爛溪其北折爲魴皮詩

吳江水考 卷之十一 八

附緬余昔此釣魴魚幾滿尺日得魚數尾間

許長潛伏草之泂爲命致深波尾絕爲徐田

二港並行南北俱同渚爲南麻漾有南其

折者爲九曲港爲後塘港卽寂照港爲盛家蕩

北折爲菱草路東流爲西溪其四折者由航

船港東爲黃沙涇東西長與汪麟蕩俱會於

南麻其北五折者過應天寺港東渚爲蠡澤

湖一名斬龍潭相傳大禹治水斬黑龍於此

西村集成化間有巡撫廣東李公謁廟畢問

於諸生曰昔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

天大明永樂間此土大獲龍骨可詳乎諸生
不能對以諉於鑑鑑按龍墳在秀水縣小律
原永樂間有左鑑李黃子見鄉人賣龍骨者
因掘得龍骨角齒牙數十艘貢於朝云按西
村之說何本而與震澤所獲信矣唯巡撫李公之
言不知何本而與震澤所獲信矣唯巡撫李公之
按蠡澤古震澤也後范蠡養魚於此故名姑
待考古者盛詩附大澤震洪濤蛟龍互相窟
驅放禹之神可事飛劍街千載觀奇徵龍蛇
齒齒櫛底定功遙遙潭光耀赤日何彼燭夷
子撰作秦魚室貪夫狗其名誇蠡忘禹績黷
貨風滔滔清世俱成汨至今歸田人假以為
高射利能無黷安借斬龍劍紛將利徒勞其
東行一支渚為北麻漾其北折普菴蒯家二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九

港俱入震澤河 內有朱行十字穿雞西清

橋行孝集賢現頭戴龍涇山家廟東濠中濠

西濠諸港

俱屬十都

震澤河去縣治九十里

內有市鎮有古跡有巡司屬十都 西

來會曹村之水東流十里為雙楊其北流為

新興通泰

一名觀音

曲橋張灣四河之水播為荒

浦涇為船兒扇渚為唐白漾為葫蘆兜為長

漾

一名牛娘湖一名牛羊湖中有浮玉墩長十里

北為馬耳漾

漾

一名荒邱

與前橫豎水會分播於

五都寢聯至東朱家十三港又十都葉家至

甘泉三港以出太湖 內有東莊蕩范蠡河

張鴨河東長河西斗河西勝東勝郎家安陸

霸漆匠宴花莊胡家港西楊匯諸港

南麻漾去縣治西南八十里

屬十七都附滄浪能濯纓

甘谷能長生曉茲清且冽寧無薦禱訪頤天

之一涯蒹葭綠為家鷗影沉碧落龍吟隱白

沙方憐璧素髮忽出梵王閣色相何從知寒

波印孤月蘋末不生風吾心亦隨止無端漫

有聞快洗 東注為麻溪十五里出爛溪其分

東北流為小子漾為四十畝漾為石屑漾小

蕩官為蒲蕩其北流九曲大涇二港出北麻漾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十

北麻漾去縣治七十里內有掘城湖

屬十都

凡三十里

密詩附雄擬太湖匹翁泓莫可虞

嚙吞鳥鎮水腹隱掘城湖曝日龍

龍吼迷雲鶴鶴呼寄言 湖北分流為奉先港

長路客風浪莫輕逾 湖北分流為奉先港

莊前港團旗港永樂港西洋港東洋港牛長

涇裴家港同入荻塘自雙楊東行至梅堰凡

二十里 其北流過眾安吳灣新路

一名花光斜

路奉先三里百步七橋港合而北渚為寶蘇

湖

一名沙港

與前長漾翁周漾水會復東北渚為

包家蕩為桃花漾北折分播於四都宋家港

至埤闕等八港以出太湖 其桃花漾之東行者復瀦為陸家蕩分播於四都方港直瀆以出太湖 北麻之東注者播而為青頭漾

為長田漾為草蕩為春杵蕩為西寫蕩寫莫

鳥下為東寫蕩密詩附二水清不淺東西貫

同為東寫蕩珠聯弱冠苦奔役三槽飛梭

船有物小於蛇過往常我前蛇蛇湖之心口吐青煙直上細於線倏焉接上左四撥雲

翁聚余心默連道命僕奮矜力迅登彼岸顛把纜剛及糜怒風捲奔泉揮雨大如扇震浪

將翻天吞吐水伸縮高下六尺懸蛟龍得雲雨宇宙信轉旋亂帆陡相失不知敗與全堵

觀者無色慰我後祿緣淹忽復晴霽驚魂抵自憐禍福不可測前知孰期伶別後幾風波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十一

於茲五十年重來添又東為周家蕩會於爛溪 寫蕩之北與梅堰荻塘之水合者北流

過西吳東吳諸家六里四橋港北播而為茶家漾為石礫漾為西草蕩為大龍蕩為長蕩

與溝瀆并九曲之水合為祥雞蕩入韭溪以出太湖 內有烏橋港賣鹽港朱家河固皮

港祈塘港中濟港東濟港西濟河西古塘東古橋南園陳思南盛北盛諸港

平沙灘去縣治西南三十里湖心浮漲周可

三十里許蒲荻葦蘆年產其一民頗利之東三四都西二都南南至四都五都西北俱湖彼灘此漲變徙不居科則有定蓋利而不能常有也

爛溪去縣治西南四十里至七十六里南受

嘉興崇德桐鄉石門斗門諸水源出東天目經臨安杭州

合西湖由烏鎮分為東溪西溪數里復合逶迤經鬼頭蕩東北行又西受麻溪復東北行

經潛龍渠又東北為倒闕口經大瓊蕩凡三十六里與周家蕩會又經譚公灣一名經咸塘古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十二

家湖經塌家田蕩又北與荻塘寫蕩東注之水俱合入鶯脰湖 內有車溪亦受爛溪水

出鶯脰湖

麻溪去縣治南六十里受南麻漾水東流過爛溪復東南行至王江涇聞店橋出運河其

三十里間南受嘉興秀水縣諸水由東天北

播而為方蕩為郎中蕩為盛澤蕩為白馬寺後蕩為下沙蕩為清水廟蕩為金家蕩為蔣

家蕩為春杵洋為南涇蕩為三陳灣為莊灣

蕩為計家蕩為北角蕩又其東為睡龍灣

宋高

宗南渡嘗宿於此為黃家溪為穆和溪

吳赤

故名其下有泉司馬領濠寨盛武建渭作田自俱入鶯脰湖

青草灘分築至野和塘者即此

內有三家烏鵲破鑼白龍石撞涇門榆樹

七港

屬十

都十字圓明寺六家潭白洋南龔烏

橋六港

屬十

都急水溪東仁里橋三家村安德

龍陳林前姚七港

屬二十

大中下姚六里上

沈下涇雙里莊塔七港

屬二十

都西青龍南霄

謝天鉢頭殺人盛家中三橋路字磨東大基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圭

東溪莊橋諸港

屬二十三

都西周恭肅公用

蘋奈爾何眼見涓涓作

東海微將赤手挽天河

鶯脰湖去縣治南四十里枕平望鎮

屬二十

都巡檢司有水驛有殊勝寺有清真道以其形

色似鶯脰故名又曰二鶯相鬪名鶯鬪湖分

納荻塘全納爛車黃穆急五溪之水瀦而為

湖東西適均吞吐樞要太湖之亞也其為洩

水者凡五北曰泄水曰大通二橋俱北馳為

後溪為溝瀆西分韭溪出太湖東分出唐家

湖鶯脰東曰百星曰下湖曰安德三橋港

俱入前溪即北折為運河東流為雪湖

沈啓曰自此以前皆來之所以瀦自此以

後皆去之所以洩竊惟凡湖而蓄者皆瀦

凡江而條者皆洩而顧獨分於此者何以

邑而言在前為西南在後為東北也

王江涇土塘

一名黃

去縣治八十里界吳江

秀水之間西受聞店橋麻溪南受嘉興運河

水北至合路稍西迤邐至下湖橋復北流而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古

抵平望其三十里間受西水者凡十曰楊橋

港曰排涇港

一名

曰雙里港曰積善橋港

陳灣曰上匯橋港曰無名橋港曰三里橋河

曰南六里港曰百星橋港曰安德橋河俱西

入官河為前溪北流至勝墩其東岸自合溪

而北一黎涇二三里小河三曹龍涇俱東流

入陸家蕩

與秀水

分屬四翁家港五翁思路六石

灰窑港七石灰橋港八興平橋港俱東流為

雪湖

雪湖去縣治東南三十七里屬二十都東東苑渚為楊家蕩十里許為黎川

黎川即黎里市河有鎮有羅漢寺有東嶽廟東流三里許

為覽橋蕩又東經徐洪港為木瓜漾市河內

有施家浜花園港詩學士所居劉家池秦家浜秦

家灣傅浜并鬼頭潭在焉倅越兵首級埋於此故名其南

有混潭浜禦兒泥越伐吳禦於此道院浜焦牙兜吳

家洋俱二十都東楊家蕩南支東流與陸家蕩會

謝受秀水水人北折為鴨欄涇謂養鴨處為月灣

吳江考 卷之一 五

漾東南與水月漾會南受秀水嘉善水經北斗港東

陵港與覽橋蕩水合南與破鑼漾南受嘉善水

會俱入木瓜漾 內有西陵港蕭家浜大洛

港屬二十都東楊家蕩北流為襖袴湖為蜘蛛潭

為後長蕩為潘家漾元潘學士居此故名為大平蕩小

平蕩亦與覽橋蕩合內有包家池 其潘家

漾北為將軍蕩為莊前蕩為前村蕩為烏龜

漾北為五架蕩為笑面湖南為杜公漾為大

月蕩楊蘇蕩一名楊舒一名楊師為西忙蕩亦入木瓜

漾東北流 其南破鑼漾水經五舍北洋二港亦來會同渚為汾湖

汾湖去縣治東南六十里 其南支東折為

蔣家蕩為大渠為東古蕩為官場灘為冰印

蕩為白渠兜為雙沙兜為蕭湖為洪蕩為骷

髏漾為西天荒為東天荒為雪落漾為油車

輾東出華亭縣金澤三泖湖 其北支為連

蕩為石底蕩為天荒蕩為茶澤蕩為尊菜蕩

過蘆墟為東古塘十五里播為顧家草為劉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六

家漾為徐家渠寫歇梁為楊沙坑為陳思港

即陳思村蓋元王原傑所居號貞白先生因旁有潭故橋有錦里萬里等名蓋做於杜云

內有殷家潭穿心站船浜浜以站名問故老云東數里為

松江金澤寺在元親王為僧里巷龔家早浜

封尉貢問驛站不絕故有此師姑薛家蕩頭朱虎楊家石家吳家水清蠻

子東岳等浜北有九曲港南有曲尺港東有

張金港吳江路灣轉路夾港 又東渚為白

蕩灣為朱長蕩為蕭田街出三泖 內有張

橋河金涇溪徐橋港尤家港北洋港大港屬二

十八 鞋皮漾田蠶蕩府字港蔣家港茶澤港
 都 十字港邱家港來秀港沈家扇港小油車輾
 港廟港橫港大樹下港高字港通窑港莊家
 圩港大塔港趙田港許田港南傳港芸田港
 南華塔北華塔東張港鹽田港陸家橋港胡
 家港八埠港姚家港槐字港兵家港賣鹽港
 徐婆港廟漕港楊樹港菱塘港蘇家港五娘
 子港馬家路屬二十
 九都 莊練塘去縣治東南八十里屬二十 莫華亭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七
 界內 西受南陽港葉舍蕩水華亭 東流入
 三泖湖 其南為長浜嘉善 北為葫蘆兜華亭
 界 內有周涇港葉舍港
 唐家湖去縣治南三十四里嘉靖三十四年
 其塘橫運河而壩之以管水寨賊於此皆
 稱天險三吳所恃以為命也惟公私之船小
 有未便早濤之年難稱無礙姑俟亂珍民安
 而後議復其舊楊令君芷詩三載風煙扣
 小艇勝復時伴水雲眠湖光一攬浮空日樓
 影孤峰傍遠天南海俯窺千嶂落北辰遙望
 五里聯即看餘孽終宵遁萬里昇平奏凱還
 陳橋大湖上樓船問扣舢仙舄却對水鷗
 眠三千組練明滄海百萬旌旗拂遠天地勢
 近隨兵勢勝郎星遙接帝星聯何當直搗天

狼穴斬得樓蘭振旅還姜玄次不見滄浪
 歌扣舷鳴金伐鼓攪人眠水清吞海樓前月
 浪遠橫江館外天酒對軍容聊劍舞傳仙
 侶盡珠聯披星幾逐驃姚隊好得瓜時報凱
 還啓次郎官振旅扣吳舳不脫戎衣帶月
 眠睡落澄波搖列宿氣吞滄海巨青天江涵
 飛閣龍鼉隱風颭雄旗虎豹聯鯨西連勝墩
 駭不令仍漏網出車重見賦言還
 舊名盛墩嘉靖三十四年祭及夾馬路俱太
 海寇於此大勝之遂易今名
 流 其南受太湖水以洩於此凡八港曰直港
 曰烏橋一名黑橋曰楊家田曰黃沙一名練樹曰上橫
 一名曰新涇曰後浜曰孫田吳中水皆北流
 尖田南流蓋太湖下流甘泉等處壅塞則水浸波
 溢惟隙是求唐湖之東諸蕩驛集宜其舍彼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大
 而就此也八港係分警於鹽 又西南祥雞
 盜或填或開有通有塞矣
 蕩水亦來會迺東從石塘洪水橋而洩為竇
 者凡十二俱出運河北流與裊腰水合北行
 至八斤一名八尺運河東洩為港凡六曰馬家曰
 柳字曰為字曰裊腰曰黃家曰六里同緒而
 為八里漾又緒為張王蕩分播為奉先蕩周
 仙師娘蕩東為長巨蕩為盤佗蕩為西陽蕩
 東陽蕩為西跳板漾為荷花蕩為東跳板漾
 為康家漾為小月蕩為西黎漾一名西蠶為雙絲

蕩為濮家蕩為野鴨灘為李公漾為姚蕩

謝澤湖為蕁菜兜北渚為三白蕩 其跳似

漾東北為徐家漾為胡家蕩為湯家漾為徐

王蕩為後長蕩一名東跳板漾為墳前蕩為邵婆蕩

為木菴蕩為三角蕩過梅墩

梅墩港屬二十北分為玄鶴蕩一名東為草

蕩為顧家潭亦與三白蕩水會格詩曰一遇

煙波猶擬洞庭湖遙村而暗燈月夜舟人秋味十斤

連岸有無喚客春愁三蕩草可人秋味十斤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九

三白蕩東北流為江家灣為南莊蕩為凉傘

蕩過南周莊港村有為東西龍涇為龍眼蕩為

宗家蕩又東為元蕩周可二為楊屋蕩入松

江華亭界 內有糊塗蕩荳腐蕩八門蕩轉

船池在周又有青石莊西浦同字高家賣

香牌田南尤楊家上舍直下北印薛家蕭莊

北舍舍灣穿心新莊東莊仲家灣長葑木菴

楊莧莊家西朱西塘民諸港屬三都東與

翁涇漾去縣治南二十三里為橋一為其受

太湖來水凡三日錢家港曰牛尾涇曰巴涇

與八斤大浦港水同出運河大浦橋港西風

蓋下流甘合而東播為謝家漾車軌漾為泥

潭蕩又東為六百畝蕩一名三為女兒蕩為

廊廟蕩一名蛾為槐婆潭為李婆蕩為桂枝

蕩為南戴蕩為晏開蕩為東長蕩為蚌壳蕩

一名俱合為長白蕩與玄鶴蕩水會為楊墳

蕩一名為孫家蕩為江澤蕩為楊盧蕩東經

義家路亦出元蕩 其北為楊家蕩為白蜆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十

江東為急水港出松江澱山湖

勝墩運河北至白龍橋其東洩之港凡十一

日何家曰廟涇水勢最險曰賣魚曰壇角曰翁家

日南何曰北何曰長浜曰和尚曰千步涇曰

翁涇屬三其東北有直路九曲急水王家

南石橋北石橋袁家菜園莊嵩北政鍾家錫

作籬桶大齊石鐵黑龍田長巨官田唐家飯

籬永福寺施家諸港俱屬三又有牛場涇

任家灣徐家灣西潘江澤墩頭盧里沈舍蛇

塚東勝太平萬家北朱東長翁家梅家戴家
八十畝涇塘沈張頭溪西雲諸港屬二十北

周莊等港屬九都

白龍橋港一名水濠去縣治南十二里由東水路

沈家港西洩太湖牛茅墩之水牛茅墩在簡村東即東湖

是也今漲為東經運河潞為殷家蕩為張清

蕩又東為清水街為杓頭潭東與龍拖路水

會北為葉澤湖又北為南新湖東為夾柳蕩

為周莊蕩為羊沙蕩東北入白蜆江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主

徹浦橋港去縣治南九里北至南津口皆石

塘為竇凡一百三十六多有塞者為橋凡九舊志所謂

橫湖心而為一曰徹浦橋二曰龔家橋俱西

泄東湖水東過運河為十字港為尚湖甚小

其又東入葉澤湖三曰通津橋四曰甘泉橋

一名七洪橋下有泉一統志云唐陸羽品為

第四泉張又新品為東南第六泉清激甘冽

烹茗極佳極深者有龍窟焉河東有甘泉祠

典祀龍神早禱輒應波流湍汎舟病其險過

必焚紙而禱之今上下淤沙日漲為五曰三

田湖水南遷險移於八斤之大浦矣

山橋四洪六曰定海橋呼七七曰萬頃橋呼六

洪橋即麗山灣塘折而西北八曰仙槎橋呼四九曰

三江橋蓋三江口也史鑑西村集吳越春自

通津以下六橋同洩太湖之水東流各有港

東潞而為麗山湖內萬頃橋東流一支入

麗山湖一為方尖港入葉澤湖西有觀瀾

港有舖在醋受南湖水北經太湖廟下入麗

山湖廟架於水上今塞湖神或曰郁使君封

稽教人後導有功封之見祀典

案昔人築塘湖心之說則無塘之前二湖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主

合一有塘之後風隱水謾上下皆淤為蕩

為田湖始分矣如麗山塊土四面皆湖因

其土高遂呼為山意宋元以來浚掘淤沙

堆以成阜云

松江一名吳淞禹貢三江之一古笠澤也枕

縣治東門東北行二百六十里至海此其首

也其南接太湖即東長橋當其交橫跨於上

名曰垂虹舊名為長一百三十丈為竇六十

有四宋慶曆八年知縣李問尉王庭堅建上

有亭祀三忠郡誌謂橋竇七十二宋元

以來議水利者往往以橋為礙邇來浚水者賴此知水面之數無此則上無此湖下無此江矣能式此丈數以為江湖開浚之有洩水北則南邇太湖北達麗山湖何礙之有洩水北流東過雪灘高祠北過顧野王祠陳侍郎有廟祀之與麗山湖合而東北流橋之東北有渚曰葉家匯淤泥沿城漲為民居太湖下流為松江吞水之咽喉居民千計似難加議但須節制毋令日填月築東塞其江口云

內有東城河葉家匯界在江心分有此河北過大通橋東折過廣運橋至顧野王祠又本河中分蕩上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圭

小港亦來合同入麗山湖徐獻忠吳淞江所以湮塞之故蓋海水有潮汐之害必太湖東下之流迅急方可敵住渾潮潮退則因上流蕩滌淤沙不致停住今吳江長橋既多壅塞則水流不疾而潮汐停滯日復一日遂致漲塞如此夏忠靖公親履其地遂將吳淞上流引入婁江而以黃浦通利雖吳淞東半截竟壅而之利至今黃浦通利雖吳淞東半截竟壅而後惟照此疏導自然太湖之水可泄以免湖州宜與之患矣若不採其本末利害必欲開通吳淞使與黃浦會而入海則不惟工力煩難將併黃浦壅塞則東南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愚嘗以吳淞與黃浦如人兩足吳淞一足猶已廢其一而黃浦尚堪達海如人雖跛一大何至既通而併黃浦塞之此必有說予曰

黃浦與吳淞其勢相敵此盛則彼衰者也往時吳淞通利黃浦之勢甚小及吳淞既塞而其勢始大今則與錢塘江之迅急相上下矣若開通吳淞則其流直出黃浦曲轉之勢不容不緩況吳淞長橋及寶帶橋之流入於吳淞甚遲而入黃浦甚紆遠若欲挽回其勢非百千鉅萬之錢穀不可辦況今松江二縣之稅黃浦所利者居其八九吳淞壅塞之患止居其一二與其抹一二之害而廢八九之利此不待智者可辯矣

案吳淞江引太湖入海即禹貢三江之一

也始於湖終於海凡二百六十里昔人以吳江為首後議者以入海為首今入海處界上海

嘉定間有吳淞所為徵水猶通流但勢微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圭

耳首尾遙遙其間壅塞非一為田為村為鎮各以地名呼代易人更遂忘為吳淞故道議者以為吳淞全失豈其然乎況支流孽派分泄未泯若小龍江新洋江惟不能大直港之類是也全受太湖之水耳松江徐獻忠議謂夏公引上流入婁江顏郎中環嘗辯其非素通各注不必為引也又謂黃浦通利勢足代淞似矣夫水勢自西南而東北者古也數年來水勢日徙而南蓋以黃浦在南日央

而大吳淞在北日墊而微此去水之緩急因之而遷徙固有由耳然黃浦遠而吳淞近也黃浦之利盡歸華上而蘇州之利宜不能不求其下流於崑常嘉太之河浦云且四縣諸河各居其縣之下流疏常熟者不關於崑山疏崑太嘉者亦各不相關惟吳江與長吳在上游靡不涉焉

城中河西受南湖并東塘西濠二港之水入西門過永定橋倉橋一名大直出北門其東洩者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圭

三一曰前河由西門內南分過新橋西寺前東折過庶寧橋一名周橋經縣治東有看波橋其水從中河南分二曰中河由利民橋東流過六子吳興橋又三曰後河由治安橋東流有中河塘水由駱駝橋南來會過城隍廟稍南重慶橋又有城東北一隅洗馬池及二浜合而南行過惠民橋來會俱同過太平橋出小東門與前河後河水合俱

出東城河

江與龐山湖之東洩者凡五港曰樊家港內分東南支合糠雞橋港受槽家浜洗馬浜荷花蕩水東出葉澤湖北行為大葉港 其東

支受陳公浜龐家浜水為牽橋港東入大葉港 內有龍家港北行左右有西小葉港東

小葉港楊家港前湖港 其二曰井亭港湖口

無名受長涇濠白米浜水東入大葉港 其三

曰西居港即紅廟港東行受大脚浜水過張仙涇

會於同川前河 其四曰謝寮港受謝寮浜

水北行來會於塔菴港 其五曰塔菴港南

受謝寮港及沈家浜北受塔菴浜金思浜宋

家浜水東行至西津即通濟港分支西北行出吳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圭

淞江中又分支北行為北雲港出九里湖

其正支東行分前中後三河為同川 其六

曰宋墓港 其七曰新開涇俱出通濟港內有

南隸港北隸港

同川即同里一去縣治東十里有市鎮有巡司有寺有觀

其河東行者三如川字故名內有會川升平港荷

花蕩廣仁橋港大通港交織於中其前河受

錢家浜張仙涇水為南柵港又南受大葉港

水來皆會於東溪即東柵港其東南行者受馬菴

浜八畝浜水為何家港渚為新湖其北行者

受牽婆浜水為水花園

莫志云元末大姓葉振宗架聚書樓有小

垂虹池關

通濟港分支東北行者為長板橋

港出九里湖其北行者受陸家浜水為張塔

為烏浦俱出吳淞江 其北河分二支北行

其西自大通河北受方浪浜水過古涇過石

壩頭為西葉灣受冷家浜水出九里湖其東

自斜橋港東北流受師姑浜水與東柵港水

合為菱湖

今淤為蕩田

水花園之東北與九曲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壬

港菱湖水會為同里湖一名黎湖又東為園

村湖

一湖東西分名

東散入蕭田等湖

屬長洲縣

江東行二十里北分為小龍江東為九里湖

復合而東為後村湖又與園村湖水合東北

為搖

一作姚

城湖屬長洲

又東北為陳湖

亦屬長洲

角直為新洋江過崑山至吳淞江出海 內

有大父錢家涇盧家港楊家淩竹橋蕩下東

港東舍港薛塔港浦塘池家港

俱屬十六都

內

沈舍港園村港沐莊港西操港東柵港羅田

港韓字港新河港王塔港葛家灣梅花灣馬

家匯楊巷浜北河浜潭子裏

俱屬十七都

內徐

楊灣蕩毛塔田蕩姚路港孫家長港西步塘

直港蕭莊港北尹港直下港吳家港龍溪橋

港賣鹽港張家浜五爪黑龍浜

俱屬十八都

案吳江惟二十八都為水窟東抵周莊西

抵園村南抵牛場涇北抵白蚬港聞勝國

時大姓堤湖為田者故小水即淦云

七里港枕縣治西門外南自流虹橋

即弔橋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壬

東濠沿太湖而北凡七里

故名

內西受太湖之

港凡四曰牛腰涇

一名義窑

曰烏埠曰西渠曰大

姚渠其牛腰涇又分為三一從南為北沈田

港一稍南為西濠一又南為東塘港 其東

洩入吳淞江之港凡六一為北城河東流過

永濟橋

即弔橋

廣運橋為南倉河一為書院前

河東流過大有橋為北倉河一為新港

一名深港

東流內有新浜浜口分折而南復東折過小

橋出運河與北倉南倉之水俱合於三里橋

之南出吳淞江 其新港一支東流過運河

七里橋一名萬家橋 四分爲洪漕徐家茅柴無名

四港出吳淞江 一爲南柳胥港內吳沙灣

大姚渠水亦來合出界牌運河北流 一爲

北柳胥港出柳胥浦東流 與界牌水俱入長洲運河

北流夾浦橋出吳淞江

瓜涇港人呼花涇 去縣北九里東過古塘入長洲

縣界經運河而南由夾浦橋東出吳淞江

內有姚家莊潘其王家匯三港俱附而同行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圭

案吳淞上流南漸漲而爲田去水惟瓜涇

爲速故夾浦最險今夾浦之下沙亦漸淤

矣

鮎魚口去縣治北十八里屬一都 南受太湖水

北流匯爲鱸塘又北過五龍橋入吳縣界盤

門運河其鱸塘之東折者至分水墩爲古塘

口入長洲縣澹臺湖過寶帶橋與運河合

鮎魚口之東有麴杖港相附同行其東洩入

古塘之港屬長洲

莫舍淩一名綺川范成大有綺川亭因易其名舊名石舍後莫氏盛人遂呼莫云

去縣治西北二十里南受太湖水北匯於楞

伽山下爲石湖北過吳縣越乘行春二橋入

橫塘其淩之東折者爲九曲港石湖之東注

者曰邵巷港一名邵昂相傳有石刊里市港

屬吳 俱出鱸塘合焉

白洋灣去縣治西二十里卽太湖與吳縣分轄北注越

來溪舊志云越伐吳從此入溪上有越城遺跡史記云越自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

北西受楊池張家筆管三浜屬吳 北行溪之

吳江水考

卷之一

辛

東曰小溪莫志云白泥可塗壁 曰何家溪同受白洋之

水與越來溪合而北行十里許出石湖 溪

之西有金梟腰渠爲田今淤 亦受白洋水匯於黃

山之下爲黃山蕩一名周家尖蕩 更受吳縣管瀆橫

金二港走馬興福二塘并堯封寶華王山陸

墓吳山諸澗之水東分於張墓陸巷二港俱

泄越來溪溪之東泄者凡四前朱村港復出

太湖馬墓港姚灣港二俱出莫舍淩

土塘河一名南塘 南自王江涇北至平望三

十三里史鑑運河志云吳江縣運河之源有二一從錢塘諸山發源下流爲西湖東出北關又北逾仁和及嘉興之崇德桐鄉秀水諸縣至於王江涇而縣中運河起於此河之西爲石塘有橋曰聞店橋內有市鎮蓋秀水吳江之民雜居焉橋之下衆水奔湊東入於河自南徂北十里而至於市涇又八九里而合路折而西流又一二里而至於黎涇而四里至南六里皆有橋臨塘西南受穆溪之水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三

而入於河溪之源又出其東南曰睡龍灣前見麻溪河由六里橋而西又四五里而至於百星橋又西至於下河橋折而北流數百步爲平望鎮云

西塘河

即荻塘

西自南潯而東至平望五十三

里唐貞元中蘇州刺史于頔繕或名頔塘未知孰是元和五年王仲舒隄宋慶曆通判李鳳卿修運河志云河水源於湖州之天目山分爲苕霅二溪東北流至湖州復合又東流爲荻塘經烏程過南潯鎮東一里入吳江縣界

水東北流至曹村駟馬橋又五里而至蠡思橋又二里至於楊定橋皆在河陽土塘上又三里而至於震澤鎮蠡澤之水自河陰來會焉河之陽有四橋曰新興曰通泰曰曲橋曰張灣以分泄水勢中爲大石橋三皆橫跨河上東曰底定西曰思范中曰慶源水由三橋下東行十里而至雙楊村過柳塘橋河陽有永安衆安斜路三橋又十八里而至梅堰東吳西吳二橋在其北而中濟一橋貫其中又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三

十里而至平望鎮諸家六里泄水三橋界其側而鶯脰一湖在焉東納穆溪西通麻溪南吞爛溪諸水與運河合流而東經大通橋又東道安德橋東出市中與南塘之水會爲一焉

按今運船遇旱爲震澤梅堰積瓦阻淺改從烏鎮白米蕩由爛溪出平望平望市中前溪復淺多從後溪行

官塘河自平望北至縣治四十里南三十里

爲土塘北十里爲石塘

唐元和壬仲舒建宋祥符八年知縣李椿

添石重修元大曆二年知縣孫伯恭加以巨

石至正九年知縣那海又修本朝永樂九年

趙通政居仁修正統運河志云二塘之水既

五年周文襄忱再修

合北流至通安橋橋甚高大跨踞東西兩岸

水從其下過循石塘北行經長老橋又七里

而至於洪水橋國朝嘗有備倭船自太湖來

道此人因呼爲海船闕云又三里而至於盛

墩有橋在河西曰裊腰又六里而至於翁涇

橋又四里至於八斤之塘南有橋曰廟涇北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壘

有橋曰大浦由大浦益北可十里許爲白龍

橋又一里爲徹浦橋又一里爲龔家橋自此

河折而西北流又四里卽甘泉橋也下有泉

甚深且甘湛湛寒碧唐陸羽嘗品爲第四泉

故又呼爲第四橋橋之東有龍王祠又北行

爲三山定海萬傾仙槎四橋河益折而西又

六里而至於二江橋范蠡乘舟入三江口疑

卽此也蓋太湖之水東注吳淞而入海實由

於此知縣那海修石塘長千八十丈廣一丈

四尺高如廣而殺其四又相度水勢鑿竇一

百六十各爲引水東洩于河澇則用平上流

之勢旱則資以運舟歷歲旣久濤衝水瀦日

就傾圯國朝永樂九年通政使趙居仁治水

東南始奏修之躬親督視灰石增崇築壘堅

密視舊有加後工部侍郎周忱郡守邢宥雖

兩修之不能復如疇昔之固隨葺隨壞竇有

傾者輒隨而堙之加以沿湖之人多種茭草

淤而爲田而水道日微矣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壘

勝郭運河由三江橋北折一里許至唐家坊

西折二里經顧野王祠南爲三里橋西北行

七里

舊有東城河城中河二水今俱淺塞

北塘運河自三里橋西北行七里入長洲縣

界遇旱水涸從三里北西行過大有橋又北

經七里港柳胥港出古塘

案史志附近運河自三江橋分而爲二其

一曰從南關前北流入吳淞江折而西流

至三里橋其二曰從南津口過江南至壘

虹入麗山湖爲站船路其三曰從垂虹西
流至縣城東循城址北行三里橋其四曰
從福民橋入東門逾北門而出此四河之
志可謂詳矣而今止存其一以下三者皆
塞而不通夫史之志此也在弘治間不六
十年而陵谷之變若此所存之一且又淤
淺適今不治運道不知其所改矣抱國憂
者盍垂念云

水源考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圭

治水自下流始人咸知之故識者曰蘇州
之於十郡猶九州之克也其治之固矣獨
不謂嵒塚岷峨龍門積石奚所遺乎夫源
一也而委未嘗不百也孰謂太湖爲委而
源則不止於百乎況環太湖之源而爲地
者幾倍於湖則環太湖之地而爲雨之積
者更幾倍於湖矣洩太湖而爲委者不亦
艱哉議者謂下流之導其十不若上流之
殺其一爲功倍也爲作水源考

東吳水源天目爲大

源不止於天目湖州郡志曰安

吉西南六十里曰天目其高三萬六千丈其

廣八百里上有三十六洞天有十二龍潭其

巔有仙人丈千丈巖其東南有瀑布下注其

匯曰蛟龍池其東北一峰曰翔鳳林上有平

地其方一千五百丈有兩湖

天目由名

一統志曰

道家謂第三十四洞天山下兩湖若左右目

然杭州志于於潛縣曰西天目山

去縣四十五里

目高二千丈右目高二千五百丈名太微玄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圭

蓋洞天又謂寰宇記云高三千九百丈廣五
百五十里水因山曲折東西有源東出臨安
爲大溪溢東流爲苕水寧國志曰去縣東南
一百五十里本浙西巨鎮面杭背宣東溪之
水出焉

各志所載不同俟考

屬湖州安吉者曰西天目爲陰屬杭州臨

安者曰東天目爲陽

杭州水源

杭州諸山名各不同皆自天目發祖郭璞地記曰天目山前兩乳長

龍飛鳳舞至錢塘是也

天竺諸山

杭州西湖

發玉泉等源凡十六

武林山泉冷泉

茯苓泉白河泉大悲泉寒泉參泉後僕夫泉玉泉一勺泉寒光泉惠泉噴月泉法華泉

真珠泉匯而爲西湖中巨六橋二派東洩一

由城塹石函以入杭城運司前分布諸河一

由昭慶寺橋北行西折歷三閘爲下湖河分

支入武林水門爲大河即運河與運司水會散

衍流渡河皆盈溢從鳳山門即正陽門出東十二

里至龍山閘又渾水閘北與候潮門水會爲

外沙河循城而北至永昌門東南通錢塘江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圭

有壩內水大則溢入永昌壩節而復注復北過

清泰即螺蛳門慶春即菜市門二門與內河合仍循城

轉西無星橋至會安壩下注艮山河西入泛

洋河北轉至德勝橋爲德勝壩是爲上塘河

下湖河即運河在郡城東北四派皆合於餘杭塘河一

由郡溜水橋沿東西馬路至賣魚橋西合餘

杭塘河一派由打水樓南折至江漲橋入一

派由八字塘至古塘橋下折入一是河由餘

杭來凡七十里

上塘河由東南外沙河北行爲後沙河艮山門外

北達蔡官人塘北去艮山門九里東由何衙店湯鎮

赭山又東北達赤岍河北去郡城東三十里通高塘橫

塘北十五里達施河村河又東北十五里達

方興河至臨平鎮東爲長安壩

案附郭德勝等五壩東臨平與長安等五

壩皆高二三仞自上塘河水日溢而各瀉

於下塘河也無停晷一遇霖潦駕壩襄陸

牛馳馬逸橫入崇德桐鄉嘉興松江以入

吳淞江黃浦諸港凡下流皆先爲漫漲所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圭

占太湖無歸宿之路矣

下塘河自武林門水由西湖過吳山水驛接

清河上中下三閘至德勝橋與城外沙河

等水合分爲二派一由東北至長安壩一由

西北過德勝橋壩下注至江漲橋與下塘河

合流至北新橋北入湖州界東北接新開運

河通蘇松

宦塘河云城西北三十五里南達北新江漲河北達奉

口河

南上湖南下湖在餘杭縣南漢時所開源發自天目由

臨安至縣南從石門入兩湖東流爲南渠河

又東爲餘杭塘河塘河說見前

案通志謂兩湖相接潞洩水勢可見但可

爲湖不可爲田也民間占佃爲科田嘉靖

二十二年巡按御史傅公鳳翔知其居嘉

湖蘇松之上流爲害甚大痛爲釐革掣其

浮糧改入嘉湖代辦仍復爲湖畫界樹碑

犯者有法頗與宋郊僑之論所謂杭州遷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一

長河堰以宣歙杭陸等山源決於浙江則

東南之水不入太湖之意相同今查水不

入浙何由而減溧陽五堰事體最爲相類

未有能正之者將無待乎

天目又一源東發而爲南溪臨安縣過縣東南

入餘杭界

天目又一源南發而爲馬溪又高陸山去臨安北

五里源發而爲猷溪各入餘杭至雙橋合流

而爲雙溪又東過徑山港徑山源水來會東

入河港過靈源港入錢塘通會於塘河

澁水臨安縣出雙林山半瀑入大溪

閒林河餘杭縣東南二十里一名五福渠水入錢塘

由拳青嶂山餘杭縣西發源二一爲東溪俱東

北經錢塘又折而北入德清縣

高陸山去臨安八十六里一源發而東過仇山餘杭縣

北獨松嶺八十一里一源發而東至仇山之下二

水合流而北過盧公橋東行十二里入苕溪

案諸水自西南來錯綜彌漫由桐鄉崇德

吳江水考 卷之一 罕

合德清武康之水皆入吳江西鄉半由七

十二漣以入太湖半由鸚鵡湖過汾湖

天目之陽臨安縣發源而爲餘不溪東過縣

治又東過餘杭縣入錢塘界爲安溪餘杭縣又

爲鳳口溪東南入德清縣界仍爲餘不溪有

吳羌山屬德清之石壺泉匯而爲龜溪又越山

之瀑布泉石壁山之月泉皆來會而東又散

入桐鄉縣運河車溪橫又分支爲北流水其

施諸溪水亦來會溪源出上強山

本溪東行二十里入歸安至敬山漾漾水合

焉又過菱湖湖水合焉西北過荻港折而西

為大灣與前溪水合有黃蘗山屬烏程源發而

為黃浦又妙喜山屬烏程源發而為妙喜港又

王村諸山烏程源發而為黃墅港又菁山烏程諸

山源發而為澤水皆來會北經峴山漾歸安

湖入江子匯是為霅溪

湖州水源孝豐 安吉 武康 歸安 烏程 長興

天目之陰為廣苕山屬孝豐去縣西南三十里發源是為

吳江水考 卷之一 里

苕溪一名西溪一名大溪一名龍溪郡志曰水至長

潭險潭與石相噴淙淙然至秋浦秋浦溪水

來合溪在廣苕鄉去縣三十五里亦出天目

下者有石柱村下者有黃圩溪來者有澤口

者各有壩節以灌田灌足而後洩又過除口

至山公潭潭水來合潭源出至歸山下洛溪

水來合溪在魚池鄉即歸山潭其源發至西

嶼橫溪水來合溪在靈奕鄉過孝豐縣而東

下沿千如湖水來合溪在魚池鄉去孝豐縣

雞嶺有葛溪有青山口出北十里源發廣德州金

中館溪有奚埠皆相通貫入安吉州境南過

邵渡而邱渡獨松嶺水來合獨松屬安吉出

之水東過志所謂苕溪之水有二源是也南

浮石山嶼山水亦合焉山與浮石相接有白水池泉至塔潭分支

而北者為裏溪本溪為外溪即苕溪裏溪之

行也至石埭埭水來合埭源發湖南山又西

龍湖水來合至石鼓堰堰水曹埠水曹埠水

目西坑瀆水皆來合其外溪東北行也楊子

湖源出楊子山安吉通志謂其水西郎閣水

源出廩山同來合至馬家瀆瀆水來合瀆去

吳江水考 卷之一 里

三里瀆有三源曰由又至丁埠前岡水來合

千山曰樊塢曰峴山岡水發源崑崙二過富山塘紫谿之水來合

山去州北三十里內有姚湖五湖四龍湖五龍湖南獲湖皆貫

通交組於其中至浮石山裏溪之水復來合

至梅溪鎮梅溪與渾水瀆水皆來合梅溪山

三十里其源有二一自崑崙山發一自蘇州

山影蘇池發又樂平山發者為薛坦浮山發

者為潭入魏塘匯為東海堰而達焉治水發

源金雞嶺俱入魚池晏子安福三溪而來

是為總溪即西溪因諸分西北一支與荆溪

接荆屬一支又為龍溪北行入歸安縣入凡

常湖湖源出長興石城山去長興南五十里和平諸山水合潘店水出

程山平棲賢水棲賢山皆來合又過卷畫溪

諸山即又四安塘諸水皆來注之四安溪屬長溪一名周潰

出石澗經善岸塘與廣德水俱來匯而仍為西溪北過釣魚

臺而分者三其一經小梅湖入太湖其中一

過郡城東北入江子匯其南一過定安與峴

山漾即碧浪湖南來水會亦入江子匯是為雲溪

銅峴山屬武康縣發源為前溪一名餘英溪東過

縣治北過黃隴山東抵砂溪兩溪之支流長流溪之下流

吳江水考 卷之一 望

德清之北流水注焉餘不溪後溪之水亦注

焉發源德清烏回山過龍尾來會北經峴山漾入江子匯為

雲溪雲溪受諸溪之水前溪北流水迤邐北

行散入於烏程大錢小梅等二十七瀆紹興二年

知縣王回浚而更其名曰豐登稔熟康寧安

樂瑞慶福和裕年通惠澤吉利泰興富足

冠以常字其俗但記其舊名如楊漢以入太

湖 又雲溪折而東過倉橋溪灣又東出迎

春門與峴山漾合東入烏程界大會諸水於

毘山漾過八里店是為運河即荻塘東流為

舊館為潯溪入吳江縣界北分流諸瀆入太

湖東循荻塘至平望入鸚鵡湖

內孝豐之壩三十七安吉之壩三十六武

康之堰七十二德清之堰九湖一浦一歸

安湖二漾十烏程之漾十皆所以緒而後

洩於太湖者也

白峴山源去長興西諸山之水東過懸脚嶺

嶺水入焉去縣西又為楊店水東過蒼雲嶺

之梓方澗之水匯而為合溪與荆溪南通過竹

吳江水考 卷之一 罟

山塘塘水入焉又東過卷畫溪即若溪水分

入焉東北過趙瀆出太湖

顧渚山北去長興縣金河泉達而為水口水

東南歷紫花澗分折東北成德橋入太湖

其水口鎮東分為盧祥湖一名巴澤折而東北出

新橋入太湖

白石山西去長興發源達而為青山港南會

於茗溪

川山與北川山北去長興二水合流為常豐

澗歷黃沉潭入太湖

花渚泉從落石澗經砂埠入荆溪

五山發源經合溪至州境入荆溪

長興荆溪以下洩入太湖之港凡三十有

四案自杭西天竺至此皆西南之水源

也

宜興水源

東瀉溪一名卷畫溪一名五雲溪去宜興縣南三十六里宜興長興鄰界相出入故名

同

吳江水考

卷之一

聖

君山發源為湫溪去宜興縣東三里入荆溪

章山去宜興縣南七十里為張渚合流於童渚以入荆

溪

山去宜興縣南六十里發源而為蝦涇入荆溪又

一源發為蓮荷溪東為白雲涇北分受長蕩

湖之水又東為西九溪西溧陽界中貫土于九里東與泚

泚合入荆溪

泚泚去宜興縣西二十七里受溧陽諸水注於荆溪

荆溪宜興縣南以在荆南山之北故名漢地理志曰中江出蕪湖湖之西南至陽羨入

海此也周信侯斬蛟於此通志曰南受宜興歙蕪湖之水注太湖內有塞溪慈湖章溪東

分而為百瀆達於太湖昔人以荆溪居數郡下流於太湖口疏為

百瀆以分其勢故名縣之東南七十五里為上瀆北六十里為下瀆又開橫塘袤四十里

以貫之單謂所謂荆溪為咽百瀆為心是也舊志載瀆名止七十有二單謂又謂邑尉

阮洪疏導七十九條是年大熟又誌曰宋令梅閱浚四十一瀆餘皆湮塞至國朝正德間

都御史俞公諫亦嘗疏之而宜興大熟然不知湮多少也

東九溪承荆溪餘皮渰一名餘皮湖與上曰陽溪曰沙塘灣曰太浦曰東蠡湖皆縣南通

運河北宜興西接荆溪北為黃土渰即白魚灣

吳江水考

卷之一

聖

北通武進瀉河

西湖宜興南

按唐元和中刺史范正傳命縣令黎逢吉

去湖中田決堰以復古跡唐時必科占為

田水不可蓄故去而決之范其達於節宣

者與今考誌無此湖名亦無其跡矣

建平水源

案廣德與湖州連界其東南發源入湖之水俱已備湖州考下此則

東北

梅渚河去建平縣北三十里歷溧陽三塔堰入長蕩湖

屬溧陽金壇宜興出太湖

宣城水源

南湖宣城縣南寧國志曰周廣四十里東受溧陽

廣德建平諸水宣城諸溪漲亦瀉入焉諸溪入者曰洪林河西曰西溪南曰岳嶼溝湖泛則自西南出曲河

至油榨溝西北出湖北河至渾水港俱與大河合北至於水陽慈溪亦東合高淳水入焉

由牛兒港有方家港汭流而進東通五堰以達於三吳

案誌李公默所輯者曰汭流以進云者言

吳江水考

卷之一

聖

泛也不泛則水不入以常年論之泛時多

不泛時少三吳其能免諸

應天水源

高淳溧陽溧水固城湖去高淳縣南五里溧水志曰大山水發源為

固城湖經五堰入三塔港過宜興以達太湖

一統志曰有水四派與太平府分界南畿志

高淳曰丹陽石臼固城三湖匯合其流分二

派一出蕪湖一出姑熟固城者東經宜興入

太湖又謂源出東廬山又謂遮軍山北有水

入焉

案志謂三湖匯合夫所謂匯合者言相流

通也又謂丹陽石臼之流西出大江而固

城者出太湖蓋不滂之年水之分流固也

使大江泛溢或宣歙發洪其漲每高幾丈

有不倒奔而逆馳以灌於太湖者乎竊謂

苟能於湖之連處堤而截之不相通貫則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矣害有不杜哉

廣通壩在廣通鎮原屬溧水縣弘治四年割溧水地分建高淳今屬焉與建平縣

吳

界建平志曰胥溪去建平北四十里土接廣通鎮下

通三塔堰南畿志曰余家堰去溧水東南一百五十里東

通太湖西入大江

按昔吳王伐楚開此運糧而溧水志不載

於丹陽湖下注曰西南桐水出自白石山

屬廣德州白石之水衝突則三湖丹陽石臼固城泛溢

此水由五堰自宜興入太湖昔已堙塞故

老云當時慮後人復開此道則蘇常之間

必被水患遂以石室五堰又液鐵以固石

至洪武二十五年開通河道永樂元年復

築云但一日胥溪一日余家堰不知一地

而二名不知各有其地考三塔橋碑生員姚思

行其略曰春秋吳將伍員爲復楚之役穿

地爲胥溪以通餉道由蕪湖而廣通而溧

陽而震澤後楚水泛濫溧陽之桑田爲瀨

江矣瀨水卽子胥投金處歷世以來雖置閘以時起

閉而溧之險阻未遠迨我成化改元用守

臣之議廢閘爲壩百川皆暫渚於邑西之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吳

五堰而分散於荆溪之百瀆溧始爲成平

之鄉由是而觀則一地二名可信矣廣通

有壩其來已久屢築而毀屢毀而築舊有

壩官亦皆汰去廨址猶存嘉靖三十二三

年壩猶無恙其闕一十五里路皆平陸走

馬負擔今奸豪之家就中開港剝船邀貨

以規商利日夜山水傾注漸成大河於四

十年大湧則宜歛之水懷襄而過東吳被

害可勝言哉雖然昔人立壩不知果此地

否耳

五堰去溧陽縣西八十里自廣通壩而東十五里曰新

壩因將廣通毀鑿成河故自此而東九里第

一堰曰昇平堰又南九里曰三塔湖堰又東

九里曰南渡堰又東九里曰沙漲堰一名馬等又

東九里曰前麻堰

按五堰在廣通堰下流半受廣德建平高

淳之水其溧水溧陽丹陽句容之水又在

五堰之北其水相平霖雨稍積山源略沸

吳江水考

卷之一

辛

則諸水奔逸東馳連五堰所受者同入太

湖沛如也非五堰所能節也宋郊僑書曰

今究水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

江等五堰故跡決入西江單諤書曰由宜

興而西有五堰者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

江衆水直趨蕪湖後廢去五堰則水皆入

於宜興之荆溪而入震澤東灌蘇常湖三

州矣由是觀之則昔人所節似連五堰之

水俱堰入於蕪湖又宋黃震答泄水書云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圭

古人於宜興以西以金陵管下設爲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五堰入於運河以至大江國朝南渡以來五堰旣以不便木簾往來而壞又射林曰唐末商販簾木由宣歙以入兩浙廼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蕪湖而東入震澤由前後之言觀之則五堰在所堰之中無疑矣今壩設五堰之上所拒之水固是宜歙蓋拒水不入於五堰而非築五堰邀其水以出蕪湖也前言皆以五堰爲節水之具則古昔之所築者恐在五堰下流別有切要等處而非今之所壩者也又聞國初欲藉五堰節水分流以入蕪湖可見五堰者但可爲湖而不可爲田也又恐其賦稅爲累啓後人復堰之謀乃掣其賦於蘇州代辦蓋期諸堰以次蓄水而不疾趨於東吳也耆舊猶能言之今歲更路遠莫爲典守聞五堰豪家隱其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圭

水利有關蘇松情節於嘉靖三十五年乘其縣尹入覲攝者通判欺佃田科盡占爲田夾築土梗於諸湖之中壩東之水不容餘瀝停佇渴其流而決入於太湖太湖豈爲辭哉不知下流二三百里之田陰受其汨沒之禍而莫之計也茲欲興利去害以爲東南足食之圖非風憲重臣抱經綸之素切拯援之深灼是非之幾等利害之分辯物土之勢決因革之宜操與奪之權忘恩怨之顧者其孰能釐而正之耶

胭脂湖 湖去溧水縣西十里洪武中疏通西北通大江東通兩浙

中江一名永陽江一名水陽江 去溧陽西北三十里卽禹貢之三江也下流入宜興

千里湖 去溧陽東一十五里

長蕩湖一名洮湖 去溧陽北五十三里中分興周處韋昭鄴道元皆以爲五湖之一中有浮山東連震澤

鎮江水源 金壇丹陽

茅山 去金壇西五十里 發源之水二一爲唐王溪一

爲直溪東北行入長蕩湖

思湖去金壇南六里北通荆溪 又高湖北經五中瀆來

會同入長蕩湖 其曰白龍蕩曰錢資蕩曰

北渚蕩曰柘蕩與諸瀆諸港皆經緯乎其中

溢則南奔長蕩以入太湖東則俱入運河

練湖一名練塘古名曲阿後河北去丹陽縣五里唐劉晏爲刺史上疏曰

夏秋雨多卽向南奔注入丹陽延陵金壇宜興等處淹沒良田乞禁湖中竹埂爲田從之

又嘉靖二年工部郎中林公文沛曰今之爲太湖害者非練湖與西湖沙于湖乎

珥瀆河去丹陽縣南七里漕河由珥瀆入金壇

吳江水考 卷之一 奎

吳塘縣南入金壇

白鶴溪亦名荆溪去丹陽東南十里自古荆城通金壇北入常州

丹徒以北至京口皆漕渠開外入江冬水退落則內水和平時

或放出春夏秋三時江水漲滿木有不入者孟瀆亦然

案自宜興東瀉溪至京口皆西北水源也

昔人謂西北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

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

會於宜興以入太湖王文恪公鑿之水議

與張文 公治之水策皆同爲然竊惟太

湖雖廣而能容而來水幅員其授尤廣正

猶人家闢一畝方庭而外周二畝房舍加

以一尺之雨則簷溜并傾庭起三尺之潦

無疑矣溝非盈尺則滲洩不速芥舟於堂

立待可見使簷設竹瓦引他注而殺之庭

潦或可稍減一二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此

上流分殺之說豈可謂其無益乎宋單鶚

之書曰宜興有夾苧干瀆所以洩長塘

東入涌湖由大立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

吳江水考 卷之一 番

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運河運河而下

分入一十四港皆入大江今皆名存實亡

儻開夾苧干通流則西來入震澤之水可

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自是以往

直至正德間工部林公文沛曰欲減太湖

上流莫急於開丹陽之九曲河武進之德

勝南新舊孟子河澡港新溝江陰之夏港

諸河夫爲是說者非誠心以厚東南之民

生者未能探訪若是之精切也彼漠然不

加意於國本民天者不曰迂腐之談則曰荒疎之見不目爲俗吏則鄙爲濁流是禹貢大田孔子不刪爲可咎矣雖然戶科給事葉公紳之疏曰聞昔人於溧陽則築五堰以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又湖州郡守張公鐸之志曰疏其源使水之入者有所分導其流使水之往者有所歸是天下亦不謂無其人

分殺湖勢之河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五

武進之港二十

無錫之港十

案水源略備矣睇覽地形緒紬元論潤杭爲南北之極峻嘉常以次第而漸卑最下姑蘇密連滄海天目障萬峰於西麓岡身亘百里於東陲信謂仰孟端猶欹器注則腹蠱盈則趾顛欲事均調必先分殺單諤傷西北之廢堰郊僑乞西南之遷河義興最據上游刺史猶圖節泛所計大事豈愛

良田雅知大智之覽遙懸正慮下流之波濫及也久來農官瀉汰水政全荒薄海盡堙漫成平陸遡源無節總屬迷途夷考百泉緣知七郡竊懼淪亡難逃蠹節即爲詮次且殫蝦箋若彼下流之縱橫備於水治水議之下無敢溝渠之或遺也

吳江水考卷之一終

吳江水考

卷之一

五

吳江水考卷之二

邑人沈啓江村氏著

八世孫守義重鐫

水官考

水之有官肇於唐詳於周重於宋元蓋農之本也重農者設不重農者不設代有因革因革之間雖斯民氣運所關而宰相裁成以左右民之意亦是乎占矣

水利監官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一

三代虞舜時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帝曰俞汝往哉

五代吳越錢氏置都水庸田使以主水事募

卒爲部號曰撩淺

宋仁宗嘉祐四年招置蘇州開江兵士立吳

江等縣城下指揮

神宗元豐六年樞密院裁定蘇州開江兵級

八百人專治浦閘

徽宗崇寧元年置提舉司置提舉淮浙澳牐司於蘇州以知崑

山縣鮑朝懋提管幹

孝宗乾道九年置監堰官於亭林

元成宗大德二年立都水庸田司司立於平江專董修築田園疏浚河道仍仰於

二八月內依時督責疏浚

八年立行都水監仍於平江路設置

泰定帝泰定元年復立都水庸田司

順帝至正元年復設庸田司見水議考

國朝成祖永樂二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二

水四月上以蘇松水患爲憂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特往疏治八月遣僉都御史俞士吉

齎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

英宗正統五年詔巡撫侍郎周忱治水奏請

水利官未幾御史何永芳奏革又行奏

討量撥原經任過辦事官一二十員

憲宗成化八年改設水利僉事浙江按察帶銜

九年添設蘇松常嘉湖五府勸農水利通判

屬縣縣丞各一員

孝宗弘治七年僉事伍性 本年仍差工部

主事姚文灝

八年差工部侍郎徐貫與主事祝萃治水吳大水吏科給事中葉紳請賑饑治水故有此命本年改差浙江僉事伍性

九年差工部郎中傅朝

十四年差工部郎中臧麟

武宗正德七年改設浙江兵備副使謝琛帶

管水利住劄太倉

八年差都御史俞諫治水

十四年差工部尚書李克嗣治水五年大水都御史俞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三

諫工科給事中吳嚴巡按御史謝琛各奏請本年添差郎中林

文沛顏如瓊李尚書同巡按馬祿各奏請見水議考

今嘉靖三年取回郎中林文沛劄僉事熊允

懋帶管

四年冬差水利僉事蔡乾浙江帶銜

九年仍差工部郎中朱袞不久巡按奏革仍兵備道帶管

二十三年改兵備副使山東按察司帶銜帶

管水利

二十八年仍兵備副使添設糧儲參政一員

河南布政司帶銜帶管水利

三十五年革糧儲參政仍改設兵備副使湖

廣帶銜帶管水利

四十年兵備副使王道行輯三吳水利圖考

四十五年改差巡鹽御史兼管

沈啓曰司空治水古制也東南水國官可

設乎可不設乎嘗聞三農生九穀穀生於

水水得其性則穀生而爲利水失其性則

穀不生而爲害殖利以芟害非官不可朝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四

廷念東南國本何嘗不遣而不設哉其不

能久者非朝廷意也何以知之觀之鹽馬

屯田非有重於玉食之地也既設運司又

差巡鹽御史既設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

寺又差巡馬御史各省設按察司屯田官

兩直隸差巡屯御史是朝廷豈靳水利一

官之設哉其不容於久設者有故也且是

官也職在必專專則法有定守任在必久

久則績可責成觀之八年胼胝而不一入

三過之門可知已而豈謂今之官水者速如傳舍寄如贅疣者哉其不能專且久者惟監司之不相能焉耳昔如文襄周公天下第一流人品也其於民情國事真如惻繇乃身當時治水奏請官屬多非監司所轄御史何永芳一疏而盡革之周公正當旁午之際手足不能一轉孰謂責以地平之業而與奪若是之輕可乎幸周公方當君相屬心否則不能安其位矣周公又且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五

不動於心復疏懇請仍給官屬以畢乃緒以是例之則今安得不利於帶攝哉又嘗見監司亦有以天下事爲己任如御史呂公光洵者累疏東南水利力任而勇圖之功竟不立何哉瓜期不可逾也余故曰必專官久任而後可豈徒曰可有可無也哉

蘇州府水利判一員

吳江縣水利丞一員

徐獻忠掌故集忠按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嘉湖五府勸農通判所屬縣丞各一員近復革去今世冗官理應裁省者甚衆惟蘇松湖

三府勸農官獨不可少所謂勸者專管水利以興農功者也蘇松在震澤下流淤澱日甚加以海潮漲沙日積故吳淞江已爲平陸今之爲郡邑者誰復以水利爲念哉而稅額日重加派不息今之蘇松視昔之蘇松何如也吳興居於上流其入太湖之水既爲吳江所遇塞則其南向之流所係亦甚重而圍爲菱藕之蕩塞爲桑麻之區日已加多苟無專官治之其誰已哉若徒以區區冗官之議概例之其可哉

沈啓曰修水興農守令法典朝更代歷政無改權茲焉設二弼丞將以代勞非侵其秩而分其權也知此協恭胥濟共美苟主曰有弼弼曰有主不免各有餘責矣仰觀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六

一統輿圖添設者僅東南五郡邑建立之意顧不深哉尚圖重其官榮其選賢借甲科精明水政何意每每裁革司權者動必先以應命大違建置初意豈於國重民艱有未討歟

塘長九十三名

圩長卽圩甲一千一百五十八名

沈啓曰二長之設卽周官土均稻人之意嘗觀稻人以豬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

一以遂均水土均爲掌其平水土之政而率以治之然則今之塘長遇田塍傾圯溝澮湮微梁塘崩損非所當率其圩長而經葺者乎緬惟朔望結報於官之法猶存則植塗通水修復文襄之政以稔耕稼以還流移不在茲與

導河夫一百名每年徵里甲銀三百兩每名銀三兩

沈啓曰導河之役始於吳越錢氏之撩淺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七

卒繼以宋之節置開江兵迨至國朝額定派徵若銀而本縣歲徵里甲以備浚濬修築之需惟嘉靖十六年均一田糧時無水患盡釐革之至二十六年議復派徵如其前三十六年郡改爲驛通修船之費餘待水利之用焉附賦役冊本府先年派定各屬分管胥門通運各驛座船紅搖站船共一百隻每年派修驗米九百一十石折銀四百五十五兩不穀各屬修造或責之糧長或編之均徭每輒陪銀百兩民甚苦之相應議處今查各州縣自嘉靖二十六年均徭內有導河夫銀二千兩聽備水利有派無徵不得實用合無議將

此項改作修船銀兩用有存剩仍聽水利支用則錢糧有歸矣

水則考

土圭測景玉衡步天制者聖也吳江水則式穀似之不出戶庭而四郊水勢漲落原隔高卑罔逃目睫伊誰制也今則淪亡安起伊人而與之論水

橫道水則石碑

碑長七尺有奇樹垂虹亭北之左 二碑建置俱無考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八

左	水	則	碑
七則	李堂元千 李榮鼎歷五		
六則	三系未到此年水利止		
五則			
四則			
三則			
二則			
一則			

左石一碑面橫七道道爲一則以下一則爲平水之衡水在一則則高低田俱無恙過二則極低田淪過三則稍低田淪過四則下中

田渰過五則上中田渰過六則稍高田渰過七則極高田俱渰如某年水至某則爲災卽於本則刻曰某年水至此凡各鄉都年報水災雖官司未及遠臨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災不被災者已豫知於日報水則之中矣長民者時出垂虹以驗之俱得其實而虛冒者無所容也

直道水則石碑

碑長七尺有奇樹垂虹亭北之右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九

右	正月	七月
水	二月	八月
則	三月	九月
碑	四月	十月
	五月	十一月
	六月	十二月

右石一碑分上下爲二橫每橫六直每直當一月其上橫六直刻正月至六月下橫六直刻七月至十二月每月三旬月下又爲三直

直當一旬三季一十八旬凡一十八直其司之者每旬以水之漲落到某則報於官其有過則爲災者刻之法如前意當時必有掌水之人較晴量雨體阪經疇時爲呈報俾長民者因爲捍患之圖而今不可見矣

按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猶及見之其橫第六道中刻大宋紹熙五年水到此第七道中刻大元至元二十三年水到此正德五年大水城中街路皆斷稽其碑刻水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十

到六則與宋紹熙中同則元之水猶過也今石尚存而宋元字跡與橫刻之道盡鑿無存止有減水則例四字亦非其舊乃於大直刻正德五年水到此六年水到此既無橫道何以爲則且增六年而遺四年繆矣哉失古建置之意不知伊誰之過也今石猶樹水旁追憶所見識之亦存羊云

水年考

渰田者潦積潦者雨助雨潦以害田者風

風雨者吳江所獨爲災者也。在春秋所必書，故特係之水。則之下以見邑壤之卑，雖小水亦不能禁矧大乎。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詔會稽宣城二郡米穀賜遭水人。寶志

梁武帝大通中，吳郡水災，上言當洩大瀆以瀉松江。

宋真宗祥符四年九月，吳江汎濫，壞廬舍。宋史

仁宗天聖初，蘇州水壞太湖外塘，浚積潦，自吳江水考

卷之二

上

吳江赴東海

郡志

景祐初，大水范仲淹上宰相書，導諸邑之水。神宗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潮高二丈餘，漂蕩尹山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寶志

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漫沒民居。邊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吳江長橋亦推去，其半橋南至平望，皆如掃。內外死者萬餘人，翼日水退，村人漸獲流屍，焚殯云。吳

江以北露地而哭。吳江以南刈禾而歌。寶志

哲宗元祐六年，吳江水災，詔賜米斛及錢賑濟。寶志

紹聖元年秋，蘇湖秀等風害民田。宋史

元符二年六月，久雨，蘇湖秀等尤罹水患。宋史

徽宗大觀元年十月，蘇湖水災。宋史

政和五年八月，蘇湖諸郡水災。宋史

高宗紹興二年，詔吳江等處一應積欠租賦並蠲免。寶志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上

二十八年七月，平江大風雨，駕湖漂溺數百

里，壞田廬。宋史

孝宗隆興元年八月，大風水，蘇湖爲甚。宋史

二年七月，蘇湖秀皆大水，侵城郭，壞廬舍，圩

田軍壘操舟行市者，累日人溺死甚衆。越月

積陰苦雨，水患益甚，民流淮東。宋史

光宗紹熙五年八月，大雨，水平江江溢，圯田

廬甚衆。宋史

寧宗嘉定十六年五月，江潮大，水平江爲甚。

漂民廬舍害稼圯城郭隄防溺死者衆宋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平江屬縣水壞

民田一萬七千二百頃元史

二十七年大水潘應武疏

二十九年六月平江大水元史

成宗元貞元年五月長洲等縣大水九月又

大水元史

大德二年吳江雨水民日

五年六月平江水元史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五

廿年五屬爭江水害稼七月太風海溢吳江

大水元史

武宗至大四年吳江雨田半渰

仁宗延祐三年吳江雨田半渰

五年六年七年吳江雨田渰過半俱民日

英宗正治二年十一月平江大水損民田四

萬九千六百頃元史

三年吳江雨水民日

泰定帝泰定三年吳江水田半渰民日

致和元年吳江水田渰過半民日

文宗天曆元年八月平江水沒民田萬計元史

至順元年七月平江大水壞民田萬計十月

吳江大風太湖水溢漂民居一千九百七十

餘家元史

三年吳江水民日

順帝元統二年吳江水田渰過半

至元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吳江水田俱半渰

傷民日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十四

至正二年吳江水

四年水

六年吳江水半渰

七年吳江大水無秋俱民日

八年四月平江大水元史

十年吳江雨田渰過半民日

大明太祖洪武共三十五年俱無災啓運錄十八年

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詔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此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許本處者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憑優免有司極刑仰觀詔旨吳中三十年間必災

傷明
矣

成祖永樂二年五月大雨吳江田禾盡沒農
飢車水救田仰天而哭子女索食繞車而哭
壯者相率借糠雜藻荇食之老幼入城行乞
不得卽投於河六月詔賑濟始蘇賈志

三年水

五年六年水

七年大水

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俱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五

水半渰

十六年大水

二十年二十一年俱大水

二十二年水俱民
日記

宣宗宣德元年大雨水無秋

二年三年水

六年水

九年大水無秋九月有寬恤敕賑荒停止物

料

英宗正統元年水

四年雨水

七年吳中大水繼以七月十七日颶風大作
圩岸俱圯巡撫周忱奏留官糧一十二萬賑
濟水利
志

八年八月大風雨壞稻

十年水

十一年五月大水

十二年旱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六

十三年水

十四年大水無秋俱民
日記

景帝景泰元年大水

三年水

五年春吳江大雪平地積丈餘太湖諸港連
底凝凍舟楫不通鳥獸草木死者無算入夏
大水田地房屋漂沒過半升米百錢餓殍相
枕物價騰貴盜賊蜂起兩稅無徵以濟農倉
積米三十餘萬賑盡又納粟補官以繼之莫舊

志

七年秋水農乘船而刈

英宗天順元年大水無秋

三年四年水

六年七年八年水俱民日記

憲宗成化元年大水無秋

二年三年水

七年八年水

九年大水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七

十一年水

十四年大水

十七年大水

十九年春大水不害稼

二十年水

二十二年大水俱民日記

孝宗弘治元年水

四年五年水葉疏

七年大水田渰幾盡知縣金洪勘災向民泣曰民傷已甚可重傷乎

爲准全災奏允民免流田免荒至今談者德之

十八年水

武宗正德四年七月初七日雨至二十三日

大水無秋

五年舊水未消春雨連注至夏四月橫漲滔天水及樹杪陸沉連海官塘市路瀾漫不辯舟筏交渡吳江長橋之不浸者尺餘耳浮屍積骸塞途蔽川凡船戶悉流淮揚通泰之間吳江田有拋荒自此始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六

沈啓曰前此水渰田稅勘一分准免一分勘二分准免二分時非無起運也每依奏免且有優恤惟此年災糧官司先聽起運糧四百萬災從存留內扣免而存留不及十之二又先復熟三分則所准免者名雖七分總概縣全數而計之不過十分中之一分四釐而已追念永樂弘治以來豈無起運而每年災糧何以俱得優免哉自此年以起運全派四府至今災年皆准爲例

或謂此例自戶部尚書秦 所題或謂起

運原概派於徽州等各府因彼府旱災之

年巡撫改派於蘇松四府初不過借辦一

年爾適改者去位而嗣撫者不知改移之

故執爲典常二說紛然日久人亡莫稽其

由吳民冤苦其有既哉此年不免之糧注

所必徵司權者慮民有變調停每年帶徵

三分皆白水也村鎮人家自此千不存百

百不存十蚩蚩流民反以淮揚通泰爲樂

吳江水考

卷之十一

七

土久竟不歸吳江荒田安得不積而多也

哉

十三年六月大雨水滄田十之七

撫按與有司皆以起

運者不免自是聞災不復題知但將高田下

比之寬矣

後遂爲例

今嘉靖元年七月廿五日大風起自辰東北

而西北而西南至西駕太湖水高丈餘漂沒

吳江城外及簡村邊湖去處三十里內茅茨

崔壁人畜器貲無算翼日覓流屍十無二三

間有附木隨風著岸得生者從遠歸問之但

見滿湖皆火云

吳江南門外某避水門樓見風濤中漂一女子附一箱當

樓乞命某利其箱以長竿擊女輩浪去獲其箱啓無長物惟一帖乃其先年爲子聘湖西

某女爲婦禮單也始始所學者蓋其婦云里人謂某不良天之報亦奇哉

三年先旱蝗後多風雨民艱食米貴

十年雨不害田無秋

十三年夏旱秋潦半收

二十四年旱升米百錢人食草根木皮大疫

吳江水考

卷之二

手

路殍相枕

二十八年大水

三十七年雨水滄中下田

吳江二十八都最低如縣曹一麟往勘至滄處圩大而水深曹怒曰湖也責引路

者三十民泣曰此田從春蒔苗可証命隸人沉水底取出爛苗視之不信復行復取數處

皆然始歸猶謂無傷於稼以復府院人謂與弘治間金公勘災異矣

四十年宿潦自臘春霽徂夏兼以高淳東壩

決五堰下注太湖襄陵溢海六郡全滄秋冬

淋潦塘市無路場圃行舟吳江城崩者半民

廬漂蕩墊溺無算村鎮斷火饑殍無算幼男
稚女拋棄津梁汨沒無算寒士貞婦假貸不
通刎縊無算枵腸食粥仆斃無算疫癘相仍
殍札無算較水者謂多於正德五年五寸國
朝以來之變所未有也巡撫都御史方 奏
災一疏自六月上時巡按御史陳 以送
歸閩方未再請戶部故執無巡按疏不爲實
免止改折銀至十一月巡按始到日擊被災
非常上疏雖切過時不行糧銀不蠲自是累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五

年徵併戶絕村空縣官爲累戶部差郎中分
年坐守不完不許回部豈仰體優恤之旨宵
旰之憂者哉
案吳江建置以來代更朝改被水歲年於
何爲據謹稽之宋元五行河渠二志與故
家之遺錄先獻之緒談編年如右夫史所
載災之大者也若夫遺錄緒談則小者亦
非所遺矣何也吳人所記吳江云爾啓
水吳江而敢舍諸觀者幸止以吳江觀之

隄水岸式

案圩岸田塍關係水旱最切高田車水而
入也賴其如筐而承毋令泄也低田車水
而出也賴其如垣而捍毋令侵也昔人謂
有一尺之隄障一尺之水是已無此而田
蝕於水謂之坍湖水積於田謂之拋荒因
成績荒溝塗之講非禹之所急與

岸高六尺

以平水爲定
高下增減

基闊八尺面闊四尺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五

處植以桑苧謂之抵水環圩植以菱蘆謂之
護岸其遇邊湖邊蕩斃以石塊謂之擋浪又
於圩外一二丈許列柵作埂植菱樹楊謂之
外護今盡廢無遺焉此周文襄公定制尤詳
於二十八都蓋此最低也每年縣官於農
隙時詣看坍損督塘長圩甲修之後官不出
民亦不舉乃遂廢焉謹以坍湖積荒開列於
左

水蝕考

田蝕於水水之害也流其土以自塞其下
流而爲梗非水之貽害乎又嫁其稅於他
田而并未蝕者以嫁之水之爲害無有既
也昔人謂沙漲一尺太湖水面少一尺不
知田蝕一尺太湖水面增一尺數固未嘗
不調停也一水不蝕數害皆除欲修利者
不可不先根究其害

坍湖田五百八十九圩稽舊誌共該田一百

六十五頃七十七畝六分五釐見賦役冊

吳江水考卷之二 重

一百六十六頃四十分八釐七毫原額湖坍田一百二十

頃七畝三釐九毫見賦役冊另會計內一

分一釐吳者史鑑答巡撫吳公書吳江草

莽生史鑑承德音賜名問以生民疾苦令條

具上陳凡三件其二坍荒田糧宜與分豁江

南諸州縣北枕大江東瀕滄海而太湖一水

諸其中近水之田風濤吞噬日削月朘十亡

四五而糧額尚存未幾免放貧民包陪歲茂

無已雖曾具告官司勘申待報動閱歲年迄

無了結胥吏邀求百端及膚及隨反以爲特

利之資諸有錦灰堆之目此之謂也而貧民

意幸除豁欲罷不能寧賣廬舍鬻子孫以副

通適是則因窮之中又添一厄也今造冊在

苦無有息端之時也宜選清疆官屬履行勘

報奏請開除則吾民百年深痼之疾庶乎其

有瘳也

續勘坍湖田一十九頃九十一畝九分七釐

又續告二十八頃八十九畝六釐五毫附錄

子委勘湖田呈詞蘇州府吳江縣委官醫

學訓科沈經爲公勘量修水利以蘇民困事

弘治十一年月日蒙縣遵照欽差總督

糧儲巡撫都御史臣批開仰縣選官從公

勘量造冊具由詳報繳粘連告詞帖仰本職

云云以憑轉詳等因本職遵依備查某人等

詣所告湖田陪糧數多帶同糧塘里書弓手前

湖中者有全圩俱有一圩半坍今昔坍入

水中年坍年告有前勘已完而糧未豁有前

勘已明而未報有前勘未明而尚糧未豁其

中所據各役指點某處水中原無疆界爲準

吳江水考卷之二 語

難以爲據況各糧虛實多寡止據書手冊底

亦多改抹若照各詞勘報不無移虛作實有

負委選本職早夜細思計有四條可以清查

并杜後累勘時必須先查黃冊以究其根復

量實田以覈其數勘後通飭新漲以擬其糧

復修圩岸以杜其壞勘後通飭新漲以擬其糧

乞轉詳另取擅便爲此計開上陳如有可采代

根照得戶人戶田俱載黃冊何圩已存何圩

戶據戶以查其田後將已勘者分別已勘

已勘各該多少庶後不得將其已勘者分別已勘

未勘各該多少庶後不得將其已勘者分別已勘

巴勘已勘之湖捏作未勘矣冊籍俱貯庫中

委官安敢查對如蒙乞發查明事畢還庫

二日量實田以覈其數勘後通飭新漲以擬其糧

水底立標水面疆界難明將見在之田丈該

田有數知坍田在黃冊明即將見在之田丈該

多少則知坍田在黃冊明即將見在之田丈該

多則知坍田在黃冊明即將見在之田丈該

少則知今勘該多少矣庶幾得其真無影捏之弊矣實田不入詞內未敢擅量三日通量新漲以攤其糧燕得毋告竭年積歲繁以田日攤而愈少糧日增而愈多也虛糧非經奏請焉得除免切思本縣西有湖東有新漲東漲之士僻西湖之民是也今湖之原額新漲者野湖之民非有二也今湖之利國課不需糧官田愈甚此漲之民日享其利若復陞科則田之利盡歸於官則若就將新漲通行丈量驗其高低照依民田例或一升或三升五升八升盡照民田例之虛稅就入實徵不致十年過冊而後收矣事干重大非上司轉委有縣正官或佐貳官員親詣湖中丈量仰望四日修田坪以杜其壞照得太湖風浪勢如排山岸遇輒崩日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就成浸非人所能禦也又查有等低灘形如驚浪起非人所能禦也又查有等低灘形如立與浪相抗必傾斜坡不深隨浪相連不獨為今之計不若令各有田之家各於其地立一處或石塊或瓦屑或煤鐵等灰填滿其處樹以殺其奔突之勢則其圍墜未必如往年崩塌之易矣況有水利專官督其工程不其為難果得舉行萬民幸甚密按此呈嘗致中丞簡命委勘盡得舉行糧歸新漲今湖岸莫修塆者未已新漲升科不敢不存為例

積荒田三百九十六頃七十八畝三分九釐

二毫見蘇州府賦役冊縣冊又不同

按積荒者皆窪下之田其端肇於圩岸之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五

不修以非開闢時阪隰也觀其深窪田身恒與河底相等中心潭田深陪於河審形度勢蓋昔人占江湖水面乘時旱涸破波築土崇圍設隄為此畝頃動以萬計非所謂圩田壩田者與是非大集人力以勝於天不能也是以今當欲蒔之先已耕之後一遇淫雨潦漲必多集桔槔以戽之名曰大輶車動以百數蓋計田派人計人派車計車料水建標立限時驗刻量更番昇踏日夜無休聚散有時催督有法此又非大集人力以勝天亦不能也是故塘老圩長沿隄分岸糾察巡警岸之漏者塞疎者實衝者捍塆者繕低者崇隘者培亦日夜無休些毫失慎水走岸崩百力皆廢民無為生謂非民以岸為命與弘治以前能舉此政縣無荒田正德五年一遭水沴土荒民流千家無十存者百家無一存者則岸既周修車安復集逃者不歸官不為理無怪

其爲拋而爲積也已

又按積荒之糧民之償者素矣嘉靖十七年來王郡侯丈量均耗始得開派概縣包補是糧雖曰衆輕易舉尚累縣陪特非積荒人戶陪耳至二十一年復派積荒糧每畝五升不知其所自也夫積荒亦多有開墾者但當以原額之糧復還其身設以糧重量復其半庶不貽累一縣之人何開墾者畏人之脇已也每告陞科縣復從而科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圭

水治考上

考爲吳江輯宜毋旁及諸郡邑也惟東吳之水十州流通猶一身也自吳江視之則

上流分流下流居然三停之具也上不節

中不分下不利病也善治者上之病治湧

泉下之病治百會中之病治手足三里無

弗驗也古人治水之績已驗之方也按之

而治三停之病無難也湖之上爲上流湖之旁爲分流湖之下爲下流

下流

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

司馬遷云昔禹之治水於吳則通渠

三江五湖

下流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圭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欲穿渠洽

揚州刺史王濬以松

江滬濱壘壘不利欲從武康紆

又修陽湖

屬武進縣

梁武帝大通中漕大瀆

吳郡水災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者

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假節發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

隋煬帝大業六年穿江南河

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以

備東

唐玄宗開元中重開荻塘

烏程令嚴謀達建議

德宗貞元中決水溉田

蘇州刺史于頔繕完隄防疏鑿畝澮列樹

以表道決
水以溉田

憲宗元和中開塘湖觀察使韓臯刺史李素開常熟塘湖州刺史范

傳正開平望官湖并疏去長興
西湖中田及決諸堰以復古跡

五年隄松江王仲舒治蘇隄松江為路本年又開太伯

濱屬無濬孟濱屬武進刺史孟簡開浚表四十一里

宋真宗天禧中導五湖江淮發運耐史張輪經度於崑山常熟熟疏

五湖導太湖入海
復歲租六十萬斛

乾興元年詔蘇湖秀疏導三州積水害稼其發鄰郡兵疏導壅

閏仍令發運使董之職
方員外郎楊及催督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壬

仁宗天聖初築隄浚潦蘇州水壞太湖外塘又海旁支渠壅塞詔

轉運使徐奭江淮發運使趙賀董其事自市
涇以北赤門以南築石隄九十里浚積潦自

吳江東赴海復
良田數千頃

寶元元年疏盤龍匯等葉清臣請言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游水

不得泄請疏龍盤匯及
滬濱入海民賴其利

慶曆二年築隄通判李禹卿言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築長堤界松

江太湖之間橫截五六十里又修荻塘通湖
州凡九十里常州許恆浚申港凡三十八里

溧子港自江口浚之凡四十里
戚墅港自湖口浚之凡九十里

三年浚孟濱知武進縣楊與諭民疏孟濱通江

慶曆中浚顧塘河知常州李又浚金涇等

知常熟范琪浚金涇鶴
濱二浦松江開顧會浦

皇祐中常州浚運河

嘉祐三年至六年開浦修塘轉運使沈立開崑山顧浦五年

轉運使王純臣請令蘇湖常秀作田塍位
相接以禦風濤令縣官教各戶自作塍岸定

其殿最為勸課時推行之六年轉運使
李復圭大修至和塘又開松江白鶴匯

四年常州浚運河知常州陳襄以太湖積水積過運河不得入江為民

田患立法浚
之其患遂息

神宗熙寧六年浚修浦濱先三年崑山人郊賣上水利書八月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壬

檢正中書刑房工事沈括言浙西江浦淺涸
當濬浙東壅塞者當修請下司農貸錢募役

從之仍命括相
度兩浙水利

元豐三年開運河賜米三萬石開蘇杭州運河淺澱

哲宗元祐三年浚青龍江先宜與人單譯上書言水利常平使

者調蘇湖常秀
之人濬青龍江

六年導河閏八月知杭州林希言太湖積水為患詔左朝奉郎邵光與本路監

司同導
決之

紹聖中開浚湖浦浙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振之轉運副使毛漸

奏數州被害即損二百萬緡起長安堰至鹽官
以繼請官貸錢七十萬緡起長安堰至鹽官

徽清水浦入海浚無錫芙蓉湖武進廟堂港
常熟疎溼梅里以入楊子江又開崑山七鴉
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淞江開大盈顧匯二
浦柘湖新溼下金山小官浦悉入于海

元符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浦

港溝瀆修疊隄岸開置斗門水堰等役開江

兵卒

徽宗崇寧二年淘江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

太湖東注於海松江正在下流向來潮泥溼
塞水溢為患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

錢米十八萬三千餘克調夫之費

大觀元年疏導松江三年開江置閘許光疑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圭

政和六年興修水利宣和元年修港浦二年

修園政和六年差戶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

霖克兩浙提舉常平興修積水開浦置閘仍

差童師敏克承受奏報文字霖受任復條具

事目以聞宣和元年興工前後修一江二港

四浦五十八瀆二年霖又應詔修園常湖

議見水

宣和四年浚塘知崑山縣吳

高宗紹興二年湖州修浚沿湖二十七淩水

達太湖知州王

紹興中開白茆港紹興二十四年大理丞周

低田都為太湖浸灌緣溪山諸水連接東南

由松江入海東北由諸浦入江其洩水惟白

茆最大望令有司開決二十年詔以御前

激賞酒庫錢平江府如數給之二十九與

工從常熟東橋至丁涇開福山塘自丁

涇口至尚墅橋北注大江分殺水勢

孝宗隆興二年開諸浦詔江浙勢家園田湮

視以聞其平江府委陳彌作相度彌作乃上

其宜先治者十浦并合開園田一十三處詔

令守臣沈度開決許浦自梅里塘口東開至

白茆浦自黃沙港開至崔浦自丁涇塘開至

黃酒浦自十字港開至舊涇浦自界涇開至

下張浦自東海開至七鴉浦自梅浦開至

川沙浦自海開至楊林浦自楊林

橋開至掘浦自海口開至五聖港

渠江水考 卷之二 圭

乾道初浚白茆等浦守臣陳綱作又言疏濬

浦令依舊拓置閘額開

江兵卒次第開濬從之

乾道中開浦修堰乾道二年轉運副史姜訖

年知秀州兵密修華亭瀕海

十八堰移新涇河於運港

淳熙中浚浦淳熙元年詔平江守臣與戚世

訖奏開常熟黃酒浦許浦二年兩浙運副姜

相視太湖利害詔馮湛開濬許浦自堆浦至

梅里道通橋三十八里自道通橋至許浦

口一十六里元鼎又奏開運河五十四里

淳熙六年疏至和塘發運使魏峻疏至和塘

東自夾湖塘西至戴墟

浦亘四十餘里

十三年浚澱山湖提舉浙西常平羅點以澱山湖洩諸水道戚里豪強

占以為田水壅不洩民田病之命點親視開掘農民聞命歡躍不待告諭各裹糧合夫先

行掘鑿於是並湖巨浸復為良田

十六年開河提舉詹體仁開河置斗門為旱潦之備

理宗紹定五年修吳江長橋知府吳淵言吳江石塘橋梁摧

圯給錢三十萬米一千二百石命邑令李桃修葺植蒲葦楊柳以為捍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導婁江本年水湧為災宣慰朱清

喻上戶開浚自婁門導水入於海

成宗大德八年浚吳淞命行省平章徹里提督疏浚以吳淞江故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三

道澶塞西自上海縣界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袤三十有八里

泰定帝泰定元年修治諸河浙江行省請命都水少監任仁

發修治平江松江通海河道壅塞開吳淞江鎮江浚漕渠自江口至呂城一百三十一里

井練湖用建康等五郡人夫

泰定中浚九里河知常州邢燾浚九里河面深如其底十之一又

開吳淞江置石閘

文宗至順中江陰縣浚河江浙行省謂江陰之水由蔡涇北出

江口委同知挑濬下閘

以西一千八百餘丈

至順間開河復開元堰直河置斗門於張涇盤車二堰

順帝至正元年浚江并渠堰是年冬十月朔岸下沙泥浚各開舊河郡西門外漕渠至張

涇堰凡一十二處長六十三里役夫一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

石鈔三千一百六十四錠各有奇

二年修塘都水庸田司修華亭捍海塘

國朝太祖洪武七年浚澡子港知常州府孫用以澡子港

淤塞用四邑夫開濬臨江置閘西北通楊子江本年開杭州運河

浙省參政徐本拓運河廣十丈深二丈仍置閘以限江湖

九年白茆等處設堰壩蘇州府從長洲民俞守仁言開白茅港劉

家港崑城湖南諸涇至和塘北港漢盡為堰壩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三

二十年浚江陰申港一名申浦水入大江東入五瀉西入三山港

二十四年浚得勝新河舊名烈塘西北入楊子江

二十七年浚常州運河

二十八年置安吉縣劉家西鄉等壩五沸石

山等溝

三十年常州築蠡濱河堰

三十四年重浚練湖知府劉辰

成祖永樂二年治水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使討究拯治之法以聞既得其請遂集長

丁疏治蘇州開崑山下界浦以掣吳淞江水

北達婁江挑嘉定四顧浦引吳淞江北貫吳塘因婁江以入海常熱浚白茆導諸水入楊子江松江從葉宗行言浚上海范家浦接黃浦入海	四年浚孟瀆河 <small>先洪武七年嘗浚不深後從開官陳讓言遣通政趙居仁</small>	率常蘇松三郡丁夫開浚	十一年重浚江陰運河	英宗正統五年浚崑山顧浦 <small>廷臣言蘇州常疏浚詔巡撫侍郎周忱兼總其事許以便宜處置忱看得吳淞江壅塞親往江上立表江心督民挑修顧浦水得疏洩</small>	六年築練湖堤修斗門 <small>知縣陳誼</small>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壘	七年修田圩通河道 <small>本年大水七月十七日風風忱預奏留官糧府一二十萬石縣六萬石賑濟各處低圩岸塍俱衝圯時水利等官先被巡按御史何永芳奏革忱復奏取各官來任未半修治事完</small>	八年修浚邊海諸河 <small>巡撫侍郎周忱修浚由金山衛獨樹營至劉家</small>	諸河口	景帝景泰間築澱山湖堤 <small>知松江府葉冕修萬餘丈鎮江修練湖</small>	景泰五年浚白茆等塘 <small>是年夏大水淹沒田禾巡撫侍郎李敏知府汪濬躬往相視挑濬青墩浦橫澀塘以通白茆開三堰引水通鮎魚口仍去海口淤塞</small>
--	---	------------	-----------	---	----------------------------------	------------------	---	---	-----	--	--

約千餘畝	英宗天順三年蘇州浚吳淞江 <small>巡撫都御史吳淞江分江為三崑山縣自下界口至白鶴江四千六十七丈上海縣自白鶴江至卞家渡四千六十七丈嘉定縣自卞家渡至莊家壩五千五百六十七丈本年鎮江浚漕河作閘從向寶少卿凌信言命都御史崔公恭浚自京口至奔牛</small>	一百六十里各置信吳江人	四年浚松江蒲匯等塘 <small>巡撫都御史崔恭浚丈鑿曹家溝南抵新場二萬丈浚六磊塘鶯寶湖烏泥涇沙竹岡諸水入於黃浦</small>	憲宗成化七年浚吳淞江 <small>僉事吳編復浚吳淞江東自徐公浦西抵下界浦一百三十里</small>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壘	八年山鄉斃堰築堤 <small>知吳縣雍泰穹廬山腰法雨泉</small>	十年開吳淞江 <small>巡撫都御史畢亨與知府邱西莊家港嘉定分浚六千三百五十三丈表共一萬一千七百七丈</small>	孝宗弘治元年浚海鹽陶涇塘	四年浚宜興諸瀆 <small>水利僉事伍性命宜興浚湯溪等瀆凡五百五十六丈</small>	六年浚宜興葛溪等瀆 <small>僉事伍性命縣浚凡一千四百九十丈</small>	七年江陰縣浚申港 <small>知縣王傳浚申港河北大江東入無錫五瀉河西</small>
------	---	-------------	---	---	------------------	---	--	--------------	---	---	--

十七年浚宜興後河三

與昭河長受河兩屑河雙橋濱蘆長河窖莊
河張墅河以洩東西二九荆溪之水入於太

湖武進縣開得勝南新河江陰縣開青陽河
西山塘九里河以洩運河之水於楊子江無
錫縣開閘江河又開西新河永安河包沿河
蘇塘河亦以洩運河之水使歸常熟宛山蕩
散出白 又開松江塘港亭縣開南橋塘金
匯塘官路港站船浜北蟠龍塘南高塘北嵩
塘官莊溇青村港黃泥浦尹山溇米市塘上
海縣開舊江走馬塘周浦塘鹽鐵塘六磊塘
以洩當湖三泖澱山湖諸水使各通黃浦吳
淞江以入於海

五年浚蘇州塘港河浦 蔡僉事乾督太倉州

市河三段自葑門善教橋起至打急路橋止

吳縣浚市河七段盤門新橋北起至石灰橋

止又與福塘一段崑山縣浚黃昌涇上社塘

注浦道福浦常熟縣浚十三丈浦溝橫涇塘

吳江水考 卷之二 五

嘉定縣浚西線河趙涇北橫涇河桃木浦

虬江木瀆港舊江界河南鹽鐵河雙塘河修

岸 又浚常州河港修閘 蔡僉事行江陰縣

白蕩河應天河泥塘河蔡港黃山港修 又

黃田開動支官銀二百一十五兩六錢 又

浚松江上海浜塘江 蔡僉事督上海縣浚張

龍江 家浜陳村塘馬家浜舊

二十三年巡按御史呂光洵兩疏題請修治

水利 巡按呂公奏請治水非不勤渠詳懇也

之早承事者不知有公雖專任其勞以一年之

期而圖三四

年之事三也

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翁大立題請差官興
修水利不行 見水議考

水治考下

江湖非丈尺可計計丈尺於江湖間非得

已也何也昔水而今淤爲田也浚則奪其

田以爲江湖不有章程人焉遵信若吳江

之牛茅墩以及甘泉之上下吳家港以及

垂虹橋之上下皆嘉靖二十三年察院呂

公所勘應濬之丈尺而未浚者也是固可

吳江水考 卷之二 早

徵也然今亦可執以爲的乎曰觀元之水

道不同於宋今之水道又不同於元其可

泥乎但當相江湖以施丈尺不可執丈尺

以爭江湖

牛茅墩 卽東湖 湖水東北流由廟涇甘泉三江

等塘二十里直達龐山湖入吳淞江今東湖

盡淤成田止存三大河洩水其由南仁河入

者爲西水路東水路由十家簃入者爲江漕

路

南仁河一名南勝闊一百二十丈弘治九年定後

闊二十三丈正德十三年定北折而爲西水路闊七

丈長十八里至長橋河又東北折而爲東水

路闊二十三丈正德十三年定凡十八里至白龍甘

泉三江等橋其附南仁洩水南舍等港凡十

五丈俱闊四又附南潞港闊五丈東出微浦又附

中潞港闊九丈東出甘泉

江漕路闊一百二十丈弘治九年定北流至廟涇

太浦廟涇港闊六丈嘉靖二十三年定東入葉澤湖

吳江水考 卷之二 里

大浦港闊七丈長三百丈嘉靖二十年定

八斥運河北段東西各長一百三十二丈

北闊九丈南段東西長七百五十二丈南

闊一十九丈三尺

白龍橋西二港各闊六七丈東行闊六丈

微浦西接東水路長五十丈東入尚湖闊十

丈

甘泉橋西闊六十丈東入龐山湖闊六十六

丈正德十三年定後南北長八十丈東西闊十八丈

嘉靖二十三年定運河闊十三丈諸橋洩水此尤爲要

三山橋港闊四丈定海橋港闊十八丈萬頃

橋港闊一十一丈仙槎橋港闊六丈同北流

入龐山湖俱嘉靖二十三年定

三江橋南段東西各闊三十四丈南北各長

五百二十丈其北段東西各闊二十丈南北

各長一百丈嘉靖二十三年定亦北流入龐山湖

水竇一百三十六闊各倍其竇

觀瀾港闊一丈北入龐山湖

吳江水考 卷之二 里

按自牛茅墩至此爲東南洩水第一要處

其間支河漫衍介然用之則通間然舍之

則塞不可不詳

吳家港闊四十三丈弘治九年定後闊二十四丈

正德十三年定西接太湖東流不半里卽南北至長

橋吳淞江入龐山湖今盡漲南湖皆爲蕩分

爲三港一港東流十里至甘泉闊亦如之中分一

支北折復東至三江橋闊亦如之一港東北流八

里至長橋三汊口闊亦如之一港北流爲斜路八

里至縣西門闊五丈俱正德十三年定內湖墓梅

里石里八港俱四五丈今淺東行合於斜路

斜路以東俱塞

按此關係非小合多開河渠以洩湖勢

長橋闊一百三十丈其南卽湖今淤爲田止有牛茅

墩東西江漕等路并吳家等港數漲數浚弘

治四年浚還爲湖嘉靖元年浚南至十字港

卽三長一百九十九丈闊如舊北至顧公廟

闊五十六丈嘉靖二十三年浚南灘上段東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壘

長三百九十二丈西長二百四十九丈南闊

一百三十四丈北闊一百丈下段垂虹亭基

之東西各長八十四丈各闊七十八丈長

橋之北養濟院東西長三百七十丈南闊九

十一丈二尺北闊九十五丈養濟院至顧公

祠東西各長四百一十丈南北闊三百一十

丈自顧公祠至龐山湖口東西各長三百一

十八丈闊一百五十五丈其唐家坊迤邐

西北運河南北各長一百七十丈東西各闊

九十丈

自吳家港至此爲東南洩水第二要處

瓜涇港闊二十五丈東入吳淞江內附柳

胥潘奇王家匯港俱五六丈同行

鮎魚口闊一百三十丈內有麴杖港闊八

丈

莫舍淩闊一百三十丈內附越來溪闊十

丈

牛腰涇三分各闊七丈五尺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壩

市河三道洩水入吳淞江一自西門至縣治

前闊二丈三尺縣治前至東門闊二丈二尺

二自利民橋卽亭橋至小東門闊一丈二尺三

自治安橋卽小倉橋至小水東門闊一丈六尺今

皆淤

平望運河長一百二十六丈闊狹不等開深

三尺

震澤運河

梅堰運河二河俱淺塞二十三年有數未開

按新漲阻塞水利講求修浚者自古以迄
今則其爲害也無疑矣然利害所關不在
上流必在下流而古今又不相沿如宋單
錡謂增吳江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
知幾百倍也所謂三州者指湖常秀而言
稽之常州之水在宋入太湖在今已堰入
大江歲久法廢不知堰尚至今存乎否也
秀州卽嘉興在縣東南其入界之水僅由
爛溪汾湖以出三泖與太湖眇不相涉所

吳江水考

卷之二

聖

關者惟湖州一郡在縣上游與本縣四五
至十五等都壤界相連俱在太湖西南水
源之所由來也下流一阻上流爲潦勢所
必然此疏浚之說不容於不講者而今官
司視爲迂緩細民苦於工役而利己者又
懼其奪削也故凡遇當事者一則曰江湖
水平不爲阻礙二則曰蚤開暮漲浚之何
益三則曰所掘泥土堆置何處又好事者
鼓舞之曰昔人治水欲決吳江一邑嗟乎

使盡決吳江以利湖州湖州一郡之賦不
若吳江一邑之多握賦權者必不惑也惟
所阻三說在通變宜民者亦能辯之夫百
畝之田多分河港且猶爲利而況利在本
縣西鄉旁及鄰郡者乎浚吳江利在湖州
然則吳江之利何求亦曰浚華上崑常云
耳此上流下流之別也復何疑

又按以上開浚丈尺之數惟嘉靖二十三
年者爲未遠時所委各縣無一任事立功

吳江水考

卷之二

聖

之人多以虛數復巡院此呂公所以切抱
遺限也後有作者幸更詳而酌之

又按開浚之利匪獨淤塞者便之凡諸田
園廣大者尤以爲便蓋園大則水不中及
旱潦俱病車戽苦之議者每欲從中開渠
開洫或十字或廿字隨圩大小爲之以爲
通水均水之計苟能舉行何拋荒之有

水柵考

甃石築土爲壩列木通水爲柵於水何利

而置之端爲鹽盜防故皆屬之巡司建置之初或出鄉村之自衛或出院司之求備倉卒應命未必皆險要之地及縣每年差屬官點查更陪其數多寡應否不知何以復命且邇年海寇內犯編氓守望鄰邦設險倉皇不暇爲水謀也其創建於四封之內者尤多亂已自當釐正若彼豪右欲擅江湖之利逋逃欲拒勾攝之人國有法焉姑存各司所轄以俟能考潘應武之說者

吳江水考

卷之二

聖

屬長橋司

大浦港 六里港 直路港 裊腰港 翁涇港 長浜港 呂家港 白港 湯大壩 黎里鎮 長田港 延壽橋 無石橋 王家港 剡船港 萬頃港 甘泉港 三江橋 嚴家港 惠港 仙槎橋 廟涇橋 屬簡村司 瓜涇港 鮎魚口 廟港 龐港 直港 黃沙港 坍關口 直濱港 溪港 烏橋

梅堰鎮 賣沙港 中北港

屬平望司

白龍港 榆樹港 涇門港 石幢港 破鑼港 烏壩 山家港 麻溪港 陳灣港 東陽港 盛澤港 陸家港 金堂港 舍港 急水橋 翁思港 翁思路 陳家港 薄荷港 烏橋港 赤青港 六里港 漕龍港 積善港 白蔣港 百家港 渭家港 上橋 麻溪 雙里橋 七里橋 吳江水考 卷之二 聖 韭溪港 上橋以下五港柵毀年久河深水闊不能修 屬震澤司 蠡思橋 普安橋 陶家港 東楊定 西楊定 東馬路 西馬路 張灣橋 蒯家港 斜路橋 衆安橋 沈安橋 新路橋 屬因濱司 更樓港 邱廟港 徐行港 姚家港 大廟港 丁家港 雙石港 吳淞港 黃家港 談澤港 吳淞涇 太平橋 盧家橋

屬爛溪司

蔣家港 後興橋 集賢橋 顧莊橋 馮

家港 淮南港 八八港 永通橋 平石

壩 九里橋 北宮橋 老龍橋 迎春橋

周嚴橋 寺西橋 永倉橋

屬汾湖司

盧里橋 牛長涇 龍溪橋 江澤港 蛇

蟬港 新莊港 北洋港 汝家港 梅家

港 小月港 西蒲塘 木菴壩 東朱港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吳

南陽港 菱蕩港 西天荒 南盤港

周涇

屬同里司

塔菴港 通濟港 池家港 平家港 北

雲港 南柵港 東柵港 東橋港 湯家

橋 庵村 沈舍港 西港 沐莊港

水課

魚課應屬食貨惟取之於水故井及之

姑蘇河泊所

官一吏一

魚頭目三十三名

用魚甲之有力者催課今非魚戶充矣

一都至六都七名 八都至十一都四名

十三都至十六都四名 十八都至二十都

三名 二十一都至二十三都三名 二十

四都二名 二十五都至二十六都二名

二十八都至二十九都八名

魚船戶二千四百六十二

鈔課官叢蕩四十一所 名曰官蕩民不敢取魚

小官蕩 賀家灘 死人甕 餛飩兜 北

曹蕩 熟字蕩 黑虎兜 牛腸涇 天荒

吳江水考

卷之二

吳

蕩 白花漾 曹阡蕩 東西茶池 八字

蕩 潘家蕩 雷墩蕩 姚清之蕩 南麻

漾 新官蕩 倒關蕩 野坑蕩 上下蕩

泥潭蕩 三陳蕩 北角蕩 章灣蕩

戚家蕩 火場蕩 和穆溪 東官蕩 水

花園 徐陽灣 法字下脚蕩 桂枝蕩

倒鶴蕩 白駒灣 水月院蕩 葫蘆蕩

長浜蕩 八門蕩 南勝蕩 東天荒

額辦魚課銀四十三兩

賦役冊開本府本色鈔五萬七千一百三十二貫五百六十三文每貫折銀三分折色鈔五萬七千一百三十二貫五百六十三文每貫折銀二分共銀三百四十二兩七錢九分五釐一毫八絲九忽魚戶出辦案此冊數舉一府言派分吳江該銀六十四兩嘉靖十三年均糧減二十兩輸河泊所又查賦役冊內魚油黃白麻料已派丁田收取至嘉靖三十六年仍改入均徭未知所處也

吳江水考

卷之十一

事

又案魚課既派於丁田均徭今豪家棍子尚多謀克頭目名色白取諸漁家動以百計而漁人不知猶謂輸課可哀也已水乎水乎利乎害乎

吳江水考卷之二終

吳江水考卷之三

邑人沈啓江村氏著

八世孫守義重鐫

水議考上

夫議者擬議其事理而論之之謂也論之有文行之必達於治若奏疏若公移若上書皆前賢因地討察之精隨時匡救之略水治典章是乎徵矣

梁大通三年昭明太子上疏曰伏聞當吳興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一

都水災遣王奕等役上東三郡人丁開濬溝渠導泄震澤以瀉浙江使吳興一郡無復水災艱勞永逸必獲厚利未萌難睹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卽日東境穀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奏聞今征伐未歸強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復茲失業慮恐爲變更深且草竊多俟候人間虛實若善

人從役則抄盜日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
罹其敝不審可得權停待優實以否武帝覽疏優詔

唐轉運使劉晏停免修築練湖狀其略曰得
刺史韋損狀上件練湖經周四十里比被丹
陽百姓築堤橫截一十四里開潰口洩水取
湖作田其湖未被隔斷已前每春夏雨水漲
滿側近百姓引溉田苗官河水乾淺又得灌
注租庸轉運及商旅往來若霖雨泛溢卽開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二

潰洩水入江自被堤築以來吳中地窄無處
貯水橫堤壅礙不得北流雨多卽向南奔注
丹陽延陵金壇宜興等縣良田常被淹沒稍
遇亢陽近湖田苗無水灌溉所利一百一十
五頃田損三縣百姓之地今依舊漲水爲湖
官河又得通流邑人免憂旱潦奏聞勿更修
築

宋景祐初范仲淹守鄉郡議導諸邑之水上
書宰臣呂夷簡具言水利其略曰姑蘇四郊

略平窳而爲湖者什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
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流入於河
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而已
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湮塞
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
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
人必薦饑豈可不爲之經畫乎今疏導者不
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東北入於揚子江
至於海乃爲利耳夫水之爲物蓄而停之何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三

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
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
王者以其善下耳豈獨不下於此邪江流若
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有姑蘇乎矧今開畝
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
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
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江淮會天下之水
能畢歸於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
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開

常時局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僅理
開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局之可救燠涸之
苗澇歲則啓之可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畝之
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
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
其羸憊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寔由饑耳如能
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饑
而死曷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猶愈於惰而
死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四

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司之糴又不下
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司之糴無
復有焉如豐稔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
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
名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
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謂費軍食哉或
曰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無益也某謂不
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減之使淺則可播種
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

橫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猶有二
三未能播種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
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
又淞江一曲號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
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
半利已大矣畝漕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
刺史督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
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
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五

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
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
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時轉運使亦委

平江節度推官張去惑分
捍水道以功授將作監丞

寶元元年葉清臣爲兩浙轉運副使病太湖
有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訴
遂請疏盤龍匯及滬瀆入海民賴其利
崑山人郊亶上兩府并司農書其略曰謀謨
廟堂非遠方疏外之人所宜擬議若夫畝畝

之事則亶固蘇人生長田野訪求遺跡軌得一二然功大者衆必懼利博者效必遲夫以大功博利言於衆人以求速效其不見諒也必矣閩下方欲舒澤民之術立太平之基士有知當世之利害者必采而行況京師倉廩悉仰東南水田之利莫大於蘇州一歲之輸不翅三四十萬石而尚未能盡其地利之半望察其爲利之大主張而力行之不惟蘇州被其利而天下亦被其賜

又一書意同不錄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六

神宗熙寧三年詔天下陳理財省費興利除害之策郝亶自廣東安撫機宜上言蘇州水利具書與圖首言六失六得及治田利害七事大略以爲古人治低田之法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爲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趨於江非專爲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隄岸高者須及二丈

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六尺而隄岸尚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待決洩而水自湍流矣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浦港常通而隄防常固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淺指揮之名者此其遺法也洎平年祀綿遠古法隳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七

壞水田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爲小涇小涇說者謂涇者安船溝也今所謂某家涇某家涇之類是也或因人戶侵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隄防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淹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爲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稅之田而納租亦依舊數故租戶樂於間年淹沒也或因決破古隄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

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每遇春秋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低田一抹盡爲白水反在江水之下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水不復洩矣且以吳江言之隄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篠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洗蕩動有隳壞雖水退之後暫獲豐稔求其久遠之效則不可得也朝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八

廷始得宣書以爲可行有旨令宣至兩浙運司與本路提舉倉司同共相度宣乞先詣司農陳白利害五年十一月除宣司農寺丞提舉兩浙興修水利宣至蘇比戶調夫同日舉役民以爲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元豐元年正月一日有旨停工令官吏各具利害聞奏人皆驩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交入驛庭喧闐斥罵燈悉蹂踐驛門亦破宣幙頭墮地一小兒在傍

亦爲人所挈諸縣令被遣出郊者皆鳴鏡散衆遂罷役奪宣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銓浦橫塘之說獨詳於崑常太倉江陰與治旱田之法皆未錄

宣既歿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大略云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脈之流不使溢聚以爲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於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九

喬維岳不究堤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又謂營田之司爲冗職旣已罷廢則堤防流決之法無以考據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但以目前之見爲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爲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堰所以防太湖

泛溢淹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港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瀾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方出於港浦復爲潮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瀾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港爲謬論矣又況太湖蓄積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十

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領阪重復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卽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淞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旣隘於昔又爲權豪請占植以菰蒲蘆

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爲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閘簷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爲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陂崦浦港悉皆瀾漫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於畏雨也吳淞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十一

數十浦爲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究水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跡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岡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漏湖沙子崦及江陰港溝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樑以決太湖會於青龍華亭而入海

仍開浚吳淞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於澎匯與諸湖壤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經北以漸築爲堤岸所在陂崦築爲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三

太湖爲害矣此前所謂旁分支脈之流不爲腹內畎畝之患者此也水爲東南患其來久矣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縣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過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潤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卸

堰使水趨於揚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循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開以防江湖而不知浚流以洩沙漲故有堰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埭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二者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三

之說相爲首尾則可盡其善夫震澤底定是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宣歙而來至於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汙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自出之水不能徑入於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卽先父比部水利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某

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沿江而東至於海又沿海而北至於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爲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淞兩岸塘堤不唯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淞江殊不知開吳淞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爲兩州之患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古

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效漢唐以來堤塘之法修築吳淞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瀾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旣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瀦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爲良田

況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瀆陂崦僅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大作隄防以置其水復於隄防四傍設爲斗門水瀨卽大水之年足以瀦蓄湖瀆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埤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畎畝之利坐收苗賦以助國用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五

略云蘇常湖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蓋逾五十年矣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跡使講明利害之原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有五堰者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直趨太

平州蕪湖後廢去五堰則水皆入於宜興之荆溪而入震澤東灌蘇常湖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於震澤也今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皆知其一偏者也以鐫視其跡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金陵九陽江之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十六

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欲不死得乎五堰久廢而三州之田十年尚熟五六自吳江築岸以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驗之三州歲賦所入可見矣夫吳江岸界於吳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百川莫不趨海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隄橫截江

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溢而不洩每五六月間湍流迅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東之水常低岸西之水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處茭蘆叢生泥沙漲塞自築岸以來漲成一村昔爲湍流奔湧之地今爲居民田吳江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矣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湖流東下迅急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十七

築岸之後水勢遲緩泥沙增積茭蘆生矣茭蘆生則水道狹而疏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乎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橋洪各闊二丈千橋共開水面二千丈隨橋洪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則二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古有瀆一十四條皆洩運河

北下江陰入江今存者無幾兩浙糧船不過
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勝
舟以十四瀆立爲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堤
岸以制水入江否則泛溢而浸江陰之民田
民居矣宜興縣西有夾苧千瀆所洩長塘湖
東入漏湖由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
入白鶴溪而北入常州運河今皆名存實亡
儻開夾苧千瀆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
水可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熙寧大旱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六

太湖水退有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信知昔
爲民田今爲湖也以是推之昔云有三萬六
千頃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或謂開海口
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鍰曰百
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風西流風息
則其流亦復歸海勢則然也江湖浦港勢亦
一同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自吳江東至
青龍由青龍洩水入海昔監司恐走透商稅
遂塞此江其害實大竊聞人戶情願開浚不

必全藉官錢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或謂
望亭奔牛呂城三堰蓋謂丹陽下至蘇州地
形東傾古人慮運河之水不制故堰之以通
漕運熙寧間廢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
運何耶鍰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
岸之阻又一切江河未嘗湮塞故運河之水
常慮走洩是以置堰以節之自築置吳江岸
及諸港浦一切湮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
不洩二堰雖廢無害今若洩江湖之水則二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七

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涸而糧運不可行
此灼然之利害也或謂塘園何益鍰曰昔置
塘蓄水以防旱歲今三州之水久溢不洩是
以置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洩三州之水
則塘不可不開堰之不可不復也嘗見蘇州
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洩積水當時
諫官不知蘇州積水不洩咸上疏言仲淹走
洩姑蘇之水不知其利而反以爲害惟執事
者上之

元祐間蘇文忠公進單諤水利書狀其畧曰
臣到吳中二年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
今年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
江與海渺然無辨蓋三湖之水潴爲太湖太
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於海海日兩潮潮濁
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
輒滌去海口潮通故少水患昔蘇州船舫皆
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
挽路建長橋漕運便之而松江始艱噎不快
吳江水考 卷之三 手
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
而吳中水患如故今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
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各二丈
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
後官司出力以浚海口則泥沙不復積水患
可以少衰臣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諤著
吳中水利書一卷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
施用謹繕寫進上伏望聖慈念兩浙之富國
用所恃而十年九勞公私凋弊乞下臣言與

諤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考實其言圖上
利害臣不勝區區
徽宗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
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於海松江正在
下流向來潮泥湮塞水溢爲患請自封家渡
古江開洶至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四里以
常平緡錢米十八萬三千餘克調夫之費因
令饑民就食確躬操畚耜以先之水道遂通
或言饑民就役多死降三秩確曰此役不興
吳江水考 卷之三 手
饑者當駢首就死以此獲愆吾所願也
大觀元年中書舍人許光疑奏蘇州之患莫
若開江浚浦蓋太湖入海然後水有所歸今
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前歲損四尺良由
開松江浚八浦之力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
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官詳究利害
遂詔吳擇仁相度而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
月詔委本路監司檢按松江古迹疏導及命
陳仲方爲發運司屬官相度蘇州積水三年

兩浙監司奏請開淘吳淞江復置十二廂

政和六年兩浙提舉常平趙霖治水利害狀其略曰浙西六州之水注於太湖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於海平江地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孟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沿海環江鑿開港浦者藉以疏積中之水也今瀕海之田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裹水使不得流外沙日積此崑山諸浦壅塞之由也岡身高田每關雨則悉爲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圭

遇潮至則於深浦開鑿小港以供已用或爲堰斷以留餘潮此常熟諸浦壅塞之由也法當開治港浦置閘啓閉築圩裹田三者闕一不可其開浦篇曰古人大小縱橫設爲港浦者三十六浦區爲三等上等工大而利溥中等工費可減上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自大浦分派工料之數而第損焉其置閘篇曰三十六浦古置閘有四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蓋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

外置閘而又近外有五利焉江海之潮上則

閉潮退卽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日得以出

一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閘內港浦常得

疏通二也瀕海之地每苦鹹潮置閘啓閉內

地盡宜稼穡三也置閘近外歲事修治不遠

易爲工力四也港浦深闊貨船木柁得以住

泊官司稅課以助歲計五也復有二說崑山

浦通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

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小舟不阻二也其築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圭

圩篇曰平江之賦多出低鄉今田圩旣廢水通爲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唯高大圩岸方能恃此以殺水勢耳至和常熟二塘爲風浪衝擊塘岸漫滅皆積水所致今若開浦置閘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塘以限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田盡築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今積水之中有

力人戶間能作塍岸圍裹低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築但民無力爲之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之衆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之中棄一畝取土爲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此治積水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三十三常熟二十有一當分爲三等開修

高宗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太湖之利也近年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五

瀕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而民田盡沒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

二十四年大理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郡低田多爲太湖積水浸灌緣溪山諸水連接併歸太湖東南由松江入海東北由諸浦入江其沿江洩水惟白茆浦最大望令有司相視開決

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雖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塞後來被人戶圍裹湖壤爲田認爲永業乞加禁止戶部奏在法瀦水之田衆共溉田者不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乞下平江府明立界至約束人戶毋得占射圍裹有旨從之

黃震代平江府回馬裕齋催泄水書其略曰本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之水既高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五

若建瓴東北自崑山之太倉連亘常熟其勢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蓄而不泄故近郭之田雖茫爲一壑而濱海之田則枯涸自如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爲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五堰入於運河以至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設岡門斗門開高地之水以溉高田使水不得反流而趨內若中間地卑水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爲塘浦焉蓋吳地不特太湖爲

大若尹山昆承等湖斜塘等諸壤黃天等諸蕩市宅等諸村皆蓄水深處脈絡與太湖貫通止藉吳淞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速而所藉者又在塘浦其如元計一百三十有二浦之闊率三二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於江江高於海水駕行高處而吳中可以無水災矣國朝南渡以來生聚益繁五堰既以不便木簞往來而壞江東數郡之水盡入太湖岡門斗門又爲側近勤畊而壞崑山常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壬

熟之水反入內地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往來洄洑水去遲緩一雨卽成久浸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無成功蓋但知洩水而海口旣高水非塘浦不可泄故東坡嘗請去吳江石塘王覲嘗奏開海口諸浦朝廷皆疑而不行范文正公守吳嘗開茜涇亦止一時一方之利今浦閘盡廢而海沙壅漲又前日

之所無惟復古塘浦駕水歸海可冀成功然未可倉卒議也若止縱人戶就近泄放則彼此皆水雖欲以鄰田爲壑而不可得議者多謂圍田增多水無歸宿然亦但見近來之弊古者治水有方汙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旣壞平陸亦成川澤就使圍田盡去水之未能速入於海固自若也爲今之策惟有告諭田主多發夫工就塍岸漸露處次第修築各於水中自爲隄障卽車水出隄障之外而耕種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壬

之此事昨已施行更望熟議再賜指授孝宗隆興六年十二月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敦本之法要在治田當如郊廛所議取塘浦之土以爲隄岸若但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浚之地不過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填塞如舊前功盡棄矣詔令胡堅常相度以聞其後戶部以三議切當但工力浩濳欲諭有田之家各依鄉例出錢

米與租佃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

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相視導水方略狀曰近被旨相度水利訪得浙西諸州平江最爲低下而湖常等州水皆歸於太湖自太湖以導於松江自松江以注於海是太湖者數州之水所潴而松江又太湖之所洩也然以數州渚水巨浸而獨洩於松江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三

導之揚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皆所以決壅滯而防泛濫也後因潮汐往來泥沙積淤舊置開江之卒等亦廢去此太湖所以湮塞而民田有漂沒之憂也自天禧迄今四十年諸浦湮塞又非前日之比遂致民田告勞十歲八九今相視合開緊切去處常熟縣梅里塘白茆浦崔浦福山浦黃泗浦崑山縣新洋江小虞浦顧浦郭澤塘總計役夫三百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工錢三

十三萬七千四百貫米一十萬一千五百石各有奇崑山縣四浦工力不多止用本縣食利戶開浚常熟縣五浦工力浩濬係與吳長等縣利害相及欲於三縣募人克當緣平江積水今經兩月未退已妨種麥若不於農隙之際支給錢米雇夫開治恐來歲春雨積水愈甚虧失常賦不便望賜指揮施行詔從之兩浙運判陳彌作相度水利狀其略曰常熟之浦二十有四皆北入於江崑山之浦十有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三

二皆東入於海今諸邑之間並江瀕海小江故道往往淤滯不特所謂三十六浦而已渚水過多而瀉之過少重以今歲淫雨泛溢識者皆知開浦之利特以工費甚廣不敢輕議今若併舉大役切慮歉歲民無餘力官無羨儲反致勞擾輒擇其宜先治者凡十浦而其緩急又半之興工之日仍乞以緩急爲先後又言勢家請佃占合開掘圍田十三處詔命守臣沈度依具到項目限兩月開掘如有未

便事件具狀開奏

淳熙二年春提舉常平薛元鼎相視水利狀曰平江大水元鼎被命相視太湖沿流利害言太湖之水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其勢有不能勝並湖數州皆受其害景祐間范仲淹就常熟崑山之間濬五大浦以殺其勢爲州之利近並湮塞前提舉陳舉善勸諭人戶以漸開濬獨許浦正係泄水去處尚未施工昨水軍統制馮湛乞用兵開掘因與守臣不協遂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三

已臣切見許浦至梅里約三十餘里湮塞不通其水軍船運錢糧亦自艱阻乞詔馮湛候農隙日從所請開濬

鎮江府兵馬鈐轄王徹奏聞五浦狀其略云徹言紹興二十八年因積水汎濫欲泄入大江宜自常熟縣東開鑿至雉浦五十里入許浦縱水入江却自雉浦之西就民創河二十五里引水入福山浦使二浦復歸一浦俾近縣田稍獲灌溉且鎮江以往地勢極高至常

州地形漸低錢塘江北地勢尤高秀州地形漸低而平江在最下之處歲有一尺之水則湖州平江之田悉皆渰沒聞江灘海岸常列三十六浦各置巡檢寨捍衛浚治故數十年前浙西不聞每歲被水今三十六浦最急者平江五浦就五浦之內黃泗浦尤甚大抵與福山通不用開鑿外崔浦許浦大茆浦沙泥壅積幾與岸平使千里之水不達江海所鑿陂塘亦狹要使江與海瀕注水如舊然後百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三

川之流斷有歸宿謹圖地形水利附奏以聞監察御史任古言水利狀其略曰平江府崑山等縣耆宿言所開浦四處緣積雨東風湖水相會渰沒春來圍田自當開撩所有小虞浦新洋江顧浦雖合開浚見今盡爲松江大水漲遏難以興工欲候潮落岸出人戶自行開掘內有貧乏無力之人乞量借常平官糧寬立年限分料送納已行下本縣命預將興工之具候江水減退卽行開浚又言臣與常

熟縣官詳究得水自雉浦入丁涇通徹福山塘下注大江委是快便計一月餘日可畢此浦使湖塘一帶通注於江然後浚治至十里港工力亦不甚多其餘合開港浦次第興工又趙子瀟計開浚崔浦入大江今已乾涸開浚工倍欲於雉浦口徑入福山通於大江並無回曲不惟開浚省費實以泄水爲便

元成宗大德八年五月都水少監任仁發著

水利議答大略曰東坡有言若要吳淞江不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三

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哉自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或立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淞江日就淤塞也錢氏有國亡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所產以爲國計當時盡心經管制水有法其間利害興革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又

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乃復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田連阡陌往往相接悉爲膏腴之產以故水災罕見議者謂蘇州地勢卑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不可作田答曰晉宋以降悉仰給於浙西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蓋浙西之地低於天下而蘇湖又低於浙西澱山湖又低於蘇湖彼中富戶每歲種植茭蘆編釘椿篠圍築埂岸豈非逆土之性何爲今日盡成膏腴此效驗不可掩也夫澱山最下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三

之處尚可經理爲田却說已成之田不可作田何其愚也大抵治之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欲其深闊築圍岸必欲其高厚置閘竇必欲其衆多設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爲害儻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於天寧有豐年那是年十一月上疏疏導至九年二月工畢

泰定帝泰定元年江浙行省以平江松江通海河道壅塞軍民官勢侵占水面爲田通年

水旱相仍官民虧失大利委官同本處正官
踏視講議到吳江舊江二道烏泥涇大盈浦
二河合挑奏命行省左丞朶兒只班知水利
前都水少監任仁發董督常州湖州嘉興平
江與本府不分是何人戶實有納苗田一頃
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四萬有奇每名日支口
糧三升中統鈔一兩賜仁發銀一錠襖子二
領始於是年冬十二月次年正月訖功仍令
講究久遠不致淤塞良法其略云太湖納湖
吳江水考 卷之三 雷
州宣州諸溪之水而南北東江海之岸皆高
水積其中勢若盤盂設遇雨澇則環湖低田
悉皆淹沒若欲導洩積水在乎時時點檢太
湖東北兩岸通江河之道不致關塞可也蓋
環湖低田利在洩潦兼沿江傍海高田亦仗
湖流奔注衝散潮沙使江河通利乃可引潮
澆灌諸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甚多皆能
接洩太湖注江達海數內澱山湖自大盈趙
屯等浦以出吳淞江與渾潮相接最近若上

源所注不急則潮沙注湖漸成淤澱富家因
淤澱圍裹成田由是湖水與諸浦漸遠而所
洩益微若非就湖內圍田多開河渠及時修
浚諸浦則此湖之塞恐不止於是也又按吳
江石塘障遏東流之勢致潮沙日漲半爲平
地此乃太湖洩水下吳淞江第一要處古來
於隄間多置木橋與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
洩水蓋欲仗其急流衝滌潮泥免致水患人
不知此或便於行路則壩塞河口或情於巡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圭
防則密置樁楸矧以茭蘆漁簍等物障遏必
得官司於此處榜示告戒使之咸知利害可
也
順帝至正元年中書以江浙行中書左丞相
欽察台開府言浙西水利近年有司失於舉
行隄防廢弛溝港湮塞水失故道民受重困
今後莫若都水監官歲委一員分治仍令各
處農事正官帶知圍田署銜責任有歸及監
察御史言宜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慎選諳曉

水利恪守官箴之人按披圖志討論舊治於必合開挑之處將原額租稅除豁合用工本官爲支給使專其任責以成效於是奏立使司復於平江路設置命工部尚書禿魯行省平章正事只里歹南行臺與浙西廉訪司官一員選知水利之人相其舊迹必合開挑各處農事正官結銜知渠堰事聽受使司節制由是肇工於是年冬十月撩漉吳淞江沙泥浚各閘舊河直道與漕渠等塘役夫一十

吳江水考

卷之三

渠

九萬八百人用糧四千七百石鈔三千一百錠各有奇次年春二月訖功至正中潘應武言決放湖水略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淞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由港浦而入海古人開港浦淩涇瀝之類無非爲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種居民常常修築圍塍官府常常修浚水路澇則車水山田旱則車水入

田公私之利豈不博哉仁宗朝范文正公開浚五浦置營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理宗朝創立水軍專修江河湖塘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營廢河港湮塞其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瀝口曰又港口曰小曹港曰大瀝口曰小瀝口各闊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古人爲之尾閘門宋法禁人占湖爲田爲洩水路故也

吳江水考

卷之三

渠

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淩悉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攔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濫西北風水下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泛濫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爲害復言便宜伏詳東坡先生曰三吳之水滯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輒隨滌去海口常通

則湖中少水患此數句包盡浙西水路下一
駛字斷盡浙西水性駛疾也言水要活要疾
要流要駛如萬馬之奔驟也浙西水道自丙
子年歸附時招民官慮恐哨船入境擄掠鄉
村將河港釘塞吳江長橋係太湖衆水之咽
喉其橋南堍古來水到龍王廟後被築塞五
十餘丈沿塘三十六洞橋洪實鄉村衆流之
脈絡多被釘斷亦有築實爲壩者所以不流
不活不疾不駛不能滌去淤塞以致澱山湖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三

東小曹大歷等處湖沙壅積數十里之廣被
權勢占據爲田湖水不相往來如人便溺不
通水滿胸腹間四年兩漕朝廷虧失米糧數
百萬石浙西百姓離散大半今日蒙政相公
敷奏決放湖水入海百姓父老聞風鼓舞已
有更生之望續見諸人陳言俱非救弊良策
切恐有誤國聽徒費錢糧爲今之計以決放
湖水爲急務澱山湖北道謁浦石浦千墩浦
小澱口四處實係今日湖水入江下海要令

先浚此使湖水通流然後開浚沿塘橋道鄉
村河港謹條具事宜於後 一澱山湖北一
帶有港浦河一十三條今皆淤淺惟有道謁
浦石浦最低下取江頗近水勢宜及早修浚
一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及葑門外至吳江
七里橋壩塞不通數內第四橋下水路來自
湖州大錢港衝出塘東入笠澤分白蚬江下
急水港直至澱山湖水甚洶湧被人占據宜
委官相視通放 一舊時長橋南堍水至龍

吳江水考

卷之三

三

王廟側後壩塞五十餘丈見蓋民房與軍戶
以致太湖出口狹小水不通徹易致泛濫宜
委官諭會軍移入營內 一吳江長橋實三
州太湖之咽喉沿塘橋道實鄉村河港之脈
絡前宋立水軍三四人吳江知縣職銜帶
提督湖塘河渠縣尉職帶巡視湖塘河渠設
官田米三千餘石名修橋米歸附時又名修
浚縣河米凡有橋道坍塌毀水路壅塞本縣自
行支取隨卽修治浙西三十年來並無水害

此范文正公治水議乞敕諸路行勸課之法此養民之致富國之本也今日爲參政浙西生靈陳請決放湖水入海此三百年一遇深恐去後仍舊廢弛如蒙以官田撥付吳江縣管隸選委經任好人克吳江縣尹職銜帶提領河塘湖岸勸農事縣尉職帶巡視湖塘河岸但有圯壞湮塞隨即修浚如此則自然永無水患實爲公私無窮之利也

都水書吏吳執中言順導水勢曰浙西古揚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卑

州之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得水之利雖博而被水之害亦大宋有郊僑者嘗論大江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爲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是也大抵浙西水澤之藪外高內低勢若盤盂但遇霖淫水輒泛濫欲使洩出江海其江海日有兩潮抑遏湖水渾流倒注來速去遲日積月增漸致淤澱導之有力則有無窮之利古之智者蓋未嘗不深察於此而盡力乎溝洫也國家收附江南之初年穀

屢登不聞水患所司因循失於經理積而至於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六年之間三遭大水所在膏腴悉成巨浸中書省奏准大興工役開挑太湖練湖澱山湖等處并通江達海河港又加修築岸圍自此歲獲豐收今都水庸田司又已革去修浚之責歸於有司且吳淞江東自河沙匯西至道謁浦兩岸漲沙將與岸平其中僅存江洪比之舊時百不及一雖上海新涇太倉劉家港豈能

吳江水考

卷之三

卑

盡洩諸郡之水浙西水鄉農事爲重河道田園必常修浚可以兼行而不可偏廢今修圍一事有司已有定式澱山練湖亦有原定界畔必須嚴切申明常加浚治如吳淞涇漲役重工多澱山舊湖多爲豪戶圍裹成田俱恐未易開毀卽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多由新涇及劉家港流注於海合無順其必趨之勢可開河港盡行開鑿照會通惠河撈口差軍設立撩淺人夫專一修理以防向後復淤之

患官民幸甚

周文英三吳水利書略曰蘇湖常秀三田高下不等以十分爲率低田七分高田三分所謂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浙右五代末吳越錢王獨居東南專享此利宋范文正公嘗論於朝曰江南闢田每一圍方數十里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嘗詢訪高年云曩時兩浙未納土吳江水考

卷之三

畢

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又有撩淺夫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文英嘗經行太倉劉家港及吳淞江之左右隨流尋源劉家港南有一港名南石橋港近年天然深闊直通劉家港西南通橫塘以至夏駕浦入吳淞江其中間有迂迴窄狹處若使疏浚深闊則太湖洩水一大路也某今棄吳淞江而勿論專意於劉家港卽古婁江三江之一也水深港闊此三吳東北洩水之尾間斯所謂順天之時

隨地之宜也惟開浚之法照依捨糧賑濟例優以官祿擬定品給考其成功優以一官激功勉勵庶幾成此美績則可弭浙西數郡久遠之災寧不偉歟

吳江水考卷之三終

吳江水考

卷之三

畢

吳江水考卷之四

邑人沈啓江村氏著

八世孫守義重鐫

水議考中

本朝洪武九年八月長洲縣民俞守仁等詣府狀訴蘇州之東松江之西皆水鄉地形滂下上流之水迅發雖有劉家港難洩衆流之橫潰張氏開白茅港劉家港分殺水勢彼民隨開隨堰本府遂差官會同相視淤塞港汊吳江水考

卷之四

一

丈量計工開浚

永樂元年以蘇松水患爲憂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特往疏治八月遣都御史俞吉齋水利集賜公使講究拯治之法公於是上奏略云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參攷輿論得其梗概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州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淞江頃爲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江

諸浦導其壅滯以入於海按吳淞江舊袤二

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

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

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

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澹浦口可

百三十餘里潮沙障塞已成平陸欲卽開浚

工費浩大且濫沙淤泥浮汎動盪難以施工

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

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二

流迅急宜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淞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旁有范家浜至南澹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園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浚公每身先勞之晝夜經營不遑寢食或勸公少休公曰吾自安之雖盛

暑不張蓋或持蓋至公曰衆暴體赤日吾忍獨求涼乎時役兵民數萬曲盡撫恤之道疏壅滯修隄防浚溝洫水患乃息

正統五年六月廷臣奏言江南賦稅多取給於蘇州其田卑下常有淹溺之患宜設法疏浚以利生民從之令巡撫侍郎周忱等兼總其事許以便宜處置本年水災奏其略曰據直隸常州松江鎮江浙嘉興湖州等府并所屬江陰崑山海鹽等縣蘇州等衛所積浦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三

下砂等場鹽課等衙門申開本年七月十七日狂風驟雨大作接連晝夜不息折拔樹木掀捲屋瓦海湖潮浪一時漲起漫入平地衝坍圩岸淹沒房舍田禾盡死人畜漂流各處軍衛有司衙門倉廩城垣船隻等項坍壞打破數多沿海邊湖崇明江陰等縣高明巫山馬駝等沙人民有全村淹沒下海者及鹽場所積鹽課客商支出引鹽消折數多至本月二十五日又加驟雨一晝一夜不息天目等

山發洪太湖等處水勢漲滿低者田圩禾稻見被淹沒人力難救

云

蘇州府通判應能與修水利奏其略曰姑蘇一郡之水西南散流太湖湖東流入松江以至於海但遇久雨連綿湖溢江壅諸邑低下之田悉皆浸沒雖北壓大江東抵巨浸河渠固多而年久湮塞勢莫能分嘗觀古人疏導必使諸水往東南者入於松江往東北者入於大江則各郡之水可至於海爲今之計莫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四

先於禁曠職擇耆老則官得人以專職而無曠者得人以領工而無廢矣合用人工必擇農隙就於有田之家每百畝修岸三丈淘沙亦然無田之處亦於正二三月該賑飢之時每日驗口給米三升三合亦照丈數分撥挑築及水利詞訟衙門問犯徒杖罪名俱照後開丈數勒限押發修築不容收贖食既有糧而工又有力若糧塘一年以上該里仍有岸壞沙積者罰修水岸一十丈革役倣工二年

疎放縣官一年以上功不及三處者罰俸三月三年無功者須知之年註以罷軟州官一年以上功不及五處者罰俸五月三年無功須知之年註與縣同府職一年以上功績不及七處者罰俸七月三年無功須知之年註與州同中間若果有功績顯著超異衆職乞敕撫巡并水利憲臣等官量才旌擢以勵其餘若有豪強占愆不服清理者乞敕工部轉行撫巡憲臣與臣等同心糾察以警將來如

渠江水考

卷之四

五

此則旱澇可防秋成可望東南財賦供餽皆足以克其用矣

成化七年僉事吳編開挑吳淞江禁約其略曰一吳淞江淺塞處應挑西自夏駕口起東至徐公港止通長一萬七千六十一丈共該用夫六萬八千二百四十五名 一崑山縣西第一段該五千三百五十三丈七尺嘉定縣中二段共該六千三百五十三丈六尺上海縣東第三段該五千三百五十三丈七尺

面闊一十四丈五尺底闊八丈五尺深一丈二尺五寸 一每夫一百一十一名編立小甲一十名總甲一名小甲每十名內一名做飯 一人夫宿歇做飯近借人家遠搭窩鋪

一每三百餘步爲一工塘長分管每九百步者民總管 一人夫在逃決責枷號罰府

官總管 一人夫倘生疾病醫士十數人令

訓科管領 一選平日熟於伏水之人令其

打量各處深淺可挑尺寸就立木牌明書其

渠江水考

卷之四

六

上令小甲各用一十四丈五寸長繩一條隔河兩岸釘椿拴住使管工人夫視此爲則

一所挑泥土俱令於岸傍畱一丈二尺空地

外邊堆積以便往來亦免日後雨水流滯河

內 一各管工人五日一次將挑過丈尺呈

報府縣查功就行通報手本開報以憑勸懲

一工完之日府縣委官逐一驗看就具結

狀開報方許開壩散工

弘治三年給事中葉紳請賑饑治水奏其略

云竊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杭嘉湖約其土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況他郡所輸猶多雜賦六郡所出純爲粳稻郊廟之粢盛在此內府之珍膳在此百僚之俸給六軍之糧餉亦在此至於京師士庶賦稅誠國家之基本生民之命脈不可一日而不經理也若水道不通爲六郡農田之害所係亦重矣夫天目諸山之水緒爲太湖而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七

六郡環乎其外太湖之水又由江河以入於海聞昔人於溧陽則爲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於湮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置撩淺之夫以時浚治僅免水患歷歲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道淤漲於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爲田築而爲圃是以淹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湧

迨五年復湧今歲大水視昔尤甚人民困苦流離不可勝言卽今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聖明思念東南大害於廷臣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授以節鉞重其委任前去會同撫按講求民瘼設法賑恤軍需之可停者停之逋負之可蠲者蠲之俟民困稍甦然後指定地方分投相視何地爲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爲太湖入海之道自源徂流一一講究相與度其經費量其事期然後大加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八

浚治使下流得以宣洩然當此饑歉之際欲興大役若非任事者處之得其道則民力不堪不能不重困也

葉吳江人

弘治八年正月遣工部侍郎徐貫奉敕諭與從行主事祝萃會同巡撫都御史何鑑知府史簡尋訪水道通塞之由以吳江萬六千人開浚長橋水竇疏太湖之水以入吳淞江蓋江口被民田之及叢生葦荻蔓延數十畝至是墾除之以長吳崑山常熟嘉定等縣十萬

五千餘人挑浚白茆港并斜堰七浦塘共長二萬四千餘丈并東開鹽鐵塘十八里西浚尤涇七里民夫皆給以口糧計八萬八千二百六十餘石由是諸涇港首尾皆貫於白茆而水有所歸矣工完具奏其略曰臣等竊惟東南地勢低下水患自古有之永樂初元水復漲溢太宗文皇帝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大加疏治方得止息逮今九十餘年各處港浦仍復湮塞爲患滋甚仰惟皇上軫念地方命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九

臣等會同修浚用是夙夜不遑相度施工竊見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於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疏浚深闊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於海開白茅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以注於江又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以

達於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澠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自弘治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興工至八年二月十五日工畢今將修濬過港瀆畫圖貼說謹具奏聞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十

成也四五年來黃河決於北三江溢於南患亦甚矣蒙遣大臣奔走治理臣幸得備使令今在三江之間謹講求得六事以聞伏乞裁擇一曰宜設導河之夫二曰宜發濟農之粟三曰宜給脩閘之錢四曰宜開議水之局五曰宜重農官之選六曰宜專農官之任水利事宜其略曰本職節該欽奉敕諭專一往來蘇松常鎮及浙江杭嘉湖七府并蘇州鎮江等衛所地方提督各該官員修理湖塘疏

通河道開濬溝渠及一應圩岸未經修築者及時修築各處開壩未盡修理者隨時修理合用木石等料於各該田客有力之家從公勸諭或別爲措置人夫於所在附近軍衛有司相兼起用仍須督役以時調度有法使蓄洩有備旱澇無虞以爲地方經久之計洩之無方尚賴所屬同心協力所有合行事宜仰各遵守施行 一不論低田高田俱以十分爲率低田以一分爲隄岸高田以一分爲溝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土

池則餘九分可以永無旱澇其五等圩岸田低於水者底闊一丈五尺田與水平者底闊一丈四尺田高於水一尺者底闊一丈二尺田高於水二尺者底闊一丈田高於水三尺者底闊九尺面闊比底各減半高亦以水爲準外面各離水八尺 一各圖圩岸俱著排年分管若本圖原有十圩則每甲一圩若不及十圩則將大圩分轄之若十圩以上則并小圩兼管之分管既定然後立封牌爲誌一

封牌以石爲之長五尺闊四方各一尺五寸皆鑒於圩南上二尺五寸四面刻字前云某字圩後云某縣幾都圖幾甲排年某人左云官民田若干右云糧若干下二尺五寸培而築之 一應修圩岸該管排年量田高下照依五等岸式督率圩戶各就田所修築假如田頭闊五丈者卽修岸五丈闊十丈者卽修岸十丈或有貧難并逃絕人戶田頭及溝頭岸則衆共修築其圩心田戶若有徑塍者自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土

修徑塍無徑塍者與衆同修逃戶及溝頭岸排年則管修一圖圩岸糧者則管修一區圩岸各縣治農官則提督一縣各府治農官則提督一府若一圖圩岸不修罪坐排年一區圩岸不修罪坐糧耆等而上之一縣一府責各有歸或不論田頭闊狹但論有田多寡照田出人照人分岸一總修築亦可 一高鄉溝渠糧耆同里老相勘本區該開河渠幾處某渠爲急某渠次之依次併工開濬工程小

者或今年開幾渠明年開幾渠工程大者或今年開半段明年開半段一二年之後無不通之渠矣 一低鄉有等大圩一遇雨水茫然無救該管人員務要督率圩戶於其中多作徑塍分爲小圩大約頻渰去處一圩不過三百畝間渰去處一圩不過五百畝如此則人力易齊水潦易去 一取土修圩所毀田畝衆共簡泥填補若不可補議將田那補其毀田之家有田在本圩多者亦不必補 一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三

圩田外有等坦田往往被災而不敢作災今後俱要築爲圩岸所補田畝一體那補其低圩岸內再幫子岸一條高及一半如階級之狀 一圩岸上俱要砌內外車場高低水洞不得因車水放水輒便掘岸 一邊臨湖蕩圩岸外須種茭蘆以禦風浪其狹河宣洩去處却不許一概侵種以遏水勢 一高鄉田畝去水頗遠無從車灌者令田戶於田內開塘蓄水備旱或滲漏不蓄水者於他處挑取

黏土和灰築岸自然蓄水 一近山高田無水車灌者令得利人戶於山坳田尾共買地開塘堰蓄泉源雨水亦可備旱 一開河修圩其間有工役重大非糧耆所能獨管者須委有才幹義官或本地有行止得業之人相兼管督 一高鄉河港臨水二三丈間不許人耕種以致浮土下河止許栽桑聚 一凡緊要洩水河內但係古人建造木橋宣洩快便不得輒造石橋遏束水勢 一軍衛屯田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古

坐落應修圩內及應修河道俱照民家協同修濬不許坐視管屯官一體及時提督 一所屬七府人才淵藪豈無懷抱嘉謀可以興修水利裨益農田者有司宜用心推訪 水性辯議其略曰舊見毘陵志敘沿江諸港皆自外而內自下而上倒置源流不識水道江陰舊志亦然夫三吳水道皆西出於山潯於澤東北注於江海何乃類云自大江而入南經某處某處耶以諸港皆出於江而流入於

漕渠悖亦甚矣且蔡涇黃田二港相距九里各自入江昔人於其間鑿渠以通舟楫遂以九里名河舊志之記黃田乃舍其東南之源而假以西南之派且并吞九里又以上下各二閘若本爲一港者彼豈知三水各有派而二閘本不相沿乎最後得曹密之說云江陰當運河下流其水自常州經申港利港以入於江又云丹陽練湖白鶴溪諸水西自常州而來入於江陰其南太河梁溪皆溢於運河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五

自五瀉堰奔衝而下申利夏港以出於江可謂深明水道者矣九里河議其略曰東南諸河惟此易壅推原其故有三一曰黃田潮來自東而西蔡涇潮來自西而東交衝互激會趨斜涇湧滾泥沙積聚腰腹一日浚起浮土堆積兩厓風雨淋洗漸復入河且河形曲隘厓勢高陟疏鑿既深黃沙壁立復水之後遇沒輒崩少剝一隅便壅數丈一日中吳地勢沿江有山爲之包防近山土壤迤邐隆起

山脈引帶生氣流通日漸增長如古之所謂息壤坐此三故人不之察以致此河湮廢今欲開挑各一二丈惟有才良吏爲政久而得民深徐依原議以漸爲之而又相度形便攻鑿河口別出蔡涇之南拒却蔡涇潮流不使東行以相衝鬪則百數十年流通可必而江陰之民亦或少息肩矣

弘治中舉人秦慶請設洶河夫奏竊惟國家財賦多出東南而東南財賦盡出水利近年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六

以來列郡數被水災民不聊生推原其故皆由於太湖之溢而太湖之所以溢則由於三江衆浦之失其道撫按之臣皆相繼論列蒙命工部侍郎徐貫來總水事凡通湖達海隘口支川無不疏治一時水患十去八九然臣以爲疏導之利雖已引於一時而經制之宜猶未及於永久惟昔之善治水者每於平成之後必立宣防之法如近代撩淺開江等卒亦皆制置有定浚治有常是以當時利興而

害去國富而民安臣以爲今當略倣前制思患豫防乞敕該部轉行巡撫及水利官督率府縣治農官徧詣三江各浦地方相視要害講求便宜用其土著之民專習搜淘之事免其別差著爲定令仍須往來勸督驗其程工以行賞罰務使水道不復壅遏而旱澇不能爲災可也經久之宜莫善於此

松江學生金藻三江水學其略云禹貢曰九川滌源九澤旣陂今東江已塞而松江復微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七

是川源無滌也太湖汎濫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惟其無陂所以靡定惟其無滌所以靡入東風則西決西風則東潰一雨連旬數州如海此頻年水患所以不可救治者良由備之不豫慮之不周也愚以爲禹貢之法萬世當守治水者順此而行則有無窮之利然順之道有六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所以行之要又在任得其人而已夫治水救民莫

大之事今之治水惟總之以僉憲凡百舉動不得自爲是以事功難成愚謂若欲水患消除必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於守令而催辦於糧里不宜汎遣他官而墮失厚利添設耆塘而擾害良民也夫不恃一己之聰明而採納天下之公論不恤一己之勞逸而體悉萬夫之凍餒斯可以膺大任而成大功也所謂勤省視者在官廉能預與民約某日月至某縣鄉三月一周一年三遍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風雨不易期大約省視一二年圍岸可成三四年溝洫可深五六年浦瀆可通七八年三江可入至於九年開竇石隄可完一圖省視在里長一區省視在糧長治農縣丞省視一縣通判省視一府而守令則兼之提七郡之綱而以水功分數爲殿最者大臣也巡撫也糾舉以正其法者巡按也如此而水利不興吾未之信也所謂均財力者財不均則無食無食則多怨力不均則無功無

吳江水考

卷之四

末

功則徒費夫圍岸溝洫隨其田旁而責其戶以自修之一尺一步皆有歸著往年修圍者起倩之弊甚多開河每里起夫二三十名人戶又無所助官府給米不過數斗爲今之計莫若每甲明出長夫一名三時治水一冬休養其餘九戶分爲九等每月一戶貼錢三百六十文十夫一舟往來宿食百夫十舟千夫百舟自正月發運水工方興至十月開倉水工又止于夫修一處萬夫修十處各自立功

渠江水考

卷之四

九

以憑賞罰惟是石隄開竇或憂浩費欲乞暫將七郡魚課船竹木雜課量停起解留克水用待功成之後悉依原議所謂循次序者昔人以開江置閘圍岸爲東南第一議又以河道田園二事可兼修而不可偏廢此皆確論但惜其失先後之序故議之者率多以開江爲急而圍岸溝洫漫不之省是以用力多而成功少愚以爲江固當開閘固當置圍岸溝洫則在開江置閘之先而圍岸又當先於溝

洫也修圍之法水漲則專增其裏土不狼藉水涸則兼築其外岸方堅固圍大者其中須畫界岸但今低鄉圍岸蕩無根基須得椿笆方可修築若乃震澤之湖須用石隄宜專任大臣經理其事況江南運河資震澤諸湖之利豈可不加之意乎開溝無他法惟在深廣而已開河之法疾流搔乘緩流撈剪污泥盤弔平陸開挑開江之法與開河同但各處積荒田土與夫沙塗水蕩却用長夫開以溝洫

渠江水考

卷之四

十

畫以疆界墾辟成田召人耕種抵足原租餘克開費待開江之時遇有所損卽以此償之如此則上不煩官下不損民而事濟矣老農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蓋高鄉不收無溝故也低鄉不收無岸故也至若池塘又高鄉急務大約有田一頃開塘十畝可以蓄水而防旱矣所謂探本源者天下之事有利於民則當厚其本深其源有害於民則當拔其本塞其源況水之利害尤當深探其本而窮

究其源者也竊見弘治五年江南久雨湖泖相連六年疫癘大作七年大水菜麥禾苗極目沉淪今欲救其已然之災不若因之以救未然之災除一二年之害不若因之以除千百年之害救已然一二年之災倉廩府庫是也救未然千百年之災江湖田野是也江湖浚治則田野開闢然後百穀登倉廩溢何災害之足憂非本源哉

弘治四年巡撫都御史侶

禮聘布衣史鑑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主

問東南水利事宜鑑議略曰吳江之地土疏水緩左江右湖故水之爲患也特甚太湖東南巨浸卽禹貢之震澤也其西北納荆溪宣歙蕪湖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合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潄聚於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松江承其下流松江卽禹貢所書三江旣入之一也逶迤曲折洄流湫逆行百餘里始入海而吳江據江湖之會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積旬潦水

漲溢渺然無際或風濤大作吞噬衝擊其害又甚於雨東風則江水西浸西風則湖水東汎俄頃數尺人力莫施故瀕江之人謂之賊水者此也議者徒欲開一渠浚一涇置一牐以爲治之之方是皆徇一偏之見而無救患之益也何則吳江水多田少溪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無不通者特有大與小急與緩之異爾假令南置一牐而北流者自若東開一渠而西溢者如故固不當與諸縣治法同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主

也切以爲今日措置之方其要有四一曰築隄吳江之田皆居江湖之濱支流旁出蕩漾不可以名計苟不致力於隄防以禦捍之則未見其可也國朝永樂中治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創於前通政使趙君繼任於後無不注意於隄防皆妙選官屬分任諸縣而二公則周爰相度而考課焉其法常於春初編集民夫每圩先築樣墩一爲式高廣各若干尺然後築隄如之其取土皆於附近之田又必

督民以杵堅築務令牢固隄旣訖工令民簞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克滿復於隄之內外增廣其基名爲抵水蓋隄旣高峻無基以培之則歲久必頽矣又諫民於抵水之上許其種藍而不許種豆蓋種藍必增土久而日高種豆則土隨根去久而日低矣此雖爲繁碎難行然亦可使民由之而不可使知之也厥後二公去任二三十年間豈無水患而不至於大害者良由隄防猶存之力也然人亡法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五

廢隄日就傾水患復作正統間尚書周文襄公講求二公之法而損益之由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近來法廢每年府雖下縣縣雖下鄉率皆以僞應之所任糧長者老之屬不過頭會箕斂以賂姦吏其於隄防略不加省壞者十七八欲求水之無害者難矣且自戊子而至丁卯其間稔者纔二而旱者一水者七固由天災流行然亦隄防圯壞水不能禦旱不能蓄有以致之自國初以來水之爲害未

有甚於今日也二曰審分洩吳江之地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衆流以入湖吳淞港東宋家港朱家港蠡思港直瀆港黃沙港韭溪是也居其東者引湖水以入江花涇港七里橋柳胥港虹橋長橋三江三山橋定海橋萬頃橋仙槎橋甘泉橋白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四十里間亦係分洩湖水之所今爲石塘雖便往來前輩嘗言其有害水道故鑿竇以通水流近年傾圯俗吏鄙夫不知大計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五

輒堰而築之又湖水之渾易爲停積沿湖之人多種茭蘆歲久成田咸登糧額遂致水道日微又花涇港長橋正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爲深闊而花涇港居民慮盜賊所侵輒寅緣巡捕官爲之築堰長橋又爲豪家壅塞規爲田宅爲患極大今則入湖者汎濫而南流矣入江者洞流而西浸矣日滋月長其害將見甚於今日伏乞一切疏濬不許踵襲前迹三曰務車救夫水之汎濫者旣築隄以障

之水之壅遏者又疏渠以導之矣而水之停積者若不竭力以車戽則何從而減之乎然民之貧乏者或無力而弗供豪獷者又恃頑而不服以致互相推調坐視陸沉在上之人激勸而安集之水患初作上自長貳下至簿吏無不躬親看視奔走道路未嘗寧居故諺有救水如救火之言此言當急不當緩也自近年設立水利官後一切委之然地既廣遠居東則西不知在南則北罔卹欲求其無悞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五

難矣夫軍國之需所係伏望著爲令典凡後水潦任牧民之任者悉令分投巡視督民而力救之四曰專委任永樂間凡興建水利皆責成糧長而官自節度之蓋糧長之任職在農功賦稅而其用心必專近年添設塘長又立耆老復革去塘長而立圖長又有屬官義官之委紛紛多制十羊九牧乞令糧長管其都圩長管其圩縣之佐貳分管巡視幸甚正德五年巡按御史謝公琛水利奏其略云

臣惟朝廷以貢賦爲重百姓以耕稼爲本照得蘇松常鎮四府地方先因正德四年七月被水爲災淹沒禾稼已該巡按管糧御史節次奏蒙准免正耗糧米數百萬石臣切爲朝廷憂之饑民至食草根樹皮傷損成疫死亡無數臣又爲百姓苦之今年三四月間前項積水不見盡消近湖邊江之田尚爲巨浸至五月初旬又遭大雨十日十夜不少停止新舊之水併力爲凶淹沒在田秧麥漂壞官民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五

房舍不可勝言除已具題外近因巡歷各該地方獲覽地形高下之勢參對前人水利之論而略知一二臣謹俯伏爲陛下陳之浙西爲區勢本卑下天目諸山西來之水衆多深長然皆歸之太湖卽古之所謂震澤也震澤之水再流而入於陽城昆承澱山三泖等湖其性本皆欲東也三代以前土廣人稀專以治水爲急故神禹相地分流疏其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

以分洩之自是不聞有水患之說矣後世人稠地少海塘一築其近江淤肥之地悉成膏腴之田而東江之故道塞矣由是欲使東江之水逶迤北旋會入松江而趨下之性遲矣故後人於常熟縣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於崑山縣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皆所以補東江不通之力也又慮潮沙易於淤塞各於浦口置立板閘潮來則肩之以禦其泥沙歲旱亦肩之以備其灌漑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壬

又於閘外或設開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皆所以決壅塞而防泛溢也宋元以來累累差官督治動經費用錢糧數百餘萬蓋凡有興作必有利害大抵智謀經畫之士就其彼重於此者而舉行之國朝永樂年間尚書夏原吉奉命專理其事區畫經度如開浚劉家白茅二港甚合古人之法自後七八十年朝廷之貢賦不虧百姓賴以安堵者先朝任用夏原吉之力也弘治七年工部侍郎徐貫亦奉

命繼理其事比有主事姚文灝以輔之一時疏浚之法亦有次第惜乎小就自畫而不能爲轉身之計舊制板閘夫卒之設圍岸之築皆未全備是以迄今十二三年而諸浦之壅塞如故識者恨之近年雖有帶管僉事官旣不專名亦虛設以至一二年來水利日廢水患歲甚若不及時整理將見諸浦之壅塞日堅而後日之工程愈大朝廷之貢賦歲虧而各府地方將爲魚遊鱉處之地矣近者朝廷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壬

因見各府錢糧不完盜賊漸起而於管糧捕盜之官特設專理臣愚以爲水利一興則稼穡歲登稼穡歲登則貢賦自完而百姓將有含哺鼓腹之樂豈肯故冒督徵之刑與夫追捕之法耶伏望皇上垂念各府財賦所貢上而爲郊廟內府之供下而爲百僚六軍之給乞命廷臣計議或敕見差僉都御史魏兼整前事或選命該部大臣一員前來專理趁今秋收之後訪前代疏浚之規爲來年水患

之備或憫被災疲民之動勞也令其各收爲役因施賑濟之惠或計各府錢糧之空乏也容其借取蒔墅北新等關課鈔以贖支用開諸浦以洩諸湖之水復板閘以嚴啓閉之規立夫卒以常其疏濬之功築橫岸以防其橫流之勢錢糧工力雖曰費用浩大然量此之出計彼之入或相倍蓰或相千萬姑卽去年被災免徵之數以較之其所得所費之孰爲多寡從可知矣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五

正德七年都御史俞公諫水利奏其略云皇上以國家財賦所出多仰給於直隸之蘇松常鎮及浙江之杭嘉湖七府近年以來屢被水災圍田淹沒命臣前去會同巡撫都御史張鳳親詣其地逐一踏勘以次興修臣奉敕陞辭逾江而南卽徧七府所屬地方相形度勢尋源沂委而有以知東南水之大略矣蓋太湖受廣德溧陽宣歙常鎮杭州諸州之水匯爲巨浸廣袤三萬六千餘頃東溢爲澱山

昆承陽城巴城諸湖由三江入海而湖之行溢則流注於蘇松列郡之間昔人以環湖地卑築圍防以禦水名曰圩田沿海地高開涇浜以通灌名曰坦田圍防通灌之利興而田稱沃壤賦甲天下矣自吳江長橋挽路作而湖之咽喉失其利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湖之尾閥失其勢失利失勢能無壅溢之患乎昔人開龍溪七十二漈荆溪百瀆以疏上流開松江十八港常州十四瀆崑山常熟三十六浦并福山白茅港以洩下流又有塘以行水有渠以均水有隄以捍水有澮以豬水大小縱橫聯絡通貫皆所以利圍防資灌溉決太湖淫潦而達之江海也然爲之者人耳不能無廢塞之弊亦不能不賴於修浚之功故當時都水有監督田有使開江有卒撩淺有夫隨時浚治一方賴焉近年以來水患相仍水利無官經理圍防湮沒涇浜壅滯上流如諸漣百瀆下流如三江諸浦率多淤淺以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五

及昆承陽城諸湖爲太湖之所瀦蓄者又被
居民圍填侵占日就窒塞遂使水無止宿瀆
泄旱則難灌一方之民坐受其弊公私
困乏莫甚於此是宜有以來該部修復之議
慮九重宵旰之憂也然其間有壅塞之甚力
役之殷者如崑山縣吳淞江至和塘常熟縣
金涇瀆福山港太倉州楊林塘湖川塘楊家
浜浪港太平涇張浦塘薛涇塘北海岸嘉定
縣練祁河吳江縣長橋挽路內外河華亭縣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三
官路港運鹽河陳村塘王家港都臺浦馬官
浜上海縣馬路塘劉家河武進縣桃花港淞
子港古塘涇洞子河利大河江陰縣石頭港
利港新溝河宜興縣百瀆烏程縣大錢口小
梅口等處皆工費浩繁合用夫力各以數千
萬計而費之最大者莫如白茅港查得白茅
港開自僞吳張士誠橫廣三十餘丈長亘九
十餘里藉以宣洩湖瀼通引潮汐備旱澇爲
一方之利迨入國朝尚書夏原吉侍郎周忱

相繼浚治弘治七年水患命工部侍郎徐貫
大加開浚僅得一通尋復淤塞嗣是弗葺隱
然成隄矣臣往來海濱徘徊港所廉得所以
塞之之故蓋是港勢趨東北吞逆海潮其入
處爲橫沙所梗承納處爲新田所礙中流又
爲鹽鐵瀝諸河分流減勢居三之二而潮汐
泥沙一日再至港之命脈迂曲微緩不足以
衝滌之遂致停積凝滯日就淤塞亦其勢有
不能不然者今不避橫沙疏障礙均別派棄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三
迂從直則隨浚隨塞蹈前日之覆轍矣臣看
得是港離海約十五里許旁有姚家浜者舊
開通灌支河也東通小湖漕六尺溝至洶涇
入海其地形頗下其勢趨東南頗順其水道
視舊港頗徑直其去橫沙亦遠若因而廣之
深闊與白茅稱復疏通障礙分決中流會趨
駛疾計必可以滌潮沙而垂久遠此議一出
皆以爲然隨督同委官逐一勘量得是港自
常熟縣東倉至姚家浜深淺不等共長一萬

三千五百八十丈面闊三十五丈每丈用夫七名計用夫九萬五千六十名自姚家浜至淘涇口長二千六百五十丈開闢三十丈深一丈五尺每丈用夫一十五名計用夫三萬九千七百五十名通計夫一十三萬四千八百一十名約四十日而成每夫每日工食銀二分共該銀一十萬七千八百四十八兩築壩置閘該木石灰鐵料銀一千餘兩該開墾民田二十餘頃查有新漲沙田撥補遷該民吳江水考

卷之四 重

居墳墓百十餘所官爲給助民亦願從欲便起工開浚但查蘇松等府倉庫多虛見在堪動官銀不過四千餘兩況地方人民連遭災疫逃亡數多凋瘵之餘瘡痍未復今歲雖得稍收中間尚有包賠荒棄之累加以數年逋負追併一時若又重加前役派取前費不無逼民失所致生他患臣等酌量緩急備行各屬委官先將高鄉淤塞涇漕浜淺低鄉坍沒圩岸隄防逐一查勘照田多寡分派丈尺督

令得利之人趁時浚築及將前項諸漕百瀆江塘河港以次開浚隨宜修舉其白茅港等處欲候下年農隙興工緣前項工費無從措辦查得蘇州府庫見有戶部委官收寄聽解潞野鈔關正德六年春夏秋三季船料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九兩九錢三分冬季并正德七年四季船料約有一萬三千餘兩及兩浙兩淮運司俱有存積餘鹽等銀伏望陛下念東南財賦之重憫斯民墊溺之難特敕該吳江水考

卷之四 雷

部從長議處合無將前項二年鈔關已未經收料銀照數存留仍於淮浙運司查給官銀以克前項工食之需數內不敷於蘇松等府徵收正德六年分免剩餘米數內量支補助工完之日通行造冊奏繳

此疏屈於時用未曾開浚

崑山知縣方豪上都憲俞公水利書其略曰近者奉府檄領公命往相昆承陽城二湖今於昆承十日湖之梗概粗得之矣試爲公言之湖在常熟東南五里亦名昆湖竊意承當

作城陽城巴城皆此城字可以例也後人訛城爲承故有二湖之說爾豪初至湖上遍詢故老咸云自鮎魚口以西皆湖故址湖去鮎魚口遠自不可信因思郡縣二志皆云湖縱橫各十八里乃用二小舟以百步繩互牽之自南至北得步五千四百有奇古稱三百步爲里五千四百步爲里十八所謂縱十八里者是已然後自西至東如其法儘其數樹木以表識之東有黃涇去所表木不及二百六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奎

十步閱其東岸甚老而古意湖之故址在是也登岸瞻視見一父老問之曰岸之西卽田耶曰儂生來第見此岸岸西皆茭蕩非田也鄙見遂決蓋人之利於湖也始則植茭蘆以引沙土而享茭蘆之利久而沙土漸積乃以之爲田而享稼穡之利故湖之東爲田者舊漲也田之外爲蕩者新漲也先度其新漲之蕩得五千畝有奇後度其舊漲之田得九千畝有奇其度新漲也孰弗譊譊然曰吾於某

年報賦者也吾得之於某人且取賦者也豪廉其曰報賦者以他賦影射之也其曰得之於某人且收賦者其人以他賦影射之欲其得之甘而且以分其重賦也衆咸服曰某有罪某有罪實新漲未嘗賦也今不敢欺矣及又度舊漲也則據各區所呈之賦而行之得於賦外者則曰遺漏凡九百畝有奇其所謂已賦者未可信也關之於縣縣弗答也問之於人人不知也稽之於冊冊無據也乃索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奎

其中有田者青由而觀之擇其賦少之戶執其賦度其田儘其他田若干而以其餘抵茲田則果已賦矣然亦未可信也何者蘇州之賦有舊額准各縣而一之也常熟之賦有舊額准各區而一之也各區之賦有舊額准各戶而一之也今旣報賦於官則圖之額當加矣圖之額加則區之額縣之額以至於郡之額皆當加矣如是而後謂之已賦也今人戶圖長以

及區長皆曰已賦不知郡縣之額加乎否也郡縣之額舉無所加而曰已賦賦之誰也縱於額不加則以之補坍與荒可也而一有坍與荒則又以概縣之賦餘補之此非吏書之埋沒必糧長之侵尅雖賦與不賦等爾然此非昆承一湖然也明公由一湖以及他湖由一縣以及他縣一掃而空之凡有所賦必以補坍與荒是於水利外興莫大之利也昆湖新舊之漲凡萬餘畝爲仕宦所得者十之九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七

小民所得者十之一若新漲者非湖之故址何以專於仕宦而弗徧於小民耶及今不速去之豪恐新漲之外復有漲焉而湖廢矣今茲富歲傍湖之田尚多災者凶歲可知也湖塞之害且爾湖廢可勝言邪然欲盡去之亦未易也去其太甚者耳故豪以舊漲者爲無礙而以新漲者爲有礙欲明公酌其緩急而爲之也 再上都憲俞公書其略曰去年昆湖事畢卽之陽湖適母病告劇不得已而歸

三月以來病母稍瘥乃暫釋縣事由官瀆入周旋量度凡十八日殆遍雖有圖冊恐弗能詳復准舊爲書以獻願公覽焉夫吳之諸湖自太湖以下陽城爲大大則吐納之功多而疏濬之所宜先者也湖雖一而實分爲三自橫涇以西蓮花朵以東夷亭以北陽城村以南界於崑山長洲之間者爲東湖東蓮花朵陽城村西有石獅涇承天莊者爲中湖官瀆在其南相城在其北承天莊在其東邢店港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七

在其西者爲西湖中湖爲大而東湖次之西湖又次之人言湖廣七十里以豪計之殆不止此東湖通于中湖其最要者則蓮花陽城之間次則孫墓白龍菴之間又次則蓮花朵下營田之間今唯蓮花朵陽城村之間故道猶在餘皆漲爲田蕩凡五頃有奇而漸成平陸矣中湖通於西湖其最要者則南校茆塔之間今漲爲田蕩者幾二頃而亦成平陸矣西湖通中湖之水唯官瀆最大今則瀆口亦

有阻矣東湖去官塘止四五里其相通非一涇也近塘者雖通而近湖者亦多塞矣其他沿湖之漲固皆足以爲礙而東湖玄珠村之北漲幾五頃西湖陸墓塘之南漲幾三頃又其礙之大者也據豪愚見當先開孫墓白龍菴之間蓮花朵下營田之間南蛟茆塔之間使三湖各自相通次開官瀆口及官塘諸涇使諸水與湖相通次開玄珠村陸墓塘之大漲次開沿湖之小漲以其土加岸使岸益高

吳江水考

卷之四

五

而又年設管湖之役俾其不時巡邏以防再侵而又月遣水利之官俾其躬自踏勘以防虛應庶乎水有吐納之地民無旱潦之憂上禪國賦下足民食而公之功名當與湖而俱永矣

巡視浙江都御史許公廷光水利奏其略曰切照蘇杭等府本三吳澤國厥田下下賴自昔興修水利所出財賦甲於天下國家供億仰給於此近年以來水利官員裁復不一興

修事宜因革靡定遂使有司視爲不急之務豪強大肆侵阻之姦震澤不流三江失道白茆累議而無功海塘隨修而旋廢每遇小水輒成大災國賦虧陪官民困弊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雖設有管理水利郎中緣地遠權輕官民積玩伏望皇上憐念東南郡縣實國家萬年供億地方乞敕該部從長計議合無將蘇松等七府水利果應郎中照舊管理則宜量加舉刺之權以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六

便行事不然或效昔年運河故事特設通政一員專管則事體尤便所費亦不加多而國民利益當不可以數計矣

正德十四年工科都給事中吳巖水利奏其略云國家財賦多出東南東南財賦皆資水利蓋水利不修則田疇不治五穀不登而國用不足其所關係誠非細故近年東南地方夏秋淫雨山水橫發田疇淹沒諸郡之民流困苦不可勝言揆厥所由蓋以下流淤塞

圍岸傾頽疏導不得其法董治不得其人之所致耳臣備員該科謹將東南水利之切要者四事開列上陳一曰疏浚下流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餘里受納天目諸山溪澗之水由三江以入於海是太湖者諸郡之水所潴而三江太湖之所洩也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若下流淤湮則衆水泛濫矣爲今之計要在相其源委別其利害以爲之區處如白茅港七浦塘劉

吳江水考

卷之四

聖

家河此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大黃浦爲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其間各有旁港支渠引上流之水歸於其中而並入於海此所謂源委也白茅一港自弘治七年疏浚之後已二十五年吳淞一江自天順間疏浚之後六十有餘年聞之白茅潮沙壅塞勢若丘阜吳淞江僅如溝洫舟楫艱行其旁渠支港亦多湮塞下流既壅上流曷歸此其利害之可見者也今能浚白茅則蘇州東北之

水有所歸浚吳淞江則蘇松東界之水有所歸水各有歸則太湖不溢而向來沮洳滄浸之土皆出而可耕矣二曰修築圍岸浙西之田各有成圍宋儒范仲淹嘗曰江南圍田中有渠外有門開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是知圍田全仗乎岸塍岸塍常利於修築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仍築其外務令堅固高闊可通往來隨其旱澇而車戽出入如此則先

吳江水考

卷之四

聖

事有備而田皆成熟矣三曰經度財力財力必取之民間凡遇工程一概科斂則未免府縣派之里甲騷動鄉村鮮有不怨臣以爲水利爲田而興財力亦必計田而出凡有田之家不拘官民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田一頃科錢百文不但積少成多抑且衆輕易舉實爲經久之計於每歲秋成之時折白銀徵解各府官庫數目造報水利官處動支不許別官借貸四曰隆重職任臣聞永樂初年東南

嘗大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之弘治間東南屢有水患工部侍郎徐貫治之名著成效近該巡視浙江右僉都御史許廷光奏乞欲倣運河故事特設通政一員專管水利誠爲有見乞賜詳議幸甚

正德十四年工部尚書李公克嗣興修水利以預處財用奏其略曰臣查得松常湖等府太倉州等地方如吳淞江劉家港等處橋浦河瀆各有應該挑濬疏泄修築整理去處每

吳江水考

卷之四

星

處開壩椿草灰石物料人夫工食各動以萬計銀亦不下千餘兩皆當於每年農隙水涸之後次第舉行而震澤之衝衆水所會通泄下流以收東南諸郡之利最大且急者則當以白茆港爲首務若非假之以財力濟之以寬紓固未有能濟者况白茆港橫沙淤塞之久排決利道之難則凡人夫工食日用之費顧不大倍往昔哉臣查照給事中柴奇奏准事例備行各府每里編僉導河夫一名每名

出銀六兩如其不足預編一二年以周急用又查照給事中吳巖奏奉欽依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田一頃科錢百文秋成之時折收白銀解府貯庫支用其實衆輕易舉行據各府申稱適當民窮財盡之秋若復如此差徭愈加繁重臣又復杖併追徵以資急用不惟緩不及事抑恐民命不堪乞敕該部仍准將許墅鈔關船料銀兩并兩浙兩淮運司鹽銀或抄沒叛賊錢寧等入官贓銀量爲給發十

吳江水考

卷之四

星

餘萬兩以克前項工食物料支費如或不敷聽臣仍查所屬各衙門應支椿草銀錢并無礙贓罰官銀及量行增添均徭銀兩或催河夫田畝銀錢克用庶幾臣得以分工勒限盡力畢志於溝洫畎畝之間
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李公乞添差官員以興修水利奏其略曰臣惟自古建立事功者多敗於自用之人常成於多賢之助顧臣以獨力而興大工兼以文移浩繁不可乏人書

辦乞添差工部素有才幹官二三員以協修水利及添撥書辦吏二名幹辦文移庶幾贊襄有人而修浚可圖矣

御史馬錄議處水利奏其略曰竊照蘇松地方乃天下財賦之所自出近年以來苦爲水患糧運缺乏臣訪得常熟地方舊有白茆港通於大海數十年來湮塞此港一開則澇可注於海而旱可引之灌此舉工程浩大工部尚書李克嗣才望固可責成但巡撫地方百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呈

責所萃且興工之地非其久居合無查照舊例推舉素有才望風力郎中或員外一員請敕差遣住劄常熟等處相時度勢專一總理其事則水利有可興矣

郎中顏如環治水事宜切惟東南財賦當天
下之半水利實爲政之先往者疏濬有法旱
澇無虞所有合行事宜擬合通行 各府河
道應該修濬者仰各水利官拘集糧塘里老
審令盡數報出除尋常工程各鄉都自能開

濬餘各分投委官丈量長短深闊計算某處
該用幾萬幾千工人夫幾萬名該幾十日可
完分別等第如工程最大鄰近州縣協理工
程亦大合縣人夫協理工程稍大鄰近鄉都
協助定爲三等即將三等河道議處緩急次
第某所宜急修在今冬某所當緩下年方修
申呈定奪 各處水利官親詣所屬嚴督各
塘圖長圩甲人等率得利人戶將各圩岸併
力興工修築應增者增俱要高厚仍自本年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呈

十二月至次年三月開具申報 各處江湖
泖蕩浦塘涇瀆通洩水利去處多被大戶強
占或朦朧告官起科承佃亦有曾經告發官
斷掘拆仍舊私占阻壞水利許各出首免其
問罪其已起科者卽與開豁不自首者指實
呈首以憑拿問監追積年花利 各處小民
張釘簾斷取魚者一體禁治 修濬協助查
得先年或驗田糧出夫有二十畝起夫一名
之例而富家派至千百勢不能辦往往阻滯

或令十排年出夫有每里三十名六十名之例而勞力者多非有田之家享利者反無供事之勞但驗糧以出工食或每畝出米若干就於秋糧會計內帶徵以供夫役工食庶貧民出力而無裹糧之苦富家出錢以免荷插之勞似亦可行 開濬吳淞江告示其略曰見今開濬吳淞江河道動衆數萬工費不貲所據合行事件理宜條示禁約是我官民必須遵守共成大工毋或故違自罹愆責 各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吳

委官府總千長嚴督總小甲率令人大夫每日昧爽上工至黃昏時歇工不許一人一時藏躲本部差官查點責在千長總甲欠夫數多者坐以賣放之罪 各千長總甲嚴督人夫照依分定地界丈尺深闊開挑完工者登時釋放先完者仍加犒賞遲悞者痛加責治甚者枷號示衆 人夫每五十人住棚一座飲食宿歇風雨時候俱要不離本棚以便查點如有私去人家借歇及偷盜強搶人物者事

發除正犯從重問治枷號其千長總小甲俱坐以罪 各夫役應得工食犒賞之物或管放人員短少抵換與千長總小甲扣減侵尅者俱許指實陳告以憑拿問 人夫上工日久若果力乏患病者許戶丁更替無人更替千長驗實呈報處置若無病而詐圖脫免者查出千長總小甲俱坐贓罪 千長總小甲務要倡率人夫併力開挑敢有鈐束不嚴致夫逃回者五名以下量加責治十名以下定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吳

坐賣放罪名其逃夫問罪枷號示衆仍以兩月爲率每欠一日罰銀五分并追原領過銀米給付總小甲雇夫上工 管工人員及鄉都糧塘里老人等敢有指稱打點使用科斂財物者許出錢之人指實陳告以憑問治仍追贓給賞 各府委官每五日一次查考各千長總甲工程分數呈遞以憑查考其懶惰無工者懲治 堆土務要在兩岸三十丈之外若兩岸原有高岡者堆放岡身之外不許

高過於岡 仰崑山上海嘉定三縣多備稻
草查照各被地方人夫棚內俱要覆蓋厚密
可蔽雨雪鋪墊高厚可隔寒濕聽候本部驗
看 仰千長嚴督人夫先將河心開闊七丈
直下至底深一丈完備方纔開挑兩傍斜河
庶幾雨雪之時放水河心可以兩傍施工且
無下水做工之患 大工肇興庶民雲集沿
河店鋪商人販賣魚肉酒茶鹽等項俱許兩
平交易敢有委官夫隸人等挾勢減價強買
吳江水考 卷之四 吳

以憑拿問
工部郎中林文沛水利應與事宜其略曰一
太湖爲患病在下流不通疏常熟之白茆港
梅李塘福山港耿涇奚浦黃泗浦太倉之七
浦塘湖川塘楊林港所以導之也其爲太湖
患者則練湖與西潞沙子湖而二湖亦有支
流徑趨入海者如丹陽之九曲河武進之舊
孟子河德勝南新河澡港新溝江陰之夏港

今皆歲久淤塞遂貽深患爲今之計疏太湖
下流莫急於開常熟之梅李塘福山港奚浦
耿浦黃泗浦太倉之湖川塘楊林塘諸河減
太湖上流莫急於開丹陽之九曲河武進之
德勝南新河舊孟子河澡港新溝江陰之夏
港諸河仰府州縣治農官各要查照及時計
處興工開濬 各處河道宣洩入海者俱應
置開白茆病在河闊泥泛無可施工其餘相
江河形闊不過七八丈上下因而建造一閘
吳江水考 卷之四 辛

或二閘潮至則閉潮退則啓使渾水不得入
而清水蓄積得以洗其閘外之淤其主溉灌
之河地形多是中高兩下非天雨無由積水
仍須兩頭或閘或設竇斯可爲利 各處圩
岸坍塌者圩甲開報得利之家照田出夫協
同修理泥土就傍圩田起取工完開數造冊
查考大者作積水淩橫亘於中兩頭用石砌
作車口遇潦車救 白茆旣通沙泥隨潮易
塞查得舊有鐵掃箒置之船尾裝載如櫓潮

落一齊搖動刮揚沙泥隨潮入海今之治黃河者又有瓜江龍法仰府縣治農官各查制度舫造督撈淺人夫演習務經久可行一應革事宜其略曰河道除白茆吳淞江外其餘有專主宣洩者有專主灌溉者宣洩之河正吞湖流或東或北直趨入海其勢爲縱爲經其開挑宜深宜闊太倉之七浦塘湖川塘楊林塘常熟之梅李塘福山港黃泗浦奚浦耿涇江陰之角上河谷濱港蔡港夏港蘆埠港吳江水考

卷之四

五

武進之舊孟子河德勝南新河澡港順塘河新溝丹陽之九曲河是也溉灌之河則入海河之支流其勢爲橫爲緯其開挑僅使水能浹洽可備旱乾可也 爲河之患者無如石橋洞圓者塞河道五分之二洞方者塞河道五分之三除不關水道者不毀其餘但有坍塌欲行修理者酌量闊狹原有一洞者或添二洞或添三洞務令水易退洩其原無橋梁勢要欲徇已便妄意添設阻礙河道者農官

緝訪禁治木橋不在禁限 洩水涇港去處有等築壩阻截或占作魚池或取便往來致旱潦成災許指名赴告 各處湖蕩塘浦多有或假護岸而遍種茭蘆或圖取魚利而張釘簾簷遂成淤淺告佃起科嚴加禁治敢有仍前致河淤淺訪出拿問重治田果濱江湖頻坍去處方許種植茭蒲其岸或栽榆柳或栽桑柘毋得虛應故事 各處河道凡被占造水閘船房剝岸日漸淤塞以致河道狹隘吳江水考

卷之四

五

阻遏水勢通查拆卸抗違者申來拿問

吳江水考卷之四終

吳江水考卷之五

邑人沈啓江村氏著

八世孫守義重鐫

水議考下

正德十六年工部尚書李公克嗣興修水利奏其略曰臣受命以來夙夜兢惕乞添差官共圖供職吏部以工部署郎中林文沛顏如環督同掌蘇州府事河南左參政徐讚親詣白茅港吳淞江等處相度會議以白茅工役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一

繁重蘇州當任其二常州松江分任其一嘉興湖州則協任其一而常熟以附近獨當其半以吳淞江利歸蘇松二府其工役之費則分派二府所屬州縣與之協濟杭嘉湖蘇松常鎮各府地方應該開濬河道港汊及應修築圩岸堰壩等項分委署郎中林文沛顏如環督率各該掌印水利等官次第舉行外白茅港自海口至雙廟河形緣在海灘漲沙填壅難以用工改就東南方平陸開挑共起到

該府所屬州縣并崇明千戶所軍民人夫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二名開過平地三千五百五十六丈自雙廟西至官莊匯河形淺窄幾如平陸又起過蘇松常三府所屬州縣衛所人夫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八名開過故道六千一百七十七丈自官莊匯西至常熟縣東倉河形淺塞起該縣人夫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名開過二千六百五十八丈通計長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深始八尺加至一丈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二

五尺闊始二十八丈加至三十三丈其宜興縣百瀆受荆溪之水會於太湖委常州府宜興縣人夫分浚烏涇等瀆共六十三處以武進無錫江陰三縣人夫開過桃花等港共八處其原委等處用常熟太倉崑山吳江人夫浚過支河共五百六十三處共長三十七萬七千三十四丈築過官塘圩岸共三千五百八十三段共長一百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五丈造過堰壩九十六處共長六百六十

丈并橋一座通用人夫三十一萬四千四百二十八名俱於正德十六年十一月興工至嘉靖元年五月工完又據署郎中顏如環呈稱督同左參政徐讚等覆相度吳淞江上流自吳江縣至崑山縣夏駕浦下流自嘉定縣舊江口至上海縣黃浦口俱通利無礙惟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淤塞量長六千三百三十六丈議開廣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以蘇松二府人夫共四萬三千七十八名於嘉靖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三

元年正月興工至本年二月工完其夏駕浦新洋江二河與吳淞江交會之處合造石閘節制江流使不斜趨阻遏渾潮使不倒流庶幾此江再無後塞之患又看得三吳之水西北自宜興荆溪百瀆入西南自湖州苕霅二溪分流七十二漣港以入其下流則自吳江長橋等處入澱山昆承陽城等湖以入三江而澱山湖則分入趙屯等浦以入吳淞江並洩於海頃因水政不修前項漣港俱塞以致

湖水汎溢不由故道又經督率湖州府官開浚過大錢小梅等河并七十二漣港蘇州府官開浚過長橋等處湖河及杭嘉湖松等府并所屬各開挑過各該管地方東七千西八千以及各河港浦共長七十萬六千七百九十丈并修築過田圩江湖塘岸共三千八百四十二段通長二百七十六萬四千四百九十三丈開座壩堰五十處共長七千七百二十七丈共用過人夫三十二萬六千五百五

吳江水考

卷之五

四

十五名俱於本年正月興工至三月終工完再行窮究水利源委通塞利害以至今修理因革事宜舉措方略分別綱條纂集成書俱另行外臣惟三吳水利興廢不常欲行令蘇松常鎮所屬州縣每年量派導河夫銀徵收貯庫以備水利支用再做古製造小船二十隻每年於均徭內查編撈淺水夫四十名置掃帚浚杷各二十副水利官監督不時爬洗庶潮沙不致壅積不許別項差占及營求

管事水利郎中循行提督七府地方關係運河重事以時修浚悉聽巡撫官節制仍乞敕巡按御史年終親臨閱視一次稽考勤惰據實奏報以爲黜陟庶人知警

案治水工程此舉最大止開白茅一港其他河港無浚圩塘無築虛數奏報是以疏內所開江湖水道間有舛錯徵諸宋元及本朝夏尚書等疏不辯自明萬計工食堪爲深惜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嘉靖 年大理寺左寺丞周鳳鳴水利奏其略曰臣惟今日之計固惟西北爲急其患實在於東南東南之患固惟賦稅爲難其病實在於水利夫所謂水利者除水之患以通溝洫之利也是故蓄洩以時旱澇有備賦稅不虧則國用自足今天下賦稅大半出於東南諸府而蘇州一府歲輸稅糧二百八十萬九千餘石比之諸府居十之七八其在水利比之諸府爲尤急蘇松所屬地方承受震澤下

流田最下一遇水澇受患尤深實惟水利不修之故臣謹條陳水利六事一曰復專官以圖責成臣惟蘇松等府州縣原俱設有治農官管理水利近令浙江僉事帶管但本省地方廣闊蘇松寫遠勢難兼理每歲經由一次不過取治農官執結况係隔省直隸知府等官亦不甘心奉行以是日見廢弛以臣計之府州縣正官職守繁重治農佐貳事權既輕必須專官督理合無查復弘治年間事例

吳江水考

卷之五

六

或照姚文灝主事一員或照傅潮郎中一員或照謝琛副使一員專一督理仍乞特敕巡撫應天等府都御史加意提督抑復查照都御史俞諫事例乞簡命素有才望大臣一員前去督理假以事權寬其期限務令著實興修果有成效方許回京復命二曰疏海口以導下流臣惟治水之法必下流通利爲先近歲尚書李克嗣浚白茅港以入海而白茅之水尤爲駛急實惟吳中之利但白茅新浚之

時工程甫畢海潮驟至原留海口堰壩一時開浚不及數年以來渾潮日淀積有淤沙橫障海口以致上流勢緩日漸且窒夫三江惟婁江吳淞通利東江久湮所謂白茅港者足補三江之一乃者海口漸淤失今不疏竊恐將來愈難爲力必須設法疏浚仍查撥導河撈淺等項夫役隨潮掃滌務使海口常通則吳中水患自少矣三曰浚支河以修圩岸臣惟吳中之田近湖沿江地皆卑下平時積水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七

已多一遇久雨衆水畢集常有水患近山沿海地皆高阜不能引江湖之水以資灌溉常有旱災然以大較論之畏澇者十之七畏旱者十之三高田少而治易低田多而治難昔人治高田之法有塘有溝有潭凡潴水以灌田者皆是也其治低田之法則達田四圍築隄謂之圩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低鄉支河之水容受衆流比田反高而田反在支河水面之下若非圩岸以圍之而支河

不通則蕩然巨浸遂不可田是故低田賴圩岸支河甚於都邑之賴城池也吳中賦稅歲多逋負固由災傷不可盡諉之天時亦由人力未盡正謂浚支河修圩岸是也近歲旣浚吳淞白茅以洩震澤之水爲今之計必須開浚支河積淤之土因以修築舊坍之岸圩務令堅實高厚足禦湍急之流工程簡易則隨田出夫十分浩大則通融處置在當事之大臣任之實今日水利第一切務也四曰浚長

吳江水考

卷之五

八

橋以決壅滯臣惟吳江有長橋其長數里橫跨震澤東南之濱舊本木柱駕橋以通陸行疏徹湖水衝激三江之潮淤以入于海元季易爲石橋爲洞門一百五處洞門旣狹水勢復分門狹故上流阻遏勢分故下流散緩以是吳中常有水患迄今二百餘年石橋漸淤止有三四洞門可通舟楫其餘茭蘆叢生漲爲平田遂致水勢轉於東北以入海上流愈狹則水勢逾遏下流逾遠則水勢愈緩竊謂

吳中大患必須從長勘處或易爲木橋或重加疏浚務使一勞永逸之計此實決壅滯之一策也五日均夫役以便貧民臣惟吳中水利固惟浚支河修圩岸爲急究其本原則支河淤塞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由人力怠惰而怠惰之弊其故有三小民一遭水澇困於工力難繼大戶田連阡陌病於顧理不周間有小民佃種大戶之田謂非己業在大戶止圖取租彼此耽誤更不葺理今欲興修水利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九

必先飭惰勸農若使夫役不均益滋民害合無一應築圩工程簡易者就於本圩有田得利人戶不分官民一體計畝起撥若工程浩大通融處置官爲雇募亦不得尅減工價勢家不得假借名色討夫以便私圖亦不得賣放營利在官人不得包攬有者督理官叅究提問發放六曰禁侵占以飭豪右臣惟濱江瀕湖去處風浪險惡因種護隄茭蘆以防坍塌本爲障水邇來豪右假以護隄爲名不分

河港寬狹輒種茭蒲蘆葦占爲茭蕩逆蕩或勾接商人堆貯竹木箬筏或希圖魚利張打攔江網簍停積泥沙阻壞水利甚者霸占灘塗築成塍圍因而墾爲良田止將十之一二報官起科每畝亦止三升五升徵之官者不多而水道日隘爲下流數十州縣之害其又甚者則將傍田河港私築堰壩阻截行舟祇知利己致使鄰圩之田蓄洩無所其害尤深若不嚴加禁治改正恐害不除則利不興矣

吳江水考

卷之五

十

臣生長東南目覩積習之弊久矣此大臣不可不設也

嘉靖四年僉事蔡乾寧責任以興水利呈文其略曰竊惟江南財賦素甲於天下而財賦克裕實資于水利先年於蘇松七府特命風憲官員提督之而猶未也又於各府專設治農通判等官分理良法美意至精至備故膺此職者在不識時務觀之則不免有閒官之議欲稱此職者雖使俊傑居之亦恒虞素餐

之謂夫何邇年以來各該治農官員往往差占或便其身爲私圖而終年遠出者有之曾不知本等職業爲何物各該府縣掌印官每遇差委乏人朦朧定擬申呈允行不曰已奉某衙門選委則曰不妨原務帶管習以爲常遂成故事獨不思此官未設之前亦不聞有官少事廢之日致使治農之虛名翻成害農之蠹政殆有不可勝言者矣今不爲之計誠恐上焉有負設官之德意下焉有妨提督之

吳江水考

卷之五

士

政務况近年欽差巡撫尚書李總理修濬白茆等港奏添工部郎中林文沛工完取回經今已踰三年本職近日巡歷地方看得前項諸港日見湮塞其他應修處所在在有之卽今秋成農隙方圖相度次第興工必須治農各官專理庶克濟事若不預爲呈請嚴加禁諭不惟各屬難以遵奉抑且本職動相掣肘合無候明示至日通行蘇松等七府并轉行所屬州縣各掌印官除治農通判等官差

委兩京公務者行文催促作急完事回任外其見委署印及帶管別事者通行查出申呈原行衙門詳奪改委嚴督各官在任盡心管理水利今後不拘大小治農官員並不許別項差委致妨本等職業中間敢有欺公玩法任意營求蒙蔽上司及闖茸廢事貪汙不職者體訪得出或被告發一體究問庶幾職業以專人心思奮而水利或少裨於萬一矣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主

府太倉武進等州縣各申繳正德十五年起至嘉靖五年止導河夫銀冊揭并華亭上海崇明三縣未經派徵緣由到道案照前事已經通行及該本道巡歷督查去後今據繳到除丹徒丹陽金壇三縣另行催報外查得各報數目中間已完者少未完者多支銷者漫無憑據侵欠者不行監追積習之弊不可枚舉爲照前項夫銀專爲水利急缺應用而設故每年於均徭內編餉收銀貯庫以備不時

之需係是屢經議處停當奏准永爲定例況遇工程浩大之際仍許動支別項官銀應用近年以來各該掌印官員往往視水利爲末務空爲立此一騙局編僉之後不肯如法趁時追納致縱奸徒輾轉囊括以歸私室及至上司查理捏補花戶文冊妄稱小民拖欠況官吏之更代無常弊源之鼠穴難考以致起滅詞訟之徒動輒以前項夫銀訐告一人之事乃至連逮百十人之衆一年之事甚至蔓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延十餘年之遠是本爲利民之計而反爲殃民之禍因循至此愚民何罪乃有司不肯設徵收之良法以圖經久可行耳爲今之計合無隔別選委廉幹官員親詣各州縣從公查審要見已完者見貯支解那移未完者侵欠停徵務究下落申呈詳示而於導河之策必且受實用而不徒負虛名矣 水利須知事宜其略曰竊惟浙西水利爲重莫不皆知柰所司督理無方使古人遺法蕩無復存甚至

官稱治農而水鄉之高下莫辨役充塘長而圩岸之至到莫分今若不嚴加點視豈可望水利興修爲此仰鈔案回縣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發去後開水利須知條款著令各塘長備將該管河道圩岸等項逐一開寫書裝冊內送縣印鈐面寫水利須知四字給與齎帶講究候按臨查考今後如遇支河淤塞圩岸坍塌卽諭得利人戶出夫一年一次修濬如大河橋閘工程浩大者具

吳江水利

卷之五

五

申本道酌處施行各水利官仍造一樣文冊一本披覽俱毋違錯不便 一某都保區畝塘長某人年貌籍貫 一該管大河幾處某河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共長若干丈尺水源上從何來下從何往灌溉田若干橋梁閘若干座有無通潮有無茭蘆有無樹木 一支河共幾處俱照前開無則不必 一圩岸長短亦照前開 一仍畫圖于各冊之後

嘉靖九年工部郎中朱袞水利興革事宜其

略曰裕民足國莫先於務農禦災捍患在急於治水矧江澤之地實財賦之區往往旱澇相仍隄防久廢復設部署付以列郡又恐軍衛有司抗違特授叅拿之權雖節有督諭恐未通知續得見聞合併申示 一府州縣有正官又各設治農官以佐理之正官或忽而不理該職又棄而之他甚有索取常例啓塘圩之科害濫受詞狀縱胥吏之吹求下鄉督役民畏其擾入境問農事仍久廢仰各砥礪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興修毋怠職業 一每區都選有行止者爲塘長田多者爲圖長圩甲俱聽塘長調度有等營克之人或指饋送農官科斂圖圩或假開河築塘賣索夫役又有市民冒克全不下鄉勸率協理仰各奉公興修候巡訪賞罰 一吳田下下遇農少隙隨卽興修論田出夫分段堅築其圩大者多添徑塍或分作三四圩或中間十字二字三字形開港內外俱窪四面開溝所取之土就便築岸廢田之稅攤

派本圩 一築圩先量本圩丈尺每田十畝或二十畝出夫一名數少者朋力孤貧者量免各主分段插標面闊六尺腳闊倍之如宜高厚相地加增或車港取泥或高鄉運土田多之家派出椿笆務令杵春堅實仍禁牛馬踐踏 一各屬河道或奏告而未勘或勘報而未行或開挑未完而停工或案候再議而未處者仰各治農管屯官備查應開深淺應該先後合用人夫里甲明白開具以憑施行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一開河工程每塘長一名總領若干夫該開若干丈每夫分定幾尺用竹板標插夫名每塘長幾名委官者監督各立旗號以齊作息量岸栽樹禁種荳麥 一看得吳田大約低者七分病澇高者三分病旱或築壩堰或置陡閘離水遠者復開溝渠今皆久廢仰各治農管屯官相度應復舊績或應增新塘或令廢田開掘在民者從宜督率係官者開報詳處 一各處港浦涇不許遍種茭蘆張釘

簾簾告佃起科起造船坊填築剝岸有未改正即使起掘拆除果係瀕連泖蕩堤岸方許栽種菱蒲 一城市河道本自淺狹居民日將糞土傾撒在河又造跨河橋棚出岸水閣致阻絕舟航壅塞水脈該坊里總歲取常例不行呈舉除將蘇州城河差官拆卸外仰各軍衛有司即便省諭犯者一一改正其諸淺濫去處水涸排門撈洗淤泥暫堆兩岸河通用船運出 一各處橋梁多有坍塌漕河要吳江水考

卷之五

七

查各佐貳官但有事干水利詞訟賊罰俱要附入簿內不許輕擅支動其先年有被領銀在外修理未完開報埋沒者許諸人出首 一查得卷內先年首告侵占官河湖蕩等項多已批發各屬問報或本衙門親理應該拆卸入官改正者俱經仰照擬施行中間有罪已決贖而奸弊仍舊人未發落而文案捏完近多事發查連官吏一體重治外仰各該官吏不拘新舊一一追究下落責取甘結回報吳江水利

卷之五

七

一各處營克埠頭集船雙幫阻礙河道客商雇船多取入已仰各屬選有行止者克當聽令平價雇船仍將各船輪差給與鈐簿官用如行百里與米五升不許科貼 一竹木商人多募兇惡水手聯簰橫撐依牙門首攤泊攔阻運河仰各巡捕官督令地方曉諭客商如仍故違及地方乘機詐財一體治罪 一漕河一帶驛通應付使客先年巡河衙門題有禁例今後如有違法人員爲害河道者

指實申來挈治叅奏 一各處閘壩巡司稅課等衙門遇船一到或督夫挨次車放或照例盤抽批驗隨即放行敢有停阻訪出查例問發 一河港死屍暴露地方即時撈起近郭者官措棺木收附義塚在鄉者勸令大戶棺蓆埋葬荒丘 一訪得長安軍人與販私鹽扭賣過往船戶不領逞兇欺害丹陽武進埠頭每遇販牛客商盡行兜回不容各船分攬仰巡捕究治 一各衛所官軍至蘇州等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九

府交兌糧米強橫旗甲不問民船有無貨物概行挈捉或下糧久不交卸原有剝船加耗自宜兩平雇覓今後敢有似前者許被害陳告 一南北河道中有茭蘆叢生去處網船夜聚遇船行劫除行屬編牌嚴禁外有未盡編給者盡數編給使盜無所容各河泊所尤嚴加約束 一水利文冊年終各屬開報與修事績類造奏繳

嘉靖二十年巡按御史呂光洵乞水利以厚

民生以裕國用疏其略曰據蘇松常鎮等四府經歷司各呈稱該府所屬各州縣水利湮塞旱澇無備以致連年荒歉民生困悴常賦虧損呈乞轉達及時修理等因到臣除將工費輕小處所行令各府州縣掌印治農等官責令塘長及食利人戶漸次修浚外查得蘇州府所屬太倉州有七浦塘楊林河湖川塘小塘子吳江縣有八斥鎮平望鎮三江橋長橋常熟縣有白茅塘許浦塘福山塘崑山縣

吳江水考

卷之五

十

有瓦浦雞鳴塘嘉定縣有吳淞江顧浦凡十五所松江府所屬華亭縣有蒲匯塘運鹽河上海縣有橫港都臺浦陳村塘馬家浜青浦縣有通波塘艾祁浦橫茆凡九所常州府所屬武進縣有澡港河江陰縣有桃花港凡二所鎮江府所屬金壇縣有臧村港荷花港新瀆港太浦港凡四所俱各工費浩繁民間不能自治必計處錢糧募集夫役然後可以成功臣會同巡撫應天等府都御史丁汝夔

議照方今天下大計在東南莫重於財賦而蘇松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乃略當天下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業也近歲水利漸堙民間不能自出其力隨宜修治遂至於大壞而瀦泄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歲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阜先枯至七八月間河浦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不實而耕稼之民困餓流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離無以爲命萬一來歲雨暘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也臣聞救患者必探其原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原也臣嘗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問父老頗得其原輒敢條爲五事一曰廣疏浚以備瀦泄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諸澤之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

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于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于岡隴之外是以瀦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年以來縱浦橫塘多堙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高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浚白茅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

憂矣於是乃浚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浚顧浦
吳塘以溉嘉定浚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
浚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濬臧村等港以
溉金壇浚溧港等河以溉武進凡岡隴支河
壅塞不治者皆浚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
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經
也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
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潴而難
洩雖導河浚浦引注於江海而每遇秋霖泛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三

漲風濤相薄則河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
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
甚便之而司農丞邾宣亦云治河以治田爲
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爲二三
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
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
不贍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蓋
吳下之田以圩岸爲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坍
沒日甚而農業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

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
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
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
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於海不待決洩自然
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畎引
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三曰復板
閘以防淤澱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
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
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

吳江水考

卷之五

四

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
也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
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爲然也四曰
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略得宜則事易集施
爲有漸則民不煩爲今之計宜令有司檢勘
水之利害大小緩急其最大而急者卽今歲
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
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爲
先時而集矣但今歲歉不可加斂於民而內

帑又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一年以前者量支千餘兩存留在官略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脩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壯健有力者爲一等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次年二月而

吳江水考

卷之五

圭

罷其費用皆取於侵欺不足繼之以贓贖大約三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二三十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其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一年災傷放免者卽三四十萬他日流亡逋負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準之其孰多孰寡皆不待較而知也五曰重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爲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爲難臣嘗仰稽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

功於水者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過人亦委任專而歷年久故得盡行其志近遣大臣疏治不暇爲國遠慮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周忱事例特敕撫臣務爲長久之計一應錢糧夫役疏治經略之宜聽其便宜從事而責其成功焉其府州縣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效方許離任其遷延而乖方費財而債事者仍聽糾治以懲不恪如是

吳江水考

卷之五

圭

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臣嘗會集蘇州等府知府范慶等嘉定等縣知縣張重等面議可否皆以爲便乃敢冒死上聞然臣猶有三慮焉臣聞群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每阻於旁撓功多毀於垂成臣竊見上流喉咽之地淤澱豐衍多爲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出於侵欺而善侵者類多豪猾憑

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嘗廉治二十餘人而有司者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究今欲悉治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功其志在生民者固欣然樂從其隨俗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爲屏此三者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再乞委任以興水利疏其略云節該工部題奉欽依咨劄到臣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三

依奉曾委松江等府同知通判知縣分詣原議應浚河港應造閘堰等處逐一查勘得太倉州等縣七雅浦等河港凡三十二所鹽鐵浦等塘閘凡一十五所工費繁多俱應官爲開造其新港等河凡三百九十七所大小雙塘等堰壩凡三十八所工費差小俱應民自開造石浦等河凡八十七所工費大小不等俱應官民合力開濬臣照得內開江陰等縣桃花等港湮塞工費易集隨各委官開濬見

底功成外其餘各縣相應疏治之處雖一時未能集事而各官查勘已明凡地形高下之宜源流分合之勢古今通塞之由延袤深淺之度與夫土方之多寡工費之輕重咸著圖冊較然可考矣其累歲積逋如原派導河夫銀及存留撥剩銀米撫按等各衙門贓贖與夫應解錢糧堪以那借久爲豪猾所侵者不啻數千餘萬已經委官清查造冊各有可稽之數若使諸臣同公體國按籍而行之則底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三

績之期可指日而待也而議者或以旱澇相仍公私俱匱不宜興作夫旱澇相仍正由水利壅廢若復因循不治則旱潦之災將日甚一日而東南之民終無安飽之期矣卽如今歲災侵民窮則量發在官銀米募民不能自食者開浚支河因寓賑施之法若二三幹河則稍候年豐追理逋賦大集財力然後治之隨事擇便而不併役於一旦此無不可爲之時也其所役之人各因其水之所利利在一

鄉卽役一鄉之民利在一縣卽役一縣之民利及傍縣傍府者則傍府傍縣助之名募工役之費皆官爲會計條畫而無追呼拘迫之煩此無不可役之人也若夫疏濬之法又皆因其自然求其故道淺者深之狹者廣之縮者延之使各復其前日之舊而已初非鑿山堙谷壞田園毀廬墓創爲決裂難行之事以拂民之所欲此無不可成之功也夫以無不可爲之時用無不可役之人圖無不可成之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功是宜朝議而夕報也而事顧有不然者何哉蓋委任責成之道未至也臣嘗稽之故籍唐宋以來置治水治田之官甚具至我國家永樂初水溢爲災特令尚書夏原吉治之正統時則侍郎周忱治之景泰天順時則侍郎李敏都御史崔恭治之成化弘治時則都御史畢亨侍郎徐貫都御史何鑑治之正德時則巡撫李克嗣治之有功皆委任責成之效也頃年以來故道漸堙先後諸臣建議水利

蒙下部議其可者下之撫臣撫臣下之府縣其議論甚悉行移甚備而府縣有司類多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卽有省者亦不過舉一二易行者略加疏治以塞責應令銷繳勘劄而已言者雖勤亦何益哉近蒙俯納臣言特命原巡撫臣某某督屬舉行自春徂秋數月之間堙廢漸舉亦有端緒今某欽陞協管院事臣恐離任之後有司仍蹈故習凡應浚之水勘計已明者輒罷而不治而積負宿逋清查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在籍者復縱而不問墮垂成之緒廢可期之功矣此臣所以夙夜拳拳不能自己也伏望皇上俯念財賦重地特賜璽書一道專責今巡撫都御史某查照節題事理臣查勘相應疏治之處如法修治無奪於浮議無急於近功期以三年畢事如果勲勞懋著乞照先臣周忱等故事量兼部堂職銜仍留在任督理仍責巡按御史每歲親歷工所檢勘 水利工計議 一曰估計土方之則凡天下之工

算計見效者惟土工尤難試以民間起工之法擬之假如四面深闊各一丈名曰一方大約須八工可辦以今工食計之每方須銀二錢但民間開塘起土相去不遠而深亦不過數尺爲力省而見效易故如前所計足矣若官府開挑江浦其闊者無慮四五十丈而狹者亦不下一二十丈其深入又得一二丈許則其往來上下不啻數倍而工食亦須量加查得先年開浚吳淞江事例每土一方約計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二十工每夫工食銀五錢今當節縮倍於民間足矣是每方須工食四錢十方則該銀四兩積而至於百千萬方亦皆如此姑以一里校之若面闊十丈底闊六丈上闊下狹折而算之實該八丈每方一丈合用人夫一十六工一帶八方則該人夫一百二十八工一里則該土一千七百二十八方合用人夫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工動支工食銀六百八十九兩二錢十里則該銀六千八百九十二兩

百里則該銀六萬八千九百二十兩使其闊倍之則人夫工食亦倍之是爲銀一十三萬六千五百四十兩夫費此銀以開百里之河其利於兩旁之田當不下億萬畝矣夫土方定則若此而丈量驗派又不可無法也蓋土之爲方凡當河底者必深近河岸者必淺難於牽折均平則須每方一帶之中通力合作務令深淺均攤又民之負土河有闊狹而路隨之近者便而遠者艱則須差爲等級如河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闊十丈者每方派夫一十六工十五丈者加一工二十丈者加二工更有闊于此者亦當如數加之可也其有未及限而完工者應得工食必盡給之踰限而不完者必治以法而去之至于開挑之法則姚公有歌云遠堆新土方希罕盡露黃泥始罷休兩岸馬槽斜見底中間一線水通流其法不可易也但役夫河底負擔而上已極費力欲其遠堆不更難乎合於兩旁各造水車三乘每乘可載土十

擔二人挽之一車可當十人土去遠而民力省矣工食比諸役又當少加無勞逸之殊也
二曰召募夫役之方頻年以來三吳之地旱澇相仍饑饉薦至倣雇募賑饑之法而行之各府州縣凡有水利者先措置錢糧計費已足然後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闊料灘岸之遠近爲夫役之多寡先期明示每都每畝限名報官雇募假如一畝十甲每甲報夫二名通畝該夫二十名卽以蘇州合府州

吳江水考

卷之五

耑

縣爲里三千八百七十有六應出夫七萬七千五百二十名每夫用力一月是爲二百三十二萬五千六百工可開河一百里兩月可開二百里三月可開三百里小小支河固餘事耳其有因貧赴名者不拘多寡亦於各該都畝編管衛所軍丁就令千百戶鈐束並須擇其精壯取具各該畝甘結每名給竹木小牌一面其一面寫委官夫長某下人夫某一面寫本管字樣用掌印官火烙花押以便稽

考名募各須附近各府州縣將應募銀兩牒解浚河所在自行附近雇募誠兩便之策也然大衆烏合必建次舍置井竈薪芻並給醫藥有備死者葬埋而厚恤其家非惟可以成大功而東南亦可無饑矣若夫經久之計必倣前代撈淺開江之制每年於均徭定撥土著之民專習淘搜之事免其別差著爲定令沿江沿浦要害之處置爲浦舍或募貧民之壯健者每鋪或五人或十人給以前銀附近

吳江水考

卷之五

耑

荒田與之開墾官給耕具種穀使有恒業可居則江浦永無淤塞之患矣又思在官人役惟民壯之設有損於民無益於官其必量革以供是役設或不堪移其工食別募亦一舉而兩得矣 三日給散糧餽之規傳云餽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凡應用錢糧攢聚一處府佐掌之計河派夫計夫給餉遵照先年開浚白茆事例每工給銀二分五釐若凶年穀貴則每工給米一升銀二分府佐給之丞簿

丞簿給之千長千長分給百長百長零散各夫或五日或十日一次關支每遇將散之前丞簿等官各赴錢糧官處開計夫數每夫長關給關防號票一張該支工食銀米若干執照臨期憑票關支既訖設有尅減插和者嚴加究治計贓賠補其銀每兩加耗三分米每石加耗三升抵補虧折至於犒勞酒肉魚鹽之類亦照白茆事例舉行 四曰督責考驗之法惡勞好逸人之常情偷惰影射之弊有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所不免切照先年開浚吳淞江事例每夫一萬名委府佐一員爲巡視官夫役各令該管丞簿等官用千字文照數編號簿記每蚤各夫長照依原分字號如天一起至天十止寫在面上候巡視官至挨號排立以便查點仍用水牌一面大書夫長姓名并人夫若干與號豎立旗竿一根懸牌其上旗色百長用藍千長用黃寫各長姓名以便趨赴卽工之日與民約信假如每方派夫二名則以八日爲

限每方派夫四名則以四日爲限積而上之皆如此限踰限者鞭箠示衆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風雨不更期又置爲循環簿二扇紀其陰晴以稽作輟經始之時隨所開河身淺深樹木爲的工畢之日量河底闊狹用滾木一根以索挽之循河而往稍有窒礙罰其再行開挑勿給工食決壩之後拔去的木復以鐵足木鵝浮于水面驗其淺深其制大河深一丈二尺幹河深一丈步河深八尺隨流而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下稍遇淺淤必卽傾仆于是計其淺淤丈尺之數各追工食丞簿等官以枉法論其有勵精者優勞有禮丞簿等官加以旌獎大抵考驗百夫在百長百長在千長千長在丞簿等官丞簿等官在府佐而守令則兼之也 五曰催徵會計之條水利爲三吳之急務而計費實興修之大端各縣原有導河夫銀在官視爲不急之務別項支銷河夫不復雇募焉足興修必須先事儲財凡一應無礙錢糧如

賦役冊所謂備用丁田銀裁革民壯銀各衙門贓罰銀官吏缺員存支俸糧柴薪馬夫等銀卽此貯積待用一縣不足取諸他縣一府不足取諸他府或可供是役矣設有不足則或取船料或取魚鹽或取椿草銀錢如又不足則當奏請或取北新許墅二關船鈔或取兩淮兩浙運司鹽銀或取存留餘米如周文襄國初舊額或折銀解運如嘉靖十年恩詔耗贈所減亦數十萬矣此所謂經費也經費吳江水考

卷之五 圭

又竭查究各年侵欺追徵備用而追徵之法由近及遠第爲三等如嘉靖二十年十九年每十分追六分十七年十六年十分追四分十五年十四年十分追二分重役年久人死家貧取具甘結而已 六日施爲緩急之序太湖爲東南巨浸湖流入海之要吳淞爲最先今江口以東至長洲縣規方約二十餘里菱蘆叢生泥沙滯積民因據而爲業江之故跡十不存一然此實與潮沙無預祇緣湖流

不快豪右從而加功取魚者又張釘簾簾以致淺塞耳皆謂以鐵鑄錐密釘橫木如犁之狀重石墜其兩端使深入土巨艘挽之隨風上下扶去菱蘆則泥沙隨湖流而蕩滌矣迤東至于崑山縣夏駕浦口直抵嘉定柵橋計八十餘里幾成平陸緣夏忠靖公開夏駕浦之水達于劉家港以入海由是劉家港之勢日張夏駕浦之潮反東注于吳淞而黃浦之潮又復西迎停積以至于此故昔年於此並吳江水考

卷之五 圭

置二閘障蔽海潮使湖流得專注于江不久旋廢今宜移置于此又於上流半里置淺水石壩一令湖水清者在壩上海水濁者在壩下可免衝激之患也又東至于關橋直抵黃浦口計五里沙漲漸廣當卽日施工者也其七浦亦成平陸而白茆尚可通流則七浦次于三江而白茆又次于七浦也其楊林鹽鐵湖川塘福山港許浦梅李浦耿涇塘奚浦黃泗浦白魚洪新開洪山涇尤涇瓦浦石浦走

馬塘蒲華塘等處則又在白茅之次矣凡此大河既治然後經理幹河如雞鳴塘大小虞浦道褐浦蓮涇顧浦川沙塘雙塘橫涇練祁塘等處務令廣深然後開決太湖之口使皆通利然後及臨江湖海諸縣洩水諸港如車塘港漢浦塘金雞河雙塘桃樹浦華亭涇等處凡此幹河既治然後及支河首尾相應何水足患乎若其處置規模吳淞七浦白茆則應動支七府錢糧楊林河等處則動支蘇松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四府錢糧雞鳴塘等處則動支各該府錢糧而車塘港漢浦塘等處則止動支各州縣錢糧足矣其他支河則官府估計土方量出工食給與兩旁得利人戶督率開挑而已開河俱聽巡司鈐束是六者皆水利之要也事當隨時隨地舉行不可廩祿虛糜財賦徒竭小民雖任胥胝之勞不沾永久之惠其與今日之事何以異哉

嘉靖三十八年提督軍門巡撫都御史翁大

立題爲懇乞差官亟興水利以脩荒政以裕國儲事其略曰臣前爲督糧參政每見蘇松之民倭奴在前耘蒔在後寧罹鋒鏑不肯罷其生理今來爲巡撫曾幾何時乃今周行海上但見彌望荒原廬井盡廢此皆東南沃土國儲二百萬石所自出前罹倭患猶如彼今去倭患却如此其故何哉臣考東吳之地古稱澤國以其外環江海內注湖陂渠道縱橫海潮上下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在禹貢時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已言水利矣國初遣尚書夏原吉疏水道周忱定田租東吳之民世享其利考其遺事皆自震澤濬源以注江三江導流以入海而又姑蘇爲三十六浦松江爲八匯毘陵爲十四瀆旱則引水溉田潦則循渠赴壑是以墾田之入倍於四方轉漕所輸萬世永賴歲月旣久旋復湮塞天順年間都御史崔恭嘗開吳淞江正德年間尚書李克嗣嘗開白茆港嘉靖丙午年間都御史歐陽必進嘗開七浦塘

此皆水利最大者今復湮塞民甚病之然猶轉緣南畝未忍棄去者以黃浦婁江湧潮而入支河細渠猶得引注其中資溉植也但倭寇初來慮其奪舟以濟凡於港汊之交釘柵築隄截其衝突大凡水之爲性急則迅流而去渟緩則停滯而成淤年復一年淤渟日積渠道之間仰高成阜矣雖有腴田無救於旱此水利不興其故一也具區湖泖並水而居者雜蒔茭蘆積泥成蕩遂自起圩岸量報陞

吳江水考

卷之五

旱

科上流旣微水勢日殺而又適年以來黃浦婁江之口爲舟師所居下流亦淤海潮無力此水利不興其故二也府縣原有治農官歲編導河夫銀兩軍興以後官或裁革銀亦借支民間貧難豈能自濬是以積荒者日多此水利不興其故三也今府藏空虛閭閻困瘁臣乃以治水爲言時誦舉羸若爲迂遠但臣聞功不百者不久安勞不倍者不永逸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皆臣總理糧儲此國家之

左藏也田日捐瘠民日逃去賦稅安所從出臣甚懼焉水利旣興旱潦有備卽不能爲萬年之計而數十年之間民可免饑况今年大旱遍於江南冬春之交恐其盜起水利旣興則更得傭賃爲活消其邪心故不獨裕國儲亦荒政所先也如蒙乞敕下工部選差風力老練郎中一員前來駐劄適中處所將七府地方會同臣與巡按御史周爰相度通融處置如吳淞江白茆港七浦塘等處大者倣紹

吳江水考

卷之五

望

興府陡門之制造成石閘啓閉以時而又於鎮江常州運河一帶挑濬深廣使輪輓無礙可歲省過江米一十萬餘石實爲萬世之利然非戶部深惟至計大破常格量留七府折白銀數萬兩以贍匱乏則區區導河夫銀未見其能濟也

浙江布政使何宜水利策其略曰一修築圍岸苦於無土若圍外河水淺狹卽將外河車乾取土若外河深闊則將圍內溝洫車乾取

土此一舉兩得之術也一凡園內有徑塍者遇澇易於車戽是以常年有收其無徑塍者遇澇難於車戽是以常年無收宜諭令田戶凡大園有田三四百畝者須築徑塍一條五六百畝者築徑塍二條七八百畝以上者如數增築一園岸田畔或土脈虛浮外水滲入晝雖車乾夜復漲溢者宜於岸塍中心開掘一槽深及外河之底隨箭河泥填及一半俟其稍乾用杵築令堅實又復箭泥築滿則水

吳江水考

卷之五

壩

無自而入矣又有園岸因鰍鱗窟穴或樹根朽爛遂成漏洞者亦依前法築之若田中有泉水爲害者可用磚灰圍砌泉口如井欄狀則泉不漫散或將泉口掘作深坎用大缸覆之却以泥土圍築缸上而泉亦不能出矣一高田去河遼遠無水可車者須於田內計畝開塘如田一畝開塘一分二畝開塘二分其三畝四畝以上各依數開之庶可防旱

嘉靖三十三年知湖州府張鐸志郡之溝洫

其略曰凡湖州之水太湖最大實則受水之壑也書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言震澤之水由三江以入海故底定而不爲害也太史公謂於吳通渠三江五湖其震澤底定之時乎後漢桑欽叙水經於東南獨略乃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松江入海則謬亦甚矣豈其得於傳聞者之誤耶夫湖州居太湖之上流計惟導水以疾趨太湖而已太湖受三吳諸郡之水浩瀚不可涯涘其底

吳江水考

卷之五

壩

定也則有灌溉之利其泛濫也則有浸淫之患古人之治之者惟疏其源使水之入者有所分導其流使水之往者有所歸然後民得平土而食矣故置五堰於溧陽以殺宣歙九陽之水所以節其入也開百瀆於宜興置斗門於江陰建千橋於吳江所以宣其出也單謂之論要不越此夫治水以爲田也治田以防水也治田之法有三曰築岸塍曰修壩堰曰分大圩全吳之地古稱澤國田多低窪所

藉以防水者岸塍也岸塍不固則雖有沃壤亦棄之爲沮洳矣古人制田之法率因水道以正經界曰涇曰演曰浜曰溝縱橫曲直有井田之象焉其通也以泄水其塞也以渚水使不爲田害而已彼乃破古堤以通江湖專小利而風濤之入獨倚於岸塍故民日益勞而增築日益煩矣范仲淹有曰江南圍田每方數十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啓之澇則閉之旱澇不及爲農美利今門閘不可復

吳江水考

卷之五

星

矣而修舉壩堰之策獨不可行耶圩田之制隨地形之廣狹水道之遠近而爲之大小圩之小者岸塍易完民工易集時有浸澇則車戽之功可以朝夕計也圩之大者岸塍旣廣工力不及積水經月而實粟者將化爲腐泥矣度其勢而分之使一勞而永逸事半功倍民其不有賴乎夫岸塍譬則城郭也壩堰譬則關隘也小圩譬則三里五里也關隘固城郭堅則內有所恃而寇不能入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則小而易守綽然應敵無虞矣我湖之所當講者舍是其奚以哉昔者錢氏有國江南擅利數世亦惟仰給蘇秀湖三州而已當時上下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軍民勇於應募工直贍於支給必然爲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又復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深耕茂種膏沃旣望百餘年間僅有水災一二次卽今涇演溝瀆似亦錢氏之遺也我朝弘治中工部侍郎徐貫

吳江水考

卷之五

星

奉命來治東南水患逾年而功畢乃上疏其略曰臣惟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云云嗚呼貫之疏讓之上策也其爲蘇湖慮詳矣舉而行之無難也余不佞濫守是邦竊以其所嘗究心者著之於篇

原任江西布政使司左參政今起復臣凌雲翼謹奏爲東南水利積廢懇乞聖明專設督理憲臣以拯民生以裕國賦事竊惟我國家財賦取給東南而蘇松等府地方古稱澤國

必須水利興修旱澇有備斯歲事得以常稔而賦稅有所自出也先朝如尚書夏原吉侍郎周忱等皆久任地方累歲經畫伊時百姓樂業庫藏充盈誠有所自迨日久因循漸成湮塞至於今則廢壞極矣臣居憂四年目擊民患茲獲瞻拜闕庭敢以膚見陳之蓋蘇松地方延袤不過千里計其財賦所入乃略當天下一三分之一良由外濱大海內阻江湖其大河之環列於郡縣者不啻數十所以吐納吳江水考

卷之五

望

江海之流者也其支河之錯綜於原野者不啻千數所以分析大河之派者也故雖窮鄉僻壤灌溉無遺誠東南財賦之源本也邇年以來淤塞日甚江海之水不達於大河其甚者不異於溝渠矣大河之水不達於支河其甚者悉履爲平地矣故當春耕之時百姓皇皇無所適從遇旱則一望枯槁遇水則立成巨浸由地利不修而惟聽命於天時則雨暘之期豈能適當而無愆乎故十年之間水旱

之災嘗居五六此田地之所以日荒蕪也今東南州縣所在荒田動連阡陌漸如西北景象科額既重出辦不支此小民之所以日逃移也田地日荒逃移日衆故雖有力之家一克糧運輒因賠賂荒糧傾家蕩產富者日貧貧者不逃移不止此逋負之所以日多而有司之所以日苦不給也臣嘗反覆思惟以爲東南之水利猶人身之血脈也東南之財賦猶人身之脂膏也善養生者必使血脈流通吳江水考

卷之五

吳

百節不滯而後支體豐腴今東南之民困於征求而水利置之不講亦猶養生者不先治其血脈而日望其脂膏將立以待斃而已矣臣之愚見以爲今日東南水利必須專設御史一員督理則事乃有濟耳臣亦知今日之時勢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添一官不如少一官然在水利則有萬不可已者臣竊思南京監察御史如巡江如巡倉如屯田雖各因事設差然以水利較之爲更切於時務如將前

項三差擇其可併者併之而以一員專督水利則地方既無添官之擾而水利遂有興修之望此誠簡易可行者耳或以水利事宜嘗責之巡撫都御史矣不知承平之世積貯有餘海洋無警力或可及自倭患以來兵革之務加派之征日不暇給臣謂以水利責之巡撫不可也亦嘗兼之兵備副史矣然上有撫按之掣肘下有軍民之繁劇奔走支持恒恐不逮臣謂以水利兼之兵備猶不可也臣惟

吳江水考

卷之五

聖

謂設御史有五便何以言之東南水利廢而不修已非朝夕之故矣矧今南北多虞司計告匱如欲疏請官錢命官開濬則當事者必以爲閤於時務故相率諱言之耳如以御史專理則責有所歸必將留心考求某河當先某河當緩孰當大開或俟積貯錢糧孰當小開或就設法措處量力而動以次經理積以日月漸獲實效其便一也有田之家薦罹水旱利害切身捐貲挑濬亦所樂從顧以統率

無人異同惑衆臣每見春耕之時撫按留心民事亦嘗行文郡縣矣然掌印官員漫不經心不過轉行州縣佐貳職既卑微才復謏劣其不才者坐索塘塞了事非徒無益而更有害民上下相欺塘塞了事非徒無益而更有害故民間相率避忌莫敢以休戚聞於撫按有司遂益致廢壞如有御史往來巡察則掌印官員不敢視爲虛文加以區畫得宜鼓舞有法俾得業人戶富者出財貧者出力疏通一

吳江水考

卷之五

率

年卽有三年之利官銀不費而民利可興其便二也興治水利未免動衆費財惟御史行事撫按有司皆無阻撓或動支衙門之贓罰或查處無礙之官錢或量罰有罪之豪右或激勸尚義之巨室應奏請者奏請施行應便宜者便宜行事卽如淘河夫役銀兩額徵在官原備每年挑淺之用今皆那移支銷致失初意如有御史查得專備河工不無少裨中間設法處分尚多良策顧其人何如耳其便

三也東南水利以江湖爲巨區其有坍漲不一要在隨宜修治今官豪富室每遇漲灘輒圖承佃甚者割江湖之界限興築隄岸墾成坵畝名曰蕩田報官給帖遂爲己產報者什一漏者什五陞科甚微獲利甚厚妨壞水利恒必由之如有御史釐刷則人情知所畏忌可以杜絕將來其佃成熟田果於水利或無大礙亦當酌其年之遠近利之厚薄量納官價以克開河之費誠爲一舉兩得其便四也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東南自倭患以來加派兵餉每府動踰萬計臣竊計海上之警將來或未可知目前數年保無大患水陸官兵坐靡廩食當事者懲鑒往轍諱言汰兵以有用之財悉置之無用之地獨不可通融一處乎臣每思農隙之時正非風汛之候也如將官兵月糧裁省三四月移爲河工項下支用於海防未爲有妨且今所募兵夫率多市井無賴如以解散不便卽用以克開河夫役亦無不可古人寓兵於農

原非二事矧行師之際挑塹掘濠亦兵夫責也乘其閑而用之不愈於偷安游食而坐銷壯氣乎此在巡撫所不敢言而惟御史得以酌議題請其便五也夫國家北有醜虜南有島夷添設官員加派兵食無少吝惜以倭虜有荼毒之慘也今東南水利積廢田地拋荒徵科之急追呼逮繫小民流離失所其害甚於倭虜然無荼毒之形故當事者姑置之耳此猶人身雖未見流毒之患而元氣日索扁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鵲倉公將望而驚走矣臣又以今日漕河之事言之黃河之害原非一日亦以積廢因循致成潰決今特遣重臣不惜浩費以事關運道乃南北命脈上厯皇上之憂故也今東南之患不啻漕河顧民間隱憂無由上達耳臣食祿公朝尸素已久小民所不敢言者臣知而不言爲罪大矣故寧言而不用不敢避而不言所以懇懇焉陳於君父之前也如蒙可採敕下工部會同都察院議將東南水利專

設御史一員或慮添官之擾就於南京監察御史內將巡江巡倉屯田三差議併其一而以一員專督水利掌院都御史掄選資望深重才識練達者疏請敕書印信稍重其權往來蘇松常鎮專一提督水利其差必以三年爲期果有勞績懋著不次陞擢京堂以激勵人心將見數年之後水利日興旱澇無患稽事豐而百姓日殷賦稅克而逋欠日清矣

吳江水考卷之五終

吳江水考

卷之五

五

傳贊

湖廣按察司副使江村沈公贊

沈公啓吳江人狀貌不踰中人而有氣幹爲吏喜興作功業不自便安而已爲司空屬典作能節財費及爲法比亭輕重得刑之衷不肯徇權貴意有所出入大司寇倚以聽爲守紹興尤以信義得民賦舊爲胥穴焉故亂其籍無以稽爲斥山澤準量沃衍褒次高下定其征無得淆又令役力視田繇惟畫一故更賦遂爲經法至今賴之進楚憲無幾罷歸其強力心計足以大毗治惜未竟余嘗見其治田賦書及吳江溝洫志言水道甚詳吳以水爲國其利害皆繫焉即連年潦民鼃黽之與同階故爲吳應有急焉者也若其言支流皆言所從出亦有所滙爲澤往往爲勢家因其沮洳壅爲田奪水道使蓄洩靡所浸淫爲患由各自爲不虞天災非嚴明之長深督厲之無以爲吳也

贊曰吏道多虛偽以苟一切固習性然乎其
懇款爲事必致於理可經遠爲後來者利非
強幹實心在事者不能若沈公所爲必克終
非文法吏倖一時者比而彼務便安妄附和
取名者反破壞之見爲俗吏事田穀雜碎鳴
呼使從容文雅善結納賓客徧海內其爲交
亂可勝道哉

沛國子威劉鳳拜撰

湖廣按察副使沈公傳

傳贊

二

世宗朝甌閩海之賈于舶者挾島夷以通我
奸民詔故中丞朱公紈治之朱公嚴于屬吏
鮮當意獨賢紹興守而紹興守亦慨然與朱
公合筴思盡剔其奸弊守固以三尺奉朱公
然內調劑之不使盡聽法而又不欲以已見
德當事者爲中朱公以快諸奸民因併中紹
興守遷爲湖廣按察副使矣竟用守事罷守
固紹興所稱循吏沈公啓者也沈公雖失官
然不失循吏聲以老壽終而諸子孫亦多顯

者嗚呼沈氏之天定哉沈公字子由蘇之吳
江人自其誕時而母吳若麟爲薦者寤生公
弱而父見背爲諸生朗雋有聲嘗構失產勢
家且訟且讀書訟勝而書亦就舉應天鄉試
更七舉始成進士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
亡何而世宗皇帝當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
具諸樓船以從具而上或改道耗縣官金錢
不具而上猝至且獲罪尚書周公用意疑之
以問公公曰召商需材於龍江關急驛偵上

傳贊

三

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辦夫舟而歸直於商
不舟而歸材於商不難也已上果從陸得不
匱水衡周公乃大賢公矣中貴人請修皇陵
錦衣朱指揮者往視之而尚書宋公請公與
偕往來指揮謂公竊有請也錦衣故當遜部
曹而指揮秩高於曹郎請以秩坐公唯唯朱
指揮大悅有間公曰竊有請于公高皇帝制
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脩不能無動土
而死可畏也朱指揮色攝曰請如教已見中

貴人而公具以前語對朱指揮從旁史之乃見爲飭垣屋以報所省復巨萬萬宋公益賢公不以官稱而恒稱先生當三載考北上宋公餞於郊曰主事自不當餞自爲國士耳旣考最留主事刑部轉貢外郎郎中時尚書爲聞公淵積已賢公後先所承詔獄三十餘事讞亭情法間至損上威以信所守而聞公亦時時從中調護得不罪無何周能舉爲紹興守紹興轄縣八獨會稽新昌蕭山田與賦左

傳贊

四

累其長至賠產以償公平其額而殺之里輕而易完蓋久之人人稱便矣郡田于山多苦旱室廬櫛比苦火又濱海苦魴爲虎者公禱於神輒應至虎復爲魴渡海去其他政績往往類是而賈舶之議起蓋舶客許棟汪直輩挾萬衆雙嶼諸港郡要縉紳利互市陰通之而持中旨恫喝公且授疏稿曰公第上必郡受其利而公得善遷去公持不可要薦紳怨之刺骨公所以調劑朱公不見德而與朱公

俱中者也公副使湖廣時督撫侍郎張公岳屬紀功公即請從軍中往張公不憚曰捷至不遺若也戰危事而一旦叵測奈吾何公起謝曰故事也即不在行而以級請賞誰爲辦者遂與監軍張副使偕之軍所卒狼跳挾一首至云此黑苗酋首也公紬之曰黑苗酋某久著勇而此僅踰冠必詐也監軍不自得引去俄而黑苗酋復出抄掠監軍乃前謝曰公實德我時官兵利級賞多所縱殺公令生獲

傳贊

五

口與級同自是全活者衆矣張公亦選賢公且有薦而公已用紹興守罷公前後四爲南北曹屬守郡郡監司五受其大吏知而五公者皆海內稱名臣碩佐其賢公不啻口出然不能勝其郡之要縉紳與一二用事者至使與苛墨選悞吏俱罷可歎也公旣歸築室仙人山結詩社以自娛快出入悅素若不爲官者其教子弟治經術孝弟力田斬斬有法不輕出入官府而使者干旄以時至詢即爲露

見利病佐其守攤稅已佐其令築城度行而有私損弗恤也惟好義急人之急甚于已嘗與計偕還道遇其師盧生癘傳其從者舟人業棄之矣公要之所載舟旦夕謹視湯藥未抵舍而愈癘竟不染也公博學無所不窺諸經子史陰陽曆律水利洪範紫微堪輿家言而尤邃于易所著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淨稿越吟稿楚吟稿雞窠嶺稿南辰志南船志牧越議畧吳江水考杜律七言註晴窗便覽

傳贊

六

若千卷公年七十有八至考死視履不衰四丈夫子一爲鄉貢士二爲太學生十三孫登進士者二人領鄉薦者二人繩繩未可量所謂天定者也

贊曰蓋沈公嘗爲十二議議海云具集中自舶難起當事者以重屬朱公朝報可而恨夕不能致之迨朱公稍欲爲所欲爲諸惡朱公者朝報聞而恨夕不得去之夫以朱公才大吏人所望而佐之以沈公而俱不免何也築

室道傍三年不成厥亦有居其罪者哉蓋又十餘年而舶禍大作乃稍稍稱朱公晚矣即沈公十二議始固落落萃之龜筮著筮何異焉然朱公矜峻重名節厚責士大夫而深誅小人卒之義不受獄吏辱以死沈公恢恢雖晚達而早困其所施於後者宏矣

弇州山人王世貞撰

傳贊

七

江村先生吳江水考非特為吳江水利之書
乃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水利之書也惟支
流小港則于吳江尤詳耳蓋七郡之水皆潞
湖流江以歸于海而吳江適當太湖之委三
江之首為江湖之摠匯治吳江者必上窮湖
之所出下究江之所入則其關連于七郡者
無遺焉故曰七郡水利之書也其起例也簡
而括其議論也詳而審其去取也嚴而精明
嘉靖年間家魯菴先生修吳江邑志其水利

書後

忠屬之公故其書取為典核後之談水利者
如林應訓三吳水利考張國維吳中水利全
書皆取法公書以此頗有條理真東南水利
不刊之典也雖然讀是書者尤貴乎善體公
意焉今夫水為何常之有雨水暴下則山泉
奮激風力鼓盪則沙泥隨湧茭葦叢生則湖
口阻塞怒濤奔注則岨土傾崩東流急則西
流緩南流盛則北流衰故夫盈縮者天之道
也開塞者地之運也變徙者水之情也徐疾

者風之勢也過其流而阻之者行之汨也因
其性而道之者功之修也不知其理而宜通
者塞宜塞者通以勞民傷財者國之蠹也既
不可執古以律今亦不可泥今而忘古摠以
不害水性而有益田疇為本此公所以著是
書之意也是書向有鈔本今惟藏書家間有
抄錄而已公之後又有周斗墟水利節略其
書亦足傳今亦駸、不可得見余向擬續為
一冊忠變遷之故以附公書之末因循未果

書後

二

今公之八世孫守義重為開雕校讐備至使
後人得藉是以行善政寧止顯揚祖烈而已
是可嘉也

乾隆二年丁巳仲夏邑後學洵溪徐大椿拜
手謹識

吳江水利考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沈啓撰啓字子由號江村吳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湖廣按察司副使是書大旨以吳江爲太湖之委三江之首凡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其潄於湖流於江而歸於海者皆總滙於此故述其源委之要蓄洩之方輯爲一編前二卷曰水圖考水道考水源考水官考水則考水年考隄水岸式水蝕考水治考水柵考後三卷皆水議考乃啓晚歲家居所輯至

國朝雍正中其八世孫守義復爲校正刊行江南通志稱其於水道最爲詳核今觀其書於治水條規頗爲明備於支派曲折尚不能一一縷載也